

人类愚昧疯

MADNESS DELUSIONS

〔英〕查尔斯·麦凯 著

朱品凡 王振湘 叶品娟 等译

漓江出版社

趣史



135133/63

北京 00061201





原书前言

阅读各国历史时我们发现,像个人一样,它们各有其异想天开的奇特之处:当它们不在乎其所作所为时,它们也有其激动和鲁莽的时期。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注意力突然为一样东西所吸引,并对其疯狂追逐;千百万人同时被一骗局所打动而趋之若鹜,直至他们的注意力被比第一件更令人入魔的新蠢事所吸引。我们发现,一个国家(从其最高层人物到最低层的百姓),突然为夺取军事胜利的强烈欲望所支配而不能自拔,另一个国家突然因一宗教顾忌而狂躁不安,直至两者血流成河、为后代撒下痛苦和泪水的恶果之后,才恢复理智。在欧洲历史的早期,人们对基督的埋葬地崇敬到发疯,一批批疯狂的人群拥向圣城;在另一个时代,人们对魔鬼恐惧得要命,因此为巫师骗局而奉献了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在另一时期,许多人为点金石而发狂,为寻求得到它而做出当时闻所未闻的蠢事。在欧洲相当多的国家,用慢性毒药消灭仇人曾被认为是轻罪。对用刀子直插人的心脏的想法反感的人,心安理得地将毒药撒进汤里。出身高贵、举止文雅的女士染上了谋杀的传染病,以致在她们的帮助下用毒药杀人变得十分时髦。有的骗局,虽然在全世界

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臭名远扬，却持续了很长时期，与在产生它们的早期的原始人中一样，在文明、有教养的各国广泛盛行。例如决斗、笃信预兆和对将来的预卜，似乎并没有因知识的进步而从人们的头脑里根除。又比如金钱，常常是大量骗局的根源。持重的国民突然变成了疯狂的赌徒，将生计几乎全押在一纸文书的买卖差价上。追溯这些骗局中最突出者的发展过程，便是本书的目的。有人说得很好，人们考虑问题时爱随大流；人们将会看到的是，他们一起发狂，但恢复理智时却很慢，而且是一个一个地恢复。

书中介绍的一些题材也许为读者所熟悉，但作者希望，即使在这些读者所熟悉的题材中也能发现足够新奇的细节，使其为读者所接受。同时，为了对计划论及的题材作出公正的评价，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忽略不谈。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计划的回忆录比在其他地方所见更为完整、翔实。可以说，对巫师热在来龙去脉的叙述也一样，其中包括巫师热在德国的惊人扩散的一段叙述。这部分题材，司各特在其《关于魔鬼研究与巫术学问》中论述不多。所以，它是迄今见到的关于这一既可怕又极其有趣的题材的最重要论述。

大众骗局的起源之早、传播之广和持续之久，要详细叙述它们的来历，不要说两三本书，五十本也几乎不够。在更大程度上，本书可以被看做各种骗局的汇编，而不是一部历史，是仍有待人们继续去写的记载人类蠢行的巨书的一章。波尔森曾开玩笑说，这本书他要写五百卷！书中穿插了一些较轻松的内容——人们爱模仿和执迷不悟的有趣事例，而不是蠢事和骗局的例子。

序

20 世纪出现了许多非常奇特的现象。全球性的对抗和民族主义、种族灭绝和对我们这个星球的掠夺性开发，都留下了它们的影响。原教旨主义在三大一神论宗教中的兴起，产生了惊人的政治感染力、战争、大规模的谋杀和自杀性爆炸，以及伴随或因缺乏理性，或因宽容而变得愚昧无知的固持己见而带来的所有苦难。商业界曾被贪婪搞得惊恐不安。近年来在伦敦，令人憎恨的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得以用虚张声势和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相结合的手法，毁了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他蒙骗投资者和银行家，使这个不忠的管家看起来像一个金钱上的道德模范。在世界各地，人们往往注重个别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我们看见，出现了因过去所受的委屈而不是今天所担负的责任而要求“权利”的少数人。随这些要求而来的是不受侮辱的要求，以及“政治正确性”的产生。后者使几世纪来不断发展的各国语言呆板到愚蠢的地步。突然而来的要改变——不论好歹——已持续了几世纪的事态的热情席卷各国和各大洲。反对虐待儿童和提倡维护动物权利者便是例子，历史上持续下来的罪恶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尽管他们开展运动的热情常常损坏了他们所想促进的事业。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流行音

10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乐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现象。其中,短暂的乐曲可为其支持者赢得一个如中世纪男爵骑马游遍法国同样的报偿。

这样的例子很多,令人不安并在我们的时代看来可能显得古怪。想必他们过去更善于处事?不,并不见得。我们时代的怪事必定为其所独有,不过更多的是在细节,而不是在规模上不同。《人类愚昧疯狂趣史》,像其一个半世纪前写成时那样,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因为人类所做的蠢事只是在细节上而没有在规模上发生变化。与几乎每一章标题类似的事例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密西西比计划和南海骗局直至1929年的大萧条之前一再重演,在如今已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解。过去由共产党执政的一些国家中也可见到这些因素。郁金香狂在任何地方着迷的收藏者中都可找到与其相当的人;无论渴望得到的对象是邮票、美酒、中国瓷器或印象派绘画,它们无一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只是因为稀有和为其他收藏者所渴望得到。炼金术士、近代预言、算命和催眠术士都继续存在并有人相信——他们只是以整体医学、记者、占星家和信仰疗法者的名义住在不同的地址。关于头发和胡子的那章与中年人有关,他们可能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关于头发长度的那场争论。当时,一年轻记者(因无中生有的理由)被关进监狱,在其出庭受审前被强迫剪掉头发。与十字军极为相像的最明显的事例是,1914年英帝国的青年成群结队地自愿(与欧洲大陆交战国的强制征兵相反)参军,战死在弗兰德、加里波利及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巫师热继续存在于许多社会阶层,表现为种族、宗教和政治仇恨。“慢性毒杀”一章反映了对连续杀手的持久迷恋,“众人钦佩的大盗”一章反映西部电影在电影院持续受到欢迎,而“决斗和神裁”反映在我们当代对体育运动事业的特别重视上。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部人类及其

社会机构所做蠢事的备忘录。据说，在华尔街一些有文化修养的金融公司，它（与另一古典杰作《孙子兵法》一起）被列为规定读物。无疑，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发现它是有用的备忘录，很像欢庆胜利的罗马将军据说要一个奴隶在身后小声说使人想到失败的事。查尔斯·麦凯没有分析，只是描绘了群氓心理的怪癖和表现形式。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搜集并列出了人类易有的许多怪癖。

诺曼·斯通，现代历史教授

1995 年于剑桥

作者简介

查尔斯·麦凯(1814~1889)生于苏格兰帕斯。母亲在其出生后不久去世,父亲先后在皇家海军一艘小军舰上任上尉(在法国被俘并被监禁四年),随后在第四十七步兵团任掌旗官,参加了注定要失败的瓦尔赫伦岛远征并在那里染上疟疾。1822年,其父将小查尔斯送到伍利奇与一保姆生活。1828~1830年在布鲁塞尔受过几年教育后,他在伦敦成为一名记者和歌曲作者。1835~1844年在《记事晨报》任职,此后被任命为《格拉斯哥阿尔戈斯(百眼巨人)报》主编。所写歌曲《欢乐时刻来临》在1846年售出四十万份。当年获格拉斯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是查尔斯·狄更斯和亨利·罗素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的朋友。1848年移居伦敦,任职于《伦敦新闻画报》,1852年升任该刊主编。美国内战期间担任《泰晤士报》通讯记者,但此后便专事写作。除《人类愚昧疯狂趣史》外,最为人们所知的是其创作的歌曲和所编的《低地苏格兰语辞典》。

目 录

原书前言 /7/

序 /9/

作者简介 /12/

金钱狂——密西西比计划 /1/

约翰·劳的出生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劳与威尔逊的决斗——从
司法院逃脱——“不动产银行”——劳在欧洲大陆的赌博习性及其与
奥尔良公爵的交往——路易十四统治后的法国形势——劳首次在
法国发行的纸币——法国人对密西西比计划的热情——维拉尔元
帅——为见到劳所采用的谋略和贿赂——密西西比计划股票的大
幅度涨落——可怕的谋杀——劳被任命为国家财政总审计官——
各种装饰品在巴黎畅销——财政困难开始——为掩人耳目，派人
到密西西比河沿岸开矿——银行停止支付——劳被免除财政部的
职务——以硬币支付——在歌曲中被讽刺的劳和摄政王——密西
西比计划的可怕危机——几乎破产的劳逃至威尼斯——摄政王之
死——劳被迫重靠赌博度日——劳在威尼斯去世

郁金香狂热 /48/

康拉德·格斯纳——从维也纳带到英格兰的郁金香——荷兰人对
郁金香的狂热——郁金香的巨大价值——一名水手与郁金香的荒
谬轶事——供人们交易郁金香的正规市场——作为投机途径的郁

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金香——郁金香的大幅度贬值

炼金术士——点金石与延命水的探寻者 /59/

序言——所谓古老的技艺——杰伯——法拉比——阿维森纳——
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和托马斯·阿奎纳斯——阿特菲尤斯——
阿兰·德·李斯尔——阿诺德·戴·维尔纳夫——彼埃特罗·达
彭——雷蒙·卢尔——罗杰·培根——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让·德·默恩——尼古拉斯·弗莱默尔——乔治·利普莱——巴
西尔·瓦伦丁——伯纳德·特莱维斯——特里泰缪斯——雷斯元
帅——雅克·格尔——14、15 世纪的次要炼金术士——16、17 世
纪炼金术的发展——奥古莱罗——柯奈刘斯·阿格里巴——帕拉
切尔苏斯——乔治·阿格里科拉——丹尼斯·扎才尔——迪博士
与爱德华·凯利——世界公民——森迪沃吉斯——玫瑰十字会
——雅克布·伯麦——摩缪斯——波里——17 世纪的次要炼金
术士——让·戴利尔——阿尔伯特·阿路易斯——S. 杰曼伯
爵——卡廖斯托罗——炼金术的状况

慢性毒杀 /210/

托马斯·奥弗伯星先生的慢性毒杀——温斯顿的审判——对杰尔
维斯·爱尔维斯的审判——毒杀在意大利最为盛行——托芬妮亚
制造的毒药——托芬妮亚之死——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
毒杀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的父亲和两个兄弟——拉瓦西娜和
拉维里厄

闹鬼的房子 /241/

埃克斯拉沙佩勒的一座房子及伍德斯托克王官闹鬼——特德华
斯、科克巷、斯托克威尔的假想鬼魂——鲍尔达罗奇闹鬼的房子

大都会中的普遍愚行 /263/

口头禅——“Quoz”——“多么令人惊异的破帽子!”——“他瞎着眼乱闯”——“你妈卖了扎布机吗?”——“你妈妈知道你外出
了吗?”——“汤姆和杰利”——“吉姆·克劳”

众人钦佩的大盗 /276/

罗宾汉——克劳德·杜瓦尔——迪克·特平——乔纳森·怀尔德——
杰克·谢泼德——维克多克——毛斯·纳德尔——《乞丐的歌
剧》——罗布·罗伊

决斗与神裁 /291/

决斗的起源——所有卷入决斗的人都被特伦特议会逐出教会——
火刑——水刑——面包和奶酪裁决法——英杰格里乌斯与贡特兰
之间的决斗——弗朗索瓦·德·旺多姆和居伊·德·沙博——拉
艾斯勒·马里沃特和马洛赖斯——黎塞留——博弗特公爵和内穆
尔公爵之间的决斗——反对决斗的法律——桑夸尔勋爵和特纳之
间的决斗——汉密尔顿公爵和莫恩勋爵之间的决斗——决斗成性
的德国学生

遗物 /339/

真正的十字架——上帝的眼泪——圣梯——“马耳他疯骑士”——
莎士比亚的桑木制品

南海泡沫 /347/

由牛津伯爵哈利创始——“兑换巷”激动空前的场面——沃波尔先
生——约翰·布伦特先生——狂购股票——数不清的“骗子公

4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司”——骗术公司和阴谋计划一览表——南海股票的暴涨——猛跌——董事们召集的全体会议——南海投机冒险事业中的可怕高潮——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下议院里的震怒——奈特的潜逃——约翰·布伦特爵士的被捕——奈特在泰尔蒙特被抓获——再度潜逃——与该计划有牵连的人士——受审——他们所得到的惩处——结束语

近代预言 /391/

最近审判日子临近的恐慌——彗星是末日来到的象征——惠斯顿预言——利兹人对灭世的谣言极为惊恐——米兰大瘟疫——算命先生和占星术士——有关泰晤士河泛滥的预言——希普顿大妈——默林——海伍德——彼得·庞弗雷特——罗伯特·尼克松——编年史家

算命术 /418/

人类的假想和弱点——算命先生和炼丹术士的联合——从伊丽莎白时代直到威廉和玛丽时代，公正的占星术士在英格兰受到推崇——诺斯特拉达穆斯——佛罗伦萨的巴西尔——安托克·提比特斯——开普勒——招魂术——罗杰·培根，艾伯特·马格努斯，阿诺得·维尔纳夫——占泥术——占卜术——预测，各式各样的预测——占梦术(梦的释解)——预兆

磁性催眠术士 /440/

想像力对疾病治疗的影响——矿物磁性催眠术士——帕拉切尔苏斯——耶稣会教士基歇尔——塞巴斯蒂昂·维尔蒂格——威廉·麦克斯韦——圣梅达尔狂热的詹森派教徒——黑尔神父——梅斯梅尔，动物磁性说的奠基人——德埃斯龙，梅斯梅尔的信徒——马

奎斯·德·皮舍哥——梅诺德克博士在伦敦的成功——霍洛威，
卢舍伯格，玛丽·普拉特——伯金斯的“金属牵引器”——科学的
衰落

政治、宗教对头发和胡须的影响 /479/

人们最初留须蓄发的样式——留长发者被驱逐出教会或剥夺政治
权力——路易七世的软弱引起英法两国的长期战争——西班牙查
理五世及其朝臣们——彼得大帝征收胡须税——1830年法国革
命后再次流行蓄胡须——巴伐利亚国王(1838)下令逮捕蓄胡须的
平民并令其刮掉胡须

巫术狂热 /486/

有关魔鬼的流行信念——地位低下的妖魔——男女邪魔——魔鬼
选择星期五和星期六之间的晚上出来活动——魔鬼以公羊身形出
现——巫术——贞德的死刑——欧洲烧死女巫——各种各样对巫
术罪的指控——魔术师特洛依斯——华波依斯巫婆案——约翰·
诺克斯——对费安博士的拷打——兰开夏巫婆——马修·霍普金
斯——维尔茨堡、林哈姆和拉堡烧死巫婆案——鲁昂国会在1670
年向国王提出的请求——维尔茨堡最后的一个巫术现场——哈顿
夫人的巫术——黑斯廷斯和许多其他地方的巫术

十字军东征 /576/

史书及传奇文学对各次东征的不同叙述——皈依的犹太教徒及轻
信者们对圣地的最初朝拜——朝拜者逐年递增——圣物被倍加珍
视——哈罗姆雷施基德——朝圣者们被纳税——诺曼底的罗伯特
——朝圣者惨遭土耳其人的迫害——彼得隐修士——号召基督教
国家诉诸武力的最初想法——彼得与西蒙的面晤——彼得隐修士

6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对所有基督教国家布道圣战——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菲利浦国王因与贝特得·蒙福尔通奸受指控——克勒芒会议——乌尔班二世的慷慨之辞——“上帝休战”——戈提埃·圣·阿沃伊或穷光蛋瓦尔特——戈特沙尔克——塞姆林人的到来——彼得在尼萨——在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安全地到达君士坦丁堡——从德国拥来一群群新的十字军——布利昂的哥得夫利——韦尔芒德芝伯爵——坦克雷德——围攻安条克——神杖——彼得·巴泰勒米的命运——围攻耶路撒冷——圣·伯纳尔得——第二次东征：围攻大马士革——第三次东征：亨利二世之死——狮心理查——第四次东征——第五次东征：攻打君士坦丁堡——第六次东征：卡梅尔和科耐丁——第七次东征：路易九世出发去塞浦路斯——然后到阿卡——在伽太基去世——东征结束



——密西西比计划

有人联合在秘密公司里，
形成新的资本越界交易；
以外表和空名欺骗全城，
先筹集新的信贷，然后宣布其降价；
将空洞的乌有分为股份，
而使众人陷入争吵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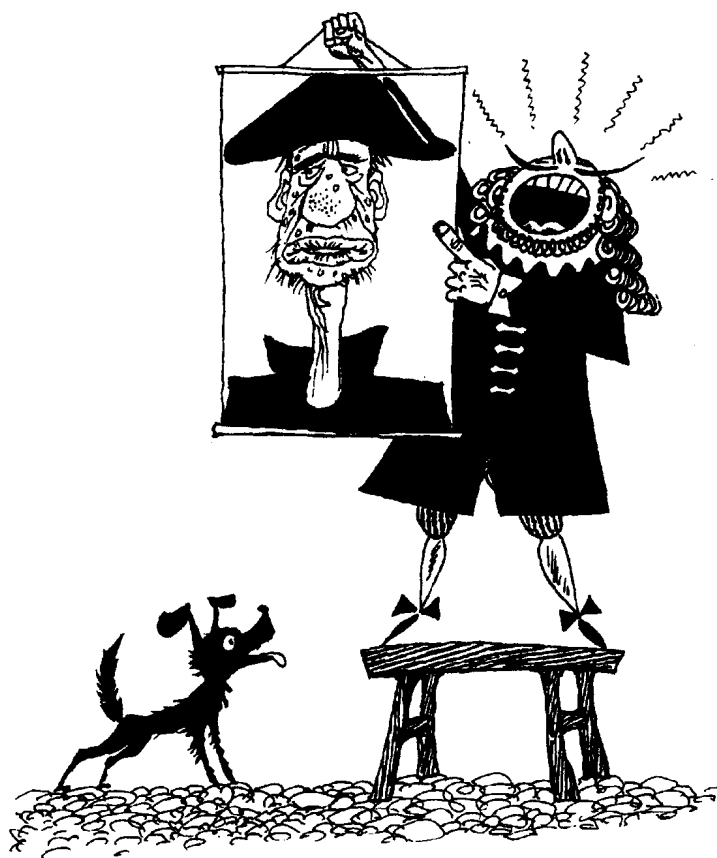
——笛 福

由于一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与 1719 年至 1720 年间的这一大骗局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介绍密西西比狂热的发展过程，最恰当不过的是简略地介绍其鼻祖约翰·劳的生平了。对于是否应称其为恶棍或狂人，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在其生前及其提出的各项计划的不幸后果仍被深切感受之时，这两顶帽子都无情地戴在他的头上。但后人已发现，有理由怀疑此指摘是否公正，并承认约翰·劳既不是无赖也不是狂人，而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受骗者而不是骗子，受到了过重的惩罚。他对信贷的原理和基本原则十分熟悉。他比他那

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个时代的任何人更通晓金融问题；他提出的体系遭到那么大的失败而垮台，他的过错小于他所建立的那个体系之中的人们。他没有估计到整个民族贪婪的狂热；他不知道，信心像怀疑一样几乎可无限增长，希望与恐惧一样过高。他怎么能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里那个人一样，在狂热的渴望中将其买来并将为其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杀掉？可以认为，他的命运比最先冒险从伊利湖划到安大略湖的那个船工更惨。他上船的那一河段河面宽阔，水流平缓；船行迅速，使人感到舒适。而在其冒险经历中谁支持他呢？对他来说，瀑布就在眼前！他发现使他飘荡得如此快乐的潮水竟是死亡之潮时，已经太晚；当他竭力划回原处时，他发现其微弱的努力阻挡不住过于强大的水流，他时刻在靠近那些巨大的瀑布。他在翻过尖锐的岩石时掉下，河水也与他一起落下。他和他的船一道被撞得粉碎，而因急速降落而咆哮、变成泡沫的河水仅仅翻腾了一会便又像先前一样平缓地继续流去。对于劳和法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他是船工，法国人是河水。

约翰·劳 1671 年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一古老家族的次子，经营金器和银行业。他在生意中积攒了很大一笔钱财，足以使他增加一块以其名字命名的领地的愿望得到满足。这种愿望在他的同胞中非常普遍。本着这种观点，他买下了分别位于福斯的弗斯河畔及位于西洛锡安和中洛锡安边界的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庄园，因而被人称为劳里斯顿的劳。我们回忆录的对象是长子，14 岁时被接纳进其父的账房，此后为深入了解当时在苏格兰实行的银行运作原理苦干了三年。他经常表露出对研究数字极其爱好，幼年时有一年数学进步得惊人。17 岁时，他已长得高大、强壮、身材匀称；脸上虽然有出天花留下的深深的疤痕，但表情讨人喜欢，充满灵性。这时，他开始对工作玩忽大意，自认为相貌不凡，沉溺于极其豪华的衣着。他特别受女士们的宠爱，被她们叫做花花公子劳，



原 书 缺 页

而鄙视其花花公子举止的男人们给他取了个“杰萨米·约翰”的绰号。1688年其父去世后,他完全离开了已使他厌烦的写字桌,由于有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劳里斯顿庄园的收益,他于是前往伦敦见世面。

此时的他非常年轻、自负、漂亮,钱也不少,而且行为放荡不羁。他一到首都就大肆挥霍,这一点也不奇怪。他很快就成了赌场的常客。通过采用根据对机遇进行深奥估算而制定的某种方法,他设法赢了相当多的钱。所有的赌徒都妒忌他的好运,许多人特别注意他的赌法,将他们的钱押在与他相同的赌注上。在风流韵事上,他同样幸运: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向这位年轻、富有、风趣、体贴有礼的英俊的苏格兰人投以亲切的微笑。但所有这些成功却导致了他后来的厄运。在接触他所过的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的种种危险诱惑九年之后,他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随着他对赌博的嗜好越来越强烈,他变得不如过去审慎。巨大的损失只能以更大的冒险来弥补。结果,在一个不幸的日子他输掉了一大笔钱,不将家产抵押出去便无法偿还。最终,他被逼到了那步田地。与此同时,他的风流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与一个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士^①的一桩风流事或者说小小的一次调情,使他遭到一名叫威尔逊的先生的怨恨。后者向他提出挑战,要与他决斗。劳接受了他的挑战,不幸将对手当场打死。当天,他被逮捕并被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送上法庭。他后来被判有罪,处以死刑。死刑后来减为罚款,理由是其罪行只相当于过失杀人。死者的一个兄弟提出上诉,劳于是被拘押在王座法院。劳从那里设法逃出,但用了什么手段他从来没有说明。有人向地方司法长官提出诉讼,于是他被刊登在《公报》上,悬赏将其捉拿归案。他被描绘为:“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个子

^① 伊丽莎白·维利尔斯小姐,后来的奥克尼伯爵夫人。

6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很高，肤色黝黑，身体瘦削；身材匀称，高 6 英尺，脸上有大颗的麻子；大鼻子，说话大声，口音很重。”由于这像是他的一幅漫画而不是描绘，历来被认为是为有利于他逃跑而作。他成功地逃至欧洲大陆，在那里漫游了三年。他非常关心他到过的国家的金融和银行事务。他在阿姆斯特丹住过几个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资金的投机买卖。他早上专心研究金融和贸易原理，晚上泡在赌场。一般认为他于 1700 年回到爱丁堡。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该城发表了他的《建立商会的建议和理由》。这部小册子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此后不久，他发布建立他称为不动产银行^①的计划。不动产银行发行的纸币，按一般利息，决不能超过国家全部土地的价值或与土地价值相等，而拥有在某个时候占有的权力。这项计划在苏格兰议会引起很多议论，后来一名为“中队”的中立党派提出了建立这样一个银行的动议。劳使该党对其产生了好感。议会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大意是建立任何形式的信用券，以便强行使其流通，这对国家是一条不恰当的权宜之计。

这项计划及他谋求获得威尔逊先生被谋杀一案的赦免的努力遭到失败后，劳回到欧洲大陆，恢复了他过去的赌博习性。此后 14 年，他继续在弗兰德、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流浪。他很快便对各国的贸易量和财力有了详尽的了解，从而日益坚定了他的这一观点，即没有纸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繁荣。整个这一时期，他似乎全靠赌博赢钱养活自己。他闻名于欧洲各国首都所有著名的赌场，被赞誉为比当时任何人更熟知机遇的错综复杂。据《传记大全》所载，他先后被从威尼斯、热那亚驱逐，当地地方行政长官认为他对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是一个过于危险的来客。在巴黎居留期间，他使自己成了警察中将达尔让松所讨厌的人物，被其勒令离

① 当时有人风趣地将其称为“沙洲”，会毁掉国家这条船。

开这个首都。但在此事发生之前，他已在沙龙里结识旺多姆公爵、孔代亲王和放荡不羁的奥尔良公爵，后者注定后来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对这个苏格兰冒险家的活跃和正确的判断力很喜欢，而劳对许诺做其赞助人的一个亲王的风趣和和蔼也一样喜欢。他们经常来往，劳抓住一切机会向其灌输他的金融学说。奥尔良亲王与国王的亲近表明，他注定会在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时已不太遥远了。

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或按某些人的说法在 1780 年^①，劳向财政督察德马雷提出一项金融计划。据说路易曾询问计划提出者是否是天主教徒，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拒绝与他来往。^②

在这次遭到拒绝后，他访问了意大利。他满脑子想的还是他的金融计划，他向萨伏伊公爵维克托·阿马戴乌斯建议在该国建立他的不动产银行。萨伏伊公爵回答说，他的领地对于实行这样大的一项计划过于狭小，而且他是个最穷的君主，经不起破产。不过，他劝劳设法再向法国国王提出建议，因为他确信，如果说他对法国人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法国人喜欢一项计划不仅因为其如何新，还因为其如何貌似有理。

路易十四死于 1715 年，其王位继承人为一年仅七岁的幼儿。在其未成年前，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执政。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他的事业的高潮已到来，如在其最高峰抓住机会，将使他走上成功之路。摄政王是他的朋友，已了解他的理论和

① 原文如此。——译注

② 在德巴耶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和摄政王母亲的书信中叙及这件轶事。约翰·罗素勋爵在其《乌得勒之和约以来主要欧洲国家历史》中对此表示怀疑，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毫无疑问的是，劳向德马雷提出了他的计划，而路易拒绝倾听该计划。拒绝的理由完全符合这位偏执、专横的君主的性格。

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抱负，而更重要的是，愿意支持他为恢复被路易十四长期统治时的挥霍搞垮的法国信贷所做的任何努力。

这位国王几乎还没被埋进坟墓，长期受到压制的民众对他的憎恨便爆发出来，损害了他的名声。他在世时受到过度的称赞，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而现在被咒骂为暴君、偏执狂和掠夺者。他的雕像遭到投掷，形象被损毁；他的肖像在百姓的咒骂声中被撕下，他的名字成了自私和压迫的同义词。他的战功被人遗忘了，除了他的失败、挥霍和残酷以外，什么都被人遗忘了。

法国当时的财政处于最混乱的状况。路易十四是一个挥霍无度和腐败的君主，其挥霍和腐败受到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几乎所有官员的仿效，使这个国家陷于毁灭的边缘。国债达到 30 亿里弗赫^①，财政收入为 1.45 亿，而政府每年的支出为 1.42 亿，只剩下 300 万来支付 30 亿国债的利息。摄政王要操心的第一件事是为如此巨大的灾祸找到补救的办法，并早日召集会议讨论此问题。圣西门公爵认为，只有采取既大胆而又有风险的补救方法，法国才能避免一场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集议会，宣布国家破产。诺阿耶公爵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根本不愿给自己惹任何可以巧妙避开的麻烦或烦恼，所以利用其所有影响反对圣西门的提议。他代表了只顾个人私利的人，这些人同样虚伪至极，祸害无穷。摄政王也持相同观点，结果这个激烈的补救办法未被采纳。

最后采取的措施，尽管许诺不错，但是反而加重了祸害。最先采取的、最具有欺骗性的一项措施对国家无任何好处。政府命令重铸硬币，货币因此而贬值五分之一。人们拿一千枚金币或银币到铸币厂去，换回在名义上价值相等的新币，但只是这些金币或银币重量的五分之四。通过这种欺诈手段，财政部获得了 7200 万里弗赫，

① 法国旧币名。——译注

整个国家的商业活动陷入了混乱。税收小小的一点削减便平息了人们的呼声，为了眼前的小利而忘了未来的巨大灾害。

随后，为调查贷款契约订约人和税收承包人的腐败行为，成立了司法院。收税人在任何国家从来都不太受欢迎，但法国这一时期的收税人应该受到他们所遭受的所有憎恨。当这些税收承包人及其所有被称为非法收税人^①的大批下属代理人被要求对他们的非法行为作出解释时，全体国民立即沉浸在极度欢乐之中。主要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司法院被赋予十分广泛的权力。它由议会议长和各议事机构负责人、救助法院和申诉法院法官，以及会计公会的官员组成，由财政部长主持。法院鼓励举报人提出犯罪人的违法证据，许诺奖励罚款和没收款的五分之一。犯罪人所属的全部隐蔽财产的十分之一被许诺用于提供发现这些隐蔽财产所需的费用。

设立司法院的法令的颁布，在那些主要的有关者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惊恐。这只能以这样的假设来解释，即他们所侵吞的钱财是巨额的。但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同情。对他们的起诉证明他们的惊恐是有原因的。巴士底狱很快便容纳不下送到那里的犯人，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有罪或有犯罪嫌疑的人。所有旅店老板和驿站站长接到命令，不能给在逃跑中试图找到藏身之处的人提供马匹，并禁止所有人窝藏或纵容他们逃跑，违者将处以重罚。有的被判戴颈手枷示众，另一些被判到大船上做划船的苦力，罪最轻的判处罚款和监禁。只有塞缪尔·贝尔纳，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远离首都的某省的税收承包人一人被判处死刑。此人在当地被看做暴君和压迫者，非法获取了巨额利润。他表示愿意拿出 600 万里弗赫，即 25 万英镑以免除惩罚。

他的贿赂遭到拒绝，后来被处以死刑。其他人，也许罪更大，却

① 源于法语 *mâlôte* 一词，意为苛捐杂税。

比他幸运。由于犯罪人将财产隐藏了起来,没收所得往往不如罚款多。政府放宽了严惩的政策,罚款以税的名义任意加在所有罪犯头上;但政府每个部门都很腐败,所以国家从这样流入国库的这些款项中获利很小。朝廷大臣们和他们的妻子、情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一税收承包人按其所拥有的财产和所犯罪行被征收 1200 万里弗赫的税款。一个在政府中有些影响的伯爵找到他,提出如果愿意给他 10 万克朗,可设法为其免除罚款。“Vous êtes trop tard, mon ami,”^①这位银行家回答说,“我已经和您的夫人达成了 5 万克朗的协议。”^②

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税款大约有 1.8 亿里弗赫,其中 8000 万被用于偿还政府所欠的债务,剩下的都进了大臣们的腰包。曼特农夫人在谈到此问题时写道:“我们每天听见摄政王的一些新的赠赐。人们悄悄抱怨以这种方式使用从侵吞公款者那里收回的钱。”人们最初的怨恨发泄完之后,普遍对弱者表示同情。他们对如此严厉的惩罚竟取得这么小的收效感到愤慨。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剥夺一帮恶棍去养肥另一帮恶棍。不到几个月,所有罪恶较大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于是司法院在地位较低下的各阶层中寻找牺牲品。由于给一般检举人的奖赏的巨大诱惑力,诚实的商人被控欺骗和敲诈。为了证实他们的清白,他们被迫在法庭面前公开他们的经营业务。各方面怨声载道,一年后政府感到应终止进一步的诉讼。司法院受到抑

① 法语:“您太晚了,我的朋友。”——译注

② M. 德拉霍德在其《奥尔良的菲利浦传》中叙及这件秘闻。如果他写出那个不诚实的税收承包人和那个不诚实的大臣的名字,可能会显得更真实可信。但像那个时期及后来大多数法国传记一样,M. 德拉霍德的书有同样的缺点。对大多数法国传记来说,秘闻构思巧妙就足够了,即便不真实也无妨,真实性是其次才考虑的问题。

制，同时宣布对所有未受到任何指控的人实行大赦。

劳在这种混乱的财政状况下登场了。谁也没有摄政王那么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所处的悲惨状况，但谁也没有他那么不愿意为国家助一臂之力。他讨厌做工作，不认真研究公文就签章，还将他自己应做的事交给别人去办。他意识到有些事必须做，但他缺乏做事的干劲，而且没有为尝试做这些事而牺牲其安逸和享乐的高尚品德。由于他品德如此，怪不得他赞同地听信这位他过去就认识、其才能为他所欣赏的冒险家提出的这些宏伟的、非常容易实行的计划。

劳到王宫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他陈述了由于已在不同时期贬值的货币不足而降临在法国头上的各种灾祸。他断言，没有纸币的辅助，金属货币完全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需要，并特别举英国和荷兰为例说明纸币的优点。在信贷问题上，他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论据，并建议，作为恢复在各国中信誉很低的法国信贷的一种手段，应容许他建立一间银行。这间银行应管理王国的税收，并依据税收和地产证券两者发行纸币。他还进一步建议，此银行应以国王的名义管理，但受由议会提名的委员会控制。

在这些请愿书仍待研究时，劳将其论述货币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利用一切手段将其金融家的声誉传遍法国。他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摄政王的知己将对他的赞誉传了出来，所有人都期待着拉斯先生要做出的重大举措。^①

1716 年颁布了一道敕令。根据这道敕令，劳被授权与其兄弟一起建立一家名为劳公司的银行，以该银行发行的钞票支付税款

① 为避开法语中没有的 *aw* 音，法国人以这种方式读他的名字。他的计划失败后，爱说风趣话的人们说，法国对他感到厌倦了，并建议将来称其为哎呀先生。

应被接受。银行的资本定为 600 万里弗赫，分成 1.2 万股，每股 500 里弗赫，四分之一可用硬币购买，其余的可用国家债券购买。人们认为，在实践证明其保险和优越性之前，赋予他在请愿书中所要求的全部特权是不适宜的。

劳现在走上了成功之路。30 年的研究用于指导管理其创建的银行。他使他发行的所有钞票见票即付，而硬币一发行则立即流通。这后一条是一个绝妙的策略，立即使他的钞票变得比金银更值钱，后者经常因政府不明智的干预而有贬值的危险。1000 里弗赫的银子今天可能与其票面价值相符，第二天则可能减少到只值原来的六分之一，但劳的银行的纸币仍保留其原有价值。他同时公开宣布，如果发行货币而没有充足的保证金确保所有的付款，银行家应被处死。结果，他发行的钞票在公众中的评价迅速提高，受欢迎的程度比硬币高出一个百分点。不久，法国的贸易就感受到了它的好处。衰败的商业开始复苏；税交得更正常，私下的抱怨少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信心，相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变得更好。劳的钞票在一年里升值 15%，而 *billets d'état*，即为抵押挥霍无度的路易十四欠下的债务而发行的国家债券却至少低于票面价值的 78.5%。这一巨大的反差对劳很有利，使他引起了整个王国的注意，声望日益提高。他的银行几乎同时在里昂、拉罗谢尔、图尔和奥尔良开设了分行。

对于他的成功，摄政王看来完全感到惊讶。后来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可以这样辅助金属货币的纸币能够完全取代金属货币。后来，他真的按照这一根本性的错误观点去做了。与此同时，劳开始实行使其名字为后人所知的那项著名计划。他向摄政王（后者对他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会拒绝）建议，建立一家独家享有特权的公司，与密西西比大河流域及位于其北岸的路易斯安那省开展贸易。该地区据说盛产贵金属，而得到其独家贸易所得利润

资助的该公司将成为惟一的税收承包人和铸币人。组建该公司的特许证书于1717年8月颁发。公司资本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赫，可全部以国家债券按票面价值支付，尽管在市场上其价值不到160里弗赫。

至此，全体国民开始被投机的狂热所俘获。劳的银行已产生了那么大的效益，所以他认为正确的关于未来的任何许诺都很容易被人们相信。摄政王每天赋予这位幸运的计划发起人新的特权。该行获得了烟草的专卖权、金和银的独家精炼权，并最终升格为法国皇家银行。在成功的陶醉下，劳和摄政王都忘记了前者曾响亮宣布的行为准则，即没有必要的资金做准备而发行钞票的银行家应被处死。该行刚从私人所有变为公有机构，摄政王便立即使人印制了数额达10亿里弗赫的钞票。这是首次偏离正确的原则，但劳为此而受到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在他掌管银行事务时，发行的钞票从未超过6000万。劳是否反对过度增加货币的发行，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事情发生在该行成为皇家银行之后不久，将责任归咎于摄政王所做的体制改变是公正的。

劳发现他生活在一个专制的政府下，但他尚未意识到这样一个政府对信贷这种非常脆弱的体系可能增加的有害影响。他吃过苦头之后才发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被迫按摄政王的方针办事使他感到痛苦，他的理性是决不会同意这些做法的。由于极应受到谴责的软弱，他帮助使法国纸币泛滥，而这些纸币没有坚实的资本做保证，肯定迟早要跌价。现时异常的好运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看不到一旦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警报响起而厄运将突然降临在其头上。议会一开始就妒忌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所具有的影响，此外对他的计划是否保险也有疑虑。随着他影响的扩大，议员们的敌意也增加了。大法官阿格索因反对大量增发纸币及金、银币的不断贬值而被摄政王无理解职。这反而增加了议会的敌意，所以，当忠于摄政

14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王利益的阿尔让松被任命填补空缺的大法官一职并兼任财政大臣时，议员们变得更加激烈。新大臣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引起金属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为了取消国家债券，政府决定，将 4000 里弗赫的硬币和 1000 里弗赫的国家债券交到铸币厂，人们将换回数额为 5000 里弗赫的新硬币。阿尔让松便这样用 4000 旧的、较大的硬币造出 5000 新的、较小的里弗赫。他竭力以此来炫耀自己，因为他全然不了解贸易和信贷的基本原理，意识不到他给这两者所造成的巨大损害。

议会立即看到了这样一种体制的不当及危险性，反复向摄政王进谏。摄政王拒绝考虑他们的请愿，于是议会采取了一个大胆的、非同寻常的越权行动，命令收购任何货币都应按旧标准支付。摄政王召集高等法院会议，宣告议会的法令无效。议会进行反抗，颁布了另一项法令。摄政王又行使特权，宣布其无效，直至议会在更强烈反对的激励下于 1718 年 8 月 12 日通过另一项法令，这场较量才结束。根据该法令，议会禁止劳的银行与国家税收的管理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禁止所有外国人，无论以其本人或他人的名义，介入国家财政的管理，违者将处以重罚。议会认为劳是一切坏事的始作俑者，出于对他的仇恨，有的议员甚至刻毒地提议应将他送上法庭，如法庭判其有罪，就将其吊死在法院门前。

劳极其惊慌，逃到王宫，完全依赖摄政王的保护，祈望摄政王采取措施迫使议会就范。摄政王对此非常关心，一是因为这个原因，二是因为发生了有关已故国王之子曼恩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合法性的争论。最终，议会因其议长及两个议员的被捕并被送到边远的监狱关押而被慑服。

笼罩在劳的前程上的第一片阴云就这样消散了。解除了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后，他将注意力集中于他那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尽管议会反对，该计划的股票仍迅速上扬。1719 年初颁布了一项法

令，赋予密西西比公司与东印度、中国和南太平洋各地以及柯尔贝尔所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属地进行贸易的独家特权。由于业务的这一巨大扩展，公司采用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名称西印度公司，创设了 5 万新股。劳现在提出的前景极其宏伟。他许诺，每 500 里弗赫一股的年股息将达 200 里弗赫。但由于股票过去是以国家债券支付的，按其正常价格，只值 100 里弗赫，这样的利润率约为 120%。

早已不断高涨的公众的热情无法抗拒如此美好的前景。对 5 万新股至少提出了 30 万份申请书，劳在金坎普瓦街的住地从早到晚为迫切的申请者所包围。由于无法满足他们所有的人，幸运的新股份持有者的名单用了几个星期才拟定出来。在这期间，公众的不耐烦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知道结果，公爵、侯爵、伯爵及其夫人们每天在劳门前的街上等好几个小时。最后，为了免受成千上万、塞满整条大街的平民百姓的推挤，他们在邻近的屋子里租下房间，这样便可以总是呆在这位正在分发财富的新财神普路托斯的神庙附近。旧股票的价格日日见涨，而受举国上下的金钱梦的引诱，新的申请者变得越来越多，于是有人认为创设 30 万每股 5 万里弗赫的新股也是适宜的，以便摄政王可利用民众的热情还清国债。为此目的，需要一笔 15 亿里弗赫的巨款。当时，全体国民的愿望如此热切，只要政府准许，这笔数的三倍都会有人认购。

劳现在处在其成功的顶点，人们也在迅速接近其痴迷的顶点。最高层和最下层各阶级都一样充满了发大财的梦想。在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中，除圣西门公爵和维拉尔元帅外，没有一个人不从事股票买卖。各个年龄、性别和生活状况的人都在做密西西比债券升、降的投机买卖。金坎普瓦街是股票经纪人首要的常去之处。它是一条狭窄的、交通不便的街道，因人群过于拥挤，不断发生事故。街上平常年租金 1000 里弗赫的房子，现今产生的收益达 1.2~

16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1.6 万里弗赫。一个鞋匠在这条街上有一个摊位，他把它出租并向经纪人及其委托人提供文具，每天获得大约 200 里弗赫。据说，一个驼子站在街上用其驼背当急切的投机者的写字桌，也挣了不少钱！聚集到一起来做生意的大群人带来更大的一群投机者。这些人又将巴黎所有的贼和道德败坏的人都吸引到这里，于是不断发生骚乱和聚众闹事。每到傍晚，常常需要派大批士兵来清理街道。

劳发现其住处不方便，于是迁移到旺多姆广场。但无论他搬到哪，投机商们也追随到哪。那个宽敞的广场不久也变得像金坎普瓦街一样拥挤：从早到晚，广场呈现出一幅集市的景象。为做交易和卖食品、饮料，人们搭起货摊和帐篷，而赌徒们就在广场中央摆起他们的轮盘赌台，从聚集在广场的人群身上获得大量的金钱，或更确切些，获得大量的纸钱。林荫大道和公园受到人们的冷落；寻欢作乐的人更喜欢在旺多姆广场散步，该广场成了无所事事者时髦的休闲场所和忙碌的人们的总集结地。大法官的法庭位于此广场，由于这里整天人声嘈杂，大法官向摄政王和市政当局抱怨说听不见辩护人的声音。当人们向劳提出时，劳表示愿意帮助解决这种令人恼火的事情，并为此与卡里南亲王就购买苏瓦松宫达成一项协议。该宫的后面有一个占地几英亩的花园。根据协议，劳以高价买下该宫，而作为新的财源，亲王自己保留那极其漂亮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些精美的雕塑和几个喷泉，全都设计得很有风格。劳刚在新住所安顿下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人在苏瓦松宫花园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股票。在花园的树木中，为方便股票经纪人，搭起了大约 500 顶小帐篷和亭子。它们五彩缤纷的颜色、上面飘扬的艳丽的彩带和旗子、不断进进出出的忙碌的人群——持续不断的嗡嗡的说话声、嘈杂声、音乐声，以及人群中人们脸上既像在做买卖又像在娱乐的奇特表情，这一切使这个地方具有一种使巴黎人着迷的迷人气氛。在这场骗局持续期间，卡里南亲王获得了巨额收

益。每顶帐篷以每月 500 里弗赫的租金出租,由于帐篷至少有 500 顶,他每月仅此一项获得的收益可高达 25 万里弗赫,即 1 万英镑以上。

忠诚的老军人维拉尔元帅看到使其同胞着迷的这种荒唐事业非常苦恼,一谈起此事就发火。一天,他乘马车经过旺多姆广场,这位暴躁的绅士对人们的痴迷十分恼怒,突然命令其车夫停下,把头伸出车窗外,慷慨激昂地对他们“令人厌恶的贪婪”数说了整整半小时。这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举动。广场上到处响起嘘声和喊叫声,取笑他的话数不胜数。最后,当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某种更为实际的东西正从空中向着元帅的头飞来时,他才不情愿地让车子离去。从此以后,他没有再试图这样做过。

两个老成持重、性格温和、生性达观的文人拉莫特和泰拉松神父相互祝贺,说他们至少没受过这不可思议的痴迷的影响。几天之后,这位值得尊敬的神父买完密西西比股票走出苏瓦松宫时,想不到居然碰见他的朋友拉莫特也为同样的目的而来。“哈!”神父笑着说,“是你?”“是我,”拉莫特回答说,“怎么可能是你呢?”说着尽快从他身旁挤过去。第二次这两位学者见面时,他们谈哲学、谈科学、谈宗教,但很久谁都没有勇气提密西西比计划半个字。最后提起它时,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决不当咒骂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甚至聪明人也会做出荒唐事,这种情况决非没有。

此时,新财神劳立即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人物。摄政王的候见厅被廷臣们所抛弃。贵族、法官和主教们都拥向苏瓦松宫,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上流社会有地位的女士,以及每一个因世袭地位或所担任的社会公职而享有优先权的人,都被发现在他的候见厅等候,恳求得到一份他的西印度公司的股份。劳十分疲惫,连申请者的十分之一都无法接见,于是人们绞尽脑汁、要尽花招以求见到他。因摄政王要他们等半小时才接见而常常大发雷霆的尊贵的贵族们,为

了有机会见到劳先生，却甘愿等候六个钟头。劳的仆人们只要愿意通报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付给仆人们巨额小费。有地位的女士们利用其微笑的诱惑力来达到相同的目的；但她们许多人天天来，等了两个星期才得到一次接见。劳应邀出席聚会时，常常被女士们团团围住，个个要求他把她们的名字登记在他新股份持有者的名单上。虽然他通常以谦恭有礼出名，也不得不靠力气才能勉强脱身。为了有与他说话的机会，最荒唐可笑的计谋人们也用上了。一位女士试了好几天都没有成功，于是绝望地放弃了在劳自己的屋子里见到他的一切努力。于是她命令她的车夫，每逢她乘车外出时，如果见到劳先生来了就使马车撞到街灯柱子上翻倒。车夫答应遵照她的命令去做。一连三天，这位女士不断乘车在城里转来转去，心中祈求着被翻倒在地的机会。最后，她望见了劳先生。她拉动细绳，对车夫喊道：“我们现在翻车！看在上帝分上，我们现在翻车！”车夫将马车撞到一根柱子上，在这位女士的尖叫声中，马车翻倒在地，劳看见出了车祸，急忙赶到出事地点帮忙。这位狡猾的夫人被带到苏瓦松宫。在那里，她很快想到要从惊吓中恢复过来才是明智的。于是，在向劳先生道歉后，她承认了她的计谋。劳微微一笑，将这位女士作为西印度股份的购买者登记在他的本子上。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德布沙夫人的事。她打听到劳先生在某人家中赴宴，于是乘她的马车赶到那里，发出火警。赴宴的人们从桌旁跳起，劳也在其中；但看见其他人都在急忙左逃，惟有一位女士匆匆进屋向他走来，他怀疑有鬼，于是朝另一个方向迅速离开。

还有其他许多有关的轶闻，尽管它们有的可能有些夸张，但值

得保留，因为他们表现了那个奇特时期的精神。^①一天，摄政王在阿尔让松、杜布瓦神父和其他一些人在场时提起，他很想委托某个女士（至少要有公爵夫人的地位）陪伴他在摩德纳的女儿。“但是，”他接着说，“我不知道究竟去哪里找这样一个人。”“真的找不到吗？”一个人装出吃惊的样子回答说，“我可以告诉您在哪里找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您只需到劳先生那里，便可以看见她们个个都在他的候见厅里。”

德希拉克先生是一位名医。他曾在运气不佳的时期买进股票，所以急于想将其卖出。但股市连续两三天下跌，使他很惊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恰好这时他被请去为一位觉得不舒服的女士治病。到病人家后，他被领上楼去，为那位女士把脉。“跌了！跌了！天哪！不断在跌！”他沉思着说，而那位女士抬头望着他的脸，十分急切地想知道他的诊断。“啊，德希拉克先生，”她说，同时突然站起身，摇响求助的铃，“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弱了！弱了！弱了！”“什么弱了？”医生迷惑地问道。“我的脉！我的脉！”女士说，“我一定要死了。”“您请别惊慌，我亲爱的夫人，”德希拉克先生说，“我刚才说的是股票。说实话，我一直是个大输家，所以我的脑子很乱，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股票价格有时在几个小时内上涨 10%~20%，所以不少地位较低下的人，早上起床时还是个穷人，晚上上床时已成为富人。一个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因为生病，派其仆人去按当时每股 8000 里弗赫的报价卖出 250 股。仆人于是前去，当他到达苏瓦松花园时，

① 好奇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件轶闻，讲法国女士如何热望使劳与她们呆在一起。她们的做法可能使他脸红或微笑，这取决于他是刚好非常检束或者相反。《奥尔良公爵夫人夏洛特·伊丽莎白·德巴维耶雷书信集》（卷 2，第 274 页）叙述了这件轶闻。

20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发现在此期间股票价值已涨到每股 1 万里弗赫。每股差价为 2000 里弗赫，250 股共计 50 万里弗赫，即 2 万英镑。他十分从容地将其转到自己账上，把剩下的钱交给主人，当晚就动身去了另一个国家。劳的马车夫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挣了足够的钱，建造起他自己的马车，并要求容许他辞职。劳尊重他的车夫，请求他在离开之前帮忙设法找一个跟他一样好的人来替代他。马车夫答应了他的请求，晚上就带来他过去的两个伙伴。他告诉劳从其中挑选一个，他要另一个。厨房女仆和门房偶尔也一样幸运，但在为其轻易得来的财富而自豪的时候，他们做出非常好笑的错事。伴随着优雅的新地位，他们仍保留着他们过去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屡屡成为明白事理的人所怜悯、头脑清醒的人所鄙视和所有人谈笑的对象。但上流社会的愚蠢和卑劣更令人厌恶。仅圣西蒙公爵讲述的一个事例就足以表现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那种卑劣的贪得无厌。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人，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通过对密西西比股票一系列适时的投机买卖，在难以相信的短时间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像圣西蒙所说：“他积攒了一座座金山。”变得富有之后，他对其卑微的出身感到羞愧，因此非常希望与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女儿，还只是三岁的幼儿。他与贵族出身、贫困潦倒的杜瓦塞家族谈判，将这个孩子按某些条件嫁给那个家族的一个成员。这位马奎斯·杜瓦塞羞愧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许诺他本人要在她年龄达到十二岁时娶她，条件是这位父亲先付给他 10 万克朗的定金，然后在举行婚礼之前每年付给 2 万里弗赫。这个叫马奎斯的人当时已三十三岁。这桩使人反感的协议于是正式签字盖章，这位股票投机商还同意在成婚之日另外再送几百万给他的女儿。在谈判过程中，该家族的族长布朗卡斯公爵始终在场，因此分享所有的利益。圣西蒙以与他认为非常逗人发笑的笑话相称的笔触，轻描淡写地谈及此事。“人们没有宽恕这一时髦的婚姻，对其大加谴责。”他补充说。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在劳下台及野心勃勃的安德烈先生破产之后几个月，这项计划就落空了。”不过，那个贵族家族似乎不会有诚意退回已收下的10万克朗。像这类事件，虽然不光彩，多半还只是荒唐可笑，另外发生的一些事则属性质较为严重的。大街上天天发生抢劫事件，原因是人们随身携带的巨额纸币。谋杀案也经常发生。其中一桩特别引起整个法国的关注，不仅因为罪行令人发指，还因为罪犯的地位和与上流社会的关系。

多恩伯爵是多恩亲王的兄弟，与达伦贝格、德利涅和德蒙莫朗西等贵族家庭有亲缘关系。他是一个浪荡公子，生活极其奢侈，而且同样厚颜无耻。他与另外两个跟他自己一样鲁莽的年轻人，一个叫米勒的皮埃蒙特人上尉和一个叫德斯坦普（又叫莱斯坦）的佛兰芒人混在一起策划了抢劫一个非常富有的经纪人的阴谋。他们听说（不幸的是因其本人的原因），这个经纪人身上带有很大一笔钱。多恩伯爵假装希望从他那里购买一些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为此约他在旺多姆宫附近一家有歌舞或滑稽短剧表演的低级酒店见面。毫无提防的经纪人准时赴约，多恩伯爵和他的两个同谋（他介绍说他的私人朋友）也准时到达那里。交谈一会儿后，多恩伯爵突然扑向受害者，用一把匕首在其胸部连刺三刀。经纪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在伯爵忙着在其公文包中翻寻数额达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西印度债券的同时，皮埃蒙特人米勒在不幸的经纪人身上反复猛刺，以确保他被刺死。但经纪人挣扎了一番才倒下，他的呼救声引来了酒店里的人们。原来安排在楼梯放哨的另一个谋杀者莱斯坦跳窗逃走，而米勒和多恩伯爵被当场抓获。

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酒店这样人多的地方的这桩罪行，使巴黎惊恐万状。对谋杀者的审判于次日开始。因为证据十分确凿，两人均被认为有罪，被判处以车裂刑。多恩伯爵的贵族亲属完全塞满了摄政王的候见厅，祈求他宽恕这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声称他

精神错乱。摄政王尽量避开他们，因为他已决定，这样残暴的罪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些有势力的求情者的纠缠不是那么无声无息就可摆脱的，他们最后强行见到了摄政王，祈求他使他们的家族免遭公开处决所带来的耻辱。他们暗示，多恩亲王与杰出的奥尔良家族有亲缘关系；并进一步说，如果他的一个亲戚死在一个普通的刽子手下，摄政王本人也将蒙受耻辱。值得赞扬的是，摄政王顶住了他们所有的要求，用高乃依的话回答了他们的最后一条理由：“罪行使人羞愧，但决不会成为绞架。”他接着说，无论这样惩罚有什么耻辱，他非常愿意与其他亲属一起分担。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他们的请求，但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最后，他们想如果能得到圣西门公爵——一个受到摄政王衷心敬重的人——对他们的支持，也许可以达到目的。圣西门公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张贵族统治的人。对一个贵族谋杀者可能被用对待平民重罪犯一样的方式处死，他与他们一样感到震惊，于是向摄政王陈述说，与人口众多、又如此有钱有势的一个家族为敌是失策的。他还强调说，在达伦贝格家族拥有大量财产的德国，法律规定在一代人全部去世之前，被车裂者的任何亲属不得继任任何公职或被雇用。为此，他认为可将对罪犯的惩罚改为斩首，因为被斩首在欧洲各国看来不像被车裂那么耻辱。摄政王的决心被这条理由动摇，正准备答应时，对被害者的命运特别关注的劳使他进一步坚定了他先前依法处置的决心。

多恩的亲戚现在被迫采取最后的极端手段。由于对其他办法已不抱希望，德罗贝克·德蒙莫朗西亲王设法潜入关押罪犯的地牢，给他一杯毒药，恳求他使他们免遭耻辱。多恩伯爵转过头，拒绝服毒。德蒙莫朗西又竭力劝说了他一次。由于对多恩的一再拒绝失去了耐心，他转身离去，大声叫嚷道：“那你就去死吧，卑鄙的恶棍！你只配死在刽子手的手里！”听凭多恩由命运安排。

多恩本人向摄政王提出要求被斩首。但摄政王的思想，除受他臭名远扬的家庭教师杜布瓦神父的影响外，受劳的影响最大。劳坚持认为，他应主持正义，不能屈从多恩家族出于私利的观点。摄政王从一开始就持相同的看法，于是在其犯罪 6 日之后，多恩和米勒在格雷韦广场被车裂处死。另一谋杀者莱斯坦始终未被捕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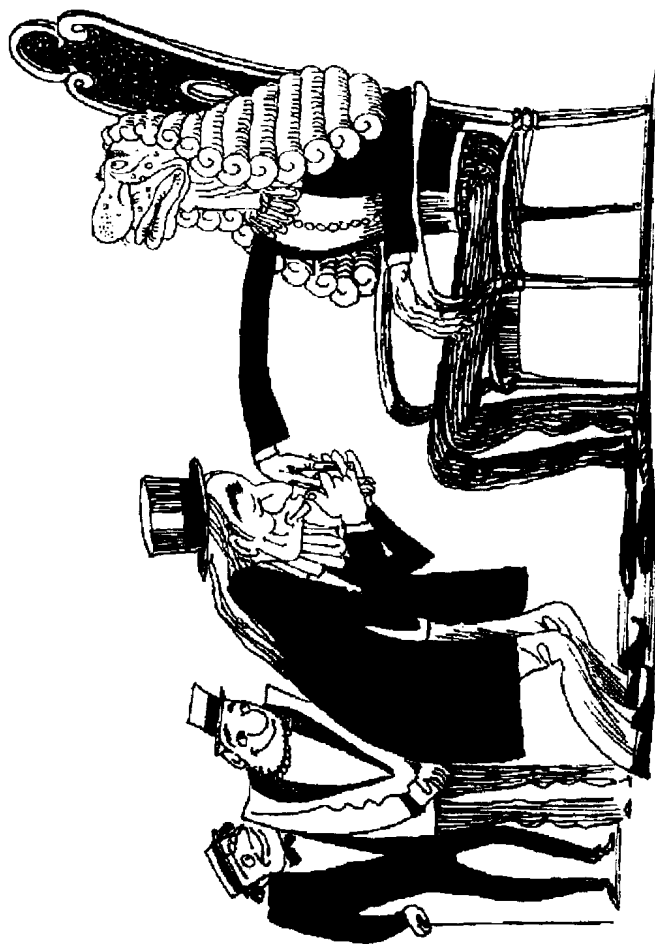
这一迅速、严厉的法律制裁使巴黎百姓极其满意。甚至他们称为德昆坎布瓦先生的劳，也因劝摄政王不庇护贵族而受到他们的赞扬。但抢劫和谋杀的案件并没有减少，人们对富有的经纪人遭到抢劫不抱任何同情。公共道德的普遍败坏此前已很明显，由于其中产阶级中的迅速流行，变得更为严重。中产阶级介乎上层阶级公然道德败坏及下层阶级隐蔽的犯罪活动之间，道德曾一度比较纯洁。好赌的恶习在社会上弥漫，横扫其面前的一切公德和几乎所有个人道德。

一时间，在人们还有信心的时候，不可能无利可图的贸易得到了促进。特别在巴黎，人们感受到其令人满意的后果。外地人从各地拥入首都，不仅一心想赚钱，还考虑如何花所赚的钱。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估算，这期间因从世界各地拥入大量外地人而增加的人口为 30.5 万人。为安排房客住宿，女管家们不得不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临时搭起床铺；城里到处挤满马车和各种车辆，因担心出事，在主要街道，车子不得不将速度放慢到与步行一样。法国的织机加班加点生产出大量的花边、丝绸、细平布和丝绒，其价格上涨了四倍，人们为购买这些产品付出大量钞票。食品也获得普遍增长。面包、肉类和蔬菜的售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而工人的工资也完全按同样的比例得到提高。过去每天挣 15 苏的工匠，现在挣 60 苏。到处建起新的房屋。法国呈现出一片虚假的繁荣，整个国家都被冲昏了头脑，谁也看不到笼罩在地平线上、显示风暴正极其迅速来临的乌云。

劳这个魔术师的魔杖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他本人当然也分享到这普遍繁荣的硕果。他的妻子、女儿成为最上层贵族献殷勤的对象，公爵和王室家族的继承人设法与他们联姻。他在法国不同地区购买了两座豪华庄园，还在与苏利公爵家族谈判购买罗尼的侯爵领地。他的宗教信仰是他晋升的障碍。摄政王许诺，如他公开宣布改信天主教，便任命他为国家财政的总审计官。劳与其他职业赌徒一样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他立即同意了，并在一大群旁观者面前，在默伦的大教堂由唐森神父施坚信礼。^①次日，他被选为圣罗什牧区的名誉俗人执事。当选后，他赠送了50万里弗赫。他的施舍总是慷慨大方，但并不总是那么惹人注目。他私下赠送了大笔钱财，任何真实的不幸事件传到他的耳里，他都会慷慨解囊。

显然，他此时已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物。奥尔良公爵对他的洞察力和他的计划会成功很有信心，每件大事都与他商量。他并没有因成功而自鸣得意，仍然像他在逆境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生活朴素、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人。他的谦恭有礼总是赢得女士们的欢心。他对女士的殷勤是那么由衷，那么有绅士风度，那么恭敬，甚至她们的情人也不可能对此生气。如果在什么场合他表现出任何傲慢的迹象，那是在令人作呕地向他献媚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贵族面前。他可以使他们为得到他的一点优惠而长时间地奉承他。他常常以此为乐。而与此相反，对偶尔在巴黎逗留、想与他见面的他自己的本国同胞，他极其礼貌、关心。艾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以及后来的阿盖尔公爵，到苏瓦松宫拜访他时，不得不穿过挤满最著名人士的候见厅。这些人个个迫切地想见到这位大金融家，以便将他们的名字第一个登记在某一新的债券认购名

①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讽刺短诗：“呸，你天使般的热情，/倒霉的唐森神父，/自从劳成了天主教徒，/整个王国都成了修士！”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单上。劳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正在给劳里斯顿他父亲庄园的菜农写信，谈种一些卷心菜的事！伯爵呆了很久，和他的同胞玩了一轮纸牌，离开时已为劳的自在、理智和良好教养所吸引。

贵族们利用大众这个时候的轻信，已经挣到了足以补偿财产损失的钱。他们中有波旁公爵、德·吉什公爵、德·拉·福斯公爵^①、马雷沙尔·德·埃特雷、罗昂亲王、普瓦亲王、莱昂亲王。波旁公爵——路易十四和蒙特庞斯侯爵夫人之子——在密西西比证券上的投机最为幸运。他把尚蒂伊的王室住宅极为富丽堂皇地修缮一新。由于他特别喜欢马，又修建了一排马厩，这些马厩长期以来闻名整个欧洲。同时，为了改良法国马的品种，他从英国买进了150匹最优良的赛马，又在皮卡第购买了一大片乡间土地，几乎拥有绵延于瓦兹和索姆之间的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当这些财富赚到手中后，难怪变幻无常的大众竟会对劳顶礼膜拜了。没有哪个帝王元首得到比他更多的奉承和赞美。当时的小诗人小文人都一齐向他倾注他们的阿谀奉承。用他们的话说，他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是法国的保护神；他的语言充满机智，他的面貌满含仁慈，而他的行为富于智慧。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马车后面都跟着人群，人群如此众多，以至于摄政王特意送给了他一队骑兵，作为他固定的护卫队，在马车前面为他清除街道上的人群。

据说，从没有过那么多的奢侈品涌现在当时的巴黎。雕像、绘

① 德·拉·福斯公爵获得相当可观的金额，他不仅做股票买卖，也做瓷器、香料等生意。就他的香料生意人的身份是否已经把他的贵族的身份给丧失了，巴黎议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否定的。在一张给他作的讽刺画中，他打扮得像一个街头搬运工，背上扛着一大包香料，上面题了几个字：“好大的力气！”

画作品、装饰挂毯等由外国大批涌进，而且立即就找到了市场。家具和装饰业中所有的那些法国人所擅长制作的小摆设品不再只是贵族们的玩物了，而在一般的中产阶级和商人的家里也处处可见。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也进入了巴黎的贸易中心，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中，摄政王买的那颗著名的钻石以他的名字命名，长期装点法国的王冠上。这颗钻石的买价是 200 万里弗赫的银币，其情形显示出，在商贸的刺激下，摄政王并不比他的一些臣民获利更多。当第一次把钻石拿给他看时，他没有买下它，尽管他渴望占有它的欲望胜过一切。他宣称，他对他的国家的职责不容许他仅仅为了一件珠宝花费政府大笔钱财。这个正当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使宫廷里所有的夫人们都惊讶不已，连日来，只听到她们惋惜地叹息：如此稀罕的珠宝竟让它流出法国！没有任何私人会拥有这么多的财富买得起它。摄政王不断被她们纠缠着，要他买下这颗钻石，可他一直没有改变主意，直到圣西蒙公爵拿下了这桩沉重的交易。而圣西蒙所有的才能很有些像一个说客，他的恳切请求得到了劳的附和，于是，好脾气的摄政王便点头默许了，留下劳的聪明才智去寻找支付那笔巨款的办法。钻石的主人在一定的时限内收取保证金，同时抽取那笔巨款的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还容许他得到从宝石上切削下来的所有有价值的碎屑。圣西蒙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提到他在这笔交易中的作用——在描绘了该钻石大如青梅，其形接近浑圆，洁白无瑕，重达五百多格令之后，最后，他暗自一笑，告诉大家“因为引诱国王做了这么一笔辉煌的买卖，他为自己挣得了很好的声誉”。换言之，他为引诱国王牺牲他的责任感，花费政府的巨款，为自己购买了一件好看但不中用的玩意而骄傲。

这样，劳的这项方案继续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观，直到 1720 年的来临。议会曾经多次告诫，过分依赖纸币的制造迟早会让整个国家破产。可这些告诫并没有引起注意。摄政王自己对金融的基

本原理一窍不通。他以为，一个已经产生了如此好的收益的方案是没有过分可言的。如果 5 亿的钞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效益，那么，再追加 5 个亿将会产生更大的收益。这就是摄政王的一大错误，劳却也听之任之。而民众非同一般的热切心情更助长了这种幻觉。印度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印制的钞票就越多，以保持齐头并进。把这样耸立起来的大厦比做波将金——俄罗斯那个挥霍无度的野蛮人——为博得他的女王情妇^①的欢心而建造的华丽宫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由巨大的冰块一层层重叠而成的宫殿，冰块表面高雅精巧的工艺雕刻着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形成一个辉煌的门廊；同样材料建成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阳光的强度刚好可以为它镀上一层金光，而不足以融化它。遥遥望去，它像一个用水晶和钻石修筑的宫殿，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可是，从南边吹来了一阵和暖的风，把这座稳健的大厦慢慢融化了，一块碎片也没有留下。劳和他的钞票方案也会得到同样的结局。一旦大众向它刮起不信任的风，它便会坍塌下来，谁也无法将它重新耸立起来。

首次引发的小小惊慌发生在 1720 年初。孔代亲王因为劳竟然拒绝接受他新购买的印度股票而非常气恼，于是将大量的纸币拿到劳的银行，要求以劳银行的价格兑换成硬币，兑换的数量之大，需要三辆马车才能运送。劳向摄政王抱怨，恳请他务必注意，如果这种榜样有很多的事仿者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摄政王非常关注，派人去孔代亲王处，命令他把已经提取的三分之二的硬币退还银行，否则，处以的惩罚将会令他很不愉快。亲王不得已，只好服从这道专横的命令。劳的信誉丝毫未损，因为孔代亲王是一位不受众人欢迎的人：每个人都指责他的卑鄙和贪婪，一致认为劳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然而，奇怪的是，这样危险的信号却没有引起劳

① 指叶卡捷琳娜女皇。——译注

和摄政王的注意，而使他们产生限制钞票发行的想法。有的人出于对纸币的不信任，也开始仿效孔代亲王因为报复而树立的榜样。越来越多的敏锐的股票经纪人有理由料想到——价格是不会永远地涨上去的。在投资上做了大买卖而闻名遐迩的波旁和拉·里夏蒂埃尔已经在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将他们的纸币换成了硬币，再运往国外。同时，只要拿起来方便，他们还买了金银餐具和珠宝，偷偷地运往英国和荷兰。维马利，一位已经嗅出风暴快要来临的股票经纪人，搞到了接近 100 万里弗赫的金银币，装进农夫用的马车里，马车上盖了些干草和牛粪，然后，用农夫干活穿的脏套衫乔装打扮了一番，驾着他那一车宝贝，安全抵达了比利时。在那里，他立即想到了办法转运至阿姆斯特丹。

在这以前，没有人因为兑换硬币经历过如此的艰难困苦。但是，密西西比计划没有造成硬通货的匮乏，是难以为继的。不满的声音处处可闻，接着，调查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议会对要采取的挽救办法辩论了很长时间。劳在应邀发表意见时提出，应该公布一项法令，将硬币贬值百分之五，使其低于纸币的价值。于是，颁布了法令，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随后，又颁布了第二项法令，其中把贬值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十。同时，银行将金币的提取额限制在 100 里弗赫，银币限制在 10 里弗赫的范围内。所有这些措施对恢复纸币的信心都无济于事，尽管银行的信誉由极其严格的限制现金支付的管理办法所支撑着。

政府采取了种种防止的措施，但贵重金属还是不断地被运往英国和荷兰。国内剩余的少量硬通货被小心地秘藏了起来，等到硬通货实在太匮乏，完全不能进行商贸交易的那一天才拿出来使用。就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劳押上了一个大胆的赌注：彻底禁用硬币。1720 年 2 月颁布了一项法令，然而，这个法令并没有如他们所期望的一样恢复纸币的信用，相反，对纸币的信用造成了不可救药

的毁灭。同时，还把全国人民推向了造反的边缘。这项著名的法令规定：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 500 里弗赫的硬币（20 镑），否则将受到重罚，并将搜查到的硬币没收。法令也禁止买进珠宝、金银餐具和钻石，并且鼓励告密者去搜查违反法令的人，保证把所搜查到的一半金额归他们。面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暴政，全国上下发出一片痛苦的呼号。令人耻辱的迫害每天都在发生。由于告密者和他们的密探的闯入，家庭的私人空间遭到侵犯。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受到指控，告发他们私藏了金路易；仆人背叛他们的主人；有一个市民成了暗探，专门告发他的邻居们。于是，逮捕和没收的案件层出不穷，以至于法院发现，要审理不断发生的、堆积如山的案例十分困难。只要告密者说，他怀疑某人在住宅里藏了钱，便足以立即得到一张签发的搜查证。英格兰大使洛德·斯泰尔说，现在不可能怀疑劳皈依天主教的真诚了，他为自己信仰使化体^①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把如此多的金子变成了纸，之后，又建立了宗教法庭。

所有能够暗示公众仇恨的绰号向摄政王和那位郁郁寡欢的劳一倾而下。硬币超出了 500 里弗赫，就是不合法的货币，于是，除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接受纸币。没人清楚今天的纸币明天会值多少。杜克罗斯在他的《摄政王的秘史》一书中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更加反复无常的政府——一个更加疯狂的暴政掌握在如此乏力的手中。对那些目睹了当时的恐怖情景的人们，对那些至今想起往事就像一场梦的人们来说，当时没有爆发一场革命——没有让劳和摄政王死于非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双方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人民却把怨气埋在心里。忧郁的、胆怯的绝望，愚蠢的惊慌失措使每个人透不过气来。人们的脑筋都用在了卑劣的算计上了，甚至不可能干出点有胆量的罪行。”有一阵，人们看来好像组织了起

① 使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译注

3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来。墙上张贴了煽动性的文章，并印发成传单送到那些显要人物的门前。在《摄政王的回忆录》一书中摘记了其中的一篇，大意如下：“先生和女士——这是通知您，如果情况不改变，星期六和星期天里，又要过一个圣徒巴托洛的节日了。希望您、您的家人和您的仆人不要外出。愿上帝保护您免遭劫难！通知您的邻居们。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大批密探在城里的出没致使人们之间不能互相信任。当晚，除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群体制造的几件小小的骚乱——而且这些骚乱立即就被平息下来——首都的和平没有受到威胁。



路易斯安那或密西西比证券上的股票价格迅速跌落。没有人再相信曾经告诉他们的故事——那个地方蕴藏着大量的财富。因此，为恢复大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做了最后的努力。为了这一目的，政府下令将巴黎所有的穷苦流浪汉征募入伍。六千多流浪汉被强迫应征服役，好像在战争年代里，发给了他们衣物和工具，准备用船把他们载往新奥尔良，到那里的金矿干活，据称，那里有丰富的金矿。流浪汉们整天在街上列队游行，手里拿着锹和铲。然后，他们被分小批送到外港，准备从那里运往美洲。然而，有三分之二的人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自动在国内各地解散了，把工具换成了能够得到的任何东西，又重操旧业。不到三个星期，三分之一的人重又回到了巴黎。不过，这一招确实让密西西比股票微微上涨了一点。许多特别轻信的人相信，一些工程的确是认认真真的在新

戈尔孔达开始了。金锭银锭又会重新回到法国。

在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一定已经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恢复政府的信用。比如，后来在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骗局，导致相同的灾难，然而，在灾难的面前，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又是何等不同！而在法国，不幸的是把医治创痛的良药托交给了制造创痛的人。摄政王的独断专行，不仅不能解救这个国家，而且将它推向深渊。所有的支付款项都必须按命令以纸币结算。2月1日至5月底，印制的钞票达15亿里弗赫以上，相当于6000万英镑。但是，一旦警钟敲响，任何招数也无法让人们不能兑换硬币的纸币抱有丝毫的信心。兰伯特先生，巴黎议会的主席，当面告诉摄政王，他的银行里宁可存1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也不要100万的钞票。当人们普遍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还继续大量发行纸币，进一步加大硬币和纸币发行量之间的悬殊，除了增加不幸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而硬币，虽然是摄政王贬值的对象，却在每一次贬低它的时候增了值。2月，经过裁决，认为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起来比较明智。就此发表了一项法令，并由议会记录在案。保证银行的纸钞保持目前的状态，不经议会决定，不得继续发行纸币。银行所有的利润，自从它脱离了劳的掌管，成为一个国家机构起，就已经被摄政王托交给了印度公司。短时间内，这项措施对提高该公司的路易斯安那和其他股票的价值产生了作用，但却不是从长计议，以政府的信用为根基。

5月初，召开了摄政会议，劳、阿尔让松（劳的管理财务的同事）以及所有的大臣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计算纸币发行的总量为26亿里弗赫，而国家的硬币还不足它的一半。显然，对与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必须采取某项措施以保持通货的平衡。有人提议，将纸币的价值贬低，让它与硬币持平；另一些人则建议，把硬币名义上的价值提高，与纸币相当。据说，劳对两项建议都表示反对，却提不

出别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将纸币贬值一半。5月21日，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法令上说，印度公司的股票和银行的钞票将逐渐贬值，年底以前，只让一半的票面价值有流通价值。议会不同意将法令登记在案——法令引起了议会的强烈抗议，全国的形势已变得岌岌可危，不得已，摄政会议只得将会议上拟定的事项作废。七天之内，又颁布了另一个法令，把纸币恢复到它原来的价值。这是他们为了保持国内局势安定所能采取的惟一办法。

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以硬币支付。劳和阿尔让松都被政府解职。那位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又胆小怕事的摄政王把所有的怨气一起发泄在劳的身上。当劳来到皇宫时，被他拒之门外。但是，入夜以后，他又派人去请他，让他从秘密通道进入宫中^①，尽力安慰他，找出各种借口，解释他当着众人的面对待他的严厉态度是迫不得已的。他的行为实在反复无常，两天之后，他又公开带着劳上歌剧院。在歌剧院里，他让劳坐在王室的包厢内，紧靠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对劳关怀有加。但是，人们憎恶劳，现在看来，劳先前下的赌注差点要了自己的命。就在他的马车驶进自己的家门时，一群人用石头袭击他。要不是马车夫往前猛地一冲，进了院内，仆人们也赶紧关上大门，他很可能已经被人们从车上拽了下来，撕成了碎片。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女儿在看赛马回家的路上，坐在马车里遭到了人群的袭击。摄政王听说了发生的这些事件后，立即派去一支强悍的瑞士护卫队，日夜驻扎在他的住宅大院里。然而，民众的愤怒最后高涨到了极点，以至于劳觉得，即使有这支部队，他的家也是不安全的。于是他逃到皇宫里，躲避在摄政王的寝宫内。

因为反对劳的方案而于1718年被解职的阿格索大臣又被重新召唤回来，帮助恢复政府的信誉。摄政王很晚才认识到，他曾一

^① 见杜克罗斯撰写的《摄政王的秘史》。

度对这位能干的大臣十分苛刻、毫不信任。也许，他是那个腐败的时期里惟一诚实的、关心国家命运的人。自从失宠以后，他便隐居在弗莱尼斯的乡间别墅里，潜心于严肃但不无快乐的哲学研究，把那些不值一提的宫廷里的种种阴谋诡计抛诸脑后。劳本人和谢瓦利埃·德·孔弗兰斯，摄政王王室里的一位男仆，坐在一辆驿道马车里，被遣往前大臣的住处，命令他们把他带回巴黎。出乎意料地，他没有听从朋友的劝戒——不接受复职的诏令，尤其是当劳在担当这一职务的时候——阿格索答应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一回巴黎，便把五个议会议员和财政部门的代表召集起来协商。6月1日颁布一条法令，宣布那条存储硬币超过500里弗赫就是犯罪的法律作废，每个人可以随意愿存储硬币。为了收回银行的纸币，以巴黎城的年收入做担保，印制了2500万的新纸币，其利率为百分之二点五。收回的旧纸币于城市酒店前面当众焚毁。新纸币以10里弗赫的面值为主。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提供了足以兑换的银币。

这些措施引起人们极大的好感。巴黎几乎是全城出动，拥向这家银行，把他们的小额钞票换成硬币。银币不够又换成铜币，极少有人抱怨这些硬币太重太沉。虽然沿街可见这些可怜的人们辛辛苦苦，汗流浹背，搬扛得快动不了了，也不过换得50里弗赫的硬币。银行门前挤满了人，每天都有人被挤死。7月9日，人群如此拥挤、喧闹，守卫在马萨林花园大门旁的警卫不得不把门给关起来，不让后来的人进入。人群开始愤怒起来，从围栏外面向警卫扔石头。警卫也被惹怒了，威胁要向人群开火。正在此刻，一个警卫被石头打中了，他拿起家伙，向人群开了枪。立刻，有一个人被击中倒下，另一个人也受了重伤。本以为会立即发生一场袭击银行的大骚乱，可是，当马萨林花园的大门打开的时候，人们看到一整队上了刺刀的警卫准备迎战。人们只得发出阵阵叹息和嘘声，以发泄自

36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己的怒火。

后来的八天里，人群仍然拥挤不堪，以至于有 15 个人被踩死在银行的门前。人们愤怒异常，将三具尸体放在担架上，扛着游行，后面跟了七八千人，来到皇宫的花园。他们要让摄政王看一看他和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不幸。当时，劳的马车夫正在院落里，坐在主人的马车车厢内，听到狂暴的人们辱骂自己的主人后很不高兴，一时冲动起来，大声回骂，说他们都是些恶棍，活该被绞死。这话被几个人听到了。人们以为劳在马车里，立即冲了过去，把马车砸得稀烂。当人们还要继续捣毁的时候，一队士兵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位言语不慎的马车夫才幸免一死。摄政王向他们保证，他将为那三具抬给他看的尸体体面入葬，费用由他支付。人群于是才静默地散开了。这场骚乱发生之时，议会正在开会，议长决定出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回来的时候，他告诉大家，劳的马车已经被闹事的民众砸碎了。所有议员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兴奋地高声叫喊。有一个议员对劳更是痛恨切齿，大声嚷道：“劳本人呢，他也被撕成了碎片吗？”^①

世界上要数法国人最善于吟唱悲伤、苦中作乐。据较为可信的说法，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都可以从她的歌声中追根溯源。当劳因为精心策划的计划彻底失败而使自己臭名远扬的时候，讽刺作品自然就抓住他不放。当攻击他的漫画在每个店铺纷纷扬扬的时候，满街的歌声也飘飘荡荡，歌声里，他和摄政王都是少不了的角色。

① 奥尔良公爵夫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但无论哪个是真实的，在立法会议上表露这样的感情都不是十分可信。她说，议会长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感到有一股喷涌的诗情，一回到大厅，便高声地告诉议员们：

“先生们，先生们，好消息！

劳的马车变成了烂东西！”

大多数的歌词是很不赏面子的。尤其是其中的一首，评价他把所有的钞票拿去干了最卑劣的营生，这个营生中纸也可以派上用场。但下面抄录的是一首保存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信中的歌曲，属于当时最好、最流行的一首，几个月以来，一直回荡在巴黎所有的大街小巷。合唱的应用真是非常巧妙：

劳一来到

我们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先生就宣布

重建这个国家

劳是有用的人才

啦 发嗨冬丹呐！ 啦 发嗨冬冬！

但他会使大家富足

一场赌博！

像野蛮人一样

我的朋友！

这位新教徒，为了吸引

法国所有的钱财

首先梦想取得我们的信任

他发誓弃教

啦 发嗨冬丹呐！ 啦 发嗨冬冬！

但这个骗子皈依宗教

一场赌博！

像野蛮人一样

我的朋友！

3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劳，撒旦之子
 拿走我们所有的钱财
 分毫不还
 还要我们求他施舍
 可摄政王，仁慈又善良
 啦 发嗨冬丹呐！ 啦 发嗨冬冬！
 要我们还回他拿走的钱
 一场赌博！
 像野蛮人一样
 我的朋友！

下面的讽刺短诗也出于同一时期：

 礼拜一我买回股票；
 礼拜二我赚得几百万；
 礼拜三我装修别墅；
 礼拜四我有了马车；
 礼拜五我举行舞会；
 礼拜六我住进医院。

毋庸置疑，问题的绝大部分取决于印度公司的信用问题，他们应该对这个国家的巨额债款负有责任。于是在政府会议上有人提出，只要授予他们任何特权，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便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为这一目的的提议是将给予他们所有海上贸易的独有特权，于是，以此为宗旨，颁布了一项法令。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这一措施将把国内所有的商人给毁了。看到这一优惠特权遭到全国普遍的蔑视，而且请愿书一封接一封呈递给议会，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议会决定拒绝将法令登记在案。他们果然拒绝了。摄政王指责说，他们除了煽动骚乱，什么也没做，便把他们流放到布卢瓦。在阿格索的调解下，流放的地方改在了蓬图瓦兹。在那里，议员们聚集起来，决意向摄政王挑衅。他们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临时流放地安置得尽可能地舒适。议会长安排了最优雅的晚餐，晚餐上邀请了巴黎最风趣幽默、妙语连篇的人做伴。每晚都有为女士准备的音乐会和舞会。一贯严肃、沉闷的法官和议员也加入了牌局或其他娱乐活动，过了几个星期最放纵的快乐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别的目的，除了让摄政王看看，他们并不觉得流放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而且，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将蓬图瓦兹变成一个比巴黎更为快活的居住地。

大量刊登的讽刺漫画明白无疑地显示出，国民已经觉醒到事情的荒唐性。其中的一张复制品保存在《摄政王的回忆录》中。作者是这样描绘的：“‘股票女神’坐在凯旋而归的战车上，驾车的是愚蠢女神。装扮拉车的人的是带木腿的密西西比、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惟恐车轮滚动得不快，这些公司的代理商们——长着众所周知的狐狸尾巴和狡诈的面孔——转动着轮辐，轮辐上刻着几个股票的名字和它们的价格，它们的价格随车轮的转动而时高时低。地上是合法商业的商品、日账、总账，被愚蠢女神的两轮战车碾得粉碎。后面跟着黑压压的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吵闹着追赶命运女神^①，互相争斗，为得到一份她如此慷慨地漫撒在他们中间的股票。云层中，端坐着一个魔鬼，口吹肥皂泡，也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人们一个骑一个往上攀，意欲在肥皂泡成为泡影之前得到它。就在战车的前面，一栋大厦挡住了去路。大厦有三道门，如果要前进，就必须通

^① Fortune 一词小写时，为财富意。在此，一词双关。——译注

过其中的一个门道，众人也照直跟了上来。第一道门上写着‘疯人院’，第二道门上是‘医院’，第三道门为‘贫民院’。”另一幅讽刺画描绘了劳坐在一口大锅里，被大众疯狂的火焰烧煮着，四周围了一圈轻率的人群，正在把他们所有的金子银子往锅里倾倒，欢天喜地，收下劳一把一把换给他们的纸片儿。

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时候，劳的行动总是小心谨慎。没有保护措施，他绝不在街上露面，终日把自己关在摄政王的寝宫里，避免来自外面的任何袭击。一旦他非得出去，他要不是隐匿姓名，就是乘坐王室马车，带着一支强大的护卫队。有一桩很可笑的轶事，记录了人们对他的痛恨到了如此的地步，一旦他落入他们的手中，他们一定会狠狠收拾他一顿。在圣·安东尼大街上，一位名叫布瑟尔的绅士坐着马车，往圣·安东尼大街上行驶时，被停在前面的出租马车堵住了去路。布瑟尔先生的仆人不耐烦地叫出租马车夫让开道。遭到拒绝时，他对着马车夫的脸就是一拳。打闹立即引来了一群围观的人，布瑟尔先生下了马车，出来维持秩序。马车夫以为又来了一个攻击他的人，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拼命叫喊道：“救命！救命！杀人啦！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一听到叫喊声，人们立即拿了棍棒等武器，冲出了店铺，底层人则捡拾起石头，准备对那个金融家来个速战速决的报复。在那个节骨眼上，布瑟尔和他的仆人还算运气——耶稣会教堂的门大敞开着——看见如此悬殊的力量较量，他们朝着教堂的大门飞奔而去。他们跑到神坛面前，后面的人还是照直追赶上来。要不是圣器收藏室的门开着，他们冲了进去，把门反锁起来的话，人们甚至也会不顾一切地收拾他们一顿。乱哄哄的人群被声色俱厉的牧师给劝解住了，退出了教堂。教堂外面，他们发现布瑟尔先生的马车还停在街上，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恶气都发泄在了那辆马车上，直到把它打得稀巴烂。

以巴黎的市政收入做抵押的 2500 万纸币，并不太受密西西比股票的持股大户的欢迎，因其利率低达 2.5%。这样一来，股票的转换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许多人宁可保留劳公司的股票，尽管劳的股票价格不断下跌，但他们怀着一线希望，等待可能出现好的转机。8 月 15 日，为了加紧转换工作的进行，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所有数额在一千到一万的纸币都将禁止流通，除非是年金和银行往来账的结算，或者支付到期的以公司股票结账的分期付款款项。

10 月，又通过了另一项法令。法令宣布，11 月以后，取消这些纸币的所有价值。造币厂的管理，年收入的经营，以及印度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的所有优惠政策和特权都被剥夺了，仅仅变成了私营公司。这对整个计划是致命的一击，这个计划目前已经掌握在了他的敌人的手中。劳已经失去了他在财政部的一切影响。而印度公司，因为被免除了特权，就不可能再给人们提供丝毫的希望——它有能力偿还它的债务。所有那些被怀疑在这场公开骗局高潮时谋取非法利润的人被查获出来，并处以巨额罚款。这之前有一项法令，命令列出原经营者的名单，如果这些人仍然保留着股份，应该将之存入公司的名下。那些只登记了名字但没有完成股票购买手续的人现在应该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原来 500 里弗赫一股，现在每股却要 1.35 万里弗赫的价格。持股者们不是服从命令，为这笔股票支付巨额款项，而是收拾起所有拿得动的财产，千方百计跑到外国去躲了起来。于是各个港口和边界城镇的政府机关接到命令，要求逮捕所有企图逃离王国的旅游者，将他们拘留起来，查清他们身上是否带有金银餐具和珠宝，或者与最近的股票经营有牵连。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据记载，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的人制定了最为严厉的法令——死刑。

此刻，劳本人已经绝望，决定离开这个不再能保证他的生命安

全的国家。起初，他只请求同意他离开巴黎，回到他的一所乡间别墅里，摄政王欣然准予。事态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变化使摄政王深受影响，但对劳的金融计划的效力，他仍坚信不移。他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他仍恋恋不忘，渴望在更为保险的基础上重建这种体系。据报道，在劳最后一次会见亲王时说过这样的话：“我承认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犯错误，因为我是一个人，而所有人都是容易犯错误的。但我向您庄严声明，这些错误的造成无一是出于邪恶的或者不诚实的动机，而这类的错误，在我一生的行为中都是无法找到的。”

他告辞之后，过了两三天，摄政王给他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告诉他，只要他高兴，他可以随时离开王国，并且已经命人将他的护照准备妥了。同时，摄政王表示愿意给他钱，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劳礼貌地拒绝了他的钱，然后，坐着普里夫人——波旁公爵的情妇——的驿道马车，由六个骑兵护卫，动身去了布鲁塞尔。从布鲁塞尔，他又转道威尼斯，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成为人们满足巨大好奇心的对象，人们认为他一定拥有巨额的财富。然而，人们是大错特错了。他曾经拒绝以毁灭国民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财富，这对一个大半生一直是一个受戒的赌徒来说，不能期望他做出比这更慷慨豪爽的事了。在密西西比股票让万众的狂怒沸腾起来之时，他也从不曾怀疑，他的计划会在法国获得最后的成功，使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民族。他的全部收入都投进了法兰西的地产买卖中——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坚定不移的可靠证明。他没有像那些不老实的股票买卖人那样，去囤积任何金银杯碟、珠宝首饰，把钱财运往国外。他的全部财产——除了一枚价值 5000~6000 英镑的钻石——都投资在法国的土地上了。因此，他离开法国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就这一个事实应该能够消除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他一直被不公正地指控为犯有欺诈的罪名。

当人们知道了他出走的消息之后，他的全部地产和有价值的藏书便立即被没收了。余下的财产中，有他的妻子和子女每年 20 万里弗赫银币（8000 英镑）的年金保险，曾经以 500 万里弗赫银币的价格购得，而如今，这笔年金也没有了。尽管在他走运的日子里，特别起草了一条法令，明确声明，不得以任何理由没收其财产。民众却极为不满——竟然让劳逃走了。底层人士和议会更愿意看见他被绞死。只有极少数未被这场商业革命冲击的人才感到高兴——这个庸医终于离开了这个国家。但是，所有那些（他们迄今为止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层）财产受到牵连的人感到遗憾的是，劳非常了解这个国家的贫苦和不幸，了解导致这一切的原因，而这却并没有帮他寻找到一条解救的办法。

在一次财政会议和摄政会议上，摆在桌上的单据表明，流通中的钞票量是 27 个亿。他们请求摄政王解释，为什么发行纸币的时间与法令颁布授权发行纸币的时间之间不吻合。摄政王本可以把一切责任包揽在自己的身上而相安无事，但他却宁可让一个不在场的人替他受过。因此，他解释说，劳以他自己的权力，于不同的时间里发行了 12 个亿，而他（摄政王）发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时，曾替他遮掩，把会议授权增加发行量的法令的时间往前改了改。本来，如果他把所做的一切都照实说出来，承认主要是由于他自己没有节制，没有耐心而引诱劳越出了安全投机的界限，这对于他的声望反而会更加有益。同时还查明了国债——到 1721 年 1 月 1 日止，达 31 亿多里弗赫银币，或者 12400 多万的英镑，其利率达 319.6 万英镑。于是，立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或称检查委员会，深入调查国家债权人的债券。委员会将把他们分为五类：前四类为以他们的财物购买债券的人；后一类则没有出具任何证明，以说明他们是用动产或财产来达成他们的交易的。于是，勒令销毁后一类人所拥有的债券，而前四类人的债券则附加了极为严格、谨慎的细节

条款。最后，委员会经过努力，将调查的结果写成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们建议把这些债券的利率降低到 5600 万银币。他们通过陈述各种已经发现的挪用公款和诈骗的行为，来证明降低利率的建议是合法的。于是，以此为宗旨，颁布了相关的法令，并及时被国会记录在案。

另一个以军火库为名的法庭随后也建立起来了，负责审理政府财政部门在最后那段不幸的日子里的贪污和盗窃罪行。一位名叫法杭尼的请愿能手与阿贝·克莱芒和他们雇佣的两个职员，与多起挪用公款罪行有牵连，其金额高达 100 多万里弗赫银币。前两人被处以斩首，后两人被处以绞刑，但后来他们的判决改成巴士底狱里的终生监禁。所查出的许多其他欺诈罪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阿尔让松像劳和摄政王一样不得人心，同样，所有与密西西比的疯狂有涉的人都为大众所反感。阿尔让松被解除了大臣一职，让位与阿格索，但他仍然保留掌玺大臣的称号。不过，他觉得离开巴黎会好一些，于是，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过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但他不习惯过一种隐退的生活，情绪日渐反复无常，脾气乖戾，加重了他的慢性病，不到一年便死了。巴黎的老百姓是非常痛恨他的，他们甚至不肯放过他的葬礼。当他的送葬队伍经过圣尼古拉斯·夏尔多内教堂——那是他的家族的安息地——一群闹事的人把队伍给围困了起来，他的两个儿子，跟在棺木后面的两个主要送葬人，不得已只得拐到旁边的一条小街上，驾着马车飞奔着躲避人群的攻击。

至于劳，有一阵一直怀着一线希望，他会被召回法国，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帮助重建法国的信誉。然而，摄政王的死却使他的希望破灭了。摄政王死于 1723 年，死之前，正坐在壁炉边，和他的情妇法拉利公爵夫人聊天，说话间忽然断了气。这样一来，劳又只得回到他过去的赌徒的生活之中。不止一次，他被迫当掉了他的

钻石,那是他巨大的财富中惟一所剩,但他的赌运还好,总能让他把他的钻石赎回来。在罗马时,由于受到债权人的迫害,他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他接到英国政府的来函,准予他居住在自己的祖国;而英国政府已经在1719年将威尔逊先生谋杀一案的赦免书寄给了他。他乘着海军上将的舰艇被请了回来——这件事在上议院引起了一番争论。科林斯比伯爵不满地说,一个公然抨击他的祖国和他的宗教的人竟然会得到如此的礼遇。科林斯比伯爵相信,正当国民被南海公司董事们的恶毒伎俩弄得迷惑不堪的时候,劳在英国的出现将会引发不小的危险。他提出就此进行表决,但被议会免却了,因为没有其他会员想加入进来,分担他贵族式的忧虑。劳在英国大概呆了4年,然后去了威尼斯,1729年,他死在那里,死时极为穷困潦倒。下面是当时的碑文:

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苏格兰人
一位无与伦比的算术家
他,通过代数的法则,
把法兰西变成了医院

他的兄弟威廉·劳曾经在银行和路易斯安那公司的管理上影响了他,因宣布其犯有盗用公款罪而被监禁在巴士底狱,但却没有找到指控他的罪证,15个月之后被无罪释放。后来他成为他们家族的奠基人。至今,劳里斯顿侯爵家族在法国仍然赫赫有名。

在“南海泡沫”一章中将讲述同一时期里,英国所出现的极为类似的大疯狂,然而,多亏一个立法政府的能力和理智,使它所遭受的痛苦远非法国所遭遇的痛苦那么深重。

(周良仁 牟百冶 译)

郁金香狂热

谁在疯狂,啊,市民!

——卢坎^①

郁金香大约 16 世纪中叶传入西欧。据说,其名称源自土耳其语,意为头巾。康拉德·格斯纳^②,这位宣称使郁金香扬名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不久此物竟然会在世界上掀起一波狂潮。他说 1559 年在奥格斯堡的一座花园里首次见到郁金香。花园主人赫尔沃特参赞是因收集外来稀有植物而闻名当时的学者。花是他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朋友送的。在那儿,郁金香早已成为人们的心爱之物。此后 10 年或 11 年间,尤其在荷兰与德国,郁金香成了达官贵人极力追逐的对象,阿姆斯特丹的有钱人不惜重金差人赴君士坦丁堡直接取花回来。1600 年,从维也纳来的郁金香苗首批植根于英格兰。到 1634 年,郁金香的美誉年胜一年,以至到了每户家中不

① 卢坎是出生于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拉丁语史诗《内战记》。

② 格斯纳(1516~1565),瑞士医生,博物学家,现代动物学、目录学、植物学及登山运动先驱,著有《通用目录学》、《动物志》等。

养上几朵郁金香就会被视为毫无品位的地步。众多学者,其中包括蓬比伊斯·德·安吉里斯和论文《康斯坦莎》的作者、著名的莱顿市人利普西斯,都狂热地喜爱着郁金香。拥有郁金香的范围很快波及中产阶级、商人和店主。即使财力有限的人,也在为谁拥有品种的稀奇和支付价钱的荒唐而相互争衡。哈来姆有一商人居然花费半数家财购得一株郁金香,但不是为了转手牟利,而是养在温室里供熟人羡慕而已。

有人也许会纳闷,郁金香竟能被如此精明谨慎的荷兰人奉为珍品,一定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其实,它既没有玫瑰的美丽和芳香——几乎美不过“香豌豆”,花期也没有任何一种长。考利^①在一首诗中对郁金香大加赞誉,却也是事实。他写道:

郁金香花开,大地鲜艳,
嬉戏无常,充满骄傲与欢乐;
世界色彩退迹,惟伊一支独秀;
万花丛中,伊容颜变幻;
紫色与金色皆为伊呵护,
也是伊华丽外衣之最爱;
伊美使人赏心悦目,
更使他花相形见绌。

这首诗也许诗意不太足,不过也算是诗人对郁金香的描述。贝克曼在《发明史》中,以散文的形式比考利的诗歌更准确地描绘了郁金香。他写道:“除非偶然,植物里极少有像郁金香那般柔弱、易病及多斑的。未经栽培、自然生长状态中的郁金香多为单色,阔叶

① 考利(1618~1667),英国诗人和散文作家,诗作有《诗的花果》等。

和超长茎根。在花商的眼里,培植过的郁金香备受钟爱。其花瓣更淡、更小,色彩更缤纷,花叶嫩绿嫩绿的,煞是迷人。这件文化之杰作变得愈加美丽,长得愈加柔弱。由于采用了最高超的园艺技术和受到最精心的呵护,它会难以移植,即使移植了也不易成活。

许多人日趋莫名其妙地热衷于做些令他们自己烦恼的事,就像母亲在她一直病弱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之间,通常更爱怜前者一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解释说明为何人们过分赞赏这种瘦弱的花卉。1634年,荷兰人拥有郁金香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国家的基础工业都被忽略,因为当时即便最微贱的人也做起了郁金香的买卖。随着狂热的升温,花价也逐级上涨。到了1635年,据说很多人为买40株郁金香花上了10000弗罗林。后来卖时要以比一厘更轻的佩里特^①来计。比如,重400佩里特的“列弗肯将军”品种值4400弗罗林,446佩里特的“冯·德·埃克将军”值1260弗罗林,106佩里特的“丘尔德”值1615弗罗林,400佩里特的“维什罗伊”值3000弗罗林。最珍奇的“桑伯·奥古斯塔”重200佩里特,据认为最便宜也要5500弗罗林,人们对其如此珍爱,即使最次等的也需2000弗罗林。据记载,1636年初有一段时间,全荷兰仅有两株这种郁金香,而且还不是最上等的,一株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商人手里,另一株在哈来姆。投机商们如此迫切想得到手,居然有人用12英亩建筑宅地的代价买下哈来姆那株;另一株以4600弗罗林、一辆崭新马车、两匹灰马外加一套马具成交。当时,有位作家就郁金香写了一部千页对开本的书,书里面列下了为换取一株冠名“总督”的郁金香稀品所需的各种物品及其价值。

① 旧时造币厂的一种重量单位,等于1/20得洛伊特或1/9600格令。——译注

	弗罗林币
8000 磅小麦	448
16 万磅裸麦	558
4 头肥公牛	480
8 头肥猪	240
12 只肥羊	120
两大桶葡萄酒	70
两大桶啤酒	32
两大桶黄油	192
1000 磅奶酪	120
1 张大床	100
一套衣服	80
一只银酒杯	60
	<u>2500</u>

长年不在国内，恰逢赶上这时回国的荷兰人，有时都为自己对郁金香的无知而陷入尴尬境地。布兰维尔的《游记》记载了这么一件趣事：为拥有郁金香稀品而深感自豪的一个富商，有一天收到从黎凡特托运来的价值连城的郁金香。来堆满货物的办公室给富商报信的是一个水手。作为酬谢，富商毫不吝啬地赏他一条上好的红鲱鱼当早餐。水手似乎对洋葱有特别的癖好，当他一眼瞥见这位大方的富商柜台上躺着只洋葱状的球茎，心想在堆满丝绸和丝绒的地方放上个洋葱实在不协调。瞅准个机会，他悄悄抓起球茎塞进口袋，打算做红鲱鱼的调味品。随后，他带上赏物，到码头去用他的早餐。他刚一走，富商便发觉那值钱的“桑伯·奥古斯塔”没了，它可

5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值 3000 弗罗林或大约 280 英镑哩！整个公司瞬间乱了套，到处找遍了，可就是毫无踪影。富商大为恼怒，差人再寻一遍，仍是徒劳。终于，有人突然提起那名水手。

一听到这，可怜的富商蓦地跳起身，撒腿冲上街道，吓坏了的家佣紧随其后。头脑简单的水手竟然没想到过寻个地方躲一躲。找到他的时候，他正静静地坐在一圈绳索上津津有味地嚼着最后一口“洋葱”。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顿早餐足以让整艘船的船员吃上一年，或者如这位被窃的富商所言：“足够盛宴款待奥兰治王子和整个省长会。”为祝愿克娄巴特拉身体健康，安东尼曾将珍珠融在酒里喝；理查德·惠汀顿有一次也用同样奢侈的方式款待亨利五世国王；伊丽莎白女王主持皇家交易所开业仪式时，为祝愿女王身体健康，托马斯·格雷沙姆曾喝下了融在酒里的钻石。而这位荷兰捣蛋鬼早餐的奢豪程度决不亚于前者。与挥霍无度的前辈比，他倒有个好处。前辈的珍品无助于酒的味道和卫生，而他的“洋葱”送红鲱鱼却味美可口。只不过整件事他最倒霉的就是因富商的起诉而在牢里呆上了好几个月。

另一个讲述一位英国游客的故事同样荒唐滑稽。此先生是个植物学业余爱好者。一日，他碰巧看见有一郁金香花根躺在某富殷的荷兰人的温室里。因不知为何品种，他便掏出小刀，剥去表皮想看个究竟。剥剩一半后，他又将花根对半切开，然后用术语记下其独特外表。正当兴头上时，突然主人朝他猛扑过来，目光怒射，责问他是否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在剥一只最稀奇古怪的洋葱。”游客答道。“你这十足的魔鬼！”荷兰人急得操了句荷兰语，并说，“这可是‘冯·德·埃克将军’。”“谢谢。”游客说罢，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接着又问，“这类品种你们国家常见吗？”“见你妈的鬼去！”荷兰人边说边一把拽住愣着的对方的衣领。“跟我到市政官面前你就会明白了。”尽管一再抗议，游客还是被带到街上，身后拥着不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人。到了市政官那儿，他惊愕万分，终于明白自己做试验的那块花根竟值 4000 弗罗林。无论怎样哀求减轻罪刑，他还是给投进了监狱，直到凑足赔偿金。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郁金香稀品的需求，1636 年，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以及鹿特丹、哈来姆、雷登、澳克马、霍恩等地，开设了便于交易的固定市场。赌博的特征开始出现了。对新投机品种天生敏感的证券经纪人也着手大规模地从事郁金香交易。他们运用所有谙熟的手法使花价上下波动。起初，赌博进入疯狂状态时，大家一致相信价格会涨，所以都赚了钱。经纪人在郁金香价跌和价升上大做文章。如，跌时买进，升时抛出，因而赚了大笔钱。许多人一夜之间暴富。好比看到了挂在眼前的金饵，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朝市场拥去，就像苍蝇围着糖罐团团转似的。每个人都希望对郁金香的这股狂热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财富会流进荷兰，所以，不论报价多高他们都买。在他们看来，似乎全欧洲的金银财富都将堆积在须德海沿岸，贫困将远离可爱的荷兰。贵族、市民、农民、修理工、海员、男女仆人，甚至烟囱清扫夫和年老的洗衣女工，都试着做投机买卖。来自各阶层的人将财产兑换成现金，投资到郁金香上。房屋和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或成交后以转让的方式支付花款。外国人也极度疯狂，大量的钱从不同方向朝荷兰汇涌而来。结果生活日常用品成倍地涨价，房屋和土地，马和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也水涨船高。有几个月，荷兰简直成了财神的接待室。随着交易运作牵涉范围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制定一套法规来指导规范交易商。同时，政府也任命了公证员和工作人员，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交易利益当中。公开任命公证员的事在某些城市几乎不为人所知，结果被人趁机利用冒充。较小的城镇里没有正规的交易场所，重要的酒馆因而就常常成了“展示地”。不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都来此交易，在宴席中谈妥交易条件。这些

宴会有时参加者有两三百之众，盛开的大盆郁金香每隔一会儿就被端出来放到桌面和餐具柜上，供人们席间大饱眼福。

终于，有些精明的人看出这一切不会持续长久。富人买花已不再是摆在花园里，而是售出以获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大家心里都明白，最后总会有人血本无归。随着这种念头的蔓延，郁金香价格骤然下跌，再也没能反弹。人们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交易商们个个惊慌失措，焦虑万分。结果是，甲某原同意以每株 4000 弗罗林的价格从乙某处购买 10 株“桑伯·奥古斯塔”，并于签约后六周交货。乙某按时备好了货，可这时价格已降至 300 或 400 弗罗林一株。这样，甲某要么不付多余的差价，要么不买郁金香。荷兰每个城市每天都会出现这类违约的交易商。数月前还坚信荷兰不存在贫困现象的许多人，猛然间发现自己手中拿的是别人不愿买、即使是原价的 $\frac{1}{4}$ 也无人问津的几个球茎。一时间，怨声四起，邻里相责。很多短时间致富的穷人转眼又重新沦落回贫贱的境地。股商几乎变成乞丐，众多的贵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宅地难以赎回。

惊恐风波首次平静时，几座城市的郁金香持有者开了个会，打算最好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大众信心。大家一致同意全国各地选派代表前往阿姆斯特丹与政府商讨对策。政府一开始便拒绝干预，不过建议他们自己通过一项计划。为此，尽管开了几次会，却拿不出什么有可能令上当的他们感到满意的措施，也丝毫不能抚慰其受伤的心灵。每个人嘴里发出的不是抱怨声就是责骂声，每次会议都充满着暴躁的气氛。尽管会议中途出现了不少争吵和敌意，全体代表还是在阿姆斯特丹一致同意所有在极度疯狂时签订的合同，或者说 1636 年 11 月前的合同，应宣布无效。还有，该日后签订的合同，只要买家支付花价的百分之十给卖家，便可解除合同。决议仍未能使所有人都如愿。手中还有郁金香的人理所当然不同意，而原先的买家也认为待之过苛。因为曾经值 6000 弗罗林的郁金香时

价只值 500 弗罗林，那么原来的百分之十比现价还要多出 100 弗罗林。有关违约的许多诉讼被提到这个国家的所有法庭，而法庭拒绝承担这种带有赌博性交易的审理权。

此事最终提交海牙的省议会，以期通过省议会的智慧而找到恢复信用的各种措施。人们紧张地翘首期盼，可就是没有结果。议会成员一周接一周马不停蹄地审议。经过三个月的仔细考虑，议会却宣布在没有获得更多的材料之前不会提出最终解决方案。但同时建议，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卖家按原定价钱将花提供给买家，若后者不愿接受，可以公开进行拍卖，拍卖价与原定价之间的差额由原订约人承担。这正是原来由代表们提出且已证明无效的计划。当时，荷兰还没有强制执行付款的法院。问题又提交给阿姆斯特丹。然而，法官们无一不表示拒绝干预，根据是法律上不承认赌博引发的债务。

直至事件逐渐得以平息，政府也没能开出一剂良方。那些市场风云突变时还贮存大量郁金香的倒霉蛋，只有无可奈何地承受破产的结局；而那些幸运儿则允许保留赚来的钱。然而整个国家的商业因遭受深重的打击而一蹶不振，直到多年以后才恢复元气。

英格兰在一定程度上也经历了类似荷兰的这种情形。1636 年，郁金香在伦敦公开上市，经纪人使出浑身解数将花价抬到与阿姆斯特丹一样的水平。巴黎的经纪人也竭力煽起一股郁金香狂潮。虽然两座城市只获得部分成功，但是跟风的势头却促使人们更喜爱鲜花。在某些阶层的人士看来，郁金香比其他花卉更为他们所青睐。荷兰人对郁金香的偏爱世人皆知。如同富有的英国人常常夸耀自己的良种赛马和收藏的古画一样，荷兰的阔佬也不时地炫耀他们的郁金香。

当今的英格兰，如果一株郁金香比一棵榆树能带来更多的钱，你会觉得奇怪。但那时，假如发现一株颜色像小黑天鹅那样的黑色

郁金香,其价值便等于 12 公顷处于长势中的玉米。根据某作者在其《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增补本所示,17 世纪末苏格兰的郁金香最高价为 10 畿尼。从那时起至 1769 年,花价似乎已下跌。此时,英格兰最名贵的品种是“唐·奎维多”和“瓦伦汀尼尔”。前者值 2 畿尼,后者值 2.5 畿尼。这种价好像是最低的了。1800 年,一只茎球的市价一般为 15 畿尼。1835 年,一只名为“芬妮·坎波尔小姐”品种的茎球在伦敦公开拍卖的价格为 75 英镑。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家居切尔西国王路某园丁的郁金香——标价 200 畿尼!

(李宁林 译)

炼金术士

——点金石与延命水的探寻者

水银(说),除耗费烟煤和提取威士忌酒以外,这种胡闹是他们中任何人都更明白的一个秘密!不管他们怎样以杰伯^①、阿诺德的炫耀名声或霍恒海姆^②的浮夸之说,自命在技术和违反自然上做出了惊人之举!仿佛贤哲,那令人称颂的头衔,只能从熔炉里提取!我成了他们的原料、他们的升华物、他们的结晶、他们的膏油、他们的阳性和阴性,有时甚至是两性体——成了他们用于称呼我所列举的种种!他们会为你煅烧一位俨然的主妇,就像是众多侍女的总管,会让一处女从其灰烬中一跃而起,如同刚从烈火获得新生的不死鸟;他们会为你在烟煤上焙烤一位旧时的求婚者,就像烤一根香肠或一条熏鱼,而且,在烤够时,会用皮老虎向他体内吹入灵魂!瞧,他们又卷土

① 杰伯,古代炼金家。

② 霍亨海姆·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生、炼金家,发明并使用多种新药,促进药物发展,对现代医学作出贡献,著有《外科大全》。

重来，并指使他们的兵力向我发难！愿此处的神灵保佑我！

——本·强生的假面剧：《炼金术士还水银一个清白》

对命运的不满似乎是人类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气候下的特性。然而，这种不满远非像最初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我们人类的伟大开化者，而且，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愿使我们脱离愚蛮的状况。但同样是这一直作为我们进化源泉的不满，也是产生大批愚昧和荒谬的根源，追溯后者是我们当前的目的。尽管这一课题似乎浩大，但在不使我们过于疲惫而又让课题具有概括性，在其研究既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范围内，减免一些部分还是容易的。

有三种原因特别能激起人类的不满，它们驱使我们针对不可救药的情况探寻灵丹妙药，把我们迷惑在疯狂和过错的迷宫中。这些原因就是死亡、劳苦和对未来的无知——人类的厄运便注定在这范围中，但由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富裕的向往及热切破解未来奥秘的好奇心，人类对此只是漠然处之。第一个原因致使许多人想象他们或许能找到避免死亡的手段，或者即使这样不行，他们也许能延缓生存以使生命能用几个世纪的尺度来衡量而不是用两位数来衡量。由此产生了对长生不老药或延命水的探寻，这种探寻延续如此之久，并仍在进行着，它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追求它，数百万的人在迷信它。第二个原因产生了对哲人点金石的探索，这种点金石通过把所有金属转换成金子来创造财富。第三个原因则带来了像星相学、占卜学之类的伪科学及其分支妖术、手相、卜筮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符号和各种凶吉征兆。

追溯这些误导性哲人，或者说怂恿及骗取人们轻信的存在心不良的骗子生涯时，如果我们把课题分成三类，这样就会简化和易于阐明主题。第一类包括炼金术士或大体上献身于发现哲人点金石

和延命水的人；第二类包括星相学家、占卜家、巫师和所有自命能发觉未来的人；而第三类则由施用魔力、符咒、灵药者，卖万应药者，驱邪人，预测人，感应巫术药炮制者，顺势疗法者，动物催眠者及一帮江湖骗子、庸医、假冒内行者组成。

但在谈论这类人的生涯时，我们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会涉及上述几种或全部职能，炼金术士也搞算命、卜筮——他自命会通过触摸，用魔力治愈各种病症，并能创造种种奇迹。在欧洲历史中，中世纪的早期愚昧，情况尤其如此。甚至当我们进入更近时期时，我们还会感到难于区分这些人物。炼金术士很少只局限于他们自命不凡的科学范围——巫师与算卜者也不局限于他们的行业，江湖医士亦是如此。以炼金术开始，不免会产生一些这类人的混淆，但随着我们的进展，界线将会明朗化。

先别以为我们拥有优越的知识而对前人的愚昧鄙夷地不屑一顾。研究在追求真理时伟大思想家所犯下的错误，绝不是毫无启发的。当人类回顾其童年和青春期并回忆当时支配其行为的那些离奇观念和错误的见解时，他可能会对它们感到惊奇，社会也该如此，应回顾统率已逝时代的观点以获得本身的启迪。因为这些观点荒谬就藐视并拒绝聆听它们的人不过是肤浅的思想家而已。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的）能学到知识的人才是明智的人，并且任何社会通过反省其过去的愚昧和轻信都会得到改善，取得前进。这种研究不但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就是只为追求乐趣而阅读本书的人也会发现在人类思想的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篇章能比得上本书有趣。它开拓了小说中的整个领域——野性、怪诞、神奇及所有广泛多样的“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但被想象出来并被相信的东西”。

千年来，炼金术迷惑了许多头脑高尚的人，并为数百万的人所相信。它的起源模糊不清。其献身者声称它与人类的创始同期古

老,其他人则认为它不过只可追溯到诺亚时期而已。文森特·德·布维思确实认为所有大洪水以前的人都具有炼金术知识,并特别引证诺亚熟知护命水,否则他不会活到如此长的寿命并在 500 岁后还生有小孩。朗莱·弗莱斯诺伊在其著作《炼金术哲学史》中说道:“他们中大多数人声称诺亚的长子闪就精通此术,并认为很有可能‘化学’(chemistry)和‘炼金术’(alchemy)两词就是‘闪’(shem)这一名字的派生词。”其他的人说点金术是从埃及人那儿学来的,而在他们中间,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首创此术。摩斯被认为是一流的点金术士,他的知识便是从埃及获得;但他守密于己,从不把所有奥秘告诸以色列后裔。所有撰写炼金术的作者都得意地引用了《出埃及记》第 32 篇中的《金牛犊》这个故事,以证明这一伟大立法者是一位炼金术士,并可任意点金或解金(化为非金)。据记载,摩斯对以色列人的盲目崇拜感到非常气愤:“他把他们制造的金牛带走并把它投入火中烧毁,研成粉末撒在水上,迫使以色列的孩子们把它喝掉。”炼金术士说,如果他没有哲人的点金石,他就不可能做到这点;只有用这种手段,他才能使得金粉漂流在水上。但因要说的是点金术士,即使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暂且把这棘手的问题搁在一旁不谈而说说点金术史上的更近代时期。耶稣会会士、马丁尼教父在其《中国历史》中说,早在耶稣诞生前 2500 年,中国人便施用此术了,但其断言因缺乏论据算不了什么。然而,似乎在耶稣时代后的前几个世纪,罗马便有了点金银术的妄求者,而且一旦被发现,他们很可能作为歹人和骗子而受到惩罚。4 世纪时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广泛相信金属的转换,许多希腊传教士还撰写过有关的论文。他们的名字被保留起来,但在弗莱斯诺伊撰写的《炼金术哲学史》第三卷中有一些关于其著作的评述。他们的观念似乎是,所有金属是由两种物质构成:一种是金属土,另一种是他们称之为硫的红色可燃物质。两种物质的纯净结合形成金子,

但其他金属则混入了或污染上了各种杂质成分。哲人点金石的目的就是要溶解或中和所有这些成分,通过这种点金石,铁、铅、铜和所有金属会被转换成原来的金子。许多博学的贤人在这种徒劳的追求中,消耗了他们的时间、健康和精力;但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它并未能大量控制人们的想像力。从某种方式来说,这种错误的点金史观似乎从这一时期到 8 世纪前都无从考证,直到 8 世纪它出现在阿拉伯人中时,才有眉目。从这一时期起,就容易追溯其发展了。当时出现了一位大师,他长久地被尊崇为该“科学”之父,而其名字被牢不可分地和它联系在一起。

杰 伯

对于这位献身于点金术研究的哲学家,人们没能了解许多详情。他被认为生在 730 年。他的真实姓名是阿卜·穆沙·伽法,名前冠有 Al Sofi,“智者”的称呼,他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兰。^① 一些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西班牙人,还有人认为他是印度斯坦的王子;但在所有关于他的错误记载中,最荒谬的要算是斯普兰格的著作《医学史》的法译者所犯的错误,他根据名字的发音,认为他是德国人,并把名字译成了“奉献者”或“供给者”。他的生活详情鲜为人知。但据称,他写过五百多本有关哲人的点金石和延命水的专著。他是一位炼金术的非凡热衷者,把不信任者比

① 他的“完美性”概述,或者说,为帮助研究者努力探寻点金石和万应药,给他们做出的指示,已被译成了欧洲的大部分语言。1686 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拉塞尔的炼金术狂热者所翻译的。前言所注日期早了 8 年,写作地点是靠近道克的纽马克特镇星屋酒吧。据他说,他从事这项翻译的用意是揭露许多这门技术的无知妄求者的伪装,当时存在着大量这类人。

做是关在既无窗又无孔的窄屋中的小孩，这些小孩因看不到屋外的东西而否认地球本身的存在。他认为配制金子可治愈所有疾病，不仅是人的疾病，也包括低等动物和植物的病。他还想象所有的金属都遭受疾病的痛苦，但金子除外，因为金子是惟一处于完美健康状态下的金属。他确认哲人点金石的秘密要比已发现的多，但发现这个谜的古人和智者，因人类的拙劣和怀疑，是绝不会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把它传授给他们的。^① 杰伯的生活，尽管在追求这种徒劳的妄想中度过，却并不是完全没用的。他偶然发现了一些他并不寻求的东西；科学应感激他首次提到腐蚀性升华物、红色汞氧化物、硝酸和硝酸银。

在杰伯去世后的 200 多年里，阿拉伯哲人献身于对炼金术的研究，并把它和星相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法拉比。

法 拉 比

法拉比的鼎盛时期是在 10 世纪初，并享受着作为他那个时代中最博学者之一的盛誉。他一生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以收集哲人对伟大自然之谜的各种看法。没有任何危险使他气馁，没有任何劳累能使他厌倦其追求。许多王国极力将他挽留于宫中，但他绝不罢休直到实现他生活的伟大目标——保存生命几个世纪并要多少金子就能产多少金子。这种漂流的生活方式最终证明对他致命的。他曾拜访过麦加，但不是为了宗教目的，而是为了哲学目的，当他途经叙利亚返回时，他在苏丹塞福都莱王的宫廷逗留下来，该王是著名的学术赞助人。他身着旅行服饰出现在君王和其朝

^① 见杰伯《传记大全》。

廷命官面前，没经邀请，他便冷静地坐在国王旁边的沙发上。朝廷官员和智者都感到愤怒；苏丹王由于不知他是何人，最初也想和他们一样做出反应。他转身面向一位官员并命令他把这傲慢的陌生人从屋里撵出去，但法拉比一动不动，以挑起他们向他动手。他缓慢而镇定地转向苏丹王，说他不知客人是谁，否则他会恭敬地对待他，而不是施用暴力。苏丹王并未像许多权贵那样进一步冒火，而是钦佩他的沉着，请他进一步靠近他坐在沙发上，并和他就科学和神性哲学进行了长谈。整个宫廷被这个陌生人所迷住。许多问题被提出讨论，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显示出卓越的知识。他说服了每个敢于和他争论的人，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点金术学，立刻，他被认为是仅次于杰伯的人。在场的博士之一询问一位通晓这样多门科学的人是否谙识音乐。法拉比并未作答，只是要求为他取把鲁特琴来。琴取来后，他奏起了醉人而又温情的旋律，整个宫廷泪水涟涟。接着，他改变主题，奏得气氛轻松活跃，使得庄重的哲人、苏丹王和所有其他人手舞足蹈。接着他又奏起哀伤的情调，使得他们黯然神伤，嘘吁嗟叹，犹如心已碎裂。苏丹王对其才能表示欣赏，极力挽留他，以所有财富、权力和尊严对他进行诱惑，但这位炼金术者拒绝了，他说已决定了不找到点金石绝不休息。他随即于当晚出发，但在叙利亚沙漠被几个毛贼杀害了。他的自传编写人没有提供有关其生活的更多详情，只是说他写了几本很有价值的关于炼金术的论文，不过，所有那些著作都已遗失。他卒于 954 年。

阿维森纳

阿维森纳的真实姓名是艾本·契纳，又一位了不起的炼金术士，他于 980 年生于波卡纳。他作为医生和精通多门科学的能人，享有很高的盛誉，苏丹国的道莱王决定试用他的统治才能。这样，

他被选为国王的大臣，并统治得利，但在一门更难的科学上，他却完全失败了。他不能驾驭自己的感情，完全沉溺在饮酒和美食上，过着放荡无羁的生活。不过，在忙于各种事务和娱乐的同时，他还是抽空写下了七篇点金石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被炼金术妄求者们认为是颇具价值的。一位杰出的医生沉溺于肉欲的满足，就像阿维森纳那样，这似乎是不多见的。然而，在几年的过程中，他是如此完全地迷恋此道，他终于被从高官位置上革了职，不久，气数未尽便死于因放荡生活引起的并发症。他死于1036年。在他之后，阿拉伯再也没有什么有名气的哲人献身于点金术的研究；但不久后，该术又在欧洲引起更大关注。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学者表示出对该术的信任，并全力以赴献身此道。特别是在十二三世纪时，它被广泛地追求着，并且那时期一些最具光彩的名字也与之联系在一起。他们中最杰出的是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和托马斯·阿奎纳斯。

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和托马斯·阿奎纳斯

这两个哲人前者生于1193年一个拉温根的贵族家庭，地处纽堡的达契，在多瑙河旁。在他一生的前三十年中，他显得特别蠢笨，人人担心他可能无所作为。早年时，他到多米尼加寺院修道，然而，他学业收效甚微，他绝望得不止一次想半途而废。好在他天生毅力非凡才坚持下来。当他步入中年时，他思想发展起来，致力于什么，就能轻松学会什么。若不是因为奇迹，在他那种年纪是不会取得如此显著的变化。据称，而且人们也相信，圣女为他的学识渊博、功成名就的强烈愿望所感动，对他的无能表示怜悯，并在他在回廊里几欲绝望时，出现在他跟前，问他是否想在哲学或神学方面出人头地。他选择了哲学，这使得圣女不悦，她温和而又悲伤地责备他做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出了错误选择，不过她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哲人。但使他扫兴的是她将在他名声大噪时，撤回一切，使他回复到从前的无能及愚蠢中。阿尔伯图斯从未费神去反驳这个故事，而是以不减的热情从事着他的研究，他的名气迅速传遍了欧洲。1244 年著名的托马斯·阿奎纳斯求教于他的门下。不少非凡的故事传诵着这位大师及其门徒的事迹。他们对其他科学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同时他们从未忽略过对哲人点金石和万应药的探寻。虽然他们两者都未寻到，但据称，阿尔伯图斯领会到了生命的某些奥秘，且找到了使铜人活化的方法。研究铜人的构成和行星齿轮的妥善并接耗去了他一生多年的时间。他和阿奎纳斯共同完成了铜人，并赋予它语言的能力，使它能做家庭仆人的活。从这方面来说，它作用非凡，但是，由于机器的本身的不足，它的话语过多令两位哲学家不悦。他们使用各种方法治疗其多语症但未能奏效。一天，阿奎纳斯正在深思一道数学题，他对铜人发出的噪声大光其火，便操起一把大锤，把它砸了个粉碎。过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内疚。他还被大师责备不应发火，与哲学家的身份太不相符。他们并未打算重使铜人活化。

这类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每个企图研究自然之谜的伟人都被认为是魔法师，由于当时的哲学家自己也试图发现万应药以赋予人们长生不老，或者发现点金石以创造无穷的财富，因而强化了民众对更为浮夸的言行的信赖，并认为他们具有更神奇的威力。人们相信阿尔伯图斯能够改变季节的行程，这一伟绩被认为在难度上仅次于万应药的发现。阿尔伯图斯希望能在科隆附近获得一块土地以在上面盖座修道院。然而这块地属于荷兰的威廉伯爵和古罗马国王，后者因某种原因，不愿出让此地。据报道阿尔伯图斯采用下列特别方法获得了此地：途经科隆时，他邀请国王去参加为他和宫廷官员准备的绝妙的娱乐活动。国王接受了邀请，并与

一帮贵族老爷一块前往圣人家处。正值隆冬时节,莱茵河整个冻结了,爵士们骑在马背上,几乎要被冰霜冻掉脚趾头。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到达阿尔伯图斯家时,他园里摆满了食品,雪飘了几尺深。国王在盛怒之下跨上了坐骑,但阿尔伯图斯最终还是劝服他坐了下来。他刚一劝服他,乌云便散开了——温暖的太阳照耀着——寒冷的北风突然转了向,吹起了温和的南风——雪也融化了——河溪上的冰也解了冻,树木长出了绿叶和果实——鲜花在脚下开放,每棵树上,云雀、夜莺、画眉、杜鹃、歌鸫和其他歌声甜蜜的鸟儿唱着赞美歌。国王与其随从为之大惊,但他们还是享用了宴请,而作为回报,阿尔伯图斯获得了这块地建寺院。然而那时他还没有向他们展示他所有的威力。宴后不久,他又发令,乌云蔽日——雪花纷飞——鸟儿坠地而亡——树叶纷纷落地,北风呼啸,客人紧紧地把自己裹在厚袍里并退入阿尔伯图斯厨房里的火堆旁取暖。

阿奎纳斯也能像他的师父那样创造奇迹。据说他住在科隆的一条街上,那儿,由于马夫每天赶马过街训练,马蹄发出不停的哒哒声使得他十分恼火。他曾恳求他们另选一处不打搅他的场地训练,但马夫对其恳求置若罔闻。在这种紧要时刻,他只得求助魔力造了一匹铜马,在其身上注入了某种神秘的特性,并于半夜埋于路当中。第二天早上,一队马夫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来,但当马群行至埋马处时,马匹都扬起后腿乱蹦乱窜——鼻孔因恐惧张得很大——马鬃高高竖起,身体两侧淌着汗水。骑马人没能策马向前,哄、吓均未能奏效,马儿就是不过那块地。第二天,他们遭遇同样的结果。最后,他们被迫另选驯马场,而阿奎纳斯终得安逸。阿尔伯图斯于1259年被选为雷根斯堡的主教,但他在位不过4年便退职了,理由是该职位的职责过多地占用了他的时间,他更急于把这些时间用在哲学上。1280年他歿于科隆,终年87岁。多米尼加作者否认他曾探寻哲人的点金石,但他有关矿物的论文充分证明他曾

探寻过。

阿特菲尤斯

炼金史册上记载着一个名字，阿特菲尤斯。他生于12世纪的早期。他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一篇是关于点金石的，另一篇则是关于延寿术的。在后一篇论文中，他大吹自己在这类事情上是最有资格教导人类的，因为他当时已是1025岁！他有许多信徒，他们相信他这种极端的年纪，他们还试图证实他就是耶稣出世后不久就活在世上的蒂亚纳的阿波罗纽斯，并且菲罗斯特拉图斯对他的生活细节和一些自吹的奇迹，都作了全面的描写。他很注意绝不与任何大为增加他渴望驾驭凡夫的威力的故事相冲突。在所有方便的场合，他鼓吹这种威力。因为他有着极好的记忆力、丰富的想像力和对现存历史了如指掌，所以对任何有关个人长相、行为或古代伟人性格的问题从来对答如流。他也自命找到了点金石，他说在寻找点金石的过程中，他下到了地狱，看到了魔鬼坐在金子做成的王座上，身旁围着一堆小鬼和恶魔。他的炼金术著作已被译成了法语，并在1609年或1610年出版。

阿兰·德·李斯尔

与阿尔伯图斯同代的有弗兰德^①的阿兰·德·李斯尔，因其博学被称之为“万能医生”。他被认为具有所有科学的知识，而且像阿特菲尤斯一样发现了万应药。他成了西托寺的托钵僧。死于

① 弗兰德，欧洲西部一地区。——译注

1208年，终年110岁。据说他在50岁时差点死去，但由于幸运地找到了万应药，他又多活了60年。他对默林的预言写过一篇评论。

阿诺德·戴·维尔纳夫

这位先哲留下的声誉更大。他生于1245年，在巴黎大学研究医学，成就斐然。之后，他在意大利和德国周游20年，结识了彼埃特罗·达彭，一位性格与其相投，并有同样追求的人。作为医生，他一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和当时的学者一样，他也涉足星相和炼金术并被认为是用铅与铜制造了大量的金子。当彼埃特罗·达彭在意大利被捕并被指控为巫师时，阿诺德亦受到了同样的指控，但他及时逃离该国，摆脱了与他那不幸的朋友相同的厄运。他因预言世界的末日而名声受损，但尔后又重获声誉。人们并不确切知道他去世的时间，但肯定是在1311年以前。当时克莱门特教皇五世给所有欧洲在其管辖范围的教士写了一封供传阅的信函，请求他们竭尽全力找到阿诺德撰写的《医学实践》。作者允诺在有生之际把此作为礼物献给圣座，但却没能了此心愿。

一本由朗杰维尔·哈库特先生撰写的内容新奇的著作《寿辰千载，青春再现者史记》中有一方子，据说由阿诺德·维尔纳夫所供，通过使用它可延寿大致几百年。阿诺德和哈库特说，首先，“意欲延寿的人必须用山扁豆的汁和髓搽身，一周两到三次。每晚上床之前，他必须在心上贴一膏药，由某些分量的东方藏红花、红玫瑰花瓣、檀香、芦荟、琥珀溶于玫瑰油或上好的白蜡中制成。早晨，他必须把它取下，小心藏在铅盒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再用。如果他是热血质，他要吃16只鸡；如果是粘液质，吃25只；如果是抑郁质，吃30只。鸡要关在空气和水纯净的院内。这些鸡都得吃完，每天一只。但在此之前，鸡要用特殊方式喂养，以使其体内孕育某种能使

食其者长寿的品质。鸡要等到快饿死时才喂养料，通常是蟒肉与醋做的肉汁，再用麦子和麸加浓汤汁”。在烹制这混合汤时得进行许多仪式，这些仪式，凡确实感兴趣的人都可在哈库特撰写的书中看到。鸡要根据该书所写的方法喂养两月。这样它们便可上桌了，并且得用优质白酒和红葡萄酒浸洗。这套养生法得按期每七年执行一次，这样人人都可活到玛士撒拉的岁数！哈库特没什么权力把这一珍贵的方子归于阿诺德所作是对的。人们没能在那位哲学家的著作里集中发现它，但它却被一位名叫波列尔的人在16世纪初首次亮出来，该先生声称是在毋庸置疑的阿诺德著作的原稿中发现它的。

彼埃特罗·达彭

这位不幸的圣人于1250年出生在巴度尔附近的阿彭纳。和他的朋友阿诺德一样，他是位杰出的医生，一位星相学和炼金术的投入者。他在巴黎行医多年，通过牟取暴利、医病和算命发了大财。在一个不祥的日子，他带着一流魔术师的名气，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他被广泛认为从地狱带了七个邪恶的精灵，他把这些精灵装在水晶瓶里直到需要时才放他们出来，这时，他会把他们送到天涯海角去执行他的命令。第一个精灵精通哲学，第二个精通炼金术，第三个精通星相，第四个精通物理，第五个精通诗歌，第六个精通音乐，第七个精通绘画。无论何时彼埃特罗需要这些学科的情报或指点，他只需走到水晶瓶前释放司管这门学科的精灵即可。立刻，所有关于这门学科的信息便会到他手中；而且，如果他高兴，他可以在诗歌上超过荷马，在绘画上超过阿佩勒斯，在哲学上超越毕达哥拉斯。尽管传说他能将黄铜转成黄金，但他很少使用这方面的本领，他常常依赖其他方式或较难令人置信的方式来填满钱包。每当他

要支付黄金时，他便喃喃地默念只有他才懂的咒语，第二天黄金便安全地回到他手中。收取他黄金的商人不管将黄金锁在牢固的盒里，还是叫一队士兵把守，施了咒语的黄金总会回到原来的主人手中。无论是把它埋在土里还是扔进海里，第二天黎明便会看到它在彼埃特罗的衣袋里。理所当然，没有几个人愿和此类人做交易，特别是黄金交易。一些比较大胆的人认为他的这种能力不会在银子上发挥作用。然而，他们的实验证明他们是错的。栓子铁棍都管制不了它，有时它会嗖地掠过天空飞至这魔术师的包中。当然，他名声很臭。由于对东正教的反对教流露出同情，他被传到宗教法庭前交待其作为离经叛道的巫师的罪行。他大声抗辩无罪，即使在遭受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时也是如此。他在审判尚未结案前，便卒于牢中，但最终被证有罪。他的尸骨被挖掘出来当众烧毁。他的遗像也被在巴图尔街上烧毁。

雷蒙·卢尔

正当阿诺德·维尔纳夫和彼埃特罗·达彭在法国和意大利名声大噪时，西班牙出现了比两者更为有名的能人。这就是雷蒙·卢尔，炼金术士中的佼佼者。与前人不同，他并不致力于星相或手相，而以杰伯为例，专攻自然与金属构成，不参照符咒、魔法或任何愚昧的仪式。不过，他并不是到晚年才开始研究炼金术。他的早年 and 中年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他的历史极富浪漫色彩。他 1235 年出生在马左喀的一个显赫家庭。当该岛由阿拉根国王詹姆斯一世于 1230 年从撒拉森人手中接管过来时，雷蒙的父亲，原为卡特尼亚人，便在那儿定了居，并接受了国王的重要任命。雷蒙结婚早，因好玩他离开了孤独的故园，携妻到了西班牙。他被选为詹姆斯王宫廷的大管家，过了几年快活日子。他不忠实于妻子，喜欢寻花问柳，

最后因为一位可爱但狠心的卡斯泰勒女人安波露霞才死了这份心。这位女士和他一样是结过婚的，和他不一样的是她信守自己的结婚誓言，她鄙视地对待他的求爱。雷蒙爱得太入迷，这种鄙视反而增添了他心中的烈焰。他整夜逗留在她窗下，写着热情的诗句赞美她，不理自己的事务，把自己弄成了大臣们的笑柄。一天，当他在她的楼下观望时，因为风把她的绢巾吹到了一旁，他偶然窥视到了她的胸部，一阵灵感涌上心头，他坐下来对这主题写下了温情的诗段，并把它送给了这位女士。漂亮的安波露霞从未屈尊给他回过任何信，但这次成了例外。她对他说她绝不可能听从他的求婚，而且一位明智的男人不把心思放在心中的上帝上，就像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妥当的，并规劝他应一心投入宗教生活，克服这种消耗他精力的不值当的感情。不过她却答应，如果他喜欢，她愿向他展示那使他神魂颠倒的美丽的胸部。雷蒙喜不自胜。他认为她书信的后半部与前半部不相呼应，但尽管安波露霞向他提出了忠告，她最终还是宽恕了他，并使他快乐地如愿以偿。他处处跟着她，恳求她履行诺言。但安波露霞仍是冷若冰霜，并眼含泪水地恳求他不要再纠缠她；因为她不可能是他的，而且将永远不会是他的，哪怕明天她就是自由人。“那么你的回信又怎么解释呢？”绝望的情人问道。“我会给你看的！”安回答说，接着露出她的胸部，在她那惊慌失措的迷恋者面前展示出一个延伸到两乳房的硕大恶瘤。她看到他吓坏了，便向他伸出手，再次劝他过宗教的生活，把心放在缔造者上，而不是被造者上。他回到家里，便成了另一个人。翌日一早，他辞掉宫廷中珍贵的任命，告别妻儿，并把一半优厚的财产分给了他们。另一半他分给了穷人。这样，他投身在耶稣的门下，献身于侍奉上帝，并以最能接受的赎罪方式发誓在余生之际要把穆斯林转变为基督教。在其梦中，他见到耶稣对他说：“雷蒙！雷蒙！跟随我！”梦境重复了三遍，雷蒙意识到这是天堂的暗示。处理好个人事务后，

他踏上了前往康波斯泰罗圣·詹姆斯神殿的朝圣之旅，之后，在阿兰达的山区孤独地生活了十年。在这儿，他学会了阿拉伯语，使自己有资格担任转变穆斯林的使命。他还研究了不少东方学者著作中的科学，首次熟悉了杰伯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其未来的生活注定性地起了许多作用。

在他修整期的后期，当他迈入40岁时，他摆脱了深居简出的生活，开始了较为积极的生活。利用修整期间节省下来的财富，他创办了一所阿拉伯语学校，该校得到教皇的赞许，教皇大大赞扬了他的热情和虔诚。这期间，他险些被在他手下服役的一个阿拉伯年轻人暗杀。雷蒙曾向上帝祷告在他多次接触疯狂行为的时候，他可能会为神圣事业献身。他的仆役偷听到了这些，他和主人一样是个不寻常的疯狂者，他决心满足主人这一愿望，同时，他也想通过刺穿他的心脏来惩罚他，因为他老是咒骂穆罕默德和一切信仰他的人。于是，一天，当主人坐在饭桌旁时，他对准他就是一击；但由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胜过献身的愿望，雷蒙与攻击者展开了搏斗，并把他打翻在地。他不耻于亲自动手要他的命，而是把他交给城里的当局处置，后来当局发现他死在了牢里。

在此次历险后，他旅行到了巴黎，并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阿诺德·维尔纳夫。从后者那儿，他可能受到了探索点金石的鼓励，因为从那时起，他把较多的时间花在点金术的研究上，而把较少的时间花在宗教事务上。但他仍没能忘记他为之活着的宏伟目标——转化穆罕默德的人——并亲自前往罗马与约翰十四世就要达到该目的所要采取的最佳手段进行交流。教皇只是口头鼓励他，但在他冥想的事业上并未派任何人与之联系。这样，雷蒙只得只身前往突尼斯，受到许多阿拉伯哲学家的欢迎，他们曾听说他是炼金术教授。他如果在他们的国度里坚持研究炼金术，那么他便会平安无事，然而他大骂穆罕默德，以致惹火烧身。他在突尼斯大集

市中传说基督教义时被抓了起来，并被投入了监狱。不久以后便被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的哲学家朋友竭力为他说情，结果他被赦免，条件是立刻离开非洲，并且绝不能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如果他再次被发现，无论其目的如何，时间多短，他将被执行原来的刑罚。雷蒙在这紧要时刻并未祈求献身，而是不管怎样，只要没危险就行，他乐意地在这些条件下接受他的命运。他离开突尼斯，打算继续到罗马。他后来改变了计划，在米兰塑造了自己。他在那儿过了一段时间，从事炼金术，有人说是星相术，据说结果是成功的。

大多数相信炼金术的作家及注意到雷蒙生活的人，声称他在米兰时收到过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的来信，邀请他到该国定居。他们还补充说卢尔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并说在伦敦塔处分有住房供其使用，在那儿，他提炼了许多黄金并监理玫瑰金币的造币过程，并从铁、汞、铅和锡蜡中炼金，数量达 600 万吨。总体上被认为是最佳权威著作的《传记大全》中的作家们否认雷蒙到过英国，并说在所有那些关于他作为炼金术士所具有的神奇威力的故事中，他被和另一个塔拉根纳的犹太人弄错了。诺戴在其著作《辩解》中说“600 万吨黄金是卢尔给爱德华国王向土耳其人和异教徒发动战争的”，而不是他把如此多的金属变成了黄金。不过，就如他后来补充说的那样，他劝爱德华对羊毛征税，而这笔税金形成了那笔数额。为了表明雷蒙去过英国，他的崇拜者引用了一本他的著作《金属的转换》，其中他清楚地说明在国王的邀请下他到过英国。至于到底是爱德华一世还是二世邀请他过去，炼金术的作者们也说不清；但通过把其旅程定在 1312 年，他们似乎把国王算做是二世。埃得蒙·狄更逊在其论《哲学家的精华》中说雷蒙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工作，在他离开那地方后，人们在他用过的地窖里发现了许多金粉，建筑师还因此发了财。据朗莱提供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管约翰·克莱默的自传稿所述，雷蒙主要是通过他本人的手段才到达

英国的。克莱默本人对点金石也进行了 30 年的无效研究,当他偶尔在意大利遇到雷蒙,并努力引诱他传授他的伟大秘密时,雷蒙告诉他应自己去发现秘密,就像所有伟大的炼金术者在他以前所做的那样。克莱默回到英国后,对爱德华国王谈起了这位哲学家了不起的成就,于是一封邀请函就这样送到了他那儿。罗伯特·康斯坦丁纳斯在 1515 年出版的《医用文房词语手册》中说道,在大量研究后,他发现雷蒙在伦敦住了一些时候,而且他确实造出了金子,是用点金石在伦敦塔内造的;他还看到了他制成的金块,这些金币在英国仍称为雷蒙英国金币或称玫瑰金币。卢尔本人也声称他造出了金子,因为在他著名的《证据》中,他说他把不少于五万磅的汞、铅和锡蜡转变成了金。很有可能,英国国王因相信这位炼金术士的非凡威力,才把他请来英国,测试其威力,并且他被雇用去炼金和造币。卡姆登不轻信像这类的事,但他却赞同制造英国金币的故事:一个因其金属知识闻名的伟人被雇用于这方面的事业,这种事实中根本没啥特别的。雷蒙此时已是一位老人,年纪有 77 岁,并已有些衰老。他很乐意让人相信 he 已发现了这一宏伟的秘密,而且支持这一谣传,而不是驳斥它。他并未在英国呆多久就回到罗马去执行那比炼金术更使他关心的计划。他连续向几个教皇提出他的这些计划,但基本上或完全可以说没成功。第一个计划是向所有修道院引入东方语言;第二个计划是把所有的军事团减为一个,这样由于合并成了一个团,他们能更有效地行动以对付撒拉森人;第三个计划是教皇应禁止在学校阅读阿威罗伊^① 的作品,因为比起基督教来,它更有利于穆斯林教。教皇接待这位老人并不怎么热情。在罗马呆了大约两年后,雷蒙再次前往非洲,独自一人没有保护,以去传布耶稣的福音。他于 1314 年在波纳登陆,但由于他咒骂伊

^① 阿威罗伊(1216~1298),伊斯兰哲学家。



炼金术士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斯兰教徒的预言家，过分激怒他们，被用乱石投掷，扔在海岸上等死。几个小时后，他被一帮热那亚商人发现，他们用船把他送往马约卡岛。不幸的人还在呼吸着，但说不出话来。就这样苟延残喘了几天后，在船进入故土海岸的视野时他断了气。他的遗体在盛大的仪式中运到了帕尔马的尤拉莉亚教堂，在那儿公众举行了纪念他的葬礼仪式。后来听说在其墓地产生了奇迹。

就这样，雷蒙·卢尔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他那时代最杰出的伟人之一，除了他最后吹嘘的 600 万吨黄金外，他算是炼金术教授中最少招摇撞骗的了。他撰写了数量浩繁的著作，总共大约 500 卷，范围涉及语法、修辞、道德、神学、政治、市民与教规法、物理学、玄学、星相学、医学和化学。

罗杰·培根

炼金术的强大欺骗性也曾扣住一个比雷蒙·卢尔更伟大的头脑。罗杰·培根坚定不移地相信点金石，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探寻它。他的榜样作用有助于使那个时期的学者更信服它的实用性并更渴望追求它。他于 1214 年生在萨默塞特郡的伊尔切斯特。他在牛津大学学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巴黎大学就读，在那儿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240 年他回到英国，做了圣方济各会的和尚。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远非同代的人所能理解，他们只能这样来解释他的学问：他是受惠于魔鬼才获得这些学问的。伏尔泰恰当地把他称为：“被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垃圾所包围起来的一块金子。”但包裹他那强大头脑的封建外壳，依然模糊不了他天才的慧光，尽管会略有失色。在当时所有的那些探索研究的头脑中，只有他，而且显然只有他，才弄得明白凸凹镜的特性。他还发明了幻灯机，那美妙的现代玩意却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个痛苦的声誉。尽

管不像许多我们有机会谈到的人,在炼金史上,这位伟人的名字还是不可缺少的。他只是把这种追求放在其他追求的后面而已。他的头脑充满着对普遍科学的爱,这种爱不容许他忽略科学中的任何一个分支,不管是他还是整个世界都没能看出这种分支的荒诞性。他利用在物理方面的知识和在星相学方面的精通,大大弥补了他在这种追求上损失的时间。望远镜、取火镜和火药这些发现足以把他的名声带向最遥远的时光,但却使得人们看不到这块地方的愚昧——即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环境进行合理评判。他撰写的论文《炼金术的神奇威力和产生点金石的自然》,已由吉拉德·托默斯译成了法语并于1557年在里昂出版。他的《炼金术之镜》也于同年用法语出版了,1612年在巴黎再版时增添了一些雷蒙·卢尔著作中的东西。在朗莱·弗莱斯诺伊的书中可看到在炼金主题方面出版的所有论文的名称。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这位高级教士被认为是阿诺德·维尔纳夫的朋友和学生,后者告诉了他所有炼金术的秘密。传说他制造了大量黄金,死时和克罗瑟斯^①一样富裕。他出生在位于奎纳省的卡奥尔,时间是1244年。他是位很有口才的传道士,很快升到了教堂的高职位上。他写了一篇关于金属转换的著作,并在阿维尼翁有一间著名的实验室。他发布了两道训令反对在基督教世界四处兴起的无数炼金术的追求者,以此可推断出他本人是不受这种幻觉影响的。然而炼金术士却把他称为是炼金术士中最杰出、最成功的教授,并说他的训令不是针对真正的炼金术士,而是针对那些冒牌货的。他们还特别强调

① 克罗瑟斯,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一古代王国)一位极富有的国王。

他训令中的这些字眼“Spondent, quas non exhibent, divitias, pauperes alchymist(不用说指的是伪炼金术士)”，说“这些字眼只与冒牌货有关”。他歿于 1344 年，在其保险柜中留下了 1800 万的弗罗林金币。普遍认为这笔财富是他造出来的，而不是积累下来的；炼金术士得意地据此为证，说明点金石并非怀疑者所吹嘘的什么怪物。他们认为约翰留下这笔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有什么可能的手段积累这么多财富呢？作为对自己的答复，他们得意地说：“在他的书中表明，财富是通过炼金术而来，也就是他从阿诺德和雷蒙那儿学到的秘密，不过他也和其他炼金术士一样谨慎。谁想通过阅读他的书来找到秘密的答案，将是徒劳无益的；教皇很小心，不会说出这些秘密的。”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坚守自己的信誉，所有这些造金者都陷入同样的困境，他们的伟大秘密绝妙地在记述中丧失了其价值，所以，他们只将秘密悄悄地留给了自己。也许他们认为，如果人人皆会点金，金子会变得太多，它就会不再有价值，而且会需要新的技术来把金子转回成钢和铁。如果这样，社会就会非常感激他们的耐性了。

让·德·默恩

在这时期内，各阶层的人都投入了这炼金术中。刚才提到的是一位教皇，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一位诗人。有名的《玫瑰的故事》作者，让·德·默恩，生于 1279 年或 1280 年，是路易十世、腓力五世、查尔斯四世和腓力·瓦罗亚王室宫廷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著名诗歌《玫瑰的故事》，涉及当时时尚的每一个题材，必然也大大地提及炼金术。坚决相信炼金术，并除了他的小说外，他还写了两首短诗，其中一首的标题为《自然对漂泊炼金术士的表白和炼金术士对自然的回答》。他热衷于诗歌和炼金术，讨厌牧师和女人。一个有

趣的故事谈到了他对查尔斯四世宫中女人的事。他对女人写了如下诽谤性的诗句：

你们现在是，将是，或曾是
事实上的，或意愿上的娼妓
谁愿探寻你们就发现你们都是娼妓^①

这对女人当然是极为冒犯的。一天，他被一些正在等人的女士发现在国王的前厅里，她们决定惩罚他。她们有十至十二人，她们用棍棒做武器，把这倒霉的诗人团团围住，召来在场的先生欲把他脱个精光，鞭笞他，在城里游街以泄愤。一些在场的贵族老爷倒不嫌弃，从对他的体罚中获取乐趣。但让却不为他们的威胁所动摇，他平静地站在他们中间，请求她们先听他说几句，如不满意，她们爱把他怎样便怎样。平静下来后，他站在椅子上开始辩护。他承认是那段讨人嫌的诗句的作者，但否认它们指的是所有女性。他要说的只不过是那些邪恶的、被人唾弃的女人。而他周围的女人都是贞洁、可爱和谦虚的那类。不过，如果哪位在场的女士认为自己委屈，他同意被剥光，而且她可鞭挞他直到胳膊累了为止。要补充的是，让逃过了鞭笞，而且那些女性的愤怒也很快烟消云散。而在场的绅士认为如果房间里的所有女士其性格与诗句所言一致，并因他所言对他攻击的话，他完全可能被打得灵魂出窍。在他的一生中，他对牧师表示出强烈的敌意。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反映这类人的贪婪、残忍和不道德的段落。他死后留下一大箱子，里面装满沉重的材料，他把这箱子留给了绳索腰带修士，以示和解。由于他修炼炼金术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认为箱里装满金银，而修士们则相互祝贺这

^① 这些诗句是教皇诋毁语“每个女人内心都是妓女”的粗俗表达而已。

一丰硕收获。但令他们吃惊的是，打开箱子他们发现里边全是石片，上面刻有神秘的象形文字。他们对此侮辱大为愤慨，借口他是巫师，决定拒绝给他基督教的葬礼。不过他还是荣幸地葬在巴黎，整个宫廷都出席了葬礼。

尼古拉斯·弗莱默尔

这位炼金术士的故事，由于口头传诵和朗莱·弗莱斯诺伊篇中的神化，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他出生在彭托伊斯一个贫穷但却令人尊敬的家庭，时间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由于没有家传遗产继承，他早年就动身前往巴黎做公共文书以试运气。他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书面语言，是一个优秀的文人。他不久便获得了书信员和抄写员的职业。他常常坐在马里瓦大街的角落从事着其职业，然而所赚的钱几乎不够活命。为弥补财源，他又试着写诗，但写诗更是个穷得可怜的职业。作为抄写员他至少还能买得起面包和奶酪，而他的韵诗连面包屑都买不起。他接着又试着去绘画，但仍是不太成功。无可奈何之下，开始探寻点金石和算命。这倒是个惬意的办法，他很快便物资丰富起来，有了必要的资金来过舒服日子。后来他娶彼特罗莱娜为妻并开始省钱，表面仍像从前那样凄苦。在几年的过程中他对炼金术亡命地入了迷，除炼金术、长生不老药和万能溶剂外啥也不想。1257年，他偶然用两弗罗林金币买了本旧书，并很快把它作为惟一的研究对象。书是用钢钎刻在树皮上的，有21页，或如他常说的那样，有三乘七页。该书书写雅观，是用拉丁文写作的。每七页有一幅画，无文字说明。其中第一幅画是一条大蛇吞噬棒条；第二幅是一个十字架，上面钉死着一条蛇；第三幅展示了一片沙漠，沙漠中间有喷泉并有大蛇从一边爬向另一边。据称此书只能是“亚伯拉罕、最高级主教、犹太人、君王、贤哲、牧师、利未人和占

星家这些要人写成”。而且如果不是祭司和抄写员，谁看上一眼此书便会招致诅咒。尼古拉斯从不认为亚伯拉罕会拉丁语是件离奇的事，他相信书中的人物都是亚伯拉罕亲手所绘。意识到书中的诅咒后，他起初害怕阅读，但后来想到他虽不是祭司，但却当过抄写员，于是他克服了这一障碍。他在阅读此书时，心里满怀崇敬，认为这是一篇完美的关于金属转换的论文。所有的过程都有清楚的描写，还有做实验的恰当季节、器皿、干馏釜等。然而倒楣的是，它都假设是在已有点金石和主要用剂的情况下进行。这可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像不给饿汉钱买牛排而是教他怎样烹制牛排一样。然而尼古拉斯并不泄气，他开始着手研究书中处处可见的象形和比喻的图画。他不久便相信这肯定是犹太人的一本圣书，而且它是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提图斯摧毁时被带出来的。他并未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

从一些文字的表述中他得知在第四和第五层的比喻图中，蕴藏着点金石的秘密，破解不了这些秘密，所有那些用精美的拉丁文写下的说明将毫无用处。他请来了巴黎所有的炼金术士和学者对此进行考究，但他们都像来时那样无法破解出来。没有任何人能弄懂尼古拉斯和他的那些书中图画，一些人甚至说那本书一钱不值。这可不是能忍受得了的，尼古拉斯决定不再麻烦那些哲学家，自己破解这个谜。他在第四层的第一页上发现水星受到一位像是土星或时间的老人的攻击。老人头上有一沙漏，手中有把镰刀，他用此镰刀打击水星的足部。在这页的反面有一长在山顶上的花朵，被狂风无情地吹着，花梗是蓝色，花朵为红白色，有纯金叶片。在其周围有许多龙和狮身鹰首兽。第五层的第一页上有一精致的花园，中间有一株盛开的玫瑰，倚靠在一株奇特的橡树上。在此树下有一奶状泉水汨汨涌出，流成小溪穿过花园，之后消失在沙漠中。第二页上有一位国王手中拿着宝剑，监视着一群士兵，他们正在执行国王的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命令屠杀一大堆婴孩，无视母亲们的祈求和恐惧，这些母亲在竭力抢救她们的孩子。另一组士兵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婴孩的血，并把它灌入罐里，日月仿佛在罐中洗浴。

可怜的尼古拉斯耗尽 21 年的光阴来研究这些图，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妻子劝他去找一些学问渊博的犹太大师，然而在巴黎却没有这类学问高深得足以帮得了忙的人。犹太人定居法国不受欢迎，他们的头面人物都在西班牙，尼古拉斯只好前往西班牙。他把书留在巴黎，怕人在路上抢了它去。他告诉邻居他要到康坡斯泰尔的詹姆斯圣殿朝圣，并徒步跋涉前往西班牙寻求犹太高手。他在那个国家呆了两年，认识了许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从法国菲利普·奥古斯特斯区被赶出来的犹太人后裔。点金石的信奉者是这样描写他的历险的：他们说在里昂他认识一位能转变信念的犹太人，一位学识极渊博的医生，他向他解释了他那本小书的名字和性质。这位医生一听名字便满怀兴奋，立即决定陪尼古拉斯回巴黎以便一睹此书为快。两人一块动身出发了。路上，这位医生给他讲述此书的历史作为娱乐。他认为此书若真像尼古拉斯所描绘的那样是真本的话，必然是亚伯拉罕本人的手迹，并且曾被像摩斯、耶和華、所罗门和以斯达士这些了不起的重要人物所拥有过。书中有着炼金术和其他科学的各种秘密，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具价值的书。这位医生本人也是位很能干的炼金术士。他们身着穷苦朝圣人的服饰，取道前往巴黎。途中，尼古拉斯从他的谈吐中获益匪浅，他认为他俩有能力把首都的每一把旧铲转变为纯金。但不幸的是，他们到达奥尔良时，医生患病垂危。尼古拉斯守护在他床边，既做医生又做护士。但几天之后他去世了，临终前悲叹他没能活到目睹这本奇书的时候。尼古拉斯满怀悲痛，向他的遗体施以最后的礼节。他已一贫如洗，打道回府。回到妻子彼特罗莱娜身旁后他立刻又开始了插图的研究工作，但整整两年过去了，他仍是和从前一样茫茫不知所以

然。终于在第三年，他的理解悄然地闪出了光芒。他想起了一直被忘掉了的他那位医生朋友的某些话，发觉他以前所做的实验是基于错误的基础上的。他现以新的力量重新开始了实验，年底，他终于满意地看到自己的辛勤得到了回报。1382年1月13日，朗莱说道，他在溶化的水银里加了一些金石粉，得到了极好的银子。接着4月25日，他把大量银子转变成了金子，这伟大的秘密成了他的财富。

尼古拉斯八十多岁了，但仍然健康硬朗。他的朋友说，由于同时发现了长生不老药，他有办法使得死亡又远离了他25年，他于1415年去世，终年116岁。在这25年间他造出了大量黄金，尽管表面上他仍是一贫如洗。在他命运改变的早期，他像杰出人士那样与妻子商讨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财富。由于不幸没有孩子，彼特罗莱娜说，他们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建设医院，捐助教堂。尼古拉斯也这样认为，特别是这时他已发觉自己的长生不老药并不能免除一死，而且这最无情的敌人正迅速向他袭来。他慷慨地向他居住一生的马里瓦街附近的圣雅克教堂捐赠，此外还有王国里不同地点的7个教堂。他还捐赠过14个医院，兴建了3个小教堂。

他享有巨富的声誉和他慷慨的善举很快传遍了全国。他特别被当时著名的医生让·杰生、让·德·库塔奎斯和皮埃儿·艾里所访问。他们发现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穿着十分朴素并从土陶碗里喝稀粥。至于他的秘密，他也和从前的炼金术士一样守口如瓶。他的名声传到了国王查尔斯六世的耳里，他派调查长官克拉默斯去查明尼古拉斯是否真的发现了点金石。但克拉默斯的拜访一无所获，他想套出这炼金术士秘密的企图都付诸东流，他回复君王时就像来时一样一无所知。就是在这1414年尼古拉斯失去了忠实的妻子彼特罗莱娜。他也没能比妻子活得多久，次年他便一命归西了。雅克教堂的那些感恩不尽的牧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尼古拉斯的巨富是毋庸置疑的，这点，法国的几个教堂和医院的记载可做证明。由于他留下了几本关于炼金术的专著，他对炼金术进行实际操作也是肯定的。那些很了解他的人以及不轻信炼金术的人对他的财富作了满意的结论。他们说他一向是个守财奴和高利贷者，他到西班牙的旅行，目的跟那些炼金术士所声称的很不相同。事实上，他是为法国的犹太人同胞去向那个国家的犹太人讨债，因路途的艰险和收债的困难，他索取百分之百的佣金。当他拥有成千上万的财富时，他几乎不再靠什么赚钱生活，向法国宫廷那些挥霍放荡的青年发放高利贷就已获得丰厚的利益。

尼古拉斯·弗莱默尔在炼金术方面的著作有《哲学总结》，这是一首诗歌，作为《玫瑰的故事》第三卷的附录于1735年再版。在自然哲学方面他也写了三篇论文，还写过一篇炼金术寓言，标题为《所求愿望》。他的写作样本和摹本可在萨尔蒙的《化学哲学图书馆》中看到。《弗莱默尔》一文的作者在《传记大全》中说，在弗莱默尔死后一百多年里，许多炼金术士都认为他还活着，而且他还会活到六百岁。他从前在马里瓦街角住的房子常常被轻信的期盼者占用，并将房子翻个底朝天，希望能找到金子。1815年底，巴黎流行这样的说法，一些住户在地窖里发现了装满大量黑块物质的罐子。在谣言的作用下，一位相信有关尼古拉斯·弗莱默尔那些神奇传说的人，买下了这座屋子，并为找到隐藏的金子几乎把它拆成了碎片，然而仍是徒劳无益。相反，他得为修复破损的房子付出沉重代价。

乔治·利普莱

尽管炼金术孕育在欧洲大陆，在不列颠岛上它也没有受到冷落。自从罗杰·培根时代以后，它迷住了许多英格兰的热心人士。

1404 年通过了一项议案,宣布制造金银为重罪。当时人们感到恐惧,生怕炼金术士的计划成功,给某个野心勃勃的暴君无限制地提供财力使之用于奴役他的国家,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恐惧不久便消退了,因为 1455 年亨利六世在其顾问班子和议会的建议下,授予几位爵士、伦敦市民、化学家、和尚、弥撒牧师特许状,以找出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特许状写道:“为该国获取最大利益,使国王能以真实的金和银偿还国家债务。”普林在其著作《金王》中说,他观察到特许状有一项注解,说明国王把特许权赏给这些教士的理由是“他们在圣餐上是改变面包和酒的好手,因此,他们有可能使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产生实效”。当然没有任何金子制成。第二年,国王因为很怀疑此事的可行性,于是接受进一步的建议,任命了一个由十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以向他证实转变金属是否是一件可行的事。这个委员会似乎并未做出有关这一专题的报告。

在紧接着的下一个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自称发现了炼金术秘密的术士。他就是乔治·利普莱,约克郡伯灵顿的大教堂教士。他在意大利大学从事研究 20 年,是最受英诺森教皇八世宠爱的人,教皇把他选为家庭附属教堂的牧师和他家中的司仪。1477 年回英国后,他向爱德华四世奉献了他的著作《炼金术的化合物》或《通向发现点金石的十二条门道》。这些门道被他描写为焙解、溶解、离析、组合、纯化、凝结、摄食、升华、发酵、精炼和加金粉;在这些基础上他认为还可以加上尽心努力,这是所有过程中最重要的。他很富有,使得人们相信 he 可以从铁中造出金来。福勒在其《英国杰出人士》中说,一位信誉良好的英国绅士报道了他在旅行时在马耳他岛看到一份记录,记录说明利普莱每年向该岛和罗德岛的骑士提供十万英镑的巨额资助,让他们进行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晚年成了波斯顿附近的一位隐士,撰写了 25 卷炼金术的著作,其中

最著名的是已谈到的《十二门道》。去世前他似乎承认他在这徒劳无益的研究方面，白白耗费了一生时光，并要求所有的人看到他的著作就将其烧毁，或别信它们，因为这些书仅是他个人的见解，未经验证，而以后的实验证明这些书都是毫无意义的。

巴西尔·瓦伦丁

德国在 15 世纪也产生了许多有名的炼金术士，其中主要的有巴西尔·瓦伦丁、伯纳德·特莱维斯和男修道院院长特里特缪斯。巴西尔出生在梅杨斯，约 1414 年被任命为圣彼特寺的副住持。据悉在他一生中他辛勤地探寻点金石，并撰写了有关转换金属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年来被认为已遗失，但在其去世后却发现裹在修道院一根大石柱里。著作共 21 卷，并全部印在朗莱的《炼金哲学史》上。炼金术士认为是上苍配合要使这些著作公之于众的：蕴藏这些著作的柱子奇迹般地被雷击碎，而且在书稿被取出后竟又自动合上了。

伯纳德·特莱维斯

这位哲学家的一生是误用才能和毅力的典范。在寻觅炼金术这怪物上没有什么能吓得住他。接二连三的失望并未能削弱他的希望，从 14 岁到 85 岁他不间断地投身于实验室的药物和熔炉上，为了延缓生命而损耗着生命，为变得富裕而使自己沦为乞丐。

他于 1406 年出生在特莱维斯或者是巴图。据说他父亲是巴图的医生，也有人说他父亲是特莱维斯交界区的伯爵，是他那个国家最有钱的贵族之一。不管怎样，他是个富人，给儿子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庄园。14 岁时，他迷上了点金术，并阅读阿拉伯作家的原著。

他本人也留下了很有趣的有关其工作和漫游的记载，以下是该记载的主要细节。第一本落入他手中的书是阿拉伯哲学家拉慈的著作，在书中他认为他发现了使金子增百倍的方法。连续四年，他把拉慈的书摆在面前，不停地在试验室工作。后来，他发现他已在实验上花掉了 800 克朗，但他的劳累除了带来烟和火以外，没给他带来其他任何东西。他开始对拉慈失掉信心而转向了杰伯的著作。他刻苦攻读了两年杰伯的书。由于他年轻、富有和轻信，城里的炼金术士总是围在他身旁，友善地帮他花钱。由于有一帮饥渴的助手在身旁，直到花掉 2000 克朗——一笔当时相当可观的数额时，他才开始对杰伯丧失信心和耐心。

在所有围绕他的自命为科学家的人里，只有一人和他一样热情而又无私。他跟这个方济各会的和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和他几乎度过了一生。一些晦涩的鲁佩斯萨和萨克罗波索所著论文落入了他们的手中。阅读这些论文，他们知道了高度精馏的酒精是万能溶剂，这种溶剂大大有助于转换的过程。他们把酒精精馏 30 次，直到它浓得连容器都要炸裂开。连续工作了三年并在酒精上花掉 300 克朗后，他们发现他们原来走错了路。他们接着又试用明矾和绿矾，但秘密仍是未能掌握。他们后来认为在所有分泌物里都有一种绝好的功效，特别是在人类的分泌物里，于是竟花了两年多时间用水银、盐和溶铅在这上面做实验！那些炼金术士们又一次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住了他，用他们的建议来帮忙。他极为殷勤地招待他们，并极为慷慨、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分享他的财富。他们把他称为“特莱维斯的大好人”，这个称呼在有关点金术的著作中仍被用来提及他。12 年来，他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每天试验新的物质，早晚祈祷上帝保佑他能发现转换金属的秘密。

在这段时期，他失掉了和尚朋友，但却加入了一位特莱维斯市的地方官员，他在寻找点金石的过程中表现得和伯纳德一样热忱。

这位新熟人想象海洋是金子的母亲，大海的盐分会把铅和铁变成贵金属。伯纳德决定一试。他把家搬到了巴尔的克的海岸上。他在盐上花了一年多的精力，使它溶解、升华、结晶，偶尔还为以后要做的实验尝一下。这位离奇的狂热者依然毫不灰心，每一次试验的失败都致使他更急于尝试下一次试验。

他已接近 50 岁的年龄，但还没见过多少世面。他决定游遍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无论他停留在哪儿，他都会调查附近是否有炼金术士。他一定会找出他们，如果他们贫穷他就施以救济，如果富裕则予以鼓励。在希多，他结识了杰弗里·卢维尔，当地的一位和尚，和尚告诉他蛋壳是一种有价值的配料。这样，他又试验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事；但这只不过是少做了一两年按照弗兰德斯的伯罕的一位律师的见解要做的试验而已，这位律师说那伟大的秘密寓于醋和绿矾中。他直到差点儿毒死自己才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在法国大约住了五年的时间，突然听到了腓特烈三世的告解神父亨利大师发现了点金石，于是他动身前往维也纳去拜访他。像往常一样，他身边又围满了一帮饥饿的依赖分子，其中几个执意要陪伴他。他不忍心拒绝他们，这样，他和其中五个一块到了维也纳。伯纳德向告解神父发出了礼貌的邀请函，并奢侈地款待了他。招待宴上几乎云集了所有维也纳的炼金术士。亨利大师坦率地承认他并没发现点金石，但却一生在探寻它，而且将继续努力直到找到为止，或到死方休。这是个与伯纳德有着同样血性的人，他们相互发誓永保友谊。晚餐上，他们决定每个出席宴请的炼金术士都应为募集 42 马克的金子贡献一定的数额，据亨利大师断言，这笔金子将在五天内在其熔炉内增加五倍。伯纳德由于是最富的，贡献了最大的一份，10 马克金子。亨利 5 马克，其他的人则是一两点儿，伯纳德的依赖者没那么多钱，他们被迫向其恩主借他们的份额。这重大的试验按时开始了，这 42 马克金子被置于坩埚里，另外添加

了一些盐、绿矾、硝酸、蛋壳、水银、铅和粪便。这些炼金术士极感兴趣地观望着这珍贵的杂烩，期待它能熔合成一大块纯金。三个星期后他们放弃了试验，借口是坩埚不够结实，或者还缺少某些必要的配料。是否有小偷插手坩埚不得而知，但据称在试验结束时，最初放入的 42 马克金子只剩了 16 马克。

伯纳德在维也纳什么金子也没制成，倒是耗费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金子。他感到损失惨重，发誓不再想点金石的事。这一明智的决定他只保持了两个月，但他还是很悲惨。他赌起博来，只要还剩一个硬币，他就抵御不了赌博的诱惑，他不停地赌，希望把上次输去的赢回来，直到希望完全抛弃了他，他已难以继续存活。他再次回到了他喜爱的坩埚旁，并决心四处周游以找到发现点金石并会传授给像他这样热情而又坚定的炼金术士的哲学家。他从维也纳走到罗马，从罗马走到马德里。在直布罗陀乘船前往摩西纳，从摩西纳前往塞浦路斯，从塞浦路斯到希腊，从希腊到康斯坦定波尔，然后进入埃及、巴勒斯坦和波斯。从波斯他转回摩西纳，从那儿又到法国。后来他又过海到英国，仍旧寻觅着那伟大的罕见物，这又耗去了他四年多的生命。后来他年事已高而且穷困潦倒，由于他已 62 岁，被迫卖掉大部分遗产来支付花销。他前往波斯的旅途花掉 13000 克朗，其中一半熔在了他那倾心相投的熔炉里，另一半则挥霍在那些在每一座城里停下来所找到的马屁精身上，他认为找出这些人是他的要事。

回到特莱维斯时，他伤心地发觉即使他不是实际上的乞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亲属认为他是个疯子，甚至拒绝见他。由于过于矜持，他不愿向任何人乞求帮助，并仍坚信总有一天他会占有这无尽的财富。他决意隐退在罗德岛上，在那儿，他同时可以向世人遮掩他的贫困。他本可以无声息地愉快地生活，然而，倒霉的是他又栽倒在一个和尚的手里，这个和尚在金属转换上和他一样痴狂。

然而，他们俩太贫穷，买不起研究要用的合适材料，只能利用他们点金术哲学方面的博学文章和所有在此专题上写过文章的作者来相互鼓气。他们就这样扶植着他们的愚蠢，就像塔姆·奥桑特的贤妻以发怒来维持热度一样。伯纳德在罗德岛住了半年后，一位了解其财产情况的商人向他预付了 8000 弗罗林，以他最后留下的大庄园作为担保。一旦有了资金，他又以一个年轻人的热心和热情开始了他的劳役。三年的时间他几乎没踏出过实验室，他吃睡都在那儿，而且也不花时间洗手刮胡须，他是那样地尽心！想到这了不起的毅力竟耗费在如此白搭的追求上，这不屈不挠的精力却奋发在毫无价值的领域里，这真是令人沮丧。即使是烧掉最后一个硬币，即使一无所留，无法保证其暮年不受饥饿，他也从未放弃过希望。他仍然梦想着最终的成功，他，一个 80 岁的白头老人，仍苦读着所有在炼金秘密上写过的著作，从杰伯到他那个时代的书，惟恐误解了某个还来得及重新开始的过程。炼金术士们说他最终成功了，在 82 岁时发现了转变金属的秘密。他们还补充说他以后还活了三年享受其财富。的确，他活到了这个岁数并有了珍贵的发现——比金子和宝石更贵重的发现。正好在他 83 岁前，他了解到，正如他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哲学的伟大秘密就在于满足于我们的命运。如果他能早些发现这个秘密，在他尚未衰老、沦为乞丐和流亡者前，那么一切对他来说将是幸福的。

1490 年，他殁于罗德岛上，所有的欧洲炼金术士为他唱起了挽歌，吟咏着他是“特莱维斯大善人”的赞歌。他撰写了几部有关那个幻物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化学之著》、《自然之卵》和《演说集》。

特里泰缪斯

尽管这位杰出人士并未做出多少奉献便取得如此值得疑问的荣誉,但在炼金术的编年史上,他还是颇有名气的。他于1462年生于特莱维斯选区的特里泰姆村。父亲名叫海登保,是种葡萄的。家庭环境舒适安逸。父亲去世时儿子只有7岁,留给母亲照看。母亲不久之后又结婚,对前次婚姻留下的可怜儿子不闻不问。直到15岁,他也不知自己名字该怎么写,除此之外,他不是饥不果腹,就是受继父虐待。但这不幸的青年胸中却萌发了对知识的爱,而且在—邻居家理学会了读书。他的岳父送他到葡萄园工作,这样占用了他整个白天时间,但晚上却是他自己的。他常在夜深人静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溜出门到田野里去,借着月光专心苦读,这样他自学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基础知识。由于在家里得经受大量不合理的使唤,也由于自己酷爱学习,他最后决定离开这个家。他要回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到了特莱维斯。根据特里泰姆的村名,他更名叫特里泰缪斯。他在那儿住了几个月,受教于几位杰出的大师,他们使他具备了上大学的条件。20岁时,他想到要再见他母亲一次,于是徒步从遥远的大学赶了回去。在一个寒冬阴沉的傍晚,他到达西班牙海姆附近时,天密密麻麻地下起雪来,他不能继续赶路回城了。他跑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避雪过夜,但暴风雪连续下了几天,道路不能通行,而好客的和尚也不让他离开。他们对他们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他突然决定在他们那里落户,抛弃这个世界。他们也一样满意他,很乐意将他作为兄弟留了下来。两年后,尽管他很年轻,他们却一致推选他为院长。该寺的财政事务长期无人理会,建筑的墙壁坍塌毁坏,一切杂乱无章。特里泰缪斯通过良好的管理和整治,在开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寺院维修好了,年终扭亏为盈,

他的辛苦得到了回报。他不喜欢和尚们游手好闲，或只把祈祷作为正事，下棋作为消遣。这样，他让他们投入工作，抄写杰出作家的著作。他们工作很勤奋，没过几年，他们那原来只有 40 卷书的图书馆丰富起来，多添了几百卷珍贵的手稿，除了早期前人的作品和更为近代的主要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外，还包括许多古典拉丁作者的作品。他在院长这个要职上呆了 21 年，这时和尚们厌倦了他那苛刻的规矩，群起而攻之，另选院长接替了他。尔后，他被选为乌兹堡圣·詹姆斯修道院院长。他于 1516 年卒于此院。

在斯班海姆博学的空闲时间，他在神秘学方面写了几本书，其中主要有一篇占卜学或地面画线圈预测学的论文；一篇巫术学论文；一篇炼金术论文；一篇有关主管天使对世界的统治的论文，该论文被著名的威廉·利里于 1647 年译成英语。

据相信金属转换可能性的人声称，在他监管下的斯班海姆教堂的繁荣，更多依赖于点金石而不是其贤明的经济管理。特里泰缪斯也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被指控施用魔术。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说，在鰥夫马克西米兰皇帝的请求下，特里泰缪斯以伯根狄·玛丽的身形从她的坟墓里升了出来。他在密文术或神秘文术方面的著作被谴责为魔术的或魔鬼的行为，并被告到了巴拉丁伯爵和腓特烈二世那儿。而正是他把这本著作从书馆的书架上取下并扔到了火里。据说特里泰缪斯是第一个提到浮士德医生和魔鬼的精彩故事的作家，他坚定地相信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他还讲述了一个名叫胡德金的精怪的奇事，他不时受到这个精怪的折磨。

雷斯元帅

15 世纪炼金术最大的鼓动者之一就是吉尔斯·拉瓦尔·雷

斯勋爵^①，一位法国元帅。他的名字和事迹鲜为人知，但在罪恶和邪行的编年史上，却占有最高或最恶劣的突出位置。即便是小说也没有编出过比他一生更野蛮更可怕的东西。倘若不是那些毋庸置疑的法律文件和其他文件明白无误地证实了他的罪行，爱看小说的人也许认为它们不过是从善于创作的头脑的构思中抽选出来供他本人娱乐的东西而已，而不是从历史的篇章中选出。

雷斯元帅于1420年出生在布里塔尼的一个极为高贵的家庭里。2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就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开始不受限制地拥有他的一大笔连法国君王都眼红的财富。他是蒙莫朗西、隆西和克拉恩的近亲，拥有15块王侯般的领地，每年带来约3000里弗赫的税收。除此之外，他本人英俊、博学、勇敢。在查理二世的各次战争中，他都表现突出，被君王封为法国元帅。但他生活奢侈，讲究排场，从小便习惯于满足自己的每一个希望和情感，这点使得他愈来愈邪恶，罪孽愈深重，以至于人类的罪恶记录史上找不到比他更黑暗的名字。

在他的香普托塞城堡中，他的生活与东方哈里发君王的一样奢华。他豢养着200多人的骑兵团，伴他前往各处；他的猎鹰和打猎郊游是所有周围乡村的奇观，他的战马马饰和扈从服饰非常华丽。一年到头，他的城堡日夜开放，迎接来自每一阶层的来客。他立下规矩：即使是最穷的乞丐也用美酒和希波克拉斯酒来款待。在他宽敞的厨房里每天都要烤上一只全牛，此外，还有羊、猪等家禽，足够500人享用。他的祈祷仪式亦是冠冕堂皇。他在香普托塞的私人教堂是法国最美的，远远超过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和波维、阿

① 如要了解这不寻常的审判详情，请参阅罗宾诺的《不列颠新史》及达让特关于同样专题的著作。吉尔斯·雷斯的性格和生活暗示着著名童谣蓝胡子的故事。

缅甸、鲁昂的任何一座装饰华丽的大教堂。教堂里挂有金帘和大量天鹅绒；所有的吊灯都是纯金所铸，并别致地镶有白银；祭坛上的十字架都是实银做成，烛台和香炉是纯金做成。他还有一台精美的风琴，无论何时搬家，他都要叫六个人肩扛着它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他还养着一个由 25 个男女孩童组成的合唱班，由当时第一流的音乐家教唱歌。他教堂的祭司被他称为主教，手下有教长、领班神父和教区教堂住持，每人收入丰厚；主教 400 克朗一年，其余相应减少。

他还供养着一大帮娱乐人员，包括 10 个舞女和同样多的歌谣手，此外还有各种莫利斯舞蹈员、江湖医士和杂耍艺人。他们演出的剧院装修陈设是不计花费的。他们每晚演出神秘剧或跳莫利斯舞，为的是供给他本人、他的家人以及来分享奢侈款待的陌生人娱乐和消遣。

23 岁时他跟一位托乌尔贵族家的后裔卡特琳结了婚，为了她，他花了 10 万克朗重修城堡。他的婚礼是奢侈的象征。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大肆挥霍，派人请来国外最棒、最有名的舞女供他和他的配偶取乐，而且几乎每周他都要在大院里为布里顿所有的爵士和贵族举行马上比武和持矛比武。布里顿公爵的宫廷也没有雷斯元帅的一半那样辉煌。他对财富的完全无所谓无人不晓，以至无论他买何物，他都得付三倍的价钱。他的城堡里住满了供他寻欢作乐用的贫困的寄生虫和拉皮条者，他给他们的报酬从不吝啬。但通常的肉欲满足终于提不起他的兴趣，人们不再常常看到他在赌桌旁，那些曾吸引他大部分注意力的舞女也被冷落在一旁。他有时显得忧郁而缄默，眼里流露出一不自然的野性，预示着一种疯狂的萌发。他的谈吐仍是和以往一样正常，他对从香普托塞远近云集他处的宾客仍是彬彬有礼。一些有学识的牧师在和他谈话时，感到法国没几个贵族能像他那样，他无所不晓。然而黑暗的谣言还是逐渐传

遍了全国，暗杀，或可以说是更为凶狠的手段被拿来暗示人们。据说许多男女幼童突然失踪，尔后杳无音讯。有一两个小孩的线索被追至香普托塞城堡，小孩再未见离开，但没有一个人胆敢指控像雷斯元帅这样权势浩大的人。无论何时人们在他面前提起失踪小孩的事，他都对与他们命运攸关的这个谜表示震惊，并对那些可能犯有绑架他们罪行的人表示愤慨。然而人们并未完全被瞒住，他的名字对小孩来说，就像吃人妖魔那样可怕；他们被告诫远离城堡，不要从香普托塞城堡旁经过。

几年的时光，元帅肆无忌惮的挥霍耗尽了她的财力，他不得不卖掉一些地产。布里顿公爵和他签约购买有价值的英格雷的领土，但吉尔斯的后裔请求国王查理六世干预制止出售。国王速发禁令，由省部议会认可，禁止他割让父辈地产。吉尔斯无奈只得服从。除了他那份元帅享金外，他无钱来满足他的挥霍，而享金还支付不了他十分之一的开销。一个有着像他这样的习气和禀性的人是不可能节减开支进行正常生活的。解散那些骑士、弄臣、莫利斯舞女、唱歌班，或者让他把殷勤只献给需要的人，他怎能不心痛？尽管财源减少，他仍决心像以前那样生活；他变成了炼金术士，以便能变铁为金，仍然成为布里顿贵族中最富有和最美好的人。

在追求这一意愿的过程中，雷斯发信到巴黎、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邀请这方面的所有炼金术士来香普托塞拜访他。他派出的信使是两个最穷、最无节制的依赖者：吉尔斯·西赖、罗杰·布里克维尔。后者是个谄媚的拉皮条者，为雷斯提供最秘密最可恶的娱乐消遣。他受主子托付，管教他那失去母亲的五岁的女儿并被允诺在适当时候，把她嫁给雷斯选定的人，或假如雷斯高兴的话，嫁给雷斯本人。此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他主子的新计划中，并向主子介绍了普莱拉第、巴图的一位炼金术士和波伊特的一位医生，后者也是炼金术的入迷者。

元帅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豪华的实验室，三个人便开始了点金石的探寻。后来有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名为安东尼·帕勒默的人又加入到他们当中，他帮助他们进行各种操作近一年。他们大肆挥霍他的资金，吸干他所有的现金并使他总是抱着他们会成功地达到他们的探寻目的的希望。不时，还有从欧洲遥远地区赶来的追求者加入他的城堡，几个月的时间，他已有多达 20 人的炼金术士，都在试图把铜转换成金子，把依然属于他的金子耗费在点金石药剂和延命药上。

然而，雷斯爵士对他们磨洋工的活儿已经不耐烦了。这些人十分惬意于他们的食宿，他们一天一天地磨蹭，如果允许，他们还会如此磨蹭几年。他突然解散了他们，只留下了意大利的普莱拉第和波伊特的医生。他留住这些人是要他们协助他使用一个大胆的方法来寻找点金石。波伊特人说魔鬼储存着点金术和其他的秘密，他会把魔鬼举荐给吉斯，以便 he 可以和魔鬼签他满意的契约。吉斯表示乐意并允诺除灵魂外，他愿给魔鬼任何东西，而且做任何这个魔鬼要他做的事。在医生的独自陪伴下，他半夜赶到一个邻近树林的荒野之处。医生在草地上画了一个圈，接着默念了近半小时的祈祷，让魔鬼的灵魂按他的吩咐出现，并说出炼金术秘密。吉斯极感兴趣地观望着，希望随时看到地面裂开，目睹人类最大的敌人显现。最后医师的双眼紧闭，发毛倒竖并像跟鬼说话一样地说起话来。但吉斯却什么也没看到。医生终于倒在草地上，像是没了知觉。吉斯平静地一直看到结束。几分钟后医生站了起来，问他是否看到魔鬼有多气愤，吉斯回答什么也没看到。这时他的同伴告诉他别西卜以野豹的形式出现，野蛮地向他咆哮，什么也没说。他还告诉元帅他什么也没看到和听到的原因，是他对是否完全献身于侍奉魔鬼还在头脑中犹豫。雷斯承认在开小差，并询问如何使魔鬼开口，展示秘密。医生说得派人到非洲或西班牙寻找只在这些国

家生长的某些草药，并说他愿意亲自前往，只要雷斯提供必要的资金。雷斯立刻同意了。第二天这位医生便带着受骗人的金子上了路。元帅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心急的香普托塞爵士坐卧不宁。金子是他消遣的必需品，除非依靠某种超自然的帮助，他没有其他手段获取进一步的财源。医生上路不到 20 英里，他就决心再努力一次，迫使魔鬼说出炼金术的秘密。他独自一人外出要实现这一目的，但他所有的咒语都没用。别西卜很顽固，不肯露面。如有可能，他决意征服此魔。他把此事对意大利炼金术士普莱拉第说了。后者主动接管此事，条件是雷斯不能干预念咒，并同意向他提供所有要用的符咒和避邪物。雷斯还得割破静脉用血签署一份契约，表示“他将按魔鬼的意愿做所有的事”，并向普莱拉第提供一个小孩的心、肺、手、眼和血作为祭品。这位一味攫取的偏执狂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黑心条件。第二天夜里，普莱拉第独自出了门，约出去三四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吉尔斯的身旁，吉尔斯正焦急地等待着。普莱拉第对他说他见到魔鬼以 20 岁的英俊青年的身影出现。他又说魔鬼想在以后的祈祷中称他为大王；魔鬼向他展示了大量金锭，埋在邻近树林的一棵大橡树下，所有这些金子，以及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金子，都将成为元帅的财产，只要他立场坚定，不违反他签署的合同。普莱拉第接着给雷斯看了一小盒会变铁为金的泥土，但由于工序过于复杂，他建议他们就满足于橡树下发现的金锭算了，而且他们可满足最奢侈的想象欲望。但他们不应早于七七四十九周去找那些金子，否则他们的努力只能找到一些石片和石块。吉尔斯表示极为恼火和失望，他立刻说他不可能等这么久的时间；如果魔鬼不快些，普莱拉第可告诉他雷斯元帅不想被他戏弄，雷斯将取消今后和他的联系。普莱拉第最后劝雷斯等够七七四十九天。这样他们拿着镐、铲半夜挖开了橡树下的地面，但他们在那儿什么也没发现，只有一些石片

和刻有神秘文字的石块。这回轮到普莱拉第大发脾气，他大骂魔鬼只不过是谎言家、骗子。元帅也积极参与咒骂，不过他轻易地被狡猾的意大利人劝服再试一次。他同时答应第二天晚上要弄清魔鬼为何要食言。他照样独自去了，回来时告诉主子他已见到大王，他很气愤他们没等到时候便提前去寻金锭。大王还说，雷斯元帅在思忖到圣地朝圣以补偿其罪恶时，他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帮助。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已从主子不谨慎的表情中猜到了这点，因为，雷斯吐露过在他厌倦这个世界及其浮华和虚荣时，他会献身于侍奉上帝。

以这种方式，普莱拉第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连续诱惑他那轻信而有罪的恩主，从他那儿诈取贵重财物，只等有一天机会一到带着赃物潜逃而去。然而他俩报应的日子却已为期不远。年幼的男女孩童不断以最神秘的方式消失，而一切有关香普托塞堡主的谣传也不断高涨起来，教堂被迫进行干预。由南特斯主教和布里顿公爵提出的呈文说明如果不追查雷斯元帅的被指控罪，这可能会是公共丑闻。他在其城堡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同谋犯普莱拉第，他们被投入南特斯地牢等待审判。

指派审判雷斯的法官有南特斯主教、布里顿大法官、法国宗教法庭分区牧师、著名的皮埃尔医院院长和省议会会长。指控他的罪名有巫术、鸡奸和杀人。吉尔斯在审判他的第一天表现极为傲慢。他藐视审判席上的法官，称他们是买卖圣职的人和生活猥亵的



人,并说他宁愿像狗一样不经审判而被绞死在树上,也不愿在这帮卑鄙的恶棍前声称有罪或无罪。但随着审判的继续,他丧失了信心,导致他受审的所有罪恶的证据最清楚地证明了他有罪。据查证,他丧心病狂地刺戳他欲望中的受害者,眼看着死亡时他们那颤抖的肉体和失去光泽的双眼。普莱拉第的坦白首次使得法官们了解了令人发指的疯狂,吉尔斯本人在临死前也证实了这点。几乎一百多名在他香普托塞城堡和马塞库城堡附近的儿童村民在三年内失踪,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被作为这魔怪的欲望或贪婪的对象惨遭杀戮。他想象他和魔鬼做了朋友,他的回报将是得到点金石的秘密。

吉尔斯和普莱拉第都被判处活活烧死。在被处决的地方吉尔斯装出忏悔和虔诚的样子,他温情地抱住普莱拉第说道:“别了,亲爱的弗朗西斯!我们永远不会再在这个世界相会,但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我们将在天国相见。”考虑到他的高官厚衔和亲属关系,他的惩罚被大为减轻,他没有像普莱拉第那样被活活烧死。他是先被勒死然后才被扔入火坑,他的遗体在被烧至一半时转交他的亲属埋藏了。而意大利人的遗体则被烧成了灰,并被撒在风中。

雅克·格尔

这位著名的点金石秘密追求者与前面提到的那位同时代。他是法国查理七世朝廷的显赫人物,并在该王统治时期起着突出的作用。他从非常卑微的出身爬到了国家最高的位置,并通过侵吞和掠夺他应为其服务的国家而积累了大批财富。仅是为了遮掩在这方面的罪行和转移人们对其财富的真正来源的怀疑,他鼓吹他发现了把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的技术。

他父亲是布尔格市的一个金匠，晚年变得十分拮据，以至无钱为儿子进入行会付款。然而1428年小雅克却成了布尔吉斯皇家铸币厂的工匠，他表现十分出色，显示了他在冶金方面的丰富知识，他得到了厂里的迅速提拔。他还有幸认识了阿涅·索莱尔，阿涅给他恩泽，使他受人尊敬。雅克现有三点有利之处：一是能力，二是毅力，三是他有着国王情妇的面容。许多男人成功靠的是这三者之一的扶助，而像雅克·格尔这样三者皆有的男人，如果受到冷落而默默无闻，那才是怪事。还在年轻时他就是厂里的管理人员，而在这地方他曾是熟练工，并且同时他还被安排到皇室大会计的空缺职位上。

他有着广博的财政知识，而且一旦大批资金委托他管理之后，他便有效地把这些知识用于对自己的有利之处。他很会投机买卖急需的物品，通过买进谷物、蜂蜜、酒类和其他产品，然后在物资缺乏时以巨额利润的价格出售，这样使自己名声大噪。只要对皇家有利，他就毫不迟疑地通过不断抢先和垄断的行为来压迫农民。没有任何敌人能比疏远的朋友更残酷，所以在所有欺压穷人的暴君和践踏者中，没有任何人能比从其行列中冒头的暴发户那样凶狠而肆无忌惮。雅克·格尔对其下属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成了城中愤怒谴责的主题，而他对上层人物的卑躬屈膝的谄媚则是他跻身于内的贵族们鄙视的对象。然而对于前者，雅克不屑一顾，对后者，则是视而不见。他继续着他的事业直到成为法国最富的人，国王对他非常器重，以至不经征求他的意见，皇室就不会涉足任何重要事业。1446年，他被派往热那亚任使节，次年派往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处任使节。两次使命他都完成得使国王很满意。在其原有的职位上，他又获得更为有利可图的新任命作为报酬。

1449年，在诺曼底的英国人，因失去他们的统领贝福德公爵，与法国国王终止了停战协议，并占领了属于布里顿公爵的小镇。这

是重新开战的信号。在这场战争中，法国重新获得了整个省份。这场战争的资金大部分由雅克提供。当鲁昂向法国投降，查理由杜诺斯和其著名将领陪同进入那个城市时，雅克成了行列中最辉煌的成员之一。他的战车和马匹装饰，其华丽程度能和国王的相媲美；他的敌人说他公开吹嘘是他单枪匹马赶走英国人的，而且没有他的金子，军队的英勇也是白搭。杜诺斯似乎持部分相同的意见。他并不诋毁军队的勇气，他承认这位能干的金融家的作用，就是靠他，他们得到供养和享金，他不断向他提供强有力的庇护。

当和平回归的时候，雅克又投身于商业，他装修了几条大船与热那亚人交易。他还在法国各处购置了地产，其中主要的有圣法戈、麦纳顿、萨隆、毛伯朗希、摩纳、圣吉朗德瓦和圣翁德伯希等男爵地产；伯爵地产包括巴利斯、香皮涅尔、波蒙特和维伦纳弗·热耐特；侯爵地产包括图希。他同样为其儿子让格尔，谋求到一个不亚于布尔日主教的职位，儿子选择教堂作为职业。

人人都说如此多的财富不可能来自正当的途径。无论穷人富人都盼望有一天此人的傲气受到辱没，他被一个阶层认为是暴发户，另一个阶层认为是压迫者。听到世上流传着有关他的谣言及他败坏该国的货币、假冒国王玉玺骗取一大笔款额时，雅克有些吃惊。为了平息这些谣传，他从国外请来了许多炼金术士和他住在一块，并散布反谣言说他发现了点金石。他还在故乡建了一座豪华的房子，入口处叫人雕刻这门科学的各种标志。不久，他又在蒙特佩列建筑了另一座房屋，豪华程度不亚于前者，雕刻着同样的东西。他还著有一篇关于炼金术士的论文，在论文中，他鼓吹已掌握转变金属的秘密。

然而所有这些遮掩其无数侵吞财产行为的努力最终证明是无效的，他在1452年被逮捕，并因几项指控受审。其中一项是仇敌恶意捏造出来毁灭他的，对此他被宣布赦免，这项指控说他是毒死他

善良恩主阿涅·索莱尔的帮凶。而其他的指控，他被证明有罪，并被判处流放出国，赔偿巨额罚金 40 万克朗。据证实他确实犯有伪造玉玺的罪行，而且在他管理造币厂时，犯有大量贬低该国金银币值的罪行。他还积极向土耳其人提供金钱和武器，使他们能够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国进行战争，因为此项服务，他获得最为优厚的报酬。查理七世因其受审深感悲痛，他很不愿意相信他是有罪的。根据他的意思，罚金被减到了他能支付的范围。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后，他被释放了，并带着一大笔据称是查理国王从其没收的财产中拿出秘密送给他的资金。他隐退在塞浦路斯，并于 1460 年死于该国，是这岛上最富有和显赫的人物。

炼金术的作者都认为雅克是他们兄弟中的一员，并认为审判记录提供的有关他财富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虚假的和诽谤性的。皮埃尔·波莱尔在其《高卢古玩》一书中坚持认为雅克是个诚实人，他的金子是用点金石从铅和铜中造出的。炼金术士一般持相同看法，但他们觉得难以向同代人说清这一事实。后代人就更不会相信了。

14、15 世纪的次要炼金术士

14、15 世纪时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许多点金石的妄求者。金属转变的可能性被如此广泛地认可，以至几乎每个化学家都或多或少是炼金术士。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波兰、法国和英国产生了成千上万名不见经传的炼金术士，他们在探寻这奇异之物的过程中，依靠占星和预测这更为赚钱的行当来维持生活。欧洲的君王也和老百姓一样信服有可能发现点金石。英王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鼓励炼金术士。在德国，马克西米连、罗道尔夫和腓特烈二世等君王对此都给予足够的重视，每个在他们主权下的下级权势

人物也都如样效法。在德国，贵族和小君主们把炼金术士请来住在他们当中，以便他们把他限制在牢里直到他造出上百万的黄金来赎身时才放他走，这是司空见惯的。许多可怜的人因此永久遭禁。爱德华二世似乎为雷蒙·卢尔安排了同样的命运。国王借口他在这方面受到尊敬，为他在伦敦塔中提供了住所。雷蒙最后发觉了要在他身上玩的花招，设法逃走了。一些为他写传记的人认为他是通过跳进泰晤士河游到等候接他的船上逃走的。16世纪还追寻着同样的那一套，这点通过世界公民塞顿的生活可得到全面的展示。

下面是一套有关曾在这一时代在炼金术上兴旺一时的作者目录，这些作者的生活和经历要么鲜为人知，要么不值得详提。约翰·道斯顿，英国人，于1315年写了一本题为《炼金术修正》一书，直到帕拉切尔苏斯时代此书都很受尊重。同时代的还有彼特·伦巴第，著有被其称为《炼金学论文大全》一书，此书后来有简缩本，由卡拉布里亚一位名叫拉契尼的和尚出版。1330年，巴黎最有名的炼金术士叫奥多马尔，其著作《妙药实践》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炼金术学弟兄们的手册。约翰·德鲁佩西萨，圣方济各会的和尚，1357年红极一时，自命为预言家和炼金家。他的一些预言令教皇英诺森六世十分不快，他决定把他关在梵蒂冈的地牢里，禁止这些预言流传。尽管缺乏事实证明，一般认为他死在牢里。他的主要作品有《光之书》、《五大要素》、《哲人之天堂》以及巨著《点金石》。他并不被认为是炼金术士中的佼佼者。奥特拉尼是另一位炼金术士，对他人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在尼古拉斯·弗莱默尔时代前不久，他在巴黎从事炼金和占星。他的《炼金术实践》一书1358年写于巴黎。据估计，荷兰的伊萨克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写作，他儿子也献身于这门科学。他们已知的生活情况并不值一提。波尔哈弗夸奖他们著作中的许多篇章，帕拉切尔苏斯也很尊重他们。他们的主要作品有：1608年在伯恩出版的《长生药和点金石理论》和1600

年在中堡印刷的《点金石的矿物操作》。在此专题上，他们还写了另外八本著作。考夫斯基，波兰人，1488 年左右写有一篇炼金术论文，题为《矿物的色彩》。在这张作者名单上，一位王者的大名绝对不能忘掉。这就是法国的君王查理四世，当时最为轻信的君王之一，他的宫廷里挤满了炼金术士、魔术士、占星家及各类骗子。他曾几次试图找到点金石，并认为自己对点金石了解得很多，决心写份论文启发人们，论文名叫《法国查理四世君王著作及哲学之宝藏》。据说是从这本原作中，尼古拉斯·弗莱默尔构思了其著作《所求欲望》。朗莱说这本书比喻性非常强，十分难理解。如想了解更为完整的十四、十五世纪的炼金哲人名单，读者可参见《朗莱之史》第三集，前面已引证过。

16、17 世纪炼金术的发展——该科学的现状

在 16、17 世纪期间，成千上万的狂热者和轻信者继续着点金石的探寻，不过这期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力于这项研究的杰出人士完全改变了它的面貌，他们不仅认为把贱金属转为贵金属是对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拥有，而且认为是解决其他科学难题的钥匙。他们吹嘘通过这种拥有人类将更接近缔造者，所有的痛苦和疾病将从世界驱除，而且“数以百万穿行在世上不见面目的精灵”将会被人类看见，成为他们的朋友、伙伴和良师。17 世纪尤为特别，这些诗一般且神奇的学说引起了欧洲的关注；它们从德国，也就是最初罗森克鲁茨传播它们的地方，传到了法国和英国，又伴随着许多聪明但却过于热情的真理探索者的合理判断传开了。帕拉切尔苏斯、狄和许多其他不太著名的人，被这新神话的魅力和优美所迷倒。这神话也开始点缀起欧洲的文学。16 世纪的大多数炼金家尽管不知道玫瑰十字会员是一个宗派，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受

到他们幻想式教义的影响。但在我们尚未更完整地谈论这些诗一般的幻想之前,有必要重温一下炼金术士的愚昧,并追溯那偷偷潜入炼金术士梦中的逐渐变化。人们将看清这种迷恋随着世界岁月的增长在增加而不是减弱。

奥古莱罗

生于 16 世纪而成名于 17 世纪的炼金术士中,最早的是约翰·奥莱里奥·奥古莱罗。他于 1441 年生于里米利,在威尼斯和特莱维萨成为文学教授。他早期相信炼金学的真实性,常常向上帝祈祷他有幸能找到点金石。他不断置身于化学设备中,所有财富的增加来自于对金属和药剂的研究。他也是位诗人,但更多是夸出来的诗人,价值不大。在他的《克利索佩亚》一诗中,他自称会教授点金术。他把此诗献给教皇列奥五世,希望因此恭维获得优厚报酬,但教皇太会品诗,不满意这首连平庸都谈不上的诗,而且教皇也是位精明的哲人,不会赞同他在诗里灌输的离奇教义。这样,他对此举十分不满。据说,当奥古莱罗要求犒赏时,教皇很有礼节,表面很和善,很热心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空钱包,把他送给了这位炼金家,并说既然他能造金,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能装这些金子的钱包。这卑微的礼品便是这位可怜的炼金术士因其诗歌和炼金术所得到的回报。他在极度贫困中死去,终年 83 岁。

柯奈刘斯·阿格里巴

这位炼金术士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声誉。人们流传并相信着有关他的威力的最不平凡的故事。他仅用语言便可使铁变成金子。所有天上神灵和地下的妖灵都听从他的命令,并且无论干什么都听

他的。他在那些敢于立于死人旁的好奇人眼前,让从前时代的伟人从死人身上立起并“以从前的生活习惯生活”。

他于 1486 年生于科隆,早期就开始学习化学和哲学。通过这种或那种永远说不清的手段,他设法使同代人了解了他的优异成就。早年 20 岁,他作为炼金术士的名气就大得连巴黎的主要炼金术士都发信到科隆邀请他定居巴黎,用其经验协助他们找到点金石。许多荣誉接连堆砌到他身上,他受到他那时时代所有学者的尊敬。梅兰希顿^①总是用尊敬和赞扬的口吻谈论他,伊拉斯谟^②也表明赞赏他。就其年纪而言,普遍评价他是文学的一盏明灯,哲学上的华彩。一些人出于极端利己主义,总是设法使得同代人相信他们确实是伟大的人:他们在公众耳旁如此喧嚣地张扬他们的成果,并不断地标榜自己,以至整个世界掌声雷动。这似乎是阿格里巴的情况。他自诩为卓越的神学家、优秀的法学家、高明的医生、了不起的哲学家和成功的炼金家。最后,人们因其所言而认可了他,并认为如此夸夸其谈的人必有可荐之处——能发出如此喧嚣之声的确实是不同凡响的喇叭。他被选为马克西米连大帝的秘书,他封他为骑士并让他名誉上指挥一个骑兵团。他后来成为法国多勒大学希伯来语和文学教授,但由于与方济各会和尚就神学上一些棘手问题发生争执而被迫离开该市。他到伦敦去避难并在那儿教希伯来语,大约有一年。他接着从伦敦又继续到帕维,他在那儿讲授不知是真还是假的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他如果不再和牧师争吵,或许会在那儿平静而荣耀地度日。由于他们的原因,他的处境很不惬意,以至他情愿接受麦茨地方长官向他提供的理事和总律师的职务。在那儿,他的喜争好吵又一次使他树敌不少:那个

① 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

② 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代表作有《愚人颂》。

城里的自作聪明的神学者声称圣安有三个丈夫，而他们的这种看法为当时的大众信念所认同。阿格里巴多余地冒犯了这种看法，或如他说的那样，对此抱有偏见，因而他失去了许多影响。在此不久，多因性格原因，他又进行了一次争吵，而这次争吵，使得他永远地在麦茨人的评价中一落千丈。由于讲人情，他去替代一位被指控使用巫术的姑娘，他的敌人断言他本人也是巫师，并劈头盖脸地猛烈攻击他，使他不得不飞逃此城。这以后他成了弗朗西斯一世的母亲路易莎·德萨瓦伊的医生。这位女士对未来很好奇，要求她的医生为他算命。阿格里巴说他不会纵容这种好奇。结果他失去了她的信任，因而被解雇。倘若是出于他对占星无价值的信念，他这样做，我们也许会赞扬他的诚实或无畏的独立性；但得知当时他一直在算命和预测，并且他正对布尔本的康斯特布尔预测他在各项事业中将获得辉煌成功时，我们只能对其因闹别扭和怪僻便疏远一位如此有权势的朋友而感到惊讶。

他这时受到英国亨利八世和低地国家的总督、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邀请，前往他们的统治领土定居。他选择为后者服务，由于后者的影响，他被选为查理五世大帝的史官。不幸的是，阿格里巴从未在任何职位上能稳定多久，他因急躁和自负得罪主子。玛格丽特死后，他被关在布鲁塞尔，被指控行巫。一年后释放。他离开该国后经历了不少沉浮。他于1534年在极度贫困中死去，享年48岁。

在奥地利为玛格丽特服务时，他主要住在卢莞市，在此，他写下了名著《人类知识的空虚与空白》。为了取悦他那皇家女王，他还写了一篇《女性的优越》。作为感谢她对他的各种恩惠，他把此书献给了她。他留在这些省份的名声是极为不利的。有许多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绝妙故事。据说，他用来支付给和他做生意的人的金子总是格外地铮亮，但只要一过24小时它们绝对会变成石片和石头。人们相信他靠魔鬼的帮助制造了大量的这种假黄金，而这些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子似乎说明这个魔鬼的点金术知识很肤浅，远不像雷斯元帅相信他所具有的那么多。耶稣会会士代尔里奥在其有关魔术和巫术的书中讲述了一个有关他的更不寻常的故事。一天，阿格里巴离开在卢莞的家，打算出去一会儿，他把书房钥匙交给妻子，严格命令在其外出期间不许任何人进入书房。女士本人虽觉得书房奇怪，但并无好奇心打探丈夫的秘密，而且也从未想过要进入这间禁室。倒是住在这哲学家阁楼上的一位学生燃烧着强烈的欲望，想去检查这个书房，希望碰巧能窃得某种书或工具教会他金属转变术。这位青年英俊、有口才，最重要的是极会恭维这位女士的妩媚，没费多大神气就说服她把钥匙借给了他，但女士严格规定不得挪动任何东西。学生答应顺从并进入了房间。第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东西便是一本咒语书，书是打开放在哲学家的书桌上的。他很快坐下来开始念书。在读第一个词时，他感觉门口有人敲门。他听了一会儿，但一切宁静如初。想到可能是幻觉欺骗了他，他又继续阅读，此时他听到更大的敲门声，声音使他惊恐，他便站了起来。他试图说“请进”，但舌头不听使唤，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双眼盯住门，门渐渐开了，露出一个君王模样的生人，他满面怒气，严厉问道为何唤他。“我并没唤你啊！”全身发抖的学生答道。“你唤了！”陌生人说，一边愤怒地向前走来，“而魔鬼是不能白白召唤来的。”学生没作答。魔鬼因被一个不知情者冒昧召唤而大发雷霆，他抓住学生的喉头把他掐死了。几天后，当阿格里巴回来时，他发现屋里满是鬼怪。一些坐在烟囱管帽上，踢着吊在空中的双腿；另一些则在护墙边上玩跳背游戏。他的书房里也被鬼怪挤得水泄不通，他发现很难走到书桌处。当最后挤到桌前时他发现书被打开了，而学生躺在地板上没了气。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恶作剧是怎样弄出来的。把小鬼驱散后，他问魔鬼为何如此莽撞地把学生给杀死了。魔鬼说他被这无礼青年无端唤来，他只得因其冒昧而把他弄死了。阿格里巴严厉谴责

他，命令他立刻使尸体活过来，并整个下午与那青年到市场四处走动。魔鬼照办了。学生活了过来，并挽着这可怕的刽子手亲密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漫步。日落时分，那学生又倒在地上，和先前一样冰冷而无生气。他被人群抬到医院，一般看法是他死于中风，他的牵引人立即消失而去。当检查尸体时，发现他脖子周围有被勒的印痕，脖上处处有魔鬼的长爪印。这些表面现象，连同很快传开的有关陪伴这年轻人的人化作一缕云烟而去的故事，使人们睁眼看到了真相。东莞市的地方官员组织了调查，结果阿格里巴被迫离开了此城。

除代尔里奥外，其他作者也讲述了有关这位哲学家的类似的故事。当时的人们总是乐于相信魔幻和巫术的故事，而且，当被传闻的魔术师本人也宣称是这类人并认可他所创造的奇迹时，就像阿格里巴的情况，这个时代的人便承认其声称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吹嘘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引发利害关系，导致上绞刑架，所以总被认为是根基的。包路斯·约维厄斯在其《邪恶大师的颂词》中说，魔鬼总是以大黑狗的样子无论阿格里巴走到哪儿都跟着他。托玛斯纳斯在其《杰克·威尔顿历险记》中说，应萨里爵士、伊拉斯谟和其他学者的邀请，阿格里巴从坟堆里唤出了许多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有塔利，他被叫来重新进行了对罗西乌斯的著名演说。在德国时，他让萨里从他情人的镜子里看到美人杰拉狄娜的确切身影。她出现在躺椅上悲叹她的情人不在身旁。萨里爵士记下了他看到这幻影的确切时间，尔后证实他的情妇确实就在那时悲泣情人的离去。他给托马斯·罗德·克洛韦尔再现了亨利八世带领主要宫廷爵士在温都莎公园捕猎的幻象；为取悦查理五世大帝，他从坟里召来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

诺代在其《为误疑为魔术士的伟人致歉》中，费了不少精力肃清由代尔里奥、包路斯·约维厄斯和其他无知、偏见的蹩足文人强

加在阿格里巴头上的污名。在诺代时期,这些故事需要驳斥,但现在可把它们平安无事地扔在一边,任其腐烂在荒唐中。不过,它们还会遗留在那些自命会使铁听从他们的命令而变成金的人的记忆里,或留在那些在魔术方面著有这类以其名字流传的书的人的记忆里,这是不足为奇的。

帕拉切尔苏斯

这位被诺代称为“所有炼金术士的顶峰和旭日”的哲学家,生于1493年苏黎世附近的艾恩西德伦。他的真名是霍亨海姆,他本人告诉我们在此名前还冠有奥列欧勒斯·第奥弗拉斯特斯·波姆巴斯特斯·帕拉切尔苏斯等教名。最后一个教名是他还小的时候就选为他的通用指定名,他在临终前使得这个名字成了他那时代的编年史上最富名气的人。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培养他干同样的事业。后者是个能干的学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偶然的机,伊萨克·霍兰德斯的作品落到了他的手中,从那时起,他疯狂地迷上了点金石。他以后所有的思想都倾注在冶金学上。他旅行到瑞典以参观那个国家的矿井,并检查那些仍在地里的矿藏。他还拜访了斯班海姆修道院的特里泰缪斯,获得他在炼金学方面的教诲。他继续旅行,穿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到了土耳其、埃及、鞑靼地区,又转向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时他鼓吹学会了金属转变术,并具有长生不老药。他接着在故土瑞士苏黎士当起了医生,并开始写作点金术和医学方面的书,这立刻吸引了欧洲的关注。他们的名不见经传并未阻挠他们成名,因为作者越被了解得少,鬼魔学家、狂迷者和点金石寻猎者就越欣赏他。他作为医生的名气和他作为炼金家的名气是并驾齐驱的,这是因为他利用水银和鸦片制成了某些特效药——水银和鸦片都是他的同行兄弟所非正式废用的。1526年,他被选

为巴斯尔大学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教授，他的授课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他谴责所有以前的医生那些适得其反的作品是误导性的，并当众烧毁卡隆和阿维森纳的著作，指责他们是江湖医生和骗子。他当着云集而来观看仪式的那些崇拜者和半迷惑的人群声称他鞋带上的学问要比这些医生著作中的多。他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说道，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都充满着无知的骗子；但他，帕拉切尔苏斯，却洋溢着智慧。“你们将全部追随我的新体系，”他说，疯狂地打着手势，“阿维森纳、盖仑^①、拉齐兹、蒙大涅纳、麦梅——你们也将追随我，你们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德国大学、科隆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你们所有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人——你们住在海岛上的人和你们意大利人、达尔马提亚人、雅典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你们都得追随我的学说，因为我是医学的君主！”

然而，他没能受到巴斯尔良民们的长久尊重。据说他任意酗酒，常常被人发现在大街上喝得酩酊大醉。这对医生来说是毁誉性的，不久他的名声迅速贬值。他的声誉大大恶化，特别是他那巫师的气派加剧了势头的发展。他吹嘘有一大堆精灵在听从他的指挥，特别是有一个精怪他藏在了剑鞘里。韦特鲁斯为他服务了27个月，他说他常威吓要召来整群魔怪以显示他对他们的控制权威。他使人相信他剑鞘里的魔怪收留着长生药，用此药他可使任何人活到太古时期。他吹嘘他还有一个精灵听从他指挥，名叫“阿佐斯”，它被藏于一颗珠宝里；在许多老肖像画里，他手中攥着颗珠子，刻有“阿佐斯”字样。

如果一位头脑清醒的预言家在自己的国度里无荣誉可言，那么醉酒的预言者就更无从谈起。帕拉切尔苏斯终于发觉是离开巴斯尔的适宜时候了，他在斯特拉斯堡安了家。他更换住地的直接原

① 盖仑，古希腊哲学家、生理学家。

因如下：一位市民濒临死亡，被城里所有医生放弃了。作为最后的办法，帕拉切尔苏斯被叫了来，病人允诺，要是凭他的手段救活了病人，他将得到丰厚的报酬。帕拉切尔苏斯给了他两小片药，病人服后很快痊愈了。当他健康良好时，帕拉切尔苏斯派人去取钱，但此人对如此速效的药却不予承认。他不想因两小颗药而付上一捧金子，尽管这药救了他的命。他拒绝支付超过一次出诊的费用。帕拉切尔苏斯便对他起诉，但却败诉了。这个结果使他大为震怒，他愤然离巴斯尔而去。他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依靠社会各个阶层的轻信和愚昧过日子。他给人算命——预测运气，帮助那些把钱浪费在寻找点金石试验上的人，给牛、猪开药，帮助找回被偷的金子。在依次定居纽伦堡、奥斯堡、维也纳、明德尔海姆后，他于1541年隐退萨尔茨堡，他在贫困潦倒中死于该城。

如果说这位离奇的江湖医生生前有数以百计的崇拜者，那么死后便有数千名崇拜者。在法国和德国，创立了一个帕拉切尔苏斯学派，坚持他在所有科学上的广泛学说，特别是炼金术上的学说。主要领头人有波登斯泰恩和多诺伊斯。他的学说是建立在所谓点金石存在基础上的，从其荒谬性来说是值得保存的，他在哲学史上也是举世无双的。下面是他学说的摘要：首先，他坚持认为敛心默祷上帝的完美足以获得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圣经》是所有疾病的理论的钥匙，有必要研究《启示录》以便了解巫医的重要性。盲目顺从上帝意志的人和成功效法上天神祀的人具有点金石——他可治愈百病，并想延长寿命多少个世纪就延长多少个世纪；正是通过同样的方式，亚当和其他远古长老延长了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星辰的放射：太阳管心脏，月亮管大脑，木星管肝，土星管胆，水星管肺，火星管胆汁，金星管腰子。在每一个人的胃里都住着一个魔怪或精灵，其行为如同炼金术士，它按比例在其坩埚里搅拌着送进这大实验室——肚子上的各种病痛。他对魔术士的称号感到自豪，并吹嘘

他按期和从地狱来的加兰通信；他从同样的地方把阿维森纳召来和他争论他在炼金术上散布的错误观念，特别是有关可饮性金子和长生不老药的观点。他想象金子可治心脏硬化，事实上还能治所有的疾病，只要这种金子是用点金石从贱金属转变而来，而且是在行星的某种并联状况下使用。光是这类其中提出他这些疯狂想象的著作名单便可充斥几页纸。

乔治·阿格里科拉

这位点金术士 1494 年生于米斯尼亚省。他的真实姓名是鲍尔，意思是农夫。随着当时的普遍时尚，他把他的姓名拉丁化成阿格里科拉。从他的青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炼金学的视野。在他 16 岁前，他渴望获得长生不老药，以使他活上七百年；他也渴望获得点金石，以便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为他获取财富。他于 1531 年在科隆就炼金术发表了一篇小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著名的萨松公爵毛利斯的恩惠。在波西米亚的约瑟希姆塔尔当了几年医生后，他被毛利斯雇为塞米尼斯银矿的主管。他在矿工们之间过着快乐的日子，在地下深处做着各种点金术试验。他学到了丰富的金属知识，渐渐摆脱了对点金石的过分想法。矿工们不信任点金石，他们使他转变认同了他们的想法，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一样转变了他的看法。从他们的传说中，他深信地下的深处住着善良和邪恶的精灵，所谓沼气和其他爆炸只不过是精灵作怪而已。他于 1555 年去世，后人认为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

丹尼斯·扎才尔

一个最初是傻瓜，但后来成为智者的人编写的自传不仅最有

教育意义，而且也最有趣。丹尼斯·扎才尔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他便是这样的自传者，他留下了在追求点金石中有关他愚昧糊涂的记载，这些记载如仔细阅读会获益匪浅。他1510年生于吉耶纳的一个古老家庭，早期被送往波尔多大学念书，由一教师照管，指导其学习。不幸的是他的教师是一位长生不老药的追求者，不久也使得他的学生对此专题像他自己一样发狂。话说到这里，我们让扎才尔自己来说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继续下去：“我从家里，”他说，“收到两百克朗供我和老师用，但不到年底，我们所有的钱在熔炉里化作了烟雾。同时，我的老师因高烧病故，这是由实验室的炙烤造成的，他在实验室内很少走动或根本不动，而实验室内的高温不亚于威尼斯的火药厂。他的死对我更不幸，父母趁机削减了我的津贴，只寄给我足够食宿的费用，不再给我要求继续做炼金试验的费用。

“为克服这一困难，摆脱家里的牵制，我25岁回到了家，把我的部分财产抵押了400克朗。这笔钱对实施一项炼金学方案是必要的，而这项方案是在图卢兹时，一位意大利朋友交给我的，据说他已证实了它的实效。我把此人留住帮忙，以便我们能看到试验的结尾。这样，通过强蒸馏，我试图焙烧出金和银，但我的劳动是白费的。我从炉里取出的金子重量从放进炉里起就减了一半，而我的400克朗已减少到230克朗。我给了意大利人其中的20克朗，以便他能回到米兰去请那个方案的作者解释一些我不太清楚的段落。我在图卢兹呆了一整个冬天，希望他能回来，但如果我还等他的话，或许能等到今天，因为我再没能见到他的面。

“第二年夏天爆发了瘟疫，我不得不离开此城。不过，我并未忘记我的工作，我到了卡奥尔，在那儿呆了半年。我结识了一位老者，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在乡村，这样的称呼只不过是给那些好歹比邻居少无知一点的人而已。我把一堆炼金配方给他看，征求他对它

们的看法。他从中选了十份或十二份，只说它们比其余的好。当瘟疫停止后，我又回到了图卢兹，重新开始了探寻点金石的试验。我工作的成果就是由原来的 400 克朗变成了 170 克朗。

“为了可以较安全地进行工作，我于 1537 年结识了住在邻里的一位神父。他也和我一样是炼金狂，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随阿马利亚克的红衣主教到罗马时，从那儿给他寄来一份能成功地把铁和铜变为金的新配方，不过这配方需要 200 克朗才行。我提供了一半的钱，神父承担另一半。我们开始利用自己的花费运作起来。由于要使用酒精，我便买来一大桶优质加亚克酒。我把酒精提炼出来，并多次精馏。我们取出若干分量，然后把经过一个多月煅烧的四马克银和一马克金放入其中。我们把这一混合体巧妙地放入一个牛角形的容器里，再用另一个容器作甑用；接着把整个器具放到炉上使其产生凝固。这个试验持续了一年。但为了不至于闲着，我们便以其他不太重要的试验活动来作为消遣。我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比我们的伟大试验更多的利润。

“1537 年一整年过去了，试验未取得任何变化。事实上，我们等着酒精凝固或许会等到世界的末日那天。不过，我们把它撒入加热的水银中，但一切还是白费心机。试想一下我们的懊恼，特别是那位神父的懊恼，他已向修道院所有的和尚夸口说他们只要把修道院角落里的铁泵拿来，他就把它变成金子。不过，这倒霉的事并未使我们丧失毅力。我再次把父亲的地产押了 400 克朗，决心把所有的钱用于恢复我对这伟大秘密的探寻。神父也提供了同样的数额。带着这 800 克朗我来到了巴黎，一个比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炼金术士的城市，我决意不找到点金石，或不花完这些钱，就不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旅行使亲戚朋友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我适合做一个了不起的律师，并急于要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为了息事宁人，我最后假装以此作为目的。

“经过十五天的旅行，我于1539年元月到了巴黎。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一旦和有关的业余爱好者频繁来往，并光临一些熔炉匠的商店时，我便认识了上百名专门的点金术士，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套理论和工作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喜欢渗碳处理，一些人追寻万能溶剂，另一些人则鼓吹金刚砂精华的强效性。他们中一些人还试图从其他金属中提取水银，然后凝固它。为了使大家都能了解他人的进程，我们同意每晚在某处集合汇报各自的进展状况。我们有时在一个人的家里，有时又在另一家楼阁上。不仅是平常的日子，星期天和教堂庆典亦是这样，‘咳，某人常说，如果我能再做一次这个试验，我会有所建树。’‘对，要是我的坩埚不裂的话，我早成功了。’第三个则叹气嚷道，‘如果我有一个足够结实的圆铜容器，我已经用银凝固好那水银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自己没有自己失败的借口，但我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我不想跟他们中任何人分享我的钱，不要忘记我曾多次成为某种允诺的愚弄对象。

“最后有一个希腊人向我介绍了他自己，我和他在朱砂或银朱钉上白白地工作了许久。我还认识了一个刚到巴黎的外国绅士，且常陪他到金匠铺去出售小片的金银，据他说这是他试验的产物。很长一段时间，我紧缠住他，希望他能告诉我秘密。他很长一段时间拒绝这样做，但在我诚恳的请求下，他让了步，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天才的诡计而已。我并未忘记把所有的经历告诉我的朋友、在图卢兹的神父，并且还讲述了那位绅士把铅变为金的技艺。神父仍想象我最终会成功，劝我再到巴黎呆一年，因为我取得了很好的开端。我在那儿呆了三年，但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我仍像在别处一样未能成功。

“正当我要用完钱时，我收到了神父的来信，要我抛弃一切，和他在图卢兹会面。我依言动身了，我发现他收到了纳瓦拉王（亨利

四世的祖父)的几封信。这位君王是哲学爱好者,出于满心好奇,他写信给神父让我到帕奥去见他;并说可以给我三四千克朗,如果我交给他从外国绅士那儿学来的技艺的话。神父的耳朵被4000克朗挠得痒痒的,催得我日夜不得安宁,直到最后看到我踏上到帕奥的路他才甘休。我于1542年5月到达此城。我照着配方干了起来,并获得成功。我的完工使得国王很满意,他给了我预期的奖励。尽管他还愿进一步地为我做点什么,但他的朝臣劝他免了这些,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我来的人也如此。这样他声声道谢,打发我上路,并说要是在他的国土里有什么东西他可送我的——交公的物品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将非常高兴。我想我或许可呆长一些时候等待这些充公之物,但终究会什么也得不到,这样,我决定返回神父朋友那儿。

“在帕奥与图卢兹之间的路途上,我得知那儿住着一位精通所有自然哲学事物的和尚。回家的路上,我拜访了他。他很怜惜我,用温暖和善的语言劝我不要再沉溺于这类虚假诡讹的试验,而要多读古代哲学家的佳作,在这些书中我不仅能发觉炼金术学的真谛,还能学到试验操作应遵守的顺序。我很赞同这些贤明之劝,但在依其行事之前,我回到图卢兹的神父朋友处向他交待我们共有的那800克朗,同时,与他分享从纳瓦拉国王那儿收到的奖励。如果说他对我们首次分别之后我的经历不甚满意的话,那么,他对我说要放弃点金石的追求更不满意。原因是他认为我是个能人。我们的800克朗只剩了176克朗。离开神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打算一直呆到读完所有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后再前往巴黎。

“1546年诸圣日节后,我到了巴黎,并又花了一年时间潜心攻读伟大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大善人特莱维斯的《伊斯兰教哲学》、让·德·默恩所著《自然对云游炼金术士的告诫》和其他几本最佳作品。但由于我没有正确的原则,我不太知道该走哪条路。

“最后，我不再独自相处，但也没去拜访那些老熟人和实验家，而是常去拜访真正哲学家的圈子。在他们之间，我陷入了更大的茫然，事实上是完全被他们所示的各种试验操作所迷惑。不过，受一种狂热和灵感驱使，我埋头读起雷蒙·卢尔和阿诺德·维尔纳夫的作品。阅读并反思这些书目又耗去了一年时间，直到那时，我终于确定了我要走的路。不过，我被迫等到抵押完又一份相当数量的遗产。这桩交易直到1549年大斋节开始，那时我便开始了实验行动。我存有所有必要的物品，复活节后，开始了工作。然而，来看我的朋友还是免不了不安和反对，一个问我准备干什么，是否已在这些蠢事方面花够了钱？另一个向我保证如果我买如此多的炭，会加深人们已对我持有的怀疑，认为我是假钱币的伪造者。还有一位建议我到地方官府买个职位，因为我已是法学博士。我的亲属措词更为厌恶，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我继续把自己当做傻瓜，他们就叫一队警官到我屋里来把所有火炉和坩埚碾成微粒。这些连绵不断的威吓弄得我厌烦极了。但我却从工作和不断进展的试验中获得安慰，我对这些试验专心致志，而且大胆地天天进行着它们。但此时，巴黎爆发了瘟疫，它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也使得我想独处多久就可多久。不久我便满意地注意到三种色彩的发展和连续，这种现象据哲学家说是接近大功告成的预兆。我清楚地观察到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1550年复活节的前一天，我完成了伟大的尝试。我放到火上小坩埚里的一些普通水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转变成了很好的金子。你可以肯定当时我是何等高兴，但我很小心，没有吹牛。我感激上帝给我的特别恩惠，并祈祷只允许我利用这种归功于他的恩惠。

“第二天，我到图卢兹去找神父，履行我们相互交流所发现的秘密的诺言。途中，我顺便去看望给予我咨询帮助的圣僧，但我沉痛地得知他俩都已归西。此后，我不愿回到自己的家，而是隐退到

另一个地方，等待我的一个亲戚，我的财产是托付他管的。我吩咐他卖掉我所有的财产，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用赢利偿还我所有的债务，把剩余的钱平分给任何与我有亲属关系而且需要帮助的人，以使它们能分享落在我头上的这份好运。对于我的猝然隐退，邻里议论纷纷；熟人中最聪明的想象因为我的疯狂花费，我已破产垮台，我可能去到遥远的国家躲藏羞耻。

“我的亲戚说过在办完所有我委托他的事后，在6月1日要重新和我在一起。我们共同启程，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我们先是在瑞士的洛桑落脚，呆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决定在德国一些最著名的城市度过我们的余生，过平静无华的生活。”

丹尼斯·扎才尔本人写作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他在末尾不像在开头那样坦诚，他不让世人弄清楚什么是他吹嘘找到点金石秘密的动机。似乎有可能是，他借最聪明的熟人口中说的话才是他隐退的真实原因：他事实上已一贫如洗，到外国遮羞去了。有关他生活的情况无人知晓，他的真名也从没被发现过。他写了一本炼金术的著作，题为：《金属的真实自然哲理》。

迪博士和爱德华·凯利

约翰·迪和爱德华·凯利应相提并论，他们在同样的追求中有着长期的联系，并在各自的领域中经历了甚多的离奇变迁。迪总的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要是他生活在一个愚昧和迷信不那么猖獗的时代，凭他享有的同样才华，他早会在身后留下光辉而持久的名声。他于1527年生于伦敦，很早就表现出对学习的热爱。15岁时，他便被送入剑桥大学。他酷爱读书，每天定时在书中度过18小时。至于剩下的6小时，4小时用来睡眠，2小时用来提神。如此强度地用功并未损害他的健康，也并未耽误他成为他那一时代的一流

学者之一。不幸的是，他停止了对数学和真正哲学的追求，却沉溺在神秘学那无利可图的白日梦中。他研究炼金术、占星学和幻术，因而使得剑桥的权威人士都讨厌他。为了避免受迫害，他不得不最后隐退到卢万大学。当时流传着他行巫的谣言，使得他长期呆在英国很有危险。他在卢万住时发现许多志趣相投并认识柯奈刘斯·阿格里巴的人，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不断听到他们谈起这位已得炼金奥秘的大师的神迹。从他们的谈话中，他获得了继续探寻点金石的许多鼓励，很快点金石占有了他的全部思想。

他在欧洲大陆没呆多久，于 1551 年返回英国，当时 24 岁。在他朋友约翰·契科爵士的影响下，他被友善地接到了英王爱德华六世的宫廷，并获得（很难说是为什么）100 克朗的抚慰金。他在伦敦继续了七年的占星家生涯，算生辰，测运气，掐算凶吉日。在玛丽皇后的统治下，他陷入了困境，他被怀疑为旁门左道，被指控利用妖术谋取玛丽的性命。他因这一指控受审，但被免罪；不过旁门左道的指控还是让他尝了坐牢的苦头。后来他被交给波纳主教任凭处置，他险些被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但他不知怎样设法使那凶狠的老顽固相信他的正统信仰是无可挑剔的，他于 1555 年被释放。

伊丽莎白登基给他带来了光明的日子。女王在伍德斯托克隐休期间，她的仆人曾询问过他玛丽是何时去世的，而这种情况最初毫无疑问致使他被控受审，现在他们却公开地向他询问有关女主人的命运的事。罗伯特·都德莱，莱切斯特负有盛名的伯爵，受女王本人之命前来询问加冕的最佳日子。他受恩宠如山。几年后，伊丽莎白本人屈驾光临他在摩特莱克的家，参观他的古玩馆，他生病时还派她本人的医生来照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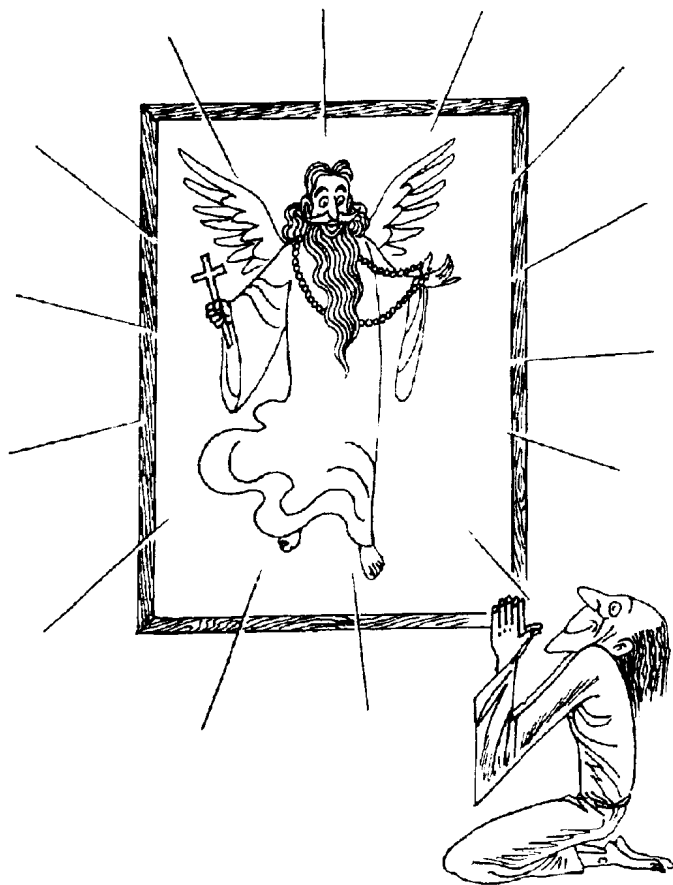
占星是他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他一丝不苟地从事着占星，然而他的心却在炼金术上。点金石与长生不老药白天纠缠他的思想，晚上纠缠着他的梦境。他曾深入研究过的塔木德奥秘给他留下一

个信念,他也许可与精灵和天使进行谈话,向他们了解整个宇宙的奥秘。因为他持有和当时玫瑰十字会一个神秘教派同样的想法,他曾在德国旅行时遇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所以他想象利用点金石他可任意召唤这些和善的精灵。由于老是冥想着这个主题,他的思想出了毛病,他最终使自己相信有一天天使出现在他眼前,答应做他终生的朋友和伴侣。他说 1582 年 11 月的一天当他在热忱地祷告时,他古玩馆西面的一扇窗户突然出现耀眼的红光,光中矗立着伟大的天使乌列。由于敬畏和惊愕,他说不出话来;但天使和蔼地向他微笑,给他一块中间凸起的水晶,并说无论何时他要和天上的人说话,只要专心致志地盯着水晶,他们就会出现在水晶里,向他揭示未来所有的秘密。^①这样说着,天使便消失了。迪从看水晶的经验中得知必须意念全神贯注,否则精灵不会出现。他还发现他总想不起和天使的对话。因此,他决心把秘密传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和天使对话,而他则坐在隔壁,用笔录下神的启示。^②

这时有一个人在为他服务,做他的助手。此人叫爱德华·凯

① 此处所指的“水晶”似乎是一块黑石头,或一块抛光的煤。格兰格的《自传史》的补充部分对此有如下描述:“迪用于在其中召唤神灵的黑石被彼特区的伯爵收藏,后转至伊丽莎白·杰梅恩女士手上,接着又成为阿吉勒公爵的财产,现为瓦华尔波勒的财产。经检验它只不过是一块烛煤,但这就是巴特勒的意思。当时他说:‘凯利所立下的所有功绩都是基于魔鬼的镜子——一块石头之上。’”

② 占星家利利在其著作《生活》中常常谈到天使发出的预言,而这些天使与迪博士那些天使预言的方式类同。他说:“预言不是由天使用流利的声音发出,而是通过观测水晶的各种表征和图纹,或通过循环的表象,其中,出现在较远处的天使是由各种形式、形状和生物及所需的东西来代表的。”“即使是当今,任何施术者或大师也很少听到天使流利地说话;即使说话,也像爱尔兰语,多半说在喉管里。”那位自作聪明者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利,像他一样是个点金石方面的狂热分子。不过,他们之间也有不同:那就是迪更像狂热者而不像骗子,而凯利更像骗子而不像狂热者。他早期当过公证,不幸的是因伪造而失去双耳。这种残酷处罚,对任何人来说是够可耻的,对哲学家来说具有毁灭性,因此,凯利生怕其才智遭世人非议,总带着一顶紧扣在头上的遮头黑帽,帽的两侧下垂至两面颊,不仅遮住失去的耳朵,还给他一种庄重和预言家的风采。他将这秘密守口如瓶,迪与他相处许多年也没能发现得了。因有此禀性,凯利很适合进行对己有利的任何欺诈,或助长其主人的幻觉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迪刚告诉他曾受到伟大的乌列拜访时,凯利就表现出热忱的信服,这使得迪满心欢喜。他立刻开始咨询水晶。在1581年12月2日,精灵出现了,并和凯利进行了不寻常的对话,迪把这个对话笔录了下来。好奇的读者可在不列颠博物馆哈利父子收藏的手稿中读到这胡说八道的大杂烩。以后的咨询笔录由迈利克·卡索本博士于1659年以对开本的形式出版,题目为《约翰·迪博士与神灵之间交流的忠实记述;如已成功,期待普遍改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王国》。

这些离奇谈话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整个国家,甚至传到了欧洲大陆。迪同时自命享有长生不老药,他说是在萨默塞特郡的格拉斯顿布里教堂的遗址处找到的。人们从四处汇集到他在摩特莱克的家来找他算命,想看看这不太知名的占星家。他们也想看看这个自称不会死的人。总之,他从事着极为赚钱的交易,不过,他花太多的钱买药剂和金属以研制某种转变金属的方法,所以从来也没富过。

大约此时一位富裕的波兰贵族来到了英国,他是锡拉兹地区的巴拉丁伯爵,名叫阿尔伯特·拉斯基。他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访问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女王伟大高贵的名声远远传到波兰他那儿。伊丽莎白以最殷勤的方式接待了这位会吹捧的陌生人,她指定她最喜欢的莱切斯特区向他展示英国所有值得看的东西。他访遍了

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珍奇之物，从那儿又到了牛津和剑桥，以便能和一些以其著作为国增光添彩的伟大学者交谈。他很失望没能在他们之间看到迪，他告诉莱切斯特的伯爵说，如果他知道迪不在牛津，他就不会来了。伯爵答应回伦敦时向他引荐这位伟大的炼金术士，波兰人很满意。几天后，伯爵与拉斯基坐在女王的前厅里等候陛下召见的一位客人，迪也以同样的目的来到此处，他被介绍给了波兰人。^①接着他们开始了有趣的谈话，结束时陌生人请求和占星家一道在他摩特莱克的家进餐。迪苦恼地回到家里，因为他发觉如不当掉金属板，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摆设与拉斯基伯爵和随员身份相称的宴席来款待他们。紧迫之下，他派人送快信到莱切斯特伯爵处，坦诚地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并求他行行好向女王汇报此事。伊丽莎白立即送了他 20 英镑作礼物。

在约定的日子，拉斯基伯爵到了，一大批随员跟随在后。他对主人所获的优异成就表示出公开而热烈的赞赏，以至迪转而考虑为获得个人利益，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套紧这个如此想成为他朋友的人。

和凯利相识多年使迪染上了此人的欺骗本性，他决心要那波兰人为那顿晚餐付上巨大的代价。许多天以前他便弄清波兰人在其祖国有巨大财富和重大影响，但由于过分奢侈被弄到目前的尴

① 阿尔伯特·拉斯基，亚诺斯拉瓦的儿子，锡拉兹的朝廷大臣，后为森多米尔的大臣，他的主要贡献是选举瓦卢瓦的亨利，法国第三号人物，到波兰登基，并是派往法国向新君主宣布他升为波兰君主的代表之一。在罢免亨利后，他又投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的票。1583 年，他访问英格兰，受到女王的特别礼遇。在由女王特别指挥的对牛津大学的访问期间，他受到的尊重，可认为是与君王同等。他的非凡挥霍使得他巨大的财富不够支付他的开销，所以他也成了热忱的炼金术士，他带了两个炼金家从英国到波兰。——出自瓦勒利安·克拉辛斯基伯爵的《波兰改革史略》。

尬处境。他也了解到他坚信点金石和延命水。他正是那种冒险家可以死抱着不放的人。凯利也这样认为。这样，两人开始编织圈套，在这个圈套的网眼中他们会牢牢地缠住这个富有而轻信的人。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计划。首先抛出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的模糊暗示，最后是那些精灵，通过它们，他们可以翻开未来书卷，并读出刻在其中的晦涩秘密。拉斯基急切地恳求允许他加入他们和乌列及其他精灵的神秘会谈，但他们谙识人性，不会立即答应他的请求。对他的恳求，他们只是暗示困难，或者说当着生人的面，或当着那些无其他动机仅仅是为满足无意义的好奇心的人的面而召唤神灵是不适宜的；但他们只想通过拖延来吊他的胃口，而要是这位伯爵真泄气的话，他们会确实感到遗憾的。要展示此时他俩是如何一心对付这位受愚者的情况，有必要阅读卡索森著作中述说他们与神灵的首次会谈的那一段。由迪在1583年5月25日记入的条目中写道，当神灵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我（约翰·迪）和凯利坐在一块，谈论这位波兰贵族拉斯基以及他在这儿获得的巨大尊重和在各种人之间大受青睐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们在讨论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这“高贵的波兰人”，他们还掺入了后来用于激起他的好奇心并牢牢陷他于他们苦心编织的圈套中的精美故事。在他们如此谈话时，“突然，”迪说，“从祈祷堂里走出一位精灵，像个七至九岁的漂亮女孩，头上的装饰很美，前面的头发向上卷起，后面的则向下披着，身着闪烁红绿光的丝长裙，拖着长飘带。她似乎上下游玩，在书后进出，当她从书中穿过时，书自动敞开为她开路。”

就是用这样的故事，他们一天一天地诱惑着波兰人，最后使他成了他们那奥秘的见证人。是他们对他玩了光学幻觉把戏，还是由于强大的想像力，他自己欺骗了自己，这尚无定论，但这点是肯定的：他完全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并同意做任何他们希望他做的一切。在这些与神的会晤中，凯利总是在离那神奇的水晶有一定距离

的地方，并全神贯注地盯着水晶，而迪则坐在角落里准备记下神灵说出的预言。就这样，他们向波兰人预言他会成为幸运的点金石的拥有人；他会活上几个世纪，并被选为波兰国王，在此王位上，他会打败萨拉森人，取得多次胜利，使得他的名字在整个世界光采熠熠；为了这个目的，他有必要离开英国，并带着他俩和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他还应奢侈地款待他们使他们别无所求。拉斯基立即同意了，不久，他们全部踏上了去波兰的路。

他们大约花了四个月才到达伯爵在克拉科附近的地产范围。他们过着愉快的生活，花钱如同流水。一旦在伯爵的宫殿落脚后，他们便开始了把铁变成金的伟大炼金行动。拉斯基为他们提供了所有的原材料，并辅以他自己的炼金术知识。但不知何故，试验总是在它应该成功的关键时刻遭到失败，他们又得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开始。不过，拉斯基的希望却不那么容易熄灭。他已是百万财富的拥有者，所以在内心深处，他是不会因担心目前的开支而灰心丧气的。这样，他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继续着，直到最后他不得不卖掉一部分抵押已久的财产，以为迪和凯利的饥饿坍塌及他们的同样饥肠辘辘的妻子和家人提供养分。直到险遭毁灭时，他才从愚昧的梦中猛醒过来。即便是那时，他也很高兴地发觉，他已幸免于乞讨的命运。这样恢复理智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甩掉那些代价昂贵的客人。因为想和他们吵嘴，他提议他们应到布拉格，并备好了给鲁道夫皇帝的推荐信。我们的炼金术士也清楚地看到这个几乎滑到贫困边缘的伯爵已无甚油水可榨，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建议，立刻动身前往皇家豪宅。他们到达布拉格时没费任何周折便获得皇帝召见。他们发现皇帝很乐意相信点金石这类的事，而且恭维说他们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由于某一两种原因，或许是凯利脸上那种狡猾和欺诈的神色——皇帝对他们的能力并不赏识。不过，他还是让他们留在布拉格呆几个月，供养着他们，使他们

抱着他会雇用他们的希望，但他愈看他们就愈不喜欢他们。时值教皇使节向他进谏说他不应赞助这些炼金幻术家，这样他下令他们应在 24 小时内离开他的国土。侥幸的是他们只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离开的命令，因为，他们如果再呆 6 小时，教皇使节就已收到命令为他们准备永久地牢和火刑柱。

由于不清楚该向何方迈步，他们决定回到克拉科，他们在那儿还有几个朋友。但此时他们从拉斯基那儿榨取的钱已几乎耗尽，他们有许多天是既没午餐又没晚餐。他们很难向世人隐瞒他们贫困的秘密，不过，他们还是设法默默地忍受着食物的匮乏，他们相信如果让人了解到真相会对他们的野心很不利。如果让人怀疑他们不知道怎样弄到面包糊口，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有点金石。他们仍然靠算命挣点钱，算是不完全挨饿。这样一直到遇上另一位新的愚弄对象，一位富得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君王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在被介绍给波兰王史蒂芬后，他们向他预言鲁道夫皇帝不久要被暗杀，德国将指望波兰人派遣继承人。由于这一预言精确度不足以使国王满意，他们又试用了水晶，水晶中出现一神灵，向他们预示德国的王权人士将是波兰的史蒂芬。史蒂芬很轻信，相信了他们，并在凯利与水晶中的影子说话时，亲自到了场。他似乎还为他们提供资金进行炼金试验。但他最后还是厌倦了他们的失信与不断从他袋中掏钱的行为，正当他要体面地解雇他们时，他们又碰上了一个新的傻瓜，他们急切地转移了他们用功的对象。这就是罗森保伯爵，波希米亚特莱本纳的贵族，拥有大批财富。他们在这位慷慨的恩主的宫殿里住得非常舒服，结果一住就差不多四年。他们挥霍度日，对他的财物几乎有无限制的支配权。伯爵的雄心脏过贪婪：他有足够的财富，他不在于点金石要花掉的金子，而是在乎于找点金石得花多长时间。他们早编有巧妙的预言来迎合他这种性格。只要他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做试验，他们预言他将被选为

波兰君主，并允诺他将活到 500 岁来享受其君王的尊严。

但是，就在幸运向他们微笑，使他们陶醉在阴谋得逞的硕果中时，正义对他们的报复，不知不觉在无形中向他们悄悄袭来。两位同盟者之间产生了妒忌与不信任，并导致经常激烈的争吵，这使得迪担心阴谋暴露。凯利想象他要比迪伟大得多，这衡量尺度很可能是无耻的欺诈行为，所以他不满意在很多的场合下以及从许多人那儿，迪获得比他大得多的荣誉和报酬。他常威胁要离开迪让他自己谋生；而后者因其合伙人更为胆大而已纯粹沦为他的工具，想到他要离去感到极为忧虑。他脑子里充满了迷信，认为凯利的狂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和神灵的交流，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到哪儿去找像凯利这样老谋深算的人来做接替。随着他们的争吵日益加剧，迪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以便凯利在不知何时舍弃他时，他返回英国能受到优待。他还送女王一片圆银，自吹是由黄铜长柄炭炉中的一部分制成。他后来还把炭炉也送给她，以便使她相信那片银与铜炉上割出的洞刚好吻合。尽管做了最坏打算，他的主要愿望还是继续留在波希米亚和罗森保伯爵在一起，伯爵待他十分不薄，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凯利也不反对留下来，但他胸中已被新的情感所替代，他暗暗制订计划来实现这一目的。他自己的妻子生得人丑心肠坏，迪的妻子长得标致而且讨人喜爱；他渴望更换配偶但又不引起妒忌，或激怒迪的道德心。这是件难事，但对像凯利这种心术不正缺乏正义，或满是无礼和狡诈的人来说，这种困难还不是不可超越的。他也曾深入地研究过迪的品性与弱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下次请示神灵时，凯利假装对他们的谈话十分震惊，并拒绝告诉迪他们谈了些啥。迪坚持要他说，于是被告知他们应共同享有他们的妻子。迪有些吃惊，问神灵是否是指他们应共同和谐友好相处。凯利又进行尝试，表面装得不情愿，他说神灵坚持从字面来理解含义。可怜而又疯狂的迪屈从了他们的意志。然而，再显得羞

怯一些更适合凯利的目的。他声称那神灵不是好东西，是邪恶的，并拒绝再向他们请教，这样他动身走了，并说永远不回来。

这样，迪被独自留了下来，他感到痛楚忧郁。他不知道选定谁来接替凯利以请示神灵；不过，他最后选择了八岁的儿子亚瑟。他举行了盛大的典礼把此圣职授予他并在其思想中灌输他要履行的职责的威严性和非常性。但可怜的孩子既无想像力又缺乏信心，更无凯利的狡诈。他照着吩咐的那样全神贯注于水晶，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最后，他感到眼痛，他说他只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其他再没别的。迪感到绝望。这种欺骗进行了如此长久，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想象在跟神灵说话时那样高兴。他诅咒他和凯利分别的那些日子，这果然不出凯利所料。当他认为这位博士因其离去而受够痛楚时他出其不意地走了回来，并进入孩子正白费神气地竭力想从水晶上辨出某物来的房间里。迪在把这情况写入日记时，称这突然的归来是“奇迹般的幸运”，是“奇妙的运气”，并接着记道凯利立刻见到了亚瑟一直没看见的神灵。其中一个神灵重申了前头有关他们应共同享有妻子的神谕。迪点头哈腰顺从了，并奴颜婢膝地同意了安排。

这一步算是这位可怜人程度最大的堕落。他们以这种方式继续过了三四个月，这时又爆发了新的争执，他们又一次分离。这次分离是最终的一次。凯利带上他在格拉斯顿布里寺院找到的长生药，到了布拉格，完全忘掉了他从这个城市里被粗鲁地赶出来的方式。几乎是在他到达的同时，他就被鲁道夫皇帝下令捕进了监狱。在监禁了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他又在德国继续了五年的流浪生活，在一处为人算命，在另一处假装炼金。他因左道邪说和行巫第二次被投入监狱。这样，他下决心，如获自由，去英国。他不久发觉已没有这种前景，他的监禁很可能是终生的。1595年2月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他把被单搓成绳索，从位于高塔顶端的牢房窗口把

自己往下吊。由于身体肥胖，绳索断裂，他猝然往地面坠落。他摔断两根肋骨和双腿，由于伤势过重，他没几天便一命呜呼。

迪曾有一段时间更为兴旺走运，他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暖炉铜片，不是没有效果的。在凯利离开后，他获得应邀回英国的回报。他那被惨痛践踏的自信心，又回到了原来的规模。他成了大使，领着一队随从，从波希米亚出发了。他是怎样获得的钱财不得而知，除非是因为富裕的波希米亚人罗森保的慷慨解囊，否则便是从掠夺中获得。旅行时，有三辆仪式马车供他和家人使用，另外三辆大车托运行李。每辆车有四匹马牵拉，整个队伍由二十四个士兵护送。这种说法可能受到怀疑，但这是迪本人自己的话，他是在伊丽莎白任命的调查他情况的特派专员面前宣誓说的。他到达英国时获得女王召见，据传，女王亲切地接待了他，并下令不得干扰他从事化学和哲学研究。女王认为一个会把贱金属变为金子的人是不缺钱用的，所以她表示的实质犒赏不过是赞许的语言和保护措施而已。

因出其不意地被迫自费研究，迪开始认真地探寻点金石。他不停地工作在炉、甑、坩埚之间，几乎被有害的浓烟毒死。他也咨询过神奇的水晶，但神灵并未在他面前出现。他也曾试用巴塞罗缪来替代无价之宝凯利，但他是一个有些正直的人，而且根本缺乏想象，神灵也不和他交谈。迪接着又试用希克曼，一位假冒哲学家，但同样没有运气。自从他那显赫的牧师离去后，水晶就失去了他的神力。因而，从它这里迪得不到任何关于炼金术士的点金石与长生不老药的信息，而通过其他途径来找到它们的所有努力不但毫无成果而且代价昂贵。他不久大为烦恼，他给女王写了一封可怜的信，请求资助。他写道，在他和拉斯基伯爵离开英国后，暴民洗劫了他在摩特莱克区的家，指控他是巫师、神汉，砸烂了他所有的家具，烧毁了他那藏有 4000 册珍本的图书室，并摧毁了他所有炼金用具和

古玩馆的珍品。为弥补这些损失，他要求给予补偿费；此外，他还说他是应女王的召令回英国的，她应负担旅费。伊丽莎白不时给他一些小额经费，但迪仍是不断抱怨，于是女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的情况。他最终获得了一个小任命，担任主教秘书室负责教士，他于 1595 年把这个职位换成了曼彻斯特学院的监守人。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 1602 或 1603 年，此时他感到力不从心，被迫离职。他离职后回到了摩特莱克的故居，作为普通算命人挣钱糊口，生活状况同刚能满足实际需求差不远。他常常得出卖和典当他的书来换顿饭吃。有人也曾代表他向詹姆斯一世申请过资助，但君王拒绝为他做任何事。可以这样说，这个国王不信任他，对这不屈不挠的斯托尔，乞讨便是国王给他在晚年和贫乏之时的恩准；不过，也没人责怪国王不理像约翰·迪这样的江湖骗子。他死于 1608 年，终年 81 岁，葬于摩特莱克区。

世界公民

对于用上述称呼写下几部著作的这位炼金术士的真名实姓，存在许多异议。一般认为他是苏格兰人，名叫赛顿。他和那些极力鼓吹自己有转变金属能力的炼金术士有着同样的命运，他最后的岁月在牢里度过，他是被一位德国的权势大人投进监牢的，要他造出 100 万黄金赎身才放他出去。他和波兰人迈克尔·森迪沃吉斯，一位在 17 世纪初曾名声大噪，从事炼金术的教授被一些人弄得狼狈不堪。朗莱·弗莱斯诺伊十分熟悉炼金术士们的情况，他趋于相信这些人物属杰出之辈。他讲述了有关这位世界公民的如下细节，摘录于乔治·莫霍夫的著作《致朗莱的信》和其他作家的著作中。

大约在 1600 年，一位叫雅格·豪森的荷兰导航员在苏格兰海岸失事。一位叫亚历山大·赛顿的人驾船离岸从水中救起了他，之

后在岸上的家中殷勤地款待他许多个星期。豪森见他沉溺于化学研究，但当时却没就此专题与他交谈过。大约一年半后，豪森在荷兰恩克汇森的家中受到了前东道主的拜访。他决心尽力报答他的恩情。这样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赛顿在临别时主动让他了解了点金石的伟大秘密。当着他的面，苏格兰人把一大堆贱金属变成了纯金，并作为尊敬的表示，把它全部送给了他。赛顿接着向他告别，到了德国。在德莱斯顿，他并未保密他的神奇威力，据说，当着那座城里的一大堆学者，他成功地展示了他的转变术。这一情况传到了萨克逊公爵，或者说选帝侯的耳里，他下令逮捕这位炼金术士。他把他关在一座高塔上，并派 40 人的卫士班守卫以防他逃跑，不准任何生人靠近他。不幸的赛顿受到选帝侯的几次会见，选帝侯用尽各种伎俩，劝他说出秘密。赛顿死也不肯说出秘密，也不为暴君造金，因此他被拉上肢刑架，试试增加折磨是否会使他屈服。结果仍是同样。奖励的希望和痛苦的恫吓均未能使他动摇。连续几个月，他被关在牢里，遭受着软硬兼施的逼供，直到他元气大损，骨瘦如柴。

碰巧那时在德莱斯顿有位波兰人，名叫迈克尔·森迪沃吉斯，他在探求炼金术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物资。他为这苦命人感慨并表示怜悯，他也敬佩赛顿的大无畏精神，并决心在可能的时候帮他逃出压迫者的魔掌。他要求选帝侯允许他去看望这位炼金术士，费了些周折才得以获准。他发觉他情况极为悲惨，关在不见天日的恶心牢房里，睡铺和伙食是重罪犯中最差的那一类。赛顿急切地倾听他的逃跑建议，并向这位慷慨的波兰人允诺，倘若能按照他的计划逃离魔掌，将使他变得比东方的君王更富有。森迪沃吉斯立刻开始了行动，他卖掉了在克拉科乌持有的部分财产，用所得的钱，在德莱斯顿过着快乐的日子。他用最精美的宴席，宴请哨兵长官，特别是那些把守这位炼金术士的官员，他假装竭力说服朋友的顽固，哄

取他的秘密，他最终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可尽情地自由出入他朋友的牢房。计划成熟后，他们定下了实现这一宏愿的日子。森迪沃吉斯准备好了一驾邮政马车全速将他们送至波兰。通过在酒里下药，他把哨兵们灌得酩酊大醉，从而轻易地带着赛顿偷偷越墙而过，成功地逃脱了监狱。赛顿的妻子在马车里等候，她牢牢地抱着一包黑粉，其实，这黑粉就是点金石，或者是把铜铁变成金的配料。他们都平安地到达了克拉科乌。但赛顿的身体因刑罚和饥饿的摧残而脆弱不堪，精神上忍受的痛苦更是自不待言，他没能活上多久。大约在 1603 或 1604 年他在克拉科乌去世，并葬于该市的天主教堂下。这就是写有几本署名为世界公民著作的作者的故事。《炼金术士哲学》第三卷中列有这些著作的名单。

森迪沃吉斯

赛顿死后，森迪沃吉斯娶了他的寡妇为妻，希望能从她那儿获得其已故丈夫的一些炼金术秘密。留下来的黑粉对他很有用，据一些炼金家说，他利用这些粉把大量水银变成了纯金。据称，他还在布拉格鲁道夫国王二世前成功地进行了这一试验。国王为纪念这一事件，叫人在进行试验的屋中墙壁上树了一块大理石碑，碑上刻文为“森迪沃吉斯在此点金”。波兰女王玛丽的秘书狄斯诺伊尔斯 1651 年从华沙来信写道，他看到当时的这块石板被许多好奇人士参观。

森迪沃吉斯的余生在他的管事布罗多斯基所著的有关他的拉丁文传记中有记述，并被皮埃尔·波莱尔插入了其著作《高卢古迹之宝》中。根据此人记载，鲁道夫国王对他的成功非常满意，选他为国家的顾问人员之一，并在皇室占有一席之地，入住皇宫。但森迪沃吉斯喜欢自由，拒绝充当朝臣。他愿意安居在格拉瓦纳祖业留下

的土地上，在那儿他连续多年施以君王式的礼仪。据其管事说，他的点金粉是红色而不是黑色的，装在一个小金盒里，只要使用一粒这样的点金粉，他就可点金 500 达克特或 1000 银币。他通常在水银上加入此粉。他出门旅行时便把此盒交给他的管事，管事把它挂在脖子上，由一贴身金链扣住它。不过，他常把大部分的粉末藏在他马车上一个挖空的阶梯上。他认为如果在任何时候受到强盗的攻击，他们不会去搜索那样的地方。在他预料到有危机时，他就穿上男仆的衣裳，坐到驾车者的位置，把男仆藏于厢内。他往往得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因为他持有点金石已不是什么秘密，许多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常伺机对他进行掠夺。一位德国王子，其名字布罗多斯基认为不宜编入册里，对他玩弄了一个卑劣的诡计，这诡计后来使得他警惕起来。这位王子跪在森迪沃吉斯面前以最迫切的语言恳求他满足其好奇心，当着他的面把水银变成金。由于经不住他的纠缠，在他允诺不泄密的情况下，答应了他。在他离开后，王子便把住在家中的一位名叫穆伦菲尔的德国炼金术士叫来，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穆伦菲尔恳求能有十二名骑士听他指挥，并且他可以追上这位炼金术士抢走他的点金粉，或逼他说出造粉的秘密。王子的希望莫过如此。穆伦菲尔获得十二名全副武装坐上战马的骑士后，在森迪沃吉斯的后面紧紧追赶。他在一个路旁的客栈处追上了他，他正欲进餐。最初他竭力劝他说出秘密，但发现这样无用，他便叫帮凶剥光了他的衣服，把他赤裸裸地绑在屋里的一根柱子上。他从森迪沃吉斯身上抢走金盒，内存少量点金粉，另有一本有关点金粉的手稿，一枚带链条的金勋章，这是鲁道夫国王送给他的，还有一顶嵌有钻石的华贵帽子，价值一万银币。获得这些赃物后，他便撇下紧绑在柱上的赤裸的森迪沃吉斯而去。他的仆人也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客栈的人在强盗走后，立即释放了他们。

森迪沃吉斯去了布拉格，向国王投诉了此事。国王立即派专差

前去王子处，命令他交出穆伦菲尔和帮凶。王子慑于国王的震怒，在院中立起三个绞索，把穆伦菲尔绞在最高的绞索上面，左右两旁各绞上一个贼厮。这样，他算是平息了国王的怒气，还除掉了几个不利于他的证人。同时，他还归还了从森迪沃吉斯处夺走的宝石帽、勋章、金链及点金石文本。至于点金粉，他说没看见，也不知道。

这次历险使得森迪沃吉斯更为谨慎。无论如何劝说，他再也不在任何生人面前做点金表演。他同时装得很穷，有时连续几个星期躺在床上，使人们以为他患上了什么危险的病症，因而不可能拥有有点金石。他有时也假造一些硬币，然后假充金子，他更愿让人们知道他是骗子而不是成功的炼金术士。

布罗多斯基管事还谈到了许多有关这位人士的其他不寻常之事，但不值得重复。他死于1636年，年近80，葬于格拉瓦纳自己的教堂下。有几本炼金术方面的著作是以他的名字出版的。

玫瑰十字会

正是在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的年代，玫瑰十字会会员开始在欧洲引起轰动。他们在短暂的生涯中造成了对舆论的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留下永恒印记，使人们对他们不得不予以特别的关注。在他们以前，炼金术不过是一种低微的幻想；他们的价值在于使这种幻觉获得提炼，使之崇高化。他们还扩大了其范围，并认为持有有点金石不仅是享有财富，而且是享有健康，是人类使唤神灵，任意调配四大元素，突破时空障碍，谙识宇宙秘密的工具。尽管狂妄虚幻，但他们不是毫无用武之地，不管仅是净化了欧洲愚昧时代的迷信及和尚用来充斥这个时代的恶劣做法，还是以温柔、文雅和慈善的一类人来代替它。

据说，他们的名字来源于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或“玫

魂十字”，一位德国哲人，他曾在近 14 世纪末时，在宗教圣地旅行。当病倒在一个称为丹卡的地方时，一些博学的阿拉伯人探望了他，他们称他为科学上的兄弟，并通过灵感告诉他前生的秘密及思想和行为的秘密。他们用点金石为他治愈了病，之后告诉了他所有的秘密。他于 1401 年回到欧洲，年仅 23 岁。他精选了一批身边的人，发动他们研究这门新科学，并起誓把此作为秘密保守一百年。在此之后，据说他活了 83 岁，并于 1484 年去世。

许多人否认存在像罗森克罗伊茨这样的人，并把此教派的起源定在较晚的时期。此事的最早线索可在帕拉切尔苏斯学说和迪的梦中集中找到，这两位先生虽是无心，但却成了尽管未获公认但却是实际的玫瑰教派哲学的创始人。现在很难，或说不可能确定是迪和帕拉切尔苏斯从当时鲜为人知的玫瑰教派那儿获得其思想，还是该教派效法并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 1605 年人们从未怀疑过他们的存在，那时他们已在德国引起注意。他们的教义一颁布，所有幻想家、帕拉切尔苏斯主义者和炼金术士都紧跟在他们的标准周围，并把罗森克罗伊茨奉为人类的新缔造者。迈克·梅尔，当时的一位著名医生，因寻找点金石弄坏了身体和耗尽了资产，起草了一份新兄弟规程与宗旨报告，并于 1615 年在科隆出版。他们首先宣称“他们创始人的思想超越任何创世以来所能想象的一切，甚至不排除上帝的启示；他们注定要在世界末日到来前，完成全面和平，再创人类的使命；他们拥有一切最深的智慧和虔诚；他们具有自然的一切恩赐，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们分送给所有其他人类；他们不受任何饥饿、干渴、疾病、衰老和一切自然界的烦扰的影响；他们可凭灵感一眼就识别出值得纳入他们教派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同样拥有那些在创世时，他们假设就已活着而应有的那些知识，而且一直在积累这些知识；他们拥有一本册子，从中可读到直到世界末日任何写在或将写在其他书中的东西；他

们可驱使并留用最强大的精灵和魔鬼为其服务；通过他们的歌声，他们可以引来海中最深处的珍珠和地矿最深处的宝石；上帝为他们罩上一层云彩，掩护他们不受敌人的恶意伤害，他们也因此可掩人耳目；玫瑰十字会最早的八位教士有神力治愈所有的疾病；通过他们的行会力量，他们可把教皇的三重皇冠化为灰烬；他们只承认两种圣事，且通过他们更新的原始教堂的仪式举行；他们认为罗马人的第四任君主是他们的头目并是所有基督教徒的头目；他们将为他提供比西班牙国王历来从东西方产金地能攫取的黄金数量更多的黄金，因为他们的财宝取之不尽”。

这些就是他们信仰的表白。他们的行为准则有如下六条：

第一，在云游的过程中免费治疗所有疾病。

第二，他们应总是穿着与所居国时尚一致的服装。

第三，他们应每年一次在行会规定的地点聚会，否则以书面形式正当请假。

第四，每位成员在感觉要死时，挑选一位可靠的人作为继承人。

第五，“玫瑰十字”应作为成员相互识别的标识。

第六，行会应保密 120 年。

他们宣称这些法规刻在罗森克罗伊茨墓里的一本金书中，120 年的保密期限从他死的那年起算到 1604 年为止。因而从那个时候起，他们被号召为人类的福利而宣传他们的教义。

八年来，这些狂热分子在德国使人们改信他们的信仰，但在欧洲其他地方却没引起多少注意。最后，他们出现在巴黎，在学者、轻信者和所有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在 1623 年 3 月初，该城的良民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的墙上贴满了同样的宣言：“我们，玫瑰十字教友主教士团的代表，蒙正义之心所向的上帝恩赐，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已就住此城。我们不用书、不用符号进行传

教,我们能讲所驻国的各种语言,我们要把人类,我们的同胞,从错误和死亡中解救出来。”^①

很长一段时间,这奇怪的告示成了所有公共场所的惟一话题。少数一些人感到吃惊,但大多数人仅是一笑了之。两个星期后出版了两本书,这两本书首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神秘教派的震惊,他们行踪诡秘,没人能见到他们的成员。第一本书被史书题为《所谓隐身人与魔鬼签订的契约、他们活见鬼的指令、他们信徒的可悲毁灭和他们的悲惨下场》,另一本被称为《进驻巴黎之玫瑰十字教友最新推出的鲜为人知的神秘教义之考查,及其教友行为方式、所造奇迹和其他众多详情的传记》。

这些书很畅销。大家都急于了解有关这一可怕而又神秘的教会的情况。巴黎那些好奇的闲荡者惊恐万分,他们想象大白天也会见到这些大敌亲临其间。据这两本书记载,玫瑰十字会共有三十六个会员,他们已抛弃他们的施洗和复活的希望。他们声称他们创造的奇迹不是依靠天使的帮助,而是恶魔给予他们的神力使他们随

① 由尤斯塔斯·巴杰尔所写的有关罗森克罗伊茨坟墓的下列传说出现在《观众》的 379 号期刊中:“某人因要挖地,挖到埋葬这位哲人地处的某个深度时遇到一扇门,两旁有墙。出于好奇并希望找到某些财宝,他硬闯进了门。立刻某种燃烧的光使他感到惊异,他看到一个漂亮坟包。顶端有一位身着盔甲的男人塑像,坐在桌旁,身子靠在左手上,右手拿着一根矛杆,前面燃着一盏灯。此人刚一迈入坟包,塑像便从支撑的姿势站立起来,直挺着身子;当此人又迈下一步时,塑像右手举起了矛杆;此人又接着迈了第三步,此时塑像愤然一掷,把灯摔得粉碎,使不速之客处于一片漆黑之中。乡里人听说此事后,掌灯进入了墓穴,他们发现这由铜做成的塑像只不过是一件自动装置而已;坟包的地面全是松的,下有弹簧装置,一旦被入踏中便会自然产生上述现象。

“据罗森克罗伊茨的信徒说,他用此方法向世界显示他已发明古人的长明灯,尽管他不让他人从这项发明中获取任何好处。”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着敏捷的思维从世界的一端转到另一端，使他们能说所有的语言，使他们不管怎样花费，钱包仍是丰满富足；使他们不管有何坚固的铁栓和铁条，仍能掩人耳目地钻到最秘密的地方，并使他们能预测过去和未来。这三十六个教士分为几个组团，其中六个奉命来到巴黎，六个到意大利，六个到西班牙，六个到德国，四个到瑞典，两个到瑞士，两个到弗兰德，两个到洛兰，两个到弗朗什孔泰省。

人们一般相信到法国的使者大概住在马莱教堂附近。巴黎这个区域很快臭名远扬，而人们也害怕到那买房，惟恐玫瑰十字会的六个隐身教士赶走他们。老百姓及许多受过教育素质较好的人普遍认为那帮神秘派的人常造访巴黎的客栈和旅店，食用最好的肉品，饮用最佳的酒类，然后，当店主带来账单时，他们却化作轻烟而去。独自就寝的温柔姑娘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与男人共眠，其相貌胜过阿波罗，一旦呼喊，他们便隐身而去。人们还传说不少人发现家中有大堆金子而不知它们从何而来。整个巴黎一片惊慌。这些玫瑰十字会的人只要还在他国，没人能担保财物不丢失，没有姑娘能担保不失贞操，没有女人或妻子能保证不失贞洁。混乱之中又出现了第二张布告，详请如下：

“如果仅是出于好奇想看到玫瑰十字会教友的人是不能与我们沟通的。如果他确实希望使自己的名字载入我们教会，我们会使他相信我们的诺言是真实的。我们会判断所有人的思想。正是出于如此原因，我们不向公众公布我们的住所。我们与诚意想了解我们的人的一致想法，便足以使我们熟悉他们，也使他们熟悉我们。”

尽管像玫瑰十字会这样的组织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但显然已有人对贴满巴黎墙面的布告表示关注。警察竭力想查出张贴布告的冒犯者，但却徒劳无益，而他们的屡不成功更使公众迷惑不解。教堂立刻着手处理了这个问题，高尔迪神父，一位耶稣教士，著

书论证这些人只不过是卢瑟出于对教皇的敌意而派来宣传其旁门左道的信徒。他补充道，光其名字就说明他们属左道旁门，玫瑰上面架上一朵玫瑰正是邪教之主卢瑟的纹饰。一位叫伽拉斯的人说他们是一伙酒徒骗子的同盟会，他们的名字来自编成十字形的玫瑰花圈，这种花圈常挂在德国酒店的桌子上作为守密的徽征，而且因此产生了人们在传递秘密时的用语“私下说”。还有人把FRC看做是玫瑰十字会的缩写，而看做是煮露会教友的缩写，并解释这种说法是因为这伙人采集大量晨露，并把它们煮沸以提炼点金石和延命水中含有的一种珍贵成分。

受到如此攻击的十字会教友因而竭力为己辩护。他们否认使用任何魔术，或请教魔鬼。他们说他们都很快乐，他们已活过一个世纪，还会再活许多个世纪；他们所掌握的有关自然的熟练知识是上帝作为对他们的虔诚和一心侍奉上帝的奖励而亲自告之他们的。那些认为他们的名字来自玫瑰十字，或称他们为酒徒的人是错误的。为肃清人们在第一点上的错误，他们重申他们的名字来源于克利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他们的始祖；对第二点的指控，他们重述不知口渴为何物，他们有着比品酒更为高尚的乐趣。他们不想干预任何个人和团体的政治和宗教，尽管他们一定要否认教皇的至高权威并认为他是一个暴君。他们说许多诽谤者用最不公道的说法不断攻击他们，其中说他们沉溺美色，利用隐身外套，潜入漂亮姑娘的闺房中。他们断言事情正好相反，他们入会时所发的第一个誓就是严守圣洁，如任何人在此方面超越界限，他立刻丧失所有的优势，并重新面临饥饿、痛苦、疾病和死亡，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他们对贞洁这方面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把亚当的失败归咎于他缺乏这一美德。除了这样为自己辩护外，他们还进一步表明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否认了有关巫术、妖术与魔鬼交流的古老传说。他们说不存在人类许多年代以来所相信的男女梦淫怪和无数奇形

鬼怪这类可怕、非自然且恶心的生物。人类并未被这类鬼怪式的敌人所包围，相反他们周围是无数的美貌慈善的精灵。空中满是气仙，水中满是水泉仙或水神，地腹中满是土神，火中具有火神。所有这些神祇都是人们的朋友，他们最希望的不过是人类能净化其自身的污浊，以能和他们见面及交谈。他们有强大的威力，不受任何空间和物质障碍的束缚。但人类较他们有一特别的优势。人类有不可磨灭的灵魂，但他们没有。不过，他们可以成为这种不死灵魂的共享者，如果他们能激发人类中的某一个来狂热地爱他们。这样，女精灵会不断努力吸引男性的爱慕，而男土神、气神、火神和水神则设法被女人爱上。他们这种感情在回报人类的爱时就会分享那团天火的一个部分——灵魂，并从那个时间起，被爱的便与其爱人成了同等；他们在走完了规定的路程后，便进入快乐大厦。他们说这些精灵昼夜地观察着人类。梦、征兆、预示都是他们的作为，也是他们警示灾难即将来临的手段。尽管出于自身的缘故，他们很愿与人为友，但由于缺少灵魂会使得他们疯狂乃至复仇；他们会因小事而进行冒犯；对那些大吃大喝、腐化堕落和追求其他肉体欲望而已泯灭脑中理智之光的人，他们不是施恩而是大肆伤害其灵魂。

教友会在巴黎的布告和牧师们的攻击所产生的骚动经过几个月便告消退。相互流传着的那些关于他们的故事，即使对当时那充满荒诞的时代而言，最后也变得过分荒唐。人们开始嘲笑那些隐身人和他们的奇特教义。伽布利尔·诺戴在此节骨眼推出了他的《法国对玫瑰十字会教友之见解》，他在此书中成功地揭露了这一新教派的愚昧。这本书虽写得不是很好，但却出得及时。他完全消灭了法国的玫瑰十字会的人，那年再没听到他们的风声。法国各处的骗子不时假借他们的名字来遮掩他们的掠夺，但不时他们中便有个别因聪明过度，把别人袋里的珍珠和宝石诱进了自己的腰包，或者把镀金的铜块当做用点金石制作的纯金来使用而被抓获并绞死。

除这些外，他们已被笼罩在遗忘中。

他们的教义不光是只限于法国这个范围内，在德国仍是活跃兴旺，并在英国吸收了许多变教者。后两个国家造就了两位大师：雅克布·伯麦和罗伯特·弗拉德——他们自称为哲人，两个人很难说哪个更荒唐，更过分。玫瑰十字会教派似乎分成两个阶层——玫瑰十字教士，他们献身于创造地球奇迹；十字曙光教士，他们专门凝思神事。弗拉德属前类，而伯麦属后类。弗拉德可称为英国玫瑰十字会的始祖，作为如此至尊者，他值得在愚昧圣庙中占有显著的一个壁龛。

他于1574年生于堪特郡的米尔盖特，是伊丽莎白战时财政大臣托马斯·弗拉德的儿子。他原打算从军，但因酷爱学习，生性过于安静，好孤独，不适于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这样父亲也不强迫他从事不适宜他的职业但鼓励他研究医学，他本人早期也显出对这门学科的偏好。25岁时，他到了欧洲大陆。由于喜欢玄妙、神奇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他成了帕拉切尔苏斯学派的狂热信徒，把他推崇为不仅是医学而且是哲学的再创者。他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呆了六年，头脑里塞满了怪诞的念头，追随狂热者和空想者的社团。在1605年回到英国时，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伦敦行医。

他不久便出人头地。他把名字从罗伯特·弗拉德拉丁化成罗伯特斯·弗拉克狄布斯，并开始宣扬怪异学说。他声言信奉点金石、延命水和万应妙药；坚持万物仅有两个本原——它们是聚合和疏稀，前者或称北方效力后者或称南方效力。他说有许多魔鬼统治着人体结构，并把它们按菱形排列在各自的位置上。每个恶魔都会产生某种疾病，这个恶魔只能靠菱形上位置与之对应的恶魔把它打败。至于他的医学观点，我们有必要在本书的另一部分谈到，到时我们据其性格可认为他是催眠幻觉及其分支动物催眠的创始

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时代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些学说似乎还不够疯狂,当玫瑰十字会刚在欧洲引起轰动时,他便加入了其组织,并成功地在他们之中获得很高声誉。教士行会受到几个德国作者的猛烈抨击,特别是受到利巴维斯的抨击后,弗拉德自愿作答,并在1616年出版了他对玫瑰十字会哲学的辩护,题目为《为遭受毁谤和怀疑的十字教会会友的辩解略要》,此书立刻使得他闻名于欧洲大陆,因而他被推崇为该教派的高级牧师之一。他被认为是如此重要的人物,以至于开普勒和加森迪认为有必要对他进行反驳。加森迪写了一篇有关他的学说的全面考察。麦森尼,笛卡尔的朋友,曾在弗拉德被指控加入玫瑰十字会时为他辩护,也对弗拉克狄布斯博士(他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进行了攻击,并揭示了玫瑰十字教士的荒诞,特别是弗拉克狄布斯的荒诞。弗拉克狄布斯写了一本长书作答,他把麦森尼称为无知的诽谤者,并重申炼金术是一门很有利可图的科学,玫瑰教会的成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再创者。本书在法兰克福出版,题为《最大财富:魔术、神秘教义、炼金术和十字教会及反对对其的大肆攻击》。除此之外,他写了几本关于炼金术的书,作为对利巴维斯对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抨击的第二次回答他还写了许多医学书籍。他于1637年殁于伦敦。

在他死后,英国的玫瑰教十字会派有所减弱。他们没能引起多少注意,也没费功夫再次招人耳目。偶尔会有一些晦涩甚至不可理解的作品出现,以告知人们这帮荒唐之辈尚存。尤金尼斯·菲拉赖德,一位有名的不愿透露真名的炼金家,翻译了《玫瑰十字会的表白与名声》,并于1652年在伦敦出版。几年后,另一位名叫约翰·海顿的热衷者写了两部有关炼金术的书,一本题为《智者的皇冠,或玫瑰十字会的光荣》,另一本题为《神圣的指南,通向艺术与自然结合的路及玫瑰十字会揭密》。两本书都没能引起多少注意。第三

本书稍微成功些，它名叫《玫瑰十字会物理学的新方法；上帝的仆人，自然的秘书，约翰·海顿著》。选几篇摘录下来可展示这一时期英国玫瑰十字会的思想。作者是位律师，“活着时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从事专职（据本人所言），假期一心思考炼金术和玫瑰十字会学说”。在他称之为结尾的寓言的前言里，他用他那教派的宗旨和真实的历史来启发公众。他说，摩西、伊莱亚斯和伊斯切尔是掌握玫瑰十字会哲学的最古老大师。在英国和欧洲幸存的几个玫瑰十字教士是宇宙之王的耳目，他们耳闻目察一切。他们天使般的聪慧，是一班神圣的无体灵魂和不朽天使的伴侣；他们像普罗特斯一样，能变成任何形状，并有着创造奇迹的能力。最虔诚和最专致的教士可以阻止城里的瘟疫，停息猛烈的狂风和暴雨，平息海河的怒潮，行走在空中，挫败邪恶的巫术，治愈所有的疾病，变所有的金属为金子。他认识当时的两位玫瑰十字会的教士，分别叫做华尔弗德和威廉斯，他们就在他眼前创造了奇迹，并教了他许多极妙的占星术和地震预测术。“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他说，“我的气质是否能为我赢得才能的用武之地。‘当我再次见到你时，’他说（意思是他高兴再次拜访我时，因为我不知道到哪儿找他），‘我会告诉你。’当后来我见到他时，他说你应向上帝祈祷，因为好人和圣人献给上帝最好和上帝愿接受的服役就是把自己——他的灵魂奉献给上帝。他还说善良的精灵是上帝慈祥的眼，他们在世上来回巡视，用爱和怜悯之心注视着善良、专心的人们做出的纯朴努力，并为他们做好事，帮助他们。”

海顿虔诚地认为玫瑰十字会的教条是真的：即对人类来说，吃喝并不是必要的。他坚持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像住在恒河源附近那些绝无仅有的人一样地生活，那些人在与他同姓者克利斯朵夫·海顿的游记中被提到过，他们没有嘴，所以不能吃，但可通过鼻孔呼吸生存；做长途旅行时除外，他们得通过嗅闻花香来增补饮食。

他说在真正纯净的空气中“有着不同的细微油脂”通过阳光散播，足可提供人类大部分养分需求。至于那些胃口大的人，他不反对看到他们食用动物肉，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不能生存，但他硬是坚持他们没有必要非吃不可。如果他们把一块烹调得当的肉片贴在上腹部，这足以满足最强壮、最贪吃的人的需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会从那共有的宽敞大门——嘴处让疾病进入体内；任何人可从饮水的例子中看到这点，因为人若一直泡在水里，他便不感到干渴。他说他了解到许多玫瑰十字会的教士就是用这种方式饮酒，并可许多年不饮食。事实上，海顿说，我们可以轻松地一生不饮食，哪怕三百年不吃任何肉类，如此可杜绝任何生病的危险。

“这位圣贤的哲学家”进一步告诉困惑的同辈人说，教会主要人物总是随身带着他们的徽征前往他们的会合处，这徽征称为RC，是一乌木十字，有金玫瑰盛装。十字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遇难为我们赎罪，金玫瑰则象征他复活的荣耀之美。这一象征被轮番带到麦加、骷髅山、西奈山、哈兰和另外三个分别叫做卡斯尔、阿帕米阿和肖纳托·威利萨·柯孛契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半空中，是玫瑰十字教士高兴前往或要做出行动决议时开会的地方。他们总是喜欢这些地方的其中之一，并从头到尾在那儿解决所有世上已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要发生的问题。“这些，”他最后说，“就是被称为玫瑰十字会教士的人。”

将近7世纪末时，这个仍吹嘘还有几个人的教派被更为合理的思想占据了。这些想法似乎认为满意便是点金石，并抛弃了仅因想象的幻影而对点金石进行的疯狂探求。艾迪生在《观众》中描述了他和玫瑰十字会教友的谈话，从中可以悟出这一教派在行为上明智多了，尽管他们的谈吐仍是和从前一样愚昧。他说：“我曾有一次和玫瑰十字会教士谈论那伟大的秘密。他把这秘密说得就像住在绿宝石中的精灵，能把其周围的东西变成力所能及的最完美的

形式。‘它使太阳增辉，使钻石生水。它使所有金属发光，使铅具有金子的一切特性。它使烟变成火焰，使火焰变成光，使光变成荣耀。’他进一步补充说，‘它的一丝光线会驱散被它照着的病人的痛苦、担忧和阴郁。’简言之，他说，‘它的出现会自然地把一切地方变为一种天堂。’在他继续发表一阵这类愚蠢的议论后，我发现他把自然的和道德的思想在谈话中已混为一谈，而且他那伟大的秘密不过是心满意足而已。”

雅克布·伯麦

现在该是谈论雅克布·伯麦的时候了。伯麦认为他可在《圣经》中找到转变金属的秘密，他还发明了一套离奇的五花八门的、把炼金术和宗教混在其中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曙光十字派。他于1575年出生在上劳济茨区的格尔利茨，一直到30岁，他都是从事修鞋业。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但却有着空想的性格，直到1607年和1608年玫瑰十字会哲学在他住的那部分德国颁布后，他才有了定型的思想。从那时起，他把皮革撂在一旁，一头钻进了那套形而上学的废话中去。帕拉切尔苏斯的著作落在了他的手中，这些东西，连同玫瑰十字会的白日梦，如此迷住他的注意力，以致他最后完全抛弃了他的职业，同时，从相对较独立的状态，坠入了贫穷和匮乏之中。但他并没被这惨境和困难吓倒，他的头脑已拴在另一圈子里的人身上，且在思想上已是人类的新使徒。1612年，在考虑了四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题目为《曙光，或初升的太阳》，表达了帕拉切尔苏斯的荒谬思想，把那位混乱的作者搅得更乱。他硬说勤勉地翻阅《旧约》和《新约》就可找到点金石的秘密，特别是翻阅《启示录》，里面包含了所有的炼金术秘密。他坚持认为神的恩典以同样的法则运行，遵守着同样的方法；天道奉

行在自然界中，且人们清洗邪恶腐化思想的方法完全类同于金属排渣一样，比如说用火。

除了相信有土神、气神、水神、火神外，他还承认有不同等级和阶层的魔鬼。他自夸能隐身，具有绝对的贞洁。他还说，如果乐意，他可几年不沾荤腥和酒类及人身需求的基本食品。不过，没必要做这些傻事而已。他因撰写这类著作受到格尔利茨地方官的谴责，并责令其丢掉笔杆，干他的蜡活，这样教区可不指控他的家人。但他仍是不接受这一良言，继续着他的研究，今天煅烧矿物，提纯金属，明天又将《圣经》神秘化。此后，他还写了三本书，与头一本一样荒谬。一本名叫《金属》，稍有价值，因为是其中最不晦涩的。另一本叫做《永恒中的短暂显象》，最后一本叫《神智学揭密》，内容满是比喻和暗喻，“一切都是离奇和少见，缺乏意义和常识”。

伯麦死于1624年，身后留下一大帮崇拜他的信徒。他们中许多人在17世纪也像他们的师父那样杰出地荒谬，他们中可值一提的是吉夫泰尔·温登哈根、约翰·雅格·兹麦曼和亚伯拉罕·弗兰根堡。他们的歪门邪道惹得罗马教堂讨厌他们，他们中许多人因其信仰长期受到监禁和折磨。其中一个名叫库尔曼的人因被指控行巫，于1684年在莫斯科被活活烧死。伯麦的作品在许多年后，被一位狂热者威廉·罗译成英语并出版。

摩 缪 斯

彼特·摩缪斯，一位臭名昭著的炼金术士及伯麦的同辈人，在1630年，努力把玫瑰十字会哲学引入了荷兰。他向荷兰议会申请给他一个听众会以便能解说该宗派的要旨，并透露利用点金石和风、火、水、土等神灵的帮助把荷兰变为一个世上最富最幸福的国家。议会明智地决定不与他打交道。为此他决定出书羞辱他们，同

年他在莱顿这样做了。书的名称叫《自然之最隐秘之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永恒运动”，第二部分为“金属转变”，第三部分是“万应药”。他于1617年在法兰克福还出版了有关玫瑰十字会哲学的德文著作。

诗歌与小说皆因玫瑰十字会的幻想而推出了不少优美之作。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文学有着数以百计的甜美小说，其中的机械人都是从他们的白日梦中所借来。沙翁的“精巧的埃里厄尔”是最突出的。从同样的来源中，教皇在其迷人之作《强破铁锁》中引用了贝林达化妆室的空想的占有者；还有拉莫特·福盖，一位美丽无常的水怪，他给她施以更多的恩典和爱戴，而对她想象中的敌人，他也唤起比其他神祇更多的同情。沃尔特·斯哥特赋予阿维纳尔的白太太很多水精灵或水神的特征。德国的小说、抒情诗也充满着对气神、土神、水神和火神的引用；法国的小说也不甘落后，这些神祇被用来代替罗马和希腊中的那些繁琐的神话。特别是气神，她们成了歌谣中最受欢迎的题材，而且广为人们所熟悉以至和其他神类、仙女混为一谈，而这些仙女却在迷信编年史上要比她们古老得多。由于这些玫瑰十字会的恩典，诗歌爱好者们是很愿意这个教派存在的，不管他们有多么荒谬。

波 里

就在迈克尔·梅耶把玫瑰十字会的存在公布于世时，意大利诞生了一位人物，他后来成了玫瑰十字会教士会的显赫人物。炼金术狂再也找不出比约瑟夫·弗兰西斯·波里更为完善、更为成功的骗子。一些权威人士认为他生于1616年，而另一些人士认为他出生在1627年，地点是米兰，他父亲在那儿行医。16岁时，他被送到罗马的耶稣学院完成学业，在那儿他因不寻常的记忆而出类拔

萃。他轻而易举地学完了一切。在卷数众多的著作中没有什么事实对他来说是太细而记不住的，也没有什么学业对他来说是太抽象而不能掌握的；然而，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却被他那难以驾驭的情感和喜欢骚动和放荡的禀性所抵消了。他不断地跟校长和警察局长惹麻烦，弄得声名狼藉，几年也洗刷不清。靠朋友帮助，他在罗马开始行医，并在教皇家中赢得一席之地。在一次勤勉的钻研中，他爱上了炼金术，并决心把精力奉献给点金石的发现上。除了这个致使他一贫如洗的爱好外，他还有许多不良嗜好。他的消遣方式也和他从事的研究一样耗费资金。两者都具有摧毁他的健康和名声的特性。在 37 岁时，他发现从事医疗不能维持其生活，于是开始谋求其他行业。1653 年，他成了狄弥罗格利侯爵的私人秘书，侯爵是罗马法庭的因斯布鲁克大公的使节。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可仍然过着往日那种恣意放荡的生活，频频接触赌徒、纵欲者、放荡女人，卷入可耻的街道纷争，相反却疏远着想与他交友的客户。

突然间，他的行为有了变化。这位生活放荡的浪子换上了慎重的哲学家外衣，这令人耻笑的罪人声称从那以后将抛弃一切邪恶的方式，并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对他的朋友来说，这洗面革心的做法既令人高兴也令人出乎意料。波里同时隐约暗示这是奇迹般显现的某种超级力量带来的变化。他声称和一些友善的精灵对过话；上帝和自然之谜都已透露于他；他已有点金石。和他的先驱伯麦一样，他把宗教问题与哲学术语混为一谈，并采取各种手段自立门派。这在罗马和教皇的宫殿中是一冒险的举动。波里及时醒悟感觉到这点，使他得以逃脱圣·安吉罗城堡的牢狱之苦。他逃回了因斯布鲁克，并在那儿呆了一年，然后返回故城米兰。

他那极为虔诚的声誉在他到达米兰前就传到那里了。他发现那儿有许多人乐意追随他，所有愿意加入这一新教会的人都发誓自愿受穷，并为教会的共同利益舍弃所有财物。波里告诉他们他从

天使长那儿获得一柄剑，剑鞘上刻有七位天神的名字。他说：“无论谁拒绝进入我羊栅的人都将遭教皇军队的摧毁，上帝已预先命我为其首领。任何跟随我的人将被赐予所有的欢乐。我的化学研究将以发现点金石而愉快告终。通过点金石，我们会获得想要多少就会有金子。我已获得众天使，特别是天使长迈克尔将协助我的保证。当我步入他的神道时，我当晚便得预示，并且天使的声音向我保证我会成为预言家。在这神迹中，我看到一棵棕榈树，周围全是一派天国的繁荣。无论我何时呼唤都有天使来到我的身旁，并向我透露自然界的一切秘密。气神和小天使们听命于我飞向世界最远的边角，为我和我乐于尊敬的那些人服务。”由于不断复述这类故事，波里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大帮追随者的头目。由于在这些喽罗中他是一位炼金术士，而不是宗教人士，也就没必要重复那些他所灌输的与罗马教堂教条有关的教义，这些教义曾使他面临教皇当局的最严厉的憎恨。它们就像他的哲学家装扮一样荒谬至极。随着他的人马不断增多，他似乎怀有某一天会成为新的穆罕默德的想法，还幻想在其故城米兰成立一个君主国和一个教派，他将是这个国家的国君和预言家。1658年，他图谋要把城门外所有的卫兵抓起来，并正式宣布他为米兰人之王。正当他认为计划成熟时，却被发现了。他的二十个随从被抓了起来，他本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到瑞士这块中立地区，在那里教皇的愤怒管不了他。

随即他的随从开始受到审判，全部人受到不同年限的监禁。波里受到缺席审判，并持续达两年之久。1661年，他被作为邪说人和巫师判处死刑。他的肖像被绞刑吏在罗马焚毁。

波里同时平静地住在瑞士，一个劲地诅咒宗教裁判及其程序。他后来到了斯特拉斯堡，打算定居在此城中。作为一个因宗教见解而受到迫害的人，也作为炼金术士，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觉得对像他这样抱负不凡的人，那个范围太窄了些，于是同年他撤到阿



因斯布鲁克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姆斯特丹这个更富的城市。他在那儿租了一套豪华的住宅，安装了一套光艳夺目的设施，使得那些最富有的商人的设施也黯然失色，并使人们以为他是具有阁下头衔的人。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过如此奢侈的生活仍是不得而知：炼金行业的人用他们的方式自然能轻松地解释这点。明智的人却看法不同，认为他攫取这些钱的方式并不那么光彩，因为大家记得在他那些不幸的米兰信徒中，有不少是富人，他们为遵守教派基本规则，已把所有财富都交到了他们的创始人手上。不管是以什么方式赚来的钱，波里在荷兰挥金如土地花费着，并受到当地人极大的尊敬和崇拜。他妙手回春，治愈了几例重症，这使他名声大噪，被认为是天才。他仍勤勉地继续着炼金工作，每天盼望他能成功地把贱金属变为金子。他从未舍弃过这一期望，即使是在最不幸的时候，而在兴盛期，这炼金术又致使他胡乱花费。从意大利带来的钱并不能长久地供他如此花天酒地地过日子，而尽管点金石会带来明天所需求的一切，但却不会提供今天的所需之物。不过几个月，他就被迫削减开支，放弃了高楼大厦、镀金边的马车、珍贵的纯种马，以及那些穿特殊制服的家仆和奢侈的娱乐用品。随着辉煌的减弱，他的名声也随之下降。当他徒步上门行医时，那些妙药也不像他“阁下”驾着六马马车到穷家看病时那样有奇效了。他从奇人落到凡夫的位置。他那些高朋好友也对他冷若冰霜，而那些卑躬屈膝的奉承者也拿香火朝拜他圣了。波里认为该是改换住所的时候了。有了这种想法，他便在能弄到钱的地方到处去借，并成功地从一名叫德弥尔的富翁处获得 20 万弗罗林，据他说，用于资助他发明延命水。他声称可以在不减少重量的情况下，消除钻石中的瑕疵，这样，他又得到了六颗珍贵的钻石。带着这些战利品，他连夜偷偷地赶到了汉堡。

他到达该城时，发现了著名的克利丝蒂娜，瑞典的前女王。他获得她的召见，请求她能资助他探索点金石。她给了他一些鼓励。

但波里因害怕如呆在汉堡，在此处有关系的阿姆斯特丹富商会揭露他的罪行，于是又转到哥本哈根寻求丹麦国王腓特烈三世的庇护。

这位国王是金属能转换的坚定信奉者。由于嫌钱不够，他乐意听从这位能言善道而又能毛遂自荐的冒险家的计划。他为波里提供了做实验的工具，并饶有兴趣地观看炼金工作的进展。他每个月都期望着拥有能买下秘鲁的财富；他失望时，会耐心地听取波里的借口，后者对每次失败，都早有备好的合理解释。国王变得更为依附他了，并袒护他免遭朝臣的嫉妒攻击及那些看到他们的君主受到这江湖骗子的愚弄感到痛心而进行的愤怒谴责。波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这种好主意寻找粮食，在这方面他的医学知识很有用场，这种知识常常被用做他与丑恶之间的护板。他就这样在腓特烈的宫廷里生活了六年。但自君王歿于1670年后，他便没了庇护人。

由于在哥本哈根结下的怨敌比交的朋友多，自然在新王继位后，他就无甚希望，他只得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他先是去了萨克森州，但在那儿，情况并不令他鼓舞，反而宗教法庭密使给他带来很多的危险，使他没在那儿多呆几个月。在每个承认教皇精神权威的国家，只能料想被处置。他似乎决心到土耳其定居，并改信穆斯林教。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他到达了匈牙利边境，但因被怀疑与刚发现的纳达斯迪和弗兰吉帕尼伯爵阴谋有关而被抓了起来。他徒劳无益地辩解其清白，并说出了其真实姓名与职业。他被拘留在狱中。一封快信送往利奥波德王，以询问如何处置他。他的福星在坠落。信函在不吉利的时刻到达君王手上。教皇的使节与国王正在小房间里。他一听到波里的名字就要求他作为教皇的囚犯押回国。国王顺从了这一要求。这样，波里被紧紧铐住，由一队士兵押回罗马宗教法庭的监狱。他太会行骗，不会过深地迷在狂热里，

而且只要能挽救其性命，他愿意当众宣布放弃自己的异端邪说。当向他提出这一要求时，他急忙接受了。他的惩罚转为好不了多少的永久监禁。但他太乐意付出任何代价逃脱刽子手的魔掌，于是在1672年10月27日面对罗马聚集的大庭广众，他作了《光荣返正》的忏悔。这样他被转到了圣·安吉罗城堡的监狱，他在那儿呆了二十三年后死亡。据说，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前，他被允许有很多的优待，他甚至还有实验室，通过探寻点金石打发牢中的孤独。克利丝蒂娜女王住在罗马时常去拜访这位老人，和他谈论化学和玫瑰十字会教义的事。她甚至获许让他偶然离开监狱住在她的宫中一两天，她保证他回到监狱。她鼓励他探寻炼金术的伟大秘密，并为他提供资金。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波里从这种熟人关系中是获利最多的，而女王只不过获得一些经验而已。即使是经验也不敢保证克利丝蒂娜就肯定得到，因为直到她死的那天，她都相信有发现点金石的可能性，并愿意协助任何不管是热心的探索还是莽撞得足以称为点金石研究的冒险。

在波里被囚禁11年后，他在科隆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骑士约瑟夫·弗兰西斯·波里密室的钥匙，室中装有许多有关化学和其他科学的稀奇信函，信由他著，连同其生活备忘录》。本书包括了对玫瑰十字会哲学的全部说明，还提供了给维拉神父写入他《科巴利斯伯爵》一书的材料，此书在17世纪末引起轰动。

波里在圣·安吉罗监狱苟延残喘到1695年，这年他80岁。除1666年在哥本哈根创作的《秘室钥匙》外，为启发腓特烈国王，他出版了一本有关炼金术和神秘科学的书，名为《罗穆卢斯肩负的罗马人使命》。

17 世纪的次要炼金术士

上面我们已谈论过一些自命拥有点金石术士的生活，但除他们外，这个世纪及前一个世纪还产生了大量的作者，他们以其有关点金石题材的著作充斥着文学领域。事实上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对此有一定的信任。凡·黑尔蒙特、波里切尔斯、科契尔、伯尔哈弗和其他二十来人虽不自诩为炼金术士，但却冠以这方面的教授之名。爱尔维修，一位同名著名哲学家的祖父，声称在 1666 年在海牙看到一位陌生人把一贱金属转成了金子。他说，一天他坐在书房里，一位外貌谦虚、单纯，衣着像北荷兰殖民者后裔的人前来拜访他，意欲打消他在点金石上的疑虑。那人问爱尔维斯是否认为他应了解这一珍宝，如果他能一睹为快的话。对此，他回答当然不应该。那人立刻从衣兜里掏出一象牙小盒，里面装着三片金属，色泽如同硫磺，极为沉甸。他向爱尔维斯保证可用此制造多达 20 吨的金子。爱尔维斯告诉我们他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它们，看到它们易碎，他趁机用指甲刮了一点儿。然后他把它们还给了陌生人，并要求他当面实施这一转变过程。陌生人回答说不能这样做，并离他而去。在他走后，爱尔维斯找来坩埚和一点铅，在铅熔时，他把从点金石上偷来的这点微粒放入了坩埚。他失望地发现点金粉一起被蒸发掉了，留下的仍是原样的铅。

过了几个星期，他差不多忘了这回事，突然他又受到了陌生人的拜访。他再次恳求陌生人解释他转变铅的过程。陌生人最终答应了，并告诉他仅一粒粉末就可以了，但得把它包在蜡球里才能投入熔金中，否则因其强烈的挥发性，它会变做蒸汽而挥发掉。他们进行了试验，并取得满意的成功。爱尔维斯独自重复试验，把六盎司的铅变为了纯金。

这件事的名气传遍了整个海牙，城里所有的知名人士都云集在他的书房中，以便眼见为实。爱尔维斯当着奥兰杰国王的面进行了实验，之后还进行了几次，直到他耗尽从陌生人处获得的点金石。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再没来访过，他也没能弄清他的姓名和情况。次年，爱尔维斯出版了他的著作《金牛犊》，书中他详述了上述情况。

同时，著名的科契尔出版了他的《地下世界》，书中，他把炼金术士称为一帮歹人和骗子，把他们的科学称之为幻觉。他承认他曾在这领域苦苦工作，但经过深思熟虑和再三徒劳的试验后，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刻，所有的炼金术士并肩起来反驳这位可怕的攻击者。一位名叫索罗门德·布劳恩斯坦的首先起来与之抗争，并试图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蓄意歪曲，他提醒他有关森迪沃吉斯当着腓特烈三世和梅恩斯选帝侯的面转变金属的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最近的时期内进行的。茨维尔弗和格劳伯也加入争论，他们把科契尔的敌意归结为对胜过他的炼金术士的怨恨和妒忌。

据称，科斯塔瓦斯·阿朵尔弗斯成功地把许多水银变为了金子。博学的波里切尔斯说他看到了由此金子打成的硬币，朗莱·弗莱斯诺伊也证实了同样的情况。在《蒙科尼斯之旅》一书中有这样的陈述：“一位不太做生意但却会把铅变为金子的卢卑克商人，给了瑞典国王一锭金子，重量至少为 100 磅。国王立即下令把它制成达克特。因为他深知此锭金子的来源，他把自己的纹章刻在一端，把墨丘利和维纳斯的象征图像刻在另一端。（蒙科尼斯继续说）我有一枚这样的硬币，我被信任地告知，在卢卑克商人死后，人们在这位从未显得富有的商人的钱柜中发现的钱不少于 170 万克朗。”

这样的故事，都是由一些颇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信心十足地说出来的，它们往往使得欧洲各国的炼金术士不断处于迷惑的状态。光是见到 17 世纪有关这一题材的作品的数量和献身此昏庸之道

的智者的数量,就使人惊叹不已。伽布里尔德·卡斯太涅,一位方济各会的教士,在路易八世统治时期非常引人注目,君王把他安置在家中做施赈大官。他自称找到了长寿药,路易指望借助他的灵药执政一个世纪。凡·黑尔蒙特也自命成功地完成了把水银变为金的过程。理所当然他被鲁道夫国王二世请进了维也纳宫廷的家门。格劳贝尔,即格劳贝尔盐的发明者,17世纪中叶在阿姆斯特丹行医,在该市创办了一所公共学校,研究炼金术,本人亲自授课。斯拜尔人约翰·乔契姆·贝契尔在同期也名声大噪,他相信通过特种方法可把打火石变为许多金子,变为那伟大而不可思议的物质:点金石的辅助物。他建议奥地利国王利奥波德资助他进行试验,但因成功的希望太遥远,而眼下的花费太昂贵,国王没有被吸引,他只是给他许多赞扬,钱是一点没给。贝契尔后来又试了试荷兰的议会,但仍未成功。

说到骗子骗人说他们能变金子的种种诡计及这期间流行的许多这方面的故事,最满意的要算杰弗洛伊长老于1772年4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学院与会期间作的报告。由于该报告主要与16、17世纪的炼金骗子有关,下列节选对该段历史来说,也是合适的。由于成功转变金子的实例如此之多又如此之真,只有杰弗洛伊那有力的揭露报告才能使公众除去头脑中的毒害。他们常用的伎俩是借助于双层底子的坩埚,底下一层表面为铁或铜,上面一层为蜡,涂成像金属样。两层中间放入他们所需数量的金银粉。接着他们放进铅和水银或其他配料,然后置坩于火上。理所当然,当试验结束时,他们总会发现坩底有一块金子。同样的结果可用许多其他的方法来产生。他们一些人用的是空心棒里面装有金银粉,底部用蜡或黄油封死。他们用此棍棒在沸滚的金属溶液中搅拌,一边注意用各种仪式来伴随其操作,分散人们对其真正诡计的注意。他们也会在铅中钻洞,洞中灌入熔金,再用原来的金属仔细封口。有时他

们用水银来淘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难瞒过外行人，使其相信这些都是贱金属，然后用些硝酸轻而易举地变出精美锃亮的黄金。

另有一些人用钉子来欺骗，钉子一半是铁，一半是金或银。通过把钉子蘸入浓酒精内，他们声称已把铁变成了金。杰弗洛伊把几颗这样的钉拿给大会看，并展示两部分焊接得多巧妙。金或银的那一半被涂成像铁一样黑，而当钉子一浸入硝酸，色彩立即变了。这种钉子在塔斯肯尼大公处的杂房里就有。杰弗洛伊说一位和尚就是拿这样的刀给英国女王看的；其刀片一半为金，一半为铁。同时，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看到那些半金半银的硬币更为平常的了，它们也是炼金术士动了手术，用以骗人的。事实上，杰弗洛伊在其长篇报告的结尾说，有种种理由可相信所有传到我们这儿的有关利用撒粉和点金药物把金属变为金或银的著名故事，都是基于上述某种骗术之上的。这些自命为炼金术士之人总是在首次或二次试验后便渺然而去，或者是他们的药粉和灵药皆无建树；这要么是因为已引起他人注意，他们无机可乘，无法施展手法，要么就是因为他们无足够的金、银粉末进行下一次的试验。

这些所谓的炼金术士的无私慷慨一眼看上去似乎极为冠冕堂皇。他们把变金的收益大肆抛弃——甚至连发现奥秘的荣耀一起，这似乎不乏其例。然而正是这表面的无私慷慨成为他们诡计中最狡猾的一个。它能不断悬住人们的期望，显示发现点金石的可能性，提供未来的有利契机，他们向来就会及时抓住这些机遇——进入皇室，用公费供养自己，接受权势大人的豪赠。他们在轻言承诺赐金后，表现得无比贪婪。

现在只剩下追溯从18世纪开始到今天的这种骗局的发展了。我们将看到直到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在理智上的恢复迹象还很淡薄。

让·戴利斯尔

1705年，法国广为流传一位名叫戴利斯尔的铁匠，他发现了点金石，并在乡村四处周游，把铅变为金子。他是普罗旺斯省的人，他的名声很快从他的家乡传到了首都。他的早年生活鲜为人知，但朗莱·弗莱斯诺伊勤勉地收集着有关他晚年的生活详情，这是有可观收益的。他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并在年轻时为一炼金术士当仆役，从这位炼金术士身上他学会了许多这帮人的鬼把戏。他师傅的名字从未被人知晓；但据称，他在某些方式上惹恼过路易十四世的政府，因而逃到瑞士避难。戴利斯尔陪他到了萨沃伊，据说在那儿的一座孤山上，他对他下毒手，杀害了他并抢夺了他的财物。之后，他扮成一个香客回到了法国。他在路旁的一个孤独客栈里度夜时，认识了一位叫阿路易斯的女人，他俩顷刻之间打得火热，后者愿意抛弃一切，随他浪迹天涯，与他同甘共苦。他们在普罗旺斯无声无息地共同过了五六年，显然拥有优越的独立性。终于在1706年，传出他有点金石的风声，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巴尔亚蒙附近的西拉内的帕律堡他的家中，目睹他用水泵和火铲创造财富。下列有关他操作的记述写在德塞利西，普罗旺斯省利耶兹主教辖区新堡寺院一位副住持，给巴黎圣雅克·奥特巴教堂住持的信中，日期是1706年11月18日：

“我要对你说些事情，我亲爱的堂兄，这些事会使你和你的朋友感到有趣。点金石，这种被许多人认为是奇特之物的东西，终于被人发现了。发现此秘密的人名叫戴利斯尔，属西拉内教区的人，住在离我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他只用一些他具有的油和粉类的东西撒在赤热的铅和铁上，便把铁变成了银，铅变成了金；这样，如果他愿牺牲这绝妙的混合物，那么任何人在一天之内成为百万富

翁并不是不可能的。他把用此方法制作的一些白金送给里昂的珠宝商人去鉴别其质量。他还把其中二十磅卖给了一位叫塔克西斯的迪涅商人。所有的珠宝商说他们一生没见过这样好的金子。他造钉子，一半是金，一半是铁或银。那天，我和他进行了长谈，他答应给我一颗这样的钉，这也是奉主教之命，主教本人也亲自目睹了他的操作，并把详情告诉了我。

“莱茵沃尔德的男爵和男爵夫人给我看了一块戴利斯尔当他们的面用锡器变成的金锭。我的内兄索瓦尔在这方面耗费了 50 年，前天拿了一颗钉子给我看，这颗钉子是他亲眼看到由戴利斯尔变成了金子。他使我相信他以前的试验是建立在错误的原理上的。这位杰出的工匠不久前收到皇家管事的一封礼函，我读了此函。他提出要利用他对大臣的影响来阻止任何限制其自由的图谋，这种自由已两次受到政府代理人的侵犯。据信，他使用的油物是金或银熔成的一种状态。他让它长期受阳光暴晒。他说通常得花半年时间来做此准备。我告诉他显然国王想见他。他说由于某种气候和温度对其成功的绝对必要，他不能在每个地方施展这种技术。真像是此人似乎无甚抱负。他只有两匹马和两个男仆。此外，他喜爱他的自由，不懂礼貌，法语说得很糟，但他的判断力似乎很强。他从前不过是个铁匠，可在没人教他的情况下在这行干得很出色。远近的贵族老爷和领主都来拜访他，巴结他，这似乎更像偶像崇拜。此人若向国王吐露秘密，法国就幸运了。管事已送了一些金锭给国王。然而，这种福气可能过于奢侈而不现实，因为我担心这位工匠可能会和他的秘密同归于尽。毫无疑问，这一发现将轰动整个王国，除非按此人的个性出面制止，我对你描述过他的个性。不管怎样，他将名扬后代。”

在给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中，日期为 1707 年 1 月 27 日，德塞利西说道：“我亲爱的堂兄，在上封信中，我和你谈起了普罗旺斯的

那个著名的炼金术士，名叫戴利斯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但这次我却能用亲身经历来谈论此事。我现也有一颗半银半铁的钉子，是我自己造的。那位伟大可敬的工匠也赐予我一项更大的特权——他允许我用他那神奇的油和粉末把我带去的一块铅变成了金。全国的人都把眼睛盯在这位绅士身上，一些人大声否认，另一些人表示怀疑，但见过的人都承认这个真实性。我读到了朝廷给他的护照，命他早春在巴黎现身。他对我说他乐意去，早春是他定下的动身时间，因为他要采集原材料，以便被介绍给国王后，他要做得得起国王的实验，把一大堆铅变成最精美的金子。我衷心祝愿他不会让他的秘密跟他一块消亡，而是把它交给国王。由于我有幸在本月 20 日 上星期四与他共进晚餐，并坐在其身旁，我对他耳语说，他可藐视法国所有的敌手，他没否认，但却笑了。事实上，此人真是匠艺奇才。他有时油、粉并用，有时单用粉末，但当我把它搽满自制的金属块上时，由于用量很小，它根本就显不出来。”

这位头脑软弱的牧师
绝不是邻里惟一渴望得到
这位狡猾骗子拿出的无限
财富而丧失理智的人。另
一位叫德里昂的牧师，格
莱诺贝尔天主教堂的歌
手，在 1707 年 1 月 30 日
的信中说：“蒙特尔的副牧
师梅斯纳尔德先生给我来
信说，有一个人，年纪大约
35 岁，名叫戴利斯尔，能
把铅和铁转变为金和银。
而且这转变确切真实，连



金匠都说他的金银是他们见过的金银中最纯最细的。五年多来此人被认为是疯人和骗子，但公众已转变了对他的错误看法。他现和德拉帕律一块住，地点是同名的德拉帕律堡。德拉帕律先生家境不富裕，需要钱供养他的女儿，她们都到中年了，没人愿不收嫁妆就娶她们。戴利斯尔答应在受国王邀请，动身前往王宫前使她们成为全省最富的姑娘。他要求在动身前给他点时间，以收集足够的药粉当着陛下的面制造几公担的黄金，他准备把它们送给他。他那神奇的药粉主要由草药和大小扇羽阴地蕨草木构成，前者他在德拉帕律的园中种了许多，后者要到蒙特尔两英里外的山中采集。我所对你讲的东西并非供你消遣而发明的故事：梅斯纳尔德可提出许多有关它的证人来证实其真实性。此外，塞纳区的一些主教也目睹了这令人惊异的操作实验，如德塞利西先生，你是熟悉的。戴利斯尔是当众转变金属的。他把粉末和油涂在铅和铁上并放在炭火上。不一会它改变了色彩：铅变成了黄色，并被发现已变成了金子；铁则转成了白色，并被发觉成了纯银。戴利斯尔是个文盲。德·圣·奥本先生努力教他读写，但他却没能从他的课中获得什么教益。他没礼貌，爱空想，是个梦想家，凭冲动办事。”

戴利斯尔似乎害怕冒险到巴黎。他知道他那熟练的手在国王面前会受到密切注视。他总是找这样和那样的借口把旅行拖延了两年多。路易十四世的财政大臣戴斯马莱特，认为“炼金术士”害怕犯规，两次送他盖有国玺的安全通行证，都被戴利斯尔拒绝了。就此，戴斯马莱特写信给塞纳区主教，发表了他对这著名的金属转变的真正看法。下面是后者的回信：

致路易十四世财政总领戴斯马莱特先生的报告副本

塞纳区主教,1709年3月

阁下：一年前或再早些，我向您表达了我对您荣升为财政大臣的喜悦；我现在有幸致函于您谈谈我对戴利斯尔的看法，他一直在我的辖区内进行金属转变的操作。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在庞恰特雷恩伯爵前提到过他几次，因为他问过我。不过，我没给您去过函，也没给查米拉特去过函，因为您没向我问及此事。现在您让我了解您想知道我对此事的感觉，为了国王和阁下您的利益，我将坦诚地表白我自己。

在我看来，对戴利斯尔，有两件事是要秉公检查的：一是他的秘密，二是他本人；也就是说不管他的转变术是真还是假，他的行为是否正常。至于点金石的秘密，我长期以来就认为不可能；三年多来，我对戴利斯尔的浮夸之言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持更多的怀疑。在此期间，我没和他照过面。我甚至协助过一个本省有影响的家族向我竭力推荐的人才，去指控他的某种违法或传说他已犯下的其他不当的行为。但此人在恼怒他时对我说了本人曾几度把戴利斯尔从铅和铁中变来的金、银带给尼斯、艾克斯和阿维尼翁的金匠。我对此人的看法开始动摇。之后，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遇到了戴利斯尔，为使我高兴，那家人叫戴利斯尔当着我的面进行操作，戴利斯尔欣然从命。我给他一些铁钉，他在火炉旁当着六七个可信赖的人的面把钉子变成了银子。我收下了如此转变而来的钉子，叫我的施政吏把它送到艾克斯的珠宝商尹伯特那儿受检。他对它

进行了必要的检验后送还了我，并说是上好的银子。但我仍是感到不满意。庞恰特雷恩先生曾在两年前暗示过我如能对戴利斯尔进行一番调查，我将完成一件使陛下满意的事。我决心要这样做。我于是把这炼金术士叫到了卡斯泰雷恩和我会面。他来了，我让八到十个警觉的人围着他，并告诫这些人密切盯住他的手。当着我们的面，他把两块铅变成了金和银。我把它们送到了庞恰特雷恩先生那儿。尔后，他写信告诉我，他把它们送到巴黎最老练的金匠处检查，他们一致声称它们是最纯的不含合金的金和银。此信目前就放在我跟前。我从前对戴利斯尔的不好印象开始动摇。当他在塞内斯当着我的面施展了五六倍之多的转变，并让我亲自动手，他不插手做任何事时，我这种动摇更明显了。阁下您已读到我的侄儿，巴黎礼拜堂神父贝拉德有关他在卡斯泰雷恩进行演示的信，我在此也证实此信。我的另一个侄儿布尔盖特三星期前也在我这儿，当着我的面也做了同样的试验，他将在巴黎与您详谈这些情况。在我辖区里已有百人目睹了这些事。我坦白地跟您说，在如此多的观众作证和许多金匠证实，以及在我亲自目睹的连续成功的金属转变的情况下，我所有的偏见消失了。我的亲眼所见已说服了我的理智，我的亲手所做打消了我脑海里泛起的不可能的幻觉。

现在剩下的就是我要向您说明有关他人品的问题。我对他有三点怀疑：他在西斯特伦被卷入刑事纠纷，由于指控他伪造了那一区域的硬币；第二，国王发给他的安全通行证没起作用；第三，他仍在拖延进宫在国王面前演示的时间。阁下您可看出我没隐瞒任何事情。至于西斯特伦一事，戴利斯尔一再向我保证在指控他的那些事中没有

有一件能使他受到法律制裁的，他也没有进行任何对不起我王的事。诚然，六七年前他到过西斯特伦去采草药用于配制药粉。而且他住在一位叫佩卢斯的人的家里，他认为此人是诚实的。佩卢斯被指控偷挖路易斯金矿，而戴利斯尔因和他住过，被控为同案犯。这种无任何根据的纯粹怀疑使他被控藐视法庭；法官常是这样判的，他们对不到法庭的人总是严厉些。我在艾克斯逗留期间，众所周知一位叫安德列·阿路易的人到处散布不利于戴利斯尔的报道，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拒付欠下的40个金路易。但阁下，请允许我进一步陈述，并补充说明即使有根据地怀疑戴利斯尔，我们对持有对国家如此有用的秘密的人所犯的一些过错也应有所姑息。至于国王送给他的两份安全通行证，他不太注意也不是他的过错。他的一年，严格地说，只包括夏季两个月，如果他这时不论被什么耽误不能有效地使用这段时间，他就白白地浪费了一年时间。所以，萨沃伊公爵在1707年发出的安全通行证等于无用；而在1708年6月底刚接到第二份安全通行证时，戴利斯尔遭到一帮武装分子的袭击，他们声称是按格里能伯爵的意图行事的，他向伯爵写了几封投诉信，但既没收到回信也没收到任何保证其安全不受危害的允诺。阁下，我对您所说的东西可以消除我对他的第三种反对，也是为什么目前他不能到王宫面见国王履行其两年前的诺言的原因。由于连续不安，他已丧失了两个甚至三个夏季。理所当然，他不能工作也没能积累到足够的油和粉，或炼金圆满成功需要的物量；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不能给布尔盖特他允诺的那些数量以备让您检查。如果前天他用几粒粉末把一些铅变成了金的话，那肯定就是他的全部所

有了，因为他告诉我这就是早在他得知我侄儿要来前的全部事实。即使他留下这点分量在国王前操作，我肯定，在再三考虑后，他是不会用这点分量来冒险的，因为金属中出现的最微小障碍（金属过硬或过软，这只能在操作中才能发现）就有可能使得他像骗子一样。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他因首次粉末效力不足，而又无粉可继续实验，他就克服不了这一困难。

阁下，请允许我在结尾时重申，像这样的艺人是不应把他逼到最后的极端里，也不应迫使他逃到为他提供避难的别国去的。这些，不论从他的志向还是从我给他的建议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他讨厌的。给他一点时间，你们并不冒任何风险，而过分催促他，你们可能损失许多。他的金子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巴黎、里昂和艾克斯的珠宝商都做出了赞同的证明。由于送给他的安全通行证没能起到作用不属于他的过错，有必要再送他一份，我将保证这份安全通行证的成功，如果您愿意把此事委托于我，相信我为陛下效忠的热情。同时，我恳求您把此函转告于陛下，以便将来有一天，我会幸免于他对我的正当斥责，如果他当时仍是不知道我写给您的这些事实的话。请您让陛下放心，如果您送给我安全通行证，我会迫使戴利斯尔向我做珍贵忠诚的保证以使我能向国王负责。这些就是我的看法，呈交明察；并有幸敬呈敝名“塞内斯主教约翰”。

致戴斯马莱特，国务大臣，财政总审计长，于巴黎。

从此信可看出戴利斯尔绝不是一般的骗子，而是具有完美骗

技并极善言辞的人。这位主教已被他的花招所迷惑，一旦他的信任被打破，他便像戴利斯尔所希望的那样欺骗自己。他的信心是那样地足，以至他把保护人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而且不愿忍受对他怀疑的一点气息。国王和大臣都被他构筑的辉煌希望弄昏了头，第三份通行证或说安全通行证又立刻发到了这位炼金术士手上，并带有国王的命令让他立刻在凡尔赛公开验证其药粉和油效。但这不合戴利斯尔的计划。在各省他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使他十分惬意的阿谀奉承等在那儿。他不愿抛弃它们，并在君主的宫殿里冒着某种被看破的危险。尽管他的好朋友主教一再认真地恳求，他还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拖延旅行。后者已向大臣许下诺言，用信誉保证会诱导他去；但当他发觉他没能说服这位人物的固执时，他开始感到惊慌。两年多来，他不断地劝说他，但总遇到某种借口：要么没足够的药粉，要么就是还没晒太阳。最后，他失去了耐性，并害怕王室对其评价有损，因为是他致函国王请求发放一封有国王盖玺的延缓信函，正是因此函，这位炼金术士在1711年6月在德拉帕律被捕，并押至巴士底狱囚禁。

宪兵知道他们的囚犯被认为是点金石的幸运持有者，路上他们密谋抢劫并谋杀他。他们中的一位假装因怜悯炼金术士而被打动，并提出无论何时只要他引开同僚的注意力，戴利斯尔就可以趁机逃跑。戴利斯尔感激不尽，万万料想不到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他这位叛逆的朋友将发出计谋得逞的通报，并一致同意允许戴利斯尔搏斗，在其他人远离的时候让他撂倒他们中的一个。然后他们追捕他，并朝其后心窝处开枪。在洗劫炼金术士的尸体并找到点金石后把它用马车运到巴黎，报告戴斯马莱特囚犯企图逃跑，并且没开枪射击，他很可能已逃脱。在一个方便的地方他们开始了计划。看到那位“友好”宪兵发出的信号后，戴利斯尔开始逃跑，另一个宪兵便瞄准他射穿了他的大腿。一些农民此时赶到，制止了他们对

的杀害。他被送到巴黎，流血不止。他被投到巴士底狱的一个牢房里，并顽固地把医生包扎在伤口的绷带扯掉。他再没能从床上站起来。

塞内斯主教到监狱探望了他，并答应如果他能当着国王的面把某些数量的铅变成黄金，就还他自由。这倒霉的人没有进行欺骗的工具：他没有金子，没有双层底的坩埚，没有空心的棒子来藏金子，即使他有，他也不会承认他是个骗子；但他只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制作添加粉，他收到一位意大利炼金术士给他的一些分量，而在普罗旺斯省进行的各次转变中已用完了。他在牢里苟延残喘七八年，41岁时死于伤口发炎。

阿尔伯特·阿路易斯

这位冒充有点金石的人，是名叫阿路易斯的女人与其前夫之子，而这个女人就是戴利斯尔开始其炼金生涯时在路边结识并后来与其结婚的女人。戴利斯尔对他尽到了部分父亲的责任，认为教他行骗的必要方法最能证实对他的关心，这种骗术也使他获得如此伟大的境界。小阿路易斯是位聪明的学者。他很快掌握了所有的炼金术士用语。他很有学问地谈论着撒金石粉、掺加金属、纯化、长命药和万能溶剂。在戴利斯尔死后，他说那位伟大的炼金术士已把那秘密传给了他而且只传给了他。他的母亲也帮着欺骗，希望他能以真正的炼金术士的方式粘上某个富豪傻子，能在实施操作的进程中，花天酒地地款待他们。戴利斯尔的命运并未使他们在法国偃旗息鼓。诚然，普罗旺斯人仍旧对他的技能给予从前一样的评价，他们都趋向于相信年轻炼金术士说的一切故事，而正是在他们身上，他罩上了欺瞒的外衣；但巴士底狱的牢门向他们张开了大口，阿路易斯和他母亲以最便捷的方式逃窜而去。他们浪迹欧

洲大陆有几年时间，一边敲诈着轻信的富人，不时用双层底的坩埚演示成功转变金银的把戏。1726年，阿路易斯没了母亲，她似乎死在炼金间歇时期里。他来到维也纳，并在此把自己介绍给了当时是法国朝廷大使的利切里尔公爵。他完全欺骗了这位贵族，他在几个场合下把铅变成了金子（表面地），甚至还让大使本人把一根铁钉变成了银钉。之后公爵向朗莱·弗莱斯诺伊吹嘘他作为炼金术士的成就，并遗憾他没能发现他用于取得这些成就的珍奇粉末的秘密。

不久，阿路易斯发现尽管他可以把公爵当傻瓜骗，但却拿不到他任何钱。相反，公爵渴望把所有的火铗和火铲都变成银子，所有的锡器皿都变成金；他认为他赏光与阿路易斯结识便是对这贫民的足够报答，况且一个拥有如此珍贵秘密的人是不会需要财富的。阿路易斯见对他期望太多，便告别了这位阁下，由一学生和一个在维也纳爱上他的姑娘陪同到了波希米亚。一些波希米亚的贵族客气地接待了他，并有时在他们家中款待他几个月。他通常的做法是假装只有几粒药粉，并在任何打算那个季度在那儿安家的屋中，用几粒粉末进行操作。他会把如此变成的金子作为礼物送给屋主，并允诺为他转变百万之多，如果他愿意为他提供空闲，让他到他们的山顶上采集他的大小扇羽阴地蕨草，并在间歇期间为他本人、他的妻子和学生提供食宿和零花钱。

就这样，他使得十来个人失去了耐性。在他认为在路易十五世统治下，他在法国不会像在国王那坏脾气的父亲统治下那么危险时，他回到了普罗旺斯省。到达艾克斯市时，他把自己介绍给了该省的省长布莱特先生，一位沉溺于炼金术的绅士，并抱有自己能发现点金石的伟大希望。出乎所料，布莱特先生因听到海外有关他的谣传，只是冷淡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次日再见。阿路易斯不喜欢这位饱学多识的省长那种声调和眼神，因为这位官员看不起他。料

到一切不会正常，他当晚偷偷离开了艾克斯，赶路到了马赛。然而警察却监视着他，他到那儿不到 24 小时，就被指控伪造硬币而被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由于指控他的证据太令人信服，他无望被开释，便计划在候审期间逃跑。碰巧的是守监人有个漂亮女儿，他发现此女是个软心肠。他努力使她对他有好感，他终于成功了。这位少女不知道他是已婚男人，对他产生了感情，还慷慨地为他提供了逃跑的工具。在牢里呆了一年后，他终于获得自由了，把那可怜的少女抛在身后，让她得知他是个已婚男人，使她在孤独中悲叹爱上一个忘恩负义的流浪汉。

阿路易斯逃离马赛时脚上无鞋，背上无衣，但却有一点他妻子在邻城为他提供的钱。这样他们打道去了布鲁塞尔，在那儿，通过招摇过市，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注意。他租了一间房，装设了一间华丽的实验室，放出他知道转变金子的风声。朗莱的内弟，住在该城的帕塞尔先生，没能成功地揭露他的骗行，使他作为骗子被人看不起，人们不相信他。他们相信这炼金术士的话，围在他的门上观看并惊叹他把铁钉变成金银钉的鬼把戏。一位富有的法院书记官给他一大笔钱让他教他这种金属转变术。阿路易斯给他上了几堂有关化学最基本原理的课。这位书记官努力地学了一年，接着发现他的师傅是个江湖骗子。他要求退还他的钱，但阿路易斯却不想这样做，此事便被告至本省民事法庭。然而书记官却同时突然死了，据普遍谣传，他是被其债务人为避免还钱毒死的。这在该市引起巨大轰动，阿路易斯有些害怕继续停留，不敢大胆面对此事，尽管他对此事可能是清白的。他偷偷在夜里撤离，并隐退到巴黎。从此他音信全无，人们再没听说过他。不过朗莱·弗莱斯诺伊推测他大约在不知名的牢中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是因伪造假币和其他违法行为被投进监狱的。

S. 杰曼伯爵

这个故事的档次要比上个高些，并在路易十五世的朝廷里起到了不同凡响的作用。S. 杰曼声称发现了长寿药，用此药他可使任何人活几个世纪，并使人相信他自己的年纪可长达两千岁。他持有许多玫瑰十字会的观点，鼓吹他与大气神和火神有交流；通过他的咒语，他有能力从地里唤出钻石，从海里唤出珍珠。他倒是没吹牛有发现点金石的伟绩，但他却在炼金术的操作上耗费过许多的时间，以至人们普遍相信如有点金石这种东西，或可以把这种东西招来这个世上的话，他应该是成功找到它的人。

人们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是什么，以及他是在哪个国家出生的。一些人认为，从其犹太外形的英俊面孔看，他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另一些人声称他是一位阿拉伯君王的后裔，而他的父亲是吞火魔术师；还有一些较理智的人认为他是在波尔多出生的犹太人。他先是在德国进行他的欺诈，他在那儿贩卖一种制止衰老的长命药，并赚了不少钱。嘉岛的元帅买了一剂这样的药，他被这江湖骗子的才智、学识和举止所倾倒，又非常迷信他那最具荒谬的吹嘘，于是怂恿他定居巴黎。在元帅的恩助下，他首次在首都的诗歌会抛头露面。每个人都喜欢这陌生人。他此时的岁数大约是 70 岁，但看上去最多不过 45 岁。他的轻松自信欺骗了大多数人。他的阅读是广泛的，他的记忆能非凡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他吹嘘活了几个世纪，这自然会使他面临许多困惑的问题，如关于他的面貌、生活及从前伟人的谈话，但他都能应付自如。一些想嘲弄他而发问的人被卡在困惑中，对他的思维表现、张口就答并精确无误地说出历史上提到的任何一点而大为不解。为增添围绕他的神秘性，他对任何有关他怎样生活的问题不予回答。他穿着的风格是极

为豪华的，他炫耀地在帽上、戒指上和鞋扣上镶上珍贵的钻石，有时给宫廷女士送上最昂贵的礼品。许多人怀疑他是由英国政府派出的间谍，但没有丝毫证据支持这一指控。国王特别青睐他，两人常共处密室几个小时。国王不容许任何人诋毁他。伏尔泰却常使他成为笑柄。伏尔泰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一封信中，把他说成是“笑料”，并说他吹嘘在特兰托会议上与教皇们共进晚餐！

在《奥赛特太太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有关此君的趣事，奥赛特是蓬巴杜尔夫人的贴身女佣。他一到巴黎时，便进入了夫人的梳妆室；这只是给她那国王情人的朝廷中最具权势的贵族老爷们的一种殊荣。贵夫人喜欢和他谈话。而在她面前他认为多多降低自己的浮华之态也是合适的。他常使她相信他至少已活了两三百年。“一天，”奥赛特太太说，“夫人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弗兰西斯一世的相貌是怎样的？他应是一个我喜爱的国王。’‘他的确是个迷人的国王，’S. 杰曼接着描绘他的面孔和人，就像是描绘一个他精确观察过的人一样。‘遗憾的是他太热忱了。我是有可能给他一些建议，拯救他免遭一切不幸的；但他不可能听从建议，因为好像有某种致命因素附着在各君主身上，迫使他们闭眼看不见最明智的建议。’‘他的朝廷非常辉煌吗？’蓬巴杜尔夫人问道。‘非常辉煌，’伯爵答道，‘但他子孙的朝廷更是胜过了他的。在玛丽·斯图尔特时期和瓦罗亚王室的玛格丽特时期，那是一片迷人的国土——是万物赏心悦目的圣塔。’夫人笑着说，‘你似乎目睹了这一切。’‘我有极好的记忆力，’他说，‘并仔细地阅读了这段法国历史。我有时通过不是迫使而是让自己相信我是生活在古老年代的人来自娱自乐。’但另一次蓬巴杜尔夫人对他说，‘但你不告诉我们你的年纪，却吹嘘年纪很大。杰吉伯爵夫人，我想是五十年前维也纳的女大使，说她曾在那儿见到你，和你现在的样子完全一样。’

“‘的确不错，夫人，’他回答说，‘多年以前我就认识杰吉夫

人。’

“‘但据她所述，你应有一百多岁了？’

“‘那不是不可能的，’他笑着说，‘但更为可能的是，那位女士已步入老年。’

“‘你给了她灵药，它产生的效果令人惊异，因为她说在一段时间内，她看上去只是 84 岁，她是在这个年纪上服药的。你为什么不把此药给国王呢？’

“‘啊，夫人，’他惊叫道，‘那御医还不把我碾成碎骨，如果我敢给国王下药的话？’”

当人们开始相信某个人有奇迹时，那说不准这种夸张到哪儿才算有个完。一旦开了个头，人们就争着看谁信得最多。在这期间，整个巴黎回荡着杰曼的神奇故事。而一帮淘气的年轻人试用下列实验来检测其可信度：一位因其擅长逗乐而被纳入上流社会的灵巧模仿者打扮成杰曼的模样，被他们带到马莱街的几户人家中。他把杰曼的细节模仿得惟妙惟肖，并发现他的听众张着口相信了所有他精选的荒谬言谈。没有什么编造的故事对他们那无所不信的脑袋瓜来说是离奇而不能接受的。他用最随和的语言谈论救世主，说他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与他共进晚餐，那儿的水都变成了酒。事实上他还说他是救世主的挚友，他还说常告诫他不要过于浪漫和无礼，否则他的生涯将不会有好结果。这种不名誉的亵渎，奇怪的是竟有人相信，而且不到三天时间，便有报道说杰曼是在大洪水之后不久出生的，而且他不会死！

杰曼本人是老于世故的人，他不会响应如此离奇的事，但他也没费神去驳斥它。在他和任何有地位和有教养的人的谈话中，他总是谦虚地提出他的断言，似乎是不注意说漏了嘴，而且很少说他能活过三百年，除非是在一帮什么都信的人面前。他常常谈及亨利八世，仿佛他很了解他似的，也常谈到查理大帝五世，仿佛那位君王

对他的圈子很感兴趣。他常常用显然很真实的方式来描绘过去的会谈，并且如此细微详尽地谈论个人的衣着、外表，乃至当时的气候、房里的摆设，以至一般四个人里会有三个相信他的话。他不断有老年富婆向他订购不老药以恢复青春，他似乎也从这方面获取不少收益。对那些他乐意称为朋友的人，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安排要比任何灵药优越得多，还说任何人只要在进餐时节制饮酒，在其他场合少饮酒就可活到很大的岁数。格莱森男爵遵守这种方式，食用大量山扁豆叶，期望活到 200 岁，但却在 73 岁时死了。莎瑟尔公爵夫人也想遵循这种方式，但其公爵丈夫大怒，禁止她遵循任何像杰曼这类名声暧昧的人所炮制的生活方式。

奥赛特太太说她见过杰曼并跟他谈过几次话。她感觉他似乎是五十来岁，中等个子，有着极富表情的面孔。他的衣着简单但很有品位。他总是带着价格昂贵的戒指和点缀着大量宝石的手表和鼻烟壶。一天，在蓬巴杜尔夫人公寓里集聚着要臣们，杰曼也到了场，他那钻石膝、鞋锁扣如此精美，夫人认为就是国王的也赶不上他的。他被要求到前厅去解开它们，他这样做了并把它们送给夫人仔细观察。在场的康唐特先生说它们的价值不少于 20 万里弗赫，或高达 8 万英镑。格莱森男爵在其《回忆录》中说，一天，伯爵在他面前展示出许多钻石，他认为在他面前他看到了阿拉丁神灯里的所有财宝；并补充说他在宝石方面很有经验，他深信伯爵持有的宝石全都货真价实。另有一次，杰曼把一个小盒子拿给蓬巴杜尔夫人看，里面装满着黄玉、翡翠和钻石，价值 50 万里弗赫。他装出对这些财宝不屑一顾的样子，以使人们更加相信他能像玫瑰十字会的教士一样，用其歌声的魅力从土里唤出宝石来。他把大量这样的钻石送给宫廷里的女士们。蓬巴杜尔夫人很为他的慷慨所迷住，她送他一个饰有华丽珐琅的鼻烟壶，作为钦佩的一种标记，鼻烟壶盖上绘着精美的苏格拉底的头像，或其他希腊圣人的头像，她把他比做

了他们。他不仅对太太们十分慷慨，对姑娘们亦是如此。奥赛特说：“伯爵来探望蓬巴杜尔，她病得厉害，躺在沙发上。他向她展示了许多钻石，足以添充国王的宝库。夫人把我叫来观赏这些漂亮的东西。我看着这些宝石，极为震惊，但我向她做了个手势说明我认为它们是假的。伯爵在一个比眼镜盒大一倍的袖珍本里摸索着什么，终于他掏出两三个小纸包，他打开纸包，展示出一颗极美的红宝石。他又满不在乎地把一个十字形绿白宝石扔到了桌上。我看着这十字说道这可不能小看。然后戴了起来，尽情地赞美着。伯爵请求我收下，我谢绝了。他催促我收下。他热情地坚持了很久，大人见其价值不超过一千里弗赫，便示意我收下了。我收下十字，非常满意伯爵的礼貌。”

这传奇人士是怎样弄到这些财富的仍是个谜。尽管部分可能来源于出售灵丹妙药，但不可能全部来自于此。伏尔泰肯定地说是外国政府支付给他的。他在1758年4月5日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说他熟知查瑟尔、考恩尼茨和皮特的所有秘密。他对这些大臣，特别是对查瑟尔有何用意，这是秘密中的秘密。

他具有除去钻石中瑕疵的秘密，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廉价买来有瑕疵的钻石，经处理后以百分之百的利润转手出去从而获得大量财富。奥赛特太太在这点上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她说，“订购了一颗中等的钻石，其中有一点瑕疵。在称过后，陛下说这颗有瑕疵的钻石的价值是6000里弗赫，而没有瑕疵的至少值一万。你愿接下此石为我赚个6000里弗赫吗？杰曼在仔细检查过后说：‘有可能，它可能被处理。我一个月后把它带回来。’在指定的时间，伯爵把钻石带了回来，但没了瑕疵。他把它还给了国王。钻石包在一块石绒布里，他把石绒布取走了。国王立刻叫人称了钻石，发现少了一丁点儿。陛下让康唐特交给他的珠宝商，并未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珠宝商为此给了他9600里弗赫。然

而，国王又让人取回了钻石，说他将把它作为稀世之宝留存。但他止不住内心的惊奇，他说杰曼肯定值几百万，特别是他掌握着用小小钻石造大钻石的秘密。伯爵不置可否，只肯定地说他知道怎样使珍珠变大及怎样给他们最好的水。国王很注重他，蓬巴杜尔也一样。凯斯诺伊曾说杰曼是江湖骗子，但国王责备了凯斯诺伊。事实上，陛下已被他弄糊涂，有时还谈论他，仿佛如此屈尊是荣耀的。”

S. 杰曼有一个有趣的浪汉做仆人，他常叫仆人与他合作，特别是在谈论几个世纪前的事件时。这个家伙倒不是没能耐的，他一般都能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其合作。一次，他的主人在晚餐上告诉一群女士和先生有关他在巴勒斯坦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谈论，他把国王说成是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在座的人脸上流露出惊讶和不信任的表情，对此，杰曼转向站在其椅子后的仆人，并问他是否说了真话？“我实在说不上来，”仆人答道，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先生，您忘了，我只为您服务了 500 年！”“哦，对了，”他的主人说道，“我记不得了，此事发生在比你还早的时候。”

偶尔在遇到不太好欺骗的人时，他便流露出鄙夷的神色，带着这种鄙夷的神色，他几乎总会注意到这些人流露出目瞪口呆的信服状。他对格莱森男爵说：“这些巴黎傻瓜相信我有 500 岁。既然他们愿意这样，我便证实他们的想法。不过我只说我确实要比看上去的样子老得多。”

还有许多有关这一怪诞骗子的故事，不过上面选录的已足够显示其性格和浮夸。他似乎努力地探寻点金石，但从未吹嘘占有过它。多年前他在德国认识的海瑟·卡赛尔国王修急书请他离开法国和他住在一起。杰曼最后同意了。有关他此后的生涯无人得知。卡赛尔的朝廷里没有爱写闲话回忆录的人来记载他的言行。他歿于 1784 年斯来斯维格君王的朋友之家。

卡廖斯托罗

这位臭名昭著的江湖骗子，杰曼的朋友和后继人，有着更为异乎寻常的生涯。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大骗子，最后一位吹嘘具有点金石和延命水的人，在其短暂的繁荣时期，他是欧洲最显著的人物之一。

他的真实姓名是约瑟夫·巴尔萨墨。他于1743年出生在帕莱默一户低微的人家里。他还是婴儿时就不幸丧失父亲，自然他的教育便托付与母亲一房的亲属，后者因太贫穷，除读写外没能为他提供其他教育。15岁那年，他被送到一所修道院学习物理、化学基本知识，但他脾气暴躁、懒惰不堪、恶习根深蒂固，因而学无长进。呆了一些年后，他便带着一个不学无术、吊儿郎当青年的特点，离开了修道院。他虽天资良好，但禀性恶劣。成年后，他自暴自弃，过着放荡淫逸的生活，并加入在法国和意大利称为“精悍骑士”、在英国称为“穿着时髦的犯罪团伙”的著名帮会。他远非是该团伙中最逍遥者或最不愿者。他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惟一方式就是伪造进入剧院的入场券。之后，又抢劫他的叔叔，伪造遗嘱。由于此类的恶行，他常出入帕莱默的监狱。不知怎样，他获得了巫师的身份——一个没能找到炼金术秘密，但却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的人，以此获得用金属转换术得不到的金子。他没费神去反驳那些在这点上这样想的人，而是纵容这种信念。他最终用此身份骗了银匠马拉诺约六十盎司的金子，理所当然被逐出帕莱默。他哄骗此人说可带他去看藏在岩洞里的财宝，但对此要索取六十盎司金币的服务费而银匠便可把所有财宝挖去。他俩半夜一块到了帕莱默附近的一个岩洞处，巴尔萨默在那儿画了一个圈，祈求魔鬼显出财宝。突然冒出六个家伙，是这骗子的同谋，他们装扮得鬼模怪样，头上有牛角，手上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套魔爪，还明显地口喷蓝白火焰。他们手里拿着干草叉把银匠打得几乎断气，然后夺走他身上携带的六十盎司金子和其他珍贵财物。他们在巴尔萨默的陪伴下一走了之，留下银匠死活听天由命。老天让他活了过来，天一亮，他便恢复了知觉，肉体因毒打而疼痛，精神因成为骗局的牺牲品而痛苦。他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到市政官员处控诉巴尔萨默，但转而一想又怕全部真相的暴露引来对他的嘲笑，于是，他决心采取地道的意大利报复方式，时机一旦成熟便杀掉巴尔萨默。

这一威胁的传出让巴尔萨默的一个朋友听到，他便把此信息告诉了他，于是他立刻收拾细软逃离了欧洲。

他把阿拉伯的麦迪那选做未来的住地，并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名叫阿尔托塔斯的希腊人，此人精通东方的所有语言，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炼金术钻研者。他收藏了他喜爱的这门科学的许多珍贵的阿拉伯手稿，并不屈不挠地钻研它们，最后他发觉不离开这些书，他就没足够的时间顾及坩埚和熔炉。他四处寻找一个帮手，正是此时，巴尔萨默及时地推荐了自己，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很快就以帮手的身份投入了工作。但他们这种师徒关系并未维持多久：巴尔萨默野心太大，太狡猾，他不甘心做副手。在他们认识不到半月的时间内，他们便形影不离成了朋友和搭档。阿尔托塔斯在长期钻研炼金术的过程中，遇到化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发现，其中一个便是改善亚麻制作使它成为具有和丝绸一样光泽和柔性的一种配料。巴尔萨默建议他暂时把没发现的点金石搁在一边，从亚麻上找回金子。建议被采纳了，他们带着大批货物到亚历山大去做生意。他们在那呆了四十天，风险之下赚了不少钱。他们到了埃及的其他城市，同样获得成功。他们还到了土耳其，在那儿卖药和卖符咒。他们回埃及时，因气候迫使，他们到了马耳他，在那儿受到爵士大头领品托的殷勤接待，品托也是位著名的炼金术士。他们一

道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几个月，极力想把一锡壶变成银子。巴尔萨默不像伙伴们那么有耐心，不久便腻烦了。他从主人那得到许多介绍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信函，便离别主人和阿尔托塔斯，让他们独自去寻他们的点金石和把锡壶变成银的秘密。

由于巴尔萨默这个名字与太多的不愉快的联想连在一起，他便改掉了这一名字。在旅行中他自定了二十来个带头衔的名字。他自称为费奇奥骑士、梅利萨侯爵、贝尔蒙特男爵、佩利格利格尼男爵、安拿男爵、菲利克斯男爵、哈拉特男爵，但最常用的是卡廖斯托罗伯爵。他以最后的这个称呼进入罗马，之后再也没更改。在该城，他自诩为玫瑰十字会哲学的复辟者，并说他可把所有的金属都变成金子；他可隐身，治疗所有疾病并掌握着抗衰老的灵药。品托给他的信使他有缘进入最好的家庭。很快他通过卖不老灵药赚了钱，而且也像其他江湖骗子一样，通过激起病人对他能力最完全的信任和依赖，出色地医好了不少病例。这是无耻的江湖骗子胜过一般行医人的优势。

在以这种花言巧语赚钱的同时，他认识了美丽的罗伦莎·菲利霞娜，一位出身高贵但却不幸的年轻女士。卡廖斯托罗很快发现她具有许多无价的完美之处。她除了美丽动人外还机智异常，举止雅观，想象丰富，没有罗马姑娘那些俗气的品性，正适合做卡廖斯托罗的妻子。于是他向她提出求婚，他被接受了。婚后，他把他召唤神灵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她——教她怎样甜言蜜语地呼唤天使、精灵、气仙、火神、水神，而且在必要之时召唤魔鬼和邪神。罗伦莎是个聪明的学者，她很快就学会了炼金术所有的用语和巫士的咒语。如此完成后，他俩满怀希望地踏上征途去索取迷信者和轻信者的奉献了。他们先去斯莱斯维格去拜访S. 杰曼伯爵，他们那骗人术的先师，并受到了他最盛情的接待。毫无疑问，这位可敬的老先生的圣明演说更坚定了他们所选生涯的思想，因为一离开他后

他们便开始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在俄国、波兰和德国旅行了三四年，无论走到哪儿都干着金属转换、算命、请神、卖不老药的勾当，但对其所作所为的细节却没有任何记载来说明。直到 1776 年他们在英国抛头露面时，他们的名字卡廖斯托罗伯爵和伯爵夫人才在欧洲有了名声。他们在那年 7 月到达伦敦，带有不少财产，包括金属板、珠宝和硬币，总计约 3000 英镑。他们在怀特寇姆伯街租了一栋房，并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同屋里还住着一位情况拮据的葡萄牙女人，名叫布拉瓦丽。伯爵雇她做了翻译。她常常被允许进入他花大量时间在其中探寻点金石的实验室。她殷勤地向外宣传他的名气，还竭力使每个人都相信伯爵在其感觉中是那样神力非凡。但由于作为一个女翻译，布拉瓦丽的社会地位和长相从尊严上和仪表上看都不十分满足他的观念，他另雇了一位叫维特里尼的语言教师做翻译。这位先生是位疯狂的赌徒，他千方百计地想挽回自己毁灭的命运，其中还包括对点金石的探寻。他一见到伯爵的操作，就相信伟大的秘密就在他手中，幸运的金色大门在向他敞开让他身入其境。他比布拉瓦丽更热情地和他结识，并在所有公共场所吹嘘伯爵非等闲之辈，是个真正的炼金术士，想把多少铅、铁、铜变成纯固体金就可变多少为纯固体金。结果是卡廖斯托罗的屋外围满了闲散人员、轻信者和贪婪者，他们都渴望见到这位“炼金术士”，或分享他呼之即来的无限财宝。

不幸向卡廖斯托罗袭来，他落入了歹人的手中。他不但没能像原先预料的那样去欺骗英国人，相反他自己却成了一帮骗子的牺牲品。这帮骗子完全依赖他的神秘超凡能力，一个劲地从他身上捞取钱财。维特里尼向他介绍了一个像他一样输得一败涂地的赌徒，名叫司哥特，说他是一个苏格兰贵族，被吸引来伦敦只想见见这位名扬北方遥远山区的非凡之辈。卡廖斯托罗很亲切热情地接待了他。而司哥特爵爷又向他介绍了名为弗莱的所谓的司哥特女士，她

将作为伯爵夫人的社交女伴，使他认识不列颠所有的贵族家庭。如此事情一帆风顺。这位“爵爷”的财物尚未从苏格兰运过来，而在伦敦又无银行代理人，于是便从伯爵那儿借了 200 英镑。这些钱是毫不犹豫地借出去的，他们对他的看重、对他的尊重、对他所装出的崇敬及对他每一句话都洗耳恭听的那种顺从，早把卡廖斯托罗奉承得忘乎所以。

和所有赌徒一样，司哥特常尝试一些神秘奥妙的数码，希望在彩票和旋转赌桌上找到幸运之号。他有一本谜一般的手稿，里边有各种算术组合式子，他把这本册子交给卡廖斯托罗，恳切地希望他从中挑选一个数字。卡廖斯托罗接过册子揣摩了一会，但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对此真实性并不信任。不过，他还是断言 20 号为下个月 11 月 6 日的幸运号。司哥特用借来的 200 英镑去赌了这个号，结果赢了。卡廖斯托罗被此成功所激励，预言 25 号为下次抽奖幸运号。司哥特再试，又赢了 100 个金币。55 和 57 号在同月 18 号开奖时获得同样成功，这对卡廖斯托罗来说是个不小的震惊和喜悦，他因而自己决定来试试运气，而不是帮人家试运气。尽管他仍把司哥特看做是个贵族，是个有荣誉的人，但司哥特及其太太恳求他再多给他们预测几个号数时，他对此置若罔闻。当他发现司哥特是个骗子及所谓的司哥特女士是城里最狡诈的女人时，他对他们和他们的那一帮人就闭门不见了。

由于对伯爵的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他们对他的闭门不见深感忧伤。他们绞尽脑汁地想重新调解好关系。他们央求、威胁并尽力贿赂他，但一切付诸东流。卡廖斯托罗横直不理睬他们。这样，他们把指望放在将来，大肆挥霍，耗尽所有当前所得。在他们被弄到山穷水尽之时，弗莱小姐却获得与伯爵夫人联系的机会，并因她表示目前挨饿而从她那儿获得一个金币。弗莱小姐并不满足这一个金币，她央求她代为求情，让他最后指明一个抽奖幸运号。伯爵

夫人答应施用她的影响力。卡廖斯托罗受到如此恳求后说出了 8 这个号数，同时重申不再与他们中的任何人打交道。出于离奇的巧遇，8 号是彩票中的最佳奖，这使得卡廖斯托罗充满惊奇和高兴。弗莱小姐和其同伙在此博弈中赚了 1500 金币。他们比以往更相信卡廖斯托罗的神秘能力，更坚定了他们不发财就不离开他的决心。从所得赢利中，弗莱小姐用 90 个金币在当铺买了一个挺像样的项链。然后她又订购了一个镂刻华丽的金盒，盒分两个厢，在珠宝店制成。她把一个厢里装上项链，另一个装上精制的鼻烟香包。她伺机又和伯爵夫人会面，并硬要她收下礼盒，作为她尊重和感激的一点表示，并未提及藏在盒里的珍贵项链。卡廖斯托罗夫人收下了礼物，但从那刻起，便不停地受到他们那一帮人——布拉瓦丽、维特里尼，所谓司哥特爵爷和夫人的困扰。他们庆幸又夺回了在此屋中失去的立足点，并一天接一天地来打听彩票幸运号，有时他们强行拥上楼道，或进入伯爵的实验室，不顾仆人的阻拦。卡廖斯托罗十分恼怒他们的死皮赖脸，威胁要叫市政官员来赶他们，他拽住弗莱小姐的胳膊把她推到了街上。

也许从那时起便注定卡廖斯托罗要倒霉了。弗莱小姐在其奸夫的怂恿下决心报复。她的第一行动就是指控卡廖斯托罗欠债 200 英镑，并使他为此被捕。在他被扣押在负债人扣押所期间，司哥特在一个低级律师的陪同下拿走了一个他们认为有金属转变粉的盒子和许多有关炼金术的手稿和论文。他们因还要他偿还金项链而对他起诉；弗莱小姐还指控他和夫人从事巫术和妖术，利用魔鬼的帮助来预测抽奖的幸运号。后面的这个诉讼受到了米勒法官的审理。关于项链的赔偿诉讼则由民事诉讼法庭的大法官审理，他建议对双方实行仲裁。同时卡廖斯托罗已在牢里关了几个星期，直到获保释后才被放出来。他后来受到一位叫雷诺尔德的律师的接待，此人亦是心怀鬼胎，他以某种条件为由，提出对所有起诉都进

行调解。司哥特是陪着他来的，但躲在门后，然后突然蹦出用枪指着卡廖斯托罗的心口，叫嚣说他如不说出预测幸运号的方法和转变金属的方法，就立刻枪毙他。雷诺尔德装出极为愤怒的样子，缴了同伙的武器，恳求伯爵通过公正的方式来满足他们，把秘密说出来，并允诺如果他这样做，他们将撤销一切指控，也不会再来折磨他。卡廖斯托罗回答说威胁和恳求都是无用的，他并不知道任何秘密，而且他们抢去的金属转变粉除他外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不过他提出如果他们撤诉并归还药粉和手稿，他可不追究他们从他那儿骗去的钱财。这些条件被拒绝后，司哥特和雷诺尔德愤然而去，扬言要报复他。

卡廖斯托罗显然不懂英国法律的形式，又没朋友指点他应采取什么最好的路线。正当他和夫人商讨目前面临的困难时，其中一个保释人把他叫了出去，请他上出租马车到一家将帮他平冤的人那儿去。卡廖斯托罗同意了，并被带到了皇家法院监狱，在此他的朋友离开了他。直到过了几个小时他才发现自己又成了囚犯，或者说才明白自己又被保释人交出的经过。

过了几星期后他才重又获释，而他和弗莱小姐之间的仲裁人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他被责令偿还她指控的 200 英镑，归还送给伯爵夫人的项链和金盒子。卡廖斯托罗感到极其恶心，他决定离开英国。此外，他的骗局被一个名叫莫兰德的法国人，《欧洲信使》的编辑，无情地剥得一览无遗，并在伦敦出版。使他更为忧伤的是，他被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认出是帕莱默的骗子约瑟夫·巴尔萨默。如此多的耻辱他再也不能承受。他和夫人打点好那一点财物，只带了仅 50 英镑的钱离开了英国，而来时是 3000 英镑。

他们先是到布鲁塞尔，在那儿财运相当好。他们卖了不少长命药，治了不少病，赚回了他们的财富。接着，他们又取道德国去了俄国，同样总是成功。金子不断流入他们的腰包，快得连他们数都数

不过来。他们完全忘了在英国受的痛苦，并学会更为周全地选择熟人。

1780年，他们出现在斯特拉斯堡。他们的名气先于他们到达此城。他们下榻豪华的宾馆，把该市所有重要人物都请到了酒席上。他们的财富似乎无穷无尽，而他们的殷勤亦是如此。伯爵与伯爵夫人都做医生，把钱、建议和药送给了该市所有贫穷受苦的人。他们治疗的许多病例使得寻常的行医者吃惊，这些医生在某些情况下没能充分考虑到想象的绝妙影响。这位伯爵夫人当时还不到25岁，周身散发出典雅、美丽、快乐的荣光，她公开说她有一个28岁的长子，一个好小伙子，在荷兰服役当上尉已好几年。这一诡计获得人们的羡慕。所有斯特拉斯堡的老丑妇都从方圆几里的地方拥到了伯爵夫人的大厅购买那种能使得她们变得和她们的女儿一样娇艳盛开的神水，年轻的妇女同样是人数众多，为的是能保持其妩媚，在比圣安妮大两倍时仍比她更迷人。而傻得认为买同样几滴这种无与伦比的圣水就可使他们免遭死神袭击的男人也不乏其数。说句老实话，伯爵夫人看起来就像永恒、可爱的化身，青春美丽的女神，而且那些在所有方便的季节都呆在这位女巫香屋的老年或年轻的男人很可能更羡慕她那惹人怜爱的明眸和她那才华横溢的谈吐，而不是相信她那神秘的超能。但尽管面对所有这些烧到她庙里的香火，卡廖斯托罗夫人一向还是忠诚于其配偶的。她怂恿各种奢望，但诚然她从未让它们得以实现；她激起他人的羡慕，但不使它超越界线；她使男人成为其奴隶，但绝不让任何最虚荣的人沾到可以吹嘘的便宜。

在该市，他们认识了许多知名人士，特别是还认识了红衣主教罗汉，此人注定在以后给他们的命运带来很不顺的影响。红衣主教似乎很信任他是个炼金术士，劝他伴随他去巴黎，他听从了，但只在那呆了十三天。他更喜欢斯特拉斯堡的社会，回去打算在离首府

很远的地方安家。可是他很快发现他首次到达时的那种激情已是荡然无存。人们开始理智地对待自己，开始对自己原来的羡慕感到羞愧。那些他曾予慷慨施善的贫民指控他是反基督教徒，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是活了一千四百年的人，是化做人形的恶魔，是派来把无知者治死的人；而更富有的和更有见识的人把他们称做是拿外国政府津贴的间谍，是警察局的特务、是骗子和过邪恶生活的人。这种怒号变得如此强烈，最终使他认定到别处去碰运气更为谨慎。

他先是到了那不勒斯，但那城市离帕莱默太近，他怕被早年的朋友认出，只呆了一会便回到了法国。他把波尔多选做第二个栖身所，并在那儿引起了与在斯特拉斯堡同样大的轰动。他自诩为新派医学和哲学的创始人，吹嘘能治愈各种病症，并邀请穷人和遭受病痛的人到他家以解除穷人阶层的烦郁，去掉另一阶层人的病痛。整天，他那豪华旅馆的对面街上挤满了贫民；跛子、盲人、怀抱病儿的妇女和遭受各种人类疾病烦扰的人，他们云集到这位神奇的医生身旁来求诊。他赐予的金钱的安抚作用盖过了他那骗人药失败的不利影响，如此，来自国周边的人流汇集变得甚为庞大，该市的治安推事不得不给予军事警卫，并日夜驻扎在其家门前维持治安。卡廖斯托罗的期望得到实现。富人对他的善业和仁慈大为敬佩，并完全相信他的神奇力量。灵丹妙药的销售非常可观。他的大厅里挤满了购买长生不老药的傻瓜富人。能延续几百年的美颜固然吸引女性，而能延续同样久的健康和精力自然是对男性的诱饵。同时，他那妩媚的夫人则通过算命、预测或为那些支付丰厚服务费的女士召唤、服侍大气仙子来赚钱。更妙的是，为维持丈夫的信誉，她还在波尔多摆设最丰盛的宴席。

然而如同在斯特拉斯堡一样，公众的错觉仅能延续几月之久，接着便化做灰烬，卡廖斯托罗为成功所陶醉，他忘记江湖骗技是有

时限的，时限一过便会激发不信任。在他自称会从坟里唤出灵魂时，人们开始怀疑。他被指控是宗教敌人，否认耶稣，是个永世漂流的犹太人。由于只限于几个人，他没把这些谣言放在眼里；但当这些谣言传遍整个城市，当他再也收不到钱，无人光顾他的宴请，熟人在街上见面时转背离他而去时，他感到该换住所了。

到此时，他已厌倦地方省份，转而想去首都。到达巴黎时他声称是埃及共济会纲领的复辟者，是新哲学的创始人。靠朋友红衣主教罗汉的帮助，他很快进入了最上层社会。他作为魔术师取得的成功是很不寻常的，当时最有分量的人物都去拜访了他。他鼓吹能像玫瑰十字会教士一样可和土、风、水、火神灵对话，可从坟中唤出昔日伟大的死者，可转变金属，可在上帝给他的特殊庇护下发现神秘的事物。和迪博士一样，他可召来天使揭示未来，天使出现在水晶里或玻璃钟内与他对话^①。《当代名人传记》里说：“巴黎几乎没有一个妇女不愿在卡廖斯托罗公寓中与卢克丽霞（古罗马传说中的一位贞烈妇）的身影共进晚餐的；没有一位军官不愿和凯撒大帝、汉尼拔统帅或亚历山大讨论战争艺术；没有一个律师或法律顾问不愿和西塞罗的鬼影争论司法问题的。”这些和死人的会晤往往花费昂贵，因为卡廖斯托罗说死人没钱是不愿上来的。伯爵夫人则跟平常一样施展其才华维护其夫的信誉。她是女人最喜爱的人物，对一些高兴而好奇的听众，她详细地把卡廖斯托罗的神奇超力讲给她们听。她说他可隐身，可像思维一样敏捷地横穿整个世界，可在同一时间到达几个地方^②。

他到巴黎不久便卷入了皇后项链的著名事件中。他的朋友红

① 参见《路易十四统治轶事》第400页。

② 参见《当代名人传记》中《卡廖斯托罗》一文。也可参见于勒特·卡林耐所著《法国妖术故事集》第284页。

衣主教罗汉迷上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妩媚，但因她的冷淡和对他表示的不悦而痛苦悲伤。当时有位女士名叫拉莫特服侍着王后，红衣主教傻乎乎地把她当做知己。拉莫特女士则倒过来想把主教当做工具利用，并成功地，或者说太成功地完成了其计划。她作为宫廷侍女，或王后的荣誉女仆，出席了王后和巴黎一富豪珠宝商波麦尔的会晤，当时他向她出售一条价值 160 万法郎，或 64000 金币的绝好的钻石项链。王后很赞赏项链，但抱歉无钱购置。拉莫特订了一个计划，想把这昂贵的装饰品窃为己有，并决定利用红衣主教做工具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样，她找了个机会和他会面，她对他因遭王后冷遇而悲伤装出同情的样子，并告诉他她有一方法可使他重获王后的喜欢。她接着便提起项链，及王后买不起的烦恼。红衣主教富得也像他的愚蠢一样多，他提出买下项链送王后。拉莫特夫人告诉他绝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可能会伤害王后。他的计划应是唆使珠宝商给女王信用，并接受她的一张以后在某个日期同意要付款额的契约。主教欣然同意这项建议，并唆使商人起草一张条约，说他将获得王后的印章。他把这条约塞到了拉莫特的手上，不一会，她就交回了条约，边上签有“好，好——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字样。她同时告诉他王后很满意他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并将在凡尔赛的花园安排和他会面，到时她会送他一支花作为对他感激的表示。红衣主教把假造的文件给了珠宝商并获得了项链，把它交给了拉莫特。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当。她的下个目标就是满足红衣主教和王后的会面。那时在巴黎有位年轻女人叫杜莉娃，因长得像王后而著名。拉莫特答应给她优厚报酬，轻而易举地说服她扮演王后，于傍晚在凡尔赛花园会见主教。会面如期进行。主教因不明的光线，极为相似的假扮及内心的炽望而完全被骗了过去。收到杜莉娃的鲜花后，他怀着一颗轻松的心，一颗在其胸中曾激烈

跳动许多天的心回到了家中。^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伪造的王后签字被发觉。商人波麦尔随即指出与他洽谈的人是红衣主教和拉莫特，两人立刻被捕，投进了巴士底狱。拉莫特被严厉审查，她的招供隐含了卡廖斯托罗。他和他的妻子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送到了巴士底狱。一个牵涉到如此多丑闻的故事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心。巴黎只能听到王后项链的事，同时还有对受牵连的各方有无罪过的猜测。拉莫特的丈夫逃到了英国，许多人认为他带走了项链，而且在那儿每次以少量的形式卖给了不同的商人。但拉莫特太太硬说把它托交给了卡廖斯托罗，而后者已把它拆散用以“填充他那巨大无比的财富了”。她说他是“庸医、卑鄙的炼金术士、假冒的预言家、点金石的梦想者、虔敬神灵的亵渎者及自诩的卡廖斯托罗伯爵”。她还进一步说他原本就怀有毁了红衣主教的计划，他是通过施用某种魔力影响其思维来劝服她以帮助和怂恿这次计划的，他是一个强盗、一个骗子、一个巫师！

在所有被告人在巴士底狱关了半年多后，审判开始了。听过所有证人的证词后，卡廖斯托罗作为主犯被叫出做自我辩护。大家都屏住呼吸倾听他陈述。他采取表演式的姿态开始了陈述：“——我被受到压制！——我被控诉！——我被谴责！我应受到这样的命运吗？我扪心自问，却发觉了人们拒绝给我的平静！我做过很多的旅行——我已闻名整个欧洲和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地区。我处处都显示出是同伴们的朋友。我的知识、我的时间、我的财富全都用在

① 法国这位不幸的女王的敌人，在法国革命的进展加剧他们对她的敌意时，执意认为女王是这桩交易中的一方，而且是她而不是杜莉娃小姐会见了红衣主教并赠与他鲜花；上述故事只不过是她和拉莫特及其他人编出来的而已，为的是骗取珠宝商的 160 万法郎。

了抚慰人们的痛楚上。我研究并从事医学，而我从未以任何种类的贪财想法亵渎过这门最高尚最抚慰人心的技艺。尽管总是付出而从不索取，我依然总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我细心得连国王的恩典也不接受。我免费给富人提供我的补药和咨询，穷人却既获我的药品又获我的钱财。我从未借过任何债款，我的行为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污秽。”说完了一大堆同样类型的话后，他接着抱怨和无辜的爱妻分离这许多月而不得不承受的痛苦，据他了解，妻子还拘留在巴士底狱，也许还被铐在不卫生的牢房里。他毫不含糊地否认他拿了项链，或者说否认甚至见过这项链；而且为了堵住或许因其身世的秘密而产生的谣言和指控，他表示愿意满足公众的好奇将其生涯清楚地和盘托出。他接着讲述了一个浪漫而难以置信的故事，这个故事没骗任何人。他说他既不知道他的出生地，也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过他的孩提时期是在阿拉伯麦迪那度过，伴他成长的名字是阿查拉特。他住在那个城市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首席说明官）宫殿，除了名叫阿尔托塔斯的教师外，常有三名侍从伺候。这位阿尔托塔斯十分疼爱他，告诉他说他父母都是基督徒，是贵族，在他三个月时都双双去世了，他被托付给大穆夫提照管。他说他一直无法能确知母亲的名字，因为每当问起阿尔托塔斯此事，他便被告知太危险，不能让他知道。教师不慎从嘴边溜出的某些话使得他推测出他是马耳他人。他12岁便开始旅行，并学会各种东方语言。他在麦加呆了三年，那儿的郡长或总督对他十分亲切，说话温和充满疼爱，使他有时感觉这位人士就是他父亲。他眼含泪水地离开了这位好心人，而且从那以后再没见到他；但他相信，甚至在此时，他所享受的一切好处都得感谢他的关照。无论何时他到达一个城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他总会发现在主要银行里都会有一个为他开的户头。他可在这些银行取出几万、几十万的款额而无人会问有关他名字以外的问题。他只说一声“阿查拉特”，他的一切需求就会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到满足。他坚定地相信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那位麦加的郡长朋友。这就是他财富的秘密，他犯不着借助欺骗来生活。在他有足够财富想买多少项链就买多少项链，而且要比法国王后戴的要好得多的项链时，他是不值得去偷这条钻石项链的。至于拉莫特太太对他提出的其他指控，他只给予简单答复。她把他还叫做庸医。他熟悉这一用语。如果这一词语指的是具有医学知识、不是医生、但不收费的人，即：治好穷富病人，不收他们的钱，那么他承认他是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庸医。她称他为卑鄙的炼金术士。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炼金术士，“卑鄙”这一形容词只适于乞怜和谄媚的人，而他从未乞怜和谄媚过。至于说他是点金石梦想家，不管他对此课题的看法如何，他一直是沉默的，也没用其梦想去烦扰过大家。接着就是说他是伪预言家，他并不总是这样，因为他对红衣主教罗汉预言过拉莫特太太将是位危险人物，而结果证实了这一预言是真实的。他否认他是虔诚敬神的亵渎者，或他试图藐视宗教；相反，他尊重每个人的宗教，而且从不干涉它。他也否认他是玫瑰十字会员，或他自称有300岁，或他有一个为其服务了150年的仆人。最后他说拉莫特太太说的那些有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而她才是 *mentiris impudentissime*（厚颜无耻的谎言家），他请求她的律师为她翻译这两个单词，因为直接用法语对她这样说不礼貌。

这就是他对指控做出的非同寻常的回答，这一回答使那些原本怀疑他是无耻骗子，过着欺骗生涯的人感到信服。接着听审了红衣主教罗汉和拉莫特太太律师的陈述，显然，主教是这一卑劣阴谋的愚弄对象。没有指控卡廖斯托罗的证据，他们都被无罪释放。拉莫特女士被判有罪，被判当众鞭挞，并用红铁烙背。

卡廖斯托罗和他的妻子于是被从牢里释放出来。在向巴士底狱警官申请要回在他住处收走的稿件和财产时，他发现其中许多被窃走。这样，他向他们提起诉讼，要求归还稿子和一部分金属转

变药粉。但在事情尚未处理前，他接到了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的命令书。由于害怕一旦再次关进巴士底狱的牢房他可能再无缘面见天日，他立刻动身去了英国。到伦敦后，他结识了臭名昭著的乔治·戈登大人。乔治热情支持他的事业，并在公共报刊上刊登一封信函谴责法国王后在项链事件中的行为，断言她是真正有罪的一方。因为此信，乔治大人在法国大使的要求下面临起诉，并被判有罪，被处罚金和长期监禁。

卡廖斯托罗和夫人之后到了意大利，并于1789年被教皇当局逮捕并被判死刑。对他们的指控是：他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是邪教人及巫师。这证据不足的判决最后改为在S.安吉罗堡监狱永远监禁。他的妻子因自囚于尼姑庵而被容许免遭严惩。卡廖斯托罗没能活多久。失去自由折磨着他的灵魂——累积的不幸损伤了他的健康并使他精神崩溃，他歿于1790年初。他的命运或许不比他应得的要好，但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给他的罪行的审判对宣判它的当局来说是十分不光彩的。

炼金术的状况

现在我们已经列完了在这无利可图的事业上表现出的杰出的人士。他们中有各种阶层、各种性格和各种状况的人物：有寻求真理但出差错的哲学家；有雄心勃勃的君王和贪婪的贵族，他们相信点金石；同样也有狡猾的江湖骗子，他们不相信点金石，只不过把对此的妄求当成欺骗人们、靠他们的轻信生活的工具而已。在前面几页里可找出一个或更多此类人的事例。从他们的生活记载中可看出，错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们在力图获得更多的东西中，并不总能超越自己；如果他们达不到不可接近的山顶，他们也许只到通向山顶的半山腰，并在路上获得一些智慧和知识。化学这门有

用的科学从它的伪兄弟炼金术学那儿不只是受惠一点儿。在探寻这种不可能的物质中，人们有了不少珍贵的发现，否则，这些发现可能得隐藏几个世纪之久。罗杰·培根在其探索点金石的过程中发现了火药，一种更为非凡的物质；凡·海尔蒙特，在同样的探索中发现了气体的特性；杰伯也在化学上作出了同样重要的发现；帕拉切尔苏斯在其恒久的金属转变幻觉中发现水银是一种良药，能治所有折磨人类疾病中最讨厌、最痛苦的一种病。

尽管已证实我们最显赫的科学家中有一两个不承认点金石追求是荒谬无益的，就像在最近时代公认的那样，但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欧洲很少有人提起在这门学科上有新的奉献者。对几乎同样荒唐的巫术迷信却残留在普通人的头脑中，但却没有几个人会如此轻信，认为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使人活到几百岁，或者能把我们的铁与锡壶变成纯金。在欧洲，点金术可以说已完全破灭；但在东方，它仍然兴旺发达，盛誉如故。最近的游客常常提到它，特别是在中国、印度斯坦、波斯、鞑靼、埃及和阿拉伯。

（朱品凡 译）

慢性毒杀

佩斯卡拉：这种事从来没听说过。

斯托凡诺：我敢说对所有只要愿听的人来说，

它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话。

佩斯卡拉：诚然，我会尽量简洁地告诉你们，他

们坠入这种疯狂已达何种地步。

——米兰公爵

用慢性毒药杀人的凶残方式在各个年代都发生过。这种可怕的毒药在其受害者的体内慢慢地起作用，因而一般人看来，受害者的死与自然死一样。对这感到好奇的读者可以参看贝克曼关于秘密毒药的著作《发明史》一书，他从希腊和罗马的有关作品中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素材和事例。早在16世纪，这种犯罪似乎就已逐渐兴起，到了17世纪，它已像瘟疫一般传遍了整个欧洲。使用它的人自诩为巫师或术士，再后来在那些声称要学魔幻术的人中，它变成了教育的一部分。到亨利八世21年，通过了一项法令把它定为叛逆罪，凡有这种犯罪行为者将受煮刑被处死。

最早发生也是最残忍的案例可算是有关托马斯·奥弗伯星爵

士的慢性毒杀事件。1613年这一案例使詹姆斯一世的法庭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只需对它进行简单介绍，读者便可初步了解毒害癖的历史发展情况，而且，这种毒害癖在其五十年后的法国和意大利也曾风行一时。

罗伯特·克尔是位苏格兰青年。他品行低劣，一无是处，但仅凭了一张漂亮的脸蛋而得到詹姆斯一世的青睐并大获殊荣。詹姆斯一世，即使是他在位时，也有人曾怀疑他有某种嗜恶癖，而我们现在对他的历史研究得越多，这种怀疑就越发确定。但即使有这种怀疑，英俊潇洒的克尔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他那光滑的脸颊凑到其主子面前与之恶心地亲吻，于是，他很快受宠。1613年，他被任命为苏格兰财务大臣，被授予罗切斯特子爵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地位显赫的英国贵族。而且，还有各种更多更高的荣誉正等待着他去攫取。

克尔在这种迅速的升迁中并不是一个朋友也没有。皇帝陛下的秘书奥弗伯星——我们从他自己写过的一些威胁信中可看出，他是皇帝陛下丑恶行径的迎合者和怂恿者，并暗中参与他那些危险的秘密行动——他又要弄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对别人施加压力来帮助克尔升迁，当然，他从克尔那儿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报答和补偿。奥弗伯星与克尔的友谊远远不仅于此——如果说这两个人关系称得上友谊的话——他还充当了某种“红娘”的角色，为罗切斯特与埃塞克斯伯爵的妻子弗兰西斯·霍华德夫人牵线搭桥，使他们得以私通。弗兰西斯·霍华德夫人是个感情放荡，没有丝毫廉耻之心的女人。她视其丈夫为累赘和障碍，为了摆脱他，她想尽办法要与他离婚。可以说她提出离婚的理由如果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有点良知和羞耻心的女人身上，别人一定会宁愿去死也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扬其家丑。她在这场丑陋可耻的起诉中获得了胜利，继而，她决定并马上着手准备与罗切斯特举行隆重的婚

礼。

奥弗伯星虽然曾经很乐意帮助他的老主顾罗切斯特与埃塞克斯伯爵夫人通奸，但似乎也认为罗切斯特如果跟那样一个堕落的女人结婚会妨碍他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他竭尽全力劝告罗切斯特打消这门婚事；但罗切斯特已屈服于这种关系，他的情欲跟伯爵夫人一样激烈狂乱。有一次，当奥弗伯星和罗切斯特子爵在白宫走廊散步时，有人无意中偷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奥弗伯星说：“那好，子爵先生，如果您真的娶了那个下贱的女人，您将彻底毁了您的荣誉，彻底毁了您自己。照我看，您绝不能做这种蠢事；如果您真做了，您最好设法先坐稳您的位子。”罗切斯特恼怒地将他甩开并大声发誓道：“我会因此事和您没完的。”而这些话无疑是对不幸的奥弗伯星的死刑的预告令，由于奥弗伯星的话暗示了他可以在皇帝面前进言使罗切斯特失宠，这无疑深深地刺痛了骄傲的罗切斯特；虽然奥弗伯星一心想做的只是要尽力阻止平息这个残忍、放荡又鲁莽妄动的男人心中已经燃烧的欲望。

奥弗伯星的这一略显轻率的告诫之举传到了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耳中，从那一刻起，她发了最狠毒的誓言要报复奥弗伯星。然而，罗切斯特和伯爵夫人并未将这种仇恨表露出来，他们表面上都装得极伪善；而且，在罗切斯特的请求下，奥弗伯星被任命为俄法院大使。这表面的仁慈厚爱其实是可怕阴谋的第一步。罗切斯特假装出于对奥弗伯星的利益的特别关心，告诉他皇上送他去做大使只是想一脚踢开他，劝他拒绝这一任命。他还向奥弗伯星保证他将中立于他及因他的拒绝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奥弗伯星果真落入圈套，拒绝了任命。为此詹姆斯一世大为恼怒，一气之下命令立即将他关押进了伦敦塔。^①

① 曾做监狱。——译注



托马斯·奥弗伯星先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现在，奥弗伯星已被“安全”地监禁起来，而他的敌人也有有机可乘着手对他的报复。罗切斯特做的第一件事是利用法院的势力免去了原伦敦塔总督，并重新任命他的亲信杰尔维斯·爱尔维斯爵士填补这一空缺担任伦敦塔的新一任总督。杰尔维斯·爱尔维斯其实只是来做帮凶的。他们又在理查得威斯顿找来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一个曾在药店做过售货员的小伙子。他被安排做了一名看守，并直接看管奥弗伯星。这样一来，一切如阴谋家设计的步步为营。阴险狡诈的罗切斯特真可谓口蜜腹剑，而同时，他却假装极友好地给奥弗伯星写信，要他耐心忍受不幸，并保证他被监禁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他的朋友们正想办法替他缓解皇帝心中的不快。而且，他还伪装得非常具有同情心，写完信后又送给奥弗伯星一些在监狱里无法得到的糕点和其他精美食物。而这些东西里面全都放了毒药。有时，杰尔维斯先生也会收到一些类似的礼物，他早知道当礼物上没写上“不幸的犯人勿尝”的字样时那便是没有毒的了。有一个叫特纳的女人受雇负责搞来毒药，她曾有一幢名声不好的房子，并不止一次借给罗切斯特和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私通。特纳弄来的毒药是兰姆贝斯一个叫福尔曼博士的假算命先生配制的，这个人又得到了一个名叫弗兰克林的药剂师的帮助。这两人都知道这些毒药是用来做什么用的，他们将毒药掺入糕点和其他食物中，虽然毒药的含量很小，却可逐步损耗其受害者的体格。特纳定期将这些掺毒的东西交给监狱看守，而看守又把这些东西送给奥弗伯星。不仅是食物，就连他喝的饮料和水也掺了毒药。砒霜被掺在他吃的盐中，斑螫与胡椒粉掺在一起。果然，一段时间以后，奥弗伯星的身体在明显衰退。他一天比一天虚弱；胃口也变得不正常，特别想吃些甜食和果冻。罗切斯特继续安慰他，并在食物方面满足他的一切需要，送给他大量的糕点，有时送石鸡或其他野味，还有小猪崽。特纳在野味的调料中也加入了大量的斑螫，又将毒硝酸银拌在

猪肉里。如果按试验时的结果来看，奥弗伯星通过这种方式吸入的毒药足以杀死二十个人；但他的体格非常健壮，所以仍能在人世间苟延残喘。那个叫弗兰克林的药剂师后来承认他与福尔曼博士一起准备了七种不同的毒药，它们是：硝酸，砒霜，水银，钻石粉，硝酸银，大蜘蛛以及斑螫。奥弗伯星挺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死使罗切斯特失去了耐心，在他给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一封信中他表示这件事应尽快了结。于是，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立刻下令监狱看守马上动手了结犯人的性命。奥弗伯星未曾想到过有人想用毒药谋杀他，但他此时已怀疑罗切斯特背信弃义。他怀疑他们故意将他终身监禁，使皇上对他越来越反感。他在写给罗切斯特的一封信中威胁罗切斯特说，除非他很快得到释放，否则就将他的邪恶行为公之于世。他曾写道：“你和我，很快就会被公开审判……不要把我逼急了，否则，我若是把那些事都说出来你我都会后悔的……不管我是活是死，你的罪恶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将成为在世的最丑恶的人……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忽略一个知晓你秘密的人……这些就是秘密的果实，危险的果实吗？”

所有这些规劝和告诫以及以告密作为威胁的暗示对目空一切胆大妄为的罗切斯特并没起到预想的效果：这些威胁信不仅未能使奥弗伯星幸免于难反而使他更加必死无疑。罗切斯特随心所欲。当他收到奥弗伯星的威胁信后，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谋杀者的逻辑，即“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并埋怨其情妇将时间拖得太久。他们催促监狱看守韦斯顿马上动手。这些残暴的谋杀分子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了。1613年10月，他们给奥弗伯星吃了一剂氯化汞，他的一切遭遇终于随之告終了，届时，他在他们手中被操纵玩弄了整整十六个月的时间。就在他死去的当天，尸骨未寒的他被草草裹在一张床单里埋在伦敦塔辖区附近的一个地洞里，下葬时没有任何葬礼。

安东尼·威尔顿先生在他所著的《詹姆斯一世的朝廷及其特

征》一书中对该悲剧的结局做了稍有不同的叙述。他说：“当弗兰克林和韦斯顿走进奥弗伯星的禁闭室时，只见他痛苦不堪，处在求生的本能与毒性发作的生死煎熬之中，自然本能的力量好像要占上风，因为他的全身鼓冒出许多疖子、小脓包和水疱。由于担心外科医生的诊断会使他们的谋杀显露马脚，他们便一致同意用床单和衣物将他窒息闷死；要么闷死，要么毒死，除了这两种谋杀方式，当时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奥弗伯星的暴死以及未经验尸、草率而不体面的人葬，加剧了人们正在窃窃流传的猜疑。于是传言代替以前的交头接耳式的窃窃议论，开始公开讨论这件事；死者的亲人公开宣称他们认为奥弗伯星是被谋杀的。但罗切斯特在朝廷仍然威力可慑，没有人敢说一句对他不利的话。不久后，他与埃塞克斯伯爵夫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盛况空前，连皇上都亲自光临。

奥弗伯星对詹姆斯一世的了解似乎比罗切斯特相信的程度要深得多，他是个真正的预言家，因为他预见到罗切斯特的这门婚事必将最终疏远詹姆斯对他的宠爱。可以说此时的罗切斯特正处在其荣誉声望的巅峰，深受宠爱无以复加。但好景不长——良知这个忙碌的主宰者，正在行动起来。谣言和传闻从未平息过；而且，长期的犯罪使罗切斯特最终变成了一个卑劣可怜的人。他的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双眼黯淡无光；他变得喜怒无常，心不在焉，意气阴郁消沉。皇上看到他那副模样后不再对他感兴趣，便开始寻找新的宠儿。伯金汉姆伯爵乔治·维里尔是个令他满意的人：他思维敏捷，英俊潇洒却飞扬跋扈。光是后面两点就足以使他在詹姆斯一世那获宠。慢慢地，罗切斯特的影响力逐步衰退，伯金汉姆伯爵的影响力却一步步增强。一个失宠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对罗切斯特说三道四的流言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消除。而一位新宠，通常会想尽办法将他的前任一脚踢开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伯金汉姆正想彻底

21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毁灭罗切斯特在国王面前的魅力，便怂恿奥弗伯星的亲戚们检举揭发，要求对奥弗伯星的死重新进行调查。

詹姆斯处罚起那些与自己无关的犯罪真可算得上是严格苛刻。而且，他常喜欢夸耀自己具有敏锐机警的破案能力。托马斯·奥弗伯星先生的事件正合他的口味。他首先下令逮捕了杰尔维斯·爱尔维斯先生。应该说，詹姆斯刚刚参与调查这一事件时，似乎并未意识到罗切斯特原来阴险毒辣之极。后来，连他也震惊于这起残忍的慢性毒杀案件。他召集了所有的法官。据安东尼·威尔顿先生的描述，他跪在法官们中间，说：“法官大人，最近，我听说您正在调查一宗投毒谋杀案。上帝啊！我们这个因友好而闻名于世的国家将变得何等不幸啊，如果我们餐桌也变成阴谋家设置的圈套或陷阱，那有谁还能安心地用餐而不用担心生命受到威胁？天啊，意大利式的作风正在我们之中流传！法官大人，由于您将在大审判那天对此案做出裁决，我要求您对这件事进行严格调查，不能受任何个人感情的左右，不能有任何偏袒。而且，如果您对这一犯罪有哪怕是一点点饶恕和宽容，上帝将诅咒您及您的子孙后代！如果我对这一犯罪有任何一点偏袒宽容，上帝也将永远诅咒我和我的子孙后代！”

这一恶咒后来果真降临于虔诚的斯图亚特王朝。这神圣的誓言被违抗了，而上帝的诅咒果真降临于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身上。

紧接着杰尔维斯·爱尔维斯被逮捕的第二个人是看守韦斯顿，然后是弗兰克林和特纳夫人，最后是萨默塞特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在奥弗伯星死后得到了贵族罗切斯特的提升。

韦斯顿第一个被带上审判法庭。公众对此案的好奇心可谓无以复加。人们不再谈论别的任何事情，而且，审判那天，法庭被挤了个水泄不通，令人窒息。《国家审判》报导说，首席法官大人科克“向陪审团出示公布了谋杀犯们的丑恶而怯懦的罪行。他们那些不可

告人的谋杀企图使受害者根本无法自卫。在英格兰听到毒杀事件是件多么稀奇的事啊！我们的国家无比憎恨这种犯罪。但魔鬼教会这些铤而走险者无比狡猾，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用自然热毒或湿毒来使其受害者在一个月，两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慢慢死去。他们采用四种谋杀手段，即饮毒、品毒、吸毒和接触毒。”

当起诉书宣读完毕之后，韦斯顿没有做别的回答，只说道：“上帝饶恕我吧！发发慈悲吧！”当问及他打算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他拒绝把自己交给这个国家的评审委员会，并宣称只有上帝可以审讯他。他坚持己见有一段时间。最后，由于害怕藐视法庭罪的可怕惩罚，他终于有所让步，恳求被判“无罪”，于是他按法律程序被审讯。

对他的一切指控在审讯中都被完全证实了，他被宣告有罪并在泰伯恩被处决。特纳夫人、弗兰克林和杰尔维斯·爱尔维斯先生也被送上了法庭，宣告有罪，于1615年10月19日至12月4日间被处决；但对萨默塞特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审讯却被拖延至第二年的5月份。

审讯杰尔维斯·爱尔维斯先生时案情有了新的突破，审讯中有迹象表明萨默塞特伯爵夫人的叔叔北安普敦伯爵和猎鹰老总托马斯·曼森先生也参与了毒杀的犯罪行为。萨默塞特伯爵夫人的叔叔那时已不在人世；托马斯·曼森先生随即被捕受审。然而，把他送上断头台处死显得有些危险，因为他对詹姆斯一世的丑行了解得实在太多了，所以，他的死前演说很可能会出卖尊贵的皇上。要隐瞒旧的罪行就不可避免要犯新罪——托马斯·曼森先生的审讯匆匆结案，他被无罪释放。

詹姆斯这时早已违抗了自己要严惩犯罪的誓言。而且现在他还担心自己在惩罚罪犯时是否太过火而略显轻率。萨默塞特伯爵毫无疑问应被宣告有罪，而他又正不断向皇上恳求原谅和赦免。萨

默塞特伯爵被押在伦敦塔内时，曾自信地断言詹姆斯绝不敢将他送上审判法庭。在这一点上他错了（他最终还是上了法庭）；但詹姆斯也确实是在忧心忡忡的烦恼中煎熬。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现在已不得而知，但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一些。有人猜测秘密在于皇上所嗜好的恶行；又有人确认那一定与亨利王子的事有关，亨利王子是个正直的年轻人，他最痛恨萨默塞特伯爵。王子英年早逝，对此他的父亲似乎并不悲伤，而且，那时就有大众偷偷传言说王子是被萨默塞特伯爵毒死的。也许，某种犯罪感使皇上的灵魂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而萨默塞特伯爵，他的同谋，若被公开处决是绝对不安全的，因此，当詹姆斯察知他的宠臣在谋杀奥弗伯星案中表现出的残忍和阴险毒辣时，他自己也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担心自己被出卖）。忐忑不安的国王采取了各种方法和手段想稳住罪犯萨默塞特伯爵。他派人密告萨默塞特伯爵让他承认有罪，并叫他相信国王会赦免他的罪行。伯爵夫人也得到了同样的密告。国王还委派贝根起草了一封书信，其中罗列了审讯后萨默塞特伯爵将获得的一切“宽容和厚爱”。这封信无非是再一次奉劝萨默塞特伯爵承认自己有罪，并向他保证这种认罪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

伯爵夫人先被审讯。在宣读起诉书时，她一边发抖一边流泪，并低声认了罪。当法官问她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对她判处死刑时，她温顺谦和地回答说：“我罪恶深重，我的过错无法饶恕。但我渴望仁慈，上帝会代我向皇上求情的。”但最后，她还是被宣判死刑。

第二天，萨默塞特伯爵被带上了法庭。他对詹姆斯的许诺显得不那么信任，他没有认罪。也许，他自恃对国王的了解非同一般，即使是在法庭上他也显得镇定自若，并不断盘问见证人，做着最后的顽抗。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审讯后，他最终还是被宣告有罪和重罪并被判死刑。

不管罪犯与国王之间有何种秘密，詹姆斯国王终因经不住自己的伟大誓言而不敢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也许他担心有一天这种命运也会轮到他自己。萨默塞特伯爵和伯爵夫人被关进了伦敦塔，他们在那儿呆了将近五年。后来，这两个人竟然都获得了皇恩赦免，只是被勒令只能住在偏僻的地方。这使公众惊诧不已，顿时谣言四起，国王本人也因此受到指责而蒙受了耻辱。由于萨默塞特伯爵被宣告犯有重罪，他的全部家产都被没收，但詹姆斯从他们的税收中每年拨给他 4000 英镑的收入！唉，再也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了。

这两个罪犯以后的生活如何人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们先前对对方的爱变成了仇怨，同居一室数月之久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可是，对罪恶行为的揭露并没有杜绝毒杀事件的流行和蔓延。相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激发了人们的一种近似疯狂的效仿，这也许正能告诉我们人类是何等奇怪和不可思议。詹姆斯本人也很可能成为它的牺牲者。在哈里斯写的《詹姆斯一世生平》一书中就可找到有关这一话题的许多信息。伯金汉姆，虽然有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个特别容易猜神疑鬼的人，他因此而走上犯罪之路，而且，他犯下的罪行足以让他上一百次断头台。据说，他犯罪的动机是由于国王执政后期对他表现出冷漠，他要对此进行报复。很明显，他还企图在詹姆斯的旧王朝结束后，能在新的王朝里继续享有特权和影响。

《哈里安杂文集》第二卷中有一篇短文，名为《复仇先驱》，作者是乔治·英格力山，他是位医药学博士，也曾是詹姆斯国王的一名外科医生。哈里安在引用它时说全篇充溢了仇怨的偏见。这显然有些夸张，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将证据串连起来的作用。英格力山写道：“国王患了疟疾，伯金汉姆伯爵趁着别的御医都去用餐的时机给国王服用一种白色的粉末，虽然国王拒绝了好长一段时

间不肯服用,但经不住伯爵的谄媚和纠缠,最后还是就着酒将白粉服了下去,即刻之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他晕厥头痛,腹泻不停,这一切是如此难以忍受,詹姆斯国王终于大声说出了‘白粉’!‘上帝啊,我不该服用它!’”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伯金汉姆伯爵夫人(伯爵的母亲)将一种膏药放在国王的心脏和胸部,这些地方便越发使他感到晕眩和气短,并且疼痛难忍;御医们查出詹姆斯国王中了毒;伯金汉姆命令他们出去,还将其中一人关押在离他自己的住室不远的一间房子里,另一个被赶出了宫廷。后来,詹姆斯国王死后,他的身躯和头部肿得难以辨认;他的头发跟头皮一块粘在枕头上,手指和脚趾的指甲全已松脱。”顺便提一下,伯爵的一个党徒克莱伦顿对詹姆斯的死做了完全不同的叙述。他说:“这是因疟疾引起的(经过一段时间痛风的毛病),疟疾侵入了他已经五十八岁的身躯,经过四五次发作之后终于使他离开了人世——他死后,曾流传过一阵毫无根据的诽谤性议论,这种苛刻和用心不良的事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人敬畏皇上的威严,而且人们还把检举责难皇室成员看成是一种光荣和功劳。”尽管有这番宣言,公众们还是对外面的流言将信将疑。正如伯爵自己所说,之后的调查并不严密,这位皇上的宠臣施展了一切违反宪法的力量与他们对抗。后来,在由布里斯多尔伯爵提出的反对伯金汉姆的控诉中,毒杀詹姆斯国王被放在控诉书的最后部分;历史目睹并记录了他们被杀害的情况。

据说,伯金汉姆是从一个叫兰姆博士的人那儿获得毒药的,他是个装神弄鬼的庸医,除了做毒药买卖,他还伪装成一个算命先生。事发之后,人们对伯金汉姆的愤怒相比来说还更温和一些,公愤直接指向了这个人,并使他再也不能安全地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他的结局很悲惨。有一次,他化了装走在基普赛得大街上,原以为可以蒙过路人的眼睛,没想到他还是被一群正在闲逛的家

伙认了出来，他们一边向他扔石子一边喊：“罪犯！罪犯！打倒这个男巫，打倒他！”很快，群起而攻之，兰姆博士只得腿上抹油逃命去了。可是，他在伍德大街再次被抓获，人们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走过一片泥地来到圣保罗十字路口；愤怒的民众用砖石打他，一面大喊：“杀死这个男巫，杀死罪犯！”

查尔斯一世闻讯后从白宫赶来平息暴乱，但还是太晚了。兰姆身上的每根骨头都被折断，他已经死了。查尔斯很气愤；由于没能将罪魁祸首移送法庭进行审判，他对这个城市罚款 600 英镑。

不过，毒杀最为盛行的要算在意大利。很早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毒杀似乎被视为是一种最无可非议的消灭敌人的方法。16、17 世纪的意大利人用毒药对付他们的对手而不会有丝毫悔疚，就像现在的英国人诉诸法律来对付伤害过他们的人。当代作家的作品还告知我们，在斯芭拉和托芬妮亚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的毒药交易的时期，女人们将装有有毒药的瓶子公然放置在她们的梳妆台上准备随时对付别人之用，就像摩登妇人往自己身上洒古龙香水和熏衣草香水那样毫无顾忌。时尚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它甚至可以使谋杀被视做一种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前盖斯公爵是位唐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1648 年他曾企图篡夺那不勒斯政权，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毒杀案以及公众对此的感受。有个名叫基那罗·阿尼斯的人，他在马萨涅罗曾有过一段短期的不同寻常的渔夫生涯之后，成功地在公众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将军的形象，这引起了盖斯公爵的强烈反感，而公爵的追随者对他也极为不满地怀恨在心并决定杀害他。根据公爵自己告诉我们的情况，士卫队长被委派这项任务，他们要他用短剑这种最有效的工具将阿尼斯将军刺死。但士卫队长却假装很虔诚地对这样做表示害怕。其实，他早就准备毒死阿尼斯将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刀剑把他干了显得不光彩，他将

难以升为士卫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采取毒杀的办法，伯爵信任的一位律师奥古斯蒂诺·摩拉给他带来了一个装有毒液的瓶子。以下是公爵的口供：

“奥古斯蒂诺深夜来到我的住处，告诉我说：‘我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他可以使您不再因阿尼斯而气恼。他该死，只要这种时髦的处决方式一旦成功，就再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大问题了。看看这个装有清澈美丽的水的瓶子，只要四天的时间，它就能惩罚所有的逆贼。士卫队长已经受命将这东西交给他，由于这种液体没有任何味道，阿尼斯绝不会起疑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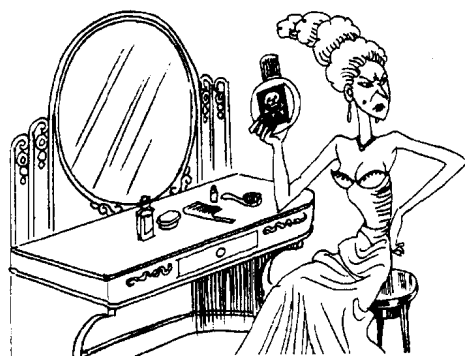
伯爵还告诉我们，他们按计划给阿尼斯将军服用一定的剂量，但幸运的是阿尼斯那天除了吃一点油淋包菜外别的什么也没吃，而油淋包菜恰好能起到解毒的作用，于是，他大吐了一番，捡回了一条命。他病了整整五天，病得很重，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中了毒。

在以后的时期，卖毒药成了一种收入可观的买卖。又过了十一年，这种买卖在罗马也流行起来，并遍及全国，致使原本慵懒惯了的政府也不不得起来干涉。贝克曼在《发明史》一书中，以及勒布雷特在他写的《国家教堂史料杂志》中都谈及一个内容，即：1659年，亚历山大教皇二世得知许多年轻妇女在教堂的忏悔室称她们曾用慢性毒药杀死了她们的丈夫。通常将为忏悔者保守秘密视为自己神职的教士们对这种罪行异乎寻常的流行感到震惊和恐慌。虽然他们没说出忏悔者的姓名，他们认为有必要并将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通报了教堂主持。当时罗马人谈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也是年轻的寡妇越来越多。而且，罗马天主教会对此事一开始调查时就很快发现年轻的妻子们组成了一个妇女会，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晚上聚集在一个名叫希尔诺妮玛·斯芭拉的老女人的房子里。这个老女人是个有名的巫婆和算命先生，她是妇女会的头头。后来人们还

证实这个妇女会的有些成员竟来自罗马的上层家族。

为了获取有关这个妇女会的有力证据，政府雇了一个女人，要她想办法跟她们见面。她把自己打扮得雍容华贵，编造了一些想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的目的和借口；由于政府提供给她足够的金钱，她轻而易举地成了妇女会的听客并成了她的姐妹。她假装因丈夫的不忠和虐待而情绪极端低落，并请求斯芭拉给她几滴那种奇妙的药剂——当时罗马妇女交口称赞说这种药剂的药效可以使她们那些残忍的丈夫们一觉长眠不醒。斯芭拉果真上当，她像往常那样根据购买者的财力要价卖给了她几滴。

这几滴药液被送去分析，果然不出所料，那是种慢性毒药；它无色、无味，正如盖斯公爵描述的那样清澈透明。警方以此为证据，包围了那所房子，并逮捕了斯芭拉和她的“姐妹们”。被描写成又矮又丑的斯芭拉受到了拷打，但她顽固地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另一个女人，名叫格雷蒂奥莎，没有这么坚强，她坦白了她和她的“姐妹们”的一切秘密罪行。用不着再将这些忏悔者绑在齿条架上逼供（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已有足够的证据让后人相信她们的深重罪恶。她们被宣告有罪，并根据其罪责的不同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处罚。斯芭拉、格雷蒂奥莎和其他三个毒死自己丈夫的年轻女人在罗马一起被绞死。有三十多个妇女在街上公开受到笞刑；有一些地位较高的幸免于当众曝光，因为那样做实在是有失身份，但她们被驱逐出国境并被重重罚款。几个月后，又有九个妇女因毒杀罪被绞死，还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罗马大街上受到半裸笞刑。

严惩并没有阻止人们对这种罪恶铤而走险，嫉妒的女人和贪得无厌的男人，迫不及待地想继承其父亲、叔父或兄弟的遗产，都求助于毒药。由于它一般无味无色无臭，很少引起受害者的怀疑。有经验的毒药商将它配制成具有不同效力的剂量，因此，罪犯只要告诉药商他想用多长时间杀死受害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或半年等。毒药商通常是女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托芬妮亚的老丑妇，她的毒药杀死了六百多条性命。这个女人似乎从她的少女时代起就开始与毒药打交道。她曾住在帕勒摩，后迁到那不勒斯。旅行家雷巴特在他从意大利写来的信中谈到了许多关于她的怪事。1719年他在委克歇尔城旅行时曾写道，那不勒斯总督发现全城到处都在卖一种毒药，这种毒药被称为“小水儿”。经过进一步调查，他确认：托芬妮亚（这时她已七十多岁，而且，她好像在斯芭拉死后不久就已开始她的罪恶勾当）已用小瓶子将这种毒药大量地送到意大利的各个城市，瓶子上还贴有“巴里圣尼古拉斯之赐品”字样的标签。

意大利人都有祭拜圣尼古拉斯之墓的习惯。据说，有种神奇的油从他的墓地里渗出，只要虔诚相信，它可以为病人治愈人类的一切疾病。托芬妮亚巧妙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她的毒药以逃避海关的检查，因为海关的官员也跟其他人一样，虔诚地尊重圣尼古拉斯和他的神油。

这种毒药与斯芭拉制造的很相似。被称为顺势疗法理论之父

的外科医生哈纳曼姆在他的有关著作里说这种毒药是由五价砷中性盐配制而成的，它使病人逐渐丧失胃口，易晕厥，胃绞痛，乏力，以及肺衰竭。阿贝·加格利尔蒂说，一般只需滴几滴在茶水、巧克力或汤里，它便能缓慢地发生药效，且难以察觉。奥地利国王的医生加拉里在写给哈弗曼的一封信中说它是晶状砒霜，经煎熬被溶化在大量的水中，其中加上(为了一种没有说明的目的)一种叫柳穿鱼草的草药。那不勒斯人称它为“托弗尼纳液”。而在整个欧洲，它就是众所周知的“托芬妮亚液”。

虽然这个女人在很多地方进行她那不光彩的买卖交易，但要遇见她却极不容易。她的住处总是不易被发现。她不断更换姓名和住处；并假装成一个上帝的信徒在修道院一住就是几个月。一旦她受到不同一般的检查，她就向基督教会寻求保护。她很快得知那不勒斯总督搜捕她的消息，便像往常那样住进了修道院避难。要么是对她的搜捕还不够严密，要么就是她采取了绝妙的躲避方法。总之，她成功地躲过了政府对她长达数年之久的搜捕。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买卖仍像往常一样红火。雷伯特告诉我们说，她对那些憎恨自己的丈夫、想摆脱丈夫而又买不起“点儿水”毒液的穷女人非常富有同情心，并经常将这种毒液当做礼物送给她们。

然而，她的这种游戏并不能永远地玩下去。她最终还是在一座修道院被发现，连退路也被切断。总督先生曾多次请示上级将她逮捕归案，但都未生效。女修道院的院长，由于得到主管教区主教的支持，一次又一次拒绝交人。这样一来，罪犯显得比先前更为重要，人们的好奇心愈发强烈，以至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看她一眼而到修道院来参观。

总督先生的忍耐心似乎也被这些人为了的拖延损耗殆尽，但他是个有理智的人，并且不迷信基督教，他坚信就是教会也不能庇护一个如此穷凶极恶的罪犯。于是，他不顾修道院的特权，派兵用

武力破墙而入并将她劫出。皮格纳特里红衣主教对总督的行为恼怒万分，他威胁说要将他逐出教会并使全城处于禁闭状态。下属的牧师和教士们，受到“集体精神”的怂恿，说服了迷信和偏执的群众，说他们准备要大闹总督府去营救他们的罪犯。

问题严峻棘手，但总督先生也不是一个能被轻易难倒的人。确实，在这次风波中，他表现了少有的敏锐、镇静和旺盛的精力。为了避免被逐出教会的可怕后果，他派兵包围了主教的邸宅，心里盘算着主教一定不会愚蠢到发动一切可能使全城陷入饥饿的暴动状态而任由他自己也受到牵连，何况只要禁令不消除，小贩们便不敢带着东西进城。这样将给他自己和他那些装神弄鬼的兄弟们带来极大的不便。后来，不出总督所料，主教先生忍住了怒火，没有发作。

然而，被怂恿的群众仍然怒气未消。为了平息他们的抗议并使众怒的矛头转个方向，政府部门巧妙地跟人们进行周旋，同时又对外发表报道宣传说托芬妮亚已经在全城的水井和泉水里投毒。这一招果真灵验。公众的感情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人们立刻将愤怒的矛头指向托芬妮亚。不久前还将她视为圣徒的人们现在骂她是个魔鬼，人们要求惩罚她的急切心情跟先前准备舍命营救她一样迫不及待。于是，托芬妮亚受到拷问。她承认了她的一大串罪行，并说出了所有雇佣她的人的姓名。不久，她被绞死，她的尸体从墙头被扔进了那个她曾避难的那所修道院的花园。这样做似乎是对牧师教士们的一种安慰，最起码他们被允许埋葬一个他们庇护过的人。

托芬妮亚死后，人们对毒药的狂热似乎有所减退。但是，我们还应来看一看早些时候它对法国人民所造成的影响。1670年到1680年间，毒杀在法国可谓是根深蒂固，西维格纳女士在她的一封信中曾担忧地写道法国人可能成为投毒谋杀的代名词。

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政府第一次注意到毒杀罪行的盛行是从

教士和牧师那得知的，因为各个阶层的妇女，包括贵族阶级、中产阶级以及下层阶级的妇女们，在教堂的忏悔室告解时说她们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事发后，两名意大利人艾克西里和格拉斯特尔被捕押送巴士底狱，被控犯有为毒杀配制和售卖毒药的罪行。格拉斯特尔死在狱中，但艾克西里在狱中呆了七个月都未受审。在狱中，他结识了一个名叫桑特·克罗伊克斯的罪犯，就是通过这个人毒杀的罪行在法国人民当中进一步扩散和传播。

受桑特·克罗伊克斯的引诱而成为投毒者的人中有一个叫布林维里埃尔斯夫人的年轻女人，不管是她的出身还是婚姻，她都法国的贵族家庭相联系，但她的罪恶，即使在投毒者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她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变得无情和堕落，如果我们相信她自己的坦白的話，她从十多岁时就迷上了巫术。然而，她又才貌双全，在世俗的眼里，她是别人效仿的楷模。居约·德皮塔瓦尔在《热点案件》中以及西维格纳夫人在她的一封信中都称她举止温和可人，从她的外表丝毫看不出她内心丑恶的灵魂。1651年她嫁给了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并与他不愉快地生活了一些年。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是个散漫、放荡的人，正是他把桑特·克罗伊克斯介绍给了他自己的妻子。这个桑特·克罗伊克斯使她对生活的憧憬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从此，她一次又一次陷入犯罪的泥淖不可自拔，直到其罪行达到令人之为之毛骨悚然的地步。这个男人使她产生了罪恶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她立刻跌入了犯罪的深渊，在她受到应有的惩罚前她又不可自拔地越陷越深，直到穷凶极恶。

然而，在外人面前她表现得知书达礼。因此，她轻而易举就得以与其丈夫合法分居，与她相比，她丈夫一点都不懂得隐藏自己丑恶的一面。这件事前前后后使她的家庭对她非常反感。就在与丈夫分居之后不久，她完全摘去了她那张伪善的面具，并肆无忌惮地与情夫桑特·克罗伊克斯私通，以至她父亲奥伯雷先生对她的行

为大发雷霆。他向法庭申请并获得了一份“逮捕令”，将桑特·克罗伊克斯关进巴士底狱长达十二个月之久。

桑特·克罗伊克斯早在意大利时就对毒药略知一二，对斯芭拉的秘密也略有耳闻，在狱中得到艾克里西的指教后又长进了不少。他与艾克里西在狱中一见如故，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也正是艾克里西告诉他如何配制毒药，除了意大利有的那种毒液，还有一种被称为持续药粉的毒药——后来，这种毒药在法国变得极为盛行。桑特·克罗伊克斯和他的情妇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一样，外表温和，聪明敏锐，丝毫不会让人觉得他具有强烈的报复心并且贪得无厌，可这两样东西早已吞噬了他的良心。而为满足他的这两种欲望，奥布雷一家成为不幸的牺牲品：他报复，因为他们使他坐了牢；他贪婪，因为他们富有。他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总是需要用钱，然而除了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外再没有人给他钱用，而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的那点钱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再也难以容忍挡在他和金钱之间的任何障碍，就想出了一个可怕的计谋：毒死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的父亲奥布雷先生和她的两个兄弟，好让她一个人继承全部财产。杀死三条生命对那样的恶棍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做他的帮凶：他负责配制毒药，她想办法将毒药拿给他们吃。可以说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参与谋杀自己亲人的那种热情和欣然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计划实施后不久，桑特·克罗伊克斯发现她是个很聪明的学生，而且，她很快就掌握了毒药的制造方法。为了测试第一次配制的毒剂的药效，她先给狗、兔子和鸽子吃。之后，为了更有把握，她到处跑医院，以慈善的名义将毒药放在汤里送给那些可怜的穷病人喝。没有一种毒药会在第一次吃就把人毒死，因此，她尽可以放心地在病人身上试验一次而不必担心犯谋杀罪。她还在餐桌上对父亲的客人们做同样残

酷的试验——在鸽子肉里掺毒。而再下一步，为了确保有把握，她甚至给自己也吃了毒药！这次冒险使她确信了药的效力，一切疑虑都解除了，她开始对她那已是白发苍苍的父亲下毒手。第一次用药时她亲自将药掺在巧克力里给父亲吃。药效果真很好。老家伙病倒了，而他的女儿，表面上显得很温和而又焦虑整天在床前守候着他。第二天，她给自己的父亲喝了一些肉汤，还称汤的营养极其丰富，其实，汤里也下了毒。就这样，她的毒药使自己的父亲完全垮了，十天不到就一命呜呼变成了一具僵尸！他的死太像是因病无治而死，所以，没有任何人起疑心。

当她的两个兄弟从外省赶回来为他们的父亲尽最后的义务时，他们发现妹妹极度悲伤，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称得上是孝顺；但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到来却使他们自己也死到临头。他们正是站在桑特·克罗伊克斯和已差不多到手的金钱之间的障碍，因此，他们的厄运注定是无法逃脱的了。一个叫乔塞的人受雇于桑特·克罗伊克斯协助他将毒药拿给这两兄弟吃；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兄弟俩便双双去见了上帝。

这时，开始有人表示怀疑，但一切做得那么天衣无缝，即使有疑点也找不到可怀疑的人。侯爵夫人还有一个姐姐，由于父亲和兄弟的死亡，她有权得到一半的财产。得不到全部的财产，桑特·克罗伊克斯岂能满足和罢休。他于是决定要她像她父亲和兄弟那样死去。幸好，侯爵夫人的姐姐早有疑虑，而且，由于及时离开了巴黎，她躲过了这场专门为她设置的毁灭性的灾难。

可以说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参与这一系列谋杀行为都是为了取悦于她的情人。到现在，她渴望与桑特·克罗伊克斯成婚的迫切愿望使她为达到这一目的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谋杀。因为，虽然已经与丈夫分居，她们还没有办离婚手续，而要求离婚是可能遭到拒绝的，因此，在她看来谋杀是扫除障碍的惟一办法。可惜的是，桑

特·克罗伊克斯此时对他的谋杀工具已无任何爱意可言。坏人并不崇拜跟他们一样坏的人。也就是说，他自己虽然是个恶棍，他也绝不想再娶一个恶棍，所以，他根本无意让侯爵死。不过，他还是假装赞成了这个阴谋，并为侯爵夫人提供了谋杀她丈夫的毒药。但同时，他很小心地采取了救治措施。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头一天给他吃了毒药，桑特·克罗伊克斯第二天就给他吃解药。这样，他在这对夫妻之间周旋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辞而别一走了之，抛下了病入膏肓的侯爵和伤心欲绝的侯爵夫人。

但是，罪有应得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一次可怕的失误使得一系列谋杀真相大白。桑特·克罗伊克斯配制的毒品药性是如此强劲，以至他每次在试验室工作时都必须戴上面具，否则会被窒息而死。有一天，面具滑落，这个可恶的男巫不幸自取灭亡。第二天，人们在他那间阴森住处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他既没有亲人也似乎没有朋友，警察没收了他的财物，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份文件，上面写着：

我恭请可能拿到这只小盒子的人帮我一个忙，只将它交给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手上，她住在圣保罗大道，盒子里的东西都与她有关，并且只属于她一个人；而且，里面的东西对除她以外的任何人丝毫都没有用处。如果她死在我之前，我希望将盒子原封不动地烧毁。为了不使任何人忽视这一点要求，我向我最崇敬的上帝和所有圣灵起誓，我将控告他们的良心，不管在人间还是在即将来临的冥冥世界，为的是能使我自己的良心得以释然。我声明这是我最后的遗言。写于巴黎，1672年5月25日。

（签名）桑特·克罗伊克斯

这一恳切的请求，不仅没有像它原来期待的那样得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盒子被打开了，里面装有一些文件，几个小瓶子和一些粉末。瓶子和粉末被送到化学所试验分析，文件保留在警察局并被打开，从中发现了一张桑特·克罗伊克斯开给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的支票，金额是 30000 法郎。其他的文件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从中可推测布林维里埃尔斯夫人和她的仆人乔塞都参与了最近的一些谋杀案。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一得知桑特·克罗伊克斯的死就企图得到他的文件和盒子，但遭到拒绝的她警觉地感到所剩的时间不多，就立即逃跑了。第二天当警察搜捕她时，她已成功地逃往了英国。乔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他忽视了桑特·克罗伊克斯误死可能已暴露了他的罪行，他没有事先预料到危险。因此，他被捕并被审判。经拷问，他承认是他把毒药提供给奥伯雷两兄弟，他因此从桑特·克罗伊克斯和布林维里埃尔斯夫人那获得了 100 索的奖金，并能终身享有一份年金。他被判死刑，行刑时将被轮子活活压死。法院对侯爵夫人也做出了缺席裁决，她被判处断头刑。1673 年 3 月，在巴黎的沙滩广场，乔塞被执行了死刑。

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在英国居住了近三年的时间。1676 年初，大概是想到对她的追捕已经结束，她以为可以冒险回去了，于是，她秘密回到了列日省。没想到，法国当局很快得到了报告，了解了有关她的消息，列日城市政府立刻作出了安排，允许法国警察在辖区内搜捕她。骑警队的一位官员德斯格雷斯奉命从巴黎前往列日城。他一到列日城便发现待捕犯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根据当地的法律，他没有办法能接近她。但德斯格雷斯不是一个被轻易难倒的人，他想出一个用武力没法做得到的计谋。他装扮成一个神父进入修道院，并与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会面。他对布林维里埃

尔斯侯爵夫人说,身为法国人并路经列日城,如果不能拜见她这位美貌和不幸的夫人,他决不开这座城市。德斯格雷清楚地看到这番奉承话有效地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于是又粗俗而又让人信服地表白说他对她是毫不设防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接下来,他继续说了一大通求爱和表示爱慕的话,直到受诱的侯爵夫人也完全放弃了她的防备,未经德斯格雷做太多请求,便欣然同意在修道院的大墙外与他约会——在外面他们的暧昧私通会比在修道院里面方便一些。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信守了与新情人的约会并如期赴约,却发现自己并不是投入一个求爱者的怀抱,而是被一个警察拘捕了。

她的审判没有耽搁。有大量证据对她不利。乔塞死前的宣言就足以证明她有罪;除此之外,还有附在桑特·克罗伊克斯盒子里的神秘文件,她的逃离法国,而且,更有力和最可怕的证据是,在桑特·克罗伊克斯的个人财产中找到一张纸,纸上她的笔迹,详细地记录了她一生中所犯的罪行,并说到了谋杀她的亲生父亲和兄弟,这就更证实了她的罪行确凿无疑。在审判她的期间,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乱。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成了人们谈论的惟一话题。她的全部谋杀罪行被详细出版刊登,人们的注意力完全为之所吸引;投毒谋杀的秘密第一次被灌输到千万人的头脑中,其中有些人后来也犯了同样的罪。

1676年7月16日,巴黎最高刑事法院公布了她谋杀亲生父亲和兄弟并企图谋杀其姐姐的罪恶证据。她先是赤着双脚被绑入囚笼,脖子上绑着一根绳子,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把,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门前当着全体民众的面公开道歉;然后被带到沙滩广场,在那她被执行了断头刑。后来,她的尸体被火化,骨灰吹散在风中。

被判刑后,她完全认了罪。她对死似乎没有丝毫的畏惧;但支

撑她的是狂妄而非勇气。西维格纳夫人曾说，在她被关在囚笼里去刑场的路上，她请求忏悔神父向刽子手施加压力让他站在她身边，这样，他的身体可挡住些她的视线，因为她不想看到那个“诱捕她的可恶的德斯格雷斯”。她还问那些打开门窗看游行队伍的女人们，她们在看什么又恬不知耻地补充说：“你们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美丽的景象！”在断头台前她还放声大笑，死时同她活着时一样执迷不悟，毫无改悔之心。翌日，成群的人收集她的骨灰，并当做圣物保存下来。她被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殉道者，她的骨灰被认为具有治愈各种疾病的神奇力量。大众性的蠢行总是把那些自称神圣却实在是值得怀疑的人当做圣徒；但这一事件中大众表现出来的愚蠢却是到了极点。

在她死之前，法庭就已经开始了对朗格多克地区财政大臣和教区总管皮诺蒂尔先生的调查，因为圣劳伦特夫人指控他为了夺取职位毒死了她的丈夫，也是前任教区总管。这一案件的详情从未被泄漏出去，而且有人竭力反对公开审判。据说他与桑特·克罗伊克斯和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关系密切，人们猜他是从他们那儿搞来的毒药。但布林维里埃尔斯侯爵夫人拒绝说出任何可能出卖他的话。皮诺蒂尔在巴士底狱被押了几个月后，调查终于不了了之。

据当时传言，邦齐红衣主教也被指控为皮诺蒂尔先生的同谋。这位红衣主教为此而破财，他得每年交付一大笔罚金。但当毒杀成为一种时尚时，全部年金罚款都一个接一个不了了之。后来红衣主教一谈到这项年金罚款时总是说，“感谢我的福星，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命长！”有一个智者，当他看见红衣主教与皮诺蒂尔同坐一辆马车上时，大呼道，“邦齐红衣主教和他的福星往那儿走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法国大众开始疯狂迷恋毒药。到1682年，法国监狱关满了成群的毒杀罪犯人；很简单，其他形式的犯罪相对

减少了。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了它在意大利的流行程度，而在法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无色无味的毒药杀起人来不费吹灰之力，诱使那些心术不正之士为了嫉妒、报复、贪婪，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怨恨而铤而走险。有些罪犯杀人时由于担心被发现而不敢采用手枪或匕首，甚至快性毒药——因为它们立刻就可要人命，但他们却能毫无畏惧地采用慢性毒药。腐败的当朝政府，也许他们可以无视像皮诺蒂尔这样的达官贵族们的胡作非为，却不容看到这种犯罪在民众间扩散流行。在欧洲人的眼里，无耻实际上是对法国人的称谓。后来，路易十四为了阻止这种犯罪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审判法庭，称为火刑判处院，权力极大，直接干预对犯人的审判和处罚。

这一时期还有两个可谓穷凶极恶的女人，她们的罪恶涉及几百人的死。她们都居住在巴黎，一个名叫拉瓦西娜，一个叫拉维里厄。像斯芭拉和托芬妮亚一样，或说是她们的效仿者，她们主要是将毒药卖给那些想摆脱其丈夫的女人们；还有一小部分卖给那些想摆脱妻子的丈夫们，她们的公开职业是接生婆，还曾装扮成算命先生，有许多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来访问她们。无数穷人和富人蜂拥来到她们的住处向她们讨教未来的秘密。而她们主要是作死亡预言，即把有关未来的信息预告给那些想了结其丈夫性命的妇女们，和那些想继承富亲戚遗产的人——这些丈夫和有钱亲戚用拜伦的话来说已经让他们“等待得太久太久”。他们在实现自己的预言时通常十分谨慎，总要告诫那些心怀鬼胎罪恶深重的顾客们要在临死人的房子里制造出一些死前的征兆，例如打碎玻璃或瓷器；或叫他们付给仆人们一笔可观的钱好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假装不小心打碎些东西。接生婆的职业使她们熟悉了许多家庭的秘密，这些秘密后来变成了可怕的证据。

1679年末，她们终于被发现。没有人知道在事发之前她们从事这种可怕的勾当有多长时间。之后，两人都受审并被判罪，于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680年2月22日在沙滩广场被活活烧死，死前双手先被烧红的烙铁烫伤，继而被切肢。她们在巴黎和其他省区的同谋们也被抓受审。根据一些作家的描述，有三十或五十名同谋犯，其中主要是妇女，在一些主要的城市被绞死。

拉瓦西娜记录了一张到她这来购买毒药的人的名单。在她被捕时这张名单落入了警方之手，并在法庭上被调查。名单包括了卢森堡将军、萨森斯伯爵夫人、博依隆公爵夫人。卢森堡将军的罪行似乎只是干了一件去拜访这两个女人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蠢事，但当时人们对他的指责却远不止是干了一件蠢事。《乌特勒支和平后欧洲大事备忘录》一书的作者说：“一群玩弄毒药和预言等把戏的家伙在供词中坦白说他（卢森堡将军）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一个名叫都宾的年轻女孩就是被毒死的。在另外一些供词中，他们说他与魔鬼有约，为的是使自己的儿子能娶到路瓦伊斯侯爵的女儿。对于这些可怕和荒唐的指控，卢森堡将军第一次在巴士底狱受审时就招供了，他的供言使他显得既骄傲又天真，他说：‘当我的前任马修·蒙特摩伦斯娶路易斯·格赫寡妇时，他没有求助于魔鬼，而是求助于大将军，为了使未成年的皇帝支持蒙特摩伦斯家族。’这个勇敢的男人被关进了一间6.5英尺长的监闭室，对他的审判中断了好几个星期，共历时14个月。最终没有对他做出任何裁决。”

萨森斯伯爵夫人逃离法国到了布鲁塞尔。她躲过了上法庭的危险，但一直未能澄清附在她身上的污名——据说她企图用持续药粉毒死西班牙女皇。博依隆公爵夫人被捕，在专门法庭接受了审讯。看上去她似乎跟毒药没有什么关系，她只是想去打听有关未来的秘密，并想满足她看一眼魔鬼的好奇心。主持审讯的雷涅尔先生是个丑陋的矮老头，他严厉地问她是否真的见到了魔鬼。公爵夫人直视他的脸部回答说：“哦，是的！我现在就看到了他。他现在是一个丑陋的矮老头，脾气极坏，并穿着法官的长袍。”此后，雷涅尔先

生变得极其小心谨慎，尽量不再向这个巧舌如簧又尖锐刻薄的女人问更多的问题。公爵夫人在巴士底狱关押了几个月；没有找到证明她有罪的证据，又在她那些有权势的朋友们的调解下，她被无罪释放。对罪犯进行严厉处罚也许有助于减弱人们对它的效仿的热情——相反，对罪犯的赦免只会起到反作用。皮诺蒂尔及雇用他的富人邦齐红衣大主教最终得以逃脱罪责和惩罚就是两个影响极坏的例子。之后，这种犯罪又风行狂热了大约两年时间，直到一百多名罪犯被焚烧或绞死后才最终得到镇压。

（曾小红 译）

闹鬼的房子

确实有人敲门！……砰！砰！砰！……谁
在那儿？是撒旦吗？是魔鬼吗？砰！砰！砰！——
总不得安宁？

——麦克白

谁都看到过或听说过这样的房子：门户深闭，无法居住，已破败腐朽，看起来灰蒙蒙的、昏沉沉的。半夜时分，人们能听到从房子发出奇怪的响声、链条的碰撞声以及游魂的呻吟声。人们认为天黑以后从这种房子走过不安全，并且房子多年没人敢租用，即使付钱给他也不愿住。目前，英国有几百间这种房子，法国、德国以及几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几百间这种房子。这些房子有使人恐惧的特点，胆怯者经过这种房子时绕道而走；虔诚的人则为自己祷告，祈求神灵保佑。伦敦有许多这类房子，有人徒劳地吹嘘人类智力发展了，他会不嫌麻烦去查明这些房子并搞清楚其数量，但他得明白这样的事实，当人的智力向前迈进一大步时，才能根除这些旧邪教。

有人认为这类房子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邪巫教义的影响，从相对无害和人类的错误不是太疯狂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值得单独

考虑。跟其他起源于相信妖术的想法不同，对此我们已经非常仔细地考虑过，它没有把人送上火刑或绞刑，而只是让一些人带上枷锁。

许多房子因为闹鬼而被废弃了，胆小者或头脑简单者躲之不及，而许多情况是很小的事情，只需头脑清醒者立即澄清事实，就能解除所有的“恐慌”。埃克斯拉沙佩勒有一座极大的房子，看起来很荒凉，五年没人住，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听到屋内神秘的敲击声。没人能解释那是怎么回事，后来恐惧感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住在两边的人都放弃租房，跑到镇里的其他地方去住，那些地方受邪恶灵魂的干扰较少。因为太久没人住，那房子后来变得如此破烂、黑暗，外表如此“凄凉”，于是成为理所当然闹鬼的地方，很少有人敢在日落后经过那儿。人们听到楼上某间房的敲击声不是很大，但很有规律。邻居们声称他们常常听到地窖传出的呻吟声，夜半钟声敲响后不久，常看到亮光从一个窗移到另一个窗。据说，身着白色制服的幽灵在窗口交谈嬉笑，但所有这些故事都经不起调查。然而，无论如何，敲击声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户主曾几次尝试着去弄清其原因，都是枉然。房间洒满了圣水，牧师已正式地把邪恶灵魂赶到红海去。尽管该做的事都做了，敲击声仍然继续着，碰巧后来还是找到了原因，使这一带地区的人们恢复了平静。那户主不仅精神上而且物质上都遭受了损失，为了彻底解除烦恼，他以极低的价格把房子卖了。新房主站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突然他听到门的底部被推动，响声很大，门飞快地开了，开了两英寸宽。他站了一会仔细地盯着门看，门这样开了两三次关不牢，终于真相大白。原来门闩断了，门关不牢，门主要绕着底部的合叶转动。门的正对面是一扇窗，其中的一块玻璃碎了，当有风时，气流猛烈地朝门刮过去。因为没门闩，门又被吹开了；当又一阵大风刮来，门又被吹开了。新房主马上请来玻璃工修理，神秘的声音从此永远地消失了。房子被重

新粉刷、油漆，又赢得曾失去的盛名。不出两三年，房子完全赢得人们的青睐。就是到了那时，如果能够从其他街道到达目的地的话，许多人还会常常避免从其旁边经过。

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关于魔鬼研究与巫术学问》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出身高贵、名声显赫，在政治界知名度很高的绅士，在他继承爵位和地产后不久，他的仆人们互相谣传，说晚上在他私宅内常常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而没有人能弄清其中的缘由。这位绅士决定去查明这种奇怪的声音，便带着一个从小到老都在他家的用人去察看，用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种奇怪的敲击声，说这种声音在他的前主人一死就开始了。他们两人注意观察直到听见响声，跟踪声音一直走到一间贮藏室，这个地方用来为全家存放各种食品，老管家有这间房的钥匙。他们走进了这间房，过了很久没有听见他们一直跟踪的声音。最后，他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当他们离得较远时，声音似乎比原来小得多。于是，他们的想像力更加被激发起来。然后，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原因：一只被一个老式捕鼠器逮住的老鼠竭力想逃跑，于是弄出了响声，老鼠能够在里面把羁禁它的捕鼠机的门顶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又不得不让它落下来。落下来的声音通过房子回响就产生了这种神秘兮兮的谣传。多亏户主调查清楚，否则很有可能使这座房落个坏名声，再也没有仆人愿住在里面。遭受了这种事的绅士本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华德·司各特爵士。

总的来说，具有这种特征的房子更多起因于活人从中捣鬼，而非上述事故所致。六个僧侣向尊敬的路易国王耍了个聪明的诡计，而路易国王的虔诚使自己获得了法国纪年史中“圣人”的称号。当听到他的神父盛赞在圣·布鲁诺修道会的和尚们的优点和学识时，他表示希望在巴黎附近为他们建立一个组织。修道院院长纳拉

派出了六个修道士，国王在尚蒂伊村庄为他们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房子，碰巧的是他们从窗户看到了沃维尔宫殿的漂亮景色。宫殿是罗伯特国王命令修建的王室住宅，已经废弃很久了。“尊贵”的僧侣们认为宫殿正好适合他们，但是他们如此“谦虚”，以至于他们“羞于”请求国王正式批准。这个“困难”无法解决，僧侣们打算用自己的“智慧”去想出另一个方案。在僧侣们成为沃维尔宫殿的邻居之前，从未有过关于该宫殿任何污名的记载。但是不知怎的，宫殿此后立即得了个坏名声。晚上有人听到从里面发出恐怖的哭叫声，看见从窗户突然发出的蓝色的、红色的和绿色的微光，又突然消失了，听到链条叮当的响声和人在极痛苦的嚎叫。骚乱持续了几个月，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所有的谣言传到了位于巴黎的虔诚的路易国王的耳朵里。这些谣言在传播途中已被充分地添油加醋。最后，每到半夜时分，一个身着黄绿色服装，拖着长长的白色胡须和毒蛇尾巴的巨大幽灵降落在宫殿的主窗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并朝行人挥舞拳头。当有人向住在尚蒂伊的六个和尚谈起这件事时，他们对于魔鬼敢在他们住房的正对面搞如此滑稽的动作深表愤慨，并向圣路易国王派来的官员暗示他们要调查此事，如果能允许他们住进宫殿，他们很快就会把邪恶灵魂查个水落石出。国王对他们的虔诚深表赞赏，并对于他们的无私行为表示感激。1259年，一份契约马上被拟订出来，国王在上面亲笔签名，沃维尔宫殿就成了圣·布鲁诺的僧侣们的财产。骚乱立即停止，亮光消失了，那个“绿鬼”被僧侣们永远平息在红海的波浪之下了。

1580年，一个叫吉利斯·布莱克的人在图尔郊外租了一座房子，但是他后悔跟房主彼得·彼克特谈的价钱，并试图说服房主取消协议。然而，彼得对他的房客和价钱都很满意，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此后不久，传遍图尔的谣言说吉利斯·布莱克的住处闹鬼。吉利斯本人宣称他真的相信他的房子是所有妖巫和邪恶灵魂的总

约会地。它们发出的声音很恐怖，弄得他无法入睡。它们敲打墙壁，在烟囱中嚎叫，打碎他的玻璃，他厨房里的坛坛罐罐被撒得一地都是，连桌子和椅子整夜都在跳舞。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到房子周围来听这奇怪的声音，他们眼看着砖头自己从墙上落下来，掉到街上并砸在早上出门没有念过祷告的人的头上。这样的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吉利斯·布莱克向图尔民事法院诉苦，彼得·彼克特被传讯到法院，责问他为何租契不能被取消。可怜的彼得无言以辩，法院一致同意在这种情形下任何租契都不能有效，因此废除了它，判处这位倒霉的雇主承担所有的诉讼费，彼得向巴黎的议会上诉，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议会认可了租契。法官说：“这倒不是因为还不能充分令人满意地证明房子被邪恶灵魂干扰，而是因为图尔民事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有不正当的因素，才使判决是无效的。”

1595年，波尔多议会审判了一个同样的诉讼，跟那个城市的一座只是受邪恶灵魂干扰的房子有关。议会委派某些牧师去调查此事并向他们汇报，他们在报告中肯定房子闹鬼，租契被废除了，房客免交所有的租金和税款。

有关房子闹鬼故事中最精彩的要属伍德斯托克王宫闹鬼的故事。1649年，由长岛议会从伦敦派专员去占据伍德斯托克王宫，并消除此宫所有有关皇家的标志。专员只因害怕魔鬼而被迫逃出王宫，他们遭受的烦恼来自一个捣鬼的骑士，他扮演了一个人人都不喜欢的鬼的角色。当时不怕鬼的专员于1649年10月13日到达伍德斯托克。他们把行李放在已故国王的房间里，把漂亮的卧室和客厅变成厨房和餐具存放室，把议事厅变成酿酒房，餐厅变成存放柴火的地方。他们拆下了所有国王的勋章，极不尊重地对待所有使他們回想起国王和查理·斯图亚特陛下的东西。一个陪同他们的办事员叫吉利斯·夏普，显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们。他帮助他们拔除一棵高贵的古树，仅仅因为它名叫“国王橡树”，其碎枝被扔进餐

厅供专员们烧火用。在头两天里，他们听到房子周围有奇怪的声音，但是他们不是很在意。然而第三天，他们开始怀疑他们当中有坏人。因为他们听到，也这样认为：他们床下有只魔狗在咬他们的铺盖。第四天，椅子和桌子开始跳舞，明显是自动的。第五天，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卧室，并且走来走去，把火炉从客厅搬出去，发出如此大的声响，以至他们感觉有五座教堂的钟在他们耳边敲响。第六天，盘子和碟子在餐厅被摔得上下翻飞。第七天，他们带着几根木头钻进了卧室并盗走了预备给专员们的软枕头。第八天和第九天晚上，魔鬼停止了敌对行为。但是，到了第十天晚上烟囱里面的砖头开始松动了，在地板四处舞动，发出格格声，整个晚上绕着专员们的头转动。第十一天晚上，魔鬼拿着他们的裤子跑了。第十二天晚上，他们的床上满是锡泊制的大浅盘，以致他们上不了床。第十三天晚上，玻璃发出阵阵莫名其妙的噼里啪啦声，接着碎玻璃飞得房里到处都是。第十四天晚上有一阵像四十门大炮齐发的声音，接着卵石如雨倾盆而下，专员们惊呆了，简直被吓懵了，他们互相哭喊着救命。

他们首先尝试凭借祷告来赶走邪恶灵魂，但是这些努力都证明无效。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把宫殿全都留给魔鬼住，但又觉得不好。然而，他们最后决定再试着住久一点，并原谅魔鬼的罪行，又开始睡觉。那天晚上他们睡得还算舒服，但这只是他们的折磨者哄骗他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紧接着的那晚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于是他们开始吹嘘恶魔被赶出去了，并随即准备整个冬天在宫殿住下来。他们这种迹象成为魔鬼们继续喧闹的信号。11月1日，他们听到有什么东西迈着缓慢、庄严的步子在客厅上下走动。此后，突然雨点般的石头、砖块、灰泥和碎玻璃朝他们耳边砸过来。第二天，客厅又响起了脚步声，使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巨熊在跳舞，脚步声持续了一刻钟。然后，一个大火炉被重重地

甩在桌上，接着是大量的石头和一块马颞骨。一些胆大者带着剑和枪勇敢地走进了客厅，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他们那晚不敢入睡，坐起来，在每间房生了火，点了很多的蜡烛和灯。他们认为，既然魔鬼喜欢黑暗，就不会干扰有那么多光包围的一群人。然而，他们上当了，一桶桶的水从烟囱倒下来把火扑灭了，他们不知蜡烛是怎么灭的。一些正在睡觉的仆人全身被恶臭的沟水浸透，他们非常惊恐地爬起来，嘴里念念有词，祈求上帝保佑。专员们非常惊讶地看到他们的衣服都正在滴脏水，他们的关节红肿了，因为他们也遭受隐形折磨者的打击。正当他们说话时，有一种声音——像最大的雷声，也像拉响了整个炮场的大炮，一听到这声音他们全都跪了下来，乞求万能之神的保护。那时，当其他人还跪着时，专员中有一个站了起来，勇敢地问道，看在上帝的面上到底谁在那里，他们究竟做了什么竟遭受如此的折磨。没有回答，响声暂停了一下。最后专员们说：“恶魔又来了，还带来了七个比它更糟的。”因为很黑暗，他们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门口，烛光马上照亮两间房，但是蜡烛马上被吹熄了，一个专员看见一个类似马蹄的东西击打蜡烛和烛台，然后进了房子中间，在烛花上刮了三下把它扑灭。看到这情况，刚才那个人大胆地抽出剑，但是他明确地声称他还没有把剑从剑鞘里面拔出来，就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剑跟他争抢，它占了上风并且用剑柄重重地击打了他一下，他吓得目瞪口呆。然后，声音又响起，在喧闹声中，他们集体回到客厅，在那里祷告，唱圣歌度过了一整夜。

到那时，他们相信跟威力无比的魔鬼斗争是无济于事的，决定把伍德斯托克据为己有。星期六晚上又发生类似的怪事，星期天又重演了一次。他们决定立即离开宫殿，搬回到伦敦去。到星期二大清早，他们一切准备就绪，拍拍脚上的灰尘，终于出发了，却让伍德斯托克及其居民听任恶魔的摆布。

等到制造这些混乱的真相查明时,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据查理二世时期查明,所有的一切出自专员们信任的吉尔斯·夏普之手。此人的真名叫约瑟夫·科林斯,是一位隐藏下来的保皇分子,他早年就是在伍德斯托克度过的。因此,他知道宫殿里的每个洞穴和角落,以及隐藏在宫殿里面的无数的活板门和秘密通道。专员们从未怀疑他的观点的真实性,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对他完全信任,以致他滥用这种信任进行捣鬼,由于极度兴奋,他向几个骑士泄露了这个秘密。

1661年,有人在位于特德华斯的蒙培森家搞了一个奇特的、经过精心安排的恶作剧,约瑟夫·格兰维尔的《特德华斯的恶魔》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在他著名的作品《悲剧性的胜利》中增补了其他妖术的证据。在1661年4月中旬,蒙培森先生从伦敦回到特德华斯的,他的妻子诉苦说,他不在家时他们遭受了最奇特的声音的干扰。以后的三个晚上他亲自听到了响声,他似乎觉得“有大声敲打他的门和墙外侧的声音”。他立即爬起来,穿上衣服,带上两把枪,勇敢地向前走去寻找捣乱者,认定是个盗贼。但是,当他往前走时,那响声似乎跑到他前面或跟在他后面。当到达他认为是声音发源的那扇门时,他什么也没看见,仍然听到“奇怪的空洞的响声”。他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并找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又上了床。当他正准备脱衣服,这时又听到比以前更猛烈的声音,好像“捶击和敲打房顶的声音,然后逐渐消失在空气中”。

这种事情持续了几个晚上,这时蒙培森先生回想起了:他在一段时间前曾下令逮捕和拘禁一个游荡的鼓手。他带着一面大鼓在国内四处走动,打扰民众以乞求施舍,很可能这个鼓手是个巫师,他派遣邪恶灵魂来此闹鬼以求报复。当听到类似敲鼓的声音或“像磨刀柄护板的声音”时,他就更坚定自己的看法,蒙培森夫人睡觉

时，魔鬼非常友好体谅，不像平时那样吵闹。但是，一旦她恢复精神，魔鬼又继续“比以前更粗鲁的方式，追赶和惹怒小孩。疯狂地敲打他们的床架，以致大家都感觉到床架将会打成碎片”。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尊敬的蒙培森对他好奇的邻居重复说，这个恶魔似的鼓手“将演奏‘圆头党人和乌龟’、‘回营信号’和其他几个战争曲调，就像任何聪明的战士一样”。当演奏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魔鬼改变了战略，用他的铁魔爪在孩子们的床下乱抓。“11月5日，”约瑟夫·格兰维尔法师说，“恶魔搞出巨大的响声，一个仆人看见孩子们房间里的两块板子似乎在移动，他吩咐恶魔给他一块。板子朝他移动过来（他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推动），离他只有一码远。他又补充说：‘好，让板子到我的手里来。’这么一来，这个恶魔把板子朝他推过来，靠他如此近，以至他可以摸到它。”“这，”格兰维尔接着说，“就发生在白天，整个房子的人都看见了。那天早上恶魔留下了一股难闻刺鼻的臭味。”晚上，牧师克莱格和几个邻居来玩。克莱格跟他们一起做祷告，跪在孩子们旁边，那时恶魔的声音已经变得很大，很烦人，在祷告期间，恶魔退回到楼顶，但是祷告一做完就回来了。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椅子自动在房间四处走动，孩子们的鞋朝他们自己的头猛砸，所有松动的东西在房间四处移动。同时，一根床杆朝牧师的头上扔了过去，打中他的腿，但是打得很轻，就是一撮羊毛也不会落得那么轻软。另一个怪事是，这个村庄的铁匠，既不怕鬼也不怕恶魔的人，跟一个叫约翰的男仆一起睡觉，他也听到了骚乱声，当他听到“房子传来了好像有人用钳子给马钉铁蹄的声音”时，他改变了那不信鬼的观点，鬼一大半夜都在可怜的铁匠的鼻子旁边喀嚓喀嚓响。第二天，恶魔来了，喘着气像一只上气不接下气的狗，有个妇女取了根床杆去敲它，“床杆突然被抢走了并被扔掉，大家都拥上来，房子立刻充满了十足的恶臭味，虽然没有火，并且是凛冽、严酷的冬天，房子却很热。恶魔继续躺在床上，喘

着气，张牙舞爪地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走进了一间房子，在里面敲打了一会，似乎在摇动着链条。”

有关这些奇妙事件的谣传迅速传遍了整个国家，来自远方和近处的人们成群结队拥入特德华斯这座闹鬼的房子。不管他们是相信还是怀疑此事，但他们都对此兴趣强烈。这些事件传入王室那儿，几位绅士被国王派遣下来调查情况，就他们的所见所闻写一份报告。王室的专员是否比蒙培森的邻居更明事理，比他们更需要清楚、明确的证据，或者是否赋予他们惩罚欺诈行为的权力及唬住了作恶的人，这些都不不得而知。总之，格兰维尔本人勉强承认专员们在家的任何时候声音都停止了，什么都听不见或看不见。“然而，”他说，“朝臣们在时房子安静，这种安静只是偶然的，或者是恶魔不愿如此公开，从而为人们处罚它提供依据，使那些不相信它的存在的人继续不相信。”王室的特派员们一走，凶恶的恶魔又重新开始了它的恶作剧，成百上千的人白天去那里听或观看。蒙培森的仆人很幸运，他不仅听到而且亲眼看到这个顽固的恶魔，因为它站到他的床尾，“他说不出其确切的形状和比例，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躯，长着两只红红的、闪光的眼睛，盯着他看了一段时间，最后消失了。”它搞的恶作剧不计其数：一次它像猫一样咕噜咕噜地叫，把孩子们的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将一颗长钉放在蒙培森先生床上，而把一把刀放在他妈的床上，在粥里面掺灰，把《圣经》藏在火炉底下，把人们口袋的钱变成黑色。“一天晚上，”蒙培森在写给格兰维尔的信中说，“有七八个长得像人的恶魔，枪一响，他们就跑进一个凉亭。”这一个情况可以使蒙培森先生相信他的迫害者的本质，除非是那些闭着眼睛拒绝看、比瞎子更糟糕的人中的一员的话。

在这期间，那个鼓手，即被认为是那个搞恶作剧的人在格洛斯特监狱服役，他被判处流氓骗子罪。一天，特德华斯的一位邻居去

看鼓手，他问威尔特郡有什么新闻，那里的人们是否大谈一位绅士家的鼓声？来访者回答说他什么都没听见。于是鼓手说：“那是我干的，我折磨了他，他将永远不得安宁直到我已经满意，他拿走了我的鼓。”毋庸置疑，这个看起来曾是吉卜赛人的家伙说的是真话，作为那伙人中的一员，对于蒙培森先生家的声响他比其他人都清楚。然而，就是因为他说真话，他因巫术被带去索尔兹伯里审判，并认为有罪，被判处流放。这种宽厚怜悯的判决在那时引起了人们不算太小的惊叹，当时有此种控告时，不管罪名成立与否，通常被判处火刑或绞刑。格兰维尔说鼓手一被送到国外声响就立即停止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设法从流放途中回来了。“据说是通过兴风作浪和恐吓水手”，干扰立即恢复了，并持续了好几年。当然，如果这个流浪的吉卜赛家伙对可怜的蒙培森先生的折磨是如此顽固的话，他们的顽固性是报复所能够达到的程度的最特别的范例。那时，有许多人相信蒙培森先生参与了整个事件，为了“出名”允许和鼓励这些恶作剧在他家发生。但是，更可能的是吉卜赛人是真正的过失者，蒙培森先生就像他容易上当的邻居一样受到惊吓和感到困惑，他以丰富的想像力杜撰了这些故事的大部分。“它在滚动，越滚越大，直到可以用肉眼看见。”

17 世纪期间的格兰维尔及别的作家搜集了许多这一类的闹鬼故事，而且都大同小异。其中名气最大、发生在离我们现在更近的时候的闹鬼故事，是那么的古怪，连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也容易相信就不奇怪了，因此在这一章里很值得一提。科克巷鬼魂，姑且这么叫，使伦敦好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安宁，它是学者及文盲，社会各阶层的人，即上至王子下至农民的茶余饭后的谈资。

1760 年，一位名叫肯特的证券经纪人住在西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科克巷的帕森斯家里，帕森斯是圣塞皮尔克教堂的教士。肯特的妻子在前一年分娩时死了，他的妻妹芳妮小姐从诺福克赶来为

25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他看家。他们相互很快有了感情，决定互相照顾，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帕森斯家住了几个月，帕森斯是个贪婪的人，常向他的房客借钱，他俩之间有了矛盾，肯特离开他，去法院告这位教士，要他还钱。

案子还没结束，芳妮小姐突然得了天花，尽管得到悉心的照料，几天后她还是死了，被安葬在克莱肯威尔教堂的地下室。帕森斯于是开始放出风来：可怜的芳妮死得冤，这肯定与肯特有关，因为他急于要占有她留给他的财产。几乎两年没人再说起此事，但很显然帕森斯是一位报复心很强的人，他没有忘记或原谅他与肯特之间的分歧及因为借钱而被控告的侮辱。强烈的自尊心及贪婪本性总不断地从中作祟，于是他酝酿一些报复计划，但一个又一个被推翻了，最后直到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大约在 1762 年初，邻近地



区传遍了可怜的芳妮的灵魂在帕森斯家闹鬼的事^①，那着实引起一阵恐慌，传说帕森斯那 12 岁的女儿好几次看见并和幽灵说了话，幽灵告诉小女孩她不是死于天花，而是被肯特毒死的。下面将详细报道。杜撰者帕森斯尽力不使报道露马脚，在回答无数的问题时，说他的房子两年来每晚都闹鬼，其实是芳妮死后他被从房门上及墙里发出敲击声弄得不安。为了使轻信而又无知的人相信并夸大他所杜撰的故事，他请了一位地位比较高的绅士来看这些怪现象。这位绅士如期地来了，看到见过鬼魂的帕森斯女儿躺在床上猛地发抖，她回答说她刚刚还见鬼魂，鬼魂说她是被毒死的。卧室的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巨大的敲击声，这使不太明白的来访者很迷惑，以至他走时恐怕还很怀疑，但相信这件事又觉得很羞耻，但他许诺

- ① 据说其灵魂在科克巷显形的那位女子就埋在克莱肯威尔的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地下室由南北两条通道组成，南边的比北边的狭窄得多，那女子的尸体就搁置在北边的走廊里。

“大约七年前，我画过一张通向北边通道、呈三叶形的门草图，当时通道内堆满棺材及干得像木乃伊的尸体，里面一片混乱，除了棺材，找不到一处可坐的地方。为我拿灯的教堂司事告诉我哪个是会抓挠的芳妮的棺材，于是我回想起发生在科克巷的故事。我揭开棺材盖，看到一张长着鹰钩鼻的俊俏的脸，整具尸体出奇地保存完好，尽管大部分软组织坍塌了，尸体已成了一具尸腊，很完整。据说她是被毒酒毒死的，这显然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她还被说成是死于天花，但一点也没有这种病的迹象，但如果是用矿物毒品来提取尸油，这对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我当时为此特别咨询过教会执事伯德先生，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有识之士，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这个装着科克巷妇女的棺材一直被照看得好好的，因为那时所有的棺材都是按顺序摆放，科克巷妇女的棺材跟别的棺材一起存放。

靠近鬼屋窗户的壁龛是床头所在，听到的抓挠声及敲击声就是从那儿传出，传统的房屋都是那个样子。金夫人也有这样的房屋，她告诉我她的家族住这种房屋已约 80 年了。”——J. W. 阿奇

第二天带这个教区的教士和另外几个绅士来报道这件神秘的怪事。

第二天晚上，他带来三个教士及二十个另外的人，包括两个黑人。与帕森斯商议后，他们决定整个晚上不睡觉等着鬼魂的到来，然后帕森斯解释说，除了他女儿，鬼魂不向任何人显形，但它能回答在场的任何人的提问，它敲击一声表明一个肯定的回答，敲两声则表示一个否定的回答，它弄出抓挠声表明它不高兴。小女孩与她的姐姐一起被放在床上，牧师检查过床和床单以免其中有诈，恐怕是敲击藏在衣服里的东西而发出的声响，在前一天晚上，他们猛烈地摇动床。

在极其耐心地等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听到墙里发出神秘的敲击声，于是那小女孩说她看见可怜的芳妮的鬼魂啦，牧师认真地向帕森斯的用人玛丽·弗雷泽提了下列问题，据说死了的芳妮的魂附在她身上，她用通常的回答方式回答问题，即敲一下或两下。

“你这样闹鬼是因为肯特先生虐待你吗？”——“是的。”

“你是被毒药毒死的吗？”——“是的。”

“毒药是放在啤酒里还是苦艾啤酒里？”——“在苦艾啤酒里。”

“那是在你死之前多久干的？”——“大概三个小时。”

“你以前的用人卡罗兹能否提供有关投毒的事？”——“能。”

“你是肯特的妻妹吗？”——“是的。”

“你是在你姐姐死后嫁给肯特的吗？”——“不是。”

“除了肯特，还有人参与谋害你吗？”——“没有。”

“如你愿意的话，能否显出原形？”——“行。”

“愿意吗？”——“愿意。”

“你能走出这间房子吗？”——“好的。”

“是你有意四处跟踪这孩子吗？”——“是的。”

“问你这么些问题高兴吗？”——“高兴。”

“这可以减轻你灵魂的痛苦吗？”——“可以。”

（于是能听到一种神秘的嘈杂声，有人认为像鸟儿的拍翅声。）

“在死时多久前你告诉用人被毒了？一个小时前？”——“对。”

（听听当时在场的卡罗兹怎么说，她很肯定地说事实不是那样的，死者在死时的一个小时前就不能说话了，这使得旁观者对它的信任大大地打了折扣，但还是允许继续讯问有关的问题。）

“卡罗兹与你生活了多久？”——“三四天。”

（再听取卡罗兹的意见，她说没错。）

“如肯特先生因这起谋杀案而被捕，他会坦白吗？”——“会的。”

“如他因此而处以绞刑，你的灵魂能安息吗？”——“能。”

“他因此会被绞死吗？”——“会的。”

“第一次显形至今有多长时间了？”——“三年。”

“这间房里有多少个牧师？”——“三个。”

“有多少黑人？”——“两个。”

“这只表（由其中一个牧师拿着）是白色吗？”——“不是的。”

“黄色的？”——“不对。”

“蓝色的？”——“不是的。”

“是黑色？”——“是的。”

（表被装在一个黑绿色盒子里。）

“今天早晨你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在场的每个人清楚地听到四声敲击声，这就是鬼的回答，即它在四点正动身前往附近的惠特稀夫酒馆。鬼敲击店主夫妇的床顶上方的天花板，把他们吓昏了。

有关闹鬼的传闻很快传遍了伦敦，科克巷每天都被聚集在教区教士的房屋周围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些人希望在那儿能看见鬼或听见那神秘的敲击声。这些人那么吵闹，帕森斯先生觉得有

必要允许他们进入这个闹鬼的境域,但只允许那些交纳一定费用的人进入,这种处理办法最合贪婪、视钱如命的帕森斯的意,他不仅报了仇,而且因此获利。于是鬼魂每晚做出一些滑稽动作使很多人高兴,也使更多的人大惑不解。

遗憾的是,教区教士强迫鬼魂许诺做一些使它们名声扫地的事,即回答克莱肯威尔的阿尔德里奇法师的问题,不仅要跟着帕森斯小姐到处跑,而且还要在圣·约翰教堂下的地下室服侍帕森斯或其他的教士,被谋杀的那个女人也被存放在那儿,鬼魂通过敲击棺材来说明它的存在。首先,这个女孩被送到离教堂不远的阿尔德里奇家,教堂里聚集了一大帮有成就、地位显赫且富有的绅士和女士。大约在2月1日晚上10点左右,一辆马车把女孩从科克巷拉到阿尔德里奇先生家,并由几位妇女把她放在床上,床是事先经过严格检查的,床单里不得藏任何东西。正当这些绅士们在商讨是否排成一队进入地下室,女人们就召他们进卧室,并惊恐地说鬼来了,因为她们听见敲击声及抓挠声。绅士依次进来,还希望不挨骗。当问及那小女孩她是否看见鬼,她回答“不”,但她感觉背上有只老鼠似的。然后她的手伸出床外由几个妇女抓住,鬼被叫了进来并以惯常的方式回答问题,好像它就在房里。问题很严肃地问了几次,但听不到以往从墙里发出来的敲击声,也没有抓挠声。然后叫鬼显形,不见鬼有什么动静,后来又叫鬼发出声响或在屋里这些人的手上或面颊上摸一下,鬼还是不予合作。

等了好大一会儿,其中一个牧师下楼去质问小女孩的爸爸,他也在等待实验结果,他当然否认这其中有什么诈,并声称有一次他本人就看见了鬼,还和那恐怖的鬼讲了话呢。那牧师回来后又跟其余的人商量,一致通过再给鬼一次机会,他对那假想的鬼大声喊道:鬼对哪个绅士许诺它将在地下室显形,哪个就要修理地下室,即他为它兑现诺言。至深夜一点,这些绅士满腹疑云地朝教堂走去,一个

接一个进入地下室，在可怜的芳妮的棺材两边就位，然后他们又叫鬼魂显形，但就是什么也见不到，叫鬼敲击或抓挠，结果都是枉然。其中有两人退出地下室，深信由帕森斯和他女儿导演的这出戏完全是个骗局，而别的人则不这么急于下结论。他们认为鬼魂戏弄了他们，不愿屈尊回答问题，是因他们的冒昧冒犯了鬼魂，经过认真的讨论后，他们一致认为，鬼魂要回答谁的问题，也只能是肯特先生，那个大家认为是杀人犯的人，应该把他叫到地下室来。于是他与别的几个人一起来了，他叫鬼魂回答他是否是毒害她的人。由于得不到鬼魂的回答，阿尔德里奇先生又提出那个问题，他变魔术似的做出鬼魂的样子并用手指着肯特先生，似乎鬼魂就在大家面前，从而消除大家的疑虑。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回答，这些笨蛋们就以惊人的毅力在那儿等着，然后回到阿尔德里奇先生的家里，吩咐那女孩起来并穿好衣服，她是经过严格检查的，她坚持说她没有骗人，她确实看见了鬼魂。

有许多人公开表明他们相信观察的真实性，并支持那样的事，因此不仅仅是帕森斯一家人继续行骗，实验的结果令很多人信服，当然不是凭确凿证据使人信服。谣言甚至传到国外：鬼魂没在地下室显形是因为肯特先生事先安排好把棺材移动了一下。肯特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他很快召来进过地下室的证人，并打开可怜的芳妮的棺材。证词公布后，肯特控告帕森斯及其妻女、莫尔法师、一个商人和两个赞助过此骗术的著名人士都是同谋。审讯于7月10日在高等法院进行，由院长曼斯菲尔德主持，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调查，结果表明所有的同谋都有罪。莫尔法师及他的朋友在法庭里受到公开的严厉斥责，要求他们向受害者补偿一定数量的现金，因受害者的人格受到了中伤。帕森斯要带着枷锁被罚并站三次，并在布里德威尔监禁两年，他妻子监禁一年，用人监禁六个月，被他们雇用的印刷商，为了他们的利益，出版有关骗局的记事，被罚款50英

镑。

骗术的具体细节没有被披露，但在墙里的敲击显然是帕森斯的妻子所为，而抓挠是那小女孩干的。那么笨拙的把戏居然骗倒了人们而没人对它产生怀疑，这样的事常有发生。如有两三个人带头做出那种荒唐事，效仿者肯定不少。这如牧场的羊，只要有一只撞开了栅栏，其余的羊就跟着冲出栅栏。

大约十年后，伦敦又出现闹鬼的事。在伍奥克斯豪尔附近的斯托克威尔闹鬼的事与年鉴中记载的发生在科克巷的迷信故事一样有名。老太太戈登夫人独自与她的用人安妮·罗宾逊住在一块，1772年12月傍晚，她们看到她的陶器餐具出奇地一阵混乱，十分吃惊。杯子、碟子在烟囱里发出嘎嘎声，壶及炒锅从楼梯上滚下来或飞出窗户，火腿、乳酪及面包片在地上嬉乐，似乎它们着了魔似的。戈登夫人十分恐慌，决定请她的一些邻居与她一起住，保护她，不让恶魔伤害她。有他们在情况也得不到好转，每间房的地面上很快就铺满陶器的碎片，到后来连桌椅也参与到这一片混乱之中，整个事情变得那么严重且不可思议，邻居们害怕接下来房子本身也会这样，其嘈杂会震坏耳朵，于是他们离开戈登夫人，让她一个人去承受。人们强烈抗议这个鬼魂，并要赶它走，但那样的破坏仍像以前一样猛烈，戈登夫人最后决定放弃整座房子，于是和安妮·罗宾逊寄居一个邻居家里，但邻居家的玻璃器皿很快也是那样一阵混乱，碎的碎，烂的烂，邻居还是不得已叫她走。老太太被迫回到自己的房子，忍受了好些天的烦乱，当她怀疑安妮·罗宾逊是祸根子时，她就辞退她。屋子里很快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谁是肇事者就显而易见了。很久以后，安妮·罗宾逊向法师布莱菲尔德先生坦述整个事情，法师又将此事转告给昂纳先生听，昂纳又把这件神秘事的来龙去脉写成文字，公之于众。即安妮想使用整个房子以便她和情人私通，于是她采取那种诡

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把瓷器放在架子上，放在一个一碰就会倒下来的位置，用系在架子上的马鬃再拴住别的东西，她躲在隔壁房里就能把瓷器拉倒在地，而不被别人发现。她太善于做这种事，以至成为许多变戏法者的一个可怕对手。整个事情的解释，人们可在《每日书札》里读到。

1838年冬天，在苏格兰的一个房子里闹鬼闹得很凶，人们恐慌之极。12月5日这一天，看到房前屋后的棍棒、鹅卵石及泥块到处飞，阿伯丁郡班科里区的鲍尔达罗奇的农民被吓坏了，他们试图弄清楚是谁搞的鬼，但毫无结果，石头像下雨似的连续飞落了五天，最后他们还是认为是鬼和鬼娃娃们弄的鬼。这种谣传很快传遍了举国上下，于是成千上万的从远近不同地方来瞧鲍尔达罗奇的鬼怪显威力。第五天过后，院子外停止飞落石头和泥块，而院内开始混乱起来：勺子、刀子、碟子、芥末罐子、擀面杖、熨斗似乎突然有了一种自动力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从烟囱砰砰地落下。女佣当着数十人的面把芥末罐子的盖子放进碗柜，几分钟后，使大家吃惊的是盖子又从烟囱砰砰地落下。门上和屋顶上响起巨大的敲击声，棍棒和鹅卵石砰砰地打着窗户，窗户都被打碎了，整个地区一片惊慌，不仅是平民，而且那些受过教育的、受人尊敬的农场主，周围二十英里以内的人都相信这些怪现象是魔鬼干的，祈祷这些不是邪魔所为。和以往发生的怪诞故事一样，一旦有人说这样可怕的事，参观者互相竞争看谁能目睹最古怪的事，一个星期内，班科里-特兰、德拉俄克、都里斯、基纳卡登内-奥尼尔等教区及美尔斯和阿伯丁等邻近地区的人都相信“有人看见魔鬼用锤子在鲍尔达罗奇一带地区的房顶上敲击”这样的事。一位老人很肯定地说，有一个晚上他看到刀子、芥末罐子嬉戏后，又遇上一个穿黑衣的幽灵，幽灵在他头上盘旋并发出嗖嗖的声音，同时在他耳边吹风，几乎把他那顶无边小圆帽吹走了。他就

这样被幽灵追了三英里路。同时已证实无疑：接近那块魔地的马、狗等都受到影响。一位不太相信这等事的绅士最后还是相信了，因为他在正要出门时看到黄油桶跳到门边，房顶都被掀开了，玉米地里的几堆干草和着从山顶传来的鬼的笛声一起跳舞。鲍尔达罗奇那位受害的农场主家里的女人们的舌头老是动个不停，因为这些怪事而变得兴奋异常，其太太及用人都说，不管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他们被石头或别的飞射物袭击，有些东西从毯子下轻轻敲打他们的脚趾。有一天晚上，一只鞋子突然冲进阁楼，当时有几位工人坐在阁楼里，其中有一个试图抓住鞋子，后来他肯定地说鞋子那么热、那么重，他根本抓不住，还说打麦机——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东西——自发地离开库房，飞到房顶，然后又飞落到其中一个用人的脚边，打中了她，但一点都没伤着她，甚至都没有引起她惊慌，于是她发现被魔鬼掷摔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那特有的引力，伤不着任何人，这些东西甚至飞落在一个人的头上。

被这些古怪现象吸引到鲍尔达罗奇的人中有王位继承人、部长及教会的长老，在他们监督下很快进行了调查，有好些天，他们没有公布他们的调查进程，与此同时，谣传继续传播着，传遍了整个苏格兰，把每件神秘的事传得神乎其神。有人说，那位太太把装有土豆的罐子放在炉灶上，当水开过后她揭开盖子时，每只土豆都变成魔鬼朝她龇牙咧嘴。不仅桌椅，而且胡萝卜和青萝卜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快活方式在地上跳来跳去，鞋子靴子把苏格兰舞跳了个遍却见不到任何有形物指挥它们的动作，一块肉则从食品间的挂钩上脱离出来，把自己放在火边，在烤熟之前，不管这家人怎么费劲也无法把它拿开，烤熟后，它又砰的一声巨响飞上烟囱。在鲍尔达罗奇人们不是十分相信这种怪事，但这个农场主深信所有这一切是鬼及鬼娃娃们干的，于是他走了40里路去请一个名叫威利·福曼的邪术师为他的东西去邪，他为此花去好大一笔费用。当然，

有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删去所流传的故事中那些夸张部分，把它们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一些吉卜赛人或四处游荡的乞丐躲在邻近的地里，拿乡村人的轻信来取乐；第二，鲍尔达罗奇的居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欺欺人，而谁都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相信最后一个观点的人很少，因农场主及他的一家人很受人尊敬，于是很多人公开表明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况且他们不愿承认被骗了而使自己显得很愚蠢。

吵闹持续两个星期后，整个骗术被揭穿了。两个女用人经过严格审问后被投进了监狱。这两个用人是罪魁祸首，她们装神弄鬼，首先使得主人及太太十分惊慌且相信有鬼，然后让邻居及乡下人相信，这样她们的目的相对轻易地就达到了，没有人怀疑她们，于是她们得意了，因为她们杜撰的美妙故事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她们把烟囱的砖头弄松动，把架上的碟放置在易掉下的位置，总而言之，这和斯托克威尔那位女佣使的是同样的诡计，结果也一样，为的也是同一目的——和情人偷欢。肇事者一被关进监狱就没再闹过鬼，于是大多数人相信所有的鬼怪之事全是人为的，只有极少数极迷信的人仍相信是鬼怪所为，拒绝听任何解释。

尤其是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屋子闹鬼的故事确实使我们脸红，因为我们大家都傻，还去迎合那样的事，尽管社会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帕森斯夫妇及科克巷骗局的同谋生活在两百年以前，恐怕他们不能使那么多的人受骗，但可能被当做巫师被处以绞刑而不被当做无赖关进监狱，毫无疑问，等待坦白老实的安妮·罗宾逊及鲍尔达罗奇那狡猾的女佣都将是同样的命运。因此，值得庆幸的是，这也反映社会的一个阶层里有许多人傻且轻信别人，另一方面他们必然会比以前有更多的智慧和同情。立法人在教训人们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即废除立法全书中前人所制订的荒谬及血腥的法令。希望将来有一天立法人通过更直接的方式教训人们，

以阻止像这样的甚至更糟的骗局发生，以确保每个地区的孩子出生后接受相应的先进文明教育。如果说鬼怪和巫师还没被发现的话，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其说许多人无知，还不如说法律和政府忽视启发教导他们。

（赵琦 译）

大都会中的普遍愚行

大都会的通俗幽默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说是一种永不衰竭的娱乐的源泉。他自己尽管温文尔雅，但从讥笑豪饮不羁的机修工、邋遢的乞丐、恶作剧的顽童以及围聚在城市街头巷尾那些无所顾忌或无所事事善于盲从的各式各样人物的低俗风趣和其特有禀性。对一个吹毛求疵又爱发牢骚的人来说，走到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他都可以发现足以让他痛心疾首的阴暗事实。但是，让他去吧，让他独自去抱怨悲伤——我们可不想和他一样。因为他们只会挑毛病而又只会对其大发感慨，他们这种作为丝毫不能减轻我们这些地球公民所遭受的不幸。爱哭诉的哲人们常常被他们的枉自忧伤蒙蔽了双眼，从而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所追求的对付邪恶的方法。因此，我要说那些不流泪的人才算真正的慈善家，他是为他人医治创伤的最高明最优秀的医生，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也能使人振奋，使人感到愉快。

曾有许多作家用他们的笔描述过和抨击过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邪恶与不幸，抨击了种种恶行和犯罪，也有更多的人写过在老百姓中流行的愚妄幽默，因此，我们在本章所描述的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们不想对任何人有所冒犯，而是想在大城市人群出入的

地方，寻找些老百姓的奇闻怪趣，将一些道听途说的幽默俏皮话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总是能听到一些被老百姓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惯用语。这些口语出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之口，有脸乌嘴黑的男人，莽撞的年轻屠夫和供人差遣的童仆，有衣衫不整的女人，名不见经传的教练，有敞篷汽车司机，以及在街头闲逛的无聊小伙，而且，说的人总是兴高采烈，听的人总是忍俊不禁。无论谁说出这个词句都会引来旁听者的大笑。它似乎适用于各种环境，可以用来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它是某段时期最受人欢迎的短语俏皮话，它盛行时给那些外表肮脏的贫苦人和报酬低廉的劳动者的生活撞击出快乐的火花，使得他们找到了一个理由能像那些比他们更幸运的处在社会更上层的人那样开怀大笑。

伦敦就是一块盛产这种俏皮词句的沃土，这些词句总是在突然之间兴起，没有人知道究竟源于何地，它能在几小时内便在全体市民中流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多年前曾流行过的这样一个词句是 Quoz。（意思相当于“瞎吹”，虽然它只是一个单音节词，但实际上已够得上是一条短语。）这条奇怪的短语不仅获取了公众对它不同寻常的偏爱，而且很快具有了无限的含义。当某人想对某事表示怀疑同时又弄出点笑料出来，没有比说一句“Quoz”来表达更有效的了。当某人被请求做某事而他又不打算帮这个忙时，他可大呼一声 Quoz！便足以使提问者感觉到自己是不是有些冒昧。当某个调皮的顽童想逗趣路人，给他的同伴们带来点乐趣和欢笑，他可直视路人的脸大呼 Quoz！这种呼声从来不辱使命，效果极佳。当一个正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人想向对手的诚实表示怀疑，并借以摆脱这场他不可能反败为胜的争论，他往往会说一句 Quoz，同时不屑地扁扁嘴或耸耸肩膀——Quoz 这个被广泛使用的单音节词包含了他要表示的全部意思，不仅指责对手正在撒谎，而且进一步表

明如果他还认为有哪个傻瓜会相信他的话那就大错特错。Quoz 声在所有的啤酒屋回荡，每一个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人们说到它，甚至有人将它用粉笔写在方圆几里内的墙壁上。

但是，像地球上的任何事物一样，Quoz 这些流行一时的俏皮词句也有它的季节性，它会忽然间销声匿迹正如它突然间勃然兴起，并不再为大众所宠爱。一种新的主张将它赶出原来的宝座，它的地位受到威胁，直到该下位时它便猛然丧尽先前的辉煌，被取而代之。

“What a shocking bad hat(多么令人惊异的破帽)!”是接下来成为时尚的短句。从它被大众广为接受的那一天起，便有成千无聊闲逛之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某个行人——只要他的帽子显得哪怕是一点点破旧，很快便会引来“What a shocking bad hat”的呼声，那呼声像印度人作战时的呐喊，并且被上百种不同的声音重复着。这个吸引了全部观众的被注视的人如果聪明的话，立刻会意识到他所处的处境并温顺地忍受着他所得到的“荣誉”。相反，如果他显得有任何不安的迹象并拿他那顶可怜的帽子撒气，他给自己带来的只是加倍的被注意。围观的群众很快就分辨出某个人是否易怒，而且，如果是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他们总喜欢跟他开开玩笑，逗乐逗乐。当这么个易怒的人戴着一顶破帽子路过拥挤的街坊时只引起人们的一阵大呼大喊，他一定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常有一些爱开玩笑的家伙为取悦旁观者会从他头上将他那顶令人讨厌的帽子摘下来扔进臭水沟里，然后，用木棍的一端将满是臭泥的帽子挑起来示众，引得站在一边的旁观者哈哈大笑，并不时抽个时间大喊一句：“Oh, what a shocking bad hat!”“What a shocking bad hat!”有许多吓怕了的穷人，他们的钱包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也会毫不犹豫地，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买一顶新帽子，以避免被这种方式在公众面前出丑难堪。

这条在伦敦城给人们带来笑料，并流行了数月之久的短句，其起源不像 Quoz 和其他一些短语的起源那样模糊难解。据说，在南华克行政区举行的一次竞争激烈的竞选中，有一位候选人是一名出色的制帽商。这位绅士在向选民游说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称得上是职业化的取悦选民的方式，对他们行贿又不让人觉得在受贿。只要他看到哪个选民的帽子不是用一流的面料制成，或即使是一流的面料制成但已不再崭新好看时，他总会千篇一律地说：“What a shocking bad hat you have got!（你的帽子旧得让人吃惊！）到我的仓库去一趟吧，你将会得到一顶新帽子！”到了选举的那一天，人们都记得这么一个情景，他的竞争对手们对此大做文章，他们煽动人群不断喊：“What a shocking bad hat!”于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那位可敬的候选人都在不停地向选民们解说。就这样，“What a shocking bad hat”成了一句俏皮话从南华克郡传遍了整个伦敦，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最流行的惯用语。

Hookey Walker（胡基·沃克），源自一曲大众民谣，也曾红极一时，像 Quoz 那样，可用来回答任何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后面那个词 Walker（沃克）变得最受欢迎。（而且说话者总在第一个音节上特意拉长，最后一个音节突然停止。）如果某位可爱的女仆被一个她不喜欢的小伙子纠缠不休，她会轻蔑地翘起鼻子说：“Walker!”如果某个清洁工向他的朋友借一个先令，而他这位朋友既不想也没钱借给他时，清洁工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Walker!”在街道上一摇一晃走路不稳的醉汉总是人们取笑的对象，调皮的男孩会去扯一下他的衣角，某个爱开玩笑的人会敲一下他的帽子，使帽檐遮住醉汉的眼睛，而他们在开这类玩笑的同时总会喊一句：“Walker!”这句俏皮话在伦敦流行了约摸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后，便走出了历史舞台，没有再次复兴。

接下来流行的一句俏皮话也是最反常和最荒谬的一条。谁发

明了它，是如何兴起，源自哪个地方，全都不为人知。关于它的任何信息都是不确定的，但它成为伦敦人最热衷说的一句俚语竟达数月之久，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There he goes with his eyes out”(他瞎着眼乱闯)或“*There she goes with her eyes out*”(因性别不同而使用的代词不同)成了城里每个人的口头禅。头脑更清醒冷静的那一部分人因普通民众对这不可理喻的话表现出来的热衷大惑不解。理智的人认为它很愚蠢，但更多的人认为它很有趣，无聊的人将它写到墙上或涂画在纪念碑上自娱自乐。但“一切光辉都将逝去”，语言也不例外。人们开始对他们的爱好感到厌倦，“There he goes with his eyes out”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从此也销声匿迹了。

不久后，另一条有点怪异的俗语以鲁莽或者说不太恰当的提问方式在城里兴起，即“*Has your mother sold her mangle?*”(你妈卖了扎布机吗?)但它的流行不及前几个那么狂热，持续的时间也不长。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年纪较长的人们。因此，没有盛行多久，它便被人们所遗忘。继之而来的一句俏皮话盛行的程度可要比它广泛持久得多，以至得以根深蒂固，许多年后也没有因为时尚的变幻而失去光彩。这句口头禅就是“*Flare up*(愤怒地燃烧着)”，即使是现在，也被广泛用于口语中。这句俏皮话是在一次改革暴动中兴起的，当时布里斯多尔城被愤怒的大众放火烧得差不多只剩下一半。有人便称熊熊火焰“*Flare up*”这座城市。很难说是因为这句俏皮话的发音特点还是组成它的词语本身使它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但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它引发了广大民众极大的兴趣，以至其他的俏皮话或惯用语行话都因它的出现而退色。除了“*Flare up*”，整个伦敦再也听不到别的俗语。它回答了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了任何争执，适用于任何人、任何物、任何条件，并顷刻间成为英语语言中包含的内容最多的一个词条。

某人如果在说话时违犯了礼节的界限会被说成“Flare up”，由于经常光顾酒店而搞垮身体的人被称为已经“Flare up”；某人因闹情绪，或因夜间太兴奋而出外溜达而吵醒邻居，或制造某种破坏的人，都被称为要“Flare up”，情人间的争吵是一个“Flare up”，两个恶棍在街上大打出手是“Flare up”；主张叛乱和革命的讲道者认为英国应像法国那样“Flare up”起来。这个词的流行是如此空前，人们甚至因为喜欢它的发音而不断地重复念叨。很明显，他们因听到这个词从自己的口中发出而感到惬意；普通做工的人，当可能对他的说话作出反应的人不在场时，常会因看到西方社会的上流人士也对这句发源于东方的俏皮话作出同样的反应而感到惊奇。即使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那些守夜人或失眠的人们不时听到的也总是这同一句话。在街上晃荡不稳的醉汉一边打嗝一边喊几声“Flare up”，以证明他仍然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酒精使他失去了其他任何思维的能力，他的智力降低到畜生的水平，是这句时髦话使他仍然与人类相维系。只要他还能大声喊出那个声音，他就享有作为英国人的权力，就不会像狗一样睡在臭水沟里！他继续往前走，他的叫喊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惊醒了酣睡的人们，直到他体力完全耗尽无力地倒下，蜷曲地躺在路的一边。过了一定的时间后，警察会偶然地在他躺着的地方发现他，保安将提灯凑近他的脸看时会感叹一声：“这儿有一个已经 Flaring up 的可怜虫！”继而抬来担架，烂醉如泥的醉汉被抬进了拘留所，而后被扔进一间肮脏的监禁室，监禁室里早已经躺了几十个和他一样的醉汉，他们又是长长地喊了一声“Flare up”来欢迎他们的新同伴。

“Flare up”的应用之广，流传之久，被一位投机商看中，以“Flare up”命名创建了一份周报；遗憾的是，他忽视了俏皮话的时间消散性，他就像一个在沙滩上建造房屋的人；他的“地基”很快坍塌，俏皮话“Flare up”和他的报纸一起像许多被人遗忘的事物冰消

瓦解。人们终于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使得“Flare up”也变得普通无味。渐渐地,它完全被人所忽视,只有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们还用一用。如今,它已不再是一句流行的俏皮话,但人们仍然用它来表示任何突发事件,如火灾、动乱或其他灾难。

接下来流行的短语可没有“Flare up”这么简短,它一开始似乎主要用于那些过早地把自己装成男人模样的早熟的年轻人。这就是“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 are out? (你妈妈知道你外出了吗?)”这是个敏感而又令人恼火的问题,而被问者常常是些小青年——他们过于狂妄自大,并常常嘴里叼着雪茄站在马路上,留着不适合的小胡子想使自己看上去很“酷”的样子。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这种自负的年轻人调戏或挑衅般地盯着往他身边路过的女人,使人难堪得难以自持,然而,只需问他一句:“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 are out?”他便会现出原形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不敢再放肆。学徒小伙和穿着星期日工作服的商店小工对这句话都十分憎恨,要是有人这样问他们定会惹得他们恼羞成怒。总之,这句俏皮话有某种有益的作用,它在很多情况下提醒那些自负的年轻人很多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丽可爱。它之所以惹人恼火是因为它对被提问者的自卫自立能力提出了疑问。“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 are out?”是一种嘲讽般的关心和安慰,暗示说话者为这些长在大城市而没有任何经验的乳臭未干的小子们不能摆脱父母的监护独自到外面走走而表示遗憾。于是,那些接近成年而又尚未成年的小伙子不论何时被问到这个问题都要为此大怒一番。甚至一些更年长的人也不喜欢这句话;还有出身公爵家族或继承武士头衔的贵族后嗣们,倘若什么时候被一个无视其显贵身份的敞篷汽车司机提到这个问题:“Does your mother know you are out?”定会为这种当众羞辱恼羞成怒,并将冒犯他们的汽车司机推上地方行政法庭。其实,汽车司机原本只是想向他的顾客索要加倍的车费;当

他那尊贵的顾客执意不肯时，才故意侮辱性地问了句：“If his mother know he is out?（他妈妈是否知道他外出了？）”当时，旁边在场的司机全都加入到这个提问中来，使得那位尊贵的顾客不得不逃也似的跑开以躲避他们的嘲笑。后来，司机承认自己忽视了他的顾客是位贵族，他由于冒失而被罚款。

当这句口头禅红极一时而无处不在时，它也开始像其前任们那样开始衰退。继之而来的是“Who are you”这条新的时髦语像雨后蘑菇一样一夜之间兴起，或者说像切普赛得的青蛙在一场大雨后突然降临——前一天还没人听过它，知道它，使用它，可到了第二天，它便在整个伦敦城流行。每一条街巷都因它而回响；每一条公路都能听到它像音乐一般被吟唱，“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发出这一成不变的声音”。

这句短语被说出来时速度要快，发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时声音尖锐，中间的字只要发送气音。就像以前流行过的俏皮话那样，它几乎可应用于任何一种情况。那些喜欢简单地回答简单的问题的人一点都不喜欢它。无礼之士用它来惹是生非；无知的人用它来掩饰自己；爱开玩笑的人用它来引起笑话。每个到啤酒吧来的新顾客都会被唐突地问到“Who are you”，如果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地用手去抓头皮，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粗犷的笑喊声便会从酒吧的每个角落爆发而出。人们用这个问句，不止一次地平息了权威的争论，并用来检验各种设想或臆测。在这句口头禅盛行时期，有一天一位绅士感觉有个小偷的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他突然一转身将小偷当场抓获并大声说了句“Who are you”。围上来的群众都为他这一妙语拍手称好，并认为这是他们听到过的第一流的笑话。还有一件相似的事件也促进了这条短语的发展，在它即将衰退时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件事发生在英帝国最高法庭上。一个罪犯站在被告席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在对他的

审判中，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请求法官看在他曾是诚实可靠的人而减轻他的罪行。“那么，谁能证明你的诚实可靠，你的证人在哪？”主持审判的资深法官问道。“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认识被告罪犯，我敢说比他更诚实的人还没出世呢！”只听见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听众席边座方向传来。法庭工作人员一听这话惊得大气不敢喘一下，听众们也忍不住发出窃窃笑声。这时法官大人突然抬起头但一本正经地问道：“Who are you?”这一下，整个法庭像炸开了锅，人们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当门房工作人员恢复镇定后，对这个不敬的冒犯者仔细搜查了一番；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见过他。过了一会儿，法庭继续审判。第二个被带上来的罪犯当他得知这条大众语会从尊贵的法官口中说出时，顿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不必担心这样的法官会过度严厉，他的心跟大众在一起，他理解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他会理解和体谅他们因诱惑而走上犯罪。许多罪犯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法官可因此获得了民众对他的广泛爱戴。人人都夸赞他的智慧，而且“Who are you”这句俏皮话也由此方兴未艾，继续流行了一段时间。

并不是说在一句俏皮话取代另一句俏皮话的更换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并不是像一条长线或链条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和消失，而是与音乐歌曲分享着时尚。也就是说，当人们热衷于音乐时，俏皮话的发展就暂时停滞；当人们开始偏爱俏皮话时，甜美的音乐便失宠。大约三十年前，伦敦流行过一首合唱曲，当时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程度简直可以说是神魂颠倒。女孩和男孩，年轻人与老人、女仆、妻子或寡妇，全都成了音乐爱好者。人们像中邪般狂热迷恋唱歌；最糟糕的是，他们像罗曼史剧《修道院》中的菲力普神父那样五音不全不懂得变调。全城人千篇一律地唱着“Cherry ripe(樱桃熟了!)”、“Cherry ripe”！所有的人都发出唱歌的声音；一

把狂热的小提琴,破旧的笛子,呼哧呼哧响的管乐器,以及所有的街头乐器都在演奏这相同的曲调,直吵得那些勤学好静的人绝望地塞住自己的耳朵,或逃也似的到田间或树林里去寻找一份安宁。这一瘟疫般的狂热持续了约十二个月的时间,直到樱桃这个名字在这个国家成了最令人憎恶的东西。最后,兴奋消失了,时尚的潮流转



向新的方向。继之流行的究竟是歌曲还是口头禅,目前已很难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不久后,人们又疯狂地爱上一个喜剧主题“Tommy and Jerry(汤姆与杰利)”。文字小聪明已经长时间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同时也使人们在这种游戏中变得更加老练。

城里的每一个年轻人会因为急切地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撞倒“Charlies(查理)”而被捉住关在看守所整整一夜,或者与到基尔斯街的穷街陋巷与放荡女人和恶棍们起哄滋事。爱学样的男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模仿大人们的行为,直到这种毫无价值的爱好和热情(它确实是毫无价值的)像其他愚妄话或俏皮俚语一样走过了属于它的时日,而整个城市又会因追逐另一种时尚而欢快。在此之后,人们想出了另外一个可用来回答任何问题的方法,即:将大拇指放在鼻尖上,煽动其他手指。如果你想侮辱某人或惹别人生气,你只需在脸上做出这个神秘的手势,就一定能起到预想的效果。在每个有人聚集的街头巷角,好奇而又喜欢观察的人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就一定能看到人群中有人将手指放在鼻子上做这手势,他们以此来表示不信任,或惊奇、拒绝及嘲笑等。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存有这种荒唐习俗的残余,不过,连普通人也会觉得那是下流的。

大约十六年以前，伦敦又一次变得异常音乐化。全城的人因高唱“The sea, the sea(大海，大海!)”的赞歌而唱哑了嗓子。如果有个陌生人(是个哲人)从伦敦走过，听到这全体市民都合口称颂的赞歌，他也许会形成一种关于英国人喜爱大海的有趣的理论，并承认我们的国家在开发海洋这点上先进于其他的国家，他也许会说：“无疑，这个民族与海洋相比很微小。对海洋的爱融进了他们日常的思维，他们甚至在集市上为它庆贺；他们的街头剧团用它来进行慈善活动；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不厌其烦地歌颂海洋。这个好战的民族在其国歌中不崇尚爱——巴克斯不是他们的神。^①他们有更坚定不移的性格，他们只喜欢‘The sea, the sea’和征服大海的方法。”

如果只根据他所听到的来作出结论，这无疑就是他的真实印象。天啊！在那个时期，对那些具有真正音乐耳朵的人们来说，听到这种不和谐、南腔北调、五音不全的赞美歌是何等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更糟糕的是这种声音无法拒绝无法逃避。有些移动剧团更是一心一意地热衷于这一曲调，他们在原本安静的街道上排成长长的一队演奏这首赞歌，直到街道最深处的和最慵懒舒适的住户都用同样的歌声回应。男人们被迫忍受这一喊叫声长达六个月之久，最后是精疲力竭，彻底绝望，甚至在干燥的陆地上也害晕海病。

在这之后，又有其他一些歌曲接二连三地兴起，但其中只有一首名为《全都围在我帽周围》的特别流行了一阵子，直到一个美国演员编了一首名叫《吉姆·克劳》的荒唐且没有任何价值的自由短歌。唱歌的人穿着恰当的服装，一边唱一边做些奇形怪状的手势，最后突然将身子转上一圈即而曲终。它很快迎合了全城人的兴趣和口味，又是几个月的时间，人们的耳朵被这首毫无意义的自由短

① 巴克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译注

274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歌所充斥——

转过来转过去，
继续这样做……
转过来转过去，
跳，吉姆·克劳！

街头剧团的演员们为了增添短歌表演的效果将自己的脸涂成黑色；那些必须在做小偷与唱歌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以求谋生的丧父的顽童，多半选择了后者。因为只要歌曲合公众的口味，唱歌比做小偷更有利可图。那种伴随着歌声的生硬舞蹈在任何一条大街上都可以看到，而短歌的歌声竟然可以穿透压倒纷繁的喧闹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清晰可见。在流行这首拙劣的打油诗的时期，头脑清醒的观察者——

坐在公路的一边，身上满是夏日的灰尘，看着你来我往的人群，像无数夜色中飞蛾奔向星光。

也许会 and 雪莱一起大发感慨地说：

成千上万的人唱着这首刺耳的歌，跳着疯狂的舞蹈，
四处乱窜。

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的那位自言自语地对英国人的本性做过评论并从英国人对大海的迷恋中形成自己观点的哲理家，如果此时再次碰巧路过伦敦，很可能又会形成另一种理论来证明英国人对废除奴隶买卖所做的不懈努力。他可能会说：“哦，多么仁慈，乐

善好施的人们！你们是如此富有同情心！你们那些不幸的非洲同胞只是肤色与你们不同，你们慷慨地为他们捐助了 2000 万，还热衷于一个能使你们时时看得到以怀念这些同胞的象征物。因为‘吉姆·克劳’就是那个受到残害的不幸种族的代表，而他却成了你们这个民族的偶像！看看吧，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用歌声来赞美他！他们又是怎样模仿他的形象！在娱乐放松的时刻是如何一次又一次重复他的名字！他们甚至将他的形象刻在壁炉上做装饰，这样他的事业和所遭遇的不平就永远也不会被忘却！哦，慈善的英格兰，哦，人类文明的先锋！”

这就是伦敦城市居民的一些怪癖，在没有暴动，没有处决，没有谋杀，也没有凶杀的日子里，同样损害了他们思维的平衡与稳定。但他们是大众喜闻乐道的怪趣——是没有害处的愚妄小插曲，他们不自觉地通过这些俏皮的言行来减轻压在他们肩上的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个有智之士，也许他会觉得有些可笑，也一定会不无同情地说：“只要他们愿意，就让他们享有他们喜爱的俏皮话和歌曲短诗去吧；即使他们不能从中获得幸福，至少也能从中得到快乐。”对英国人和贝让芝歌颂中的法国人来说，在这种像微型歌曲般的只言片语中可能存在一种让人舒服惬意的成分。那就让我们也一起来唱吧，因为：

对无数在悲苦忧伤中过活的老百姓来说，
什么东西能将快乐还给他们，
那就是俏皮庸语，
是的，
就是俏皮庸语。

（曾小红 译）

众人钦佩的大盗

杰克:我们到哪才能找到另一帮有经验而且又不畏死亡的哲学家?

沃特:诚实又可靠!

罗宾:有经历磨练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内德:这里有谁是不愿为朋友而死的?

哈里:这里有谁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朋友的?

麦特:尽多地把阿谀奉承者告诉我。

——《乞丐的歌剧》中强盗的对话

不管是因经历过贫困和痛苦,众生同情那些劫去富人多余物品的勇敢而敏捷的掠夺者;还是由于普通人民对那些传奇记载感兴趣的缘故,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怀着钦佩的心情看待伟大而成功的绿林好汉,这点是确凿无疑的。或许是这些缘故导致人们去探究这些具有魅力的人的生涯。几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传统绿林好汉,他们的功绩都记录在所有优美的诗歌之中,他们的绿

林行为“编入童谣中，被各个时代的儿童传唱”。^①

专门研究民族风格特征的旅行家，经常观察并谈及这种感受。博学的阿贝·拉·布朗曾在18世纪初在英格兰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那些谈及英国、法国的风趣的信件中曾说，他碰到过不少英国人，他们都颇为得意地夸耀他们的绿林好汉的成就不亚于他们军队的勇敢，他们的演说，他们的狡猾，或是他们的慷慨的传奇故事都被每个人传说；一个著名的绿林好汉就如某个声誉极高的英雄。阿贝·拉·布朗还说，易于感动的各国平民都对即将走上绞刑架的罪犯表示关切，但一个英国平民则会带着特别的兴趣看待这样的情景：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罪犯带着决心接受他们最后的审判，并为那些对死无所畏惧的罪犯喝彩。如果他们仍活着，勇敢地面对上帝和人类的审判，他有可能还会如一首古老的歌谣对著名的强盗麦克弗生所描述的那样说：

那么喧闹，那么不羁，
他走得那么无畏：
在绞刑架下
弹着曲子翩然起舞。

在英国，或许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传统强盗中最著名的就是罗宾汉了，因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已蒙上了一层特殊的光环。“他劫富济贫”；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名垂千古，他的任何行为都足以报答帮助过他们的任何人。传奇文学与诗歌一直以来竞相把他作为作品的主角；他与那些佩着长弓、穿着林肯绿衣服的快乐伙伴们出没的谢尔伍德皇家森林现已成为朝圣者的常去之处，纪念他的历

^① 莎士比亚《被强暴的鲁克丽丝》。

史胜地。七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宣扬他仅有的一点美德,而且只要英国还存在,这些美德就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然而如果他是一位诚实的人,那他仅有的这点美德绝不会令他受到称赞。他对穷人的仁慈,对妇女的殷勤与尊重,使他成为世界上与众不同的强盗。

在晚期的英国强盗中,有谁没有听说过克劳德·杜瓦尔、迪克·特平、乔纳森·怀尔德和杰克·谢泼德。正是这些道路骑士及乡村骑士奇异的骑士品质而导致了18世纪英国的恐怖与欢乐。对于英格兰十岁以上的男子来说特平的威名是无人不晓的。从伦敦到约克的奇妙旅程使他受到数百万人的喜爱;残忍地把老妇人置于火上,逼她说出钱藏在哪里被视为一个经典笑料;他勇敢地支撑住断头台被视为高尚的作为。在1737年,阿贝·拉·布朗一直对特平感兴趣——他何时怎样抢劫绅士们,他又会慷慨地留下足够的盘缠使他们能继续他们的旅程,并要求他们发誓永不告发他,而這些绅士们又是怎样谨慎地信守诺言。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极其兴奋地讲述说,特平或是另一个著名的强盗,劫持了一个他认为是富有的人,因他常说“要钱还是要命”!但在他身上只不过找到五六畿尼,特平用极其和蔼的态度,请求他以后再不要带这么少钱外出;他还说,如果他再碰到他,身上的钱还是这么微不足道的话他就要好好地揍他一顿。由特平的一个喜爱者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在剑桥附近抢了一位C先生的事情。他拿走了这位先生的怀表、鼻烟壶以及所有的钱,只留下两先令。离开前,特平还要他以名誉担保他不会让他被追捕或缉拿。立下誓言后,他们两人非常彬彬有礼地告别。过后他们在纽马克特又遇见并互致问候。C先生坚守誓言,他不仅未让特平被捕,引以为豪的是他以一种诚实的方式光明正大地赢回了他的一些钱,特平提出与他赌一匹令人喜爱的马,C先生像英格兰最好的绅士所做的那样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赌注,特平赌输了立即付了赌注。他被C先生的大

度品行深深打动，他告诉他说，他是多么遗憾过去在他们间发生的小事情使他们不能在一起畅饮。这件轶事的讲述者为英格兰是这样一位强盗的诞生地而感到极为自豪。^①

杰克·谢泼德的经历也为英国人民所熟知，他的确如曾令他的国家蒙受耻辱的恶棍一样残忍，但他得到大众的钦佩却是世人所公认的。他不像罗宾汉那样劫富济贫，也不像特平那样以一种礼貌方式进行抢劫，而是带着脚镣从纽盖特监狱越狱而逃。不止一次越狱成功使他那重罪的额上带上不朽的花环。被处死时他还不满23岁，公众对他的死大多表示同情。他的冒险经历成为数月里唯一的话题，版画店里满是他的画像，理查得·桑希尔爵士为他作了一幅油画。下面这篇赞美艺术家的诗文刊在1724年11月28日《英国杂志》上：

桑希尔！你的画带着辉煌的声誉

- ① 阿比在其写给德·比丰先生的第79封信中描述了1737年强盗奇特的细节，若仅是为了说明自那时起所发生的巨大进步，这些细节在今天也是有趣的：在旅行时通常把10或12畿尼单独放在一个口袋中，作为给第一个向他们要钱的强盗进贡物，通行权则使缴纳买路钱成为必然。因为对强盗有利的习俗已在这里建立形成，这些强盗几乎是英国境内惟一的道路巡查员，相应地英国人把这些家伙称为“道路绅士”，政府对此未进行任何干预，就让他们对旅客实施他们的管辖权。坦率地说他们仅限于拿走那些顺从而不争吵的人的钱。但尽管他们的自夸仁慈，那些尽力逃走的人的生命经常也是不安全的。征收旅客的捐税时，他们非常严厉苛刻，如果没有钱付给他们，他就会有因贫穷而被敲头的危险。

“大约15年前，这些强盗为了维持他们的规则而在伦敦富人的门上贴上通知，说任何人，不论地位、身份如何，身上不备有10畿尼和一只怀表的就禁止离城。违者处死。困难时期，若路上收获甚微或一无所获时，这些家伙就会成群结队到伦敦去强征捐税。而看门人极少费神去干涉他们。”

280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使这卑微低下的名字重生
身形逃离了墓穴，
谢泼德未被湮没！

阿佩利斯描绘了亚力山大
凯撒因奥靳利乌斯而流芳
克伦威尔在利利的作品中闪耀
而谢泼德，在你桑希尔的画中永存！

这是一种很含糊的赞誉，可能意指，如果阿佩利斯有资格为国王作画，那么桑希尔则可以为一个盗贼作画。但画家和公众并不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因为他们认为这诗句很工整、率直、悦人。杰克的声誉如此之高，人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舞台剧题材，于是一位叫瑟蒙德的人编了一出名为《小丑查克·谢泼德》的哑剧，并在德鲁里街剧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所有的场景均按实际描绘，包括他常去克莱尔市场酒吧，以及他从纽盖特监狱越狱时所关押的牢房。（见文末注）

1754年出版的《纽盖特年鉴》的编者，牧师维莱特先生说过一个令人难解的布道，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从街头传道者那里得知处死杰克的时间，在批评了人们太多关注自己的身体而不注意他们的灵魂之后，用例证自己观点的方式继续说道：从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众所周知他就是杰克·谢泼德，他克服了多少令人惊叹的困难。他做了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这样一个声名狼藉卑贱的生命，几乎不值得施以绞刑。他用一枚弯曲的钉子撬开挂锁是多么地聪明！他打碎脚镣，攀上烟囪，扭下一根铁棒，破石墙而出，防守严密的坚固的大门对他毫无作用，然后他爬上监狱的铅板屋面，用一颗大钉把一张毯子钉到墙

上,然后悄然潜出监狱教堂,这一切是多么地勇敢!他跳到铁匠房顶是多么地勇猛!走下楼梯又是多么地小心翼翼,最后逃到了大门!

“啊,其实你们都像杰克·谢泼德!我没说错,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从肉体上来说,而是指精神上,因为我准备让这些事情变得高尚脱俗,如果我们认为这不值得花一些时间去以同样的辛劳,以同样的深谋远虑去挽救我们的意识,正如他为了保存他的躯体所做的那样,这将是多么地羞耻啊!

“那么让我给你忠告,用悔改的钉子去打击你心灵之锁!打碎你深爱的欲望的镣铐,爬上希望的烟囱,在那用良心的决心的铁棒,突破绝望的石墙和所有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里防守严密的入口处的要塞!上到冥思的屋面,用教堂的长钉钉牢信仰的毛毯,自己下到忍受的铁匠房子,走下谦逊的楼梯,这样你就会从邪恶的牢狱来到拯救的大门,逃离那个老刽子手撒出的魔掌!”

乔纳森·怀尔德,他的名字因菲尔丁而变得不朽,菲尔丁其实并不喜欢这些人。乔纳森根本不具有与犯罪行为结合起来就可构成这些著名强盗的性格的任何美德。他是个可怜怕死的家伙,告发自己的同伴。人们不会饶恕他这种卑鄙行径。在去伦敦刑场泰本的路上,人们向他投掷土块石头,用每一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蔑视。而他们对待特平和杰克·谢泼德是多么地不同!他们两个穿着节日的盛装,纽扣中插着花束,带着人群期待看到的勇气赴死。人们猜测特平的尸体会被送去给医生解剖,于是当他们看见有些人忙于搬动他的尸体时,人们突然一拥而上,抢出尸体,得意洋洋地把他抬到镇附近,然后把他埋在一个很深的墓穴里,填满生石灰,以加快腐烂速度。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的英雄——一个用24小时从伦敦骑马到约克的男人的尸体被无礼的医生的粗鲁之手弄得血肉模糊。

28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克劳德·杜瓦尔之死似乎也一样地得意。克劳德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强盗。在巴特勒著名的《缅怀颂》中写道：

他教道路上野蛮的阿拉伯人
用更温和的方式抢劫；
比从未被教过偷窃的那些人
更加谦恭地领取战利品；
在沉闷的英国民族前
怎样用比以往熟知的更幽雅的方式垂首。

实际上，他是极其礼貌的，他对女性的殷勤尊崇众所周知。他最后被抓住“囚禁于石墙枷锁和铁笼”时，她们的悲伤与他罕见的优点和巨大的声望相称。巴特勒说：

他的地牢有来自各地的女士，
给她们亲密的犯人献上她们的心
他受之如应得的贡品——

* * * *

英勇的骑士从不安慰
忧伤的女士，取得如此可怕的伟绩，
为了他柔弱的少女
他会自豪地去承担，
并毅然豪迈地去弥补
世界及他们自己的损失
与有幸献身的人并肩奋斗
并与他交换生命。

在法国知名的强盗中，无人能与活跃在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埃梅林格特·泰特诺相比。这家伙是四五百人的头儿，在利穆赞和奥弗涅拥有两座很坚固的城堡。在他周围还有许多封建贵族，尽管他不拥有税收，但道路给他提供了这些。他死时留下惟一的遗愿是“我捐出并遗赠，”这个强盗说，“2500 法郎给圣乔治教堂，用于它维修所需；至于一直忠诚地爱着我的情人，我留下 2500 法郎；剩下的，我留给我的伙伴。我希望他们都能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友好地分配这笔钱。如果他们不能做到，那么争吵的恶魔就会出现在他们之间，这不是我的错，我希望他们能找一把坚固锋利的斧头，劈开我的保险箱。让他们争抢里面的东西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奥弗涅的居民仍十分钦佩地迷恋着这个土匪的大胆所为。

以后的法国强盗都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恶棍，几乎没有什么令人钦佩之处。著名的卡图什，在他们的语言中他的名字已成为暴徒的同义词，根本就没有成为一名绿林英雄所应具备的慷慨、谦恭和献身的勇敢。他在 17 世纪末生于巴黎，1727 年 11 月以车裂刑被处死。但他为人熟知已足以让人对他的死表示同情，之后他变成了一出为人喜爱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戏剧题材。该剧在 1734 年至 1736 年在法国所有的剧院上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较为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个强盗；在强盗维多克可与特平和杰克·谢泼德的声誉相抗衡时，他已是许多真伪难辨的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同伴早已在夸耀他多种多样的成就，以及他们怀疑欧洲的其他国家



能否产生一个如维克多那样聪明、多才而又有绅士风度的窃贼。

德国有欣德汉内斯，匈牙利有舒伯利，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许多草寇劫匪，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对于这些国家的孩子和平民百姓来说是家喻户晓。

意大利匪徒举世闻名，他们许多人不仅很虔诚地信仰上帝，而且也很仁慈。出自这样来源的仁慈是那么地出人意料，于是人们为此而溺爱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当他落入警察手中并要被带走时，他叫道：“在这些省里，我捐赠的钱比任何三座修道院都要多。”而这家伙说的是实情。

在伦巴第，人们对两个著名的大盗念念不忘，这两个大盗活跃在大约两个世纪前西班牙统治时期。据麦克法兰说，他们的故事收集在一本该省的所有小孩都熟知的小书里，他们看这书比看《圣经》还有兴趣。

欣德汉内斯，莱茵河的大盗，在对他敬畏有加的莱茵河的两岸是个极受喜爱的人。^① 农民们讲述的许多有趣故事都是关于他对付富有的犹太人或过于跋扈的司法官员的卑鄙诡计；以及他那王子般的慷慨和大无畏的勇气。简而言之，他们为他骄傲，就如他们不会同意让火药把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岩石炸为齑粉一样，他们也不会让对欣德汉内斯的缅怀之情与他们的河流分隔开。

还有另一个草寇英雄，他的性格和事迹为德国人民津津乐道。毛斯·纳德尔是一伙于1824年至1826年间出没在莱茵河、瑞士、阿尔萨斯和洛林一带的一支重要匪帮的首领。就像杰克·谢泼德那样，他历尽艰险越狱而逃使他深为平民喜爱。他关押在不来梅城市监狱第三层的牢房里，尽管镣铐在身，他仍能悄然下楼而没有惊

① 关于这个著名强盗以及欧洲窃贼与匪徒的详细记载，参见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就这个内容所写的有趣的著作。

动卫兵，然后游过维色河。当游到一半时，卫兵发现了并朝他开枪，他被打伤小腿肚，但这勇敢的强盗奋力游到了岸边，在警卫备好船追他之前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826年他再次被捕，在梅恩思受审，并被处死。他是个身材高大、健壮、英俊的男子。尽管他是个恶棍，但他的命运还是引起了德国上下众多的同情。女士们对她们无法在刽子手的刀下救出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经历独特而又那么浪漫的英雄更是悔恨不迭。

在论及意大利匪徒时，查理斯·麦克法兰先生说，滥用天主教的忏悔和赦免，已助长了这种犯罪。不过他也较为诚实地补充说，这些牧师和僧侣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及蹩脚诗人和讲故事的人所造成的危害的一半。如果他把剧作家也包括在内的话，这名单就全了。事实上，从钱的角度看，只能靠迎合大众口味才有望成功的这些戏剧也是不断地从强盗和匪徒的史料中寻找它最喜爱的主角。这些戏剧里的强盗，穿着他们独特的服装，常出没在荒野，他们快乐、鲁莽、无所顾忌的模样极大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不论他们的辩护律师会说什么不同之词，都会对公众道德产生很坏的影响。吉兹公爵在他所写的关于1647年和1648年间发生的那不勒斯革命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舞台上那不勒斯匪徒的风度、衣着和生活方式扮演得那么令人着迷，以至于当局觉得很有必要禁止他们臆想的戏剧表现方式，甚至还禁止在化装舞会上穿他们的服装。那时这些匪徒如此之多，以至于公爵发现从他们中招募一支军队来帮助他抓住那不勒斯君王毫无困难。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们共有3500人，其中最老的不到54岁，最年轻的20刚出头。他们全都高大健壮，披着长长的黑发，大部分都是鬈曲的；黑色的西班牙皮外衣，丝绒袖子，金色衣料；镶着金边的布料马裤，大多数都是深红色的，镶着金边的丝绒腰带，两支手枪分别别在腰间；皮带上吊着一把弯刀，装饰精美，三指宽两尺长；腰带别着一个吊袋；脖子上一条

很漂亮的丝带吊着一个香脂瓶。有的佩着火枪，其他的人佩着散弹枪。他们都穿着上等的鞋子，着丝袜，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金黄色或银白色或者其他颜色布料做成的帽子，让人赏心悦目。”^①

在我们国家，《乞丐的歌剧》是强盗在舞台上引起赞赏的又一个例子。第一次演出时，这出戏就获得巨大的成功，对此在《敦西亚特》的注释中有以下描述，并被约翰逊引用在他的《诗人的生命》一书中：“该剧比以往所知的任何歌剧更受称赞。除了在伦敦连续上演 63 天外，又加演了一个季度，同样深受赞许。该剧还在英格兰各大城市流传开来，在许多地方连演十三四场；在巴斯、布里斯托尔演了 50 场。该剧成功地打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些地方成功地连演 24 天。女士们随身带着扇子，上面印有剧中她们最喜欢的歌曲，房子里陈设着该剧情节的屏风。该剧不仅仅给作者带来声誉，在此之前扮演波莉的无名小卒，也在突然之间成为镇上最受欢迎的人。”^② 她的画像被大批量地雕刻、出售，有关她的传记、书信集和写给她的韵文，以及收有她的名言和笑话的小册子均被出版。此外，它还把意大利歌剧逐出了英格兰，在此之前的十年间，意大利歌剧总是所向披靡的。”约翰逊博士在他写的作者传记中说，赫林即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批评该剧，认为它宣扬劫匪英雄，而强盗最后又免受惩罚，这不仅是鼓励罪恶，也是鼓励犯罪。约翰逊博士还补充说，当时人们甚至还说，在演出后，强盗团伙明显增多。博士对此表示疑意，他认为拦路抢劫者和白日入宅行盗者极少光顾剧院，而且任何一个都不会认为他自己可以安安全全地进行抢劫，因为他曾在舞台看过麦克希斯被处死缓。不过如果约翰逊希望被说服的话，他会很容易发现拦路抢劫者和白日入宅行盗者真的常

① 《外交季刊》，第 6 卷，第 298 页。

② 拉维尼亚·芬顿，以后的博尔顿公爵夫人。

去剧院，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成功的恶棍的令人发笑的演出更能诱惑青年人以及原已变坏的人去模仿它了。此外，还有行政长官约翰·菲尔丁爵士的权威论断，他决然用办公室的档案证明他的断言，即那出歌剧流行时，强盗的数目也在大幅度地增多。

我们还有另一个结果类似，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例子。席勒的《强盗》，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的那部精彩的剧本，破坏了所有德国青年人的判断力与想像力。我们国内一位很有才能的评论家黑兹利特在谈及这个剧本时说，这是他读过的写得最好的剧本，它对他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记重拳把他打晕了”。过了20年后，他仍无法忘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仍然是他“脑海中的老住户”，他甚至尚未从重击中苏醒过来，以致无法描述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它的主人公，那个品德高尚又捉摸不透的强盗，受到那么热烈的仰慕，以至于几个渴望模仿他们认为高尚的人物的新生，真的弃家辍学，跑到森林荒野向行人征税。他们认为，他们也会像摩尔一样，劫掠富豪，面对渐落的太阳或是初升的月亮献上动人的独白；遇到穷人就救济他们，在崎岖的高山隘口或是在茂密的森林的帐篷里与他们自由的伙伴们喝着成瓶的莱茵酒。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奇迹般地冷却了他们的勇气，他们发现真正的、平凡的强盗和戏剧里的传统匪徒截然不同。入狱三个月，以面包和水为食，躺在潮湿的稻草上。在自己家中的壁炉旁读这些描写倒是很好的，但让他们自己亲自去经历则没有那么惬意了。

拜伦勋爵，因他笔下的独白抒情和心灵高尚的盗贼，在一定程度上已破坏了国内青年人的鉴赏力。不过，至今为止，他们要比他们的德国朋友表现出更多的理智，没有喜欢上密林或大道。尽管他们很钦佩海盗康拉德，但他们不会去当水手，为他升起黑色旗，他们只是用语言，而不是用行为来表达他们的钦佩，这个国家的杂志和音乐商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描写海盗和匪徒的新娘以及强盗传

奇经历的诗歌。

其实危害最大的是剧作家,拜伦要承担的这种罪行要比盖伊或席勒少。借助于布景、精美的服饰、音乐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极其错误的观念,他们破坏了公众的鉴赏力,却不知道:

庸俗拙劣的诗人!

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摧毁道德。

在遍布伦敦人口稠密的贫困区,主要是游手好闲、荒淫无耻的年轻人常去的低级剧院里,窃贼和杀人犯的故事大受欢迎,也比其他任何种类的演出更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在那里劫匪、夜盗和马贼均按他们的原型进行扮演,这就给他们快乐的观众就犯罪上了愉快的一课。在那里,最深刻的悲剧与最粗俗的笑剧都是讲述杀人犯和窃贼的生涯,受欢迎的程度与这些戏剧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在那里,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异乎寻常的暴行,都会立即上演,并照搬生活中所有令人作呕的细节,只是为了那些每一天都想模仿它的人的消遣。

仅仅就读者而言,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绝大多数人都偏爱于了解著名匪徒的冒险经历。即使是虚构的,他们也是令人愉快的:目击有关希尔布拉斯·德·桑蒂利亚和那个著名恶棍唐·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重大事件。在这里不用害怕被模仿。当诗人们高兴时,也会吟唱这样的英雄,不是造成危害,而是唤醒我们对于杰米·道森、吉尔德罗伊或是勇敢的麦克弗逊的悲惨命运的同情;或是用不朽的诗句赞美苏格兰大盗罗布·罗伊的冤枉和复仇。假若靠他们悦耳动听的诗歌音乐,他们就能说服世人,这些英雄不过是意见相左的哲学家,出生年代过于晚了一些,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拥戴——

良好的古老法则，简单的计划，
他们应接纳有权威之人，
他们应收留那些有能力的人。

那么世界或许会变得更明智，并同意对世上尤物进行更合理的分配，这样强盗或许会与时代和解，时代也会与他们和解。不过，结果或许会是迷人之人最终徒劳无益，尽管他们曾那么聪颖得令人着迷。

注：

自从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杰克·谢泼德的离奇经历就开始复活了。以这个强盗真实或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为原型的小説，由于本书大受欢迎而提供了更多的例证。《英格兰北部地区监狱检察官的第六份报告》一文收集了大量这种传奇故事和根据这些故事改编的戏剧所带来的副作用的资料。检察官询问了几个在曼彻斯特市的纽伯利区监狱学校学习的男孩，以下内容摘自这些人的证词。

“J. L(14岁)：我真正第一次到剧院是去看《杰克·谢泼德》。在靠近剧院的地方有两三个男孩走着，然后他们叫我同去，我从过去每周都省下来买衣服的钱里拿了6便士。第二次再去时，是一周以后，我向一个男孩借了钱；我在随后的星期六把钱还给了他。以后我去了很多次。我母亲坐下时，我在后面，我就从她口袋里拿钱。她口袋里不止6便士。我非常喜欢去剧院，偷常去那里的人的钱。我觉得这个杰克·谢泼德是个聪明的家伙。因为他既能逃跑又能抢他主人。如果我能出狱的话，我想我也应该像他那样聪明。可是尽管他有这些英勇行为，最终还是死了。在多菲尔德的一个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我曾花两便士买一本三卷的书。我还有《理查得·特平》两卷本，还是2便士。我读过《奥利弗·特威斯特》，觉得那个精明的道格很像这里的一些男孩。我进这里是因为我扒窃了25镑。”

“H. C(15岁)：我们到曼彻斯特后，我就去看戏，开始第一晚我看了《杰克·谢泼德》，街道上的广告牌和墙上到处都有他的画像，其中一幅是

他在教堂里行窃的画,我很喜欢杰克·谢泼德。我以前没在这里监禁过。我原在一间仓库工作,每周薪水 6 先令 6 便士,其中 6 便士可由自己使用。我经常用这些钱看戏。以后我曾一个星期里看了四场《杰克·谢泼德》,我偷拿我钱袋里的钱去看戏,主人也不知道。有一次我还以我母亲的名义向一个店主,一位曾与我母亲做过生意的夫人借了 10 先令,我用这钱去看戏。”

“J. M. D(15 岁):我听说过。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跟我说过,他看过演出,他说看见他越狱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

“J. L(15 岁):去看过两次戏,第一次跟我哥哥一块去看,第二次就自己去。第二次是在母亲房里的壁炉架上拿的钱去看的,她在那放有 6 便士。那是上演的第一晚。人们对它议论很多,墙上到处都是有关它的精美的海报。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家伙,不过布鲁斯金最让人感到有趣。我到市场开始先是偷苹果。我还认识一个小家伙——他已被释放,和他去过两三次。最多的一次是在一个钱柜里得到 10 先令。”

检察官写的《利物浦少年犯罪报告》收集有大量同类的材料,但这已足以用来证明那些不关心他人的小说家对神话著名的强盗进行神化而带来的有害后果。

(罗耀光 译)

决斗与神裁

古代的一位先哲
诅咒这个世界，如他所证实；
热衷于争斗。

——摘自《休迪布拉斯》

大部分作家在解释决斗的起源时，认为它来自公元初横行于欧洲的野蛮民族的好战习气，在武力威胁下谁都没有那么有效的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实际上，从它最原始和最主要的意义来看，决斗只不过是搏斗而已，它是所有野兽，包括人，为了保卫他们的财产，或是为了雪耻的常用手段。就像为了一根骨头互相撕咬的两条狗，或是为了获得几只漂亮母鸡的青睐而在粪堆上争斗的两只公鸡，抑或是为了遵循荣誉受损的法则，温伯顿公园里的两个傻瓜站在原地彼此对射，其实这些人每一个都是纯粹的决斗者。随着文明的进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自然对这样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感到惭愧，于是就颁布了一些因伤害而获得赔偿的法律。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案件，虽有被告被控的确证，原告的要求却遭驳回，这在欧洲社会早期阶段肯定是为数众多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诉诸

搏斗。人们认为上帝会给予诉讼理由合理的格斗者一方以勇气，让他击败他的对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①在刚刚脱离野蛮时代的民族中这种信仰是很自然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备战的，勇气是同辈中最基本的优点，缺乏勇气之人会被他人自然而然地怀疑到除怯懦之外其他的缺点。而缺点一般又是与背叛共存的，因此在遭遇战中表现得最为英勇的人会被公众免除任何他会被指控的罪行。如果思想家，与实干家相区别，还没有设计出一些方法来控制他们同伴的任性激情，那么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社会就有可能会缩减到它原来的要素。基于这个观点，政府通过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加以限制的方式开始了诉讼，在这种诉讼案中通过单个格斗来证明或否认有罪的做法是合法的。根据 501 年通过的以勃艮第国王名字命名的贡德巴尔达斯法，在所有法律诉讼程序中是允许用格斗代替发誓来作证的。在查理曼时代，勃艮第人的做法已传遍法兰西帝国，不仅是为了公道的原告，而且证人，甚至法官，在死亡威胁时都不得不为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证据，或是他们的裁决作辩护。他的继任者路易一世，努力要根绝这种日益增长的罪恶，他只允许在重罪的申诉、民事案件，或是涉及权利文书的问题以及武士团法庭的案件，或是攻击一个人的骑士资格的这些案件中进行决斗。除了妇女、病人、残疾人以及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或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无人能免除这些考验。允许牧师找人代替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扩大到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去，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决斗来决定。

需用智慧进行管理的牧师从不赞成要置所有事物于最强壮之人统治之下的法律体系，自始他们就坚决反对决斗，并努力去抑制这种与宗教准则截然不同的尚武精神。在瓦伦蒂尔议会，后来又在

^① 《论法的精神》，第 28 卷，第 17 章。

特伦特议会上，他们把所有参与决斗的人，不仅是决斗者，而且还包括助手和旁观者逐出了教会，宣布这种习俗是可怕可恶的，是由魔鬼传入来破坏人的肉体 and 灵魂的。他们还规定，应剥夺纵容决斗的君王的世俗权力，司法权以及他们允许决斗者决斗之地的管辖权。以后将看到这个条款只是鼓励它原想制止的习俗。

其实这是亵渎神祇的过错。早期人们期望万能的上帝，不论人们什么时候请求他，都能给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人创造出一个奇迹。教士在谴责决斗的同时，却没有谴责造成决斗的根源。他们依然鼓励人们相信神会干预所有发生在民族或个人之间的争端或分歧。调节考验的也几乎是同样的原则。牧师利用他们所有的影响力来反对决斗。按照前者，决定有罪或无罪的大权就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按后者，他们则根本不享有权力或特权。这并不令人惊奇，为了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别的，他们应该努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使用争端。当这成功时，如他们原所希望的，他们就成了这个国家里的主要派别；但是如果允许个人勇猛的强有力臂膀作为所有疑案的法官时，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就不及贵族的了。

因此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流水的憎恶而使他们采取逐出教会的惊人做法来反对决斗者：这是出于保住权力的欲望，公平而论，在那些时期，他们是最适合运用权力的人。知识和文明的起源位于他们命令的范围内；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而贵族是人类物质权力的代表。为了把这种权力集中于教会，并把它作为所有申诉案件——民事和刑事案件中裁决的最后手段，他们制定了五种审讯方式，并把它们的操作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五种方式是：面对福音传教士发誓；十字架神裁法和火刑裁决法，用于身份较高之人；水刑裁决法，用于卑贱阶层；最后一种，即面包和奶酪裁决法，用于他们的阶层成员。

对福音传教士发誓按以下方式进行。据迪沙斯特莱伯爵保罗

海在他所著的《贝特兰德·迪·盖克兰传记》记述,接受这种考验的被告,要面对一本《新约》,或圣者的遗物,或圣者的陵墓发誓他没有犯下强加于他身上的罪行。另外他还要找到十二位被公认是正直的人,他们也要同时发誓他们相信他是清白的。这种审判方式导致极大的弊端,特别是在有争议的遗产案中,最坚定的发誓人自然会获胜。这种弊端是导致人们倾向于用决斗进行审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点都不令人惊奇,一个封建贵族或是早期的首领会喜欢与他的对手进行公平决斗而不喜欢那种靠信誓旦旦发假誓就会成功的方式。

十字架审判或裁决法,这也是查理曼在他的儿子之间出现争执时要求他们采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这样进行的:——被控有罪的人在宣誓他是清白的之后,求助于十字架以便得到对他有利的判决。他被带入教堂,立于圣坛前。牧师事先准备好两根一模一样的棍子,其中一根刻有一幅十字架图案,用大量的细羊毛小心翼翼地并经许多仪式把它们裹好,放在圣坛上或是圣人的遗物上,然后向上帝进行一次庄严的祈祷。根据圣坛上的十字架的裁决,上帝会高兴地发现被告是无辜或有罪。一个牧师走向圣坛,取下一根棍子,用手虔诚地剥开羊毛,如果棍子刻有十字架,被告人则是清白的;如果没刻有,那么他就是有罪的。断然认为在所有案件中这样传递的裁决都是错的可能会不公正;认为他们全部都是碰运气也未免可笑。毫无疑问许多裁决都是正确的,而且,十之八九都是极其认真的;因为我们只能认为牧师事先经过严密地调查并了解一切情况后已断定上诉人是清白还是有罪,这样他们就相应地拿起标有十字架的或未标有十字架的棍子。尽管对于其他所有旁观者来说,这些裹在羊毛里的棍子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对于那些要剥开羊毛的人来说,则可以毫不费劲地把它们区分开。

火刑的裁决权也一样是掌握在那些牧师手中。人们一般都认



为火是不会烧清白的人。而且，牧师当然也会在受刑前照顾那些清白的人，或者说告诫他们让他们毫无困难地不被火烧伤，这也是牧师的荣幸或乐趣。有一种火刑就是把烧得炽热的犁头按一定距离摆放在地上，然后蒙上被告人眼睛让他赤脚走过这些铁犁。如果他正好都

踩在空格里，没踩着犁，那么他就被判无罪；如果他被烫着了，那他就 有罪。因为只有牧师是参与放置犁头的，所以他们经常可以预知到结果。为了证明一个人有罪，他们只需把铁犁放得间距不等，那么被告肯定会踩到其中一块铁犁。当埃塞雷德国王的妻子，告解神父爱德华的母亲爱玛被控与温切斯特的阿尔文大主教有染时，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洗刷罪名的。当不仅他们的教会，而且还有一个皇后的名誉处于身败名裂的危险时，任何一个他们所烧红的犁头都不会得出一个有罪的判决。这种神裁法称为“世俗炼狱”。它还可以用其他几种方法来审判。一种是用手拿一块一或两三磅重的炽热的铁块，手却丝毫不损。当我们注意到不仅是手皮厚的男子，连那些细皮嫩肉的女人也能皮毛不伤地这样做时，我们可以肯定事先已在手上涂抹了保护剂，或是那块表面上看炽热，实际上不过是块漆成红色的冰冷铁块。另一种方法是把手臂赤条条地伸进一个装着沸水的大锅里，然后牧师用几块亚麻布和绒布包扎一下，让病人在教堂里住上三天，由他们进行特别护理。如果三天之后手臂

完全恢复不留一个疤痕,那就绝对证明了被告的清白。^①

而水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水刑专用于贫贱卑微阶层之人。不管他们是下沉还是游动结果都一样。就如现代的女巫,被告被投进池塘或河里,如果他们下沉淹死了,他们幸存的朋友就知道他们是无罪的而得以慰藉;如果他们游动,那他们就是有罪的。无论哪种情况社会都要清除他们。

在这么多种神裁法中,就数教士们为他们自己而设的那种最不可能判他们阶层的任何成员有罪了。就连世上最应受惩罚的恶人用这种方法也可以洗清罪名。它称为面包奶酪法,是这样进行的:把一块面包和一块奶酪放在圣坛上,被指控的牧师身着全套法衣,周围是一群傲慢的天主教徒,牧师念了一段咒语,然后怀着极大的热情祈祷几分钟。如果他所被指控罪行属实,上帝将派他的天使加百利^②去扼住他的喉咙使他无法吞食面包和奶酪。但没有牧

① 这与现代印度的火刑很相似。在福比斯所著的《东方回忆录》第1卷第6章中是这样描述火刑的:“当一个被控死罪的人选择神裁时,他将被严密监禁几天,右手和手臂用厚蜡布包住,扎紧并封蜡,而且还要有有关官员在场以防作弊。在英格兰地区,封蜡总是和同伴的手臂一起封,而且囚犯是由一个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卫兵看管。到了规定的审判时间,就把一个大油锅放在火上,油开后丢进一个硬币;这时当着法官和原告的面解开犯人手臂上的包扎物并清洗。在进行这项仪式时,在场的婆罗门教徒则向他们的神祈祷。在接受了他们的祈祷后,被告把手伸进沸腾的油中取出硬币。然后又封起手臂直到指定的复审时间。那时打开封蜡;如果没有伤痕就是无罪;反之他就要因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在这种审判中,被告在把手伸进沸油前会说:“火啊,你存于万物之中,你是纯洁的,是你掌管着善与恶的证据,请你把真相留于我的手中。”如果不搞什么手脚的话,这种神裁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但是正因为用这种方式有的被判有罪,而有的则无罪,很显然那些婆罗门教徒,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神父那样,为救那些他们希望被认为无罪的人而做了手脚。

② 《圣经》中七大天使之一。

师被这样噎住的记录。^①

在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时期，曾有过争议要不要把《格列高里圣歌》引入卡斯蒂利亚（以前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王国）以代替塞维尔的圣·伊西多尔写给王国教堂的《穆萨拉比克圣歌》，而且还闹得很僵。教堂拒绝接受新鲜事物，而且还提出应由双方各选一名勇士参加决斗来决定。教士们是决不会同意使用他们认为是不虔诚的解决方式的，但他们却不反对用火刑来检验两种圣歌的功力。因此就把一本《格列高里圣歌》和一本《穆萨拉比克圣歌》扔进一堆大火里，火焰将决定哪一本烧不着的就是上帝最青睐的。巴伦刘斯红衣主教，一位自称亲眼目睹奇迹的人，说他清楚地看到那本《格列高里圣歌》刚一靠近火，就马上弹了出来，毫发无损，并伴着一声巨响。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圣人已定下支持格列高里教皇了。隔了一会儿，火灭了。可是说来妙极了，另一本《圣埃塞多尔圣歌》满是灰烬，但也是丝毫未损，甚至热都不热。鉴于它们都同样受上帝青睐，那就应在塞维利亚的所有教堂里轮流使用。^②

如果神裁的问题仅限于此的话，俗人就不会对它们有任何争议了；但如果它们被用来决定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争端时，那就必然会激起那些个性勇敢的人的反抗。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人就开始带着嫉妒的眼光看待它们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想把教堂变成所有民事、刑事案件的惟一诉讼法

① 至今在印度还在用着一种与此非常相似的神裁法。它不是选用面包和奶酪，而是圣米。通过想象的力量使罪犯连一粒米也吞不进，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罪犯意识到自己的罪行而害怕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当试图吞食圣米时他们就觉得在喉咙中有窒息感，于是就跪了下来，承认了所有对他们的指控。毫无疑问，如果天主教堂里的面包和奶酪是用于其他人而不是牧师时，结果也会是一样的。只是后者太聪明了，他们是不会掉进自己设的陷阱去的。

② 《贝特兰德·迪·盖克兰传记》，第1卷，第19章，迪·沙斯特莱著。

庭；因此，他们不仅提出而且还坚持古代的单格斗。因为在他们的同伴看来，凭决斗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本领获得的无罪开释要比不凭这些而获得的无罪开释更值得称赞。另外，抛弃神裁而越来越崇尚这种公道的决斗，也许还有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贵族骑士制度已经开始形成，尽管神父们强烈反对，格斗已成为生活的一切，成为贵族阶层惟一的高雅追求。人们引入了优雅荣誉精神，任何对它的攻击只会导致竞技场上的报复，在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旁观者认可的裁决要比冷漠、正式的神裁的无罪宣判更令人满意。路易一世之子，洛泰尔在他统治时期，废除了火刑和十字架仲裁；但在英格兰他们却一直用到亨利三世初期才由国会明令禁止。与此同时，改革运动使骑士制度达到了完美的巅峰。骑士精神很快就取代了神裁制度从而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公正的格斗制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制度，随着它的衰落，比武场上的骑马比武和遭遇战也随之失势了。但他们的产物，决斗却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圣贤与哲学家们一直想把它根除。在所有野蛮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错误中，它是最顽固的。它使人的理智与名誉产生矛盾，使聪明的人与愚蠢的人混为一谈，使千万人诅咒它、顺从它或实践它。

那些有兴趣了解这些格斗规则的人，可以参阅博学的孟德斯鸠的专著，从中他们可读到对古代决斗规则丰富齐全的概述。^①在谈及这些安排的精明与绝妙时，他这样写道：“既然有很多明智的事情是用一种非常愚蠢的方式处理的，那么也会有很多愚蠢的事情处理得极其明智。”再也没有比通过争斗来进行荒谬而亵渎神灵的裁决所使用的精明的宗教规则更好的例子了。

在十字军东征到火药、印刷术的发明而开创的新纪元之间的

① 《论法的精神》，第28卷，第25章。

时间里，一个更加合理的立法制度开始形成。当忙于追求贸易工业的城市人产生分歧时，他们都乐意默默地接受他们的法官和地方官吏的裁决。与他们的上层阶级不同的是，他们的习惯与方式决不会让他们走上决斗场。如对一袋玉米、一匹呢布料或是一头牛的价格的争议，在市长或是地方法官面前就可得到满意的解决。甚至好斗的骑士和贵族，也开始意识到凡事都诉诸武力的话，那么决斗最终也会失去威严和壮丽的。政府也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还好几次限制了这种极端行为的合法进行。法国在路易九世以前，只有冒犯君权、强奸、放火、行刺、盗窃等罪才允许决斗。而路易九世，则取消所有限制，用决斗来合法解决民事案件，但这样做并不理想。到了1303年，腓力四世(美男子)认为有必要把决斗只局限于政治、强奸和纵火案等刑事案件以及财产纠纷等民事案件。允许骑士作为它自身荣誉的最佳裁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可以捍卫它或为之复仇。据最早的决斗记载，在路易二世(公元878年)统治时期，有过一起非常离奇的决斗。一天早上，卡斯蒂诺斯伯爵——英杰格里乌斯的夫人在床上发现伯爵死在她身边。伯爵的一个亲戚贡特兰指控伯爵夫人谋杀亲夫，他坚持说伯爵夫人早就对她丈夫不忠，而且他还向她挑战，要她找一个决斗士代表她进行，这样等他杀了那个决斗士后就可以证明她有罪了。^①伯爵夫人的所有亲戚朋友都认为她是清白的，但由于贡特兰是一个出了名的强壮而勇敢的武士，所以根本没人敢与他交手，就像布朗托姆打趣说的“坏人与懦夫总是对立的”。当闷闷不乐的伯爵夫人开始绝望时，突然出现了一位叫英杰格里乌斯的决斗士，即年仅16岁的安如伯爵，他是由伯爵夫人抱进洗礼盆的，然后接受了她丈夫的名字。他非常怜爱他的教母，所以愿意为了她参加决斗，与她的任何对手交锋。国王极

① 《布朗托姆关于决斗回忆录》。

力向他强调挑战应有力气、有过硬的技巧和不可征服的勇气,想以此来说服这慷慨的男孩不要冒这个险;但男孩还是坚持己见,这令皇族们很伤心。他们说允许如此勇敢英俊的一个小男孩贸然参加这样的死亡屠杀真是太残酷了。一切准备就绪,伯爵夫人向她的勇士打了声招呼后,双方就开始进攻了。贡特兰骑马飞快地逼近他的对手,狠狠地击打男孩的盾牌,由于他用力过猛导致身体失去平衡而滚落地上。当贡特兰落下时,年轻的伯爵用长矛刺过他的身体,然后下马砍下他的手,就像布朗托姆说的——“他把头交给了国王,国王非常庄重地接过人头,高兴得好像是接过别人送的一座城市似的。”伯爵夫人在欢呼声中宣布无罪。她当众吻了一下她的教子,然后竟高兴得伏在他脖子哭了上来。1162年,罗伯特·蒙福尔在国王亨利二世面前状告埃塞克斯伯爵五年前在科尔斯希尔与威尔士人的战斗中背叛性地丧失皇族风范。罗伯特提出用单独决斗来证明其指控的真实性。埃塞克斯伯爵接受了挑战,并将比武场定在雷丁附近。无数的群众观看了决斗,埃塞克斯始初战得很勇,但后来丧失了理性与自控,失去了上风。他落下了马,伤得很重,全场都以为他死了,蒙福尔被宣布为胜者。在埃塞克斯亲属的恳求下,雷丁教堂的僧侣们允许他们埋葬埃塞克斯,然而,埃塞克斯并没有死,他只是昏了过去。在僧侣们的照料下,埃塞克斯几周后便伤愈了,但他心灵的创伤并不那么好治。虽然他忠诚而勇敢,但全国都认为他是叛徒和懦夫,因为他在决斗中输了。他无法忍受重返没有伙伴们对他的良好评价的世界中去,于是他出了家,在修道院的高墙中度过了余生。

迪·沙斯特莱讲述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一次奇特的决斗。^①塞维利亚的一个基督教绅士向一位摩尔人武士挑战,以证明基督教

① 《贝特兰德·迪·盖克兰传记》,第1卷,第16章。

是神圣完美的，而穆罕默德是反叛极恶的。决斗的武器由摩尔人
选。西班牙主教不愿意在他们的裁判权内基督教还要根据任何这
样的决斗的结果进行妥协，摩尔武士也许可以证明自己为强者，于
是他们冒着被逐出教会之危险，命令骑士退出决斗。

这位作者还说道，在奥索一世时期，在法律咨询中产生这么一
个问题，即祖父逝世后，其丧父的孙子是否能与他们的叔叔们平等
共享祖父的财产。这无法解决的难题难住了当时的所有律师，最后
下令通过决斗来决定。两个勇士被相应选出，一个支持孙子们的利
益，一个反对。经过漫长的厮杀后，代表叔叔们一方的勇士落马被
戮。由此孙子们的权利得以确立，他们仍享有父亲在世时应得到的
那份祖父的财产。

在整个 14、15 世纪，因一些奇特的，常常是毫无意义的借口而
引发的决斗相继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内发生。在勇敢的侍卫长，
迪·盖克兰的传记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因微不足道的借口而导致
一个人被迫参与决斗致死的难忘的例子。在伦恩，这个侍卫长在
一次战斗中胜了英国上尉威廉·布伦布，这使得威廉的好友威廉·
特鲁塞尔极为气愤，只有和这个侍卫长进行生死决斗才能一解他
心头之恨。于是，特鲁塞尔请求兰卡斯特公爵允许他与这个法国人
决斗，但公爵以决斗得不到保障为由未批准。特鲁塞尔难消心中怒
火，一心想杀死迪·盖克兰，并寻求一切机会与他引起争端。有着
如此强烈的愿望，他果然找到了机会。特鲁塞尔的一个亲戚被迪·
盖克兰所俘，并要交赎金后才放人。特鲁塞尔利用这争端，给迪·
盖克兰传口信，要求立个契约先放人，过后再给赎金。迪·盖克兰
收到这英国人满含敌意的口信后回话说他不接收这契约，如果没
有收到全额赎金，他就不放人。接到迪·盖克兰的回信后，特鲁塞
尔立即发出他的挑战书，要他对拒绝他的契约而毁坏他的名声之
事负责，并提出进行生死决斗，长矛、剑、匕首各三个回合。迪·盖

克兰虽因症疾病卧在床，仍接受了挑战，并通知了国王在下诺曼底的司令官——德·安德烈亨元帅，让他安排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元帅做了所有必要的安排，并要求输者支付 100 弗罗林金币宴请作为决斗证人的贵族和绅士们。

兰卡斯特公爵对他的上尉大为恼火，并告诉他，如果他强迫勇敢的迪·盖克兰在病重体弱时进行决斗，这不仅是给骑士精神，更是给国家抹黑。听了这席话，特鲁塞尔自己也觉得羞愧，于是通知迪·盖克兰将决斗推迟到他完全康复为止。迪·盖克兰回答说他不想要所有贵族都收到通知后推迟决斗；并说他不但有去决斗的力量，还能打败像他这样的对手；如果他不能按时出现在决斗场的话，他就会随时随地施虐于他，既然他不再配得上“骑士”称号，也不再有资格配剑于身。特鲁塞尔拿着这傲慢的口信去见兰卡斯特公爵，公爵立即同意其决斗。

在相约之日，两名战士在几千名观众前出场了。迪·盖克兰被法国贵族簇拥着，其中包括博马努瓦元帅、奥利维耶·德·莫尼、贝特朗·德·圣佩恩，还有德·拉·贝利耶子爵；而那英国人只不过按习俗带了两个助手、两个年轻扈从、两个短剑手和两个号手跟随而已。决斗的第一轮对迪·盖克兰很不利。他戴护套的手臂被重击一拳，整个人都朝马颈左前方倾去，加上发烧虚弱，他差点落下马来。所有朋友都以为他不行了，并开始为其厄运惋惜，但迪·盖兰克重整精神，在第二轮时瞄准敌人的肩膀，狠狠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将其打落在地。迪·盖克兰手里拿着剑，跃下坐骑，想将对手的头颅砍下。这时，德·安德烈亨元帅朝场中丢下一根金杖，暗示敌对该结束了。迪·盖克兰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被宣告胜利。他疲惫不堪地离开决斗场。几个平庸的武士留下，为娱乐大家而斗。四个英国和法国的年轻扈从用无头的长矛打了一会，直到法国一方占了上风，娱乐才宣告结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在 15 世纪初查理六世时期，巴黎议会安排了一次著名的决斗。德·卡鲁热斯先生离开圣地时，他的夫人被勒格里斯先生强暴了。卡鲁热斯先生一回来便提出进行生死决斗，以定他强暴及诽谤之罪，勒格里斯先生竟声称他夫人是自愿通奸的。议会无法证明卡鲁热斯夫人清白的辩解，只好安排了全仪式的决斗。“决斗那天，”布朗托姆说，“夫人坐在马车中观看决斗，但国王认为她品质败坏而命令她下车去，因为在她的清白未能得以证明之前她就是个罪犯，她被命令站在绞刑架前等待上帝的仁慈与决斗的裁定。一阵短兵相交后，卡鲁热斯先生打倒了他的敌人，使其承认了强暴和诽谤的罪行。然后勒格里斯被带到绞刑架前并被当众处以绞刑。随后传令官宣布夫人是清白的。她得到了她丈夫、国王及所有在场的人的接受。”

无数相似的故事时有发生，直到一次不幸的决斗，才导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郑重地宣布他不会再允许决斗的发生，无论它涉及的是民事或刑事案件，抑或是绅士们的尊严问题。

这次历史性的决斗发生在 1547 年。拉·沙泰尼雷勋爵法兰西斯·德·维沃涅和雅尔纳克勋爵居伊·德·沙博，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因咄咄豪气和庞大华丽的随行而显赫于弗朗西斯一世朝廷。沙泰尼雷知道他朋友的家底并不富有，于是一天自信地问他是如何变得如此富有的。雅尔纳克回答说，他父亲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但她爱他的儿子胜于其父，并从金钱上充分地满足他。沙泰尼雷把该秘密泄露给皇太子，皇太子告诉国王，国王又告诉他的朝臣们，他的朝臣们又告诉相识的人。不久传到了老德·雅尔纳克勋爵的耳朵，他立即叫来他的儿子，质问他谣言的来源及他是否恶毒到令谣言传播广泛且将事实夸大。德·雅尔纳克愤慨地指出他没有说过，也没理由要说。并要求他父亲一起到宫廷去，当面与那些人对质，看看他们是如何制造混乱的。他们一起出发了，

皇太子、拉·沙泰尼雷及几位朝臣正欢聚一堂，年轻的德·雅尔纳克一进去便大声说道：“谁说过某人与其继母关系不正当的是撒谎者、是懦夫！”每双眼睛都望向了皇太子与拉·沙泰尼雷。拉·沙泰尼雷站起来走向前向众人说道，是雅尔纳克自己说的，而且他还可以从他嘴里套出更多的情况。像这样的案子是没有任何法律证据来证明或反驳的，于是皇家议会下令由单独决斗来裁定。然而国王却反对进行决斗，^①并禁止双方再陷入该事件中，这会令他不高兴。但弗朗西斯一世第二年逝世了。皇太子，即现在的亨利二世，做出妥协，同意进行决斗。

决斗被定在圣热尔曼-安-莱雅城堡的庭院里进行，时间是1547年7月10日。在德·卡斯特泰尔诺的回忆录中保存着决斗士的挑战书。

法兰西斯·德·维沃涅，拉·沙泰尼雷勋爵的挑战书：

陛下：

听说居伊·德·沙博·雅尔纳克最近在贡比涅声称，那些说他鼓吹他与其继母有不正当关系的人是卑鄙无耻的。陛下，我承蒙您的洪恩，我在此郑重回答他无耻地撒了谎。我所确认他说过的话，他每否认一次就撒一次谎。我重申，他几次添油加醋地告诉我，他与其继母上床。

法兰西斯·德·维沃涅

① 虽然弗朗西斯看出自己是此次决斗中的敌方，但他自己却不是那么客观。每位读历史的人一定记得他是怎样回答查理五世的挑战的。查理写道，他确实有失言，并应该单方面承受针对他的指责。弗朗西斯回答道，他撒了谎，而且他准备好在他定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一场决斗。

对这封挑战书，德·雅尔纳克回复如下：

陛下：

蒙您洪恩，我声明，法兰西斯·德·维沃涅给我及我在争辩中对您说的所加以的罪名全是谎言。为此，我恭敬地恳求您，陛下，请您赐予我一块公平之地，让我们拼死决斗。

居伊·沙博

准备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连国王本人也已暗示了想出席的想法。拉·沙泰尼雷觉得胜利在握，因此特意邀请国王和法庭里的一百五十个重要人物在决斗的那个晚上和他在那精心准备好的华丽帐篷里共进晚餐。而德·雅尔纳克虽然可以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还是显得不太自信。在约定好的一天中午，决斗双方见了面，然后每个人按惯例发誓自己没有带任何有魔力的护符或其他护身符，也没有施什么魔法帮助自己战胜敌手。然后他们就拔剑在手，开始厮杀。拉·沙泰尼雷是个强健、驍勇而又狂妄自大之人，而德·雅尔纳克属于身手敏捷灵活型人物，并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决斗进行了没多久，德·雅尔纳克就几乎被对手那强有力的攻击征服了。他屈身后倾，用盾挡住头，力图用他的敏捷灵活去弥补他缺乏力量的弱点。正在他蹲着的这个时刻，他冷不防向拉·沙泰尼雷那毫无防备的左大腿刺了两剑。本认为那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每一剑都是那么成功，最后在观众们的惊惶之下，在国王倍感遗憾的感叹中，拉·沙泰尼雷不幸倒下了，痛苦地在沙地上翻滚着。但他仍紧握短剑，想孤注一掷，最后向德·雅尔纳克进攻一次。可他终于没能支撑住自己，无力地倒在了助手的手臂上。这时官员走上来宣布比赛结束，德·雅尔纳克为胜利者。德·雅尔纳克两膝盖

地，两拳紧握，高昂着头，对天空大喊胜利。面对这个不可接受的现实，拉·沙泰尼雷感到无比的耻辱，他断然拒绝包扎伤口。把医生包扎的所有绷带全都扯掉，两天后他就一命呜呼了。自那以后，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不能预见的决斗就被法国人称为“雅尔纳克打击”。失去了宠爱的大臣后，亨利悲痛万分，于是他庄严地发誓，只要他活着一天，就再也不会允许任何决斗的存在。一些作家曾经断言他就此发布了一个皇家敕告，禁止决斗进行。但是很多人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根本没能在任何一个法案中发现这个法令的注册，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法令没有颁布。这个想法也在后来得到了证明。两年以后，国会命令用相似的形式进行了另一场决斗，但是由于决斗双方的等级较低，所以场面并不是很大。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传说亨利是如何地干涉、反对这场决斗的进行和履行他的誓言。但相反地，亨利居然还在鼓励他们，而且还任命拉·马凯元帅去检查以确保这场决斗是按照骑士的规则进行。决斗双方是费迪尔和德·阿格里，这两位管内务的官员在议会发生了点口角就大打出手，国会接到报告后，下令只能由决斗来解决此事。经国王的批准，德·拉·马凯元帅把色当定为决斗地点。费迪尔是个差劲的剑手，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可不想跟德·阿格里、当时最优秀的剑手之一在决斗场上相遇。但是国会严厉地命令他必须应战，否则免除他的一切职务和荣誉。德·阿格里在沙特尔伯爵，弗朗索瓦·德·旺多姆的陪同下出现在决斗场上，而费迪尔则由内韦尔公爵陪同。费迪尔表现得不仅是个蹩脚的剑手，更是个彻彻底底的懦夫，就像考利一样，对人类进行大肆诅咒。

（死亡的原因是，）谁把可怕的剑带到这和平的世界。

就在第一个回合，他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躺在地上答应了对

手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然后从竞技场上灰溜溜地逃走了。

人们都不自觉地认为亨利二世的死是上天对他在决斗这件事上发假誓的惩罚。在他女儿婚礼上设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决斗比赛中，他几乎战胜了所有当时最勇敢的武士。但是由于野心的驱使，他决心不战胜年轻的蒙哥马利伯爵誓不罢休。然而他的眼睛不幸被敌手击伤，不久之后就死于此伤，享年 41 岁。

在接下来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里，决斗比赛已上升到一个如火如荼的阶段。在同一时期，决斗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已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情了，在法国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历史学家说到那个时代，都称之为“决斗的狂热时代”。巴黎的国会尽可能地在权力范围内阻止决斗的进行。1559 年 6 月 26 日，一个法令颁布，宣布所有那些出席决斗场的，帮助或怂恿决斗的人都是对国王的背叛，都是违法者，都是社会安定的破坏者。

1509 年，当亨利三世在圣·克劳得被刺杀后，当年被国王百般宠爱的一个年轻绅士，拉艾斯勒·马里沃特对他的死感到悲恸欲绝，他决心不能让国王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但他觉得自杀太不体面，他要死得光荣，以此为他的国王和主人报仇。因此他公开宣称要和那些声称查理三世的死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决一死战。另一个叫马洛赖斯的年轻人，有着火爆的性格，过人的勇气，接受了他的挑战，立即把决斗的时间、地点定了下来。当所有都已准备就绪，决斗时刻来到时，马洛赖斯问他的助手是否他的对手只戴着防护帽或是头盔，助手告诉他只戴了头盔，他听了以后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助手，你听着，如果我不能把我的矛正正穿过他的头而过，那你就向别人说我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人。”他说得一点也不错，在决斗的一开始他就做到了，那可怜的拉艾斯勒·马里沃特没呻吟一声就离开了人世。叙述这个故事的布朗托姆说，胜利者本可以按自己喜好的方式处理尸体，把头砍下来，把它扔出帐篷或挂到

驴身上。但是他非常明智且有教养，他把尸体交还给死者的亲属，由他们把他体面地埋葬了。由此，他也让自己的光荣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而且还得到了巴黎很多女士的青睐和赞叹。

亨利四世继位时，他曾想强烈反对决斗，可早年的教育以及当时社会偏见对他的影响，使得他无法忍心去惩治任何有冒犯之举的人。相反，他甚至认为，决斗会给他的臣民培养出一种好斗的精神。好斗的克雷基要求亨利四世恩准他与唐·菲利浦·德·萨瓦尔决斗时，有人向他放风说亨利四世这样发话了：“去吧，我若不是国王，我一定会去做你的帮手。”毋庸置疑，一旦这位国王的意思公布于众时，他颁布的法令就会没有多大威信了。1607年，M. 德·洛门尼曾这样算过：自1589年亨利继位以来，不少于4000名法国上流人士死于决斗。也就是说，这些数字说明了自那18年来，每星期有4~5人死于决斗，或是每个月有18人死于决斗！苏利在他的自传中也曾记叙了这一事实，他对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毫不怀疑，并且还补充说，国王的纵容以及他自身的那种愚昧的优良秉性，致使这种恶习坑害了宫廷、城市乃至整个国家。这位英明的大臣花了许多时间及精力去抨击这种恶习，并说，因为这种恶习，以及国王的態度，使他痛心疾首。在这个所谓的好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不卷入决斗中。在决斗中，他或许是主犯，或许是帮手。一旦他和别人争吵，他就很难相信，他能不通过决斗，就可以摆脱这种责咎。苏利不时给国王去信，信上他恳求国王重修法令，根除这种野蛮的习俗，严厉惩处违犯法令者，而绝不要动辄姑息。甚至是对那个在决斗中打伤另一方，或是杀死另一方的人，要予以重处。他提议设立仲裁法庭，或名誉法庭，负责调查那些有伤害性和诋毁性的言辞，以及那些常引发决斗的事端。法律的制裁应及时、严厉，上既可平民愤，下也可使违法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改。

在这位朋友大臣的温和施压下，亨利在枫丹白露宫的画廊里

召开了特别政务会讨论此事。理事会成员都来齐时，国王要求深谙此事的大臣给他讲述决斗的起源、发展以及其不同的方式。苏利颇为得意地说道，没有一个议员能以充分的理由向国王显示他们的博学。实际上，大臣们都保持缄默。苏利也是一言未发，但却显得很有见识，于是国王转向他说：“大师！从你脸上的神情，我猜想你会肯定会讲许多令我们信服的东西。请你，实际上这是命令，把你所想所知的都告诉我们。”起初，这位大臣腼腆地拒绝了，据他自己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同僚丢面子。但在国王的再三请求下，他就讲了古代和现代的决斗史。在他的自传里，他也没有隐瞒这段历史。因为在场的大臣或议员没有谁能想出一个合适的办法，这次谈话就没有什么意义，尽管，毫无疑问，这次谈话知识性很强，很出色。结果是，一条皇家敕令颁发了。苏利迅速地向最偏僻的省份传达这一敕令。他贴上最清楚的告示，让所有的党派知道国王是诚心诚意反对决斗的，他会充分有效地发挥法令的权力，严惩违法者。苏利并没有告诉我们新法的条款内容，但马蒂亚斯神父更清楚这些。从他那里我们知道：法国的高级官员被立为骑士法庭的法官，负责听取审判关于贵族或上流人士的名誉的所有原因。诉诸决斗者应被判处死刑和没收财产，从犯由此则会失去官衔、尊严或是职位，并被判放逐出境。^①

因早期所受的教育及其当时社会偏见已深深地影响着国王，尽管在理性上他强烈地反对决斗，可从同情的角度看，他却支持决斗。尽管他严厉地威胁决斗者们，可决斗的场数却是有增无减。这位自夸聪明的苏利到头来不得不哀叹邪恶当道，社会秩序混乱。这一法令实行的成功时期，如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到红衣主教德·黎塞留时期，比起苏利来，他更能有力地实行这一法令，并在

^① 《拉佩里·马蒂亚斯》，第2卷，第4章。

最上层社会树立起许多令人咋舌的榜样。赫伯特勋爵,驻路易十三世时期宫廷的英国大使,在信件中反复地说:人们很明显地注意到,生活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的这样一个好社会的法国人,如在决斗中都没杀过人,这是很不正确的事。修道士阿贝·米约说起这段时间时,他说决斗的疯狂造成了最最可怕的损害。人们沉溺于决斗的狂热之中。性情反复无常,虚荣心以及寻求精神上的刺激是决斗最主要的原因。朋友被迫卷入他们的朋友的纠纷中,或是由于他们拒绝参加而受到挑战,复仇成了许多家庭代代相传的东西。据估计,在这20年里,国王颁发了8000张赦免状,饶恕那些在单独决斗中杀死对手的决斗士。^①

其他作家证实了这一说法。阿姆洛·德·乌塞在他的自传里写道:路易十三统治的头一年,决斗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在早上碰头时交谈的内容都会是:“你知道昨天谁和谁决斗吗?”茶余饭后的话题也会是:“你知道今天上午谁和谁决斗了吗?”那段时期臭名远扬的决斗士是德·布特维尔。和这位杀手辩理根本没必要,最终还是得和他决斗。当他听到谁或谁很勇猛时,他准会去找他,对他说:“有人说你很勇猛,我要和你决斗!”每天早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杀手和决斗士总会聚在他家,早餐吃完面包喝了酒后就联系击剑。后来被提升为红衣主教的M. 德·瓦伦凯对德·布特维尔及他的手下有很高的评价。一天总算很难地过去了,可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决斗或其他事罢了。在决斗中,他作为主犯或是作为帮手。他曾经挑战过他最好的朋友德·布特维尔,因为德·布特维尔有一次去决斗时没有请他帮忙。德·布特维尔只好答应下一次决斗时请他帮忙,他才肯善罢甘休。同一天,他怀着这一目的出去和德·波尔特侯爵吵了一架。根据协议,M. 德·瓦伦凯高兴地做了他的

^① 《法国历史知识》,第3卷,第219页。

助手，并把剑插入了德·波尔特侯爵的助手 M. 德·卡沃斯的体内。尽管德·卡沃斯和他无冤无仇，他后来也承认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

红衣主教黎塞留把许多精力都放在这种可悲的世风上，似乎他已同意他的前任苏利的观点，除了最严厉的惩罚，别无他法能制止这种邪恶。处理这件事情使他到处树敌，吃尽苦头。德·塞米涅斯侯爵因他致梅迪西斯的玛丽的一些讲话而得罪了当时的卢康主教黎塞留。因为不能向牧师挑战，只好决定向他的兄弟挑战了。他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塞米涅斯用一种侮辱性的语调向主教的兄弟黎塞留侯爵抱怨说卢康的主教不守信用。黎塞留侯爵对他这种说话方式及其内容深感不满，很快就接受了他的挑战。他们在德安古莱姆大街决斗。可怜的黎塞留侯爵被刺中心脏，很快就死了。从那时起，这位卢康主教就与决斗这种恶习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理性与手足之情的冲动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痛恨决斗。当他的权力在法国稳固地建立起来时，他开始强有力地压制决斗了。在他的《政治宣言》中题为《制止决斗的方法》一章中，他发表了自己关于决斗的想法。尽管他颁布了许多禁令，可是为了一点点无足轻重而且荒谬可笑的借口而决斗的贵族人数确是有增无减。最终黎塞留做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榜样。臭名昭著的德·布特维尔向德·伯夫龙侯爵挑战。两人决斗了。尽管这次决斗本身对他们两人都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但决斗的结果却是致命的。虽然他们身居高位，但黎塞留却决定用法律的手段来惩治他们：他们两人都受审，判处有罪并被处以斩首极刑。至此，玷污社会、嗜杀成性的恶棍之一终于被清除掉了。

1632 年有两位贵族在决斗中双双毙命。执法官员获知有人违反法律，在决斗双方的朋友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两具尸体搬走之前，他们就赶到了决斗现场。遵照这位红衣主教严厉处罚决斗的法令，

这两具尸体被剥光衣服挂在绞刑架上，脑袋耷拉着，可耻地暴露于众几个小时。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使该国的狂热分子们安分了一段时间，但人们很快就把这件事淡忘了。人们的思想受一种虚假的名誉观影响，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地进行思考。这些例子虽然很引人注目，可是黎塞留却不能通过它们来劝说他们改邪归正，尽管他可以因他们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式而惩处他们。他虽然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他却错误地低估了决斗的精神力量。因为决斗士所畏惧的不是死亡而是害怕蒙受耻辱，害怕受到同伴的蔑视。正如八十多年后艾迪逊所评论的那样：“死亡不足以威慑那些人，他们蔑视死亡，以死为荣，但如果他们一决斗，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示众，那么这些虚荣的决斗士的数量肯定会急剧减少，这种荒谬的决斗习俗就会结束。”但是黎塞留从未考虑过这些。

苏利说，在他的时代，德国人也常沉溺于决斗中。曾有三个合法的决斗场所：法兰科尼亚的威兹堡、斯瓦比亚的乌斯帕克和哈勒。当然许多人都去这些地方，在法律的准许下彼此杀戮。在德国早期，拒绝决斗是最为可耻的行为。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一点点不足以使他倒地的轻伤而向对手投降，都会被视为是极为耻辱的。为此以后他既不能修整胡髭，不能佩带武器，不能骑马，也不允许在政府任何部门任职。相反，若他在决斗中倒地身亡，则会受到厚葬。

1652年，也就是路易十四刚成年之后，一场生死决斗在博弗特公爵与内穆尔公爵之间展开了，每一方都邀请有四位绅士作为帮手。虽然这两位公爵是连襟兄弟，可是彼此之间积怨已久，他们时常发生争执，引起各自率领的军队许多混乱。他们一直在伺机决斗，终于在理事会上因对他们各自要去占领的地方发生误解而引发了这场决斗。他们用手枪决斗，在第一回合，德·内穆尔公爵就被射穿身体，几乎马上毙命。在这种情况下，德·内穆尔的帮手德·维拉斯侯爵向德·博弗特公爵的帮手埃里库尔挑战，他们两

人彼此都未曾谋面。接受挑战后，彼此进行决斗，决斗的激烈程度尤甚于他们的主人。这场决斗，两人用的是剑，因此决斗比第一场更久，对站在场外观看的六个人来说更为刺激。决斗结果是：埃里库尔丧命，心脏给刺穿，重重地倒在维拉斯的剑下。你几乎无法想象会有比这场决斗更为野蛮的事吧。伏尔泰说这是常见的事儿。这位《逸趣大辞典》的编集者告诉我们：帮手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多则有十个、十二个或是二十个，极其正常。他们常在各自的主子受残后互相打斗。彼此间最能体现深厚友谊的标志是：选对方做帮手。许多上流人士都极想获此资格，因此竭尽全力挑起是非，也许这样他们就能体验到涉身其中的乐趣吧。德·比西·拉比蒂伯爵在他的自传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晚上当他从戏院出来时，一位叫布吕克的绅士——此人他从不认识——彬彬有礼地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问他：德·泰昂格斯伯爵叫他酒鬼一事是否当真？比西说他真的不知此事，因为他很少见到那位伯爵。“哦，他是你叔叔吧！”布吕克说，“我没法找他决斗，他住的地方太远了，所以我只好找你。”“明白你的意思，”比西说，“既然你想要我代替我的叔叔，我的回答就是：无论谁说是我叔叔叫你酒鬼，那他肯定是在撒谎！”“我的弟弟是这样说的，”布吕克说，“他还是个小孩呢。”“那你就用马鞭抽他，他在撒谎。”德·比西说。“我不许你说我弟弟撒谎，”布吕克说，他决定和比西打一架了，“那么，就请拔剑自卫吧！”他们俩就在大街当众拔剑。行人把他们隔开了。可是他们却商定以后找个时间按照决斗的规则再进行决斗。几天后，一位比西从来没见过，甚至连名字也叫不上的人找上门来，问他能否让他有幸做他的帮手。此人还说，他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布吕克，只是慕名而来，但已决定要做他们俩之一的帮手。他决定跟随德·比西，因为比西是两人中更勇猛的一个。德·比西真诚地向他表示感谢，但请求他别插手此事，因为他已有四位帮手陪他了，而且他担心多

带一人，决斗会变为斗殴。

可想而知，如这种争执一旦只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时，这个社会的状况一定是很糟糕的。路易十四很早就看到此习俗的严重性，并且早想采取措施制止它了，可是一直拖到1679年，他设立“火刑法庭”专门审判那些愚蠢的囚犯和那些冒牌巫师后，他才颁布诏书禁止决斗。法令里，他一再强调和肯定了他的前辈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制定的法令，并表示他决不姑息任何法令冒犯者。通过这部著名的法令，设立了高级名誉法庭，法庭由法国高级军官组成。上任的那天，这些官员就决定予以任何能拿出使他们满意且理由充分的申诉的人公道与赔偿。任何受到指控的人如拒绝遵守法庭命令，他必受到罚款和坐牢的处罚。如果他畏罪潜逃，他的财产将被冻结，直到他返回。

任何人如向他人挑战，就会违反法令，被剥夺名誉法庭赋予的所有权利——三年内停止参政，坐牢两年，并罚他年收入的一半。

任何人如接受他人的挑战，也会受到同样的处罚。任何人故意接受挑战，如有罪，念是初犯，会被判处游街示众和当众受到鞭笞的处罚。至于他的帮手，则会被判监禁三年。

任何人如实际上进行决斗，将被判处谋杀罪，即使他实际没有杀人。身居高位的人因决斗而被送上断头台；中层阶级的人因决斗而被绞死在绞架上，他们的尸体不得按照基督教徒埋葬。

路易十四颁布这则厉法的同时，要求那些主要的贵族发誓不要以任何理由与他人决斗。对所有决斗士的严惩，他绝不会手软。这种恶习稍稍给遏止了：几年内没发生过一场决斗，而以往却发生过十二场。国王颁发了一枚勋章以彰志此绩。他很重视禁止决斗这件事，在他的遗诏中还特别告诫他的继位者，要他费心禁止决斗，并警句他不要对那些违法者心慈手软。

在马耳他，早就有这样一则关于决斗的特别法令。这则法令允

许决斗，其条件是决斗者须在一条特别指定的大街进行。如果他们擅自在别处决斗，就会被判谋杀罪，受到制裁，同样很特别的是：决斗时如牧师、骑士或女人要求他们举剑停止时，他们必须照办，否则会受到严厉制裁。可是，女人或骑士做出这种既温和又仁慈的要求的事却没有出现过。因为前者本身就是引起决斗的原因，而后者对于蒙辱的决斗士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因而没有叫他们停止决斗。只有牧师是最出色的调停人。布莱顿说：骑士被杀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墙上，总画有一只十字架。在这条“决斗大街”上，他大约数出二十只。^①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上的英国，私人间的决斗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法庭的决斗那时也开始变得罕见了。在历史上也只记载有这么几件。一件是在伊莉莎白统治时发生的，另一件最近的是发生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亨利·斯佩尔曼爵士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伊莉莎白时期的一件事，这事很怪，特别是当认为它是合法时，就更显得奇特了。类似的决斗一直出现，直到 1819 年。由于在公共辩护法庭对恢复某些庄园在肯特郡的权利提起诉讼，被告人提出要通过单独决斗的方式来证明他获得财产的权利。原告也接受了此挑战。法庭因为没有权力中止此程序，只好同意要代替他们主人决斗的勇士的决斗要求。女王要求双方妥协，但由于他们是在以女王之名义下的法律的允许下进行决斗，女王毫无办法。在决斗的那一天，辩护法庭的法官以及所有涉及此案的律师，都作为决斗的裁判来到托西尔-弗尔兹的一个地方，那里已准备好决斗场地。决斗士们已经准备好决斗，原告与被告被当众叫到一起，让他们互相认识。被告应了到，并按礼节确认了他的决斗士，但原告却还没有出场。假如原告不到场，没有他的授权，决斗就不可能进行。

^① 布莱顿所著《马耳他游记》，1772 年。

缺席就意味着放弃他的权利，被判败诉，没有权利到别的仲裁法庭重新申诉。

女王本人对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显然持不赞成的态度，但是她的法官和法律顾问却没想过要修改这种残酷的法律。因此，私人决斗天天发生，令人怨声载道。詹姆士一世时期，英国深受法国狂热决斗的影响，以至于培根任大法官时，他就以他的有力雄辩，鼓励国王革除这种恶习。当时在皇室法庭^①提出的资料证据对两个人不利，他们是普里斯特和莱特，因为他们在一次决斗中做了主犯和帮手。培根对此次决斗提出一项指控，得到了上议院的高度称赞，并要求把他的指控演说印刷成文，全国发行，作为一件“很合时宜，值得回忆，全世界都会了解的事情”。培根开始考虑决斗的本质以及它带来的极大危害性。“决斗破坏了和平——引起了战争——给人类带来不幸，给国家带来灾难，并且它还藐视了我们的法律。决斗为什么会发生，让我们来想一想吧。”培根还注意到，决斗的首要动机，毫无疑问，是对错误的荣誉观的误解及维护；其次，虚荣的言辞及无知的自大滋养了这颗恶种。在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人们几乎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刚毅和真正的勇敢，刚毅能辨别他们的争论是否公平，不仅如此，刚毅还能辨别他们是否值得去争吵，从而给人们的生命定下了更高的价钱，而不是让他们无所事事。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人们自身的弱点及自我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才使他们把生命玩在这种危险的游戏上。一个人的生命不应是用来争强斗狠，而是用来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为公益事业，为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它如同您的血那样宝贵，正如我们不能把金钱慷慨地浪费到无价值的东西上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逞一

① 英国古时设于白金汉宫内的法庭。

时之勇而把生命搭上，除非它值得。”^①

这段时期最为轰动的决斗是苏格兰贵族桑夸尔勋爵与剑客特纳之间的决斗，在这次比试中，桑夸尔的一只眼睛意外地给特纳的剑尖刺瞎了。特纳为此事深感懊悔，而桑夸尔，作为一名剑客，很豁达地接受了这一次伤害，并且饶恕了对手。三年后，桑夸尔在巴黎成了亨利四世的宫廷常客。有一天，在一次闲聊中，这位平易近人的国王问他如何弄瞎了一只眼。一向以该时期最杰出的剑客为荣的桑夸尔，在回答说是给一位剑师刺瞎时，很是羞愧。亨利四世此时却忘了自己是反对决斗的，或是情理之中的事吧，他又问那个人是否还活着。虽然不再问什么，可这次国王的询问深深地刺激了这位苏格兰勋爵狂傲的心。不久后，他怀着满腔的复仇火焰，回到了英国。他回国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向特纳挑战，与他单独决斗。可是他想那位剑师不配和他公平决斗。因此，他请了两名杀手，帮他对付那位剑客，并在怀特弗莱亚斯的家里把剑客杀死。那两名杀手被捕，处以极刑，宫廷悬赏 1000 英镑来缉拿他们的雇主。桑夸尔躲了好几天，然后到法庭自首，希望法官替他卸罪，免他一死。他是一位因为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荣誉，用自己的双手通过报仇维护自己的荣誉而犯了罪的贵族。即使他请了最得力的人替他求情，可是詹姆斯，为了他的信誉，对他们的求情置若罔闻。培根，当时的司法长官，治了他的罪。1612 年 6 月 12 日，他因此被判极刑，绞死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大门绞架上。

对于公开的决斗，或是聚众斗殴，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许下，法官就很难决定如何平息这些纠纷。培根同样也反对这种法律，认为应该废除这种法律。不要让这种恶习盛行猖狂，也不可姑息养奸。任何犯有此罪的人都受到皇室法庭的严惩，把那些品质恶劣的人

^① 《培根勋爵的生活与品质》，托马斯·马丁著。

逐出宫廷。

在随后的王朝里，雷伊勋爵唐纳德·麦凯，控告戴维·拉姆齐犯有叛国罪，说他与汉密尔顿侯爵企图篡夺苏格兰国王的皇位。戴维·拉姆齐向他挑战，要求通过单独决斗来验证他的断言。^①起初，政府是想用不成文法来审判此案，可是拉姆齐认为求助于这种古老并且几乎被推翻了的惯例，他可以有更好的机会潜逃，可是大家仍会因此指控他犯有叛国罪。雷伊勋爵很快就接受了挑战，他们两个都被监禁在伦敦塔，直到他们都找到担保人保证他们会在法庭指定的那一天到场解决这个问题。威斯敏斯特军事法庭被授权负责审理此案。为此林赛伯爵被册封为英国皇家总管勋爵。就在决斗的那一天之前不久，拉姆齐对雷伊的指控供认不讳。于是查理一世终止了这些诉讼程序。

但是在英格兰，这段时期，出现了比那些仅因为个人问题而引起的决斗更为严峻的纠纷，英联邦要求人们不要参加这种决斗。那些在本土被制服的贵族却依然在他国我行我素，进行他们的决斗。克伦威尔国会在1654年颁布了一则法令，尽管那时决斗恶习已不那么盛行。这则法令禁止决斗，法令中所有的制裁条款都是针对决斗的。查理二世复辟后，也颁布了这样的一则法令。在他统治时期，发生了一场臭名昭彰的决斗——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决斗的恶劣，而且是因为对于主犯的处置过于仁慈。

1668年1月，品质败坏的白金汉公爵勾引了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就向他下了生死决斗挑战书。查理二世努力要阻止这场决斗，他的目的不是从公共道德出发，而是害怕他的宠臣丧命。他命令阿尔比马尔公爵把白金汉公爵软禁在家，或者采取别的措施阻止他去决斗。阿尔比马尔公爵忽视了国王的命令，认为国王

① 《麦凯家族史》。

本人也许会有更稳妥的办法来阻止这场决斗。他们最终在埃尔姆斯谷仓见了面。感情受到伤害的施鲁斯伯里由他的亲戚，约翰·塔尔博特爵士和阿伦德尔伯爵的儿子伯纳德·霍华德勋爵陪同；白金汉公爵则由他的两个仆从霍姆斯上尉和约翰·詹金斯爵士陪同。按照当时这种野蛮的习俗，不仅是主犯，而且帮手也都要参加决斗，詹金斯被刺穿心脏，当场死亡；约翰·塔尔博特爵士双臂受重伤。白金汉公爵受点轻伤，他刺穿他那不幸的对手的胸膛，然后带着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逃跑了。伯爵夫人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她穿着骑士的衣服，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她牵着她情夫的马，在邻近的树林中等待着这场决斗的结果。与他的宠臣一样卑鄙的国王，为使有罪各方免于惩罚，向法庭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毫不费劲地特赦了有关人员。在不久后颁布的一则皇家敕令中，查理二世正式赦免了杀人犯，但他宣布以后绝不再宽恕这样的违法者。打这以后，我们就很难说谁的名声是最臭的了，国王，宠臣，还是那位贵族淫妇？

在安娜女王统治时期，对于决斗的盛行的抱怨也是从未停止过。艾迪生、斯威夫特、斯蒂尔和其他作家用他们锐利的笔，不断地抨击这种恶习，尤其是斯蒂尔，在《闲谈者》和《卫报》中，披露了决斗的不敬以及荒谬。他通过采用议论和荒谬的手法，把他的国民引导到正确的思维中。^①他的喜剧《有意识的情人》抨击了对“荣誉”此词的滥用。这个词使人们走进了一个悲惨的误区。斯威夫特也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他评论说：他看到流氓和傻瓜在互相对骂，一点害怕都没有。艾迪生和斯蒂尔抨击得尤为厉害。后者在《卫报》中用下面的话深刻地总结了他关于这一恶习的看法：“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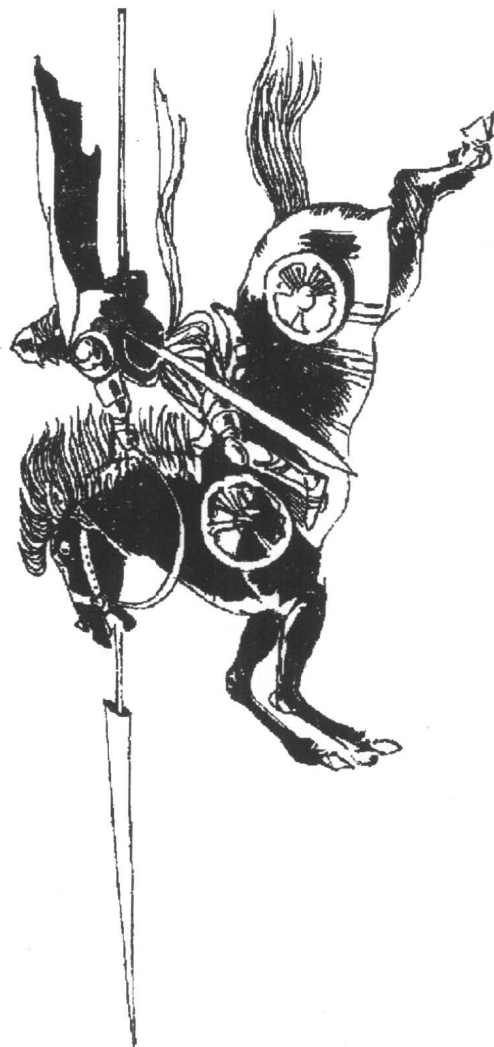
① 见《旁观者》，第84、97和99期；《闲谈者》，第25、26、29、31、38和第39期；《卫报》，第20期。

教徒和绅士都是对同一个人不同的称呼，如果你不宽恕伤害，你就别想获得永生；如果你不准备把那个当众侮辱你的人杀了，你死去的灵魂就会永远无法得到安息，良好的理智和坚守的信仰被完全抛弃，人们以他们自己的情感为自豪，为琐碎之事而进行极端的报复。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性所能逾越的最大鸿沟就是宽恕。只有懦夫才常常要决斗；只有懦夫才常常要征服别人，可是懦夫绝不懂得宽恕。”斯蒂尔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他详细地介绍了路易十四的法令，以及他为惩治那些进行愚昧的杀戮的臣民所采取的措施。

1711年5月8日，肯特郡的议员乔姆利·迪林爵士在一次决斗中被理查得·桑希尔先生杀死，理查得也是下议院的议员。三天后，彼得·金爵士把此事送呈法庭审理。决斗不时发生，使他很警觉，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获得允许，并通过了防止与制裁决斗的法案。那一天，该法案被宣读了第一遍，随后的那个星期，又被命令宣读了第二遍。

大约与此同时，国会的上议院又异常艰难地开展了对决斗一题的讨论，如果当时不是安娜女王接到报告，其中两位议员肯定要打起来，女王命令他们保证不要决斗。然而几个月后，上院的另两位成员为意见分歧而进行激烈的决斗，两个人最终丧命。第一件纠纷是在马尔伯勒公爵与波利特伯爵之间发生，没经过决斗双方愉快地和解。而第二件纠纷是在汉密尔顿公爵与莫恩勋爵之间发生，双方经过致命的决斗解决问题。

第一件纠纷是在上议院就奥蒙德公爵拒绝冒险与敌军签订总协定的行为所引起的辩论中引发的。在辩论中，波利特伯爵说谁也不能怀疑奥蒙德公爵的勇气。“他不像某位将军，带领军队去屠杀，使众多将士在战场中，或撞到石墙上丧命。此将军的目的是利用权力填满自己的口袋。”大家都觉得此言是针对马尔伯勒公爵的。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他却保持沉默，尽管他的内心明显受到伤害。议院会议结束不久，莫恩去拜访波利特伯爵，并告诉他说：“马尔伯勒公爵很想要他解释关于那天辩论上他用的一些措辞。”并邀请他“到乡间呼吸一下空气”。波利特伯爵明白他的意思，并直截了当地问他公爵是否要向他挑战。莫恩说这不用解释，他会跟随马尔伯勒公爵去决斗，说完后就告辞了。波利特伯爵回家后，告诉他的夫人说他要出去和马尔伯勒公爵决斗。伯爵夫人因为担心她丈夫的安危，把他的打算告诉了达特矛斯伯爵。达特矛斯伯爵马上以女王的名义，给马尔伯勒公爵发出命令，要他们不要惹是生非。他同时命令两名卫兵守住了波利特伯爵的家，并把这事告诉了女王。女王马上派人请来公爵，告诉他她很痛恨决斗，并要求他发誓不再去决斗。公爵发誓了，纠纷也就平息了。

1712年11月在汉密尔顿公爵与莫恩勋爵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悲惨决斗，是由下面的原因引起的。在这两位贵族间有一件法律诉讼案，已经悬了11年，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冷漠。他们11月13日在奥雷巴先生的办公室会过面，奥雷巴是大法官法庭的一位知名法官。在谈话时，汉密尔顿提到这案件中的其中一位证人的行为，他说这位证人既不可信赖，也不公正。莫恩喜爱这位证人，对他的话感到相当气愤，就马上回敬他说，他提及的那位证人——怀特沃思像汉密尔顿公爵那样既可信，又很公正。公爵没有说话，在场的人没有想到莫恩会出言冒犯；公爵出去时向莫恩勋爵有礼貌地行了个礼。到了晚上，麦卡特尼将军带着莫恩的挑战书，找了这位公爵两次，都没有找着，第三次，在一家旅馆里，才找到他，就把挑战书交给了他。公爵接受了挑战，并约定后天星期天，也就是11月15日早上7点钟见面。

他们准时在海德公园碰面了，公爵的亲戚汉密尔顿上校加入了他一边；麦卡特尼将军加入了莫恩勋爵的一边。他们越过一条

沟，到了一个叫纳瑟里的地方，准备决斗。汉密尔顿公爵对麦卡特尼说：“先生，是你引发了这场决斗。”莫恩勋爵不想要帮手，可公爵却坚持说：“麦卡特尼应该有份。”一切准备就绪，决斗双方站好位置，用剑拼杀起来。不久，两人都受了致命的伤，倒在地上。莫恩当场死了，而汉密尔顿公爵在仆人们抬他上马车时，死在了他们的怀里。

这场不愉快的结局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轰动。托利党对汉密尔顿公爵之死感到很悲伤，把这场死亡决斗的责任推到辉格党的头上；马尔伯勒公爵是辉格党的领导人，最近他还引起了政治决斗。他们认为莫恩勋爵欺辱辉格党（他已在决斗中杀死三人，两次被判谋杀罪），而且他们还公开宣称争执是莫恩和麦卡特尼将军策划的，他们要夺取汉密尔顿公爵在国家的权力，把他杀害了。他们还说：置公爵于死地的伤不是莫恩刺的，而是麦卡特尼所刺。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来散播他们的看法。汉密尔顿上校和麦卡特尼被法官陪审团判决为蓄意谋杀。几天后汉密尔顿上校就自首了。一位枢密院的官员在达特茅斯公爵的家里审问了他。他后来宣誓作证说：他看见莫恩勋爵倒地，而后公爵倒在莫恩身上，他就跑过去帮公爵；没费多大劲，他就把他们的剑打落在地；当他抱起公爵时，他看到麦卡特尼推了他一把。通过这份证词，很快就颁布了皇家布告，悬赏 500 英镑缉拿麦卡特尼。后来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又增加了 300 英镑的赏金。

后来进一步审讯汉密尔顿后，发现他的证词不可信，因为他在几处特别重要的地方都自相矛盾。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指控他谋杀了莫恩，为此，伦敦整个政界对这审判结果感到十分兴奋。所有托利党人都在为他祈祷，希望他被判无罪，审判开始前，一伙托利党人包围了所有的大门和通往法庭的大街，包围了许多小时。犯人仍然坚持指控麦卡特尼将军是杀害汉密尔顿公爵的凶手。但据那天

的报道，他在几个方面却是支吾其辞的，他被判了过失罪。这一有利的证词得到了在场许多人的赞赏，“不仅是法庭和所有在场的绅士，就连平民百姓对此也感到非常满意。他们的满意是从他们不断的高声呼喊声中表现出来的。”^①

随着公众热情的逐渐消退，人们开始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了，他们不相信汉密尔顿上校说的公爵是被麦卡特尼刺死的证言，虽然他一直在忙于使人们相信他，也曾经有人相信他，这是众所周知的。汉密尔顿以前的同僚都避开他，生活对于他来说很无聊，他遣散了身边的卫士，过着孤独的生活，四年后抑郁而死。

麦卡特尼将军也大约在同一时候自首了，他被英国高等法院判了谋杀罪。然而这只是过失杀人罪而已。

1713年，国会大会开幕时，女王在她的演说中举出频频决斗的鲜明案例，并建议国会制定出快速而有效的补救措施。由此立法机构提交了一个议案，但在第二次审核中被否决了，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1765年在拜伦勋爵和查沃思先生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决斗，争端是在一家餐厅里引起的。原因是两个比谁的财产多。因为是喝多了酒精和情绪不好的缘故，他们到隔壁，拔出剑，借着微弱烛光，隔着餐桌打起来。查沃思虽是两人中剑法最精的，但受了致命的重伤，很快就死了。拜伦被国会上院判处谋杀罪，但因为决斗是没有任何预谋的，只是因为一时冲动就马上打起来，他只被判了过失杀人罪，并勒令赔偿损失。这是该国影响很坏的一例决斗，不过，经过这样的审判后人们对此决斗也就没有什么争议了。

在法国，决斗的情况更为恶劣。1769年，格雷诺布尔议会审判迪谢拉斯先生违法案件。迪谢拉斯也是议会的议员。他在一次由

^① 《报童》，1712年12月13日。

他挑起的决斗中杀死了弗莱明希军团的一名上尉。迪谢拉斯的仆人做了他的帮手，也被指控与他的主人一起谋杀了那位上尉。他们两人都被判有罪。迪谢拉斯被判车裂刑，他的仆人则被判终生监禁。

1778年10月在巴斯，两位名叫赖斯伯爵和杜·巴里子爵的外国冒险家展开了一场野蛮而凶狠的决斗。这场决斗是由赌博引起的，赌博时，杜·巴里顶撞了对方一句，说：“不对！”赖斯伯爵马上问他是否知道他刚才用了一句最令人讨厌的话的意思。杜·巴里说他很清楚。赖斯却按他的喜好来解释。这样，就下了挑战书，双方都接受了。他们请来了帮手，这些帮手带来了整个派别的人，尽管来晚了些。午夜不久，他们到了一个叫克拉瓦顿·唐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和一位外科医生呆在一起，一直到天亮。然后他们准备决斗了，每个人都带有两支手枪和一把剑。助手们已经圈好场地，杜·巴里首先开枪，把对手的大腿打伤。赖斯伯爵然后拔出手枪，给杜·巴里致命的一枪，打在他的胸口上。决斗士们都很愤怒，不肯停止决斗。双方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又往前冲去，彼此拔出第二支手枪射击。枪也没用，扔掉手枪，准备用剑来结束这场痛苦的决斗。他们站稳脚跟后，又向对方冲去，这时杜·巴里子爵突然踉跄了一下，脸色苍白，倒在地上，大喊：“我中枪了，救救我！”他的对手哪里有时间理会他。这位倒霉的杜·巴里倒在草地上，重重地呻吟一声，死了。而这场野蛮决斗的幸存者赖斯被扛到他的房子里，他生命垂危，躺了几个星期。此时，法医陪审团验过杜·巴里的尸体后，只判了一个过失杀人的罪名。赖斯伯爵伤愈后，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尽管那时已有结论。审判期间，他为自己的行为作了漫长的辩护，力辩这场决斗是公平的，没有任何预谋的本质。同时，他对于杜·巴里的不幸死亡深感内疚。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和他是最好的朋友。这些辩词显然打动了陪审团的心，最终判了这位凶狠的决

斗士过失杀人罪，让他逃避了严厉的制裁。

有一场决斗，从它的情况来看不怎么激烈，而从参斗双方的地位来看却很引人注目。这场决斗发生在1789年。参加这次决斗的是约克公爵与里士满公爵的侄子也是他的继承人伦诺克斯上校。决斗是由约克公爵引起的，他当着禁卫军的几位军官的面说，在道比格尼家，没有一位绅士会听伦诺克斯上校的话。伦诺克斯上校走向正在阅兵的公爵，当众问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约克公爵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冷冷地命令他回到原位。阅兵结束后，他找了一个机会当着伦诺克斯上校的面在办公室里当众说，他多希望不受王子身份以及司令官职务的保护；他还说，他不上班时，他会像普通绅士那样穿一件普通的褐色大衣，这样就可以随时进行决斗。伦诺克斯上校所需要的就是决斗。也就是说，他要冒这个险，要么射穿公爵的身体，要么自己被射死。于是他向殿下挑战，地点定在温伯顿公园。伦诺克斯上校首先开枪，子弹“嗖”的一声，擦过对手的脑袋，距离如此接近，子弹好像擦着了对方翘起的鬓发。公爵拒绝还击，再加上助手们的干涉，事情就结束了。

不久之后，伦诺克斯上校又卷进另一场由此而引发的决斗中。一位名叫斯威夫特的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他和约克公爵的矛盾的小册子。作者在某些言辞上，用了许多冒犯性的语言，可以想象，他恨不得给他一枪才能解除心中的怨恨。他们约定在乌克斯布里奇大街见面，但后来双方都安然无恙。

爱尔兰人长期以来都以决斗的狂热而著称于世。只要稍稍有点冒犯，都足以引起决斗了。乔纳·巴林顿爵士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在联合王国成立之前，在都柏林一个充满纷争的大选时期，一天有三到二十场决斗是很平常的事。即使是在比较平静的时期，这些决斗是那么常见，以至於一般的年代史编撰者都把它们视为毫不值得注意的事件，除非有时决斗的一方或双方都被杀死了。

那时,在爱尔兰,不仅仅是军人,就连各行各业的人都必须熟练地掌握剑或手枪的使用。每一个政党都有训练有素的打手,或是嗜火者,人们是这样称呼的,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寄生虫,他们终日把空余时间花在打靶上。他们自夸能随心所欲地击中对手身体的任何部位。在见面前就决定了是否要杀死对手,或是使他致残,或是令他终生破相——使他痛苦地在床上躺一年,或只是打伤四肢。

当这种恶习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时,在1808年,国王乔治三世抓住了一次机会,用一种令人注目的方式表明他对这种恶习的深恶痛绝。利用这次机会,他向爱尔兰人表明了对于这种谋杀,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1807年6月,在坎贝尔少校和博伊德上尉之间发生了一场纠纷。他们俩都是驻爱尔兰的21军团的军官。纠纷是在阅兵时如何正确地发号施令的问题上引起的。对这微小的问题,他们争吵得愈来愈激烈,结果坎贝尔向博伊德挑战。他们不久便走进杂物房,各占一隅,斜对,距离仅七步。在那里,没有朋友或帮手,他们互相对射。博伊德上尉在第四和第五根肋骨之间受了致命重伤,倒下了。事后不久就进来的一位中士发现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口吐白沫,十分痛苦。他被带进另一间房,坎贝尔少校跟着进来,十分痛苦,心烦意乱。博伊德仅活了18个小时。临死前,他回答他的对手时说:“这场决斗不公平。”后来又补充说:“你逼我,坎贝尔——你这个坏蛋。”“哦,天啊!”坎贝尔回答说,“在这些先生面前你愿意说一切都是不公平的吗?你说过你还没有准备好吗?”博伊德用微弱的声音说:“哦,不!你知道我想等朋友来的。”再一次问是否公平时,这位垂死的人喃喃地说:“是的。”可过了一会,他说:“你是个坏蛋!”坎贝尔当时很恼怒,激动地舞动双手,大声地喊:“哦,博伊德!你是我们俩中最幸福的人了!你原谅我吗?”博伊德回答说:“我原谅你——我同情你,因为我知道你为我所做的一

切。”他不久就死了。坎贝尔少校逃出了爱尔兰，在切尔西的附近隐姓埋名和他的家人生活了几个月。后来，他被捕了，在1808年8月被送到阿马郡^①接受审判。在监狱里他说：如果他被判谋杀罪，他应被允许作为爱尔兰决斗士的榜样。但他还是努力为自己辩护，希望陪审团只判他过失杀人罪。在审判时有证据表明决斗不是在冒犯之后马上进行的，而且坎贝尔少校在他寻找博伊德作生死决斗之前还回家与家人喝了茶。陪审团宣判他犯了故意杀人罪，但建议宽恕他。他被判在星期一处死，但后来缓刑了几天。同时，他的家人也作了极大努力。他那不幸的妻子跪在威尔士王子的面前，使他感动得在国王面前也为她那不幸的丈夫说情。她试过了作为可爱的妻子以及勇敢的女人所做的任何事，以获取皇室的宽大。可是乔治三世不肯变通，因为爱尔兰总督抗议说，必须要立一个榜样以示众。因此法律生效执行，这位虚假的荣誉精神的牺牲品被判了重刑而处死。

现今德国的大学生是积习最深的决斗者。他们因为那些无聊的借口而决斗，他们解决同学之间的纠纷用的是剑和手枪。而在其他国家，这种纠纷的解决用的却是拳击这种伤害性小得多的办法。曾有一段时间，这些野蛮的年轻人在决斗中喜欢用剑，因为用剑很便于把对手的鼻子给割下来。通过这种方式使对手破相是他们的理想目标。德国的决斗者把这些令人恶心的战利品割走，并把它们的数量的多少看做是一位成功的将军把一个个区或一个个城市攻克后所取得的满足那样。

但是，要考虑到现代决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是令人烦恼的，如果调查引起决斗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每一场决斗的原因不是无足轻重，就是毫无价值。议会的决斗曾盛行一时，在那些因为决斗

^① 在北爱尔兰南部。

而把自己的名声弄坏的人中,可以列举出的有沃伦·黑斯廷斯、菲利普·弗朗西斯爵士、威尔克斯、皮特、福克斯、格兰坦、柯伦、蒂尔尼和坎宁。即使是对于那些品行优良的人来说,要摆脱这种愚昧思想的束缚,也是多么困难啊!这些伟人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愚昧的行为,相反,他们暗地里却参与了这种恶习。理智的镣铐尽管很牢固,却很容易打破。可是这些愚昧的行为,尽管像流水般轻柔无力,却能把最坚强的心咬得粉碎。托马斯上校,禁卫军的一名军官在一场决斗中丧命,死前一夜,他在遗嘱中加上了下面一则条款:“……首先,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了万能的上帝,希望他能大发慈悲,饶恕我这种无人道的行为。我(为了顺应这个罪恶世界的没有保证的风俗)现在要把我的生命交付给死神。”有多少人具有这位明智却愚蠢的人的同样心态啊!他清楚他的错误,也憎恨它,但出于对偏见及轻率的观念的害怕却又无法抗拒它。其实若他拒绝参加决斗没有人会责备他。

决斗的范围已经从最低级的原因扩展到一种几乎难以界定的范围。斯特恩的父亲因为一只鹅而决斗;伟大的罗利却为旅店账单决斗。^①许多决斗(其中有许多是致命的)是由玩牌开始的,或为争戏院的某一位置,而数以百计的决斗挑战,只是因为醉酒的一时争

① 罗利曾有一个时期是一个顽固的决斗士。据他自己说,他参加的决斗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多。他杀了不止一人,而他寿命之长更令他感到他以往所为的罪孽深重,他曾庄严地发誓不再决斗。以下这则有关他的自制的逸事为人熟知,并仍会为人传诵:在一家咖啡馆里他与一个年轻人因一些琐事而发生了争执,年轻人很生气,粗鲁地朝这位老者的脸上吐了唾沫。沃尔特爵士没有像很多人都会做的那样,拔剑刺入对方的身体,或是向他提出生死决斗,而是冷静地取出手帕,擦了脸,然后说道:“年轻人,如果我能像从脸上擦去这些唾沫那样轻松地从我良心抹去杀死你的污点,那你绝不会再活一分钟。”这个年轻人立即请他原谅。

吵而在一夜之间发出和接受，然后在次日早晨双方拼得你死我活。

现代最臭名昭著的两个决斗的起因仅仅是为一条狗而争吵和为了一个妓女争风吃醋：麦克纳马拉和蒙哥马利是为争一条狗；贝斯特和卡梅尔福特勋爵则是为一妓女而决斗。蒙哥马利的狗咬了麦克纳马拉的狗，双方主人为维护自己的狗而介入，彼此恶言相向，最后两人都提出并同意进行生死决斗。双方于次日决斗，结果是蒙哥马利被打死，麦克纳马拉受了重伤。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赫维赛德，这位想在必要时伸出援助之手而来到决斗场的医生，作为该谋杀案的从犯被捕，被监禁在纽盖特监狱。

在贝斯特和卡梅尔福特的决斗中，他们用了两支在英格兰被认为是最好的手枪。其中一支枪比另一支枪稍好一点，因此这两位决斗士同意用抛币来选枪。贝斯特拿了那把好枪，第一枪时，卡梅尔福特勋爵就受了致命的伤，倒了下来。但人们对他的命运却不表示任何同情。他是一个决斗成癖者，这样的决斗他参加了许多场，已有许多人死在他手里。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他自作自受。这个残忍的家伙死有余辜。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在文明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为阻止虚假荣誉的疯狂而采取的手段。法国和英格兰政府的努力我们已经提及，然而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在别的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效果也是一样。在一些君主专制的国家，国王的意愿坚强地表达并得到有力的支持，从而在一段时间内恶习减少了。可是，一旦他的继位者对于决斗这件事的态度稍微表现得优柔寡断时，或死亡放松了铁枷锁时，决斗的数量就会增多起来。在普鲁士就是这种情形：在伟大的腓特烈统治时，他对决斗的厌恶被作为一件逸事来传诵。据说，他在军队中允许决斗但条件是决斗双方必须在整营步兵的面前进行，目的是让士兵们看到公平竞赛。而士兵们已接到严厉的命令，当其中一位决斗者倒下时，马上向另一方射击。据说，国

王这项著名的决定最终有效地制止了这种恶习。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像腓特烈一样坚决，尽管他采取的措施没有那么特别。在下面的这封信里他解释了他对决斗的看法：

给×××将军

将军阁下：

我命令你马上逮捕 K 伯爵和 W 上尉。伯爵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受到身世和虚假的荣誉精神的错误观念的影响。W 上尉是一位老兵，他总是以刀剑和手枪来解决任何争端，他用不恰如其分的热情接受了这位年轻伯爵的挑战。

我不希望在我的军队中有决斗的情况发生。我鄙视那些试图通过决斗，残酷地把剑刺入对方身体才能证明自己能力的做法。

如果我的军官能勇敢地面对任何危险，面对敌人——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表现出大无畏、勇猛的进攻和防守的决心，我向他们表示尊敬。他们在这种场合下敢于面对死亡的冷静应该献于他们的国家，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们自己的荣誉；但如果我们中有谁准备为他们的私仇和愤怒而献出一切，我鄙视他们。我认为这种人只不过是个罗马角斗士罢了。

我命令军事法院审判这两个军官。命令每一位法官对他们的纠纷做出公正的调查，如果他有罪，就让他为他的命运和法律献身吧。

这种野蛮的习俗只适用于帖木儿时代，它给每一个家庭带来悲痛。我要禁止它，惩罚它，即使为此我会损失

一半的军官。仍然会有人知道如何把一个英雄的品格与一个良好臣民的品格结合起来；只有遵守法律，他才能成为英雄。

约瑟夫^①

1771年8月

在美国，这种法规却大不相同。在西部一两个仍然野蛮却纯朴的州里，没有决斗的发生，在十诫中没有特定的法规。十诫中有一诫是：“你不准杀人。”可任何地方的决斗都追随着现代文明的脚步。当一位住惯了荒野之人被变成城市公民时，他已经长久浸淫于流行在欧洲和他周围的虚假的荣誉理念中，并像他的祖先那样，随时都会用枪来解决分歧。这些州的大部分地区，对于挑战者、决斗者或帮手的惩罚，仅仅是监禁和罚做一年苦力以及在二十年内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处罚。在弗蒙特州，惩罚不过是剥夺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剥夺市民的权利，以及罚款；在一些命案里，对杀人犯的处决也是相同的。在罗德岛州，尽管没有发生命案，决斗者也会被判押到绞刑架，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在那里坐上一个小时接受市民的唾骂。地方法官也可以把他再监禁一年。在康涅狄格州，处罚只不过是不得参政和100到1000美元的罚款。伊利诺斯州的法律要求该州的某些官员在他们就任前起誓：他们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卷入决斗。^②

在欧洲不同时期所颁布的法令中，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国王奥

① 参见1821年首次在英格兰出版的《小册子作者》里约瑟夫二世致王子及杰出政治家信件。这些信件最先于几年前在德国出版，使人们对他人品及他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有更多的了解。

② 参见《美国大百科全书》人文科学卷中有关决斗的章节。

古斯塔斯所颁布的法令：他下令对于主犯和从犯处以死刑，对于接受挑战的人却给以轻微的处罚。

1773年在慕尼黑也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对于决斗双方的主犯和从犯，即使在决斗中双方没有一个人被杀或受伤，他们也将被处以绞刑，尸体埋在绞刑架底下。

那不勒斯的国王在1738年颁布了一条反对决斗的法令。法令规定要对所有与这场死亡决斗有关的人员处以极刑。那些被杀死的人的尸体和那些由此被处死的人的尸体，将被埋在一块令人以此为耻的场地，不得举行任何宗教葬礼，甚至也不能在坟墓旁立任何墓碑。对于那些在决斗中一方或双方都受伤，以及对于那些在决斗中双方都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的决斗者的处置，根据案子的不同，处以罚款，监禁，失去官职和荣誉，以及不能就任任何公共职务的处罚。接受挑战的人也同样会受到罚款和监禁的处罚。

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世界所实行的法令如此严厉，恶习的根除将是指日可待，有识之士对此恶行的盛行将会深感悔恨。然而法律的严肃性还没有教会，也绝不会教会人们停止这种恶习，只要法律的决策者对此有同情心。严厉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也许会对这位被某些没有风度的对手称之为骗子的不幸的人说：“如果你向他挑战，你是想引发谋杀，你就犯了谋杀罪！”但一旦这位法官脱下他的官袍，混在世人中时，他就会说：“如果你不向他挑战，如果你不冒着成为凶手的危险话，你的朋友就会说你很差劲，不配和他们交往，你就会受到他们的轻视！”应受到谴责的，是这个社会，不是决斗者。女人对此也有很坏的影响作用。在引导男人往善或者往恶的方向发展时女人的影响力是极其强大的。不幸的是，这种野兽般的勇敢，在女人的眼里，变成了一种魅力。获胜了的决斗士常被她们看做是一种英雄。而拒绝决斗者，尽管更具有真正的勇气，却会被人们看做懦夫，应该受到践踏。克雷夫斯先生，美国国会的议员，

在 1838 年早些时候，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西利先生，他在众议院的审判会上忏悔这个不幸的事件时，诚恳而又雄辩地指出：对于这案子，社会应比他负有更大的责任。“公共意愿，”这位悔恨的演说家说，“实际上，才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法律。其他法律，不论是人的或是神的法律，都不被遵守了。是的，与这种法律接触，只有痛苦与毁灭。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议院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法律，使得我在耻辱的制裁下，遵守这种法令，逼使我极不情愿地进行了这场悲剧的决斗。在这个国家的头顶上，在这个议会的大门口，沾满了决斗者的鲜血，使我这双不幸的手也给玷污了！”

只要社会还存在这种风气，只要社会认为那些拒绝怨恨侮辱的人应该接受那种侮辱，应该因此受到追查，只要人们害怕了这种风气，决斗就一定会存在，无论法令是多么的严厉。人们应该从这种创伤中清醒过来；这些创伤一旦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些受伤的人就会把法律抓到自己的手里，按照他们朋友的意思，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自己讨回公道。圣人也许会假装鄙视这种世俗的观点，但仍有很多人宁愿被处死一百遍，也不愿意活在这世上遭人鄙视，但不全然是这样——它只是对那些知道他们的历史的人是一种耻辱，成为人人共鄙的千夫指。

这种习俗使文明蒙羞，要消除它的势力，惟一实际可行的办法似乎就是建立荣誉法庭，对那些细微的、令人难以捉摸，可又深深地伤害人的自尊的冒犯行为进行调查。路易十四世建立的法庭可看做是一种典范。如果做出恰当的道歉，就不会有人再进行决斗了；这个法庭应该心平气和地重视每一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的控告，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行动上，都要使冒犯者当众赔礼道歉。如果他拒绝道歉，他就有可能违反另一条法律；违法者除冒犯了他所伤害的人之外，也冒犯了高级法庭，那么就会被判罚款和监禁。监禁的目的是使他最终认识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按照法庭的

要求做出让步。

如果这种仲裁法庭建立后，人们对这种和平的解决方法仍表示不满，还表现出其嗜杀成性的本质，还想诉诸刀枪这种古老而残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那就应该寻求别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人。把他们当做杀人犯绞死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这些人不惧怕死亡。只有耻辱，才会使他们恢复理智。放逐，轮辗，或是当众鞭刑，也许会有效。

（罗耀光 译）



一件先人的小玩意
铁锈斑驳的无边帽和叮当响的短上衣
谁使三个苏格兰人镣铐在身
整整两个月
教区救济的黄油，破旧不堪的水桶
洪水淹没之前的遗物

——彭 斯

只要感情和爱情还活在心中，人们对遗物的热爱就永远不会被根除。这种最美好最温柔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最容易激发，再冷漠无情的人也不会嘲笑它。谁不珍惜曾经装饰在爱妻额前、而今了无生气的发卷；或是曾垂落现今沉睡于草地之下的爱儿的颈脖的发梢？这些是家人遗物，他们神圣的价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从毁灭的墓穴中抢救出来的物品，在深爱的人看来是难以用价钱来衡量的。对于苟活的人而言，曾经与死者共同熟读的每一页书都是那么亲切！如果那只现已冰冷的手曾在书页上写下一个想法、一个观点，或一个名字，它的价值该有多大啊！除了这些温馨的家

人遗物外,还有其他物品无人能忽视:因壮举和盛誉而像爱情一样受到崇拜、被神化的遗物,例如诗人蒙田用毕生精力所著的《随笔集》,书页里有莎士比亚的签名;收藏在安特卫普的鲁本斯曾坐过的椅子,画家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完成了不朽名画《基督下十字架》;收藏在佛罗伦萨博物馆的望远镜,它曾经帮助伽利略进行其崇高的发现。谁不会崇拜地凝视威廉·泰尔的弓、华莱士和汉普顿的剑或笃信宗教的严厉父亲留传下来的《圣经》?

因此遗物主义的法则则是因爱而神化和供奉。但这纯洁的根源却遗传了太多的错误和迷信!人,出于对伟人甚至属于伟人的所有物品的景慕,忘记了善良是真正伟大的组成部分,愚蠢地追寻某圣人的下巴骨,某使徒的脚趾甲,某君主擤过鼻涕的手帕,或绞死过某罪犯的绳子。为了从前辈的坟墓里掘出些许微不足道的纪念品,他们不去分辨出名的或不出名的,享有盛誉或声名狼藉的。大圣,大罪人;大哲学家,大骗子;大征服者,大杀人犯;大臣,大盗……每一个人都有景慕者,愿意洗劫大地,从赤道到两极,去寻找他们的遗物。

现代遗物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之前的那一个世纪。第一批去圣地朝圣的人耗尽积蓄购买了数以千计的伪造遗物并带回欧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真十字架的残块,它的光泽像寡妇之坛的油光,永不泯灭。按罗马教会的传统,这块木头通常被宣称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皇后在她去耶路撒冷朝圣时首次发现的真正的“真十字架”。特奥多修斯皇帝把它的主要部分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后者在木头上镶嵌上珍贵的宝石,然后存放在该城市最主要的教堂里。匈奴人把它掳掠走,摘下所有贵重的宝石后将它付之一炬。据称从这块木头上切削下来的断片,在11和12世纪被发现:几乎所有欧洲的教堂里都有,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处,差不多足够建一座大教堂。罪人如果可以



瞥见其中的一块就会感到快乐；如果他能拥有一块就更幸福！为了得到它们，天大的风险都乐意去承担。人们以为它们可以避邪，可以治愈最顽固的疾病。人们每年前往收藏有这些残块的圣地朝圣，而这些地方也可从这些虔诚的信徒手中获得可观的收入。

另一个关于贵重遗物的传闻是耶稣基督的眼泪。朝圣者不查究是谁，如何保藏，圣地的基督徒可以证明他们的真诚，而那已足够。圣母玛利亚的眼泪，圣彼得的眼泪，也有人收藏，它们被小心翼翼地装在首饰盒里，虔诚的

人会把它佩带在胸前。眼泪之后，最珍贵的遗物是耶稣和殉教者的血滴，以及圣母玛利亚的乳汁、头发和脚趾甲也享有盛誉并以昂贵的价格出售。在 11 和 12 世纪，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每年造访巴勒斯坦，将假冒的遗物带回国内销售。他们中大部分人除了从中获取利润外，别无他法谋生。许多从不道德的牧师污秽的脚上剪下来的趾甲，在脱离脚趾的六个月内，被假想成某个圣人或使徒的遗物而以钻石的价格出售。圣彼得的脚趾繁殖得罕见地快，因为在召开克莱蒙政务会时，欧洲的脚趾甲收藏品多得可以装满一麻袋，而它们都被虔诚地相信曾经生长在伟大使徒神圣的脚上。它们中的一部分现在仍在艾克斯-拉夏佩斯的大教堂展出，信徒们不远万里前来一饱眼福。

在巴黎的皇室港精心收藏着一根荆棘，该神学院的牧师们声称这根荆棘是钉过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神圣头颅的同样的荆棘中的一根。它是怎么来的，曾由谁收藏，从未见解释。这就是那根出名的荆棘，因詹森派和莫伦派长期的争执而著名，并奇迹般地对佩里耶小姐的病产生功效，她仅仅吻了一下这荆棘，就治愈了长期的眼

疾。^①

在罗马,有哪个旅行者不熟悉 Santa Scala(拉丁文,圣梯之意)或圣梯? 他们被海伦皇后从耶路撒冷传说中的庞修斯·派拉特住过的房子带出来,和真十字架一块带回来。它们被说成是耶稣被带到罗马统治者面前受审时上下楼梯用的,在罗马,它们受到最大的尊敬;走在其上是要受天谴的。当爬上或爬下楼梯时,信徒必须单膝触梯,并且朝圣者在这之前一定要虔诚地亲吻阶梯。

欧洲仍然充满这些宗教遗物。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的罗马天主教堂里没有一两件类似的收藏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获赠贫乏的乡村教堂,也会以拥有天主教历史上无数圣人的不可思议的大腿骨而自豪。艾克斯-拉夏佩斯市为拥有真正的圣人遗骸盒,或可治疗腿疾的查理曼的大腿骨而骄傲无比。哈勒拥有圣母玛利亚的大腿骨;西班牙则有七八块,据说都是确凿无疑的遗物。布鲁塞尔曾经拥有,也许现在还拥有圣·古杜莱的牙齿。遭受牙疼的信徒,只要看着这些牙齿祈祷,就会治愈。有些神圣的骨骼被埋葬在欧洲大陆的不同地方,一段时间过后,水从骨头里渗出,形成泉水,即可治愈信徒的一切疾病。

从古至今,在所有国家,人们都表现出想拥有经常谈到的人甚至是罪犯的遗物的热望,而评论这种热望未免挑剔。当理查得一世统治时期的平民领袖威廉·朗比尔德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绞死时,人们表现出来的最大热望是得到他头上的一缕头发,或他外衣的一块碎布。来自艾塞克斯、肯特、萨福克、苏塞克斯和周围所有郡县的妇女云集于此,为的是收集他的绞刑架下的土壤。人们相信他的胡须可以驱避邪恶的灵魂,而他的衣服碎布则可防止疼痛。

在更为现代的时期,类似的热望表现为得到倒霉的那不勒斯

^① 伏尔泰《路易十六王朝》。

渔民马萨涅洛的遗物。他由一群民众抚养成人，长大后热衷于获取比君主曾拥有的强权更加专制的权力。他被同一群人当做一条疯狗一样当街枪杀，无头的尸体在泥泞中被糟蹋了几个小时后，然后夜幕降临时被投入城市的壕沟里。次日，群众的情感发生转变才使他不冉抛尸野外。人们找到他的尸体，帮他穿上高贵的礼服，在大教堂里的火炬照耀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上万名武装军人和许多忏悔者参加了仪式。这个渔民曾经穿过的衣服被群众撕成碎片，当做遗物收藏起来；他住过的小屋的门扇被一群妇女撬开门链后砍成小块，做成各种木偶、首饰盒及其他纪念品。他的住所里的简陋家具变得比宫殿的装饰品还值钱；他曾经踏过的土地被认为是神圣的，并且被收集在小玻璃瓶里，按黄金的价格出售，而且被当做护身符佩带在人们的胸前。

在残暴的德·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刑场上，巴黎的平民表现得更为狂热。平民对马萨涅洛案感兴趣是有缘由的，因为马萨涅洛并无犯罪记录，但是德·布兰维利耶夫人的本性只能激起人们的不信任和憎恶。她被控毒死了好几个人，被判决在巴黎的沙滩广场烧死，并将骨灰撒在风中。在她行刑的当天，平民被她的美貌和风采打动，痛骂她被量刑过重。他们的遗憾很快增强为倾慕，到天黑之前，她已被看做是圣人。她的骨灰被辛辛苦苦地收集起来，就连被用来毁灭她的烧焦了的木块，也被平民急切地购买。人们认为她的骨灰可以驱避魔法。

在英国，很多人特别喜欢收藏小偷和杀人犯或其他著名罪犯的遗物。用来绞死他们的绳子通常可以每英尺一畿尼(英国旧金币)的价钱买到。绞死多德医生及最近因伪造罪而受审的方特勒罗伊先生以及谋杀韦尔先生的瑟泰尔的绳子则值一大笔钱。1828年，杀害玛丽亚·马滕的凶手科德在全国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人们从威尔士、苏格兰甚至爱尔兰赶来，为的是参观埋葬被害妇女的那

个谷仓。他们每个人参观后都带走一些纪念品：谷仓门的木块，屋顶的瓦片，最重要的是，搜寻可怜的被害人的衣物。她的一绺髻发售价 2 畿尼，而购买者还庆幸自己买得便宜。

1837 年，人们蜂拥至坎伯威尔街，参观格里纳克杀害汉纳·布朗的处所，因人数众多以至必须出动一支强大的警察特遣队驻扎现场。人们如此渴望得到这个残暴罪犯房子里的遗物，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动用警力来保护桌子、椅子甚至于门，以免它们也被拿走。

更早些时候，对于被处死刑的犯人的手有一种特别的迷信。人们认为只要用尸体的手摩擦身体，被邪恶折磨的病人就会立刻痊愈。纽盖特监狱（伦敦西门的著名监狱）的刽子手以前因为这个愚蠢的习俗而得到颇为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得到的那只手对于治愈疾病和防止灾祸有更大的效用。在查理二世时期，这种令人恶心的遗物卖 10 畿尼一件还算便宜的了。

1838 年春天，当疯子汤姆，亦称考特尼被枪杀时，遗物追寻者立刻行动搜寻这名特别人物的纪念品。他那又黑又长的胡须和头发被外科医生剪下来，分发到他的门徒手中，由他们万分崇敬地珍藏起来。不仅在他的追随者中间，而且在坎特伯雷及附近城市的有钱人中间，他的一绺髻发都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他被射倒下时背靠的那棵树，被刁钻的人剥去了树皮；而有他签名的一封书信，得用金币去购买；而他最喜爱的马，则变得跟它的主人一样出名。男人们和女人们成群结队地从 150 里外前往鲍顿，去参观那场致命骚乱的现场，去抚摸那匹名为“马耳他疯骑士”的马的后背。要不是对他的坟进行了几个月的严密看守，他的尸体都会被掘起，骨头会被拿去做纪念品！

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什么遗物比正直的地方官吏的靴子更具有价值了。翻阅戴维斯关于中华帝国的有趣描写，我们就知道，只

要某个特别正直的官员离职，群众都会聚集起来向他表示敬意。如果他要离开所管辖过的城市，人们会陪着他从住所直到城门。在那里，作为一种盛大的仪式，他的靴子被脱下来，并保存在衙门的大堂里。它们的位置很快被新的靴子取代，而那新靴子才被他穿了五分钟不到又被脱了下来再换一双新的，人们认为只要是他穿过的靴子就足以用来供奉。

现代在欧洲最受喜爱的遗物是莎士比亚的桑木制品，拿破仑的柳木制品，及在滑铁卢，这位皇帝书写专电用的桌子。莎士比亚的桑木制烛花盒子相当珍贵，尽管市场上出售的类似盒子无疑比用伟大诗人种的树木制的盒子多得多。大量进口木材以此名义流传。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桌子也是一样。原物早已被毁坏，赝品不计其数。多数人只保存一根木棍，其他的被雕成胸针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但最受欢迎的是做成鼻烟壶款。在法国它们被用来制成糖果盒，受到数以千计的人们的尊敬；他们听到拿破仑的名字就会脸颊发亮，眼睛熠熠生辉。

滑铁卢战役遗留的子弹，战役中倒下的战士的外套纽扣，在欧洲仍然是受人喜爱的遗物。而机灵的人就如同在旧桌子被毁坏后找到新的桌子一般，造出新的子弹以满足好奇者的需要。许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发生的那场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战役的子弹，其实他们拥有的不过是垃圾，而他们在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愿所有热爱真正遗物的人们，在把钱递给云集在滑铁卢的导游前，照看好自己的钱包！

孤独的圣赫勒拿小岛上，拿破仑的坟前柳枝低垂，在路易·菲利浦政府迁移其尸骸之前，来到这里的游客极少有不砍下一小枝柳条带走的。它们大部分已被种植在欧洲的不同地方，长得跟它们的父母一样高大。无法获得原产柳枝的遗物搜寻者如能得到这些树的枝条也算满足。它们中有几棵现生长在伦敦附近。

但是在遗物当中，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也有善用和滥用的问题。著名人物或著名事件的真正遗物，始终拥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吸引力。人们都认同考利^①在他的诗句中表达的奢侈愿望，而这些诗句是“坐在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②环游世界之船的残骸做成的椅子里”写下的：

我如今亦喜爱宁静
如椅子独坐一隅
但仍愿踏上行程
去看看费顿^③轻率刹住的
古老战车之轮

(罗耀光 译)

① 考利，英国诗人。

② 英国航海家及海军将军。

③ 费顿，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里阿斯之子，曾驾驶其父的太阳轮马车几乎将地球毁于大火。幸亏宙斯施雷电杀之，方免于祸。

南海泡沫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
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
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
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
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红得利，
法官当上了捐客，主教啃食起庶民，
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
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蒲 柏

1711年，著名的牛津伯爵哈利创建了南海公司，意在恢复政府的信用。在这之前，因为辉格政府被遣散，要清偿陆军和海军的债券，以及其他暂借债款，累计接近一千万英镑的债务，致使政府的信誉一落千丈。这时候，一群一名不文的商人把所有这些债务揽在了肩上。由此，政府同意在一定的时期内，保证给予他们百分之六的利息。为了支付每年达60万英镑的利息，政府对一些商品，诸如酒、醋、印度货物、刺绣丝绸、烟草、鱼翅等的征税，是永久性的。

由于这家公司与国会有合作交易，自然，南海贸易的垄断权便被转让给了这家公司。自此以后，它便名声大振。部长本人在这桩买卖中获取了极大的好处，而他的这一策划一直被他的奉承者们称为“牛津伯爵的杰作”。

早在这段历史之初，这家公司和南美洲东海岸的富豪们就产生了种种想入非非的念头。他们知道，人人都耳闻了秘鲁和墨西哥的金矿和银矿，并且都相信，这些金银矿藏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惟一需要做的，便是将英国的产品运到海岸边，再让当地人重新付出上百倍的金锭银



锭去购买。据说，由于贸易的缘故，西班牙愿意出让智利和秘鲁沿岸四个港口，这一传闻沸沸扬扬，大大增强了股民的信心，于是，随后的许多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一直看好。

然而，西班牙国王费利浦五世却从没打算接纳英国进入美洲的西属港口，进行自由贸易。几次谈判的结果只是一张《阿森托》契约，即授予英国为殖民地提供三十年黑奴的特权，以及容许每年发一艘限制了吨位和价值的货船去墨西哥、秘鲁或智利进行贸易的特权。后一项特权还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西班牙国王应该享受利润的四分之一，并对存货征税百分之五。这令牛津公爵和他的同党极其失望。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这是一个：

难产的世界，费尽力气却诞生一只可笑的老鼠。

而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世界。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并没有动摇。牛津公爵宣称，除了每年一艘船之外，西班牙还准许第一年发送两艘船，只运载货物。政府公布了一项列表，上面隆重地罗列出所有对大不列颠开放的港口和口岸。然而，直到 1717 年，一年一度的货船贸易才首次成行，第二年，又因为与西班牙的交战而中断。

在 1717 年议会会期的开幕词中，国王对公众信任的现状做了直截了当的暗示，并提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轻国债。接着，5 月 20 日，两大金融机构，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向议会提交了建议书。南海公司祈望，通过认股或其他方式，他们的一千万英镑的股本可以增至一千二百万，并且，主动提出接受总额的百分之五的利率，而不是百分之六。银行的提案也同样令人鼓舞。议院就此辩论了一段时间，最后，通过了三项法令：南海法令、银行法令和总股金法令。第一项法令接受了南海公司的提案，这个公司随时准备支付两百万的金额，以清偿安妮女王九年和十年间政府借贷的四个彩票股金到期的本息。第二个法令中，由政府向银行借贷的金额为 1775027 英镑 15 先令的债额，银行已同意接受更低的利率，并且同意政府以多达两百万英镑的国库券付讫，同时接受了支付利率为百分之五的 10 万英镑的年金，一年期还本付息。此外，法令还要求他们，只要情况需要，随时准备支付不超出 250 万英镑的金额，仍是利率为百分之五的有偿债券，由议会偿还。总股金法令中罗列了种种亏空，这些亏空将由上述各项财政援助来填补。

南海公司的名字便这样不断地出现在公众眼前。虽然，它与南美各国的贸易收效甚微，年收入毫无增长，但却仍然是一家火红的金融机构，它的股票很抢手，欣欣向荣的景象鼓舞了公司的董事们，他们开始考虑扩大其影响的种种花招。比如约翰·劳的密西西

比计划，它如此炫目，迷住了法国人。他们因此而灵机一动，认为能够在英国操纵同样的游戏。虽然，有人预料劳的计划会失败，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改弦易辙。相反，他们自以为聪明，想象自己能够避免约翰·劳的失误，并从此推行他们的计划。他们自以为可以将信用的绳索绷至极限，而不至于把它扯断。

正当劳的计划大受欢迎的时候，正当人们万人空巷，拥塞在昆坎泊克斯大街，狂热的激情使他们不能自拔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向议会呈递了他们著名的计划——清偿国债的计划。在欧洲两个最驰名的国家里，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幻象漂浮在人们的眼前，让他们眼花缭乱。英国稍后于法国开始了他们放纵一时的历史；然而，当他们一旦陷入癫狂的境地，就决计来个后来者居上。1720年1月22日，下议院最后改组成议会委员会，专门讨论国王在议会会期开幕词中，关于公债的那部分发言，以及南海公司关于赎买和偿还公债的提案。提案的讨论十分详细，几个头面人物参加了讨论。提案中，南海公司亟待揽下累计30981712万英镑的国债，并考虑百分之五的利率，期限是1727年的仲夏，过了此期，全部公债将变成对立法机关有利的可偿债券，其利率将被降至百分之四。这一提案被欣然接受。但是，英格兰银行在下议院也有许多关系，他们很渴望银行也在这一桩可能增值的买卖中分得好处。他们以银行的名义提出，他们在国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曾作出过卓著的贡献，至少，在这种性质的公开交易中，如果有什么优惠待遇的话，应该优待的是他们，而不是一个从未为国家做过任何事的公司。对提案的进一步考虑也因此被推迟了五天。同时，银行的主管人员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时，南海公司因为担心银行向政府提出更有优势的条件，重新讨论了提案并做了一些修改，希望更加易于为政府所接受。修改的主要条款是政府可以在四年中偿清债务，而不是最初建议的七年。银行决计在这场单对单的拍卖中咬住竞价。于是，银

行主管也重新考虑了他们的第一个方案，另外提交了一个新的方案。

这样，两个机构都分别做了两个提案之后，议院才开始仔细讨论。罗伯特·沃波尔先生是代表银行的主要发言人；艾斯拉比先生，财政大臣，是南海公司的主要拥护者。2月2日，会议决议后者的提案对国家更加有利，因此接受了南海公司的提案并获准产生相关议案。

南海公司的股票“兑换巷”一时令人欣喜若狂。公司的股票前一天还是一百三十，却在议案被审定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到三百，并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沃波尔先生几乎是议院惟一站出来大胆反对这一议案的政治家。他义正词严地警告他们，不幸的灾难将会接踵而至。他说，这一议案鼓励了“股票买卖的危险行当，从而将转移全民在商贸和工业上的聪明才智，它将伸出危险的诱饵，使人们为了幻觉中的财富而抛弃自己的劳动所得，引诱那些粗心大意的人走向毁灭。这一规划中的主要原则就是邪恶的。它通过煽动和维持一种普遍的迷恋情绪，通过许诺那些永远也弄不到的股金的分红，来提高股票的价值”。他预见性地补充说，如果计划成功了，那些董事们定会成为政府的主子，并在王国内形成一个新的、绝对的贵族政府，控制立法机构的决议。如果他们失败了，当然对此他坚信不移，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普遍不满和毁灭。这一切将会是一场骗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正如所预料的一样，人们定会如梦初醒，自问这一切是否是真的。然而，他所有的滔滔雄辩都付诸东流，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判断失误的预言家，或者把他比喻成一只嗓音嘶哑的渡鸦，呱呱地预示着不祥之兆。他的朋友们则把他比做卡珊德拉，只有当他所卜占到的灾难走进人们的家里，在他们的餐桌上与他们面面相觑时，他们才相信。虽然在往常，议员们会极其专注地倾听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但是，一听说他要就南海问题发

言的时候，议会的会场上便空无一人。

决议在下议院讨论了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南海的董事们和他们的关系户，尤其是议会会长，大名鼎鼎的约翰·布伦特爵士，对上扬股票的价格做出了一切努力。于是，到处流传着种种谣言：有关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借此，西班牙将准许英国与它所有的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这样，波托西-拉-帕兹矿区的丰富产品将被运进英国，直到英国的银子变得和铁一样多。至于棉毛制品，我们可以向他们大量供应，为此，墨西哥的居民们又得挖空他们的金矿了。与南海做交易的商行也将是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富裕的商行。所投资的每一百英镑每年将会给持股人带来几百英镑的收益。最后，由于这些手段，股票涨至接近 400，但是，经过好一阵波动之后，稳定在 330，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下议院以 172 票比 55 票的绝大多数通过了决议之时。

上议院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了决议的所有程序。4 月 4 日，决议宣读第一遍；5 日，宣读第二遍；7 日，宣读第三遍并通过。

有几个贵族对这一方案表示过激烈的反对，但他们的警告却没人听得进去。对投机买卖发狂的有老百姓，也有贵族。诺思-格雷勋爵说，决议就其本质而言是非正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少数人富裕，而让多数人贫穷，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沃顿公爵接着发言。但是，由于他只是将沃波尔曾经在下议院雄辩过的论点重炒一遍，结果，他的发言还不及诺思-格雷勋爵的发言受到听众的关注。同一侧的考珀公爵接着将决议比喻成特洛伊围困中的那匹著名的马。像那匹马一样，它被引领进来，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款待，而它却腹藏奸诈和毁灭。森德兰伯爵力图回答所有的反对意见；至于所提出的问题，表示反对的只有 17 位贵族，83 位赞成。就在贵族院通过决议的同一天，接到了国王的恩准，使之成为这个国家的法律。

那时候，似乎全国上下都做起了股票买卖，“兑换巷”被拥挤的人群逐日抬高，科恩希尔街被马车堵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到这里来购买股票。“每个人都渴望做一个恶棍”。那时刊印的一首民谣中，有一些描述街头景象的歌词：^①

达官显贵这时也混杂于
卑琐的乌合之众中，
为了买股卖股打听行情
犹太人和异教徒争吵不休。

连高贵的太太也坐马车，
每天穿梭往来，
匆匆典当珠宝
再去“兑换巷”投机冒险。

对利润的过分渴求，曾一直折磨着社会各阶层的人，而且，这种渴求将不会平息，南海公司的人更是如此。随后，令人发狂的其他计划也开始出台了。股票行情表被迅速填光，这样，一桩巨大的交易以股票的形式进行了下去，当然，为了提高股票在市场上其实并不存在的价值，采取了一切手段。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南海公司的股票在决议得到国王的同意之后却回落下来。4月7日，股票的报价是310，第二天跌至290。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早已尝到过这些计划的甜头，他们是不大可能让股票回到自己的价位上而袖手旁观的。立刻，他们的密探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每个与这一股票发行

① 题为《一首南海歌谣》或《“兑换巷”欢歌》，所配的新曲称做《万能炼金丹，或者找到的炼金石》。

计划有利害关系的人努力在自己周围搜罗一批听众,对他们详述南海岸上的财富。于是,“兑换巷”拥挤了一群群专注的听众。有一个谣传被传媒者断言得十分肯定,立刻对股票产生了影响。谣传说斯坦诺普伯爵已在法国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提议,表示要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与秘鲁沿岸的一些地方相交换,以保证和提高南海的贸易量;南海公司的贸易船则可自由往来,而不止是每年一艘船的贸易量,也无需向任何外国君主支付佣金。

金锭银锭的幻影在他们眼前飞舞。

于是股票迅速上扬。4月12日,即议案成为法律后的第五天,公司的董事们便以每100股300英镑的价格认购了一百万。结果,汇集于各行各业的第一批认购款竟超出原始股金二百万英镑。这些股票分五次付讫,每100英镑的股票一次只付给60英镑。几日之内,股票涨至340英镑。认购券以第一次售价的两倍卖出。为了进一步上扬股票的价格,在4月21日的全体董事会议上宣布,到仲夏的时候,股票的红利应该是百分之十,而且,所有认购的股票将享有同样的权利。有了种种为最终目的所设计的办法之后,董事们为了让已经掉进钱眼里的人们更加晕头转向,开始了新一轮一百万的认购交易,价格为每100股400英镑。结果,每个阶层的人都被卷入疯狂的抢购之中,几小时之间,接近150万的股票以同样的价格被订购一空。

一时间,数不胜数的股份公司在各个地方冒了出来。这些公司都立即尽自己的想像力取了虚夸的名字。老百姓往往喜欢给他们冠上绰号。但是,最恰当不过的绰号仍是“皮包”公司。有的公司只维持了一两个星期,便销声匿迹,其余的也不过昙花一现,只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内短暂地生存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每天每夜,新

的计划、方案层出不穷。在这场热烈的利润追逐中，贵族政府的最高层也与科恩希尔街上的奋不顾身的股票买卖人一样，急不可耐。威尔士的王子被聘为一个公司的主管。据说，他的投机方案使该公司净挣了4万英镑，^① 布里奇沃特公爵为改建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策划了一个股票发行方案，钦多斯公爵策划了另一个方案。大大小小的方案、规划接近一百个，一个比一个更夸张，更具欺骗性。以政治辞令来形容：“老谋深算的骗子设计的方案由一群贪婪的傻瓜来实施，最后的结果便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骗局、一桩骗术。”据统计，在这样的非正当的交易中，有大约100万英镑的输赢，许多傻瓜一贫如洗，许多的骗子却成了暴发户。

有的方案表面上很有道理，如果在实行的时候公众的头脑没有发热，情况可能对所有卷入的人都有利。但是，这些方案惟一的目的是为了抬高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而股票的发生人只抓住股票上升的最初时机便抛了出去。到了次日，这项股票方案便告寿终正寝。麦特兰德在他的《伦敦史》中沉重地告诉大家，其中一个最受鼓动和青睐的方案便是为了建立一个“从锯木渣中制作松木板”的公司。这无疑会成为一桩笑话。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几十个没有一点道理可言的投资方案在他们日薄西山之前的短暂时光里便毁灭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之一就是为“永动机”而装置走轮的方案——百万英镑的股金。另一项方案是为了“促进英国马匹的饲养业，以及改善教区用地，维修和重建教区牧师的住宅”。只关心后一条款的圣职人员为什么竟如此关心前一项条款呢？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方案是由一群“狩猎”的圣职人员所操纵，这一风气在当时的英国甚为普遍。该公司的股份被迅速订购。但是，最为荒诞不经的一家公司由一位不知名的投机商创办，“一家从事有巨大利润可图

① 引自《考克斯的沃波尔》中塞克雷特里·克拉格斯与斯坦诺普的通信。

356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的贸易公司,但是谁也不得深究其具体的买卖”。通过它,最为彻底地反映了人们的疯狂。如果不是大量证据充分的事实来证明,谁也不会相信,人们竟然被这样的方案所蒙骗。这位天才敢于如此大胆而成功地向人们的轻信进攻,就在于他在自己的计划书中宣布,所需的股金为 50 万,每股 100 镑,共 5000 股。每股的定金为 2 镑。每位支付了定金的认购者每年每股可获利 100 镑。至于这笔巨额利润从何而来,他没有立即屈尊告诉订购者,只是许诺,一个月之内将会宣布详细的细则,再通知付清 98 镑的余款。第二天上午 9 点钟,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科恩希尔街打开了一间办公室。人群拥挤在他的门前,当他下午 3 点钟关门的时候,他发现,人们已经认购了不下一千股,并付过定金。那样,5 个小时之内他就成了 2000 镑的赢家。他是一个聪明人,满足于自己的冒险收获。当夜,他便远走高飞,从此销声匿迹。

斯威夫特也要大声疾呼,把“兑换巷”比做南海中的一个漩涡:

千万买股人在此游荡
互相紧逼冲撞
在漏船中划桨
垂钓金钱和灭亡。

一时深没于水底
一时又冲入云霄
他们摇摆晃荡
穷途末路,像一群醉汉。

还有在迷惑之壁上悬挂的人
苟延残喘等待破烂的舢舨

像野蛮人，啃噬沉船残骸
撕剥死人的躯体。

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骗局是关于人们称为“全球通”的公司所发售的许可证一事。其实，这些许可证不过是几张纸牌样的卡片，上面有一个蜡印章，蜡印章上印着“兑换巷”办公室隔壁的全球饭店的标识，并刻着“帆布许可证”的字样。许可证持有人所享有的好处，只是可以在某一未来时间内，向一家新建的帆布工厂认购股票的权利。这家工厂的股票由当时人所共知的一位有钱人发行，但后来，此人因为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侵吞公款一事有牵连，受到惩处。然而，在兑换巷里，这些许可证售价高达 60 个金币。

不论男女，人们深深卷入了这些骗局之中。男人们到饭店、咖啡厅里与他们的经纪人碰面，女人们也怀着同一目的，去女帽饰品店、男士服装店打听行情。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相信，他们所认购的股票的投资方案具有可行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股份，通过股票经营的技巧，迅速获取超额利润，再迅速地抛给那些真正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这样，他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因此，那条炒买股票的街上，经营情况十分混乱。同一个公司在同一瞬间售出的股票价格可以在街头和街尾相差百分之十。人们已经陷入异乎寻常的迷醉境地，明智的人则深感忧心忡忡。有的身居议院内外的人清醒地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灾难。沃波尔先生的预言一直是阴郁的。仅有的少数几个明智的人产生了同样的担忧。他们的忧虑对政府形成了沉重的压力。6 月 11 日，正值议会休会的日子，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一切不合法的股票发行计划将被定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将受到相应的起诉；禁止任何经纪人参与其中进行股票买卖，违者罚款 500 英镑以下。尽管如此，一些无赖投机商仍然在继续施行他们的计划，而受蒙蔽的人们也在一旁怂恿。

7月12日，最高法院举行了秘密会议，颁布了一项法令，废除所有已经呈递上来申请执照和特许的请示报告，解散所有的骗术公司。下面是当时的最高政府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包括一个罗列了所有蒙骗计划的清单。即使在今天，相隔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人们的脑子里还会萌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在类似的行当中放纵自己一番，那么，过去的这些阴谋诡计也不会令现在的人们乏味的：

1720年7月12日，怀特霍尔，出席会议人员：高级法院全体法官阁下。

高级法院法官阁下在此召开商议会，讨论几个因为种种目的而提高合资股份的、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给公众——国王陛下的许多臣民——所带来的危害，由于他们轻信这些投机商假借将保证他们从事同类行业的执照和许可证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而使他们被诱骗，蒙受经济上的损失。经讨论，做出如下决定：为了防止这类欺骗的事件发生，今天，最高法院下令将下述几个请示报告，以及已经收到的来自于商务部、陛下的律师和副检察长的这类报告提交给法院；根据陛下的枢密院的意见，经过成熟的研讨之后，一致决定，对下述请示报告不予受理：

1. 几个个人的请愿书，请求以大不列颠大渔业场的名义给予开发渔业贸易的许可证。

2. 英国皇家渔业公司请愿书，请求给予进一步的权限范围，以有效地促进上述渔业贸易的发展。

3. 乔治·詹姆斯的请愿书，以他自己和一些国家渔业场的重要潜水员的名义，请求准予组建公司，以发展这一事业。

4. 几个商人、业主及其他一些个人的请愿书，其名字签署于后。为了振兴和发展格陵兰岛及其他地区的捕鲸业，请求准予组建股份公司。

5. 约翰·兰伯特爵士和其他在此签了名的人的请愿书,以他们自己和一大批商人的名义,为了发展格陵兰贸易,尤其是戴维斯海峡的捕鲸业,请求准予组建股份有限公司。

6. 另一份发展格陵兰贸易的请愿书。

7. 几个商人、绅士和市民的请愿书,请求为购买和建造用于租赁和货运的船只准予组建公司。

8. 塞缪尔·安特里姆和其他个人的请愿书,请求给予种植大麻和亚麻的许可证。

9. 几个商人、船主、造船商和帆布制造商的请愿书,请求获得特别许可证,为发展和促进上述制造业而组建一个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10. 托马斯·博伊德和几百个商人——船主,造船商,织布商及其他一些商人的请愿书,为了生产帆布和荷兰麻布,请求给予成立股份公司的特许,以便贷款购地。

11. 几个对已故国王威廉和王后玛丽所授予的亚麻布和麻布生产专利权感兴趣的个人的请愿书,请求停止给任何帆布制造商继续授予专利权,但他们现有的特权应予以批准,同样,请求准予他们生产棉和棉丝的权利。

12. 几位伦敦市民、商人和业主等人的请愿书,他们是大不列颠一普通保险股票的持股者,该股票保险英国任何地方的火险。他们请求准予成立公司以发展上述事业。

13. 几个来自于伦敦和大不列颠的其他地方的国王陛下的忠实庶民的请愿书,请求准予成立一普通保险公司,为英国国内任何因火灾而蒙受的损失保险。

14. 托马斯·伯吉斯以及其他在此签名的国王陛下的庶民的请愿书,以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名义,为与陛下在德国的领地进行贸易往来,筹集资金 12 万英镑。请求准予成立一个以哈堡为名的

360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公司。

15. 木材商爱德华·琼斯的请愿书,以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名义,为从德国进口木材,请求准予成立一公司。

16. 几位伦敦商人的请愿书,请求给予成立一盐业公司的特许。

17. 伦敦的麦克费德里克船长,商人,以他自己和其他几位呢绒商、帽商、印染商等业主的名义,请求准许成立一公司,以便筹集足够的资金购地种植一种称为茜草的植物,以做印染材料之用。

18. 伦敦的鼻烟生产商约瑟夫·格兰多的请愿书,请求批准他在弗吉尼亚发明的弗吉尼亚烤烟的调配技术的专利权,并请求同意在陛下的所有领地使用同一技术。

这一命令同时宣布下列的骗子公司为非法公司,并予以取缔:

1. 为进口瑞典铁而成立的公司。

2. 为伦敦供应海煤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3. 为修建和重建英国所有的房屋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4. 为生产平纹细布而成立的公司。

5. 为发展和提高大不列颠的明矾业而成立的公司。

6. 为有效地规划布兰科和撒尔-塔特加斯岛屿而成立的公司。

7. 为狄尔城提供淡水而成立的公司。

8. 为进口佛兰德花边而成立的公司。

9. 为改善大不列颠地产条件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10. 为带动英国马匹的饲养业,改善教区用地,维修和重建教区住房而成立的公司。

11. 为大不列颠的钢铁生产而成立的公司。

12. 为改善弗林特乡村的土地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100 万。

13. 为购买建筑用地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14. 为毛发贸易而成立的公司。
15. 为在霍利岛上建造盐场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16. 为抵押贷款买卖房地产而成立的公司。
17. 为发展一项对外保密的高收益的企业而成立的公司。
18. 为铺筑伦敦的街道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19. 为大不列颠全国各地提供殡仪服务而成立的公司。
20. 为有息贷款买卖地产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500 万。
21. 为发展大不列颠皇家渔业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1000 万。
22. 为保证海员的工资而成立的公司。
23. 为帮助和鼓励勤奋的人设立贷款处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24. 为购买和改善可租借地产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25. 为了从不列颠北部和美洲进口沥青和柏油以及其他松脂制品而成立的公司。
26. 为被服贸易而成立的公司。
27. 为购买和改善艾森克斯一采邑及其使用权而成立的公司。
28. 为马匹保险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29. 为出口羊毛制品，进口铜、黄铜和铁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30. 为开办一家大型诊所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31. 为建立制造厂，购买铅矿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32. 为了提高肥皂制作技术而成立的公司。
33. 为圣克鲁斯岛移民的安置而成立的公司。
34. 为德比郡下陷的矿井和发散气味的铅矿石而成立的公司。

36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35. 为玻璃瓶和其他玻璃的生产而成立的公司。
36. 为永动轮的制造而成立的公司。
37. 为改善花园而成立的公司。
38. 为保险和增加儿童的财产而成立的公司。
39. 为海关的进货和装货,为商人之间的商务谈判而成立的公司。
40. 为在英国北部发展羊毛制造业而成立的公司。
41. 为从弗吉尼亚进口胡桃树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42. 为制造曼彻斯特丝线织品而成立的公司。
43. 为生产乔巴和卡斯提尔肥皂而成立的公司。
44. 为提高该王国的铸铁合金钢的产品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45. 为经营花边、荷兰细布、亚麻布和细麻布等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46. 为更新和改进该王国某些日用品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47. 为伦敦市场供应家畜而成立的公司。
48. 为生产镜子、马车玻璃等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49. 为开采科沃尔和德比郡的锡矿和铅矿而成立的公司。
50. 为生产菜油而成立的公司。
51. 为进口海狸毛皮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52. 为生产厚纸板和包装纸而成立的公司。
53. 为进口用于羊毛产品的油和其他材料而成立的公司。
54. 为提高丝织产品而成立的公司。
55. 为股票、年金、赎卖贷款而成立的公司。
56. 为以一定的贴现率支付寡妇及其他抚恤金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57. 为提高麦芽酒的生产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58. 为一大型美洲渔场而成立的公司。
59. 为征购和改善林肯郡的沼泽地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60. 为提高大不列颠的造纸业而成立的公司。
61. 船舶抵押契约公司。
62. 用热空气干燥麦芽的公司。
63. 为在欧戎卢空河开展贸易的公司。
64. 为在科尔彻斯特和大不列颠的其他地方更有效地生产粗呢而成立的公司。
65. 为购买松脂、提供食物、支付工人工资而成立的公司。
66. 为雇佣贫穷的工匠、为商人和其他人提供挂表而成立的公司。
67. 为改善耕地和牲畜的品种而成立的公司。
68. 第二个为改良马的品种而成立的公司。
69. 第二个为马匹保险而成立的公司。为发展大不列颠的谷类贸易而成立的公司。
70. 为发展大不列颠的谷类交易而成立的公司。
71. 为所有的老爷和太太因仆人的失误而蒙受的损失保险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72. 为安顿和供养非婚生的儿童而建立房屋和医院的公司，股金 300 万。
73. 为不用火漂白粗糖，也没有任何糖分损失所成立的公司。
74. 为在大不列颠修建收税公路和码头而成立的公司。
75. 为因抢劫和被盗所蒙受的财产损失保险而成立的公司。
76. 为从铅中提炼银而成立的公司。
77. 为生产瓷器和荷兰白釉蓝彩陶器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100

万。

78. 为向瑞典和北欧进出口烟草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400 万。
79. 为利用煤矿井生产铁而成立的公司。
80. 为用干麦草装饰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300 万。
81. 为爱尔兰的帆布和包装布生产而成立的公司。
82. 为生产压载物而成立的公司。
83. 为镇压海盗而购买和装备船只所成立的公司。
84. 为从威尔士进口木材而成立的公司，股金 200 万。
85. 为岩盐而成立的公司。
86. 为将水银变成可锻造的精炼的金属而成立的公司。

除了以上的这些骗子公司之外，每天还是有许多其他的公司应运而生，无视政府的惩处和一部分神智健全的公众的嘲笑。印刷所里充斥着漫画，报纸上到处都是讽刺短诗，贬斥风行一时的荒唐。一位聪明的纸牌设计师推出了一套南海扑克牌，这牌现在成了珍稀品。每一张牌把原来的图形设计得很小，安排在一个角落，却在正中画了一幅骗子公司的漫画，并在画下配上韵文。其中最为著名的骗子公司是“球丸机器公司”，该公司的宗旨是制造能发射出圆的和方的炮弹和子弹的机器，而使战争艺术获得彻底的革命。在黑桃 8 上是这样总结它讨好公众的虚夸主张的：

一项稀罕的发明，要消灭一群群傻瓜，
在国内而不在国外。
我的朋友，不要怕它
它只能伤害拿了它的股份的傻瓜。

红桃 9 上是一幅英国铜和黄铜公司的漫画，配上了如下的讽刺短诗：

一个轻率的傻瓜想当换汇好手
把金币和银币换成英国黄铜
在“兑换巷”，他证明自己是一个笨蛋
用贵重的金属换来掺假黄铜。

方块 8 以一首打油诗庆贺在阿卡狄亚开拓殖民地的公司：

他，一个富翁，还想拐跑
北美的一大笔财富，
让他给自己也购一股
驴耳朵是奖章非他莫属。

每一张牌都以类似的风格揭露某种欺诈的股票发行计划，并讽刺那些上钩的蠢蛋。据统计，提出要进行这些计划的总金额超出 3 亿英镑。

现在，该是我们回到南海大骗局的时候了。众多贪婪者和轻信者的钱财正是被这场骗局所吞没的。5 月 29 日，南海的股票高达 500 镑。大约三分之二享受政府年金的人都已经将国家的证券兑换成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整个 5 月份，股票一直看涨。28 日以 550 开盘。之后的四天内，股票价格上蹿的速度令人咋舌，从 550 猛涨到 890。这时候，普遍认为股票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于是，人们一看准获利时机便开始抛售。许多正准备随国王去汉诺威的贵族和随行人员也耐不住了，急于抛出自己的股票。到了 6 月 3 日，兑换巷上的情形便是抛售的人极多，而买进的人极少。结果，股票在一瞬

间从 890 跌到 640。董事们惶恐起来,立即传令他们的代理人,让他们购进。这一举措见了效。傍晚时分,人们又恢复了信心,股票回升到 750。此后,股票便稳定在这个价位上,中间略微有些波动,一直到 6 月 22 日该公司结账的日子。

在此详述董事们为提高股票价位而采用的种种技巧已显得乏味,毫无必要。只提一提它最后升至一千个百分点,便足够了,8 月初便是以这个价开盘的。这时候,他们的泡泡被吹足了劲,开始颤动着,继而抖动着马上就要爆裂了。

许多政府公职人员对董事们表示不满。他们指责说,每次认购所拟定的分股名单都不公平。而董事长和几个其他成员抛出股票的消息不胫而走,更引起进一步的不安。整个 8 月份,股市回落,到 9 月 2 日,开盘价才 700。

接着,股市行情开始令人惶惑起来。为了防止公众对他们的信心丧失殆尽,9 月 8 日,董事们在麦钱特·泰勒斯大厅召集了公司全体会议。上午 9 点钟,大厅拥挤不堪。奇蒲塞德街被一群无法进场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来到了。董事们和他们的关系户几乎全都应召而来。约翰·费洛斯爵士,副地方长官,应召主持会议。会上,他说明了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宣读了董事会的几项决定,并就他们所采取的步骤、就有偿基金和无偿基金的收入、就认购金做了解释。塞克雷特里·克拉格斯先生做了简短发言,其中嘉奖了董事们的举措,并强调,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完善这一计划的最为有效的推动力。最后,他建议,感谢董事会谨慎而高明的经营,并请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以他们惯常的最恰当的方式从公司的利益考虑一切。休格福特先生——由于他对南海公司的热情,而使自己在下议院惹人注目,同时,他很可能因为了解抛卖的时机而大大地捞了一把——这时刻,他显得尤为夸夸其谈。他说,他目睹过许多这种商业机构的兴衰和起落,但是,

以他之见，没有哪个公司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得比南海公司更出色。他们所做的比王室、教会和议会能够做的还要多。他们以一个共同的利益使各个党派尽释前嫌，如果说不完全消除的话，他们也至少让国内的种种冲突、民族之间的敌意歇息一旁。由于他们的股票上涨，投资的人已经大大地增加了财富，乡绅们则眼看着手中的土地两倍、三倍地增值。他们同时也为教会做好事，从这个项目中获得利益的圣职人员可不在少数。总之，他们使整个国民富了起来，而且，他希望他们不要为他人而忘记自我。他的发言的后部分引起了一些人的嘘声，对这些过分的歌功颂德不无讽刺。但董事们和他们的友好人士，以及大厅内所有的那些赢家却热烈地鼓起掌来。波特兰公爵以同样的口吻表达了他的震惊，为什么竟会有人表示不满；当然，他自己的投机买卖是赢了的。其情形与《乔·米勒的笑柄》中的肥胖市议员很类似，那位议员总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双手摸着肚皮，怀疑地问，这个世界上是否还会有一个挨饿的人。

会上通过了几个决定，但这些决定却没有对公众产生影响。就在同一天傍晚，股票跌到 640，次日，降至 540。此后便逐日回落，直到低达 400。在发表于《科克斯的沃波尔》中的布罗德里克先生致米德尔顿大臣的一封信中，前者写道：“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忍受拨开云雾的滋味有种种的猜测。我深信，只要他们觉得此事对他们有利，他们就必做无疑。他们把信用的尺度扯得太长，远远地超出了它所承受的极限，以致货币已无法替它承载。他们那些最重要的人已经撤了出来，以那些受到迷惑的，轻率的人群的损失来挽救自己，这些人群的智力已被贪婪、发大财的幻想操纵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将会一贫如洗。人们的惊恐难以言状——愤怒难以形容。一切情形令人绝望。我简直想不出，有什么计划、什么方案能够避免这一打击。因此，我不能佯装不知接下来该会发生的事情。”后来的十天里，股票持续下跌，他写道：“公司已经无法

做出任何决断了。他们的境况非常不妙,就好像被逼进了一个林子里,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转好。从几个最近进城来的绅士口中,我了解到南海人这一名字在每个地方都令人深恶痛绝。许多金首饰商已经跑掉了,每天跑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怀疑,是否有三分之一,不,四分之一的人能够挺得过来。一开始,我就将我对这一事端的判断建立在一个格言上:1000万(超出了我们的流动资金)不足以让200万流通,而超出了200万,票据信用也就势必延展。因此,只要一有疑虑,便会导致该发生的事情,我们高贵的国家机器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被摔在地上。”

9月12日,在塞克雷特里·克拉格斯的诚挚恳请下,南海的董事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一起召开了几次会议。据流传的消息说,银行已经同意发行600万南海公司的债券,致使股票回升至670,但是,到下午,当消息被证实毫无根据时,股票又回落到580。第二天,570,然后逐渐降到400。^①

内阁对事端的发展感到了真正的恐慌。现在的情形是,只要董事一出现在街头,就会招致人们的辱骂。时刻都有发生骚乱的危险。国会已派遣密使去正在汉诺威的国王处,请求他立即回国。此时,呆在自己的乡间别墅的沃波尔先生也被请了回来,盼望他可以运用他对英格兰银行人所共知的影响,使他们接受南海公司的提议,即为他们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

① 盖伊(诗人)在那个灾难的年头,从小克拉格斯那里得到一份礼物,一些南海公司的股票,一时认为自己成了二万英镑的主人。他的朋友劝他把股票卖出去,但他梦想着未来的富贵,不忍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后来,又有人缠着他,要以高达一百年生活费用的价值买他的股票,芬顿说:“这将会保证你每天有一件干净的内衣,一只羊腿肉。”这个劝告遭到拒绝。结果,本钱和利率全部蚀掉,盖伊深陷于这场灾难之中,连生命也危在旦夕。——约翰逊的《诗人的生平》。

银行十分不情愿与这家公司引出的事端搅在一起，害怕卷入不能自拔的灾难之中，于是，非常勉强地接受了所有的初步提议。但是，整个国民都在一致召唤银行出来拯救他们。商界的名流都被一一召来，商议这一紧急情况的对策。沃波尔先生起草的初步提案被最后采纳，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公众的恐慌情绪才得到稍微的缓解。

次日，即 9 月 20 日，在麦钱特·泰勒斯大厅召开了南海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会上，决议获得通过，即授权南海董事与英格兰银行合作，或与其他任何人合作，发行该公司的债券，或与银行拟定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协议。其中的一位发言人，一位叫普尔特尼的先生说，看到人们表现出的极度恐慌才是最让人震惊的。人们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他们的幻想世界已被某种巨大的灾难所占据，这种灾难为何种形状，没有人清楚：

伫立在你的面前，漆黑如黑夜——

狂暴如十个复仇女神——恐怖如地狱

在两天后举行的银行全体董事会上，银行总裁向大家汇报了就南海公司的事务而召开的几个会议纪要，并补充说，董事会还未做出任何决定。接着，提出并一致通过一项目决议，即授权董事会与南海的董事会协商发行他们的债券，就发行量，以及相关条款和时限达成合适的协议。

这样，双方便代表公众的利益，完全自由地按他们的判断做出决定。于是，为了维护公众的信用，在银行开始了 300 万的认购行动，条件照旧，百分之十五的定金，百分之三的佣金，百分之五的利息。上午早些时候，人们蜂拥而来，所有的人都急切地带上了钱，以为认购当天就要结束，但正午时分，情况却完全变了。尽管采取了

一切力所能及的挽救方法,南海公司的股票仍然迅速地跌落。他们的债券已经信誉扫地,以至于人们一时间拥向大金首饰商和大银行家争购和挤兑存款,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借出大笔款项投在南海股票上了,此时更不得已,只好关了店铺,逃之夭夭。迄今为止一直是南海公司的主要出纳的剑刃公司,也停止了付款。这被看成是不幸的开端,由此引起人们更加急切地挤兑存款,银行现在只得将上午收到的认购款,更加迅速地又付了出去。第二天是一个休假日(9月29日),银行才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场风暴面前,他们并不气馁。可是,他们过去的对手南海公司,却被击得粉碎。它的股票跌至150,经过多次波动之后,降至135。

银行渐渐发现,他们要想恢复公众的信心,顶住毁灭的浪潮,就必须冒着被他们要去拯救的人一同卷走的危险。于是,银行拒绝履行他们曾单方面加入的协议。此外,对于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们并无任何约束。因为,所谓的银行合同不过是一份协议的草案,其中的几项重要细则一直是空白,他们如果脱离该协定,合同中也没有包含任何惩处条例。“于是这样,”《议会史》使用了此种言辞,“在八个月的时间内,一个被神秘的弹簧上了发条的、窜得几乎高不可攀的巨型建筑物的上升、扩大和坍塌尽收眼底。这一切曾引起整个欧洲的瞩目,但是,由于它的地基是虚假、幻影、轻信和迷醉,一旦操纵者的狡猾伎俩被识破,它便会立即坍塌。”

在那些热血沸腾的时刻,在危险的幻影仍在舞蹈之时,整个国民的风貌已腐败不堪。议会的调查小组开始调查有违法行为的人,揭露丑闻,其丑恶行径,使违法者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的聪明才智蒙受同样的耻辱,而后者正是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对这些恶果的调查是一项令人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国家和民族亦和个人一样,要做亡命的赌徒,就会受到惩罚,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惩罚是定会降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在他们的头上的。一位知名作家^①发表过这样的谬论：“现在的这个时代对历史学家最不理想，因为没有哪个感伤的、富于幻想的读者会对这些交易的细节产生兴趣，被它们所吸引。这些细节毫无热情，毫无色彩，毫无粉饰。这些细节只适宜做毫无生气的展示图片，展示人类乏味的卑劣和堕落。”恰好相反，斯莫利特如果很有兴致的话，一定会发现这种题材能够像小说家所渴望的那样，激发起同样大的兴趣。难道受到掠夺的人们的绝望中没有激情？——难道在被洗劫一空、穷困潦倒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愤的画面中没有活力和生气？从昨天的富足到今日的穷困，从叱咤风云到流落他乡，悔恨和诅咒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

难道，在这一幅幅的画面中没有活力与生气？看到整个民众忽然挣脱理智的束缚，狂乱地追逐在一个金色的幻象后面，执迷不悟，直到像一头跟随在鬼火后面、受到诱惑的雌鹿一样被投进泥潭，难道这是一个乏味或者缺乏启发性的画面？但是，太多的历史却往往以这种错误的态度在书写。有关庸臣们为了赢得更加昏庸的国王的青睐所制造的种种阴谋；或者，有关势不可挡的战争和置人于死地的围困的记载，一直被人们一遍又一遍，恣肆汪洋、出神入化地详述着。而那些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幸福生活的事件却像枯燥、乏味、没有热情和色彩的陈迹，不被多少人注意，就从身边逝去了。

在这场著名骗局的过程中，英国呈现出奇异的景观：公众的头脑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酵状态中。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小心谨慎的勤劳所获得的缓慢但却有保障的收益。明白源源不断的财富使他们今日掉以轻心，放纵起来。奢侈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这种生活方式在从前是未曾有过的。其相应的结果便是导致道德观的松懈。

① 斯莫利特。

那些靠投机赌博而成为暴发户的无知的人，他们的傲慢与无礼让那些有教养和气度的真正的绅士们感到脸红，金钱竟有力量在社会的公平秤上抬高没有价值的东西。一些这样的被理查德·斯蒂尔爵士称做“琐屑市民”的傲慢自大，在他们日后遭难的时候，是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境地的又一原因。在议会的调查中，许多董事为他们傲慢自负的态度所忍受的痛苦比他们因挪用公款而遭受的折磨更多。其中有一位无知的有钱人，傲气十足，曾说过他要用金子来喂马。此公后来沦落到只靠面包和水度日。傲慢的神气，自负的言辞，全没了，回报这一切的是百倍的穷贱和卑微。

国内的局势如此令人忧心忡忡，国王乔治一世只好缩短他在汉诺威的预定行程，于11月11日匆匆赶回英国。12月8日，他召集了国会。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公开的集会，会上采纳了一些请愿，要求立法机构对南海的董事们进行惩处。因为正是他们的欺诈行为，把整个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似乎谁也没有去想这个国家本身也应和南海公司一样受到谴责。没有人去谴责人们的轻信和贪婪——对钱财利益可耻的欲望，这种欲望已经吞没了民族品德中的高尚品质；或者对钱财利益的迷醉，这种迷醉使大众疯狂热切，一头扎进阴谋设计者布置好的罗网中。可是，从没有人提起过这一切。人们是单纯的、诚实的、勤劳的，只是被一帮强盗毁灭了，这帮强盗才该被绞死、溺死、千刀万剐。

这几乎是全国上下一致的感觉。上下两院也并不见得更加明智。在南海董事们的罪行公诸于众之前，处罚他们是惟一的呼声。国王在御座上发表了讲话，希望人们记住，要找到医治他们不幸的良药，他们所有的谨慎、耐心和决心是必不可少的。在准备回复国王的讲话的辩论中，几位发言人对南海的董事们肆意谩骂、中伤。莫尔斯沃斯勋爵的言辞尤为激烈：

“有人说过，没有哪条法律可以处罚被公正地看做国家不幸的

制造者的南海董事们。以他之见，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学习古罗马的榜样，古罗马人对杀长辈的人本来也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立法者认为，没有哪个儿子会丧尽天良，把双手浸泡在父亲的血液里。而有了这样的恶毒犯罪行为时，他们便立即制定了一个法律。他们将那十恶不赦的罪孽分子缝进一只口袋里，活活地扔进台伯河里。看来，有人便是将罪恶的南海计划的炮制者和推行者比做国家的杀父者，看到他们被同样的方法捆扎进麻袋里，扔进泰晤士河，才会心满意足。”其余的发言人也同样地冲动，缺乏理智。相比之下，沃波尔先生还比较克制。他规劝道，他们首先应关心的是恢复政府的信誉。“如果伦敦城着火了，所有明智的人会先去灭火，以避免火势蔓延成一场火灾。然后才去追究纵火者。政府的信誉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流淌着鲜血，应该立即就医。后面有足够的时间惩罚罪人。”12月9日，回复国王的讲话的发言稿经过修改后一致通过。修改稿上加上了措辞强烈、代表议院决心的言词，即不仅要寻找医治国家疾病的良药，而且要惩办疾病的制造者。

调查进展迅速。董事们被勒令向议院提交一份详述他们的交易经营程序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决议，给人的印象是，灾难的主要根源在于股票经营者所使用的卑劣伎俩；要修复政府的信誉，没有任何方式比制定一条法律更能制止这种臭名昭著的勾当。沃波尔先生于是起身插话，正如他先前所暗示的，他已经花时间在拟定一个恢复政府信誉的方案，但是由于这一方案的执行有赖于一个基本的立场态度，他认为，在他宣布他的计划之前，告诉他是否以此为基准比较妥当，即：那些与南海公司所做的公债和债权认购、汇票认购及其他合同是否应该让其保留现有的状态。这一问题引起激烈的辩论。最后，以 259 票比 117 票的多数达成一致：所有的合同应该保留现有的状态，除了在一次南海公司的全体会议上，为安慰经营者而改动的部分，或者可将那部分暂缓，留待应有的法律程

序。第二天，沃波尔先生向议会委员会呈递了关于恢复政府信誉的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以一定的条款，将 900 万南海公司的股票转嫁给英格兰银行，并把同样数目的股票给了东印度公司。这一计划被议院欣然接受。只有少数几个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之后，议院下达了命令，要两个机构提交提案。两个机构都不愿提供援助，在召开的计划讨论全体会议上，计划遭到激烈但没有结果的反对。最后，他们还是就条款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同意发行南海的债券。他们的报告递交给了委员会，并在沃波尔先生的监督下产生了一个法案，在两院顺利通过。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另一个法案：要求南海公司的董事、主管、副主管、会计、出纳，在十二个月的时间内，不得离开王国；并对其不动产和动产进行查核，阻止他们将其转移和出让。议院所有有影响的成员都支持这一法案。希彭先生看见塞克雷特里·克拉格斯先生安分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相信有关这位部长在南海事务上的所作所为的流言蜚语事出有因，于是，决意去触及他的痛处。他说，他很高兴地看到英国的下议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和气氛，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此齐心协力，意见一致。保证南海公司董事和他们的职员的人身权利和不动产是必要的，“但是，”他补充说，目光紧紧盯着克拉格斯先生，“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并不见得比那些董事们的罪孽更轻。总有一天，我不怕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克拉格斯先生大怒而起，说，如果影射的是他，他随时准备与质问他的人挑战，无论是在议院内，还是在议院外。一时，四座高喊“肃静”。在一阵高声喧闹中，莫尔斯沃斯勋爵站了起来，对克拉格斯先生向整个下议院挑衅的无礼举动表示惊奇。他，莫尔斯沃斯勋爵，虽然有些年迈，已过六旬，将接受克拉格斯先生在议院内发出的任何挑战。而且，他相信有一大批年轻人站在他一边，他们是不怕在议院外面与他正视的。“肃静”的喊声又回荡在大厅内；议员们同时起立，每个

人似乎立刻高声叫喊起来。发言人高喊“肃静”，但却徒劳无益。混乱的局面持续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内，似乎只有莫尔斯沃斯勋爵和克拉格斯先生呆在自己的座位上。最后，要求克拉格斯先生做出解释的声音如此强烈，以至于克拉格斯先生认为屈从于议院整体的情绪，解释他先前使用的不谨慎的措辞，这样比较妥当。他说，他刚才在这个议院所说的准备与攻击他的行为的人挑战，并无挑战之意，而是给予他一个满意的答案。^① 这事就这样了结了。议院继续讨论以何种形式开展南海公司事务的调查，是否以常备委员会，还是以小型特别委员会的形式来调查此事。最后，指定了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授权提取所审查的人员、文件和档案。

上议院的热情和急切与下议院不相上下。罗切斯特主教说，这个阴谋一直像一场瘟疫。沃顿公爵说，议院不应该表现出任何仁慈，那就是，对他来说，如果他最亲密的朋友参与了这个计划，他也会把他交出去的。国家已经被如此卑劣和可耻的手段掠夺一空，他会像任何其他其他人一样，惩处掠夺者。斯坦诺普伯爵说，罪犯所拥有的的每一个便士，无论他是不是董事，都应该没收，以弥补政府的损失。

这一段时间内，公众的激动到了极点。我们从《考克斯的沃波尔》中了解到，一提到南海的董事的名字，就使人想到任何一种欺诈蒙骗、腐化堕落的同义词。请愿书从郡、市、自治州，从全国各地呈递上来，呼吁还给一个受伤的国家应有的公正；呼吁惩处盗用公款的人。那些并未深涉此事，情节较轻的人，也在惩处罪犯的同时，被伤痕累累的人们给予迅速的报复，指控他们为同谋犯，遭到人们轮番的侮辱和恶语中伤，淹没在匿名信和公开信的辱骂声中。对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先生和另一位内阁成员，克拉格斯先生的指

① satisfaction 一词，既有满意的意思，也有挑战、决斗的意思。

控尤其强烈,以至于上议院决定立即进行有关调查。1月21日,下令与南海阴谋有关的所有经纪人,都应该向议院提交自1719年米迦勒节以来,为财政部的任何官员买卖的,或为他们任何人托管的股票和认购券的详细报告。报告交上来之后才发现,大宗的股票都被转移到了艾斯拉比先生的手中。五个南海董事,包括爱德华·吉本,著名历史学家的祖父,下令受到监禁。对斯坦诺普伯爵的提议,会议一致决议:在南海议案仍在议院受到查处的情况下,接受股票或为股票提供贷款而不经慎重考虑或拥有足够的担保金;或者通过南海公司的任何董事或代理商购买股票,为政府部门的任何人,或两院的任何议员所使用或受益,都是丑恶和危险的腐败行为。几天之后,另一项决议通过了,大意是,公司的几个董事和主管秘密地把自己的股票卖给本公司,犯了严重的欺诈罪和违背信用罪,是导致事情走向不幸,最终影响政府信誉的主要原因。艾斯拉比先生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并借故不去议院,直到正式调查将他个人的罪行提交立法机构审理,传他去议院的那一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奈特,公司的会计,带着那些不老实的董事们的所有的秘密,卷着账簿、文件单据逃跑了。经过伪装,他先上了一只小船,驶往一艘特意租来的大船,安全抵达了加来。特别委员会把这一情况通报了议院,议院当下一致决议,向国王呈递两封请愿书,一是请求国王发布一项公告,对缉拿奈特归案者有赏;第二是请求国王马上下令,堵截港口,严守海岸线,以防止通缉的奈特或南海公司的其他任何官员逃离王国。两封请愿书墨迹未干,议院的特派员梅休因先生便呈递给了国王。当然,颁布了王室的公告:悬赏2000英镑缉拿奈特。下议院命令关闭议院所有的门道,将钥匙放在桌上。杰纳勒尔·罗斯,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告诉大家,他们已经发现了一连串让国家遭受毁灭的骗局,其邪恶程度只有魔鬼才想得出来,到时候,他们将向议院提交材料。同时,为了深入的调查

核实,委员会决定很有必要保护南海有些董事和主要官员的人身安全,以便从他们口中了解情报。于是,一致通过了一个以此为旨意的提议。接着,国会议员罗伯特·卡普林爵士、西奥多·詹森爵士、索布里奇先生和费·艾尔斯先生以及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召集起来,各自就座,接受有关南海欺诈内幕的质询。西奥多·詹森爵士和索布里奇爵士被提问时,竭力为自己辩护。国会耐心地倾听了他们的申诉,然后令其退出。就此做出了提案,并一致通过,即:他们犯有恶劣的违反信用罪——导致许多陛下的臣民遭受损失。并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信誉。由于他们的罪行,下令将其驱逐出国会,并送军管监禁。罗伯特·卡普林爵士和费·艾尔斯先生在随后的四天里到会接受质询,最后也被驱逐出国会。同时,会议决定,请求国王给驻外使节发布指令,要求引渡奈特,以防他们在他们的王国内避难。国王立即同意,当晚,向欧洲各个国家派出信使。

受到监禁的董事中有约翰·布伦特爵士,他被舆论广泛指控为南海计划之父,计划的原始策划人。我们从蒲柏给艾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书信中了解到,此人是一位表现最为虔诚,自称是最忠



实的教徒,^①实际上他并不信奉国教。他经常高谈阔论,进行演说,批驳这个时代的奢侈和腐败,议会的偏袒,党性的困境,尤其对显要人物的贪婪,更是滔滔不绝,加以贬斥。他最初是一个公证人,后来不仅成了一位董事,而且,成了南海公司最活跃经理。他是否因为这种经历,才开始了他对显要人物贪婪的大肆攻击,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知道得太多,并为自己成为一个遭致众人诅咒的人物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位布道者没有陷入他所犯下的那些罪恶勾当中,他那口若悬河的演说会起到更好的效果。监禁期间,他被带到上议院的审判席上,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审查。其间,他拒绝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他说,他已经受到了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查,由于他不记得他的回答,他可能会自相矛盾,因此,他拒绝在任何法庭前回答任何问题。这项宣称在国会里引起了一阵骚动,而这本身就间接地证明了他是有罪的。随后,他还是被断然地问及,是否曾经将任何数额的股票卖给政府部门任何官员,或者两院的任何议员,以便促成法案的通过。他又一次拒绝回答。他说,他极力希望尽一切可能对国会表示尊重,但是,他认为,要强迫他

① “‘上帝不会爱,’布伦特说,没有一滴眼泪,‘他使之挨饿的可怜虫。’于是,虔诚地拒绝……创痛深重的布伦特!为何要他忍受英国的仇恨?一位巫师向他预示了我们的命运:‘尽管警觉的官员们抵抗了很久,最终,腐败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红得利,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看到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法国便开始向安妮女王和爱德华的军队报复!’伟大的公证人,法庭没有了公正的标识!欲望燃烧了他们的脑袋,没有高档的奢华,没有世俗的利益。不,这只是一场公道的结局,羞愧地看到贬值的议员、争吵的民族斗士想让党派之争的怒火熄灭,买通两边,给这个国家换来和平。”——蒲柏致艾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书信。

指控自己是很难的。几次试图恢复他的记忆的努力失败之后，议会令他退出。随后在内阁的支持者和反对派之间开展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结果断定，这位缄默的约翰·布伦特爵士看来十分谙熟政府机构里的官员。沃顿公爵开始指责斯坦诺普伯爵，后者对此气急败坏，激动异常地反唇相讥。因为过于激动，导致血液猛然涌入大脑。他感到不能支撑下去了，不得已，只得离开议院，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医生立即为他拔火罐，第二天，又给他放了血，但却收效甚微。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致命的结果。傍晚时分，他开始迷糊，翻身的时候断了气。这位政客的暴毙使全体民众出了一大口气。乔治一世却深为震动，他将自己关在密室达几个小时，伤心不已。

奈特，公司的会计，在靠近列日的泰尔蒙特被英国驻布鲁塞尔使臣李塞斯的一位秘书缉拿，安顿在安特卫普的要塞里。英方三番五次向奥地利宫廷递交请愿书，要求引渡罪犯，却毫无结果。而奈特已将自己委身于布拉班特政府的保护之下，要求在此国接受审理。布拉班特政府有一个条文授予了一项特别恩典，那就是，在该国缉拿的每一个罪犯都应该在该国接受审理。布拉班特政府坚持他们的这一特权，拒绝将奈特提交给英国当局。英国政府则坚持不懈地提出申请。就在这时候，奈特逃离了要塞。

2月16日，秘密委员会向国会呈递了第一份报告，报告中陈述了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阻碍。报告说，他们所审查的每一个人都在尽力为自己辩解，极力逃避公正的审判。他们所提交的一些账簿中，有的账目是伪造的、虚假的；而另一些账目中只有金额，却没有持股人的名字。许多地方有涂改的痕迹，有的页码已被撕掉。他们还发现有的重要账簿被彻底销毁了，有的被转移了或隐藏了起来。早在调查之初，他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要涉及的范围很宽广、很复杂。许多人曾经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被委以各种职责，以此为幌子，以不正当的方式，处置了千万人的数额上百万

的金钱。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公司的账簿上有一项数额为 1259325 万英镑的账目，注明为所售出的股票，余款 57.45 万英镑。股票金额也是伪造的，它已经在促成法案的通过中发挥了作用。根据账上的记载，它是几天之内售出的，价格从 150 到 325 不等。看到如此大的一笔金额在公司未曾被授权增加股本之前处置了，委员会决定对整笔交易进行非常细致的调查。随后，他们发现，登记这些账目之时，公司还未拥有这么大一笔股金，他们的名下只有数额很小的金额，最多不超过 3 万英镑。从调查中得知，这笔股金是为假定购买者的利益而设计的，同时制造出该公司持有这笔股金的假象，虽然就股金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的交付或验收，双方并没有协议。假定的购买者没有支付任何现金，或存款或抵押品给公司，因此，如果股票下跌，正如可能预料的，假如法案没有通过，公司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相反，股票价格上升（正如实际情况所发生的那样，因为计划的成功），价格上涨所形成的差额也对他们有好处。法案通过后，股票的账目也相应地做好了。账目由奈特先生协调，从公司的现金中将这笔差额支付给假定的购股人。这笔伪造的股票金额一直由约翰·布伦特爵士、吉本先生和奈特先生掌管。为促进法案的通过，这笔钱用来贿赂了政府的几个官员和他们的几个关系户。其中，森德兰伯爵得到 5 万英镑；肯德尔公爵夫人得到 1 万英镑，普拉滕伯爵夫人得到 1 万英镑；她的两个侄女得到 1 万英镑；塞克雷特里·克拉格斯先生得到 3 万英镑；查尔斯·斯坦诺普（财政部的大臣之一）得到 1 万英镑；剑刃公司得到 5 万英镑。看起来斯坦诺普先生曾经通过特纳·卡斯沃尔公司之手得到过一笔 5 万英镑的巨款，同样是以某一股票的差额所支付。但他的名字却从账簿上被擦去了一半，改成斯丹格普。财政大臣艾斯拉比从中提取利润的方式更加恶劣。他有一个与南海公司同名的账户，公司的董事仍是南海的董事，账户上存有 79.4451 万英镑。此外，他还曾为公司出谋划策，建议

以他们自己的代理权,开始第二次 150 万,而不是 100 万的股票认购活动,并且不发任何认股证书。第三次认购活动则搞得恶名远扬。以艾斯拉比先生的名字所付的定金为 7 万镑;老克拉格斯先生为 65.9 万镑;森德兰伯爵 16 万镑;斯坦诺普先生为 47 万镑。这份报告中还列入了另外六个不太重要的名字。报告的最后,委员长声明,由于尚无奈特(此人为此事件中的主要受委托人)的材料,致使他们的调查受阻。

第一份报告受命印刷的第二天,又经过一天时间的考虑。会上,谴责了董事们的行径,斥责了与此有关的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们的行径,一场激烈而愤怒的争论之后,达成一系列的决议;并宣布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赔偿他们对公众造成的损失;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不道德的,不名誉的,危险的;并下令议定一项法案,以抚慰遭受创痛的民众。

查尔斯·斯坦诺普先生是第一个被要求详细交代他在这些交易中的份额的人。他强烈申辩,几年前,他就已经把他所拥有的钱全部放进了奈特先生的手中。奈特先生为他定购的任何股票,他都支付了价值可观的金额。至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为他定购的股票,他一无所知。这个事件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便做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特纳公司把斯坦诺普先生对它的指控承担了下来。但是,就每一个正直不阿的人看来,通过该公司人员之手,斯坦诺普先生成为该公司有 25 万镑存款的获利者,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然而,仅有三票之多的判他有罪的赞成票使他无罪释放。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将他庇护了下来。斯坦诺普勋爵,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之子,四处活动,以他的能言善辩劝说态度摇摆不定的议员们,或者诱导他们投无罪票,或者劝导他们借故不到会。许多意志薄弱的乡绅因此而走入迷途,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述。对斯坦诺普先生的无罪裁决引起全国上下的不满。伦敦的好几个地方出现

威胁性的群众集会。人人都担心会发生暴乱，尤其是当即将发生的、万人拭目以待的更重要的审判也产生同样的结局的话。艾斯拉比先生被公认为是最大的罪犯，本来，他身居高位、责任重大，即使国家的原则都不足以让百姓安分守己的话，他也应该保持自己的本分。斯坦诺普先生无罪释放的第二天便开始审理他的案例。人们非常激动，国会的大厅和四周的通道挤满了人群，大家急不可待，想知道审理的结果。辩论持续了一整天。几乎没有人为艾斯拉比先生说话：他的罪行是如此昭然若揭、令人憎恶，没有人有勇气敢站出来帮他。最后，会议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艾斯拉比先生为了个人的巨大私利，怂恿和推动了具有毁灭作用的南海计划的实施，并且参与了他们的危害深重的经营活动，对国家的贸易和政府的信誉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为此，他将被可耻地驱逐出下议院，成为伦敦塔中的重罪犯；一年内，或者在下一度议会会期结束之前，他将不得离开大不列颠王国；他将对他所有的财产做一个正确的详细的报告，以便于用来弥补因他的罪恶经营所遭受损失的人。

国会的裁决引起了巨大的欢呼。尽管夜里十二点半才做出判决，消息却很快传遍全城。有几户人家将住宅装点得灯火辉煌，表达他们的兴奋心情。第二天，当艾斯拉比先生被车押解至塔山时，人群集结在塔山，意欲向他叫喊，向他砸东西，进行骚扰。骚扰不成，又点上了一大堆篝火，人们在篝火旁跳舞欢庆。其他几处地方也点上了篝火，伦敦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人们互相庆贺，仿佛刚从某种灾难中逃离出来。如果艾斯拉比先生没有得到如此下场的话，人们对斯坦诺普先生被无罪释放一事的愤怒不知何时才了。

为了让公众更加满意，第二天，特纳·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爵士被驱逐出国会，押运到伦敦塔，并勒令他偿还 25 万镑的金额。

接着，国会开始审理秘密委员会关于森德兰伯爵的那部分报告。辩论会上，就洗清对他的责难，恢复他的贵族身份，做了一切努力。因为对他的指控的主要依据是约翰·布伦特提供的证据，因此，为使事实显得是由于约翰爵士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尤其是它影响到一位贵族和枢密院官员的声誉），伯爵的朋友们费尽心机。伯爵在内阁里的所有朋友都替他说话，普遍认为，如果裁决他有罪，将会让托利党上台。最后，国会以 233 比 172 的多数票同意判他无罪。但全国人民都相信他是有罪的。于是各个地方的人们又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伦敦又举行了示威集会。所幸的是没有发生骚乱。

这正是老克拉格斯先生断气的那一天。他的案件已经指定于次日审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然而，看上去，他是因为他的儿子，财政部的一位大臣，五周前死于天花而悲伤过度致死。为了这个他所疼爱的儿子，他一直在聚积钱财：他一直在挣钱，但却不是诚实地挣钱。为了他的儿子，他把自己的名誉拿去做了交易而弄得污渍斑斑。而今，他也一命归天。另一种解释是：他惧怕被进一步审查，恐惧加重了他的脑疾，最终使他中风而死。他留下了 150 万的财产，后来被没收，以补偿南海骗局中的受害者，这场骗局中，他是主要的操纵者。

公司的董事一个接一个接受了审理。从他们的财产中没收的金额达 201.4 万镑，用以弥补他们所造成的灾难。他们每一个人可以根据其犯罪的轻重，容许留下一定的剩余财产，以便重新开始新生活。约翰爵士只容许从他的金额达 18.3 万镑的财产中留出 0.5 万镑；约翰·费洛斯爵士容许从 24.3 万镑的财产中保留 1 万镑；西奥多·詹森爵士容许从 24.3 万镑中保留 5 万镑；爱德华·吉本先生容许从 10.6 万镑中保留 1 万镑；约翰·兰伯特爵士可以从 7.2 万镑中保留 0.5 万镑。对其他未深涉此案的人的处罚相应更轻。历史学家吉本，他的祖父正是那位被处以重罚的爱德华·吉本

爵士,在《他的生活和写作的回忆录》中,对当时议院的诉讼程序做了有趣的叙述。他承认他不是一位没有偏见的证人。但是,另一方面,从那段灾难的岁月里能够摘录到对这些诉讼程序的任何其他评论都是带有偏见的,那么,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陈述便显得分外有价值。但愿在多方听取意见的原则上,他的意见能够受到考虑。“1716年,”他说,“我祖父当选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一。他的账簿展示了这样的证据:就在他接受那个致他于死命的职位之前,他已经有自己的6万镑。但是,他的财产却在1720年的沉船中全部倾翻,三十年的辛劳于一日之间成为泡影。对于使用或者滥用南海计划,对于我祖父和他的董事弟兄们的有罪或者无罪,我既不是一位不负众望的判官,也不是一位无动于衷的法官。然而,当代的公正一定会谴责当时凶暴的、独断的诉讼方式,这种诉讼使正义蒙受耻辱,使非正义更加恬不知耻。一旦整个国家从金色的梦幻中惊醒过来,民众乃至议院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查清这场梦幻中的受害者。但是,众所周知,那些董事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国家现存的法律不能惩处他们。莫尔斯沃斯勋爵的狂妄想法并没有照办,但却介绍了一条刑法——逆时刑法,惩处在犯法者犯法当时并不存在的罪行。立法机构限制了董事们的人身权利,对他们的露面也高度警惕,在他们的人格中过早地刻上了耻辱的评判。他们被强迫宣誓,分毫不差地交出他们的财产,并且不容许他们转移或出让他们的任何一部分财产。与刑法法案所背离的是:每一个臣民都有让自己的法律顾问上法庭听证的普通权利。他们请求举行听证会,却被驳回。而他们的暴君不提交任何证据,也不想听任何的辩护。最初提议,董事们每一个人可以分别保留财产的八分之一,以维持将来的生活。但是,后来又特别强调,由于种种复杂的罪行,这样的比例对许多人可能太轻,对有的人又会太重。于是,便分别度量每一个人的品行和行为。然后,三十五位英国人的财产和荣誉便成了轻率

交谈的话题，成了一群没有法律意识的多数人的娱乐，而毫无法庭调查的冷静与严肃。委员会那些低级的成员们，把自己的怨气和个人的敌意，以恶意的言语或者无声的投票表达出来。侮辱加深了伤害，而玩笑的挖苦更使侮辱变得尖利而刻薄。20 镑或 1 先令的津贴便是这样以玩笑的方式提出的。一个含糊的报告中说，一位董事先前与另一项计划有牵连，在那项计划中，有几个不知姓名的人损失了钱财，这也被作为他后来的罪状的一个证据。有一个人被他甩出的一句话给毁灭了，他说他要用金子来喂马；而另一个人，因其非常骄傲，以至于有一天，在财政部，他由于回答上司的口吻不够客气而遭了殃。所有的这些人都在没有出庭、没有听证的情况下被专横地处以罚金。这些罚款卷走了他们资产的绝大部分。如此明目张胆的压迫是决不能受到万能的议院的庇护的。我的祖父不会奢望他能够比他的同党得到更多的慈悲。托利党的立场和关系网使当权者讨厌他。他的名字上了一份可疑的机密名单。他众所周知的才能无法编出无知和失误的借口。在对南海董事的第一次诉讼中，吉本先生是第一个被监禁的人，在最后的判决中，他被处以的罚金数额，无疑宣布了他是一个罪名显赫的人。他向下议院宣誓交出的财产总价值为 106543 镑 5 先令 6 便士，而且并不包括先前的结算。关于吉本先生的津贴有两种不同的提议，一是 1.5 万镑，二是 1 万镑。但是当这个问题提出来时，一致通过给出较少的那部分金额。然而，议会并不能以毁灭的本领和手段毁灭我的祖父。在这片废墟上，正值壮年的他，又建立起了新的财富和命运的大厦。16 年的辛劳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我有理由相信，第二栋大厦并不比第一栋逊色。”

惩处了董事之后，立法机构考虑的第二项事宜是恢复政府的信誉，但认为沃波尔计划有所不足，受到争议。1720 年底，南海公司的总股本清算了出来，计 3780 万英镑。其中，分配给所有的经营

者的仅为 2450 万英镑。剩余的 1330 万英镑属于公司支配，而这正是他们从这场全国性的蒙骗中赚取的利润。从公司的这部分所得中抽出近 800 万英镑，以 33 镑 6 先令 8 便士的百分点的股利分给了经营者和一般的持股人。此举使人们大为欣慰。后来又发布了一道命令：凡实际上已向南海公司转让和抵押财产，或以该公司的股票做抵押借款的人，只要偿还所借款额的百分之十，将免除任何查询。他们曾经以这种方式借贷了 1100 万，那时，股票的价格上涨得很反常，而今，当股票跌至正常水平时，他们只能收回 110 万。

从那以后，在商业兴旺发达的时代里，便有了对诸多诱因进行反复思考的习惯。一个项目的成功往往会带动其他的相关行业。而在这样的商业国家，公众的倾向性总会紧紧抓住这些成功的机会，把一个急功近利的商业机构拖向深渊，从此再难逃离出来。一些骗子公司，类似于南海计划所炮制的公司，也在 1825 年的著名的大恐慌中寿终正寝。那时，就像 1720 年一样，以欺诈的手段贪婪地聚积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都在清算的日子来临之时遭了殃。1836 年的一些计划一时险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幸运的是，人们及时地避免了灾难的发生。^①

（牟百治译）

① 直到 1845 年，南海计划一直是大不列颠历史上民众整体沉溺于商业赌博的典型范例。

近代预言

世界末日已近的恐慌几次席卷了各国,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要算发生在10世纪中叶侵袭基督教界的那一次:狂热者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各地宣传《新约·启示录》上说的1000年为世界末日的预言,并说基督将在云端显现,审判一切善恶之人。教会并不赞同这种谬论,然而这种说法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①

据认为最后审判的地点设在耶路撒冷。999年,向东行进,想在耶路撒冷等待上帝的降临的朝圣者人数之多,可以和一支横扫一切的大军相媲美。大部分人在离开欧洲之前卖掉了所有财物,在圣地就靠积蓄过日子。各种建筑物倒塌无人修理,反正世界末日快到了。许多宏伟的大厦被人为地破坏,甚至连平时维护得很好的教堂,现在也无人去管理。武士、平民和奴隶们偕妻带子相伴东行,他们边走边唱赞美诗,用畏惧的双眼注视着天空,它随时会突然裂开,从中显现出容光焕发的耶稣。

在公元1000年间,朝圣者人数大增。他们大都如遭天灾,为恐惧所折磨,每一个自然现象都会使他们惊恐万状。一声雷鸣吓得他

^① 参见吉本和伏尔泰著作以详尽了解此情。

们在路中间双膝跪地祈祷。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雷声是上帝发出的声音,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无数人期待大地裂开,在雷声中死去。耶路撒冷上空每一颗能见到的流星都会使城里所有的基督教徒跑到街上哭泣和祈祷。行进路上基督教徒们也同样惊慌失措。“夜间,每当一颗流星不时划破长空,拖着冗长的火尾降落大地时,

前进在荒野的队伍便会停下祈祷”。^①



疯狂的传教士们更是火上浇油。每一颗流星都会给他们提供布道的机会,即将到来的庄严的审判成了布道的惟一话题。

人们认为彗星的出现预示着这世界很快就要灭亡。至今仍有人持有部分这种观点,但彗星不再被看做是地球毁灭的迹象,而是地理灭亡的动因。早在1832年,巨大的恐慌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蔓延,惟恐当时天文学家预言即将出现的彗星会撞击地球。人们严肃地讨论了地球所处的危险。由于担心彗星会撞击地球,把地球撞得粉碎,那一年很多人不敢从事任何事务。

在大疫流行的季节,人们经常相信有关世界末日到来的谣言。在灾难发生期间,人们最轻信。在1345年至1350年席卷整个欧洲的灾难发生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末日近在咫尺,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各主要城市随处可见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他们预言在十年之内大天使将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救世主出现在云端召集所有人参加审判。

^① 《史诗》,L.波拿巴著。

1736 年著名的惠斯顿预言——世界将于这年的 10 月 13 日毁灭，没给伦敦带来什么恐慌，到了 13 日这天，人们成群结队走到伊斯灵顿、汉普斯特德和介于两地的田野上，观看伦敦的毁灭，即“末日的开始”。在史威夫特的《杂集》第三卷标题为《真实和忠实地记述伦敦在谣传末日来临时所发生的事件》中，以挖苦的口气描述了这件蠢事。真实地记录这件事是有趣的，但教皇和盖伊一本正经的戏谑语却不是可信的。

1761 年伦敦市民两次为地震所吓，而第三次地震的预测几乎使他们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第一次地震发生在 2 月 8 日，莱姆豪斯区和波普勒区附近民房的烟囱被震倒了。第二次地震发生在 3 月 8 日，震中主要在伦敦的北部，靠近汉普斯特德和海格特区。两次地震间隔刚好一个月。这件事很快就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有个发疯的家伙名叫贝尔，是地震救护队里的一名士兵，被 4 月份还有一次地震的说法吓坏了，完全失去了理智，跑到大街上宣布 4 月 5 日伦敦将被地震所毁。许多人认为 4 月 1 号可能是更确切的日子，但不少人相信贝尔的预测，采取措施把自己和家人从伦敦转移到别的地方。随着可怕的日子临近，骚动的规模更大了，大批上当的人成群结队逃到方圆 20 英里之内的村子等待伦敦厄运的到来。伊斯灵顿、海格特、汉普斯特德、哈罗和贝肯希斯等区挤满了惊慌失措的逃难者，他们付给提供这些安全避难所的房东昂贵的租金。那些付不起这些租金的人直到预言灾难发生日子的前两三天才离开伦敦，他们在伦敦四周的田野里安营扎寨，等待强烈的地震把伦敦城夷为平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也发生同样的事件，恐慌四处蔓延。那些前个星期还嘲笑预测的人们看到别人打点行李时，也跟着收拾行装，仓皇出逃。人们认为河里是个安全的地方，码头的商船上挤满了人，他们在船上度过 4 日的晚上，每时每刻期待着看见圣保罗大教堂摇摇欲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高塔在风中摇晃，塌毁

为一片瓦砾。大多数逃难者第二天早晨就返回伦敦，认为发布预言的人是个假预言家。但很多持慎重态度的人过了一个星期才回伦敦。贝尔在短时间内声名狼藉，上当受骗的人把他当疯子看。贝尔还试图发布另外一些预言，但没有人再上当。几个月之后，他被关进了疯人院。

1806年灭世的谣言使利兹城及邻区的人们惊慌失措。谣言是这样产生的：在利兹附近的一个村子，有只母鸡下的蛋上面刻着几个字：“耶稣要降临了。”许多人参观了那个地方并检查了那些神圣的鸡蛋，相信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像处在狂涛怒海里的水手一样，恐惧淹没了他们。相信谣传的人突然变得虔诚起来，终日祷告，用改过自新的借口来安慰自己。可是很快随着谎言的揭开，一个简单的故事使他们平静下来，他们皈依宗教的热情骤然被扑灭了。几位绅士听说了这件事，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到村子，当可怜的母鸡正下那神圣的鸡蛋时抓住了它。毫无疑问，他们很快查清鸡蛋是被人用一种腐蚀性的墨水刻上字后，残忍地重新塞入母鸡体内。听到这种解释，那些曾向上帝祷告的人哈哈大笑，世界又恢复到从前的平静。

在1630年米兰发生大瘟疫时期，处于不幸的人民，如饥似渴地聆听占星术家及其他骗子的谎言。里帕蒙特在他有趣的书《杀人的医学瘟疫》中给我们作了动人的描述。十分奇怪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有人预测要发生瘟疫。1628年彗星的出现，令占星术士众说纷纭。有人坚持说是血腥战争的前兆，有人则认为大饥荒即将来临，但多数占星术士根据彗星外表暗淡的颜色判断将要发生大瘟疫。当瘟疫肆虐时，这些占星术家也因预测准确而声名鹊起。

当时，据称几百年前发布的一些预测也很流行。那些预测给民众带来有害的影响，他们相信了宿命论。求生的欲望——治疗疾病的灵丹妙药——被剥夺。这些预言给民众带来三倍于疾病所带来

的痛苦。一则奇怪的预言几乎使不幸的人们发疯。有一首按传统习惯保留下来的两行诗预言，1830年魔鬼将在整个米兰投放毒药。早在4月瘟疫最为猖獗之前的一个清晨，过路人吃惊地看见城市主要大街所有门上留下奇怪的画或污点的痕迹，就像有人用一块沾满病人脓血的海绵印上去似的。全城人迅速出动，对这奇怪的印迹谈论不休，接着恐慌迅速蔓延。虽然人们用尽各种办法查找作恶者，但全都失败了。最后，有人想起了古老的预言，所有的教堂开放让教徒们祷告——希望祈祷能击败头号魔鬼的阴谋。许多人认为魔鬼雇用外国使者在全城散发毒药。但更多人相信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密谋和他们作对，用超自然的力量传播疾病。与此同时，瘟疫可怕地蔓延。人们猜疑、恐慌。他们怀疑魔鬼在每件物品上投毒——井里的水、田里的庄稼、树上的果子。所能触摸得到的物品都被疑为有毒——房子的墙、街上的人行道、门上的把手。民众的恐惧情绪到了一发不可收的地步，大家严密提防魔鬼的使者。谁想置仇敌于死地，只需说看见他用药膏抹门就可以了，仇敌的命运就掌握在暴民的手中，只有死路一条。有那么个老人，八十多岁，每天都到安东尼奥教堂做祈祷，一天有人看见他祷告完站起来时，用斗篷擦了擦他要坐的凳子。突然有人尖叫一声说老人把毒药抹在凳子上。一群在教堂祷告的女暴民，抓住羸弱的老人的头发，一边咒骂一边把老人拖出教堂。就这样，她们拖着老人穿过泥坑，直到市政法官的房前。如果他不死于路上的话，他也许会被绑在拉肢刑架上，被迫供出他的同伙。许多其他受害者也成了民众恐惧情绪的牺牲品。有个叫莫拉的，既是药剂师又是理发师，被人们指控与魔鬼勾结投毒米兰，他的房子被人包围，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些化学制剂，虽然可怜的人称药剂是用来预防疾病的，但有资格检查药剂的医生却说那些药是毒药。于是莫拉被送上了拉肢刑架，酷刑之下他还坚持了很长时间申辩自己是无辜的。最后他的勇气尽失，被迫承

认自己与魔鬼及外国勾结投毒整个米兰城。他用油膏抹在门上，污染泉水，他还供出几个帮凶的名字。这些人立刻被抓起来，遭受同样的折磨。他们被判有罪并被处置。莫拉的房子被铲为平地，人们在上面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有莫拉所犯下的罪行。

当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同时，瘟疫继续蔓延，围在一起观看行刑的群众相互传播病毒。但他们疯狂的情绪以及他们轻信的程度和瘟疫的猖獗同步上升。人们相信每一个怪诞、荒谬的故事。有一个故事长久地吸引着民众的注意力——那就是魔鬼现身了。魔鬼在米兰占据了一所房子，它在里面制造有毒的药膏，给它的使者四处散发。有个人煞费苦心想出这么个故事，直到他自己坚信他的奇想是真的为止。他站在米兰的市场上对周围的人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他说，一个深夜的晚上，他正站在大教堂的门口，周围空无一人；他看见一辆黑色马车，由六匹乳白色的马拉着，停在了他的身旁。一大帮身穿黑色制服、骑着黑马的仆人跟在马车后面。马车里坐着一个神态威严的高个子的陌生人，长长的黑发在风中飘舞，大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唇间挂着一抹难以名状的嘲笑。陌生人的外表如此威严，使他感到敬畏，在陌生人的注视之下，他害怕得直发抖。陌生人的肤色比他所见过的任何人都黑，他周围的空气热得让人窒息。他马上意识到他来自另一世界。陌生人看到他在发抖，就和蔼而威严地请他坐到他身边。他无法不服从，在他意识到自己移动之前，发现自己已坐进马车里了。马车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陌生人一言不发，直到马车在米兰大街的一扇门前停下。街上有一群人。可是，令他吃惊的是，没人注意到这辆特别的马车和它后面的一长队人马。从这一点，他推断别人是看不见他们的。他们停留的房子好像是间商店，但里面像一个巨大的半荒废的宫殿。他跟着神秘的向导穿过几个宽大的、光线暗淡的房间。其中的一个房间，四周满是粗大的大理石柱子，鬼魂的头

目们正聚在一起讨论瘟疫进展情况。房子的其他地方漆黑一片，时不时闪电的亮光使他看清了许多打闹嬉笑和喋喋不休的骷髅们，它们或你追我赶，或像青蛙一般跳到别一个肩膀上。房子的后面是一块未经开垦的荒地，中间凸起一块黑岩石。毒水发出可怕的声音从岩石的四周冲下，渗入泥土里，再渗入米兰城所有的泉水中导致所有的水不能再饮用。待他看完这些后，陌生人把他带到另一间宽大的卧室，里面摆满了金银珠宝。如果他肯归顺于他并答应把传播疾病的油膏抹在米兰的门和房子上，所有的财宝都属于他。这时他知道陌生人一定是魔鬼。在诱惑面前，他祈祷上帝赐给他力量抑制诱惑——上帝听见了他的祷告——他拒绝了魔鬼的诱惑。陌生人对他人怒目而视，头顶发出隆隆雷声，眼冒金光，紧跟着他发现自己独自站在了大教堂的门口。他原原本本、日复一日重复讲述这奇异的故事，所有人都坚信故事是真的。警察反复搜寻那所神秘的房子，但毫无结果。那人指了几处相似的房子让警察搜寻；可是投毒的恶魔没有找到，更无鬼怪大厅和毒水喷泉。然而民众却深信不疑，许多病得疯疯癫癫的目击证人纷纷站出来，发誓他们也看见了穷凶极恶的陌生人，听到他那辆由乳白色马拉的车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在深夜驶过大街。

供认自己被魔鬼所雇散发毒药的人数多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精神错乱就像瘟疫相互传染，到处都是。人们的思想和身体都失去了控制，一天又一天人们自动站出来指控自己有罪。通常这些人身上有患病的迹象，有些人在认罪的过程中死去。在1665年伦敦发生大瘟疫期间，人们以同样的热情倾听骗子和狂热教徒的预言。笛福说，这时期人们比任何时候更沉湎于预言、天体的咒语、异梦和荒诞的故事；历书及历书上的预言把他们吓得要命，甚至在瘟疫发生的前一年，彗星的出现使他们异常恐慌，预感饥荒、瘟疫或火灾将要发生。当瘟疫刚开始流行时，狂热的迷信者跑上街宣布几

天之后伦敦将要毁灭。

1524 年伦敦发生了一件更怪异的轻信预测的事件。当时城中到处都是算命先生及占星术士，每天社会各阶层的人川流不息地前去向他们询问未来之事。早在 1524 年 6 月，好几个算命先生和占星家同时宣布，1524 年 2 月 1 日泰晤士河水将暴涨，将整个伦敦城淹没，把上万间民房冲走。人们对这个预测半信半疑，但算命先生和占星家信心十足，月复一月地宣传，最终造成大家的恐慌，许多人家收拾财物搬到了肯特和埃塞克斯。随着日期的推进，移民的数量在增加。到了 1 月份，一群群的工匠偕妻带子，步行到 15 或 20 公里远的村子等待伦敦的毁灭。中等阶层的人则坐着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前往那里。到了 1 月中旬，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被判死刑的城市，只留下四面徒壁的房子让即将来临的大水冲走。许多较有钱的人家在梅格特、汉普斯特德和贝克海斯的高处安家，有些甚至远在泰晤士河北面沃尔瑟姆大教堂、南面克罗伊登支起帐篷。博尔顿，圣·巴索洛缪教堂的院长异常惊恐，他用极高的代价在哈罗的一座山上建起了一座城堡。里面存放了供两个月使用的必需品。2 月 24 日距观看伦敦毁灭的可怕日子还有一个星期，他带着兄弟和教堂的高级职员及他所有的家属一起搬到城堡。好几条配足专业划桨手的船，也用马车运到城堡，以防洪水涨上哈罗而迫使他们搬到更远的住地。许多有钱的市民请求在他的城堡里避一避难，但是院长经过慎重考虑，只同意让那些与他私交甚好的朋友和带有大量食物的人进去。

终于，掌握伦敦命运的黎明出现在东方。惊恐的人群一早就骚动起来，观看河水上涨。据预测，河水是缓慢地而不是突然上涨，所以人们认为当他们看见古老的泰晤士河水超过警界线时，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逃命。但大部分人过于惊恐而不信能逃掉，认为 10 或 20 英里远会更安全。泰晤士河像从前一样静静地流淌，根本不

在意岸上愚蠢的人群。河水按时退潮，涨到平常的高度，又再退下，好像 20 个占星家没有违背他们的誓言似的。到了傍晚占星家们一脸茫然，市民们一想到自己如此愚弄自己也是一脸茫然。最后，到了晚上，固执的河水不愿上涨冲走哪怕是一万间民房的一间。可是人们仍害怕睡着觉。许多人熬夜到第二天天亮，以防洪水在晚上像小偷一样悄悄来到。

翌日，大家严肃认真地讨论把假预言家扔进河里是否是明智之举。幸运的是，占星家们想出了一条减轻民众愤怒的权宜之计，他们宣称由于一个小数的误差（一个很轻微的误差），他们把这次发洪水的日子整整提早了一个世纪。不管怎样，星宫图是正确的，是他们这些凡人弄错了。这一代伦敦人是安全的，伦敦将在 1624 年而不是 1524 年被洪水淹没。听到这个通告，博尔顿院长拆掉他的城堡，疲惫的逃难者返回了伦敦。

伦敦大火的目击者，在一份报道中（这份报道保存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海雷恩手稿中，并发表在古物收藏者皇家学会的学报上。）记述了另一个伦敦人轻信的例子。文章的作者每天跟随着约克公爵穿过包括弗利特桥和泰晤士河之间的管区，他写道，他们检查火灾情况时，常常被迷信的人们所阻。因为希普顿大妈在她其中的一则预言中说伦敦将化为灰烬，所以人们拒绝做任何努力来阻止这件火灾的发生。^①著名的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的儿子，也是一个冒充能预测未来的人，劝他们说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预言的发生，因为伦敦的毁灭已被写入有关伦敦命运的大书里。几百个本来可以提供宝贵的援助，把整个教区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人，却合

① 这则预言在畅销书《希普顿大妈的生平》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当英国恢复其命运，/国王重登上王位时，/伦敦却要遭受巨大伤亡，/众多的建筑将被夷为平地。”

抱双臂在一旁围观。而更多的人毫不后悔地抢劫他们不能拯救的城市。^①

希普顿大妈的预言在英格兰许多乡村地区仍被深信不疑。在村舍和仆役聚集的地方她的名气很大,她的预言在英格兰所有文盲、半文盲及一部分居民中广为流传。人们普遍认为她出生在纳尔斯伯勒,亨利七世统治时期。为了获得预测未来的魔力,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虽然她生前被看做是一个女巫,但是她主动逃脱了一个女巫的命运。她活到很大年纪,在约克郡靠近克利夫顿的家中安详地死于床上。据说为了纪念她,人们在她的墓地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未撒过谎的她,
人们常常验证她的魔法,
她的预言将千古流传,
她的名字将流芳百世。

① 1842年3月12日《伦敦星期六日报》登有下面的内容:一则荒谬的传说在愚昧无知的人中流传——伦敦在3月17日或圣·帕特里克节毁灭。这个预测是根据下面的两则古代预言得来的。一则据称发布于1203年,另一则是占星家迪博士于1598年发布的:“1842年,/太阳将目睹四件事:/饥饿的大地将吞没伦敦,/那些富裕、有名的城镇。/法国的狂风暴雨将下个不停,/直到河流变成汪洋大海。/西班牙将会一分为二,/饥饉再次让土地荒芜。/我,迪伊的僧人,/发布于1203年。/上帝垂怜你们众生,/为可怕的崩溃——房子、土地及人类的灵魂,/做好准备吧!/你们的罪孽深重。/在1842年,那崭新的一年,/在那12个月的第三个月,/或许只是一天或两天——/你们也许很快变为冰冷的僵尸。/亲爱的基督徒们,不要顽强及妄为,/伟大的君主将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因为我的名字叫迪。(1598年,摘自不列颠博物馆手稿。)伦敦城里人们的惊慌失措这时并没有波及未受教育的阶层,但他们的惊慌同样被记录下来。不久以后据说在哈利手稿中找到了20条这样的预言。



希普顿大妈的房子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从未有过一天，”她的口传传记作者说，“她不讲述一些奇异的事，那需要十分认真的思考。远近的人们蜂拥而至，她声名远扬。形形色色的人——老人，年轻人，富人，穷人，特别是想解未来之疑的年轻的姑娘们，都来找她。她解惑、释疑，让所有人满意而归。”在其余来访的人中，有贝弗利修道院院长，希普顿大妈向他预言了亨利八世对修道院的镇压，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婚姻，在史密斯菲尔德对异教徒的火刑以及苏格兰的玛丽皇后的死刑。她还预测了詹姆斯一世的登基，说到詹姆斯一世时她还加上一句：每一个不幸的发生都来自寒冷的北方。在随后的一次来访中她又发布了另一条预言，根据她的信徒们的见解，这则预言仍未实现，但有望本世纪得以实现。

血海伴随着洪流的时刻即将到来，
巨大的噪声——呼叫与惨叫将被听到，
大海的怒吼将响过苍天的惊雷。
三对三的雄狮将奋力拼搏，
为人类带来欢乐，为君王带来荣耀。
水深火热的年代一旦过去，
和平的时光又将一如既往。
处处将是丰收的景象，
佩剑的人们勤耕细作。

但是，她所有的预言中最为出名的一则是和伦敦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到当伦敦和海格特被绵延不断的房子连接起来时，即将在这不幸的国土上爆发的灾难使他们不寒而栗。她死前不久预测了这个交接处，说如果风行一时的建筑按目前

404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同样的比例持续较长时间，交接可能很快完成。革命——强大的君主统治的垮台，流许多血将表明事件的发生。看到灾难发生的天使们也将转过脸去，为英国的不幸哭泣。

尽管希普顿大妈声名远扬，但她在英国预言家排名榜上却名列第二。默林，法力无边的默林，因他非凡的才能独自高高站在第一和最伟大的位置上。就像老德雷顿在他的《波科-奥尔拜恩》里所写的那样：

默林巫术天下谁人不知？
岁岁年年默林随处可见，
他的预言历经漫漫千年，
直到时光老人将它完成。

在斯宾塞的敬神诗里，他给我们强有力地描述了这位著名的预言家：

他之前、之后及健在的人中，
试问有谁比他具有更大的魔力，
他能唤出太阳和月亮听他驱使，
他使陆地变为海洋，海洋变为陆地，
亦能使黑夜变为白天。
独自一人就使一大群人惊惶不安，
能操纵大批人群和最细小的事情，
他使敌人闻风丧胆，
他的名字至今还让魔鬼发抖。
人们说他不是凡人的先祖或是其他生物之人子，
而是足智多谋的精灵出于错觉附在修女身上的产物。

这首诗表达了一般人对默林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默林是沃蒂根的同龄人，争论的焦点在于他到底是个真人还是个化身——一个具有丰富想像力的轻信的民族的形象。看起来很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人，拥有超过他时代所能理解的知识，就像弗里亚尔·培根具有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的知识一样，无知的人们赋予他超自然的、像斯宾塞已列举的特性。

蒙默思郡的杰弗里把默林的颂诗或预言翻译成拉丁语散文。不仅杰弗里非常崇敬默林，而且大多数年老的编年史作者也崇敬他。由托马斯·海伍德编写，在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发表的《默林的生平和他的预言、预言的释解以及为我们英国的编年史作者所证明》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几则假预言。这些预言好像都是海伍德自己添加上去的。它们太简单明了太明白无误，让人一下子就怀疑这些预言是事后编成的。谈到理查得一世，他说：

这颗狮心将奋起反抗撒拉人，
从他那里获得许多荣耀的奖励。
玫瑰与百合将首次团聚，
但离开他的猎物会变得庸俗，
当海外这些伟绩得以完成时，
国内的一切将乱成一团。
狮子将被关进铁笼子里，
但受苦之后会被赎出获得自由。

头脑简单的托马斯·海伍德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生。关于理查得三世的预言同样是浅显易懂的，他说：

一位驼背的怪物，生来就有牙齿，
是艺术的笑料、自然的嘲弄物，
从子宫里被怪戾地抛出，
脚先头后地来到这个世界，
从立足的低地开始，
每上一个台阶，双膝深浸在血泊里，
直到达到希望的崇高境界，
身着豪华的服装，丑陋外形被人敬佩，
他自己认为可以最为完全地站立，
一个身形怪异的私生子便已落地。

那些预言中的另一个告诉我们，亨利八世将从罗马那里夺得政权，“带回英国宫殿，他应该把思想激进的人从英国清除出去”，他“既不会饶恕使他生气的男人，也不会放过他色欲中的女人”。在他下一任继承人时代“将有柴捆和柱子”。海伍德大师在他所处的时代结束了默林的预言，不对他死后英国将发生什么事说出只言片语。他说，除了他引用的预言外，许多其他预言在他那个时代，以默林的名字传到国外。但他仅给他的读者一个预言，让他们去分析。预言如下：“当大麻成熟准备拔起时，英国人小心你的脑袋。”有人会认为，这一则预言应该让他想起绞刑架，在当时那是发布假预言的人所得到的下场。他这样解释道：“HEMPE 共有 5 个字母，若从亨利八世以后的 5 位继承人推断，就不难解释了：H，代表亨利国王的名字；E，爱德华，他的儿子，排名第六；M，玛丽，继爱德华之后即位；P，西班牙菲利浦王子，与玛丽女王结婚，并一起参与了英国王权统治；E，代表伊利莎白女王，在她死后将发生大恐慌，因为担心皇室会出现混乱局面。”但这件事没有发生，在小事上极狡

猾的海伍德摆脱了窘境，他说：“虽然事情的发生并不像原先所预料的那样，然而却被证实是真的。因为在詹姆斯国王和平继位之后，不仅在伦敦，而且遍及整个大不列颠有很高的死亡率，此后的七年国家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这和庞蒂弗拉克特镇的彼得的托词没什么两样。他曾因预言约翰国王的死亡和废黜被国王吊死。格拉顿在他的《英格兰编年史》中对这位假预言家作了浅显而有趣的描述。他说：“英格兰的教士们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名叫彼得·韦克菲尔德的假预言家，约克郡人，一个隐士，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一个夸夸其谈的商人。现在让这位彼得赢得声誉，国王失去民心，各种各样愚蠢的人每天在全国的老百姓中间散布谣言说，基督曾两次以孩子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一次在约克，一次在庞蒂弗拉克特镇；基督曾三次低声对他说‘和平、和平、和平’，并教导他许多事，这些事他马上告诉了主教，并呼吁人们改变他们不洁的生活方式。教士们说，由于他的灵魂也受到了撞击，他看到了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悲伤。他说不足的是全国只有三个人过着基督徒式的生活。”

这个预言家预言约翰国王将在下一个耶稣升天节之前，即公元1211年结束他的统治，从他登基时算起历时13年，他说，这是受到基督的启示而得到的。为此人们质问他，国王是被杀死还是被废黜或是自动放弃王位？他回答说不能断定，但他说他肯定国王和他的家族成员从那以后再也不能登上王位了。

国王听说这件事后，对此嘲笑了一番，仅是表示藐视而已，“呸！”他说，“他是个白痴无赖，脑子少根弦。”可是当这蠢家伙就这样逃脱了因冒犯国王而带来的惩罚，国王不再提起这件事时，他更是四处造谣，无事生非，因为他本是个无所事事的无赖，过去常爱搬弄是非；因此那些敬爱国王的人把他当成坏分子抓了起来，投进监狱。但国王并不知道此事。

这个幽灵般的预言家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他的名字无处不在，如果人们的愚昧无知占了上风，他们就不怎么聪明了。特别是他因为这事进了监狱，谣言传得越远，人们的想像力就越夸大；他们的做法越愚蠢，他们的无稽之谈和无聊之举就越多。从那时起，旧的谣言刚传开，新的谣言又产生了，谣言越来越多，谎言又产生了谎言，这样每天都有人造谣中伤国王，所说之事却无一件是真的，谣言四起，流言满天飞，敌人兴高采烈，教士背信弃义。所有相同的臆测或是其他巧妙的说法，全都算在归在这个蠢预言家的头上，像“彼得·韦克菲尔德这样说的”；“那是他预测的”；“它将如此发生”；甚至可以说许多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当基督升天日，以前曾预言的日子到来时，约翰国王命令手下在开阔地支起他的皇室帐篷，与他的皇室顾问及贵宾们一起，用他过去曾举行过的最隆重的仪式来欢度这一天，用歌舞来慰藉自己，身边到处是他信得过的朋友。当这盛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过后，他的敌人感到迷惑不解，然而为了实现这个预言，他们把它理解成一句比喻的话说：“他不再是国王了，因为教皇统治国家，不是他。”（当时亨利国王正在为教皇宣布开除他的教籍而苦恼。）

国王的顾问劝告国王说这个假预言家给国家制造麻烦，唆使人心变坏，呼吁下议院反对他，因为他在高级教士的帮助下渡过海峡，他说的话传到法国国王的耳中，给了他侵略英国的勇气。因此国王下令吊死这个假预言家和他的儿子，以防那家族再产生假预言家。

海伍德是一个讲究各种预言真实性的人，对这位彼得·庞弗雷特或庞弗来特大唱赞歌，如果他不幸生长在同一时代，他很可能会分担他的命运。海伍德说这个彼得不仅仅是一个预言家，还是个吟游诗人，能预测出约翰国王潜在的并随即发生的灾难。由于发布约翰国王在统治十四年后将被废黜的预测而被指责是个假预言家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时，彼得大胆地回答国王，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真实的；由于把皇冠给了教皇，每年向他上交贡物，实际上是教皇在统治着国家而不是约翰国王。海伍德认为这个解释相当完美，于是这个预言家的声誉就永远地建立了起来。

话又说回到默林。彭斯评论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士说的话，至今仍可用于默林身上。“他的法力无边，他的名声震天，他的名字广为人念。”

默林不仅在他的出生地负有盛名，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享有声誉。1498年在巴黎出版了有关默林的《生平、预言、奇迹》一书，书中文字艰涩难懂，据传是由罗伯特·德·博松写的。书中讲述默林的父亲就是魔鬼本人，默林一落地就会开口说话，安慰他那年轻善良的母亲，她不会像她坏心肠的邻居所说的那样死于分娩。教区的法官听说这一奇事，就传她母子俩上法庭；他们当天就赶到。为了更有效地检测小预言家的聪明才智，法官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是谁，小默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我的父亲是魔鬼，我拥有他所具有的魔力，无所不知——过去、现在、将来。”法官吃惊地拍着手，谨慎地决定不去打扰这个可怕的小孩和他的母亲。

早期的传说认为巨石堆是默林用魔力造的，人们相信巨石在他的指挥下，快速地从爱尔兰飞到索尔兹伯里平原，然后他把它整理成现在的样子，永远地纪念在那里被撒克逊人杀害的三百个英国领袖的不幸命运。

在靠近卡马森的阿伯加文尼，人们依然可见默林住过的洞穴及他念咒的地方。斯宾塞在他的《仙后》一书中对此作了多美的描述啊！在这里我们无需因重复这些诗句而道歉，任何有关英国伟大的预言家的介绍缺了它将是不完整的。

41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那儿便是足智多谋的黥林，
深藏地下的栖息之所。
在深不见天日的洞穴里，
谁也觅不到他的身影，
而他却在洞穴与周围的精灵交谈。

假如你碰巧走到了同样的道上，
去看看那恐怖的地方。
他们说它是一个邪恶凹洞，
位于一块岩石下的小小空间。
在迪内沃尔的山林，
巴里急流处陡然向下。
但我告诫你无论如何
别冒昧闯入那可怕的卧室，
以致恶魔在你不防备时把你吞下。

但站在高处，垂耳倾听，
可怕的铁链和铜锅的响声
会将你的耳膜震荡。
还有在受煎熬的鬼魂发出阵阵的惨叫，
使你脆弱的神智变得昏昏惶惶。
不时传来巨大的呻吟和痛苦的嚎叫声，
皆因鬼魂过度受罪而经受不了。
高亢的敲击声和丁当声不时传自那深岩之下，
回响不绝，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说起因是这样的，

默林临死之前，
欲筑铜墙围院，环绕凯麦登之周边。
他差鬼魂将它完工，
在建筑期间却被他久爱的湖畔夫人急请而去，
他因而迫使工匠停工，
却约束鬼魂不得停息直至他的归来。
时值那虚假的夫人引诱，
他受到奇袭而葬身棺架之下，
再未能返回工作的位置。
然而鬼魂却忍受不了他们的工作，
无奈害怕其戒律，
只得在那儿日夜劳作，
直到铜墙筑起。

在英国其余的预言家中，人们相信罗伯特·尼克松的本领并没有完全被先进的科学知识所抹掉。他是柴郡的一个白痴，希普顿大妈的同代人。有关他的情况，人们较为接受的说法是，他出生于德拉米尔森林附近，离皇家河谷不远的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他从小学种田，但他又蠢又笨什么也学不会，大家都认为他已不可救药，对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奇谈怪论不加注意，人们相信他的许多预言就是这样遗失的。这些奇谈怪论注定不总是被忽视，一个偶然的事件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把他确立为一流水准的预言家。当时他正在田里种地，突然他停了下来，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双手做着令人费解的手势：“啊！迪克！啊！哈里！噢，干得太糟了，迪克！噢，干得好，哈里！”与他一起在地里干活的同伴们不知道这赞美之词表示什么。然而第二天他们就解开了这个谜团。有位仓促的信使带来了消息，就在尼克松在地里大喊大叫的时候，理查得三世死于

博斯沃思战场，亨利七世也登基当上了英格兰的国王。

不久新预言家的名声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国王表示要接见他并与他交谈。国王派信使把他带到宫中。不过早在信使到达柴郡之前，尼克松已知道并惧怕等待着他的荣耀。据说在国王表示要见他的那一刻，尼克松就通过超自然的本领知道了这事。他神智十分痛苦地在奥弗镇上乱跑，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说亨利派人来请他入宫，他必须到宫里去，在那里被饿死。人们对这番话丝毫不感兴趣。可是，第三天信使真的来到，把他带入宫里。这件事给柴郡人一个印象——他们的预言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尼克松到宫中正好碰上亨利国王因丢失了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显得十分烦恼。于是亨利国王问尼克松能否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找到钻石。其实亨利国王自己把钻石藏了起来，为的是要考一考尼克松的预测本领。令亨利国王大为吃惊的是，尼克松用一句古谚语回答他：“谁把它藏起来，谁就能找到。”从那时起，国王绝对相信尼克松有预测未来的天赋，命令手下人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

尼克松留在宫中期间的每时每刻，都处于害怕被饿死的恐惧中。他不停地跟国王说，如果国王不允许他离开皇宫回到家乡去，他就会被饿死。亨利受不了他的抱怨，给他的文武百官和厨师下达了秘密的指令，尼克松想吃多少就给他送多少。他生活过得非常好，过了一段时间他壮实得像贵族的随从，胖得像郡长。一天国王外出打猎，尼克松跑到宫殿大门口，跪着恳求国王他不可以留下来饿死。国王哈哈大笑，叫来一位官员，告诉这位官员，在他外出时要特别照顾好预言家，然后骑上马向森林驰去。国王离开后，宫里的仆人们开始嘲笑和侮辱尼克松，他们认为他不配得到这么好的照顾。于是尼克松向照顾他的官员抱怨此事。为了不让尼克松再受欺负，官员把他锁在国王的密室里，每天按时供给他四餐饭。可是

事情就这么凑巧，一位从国王那里来的信使要这位官员立刻到温切斯特去处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官员急于服从国王的命令，骑上马跟在信使的后面飞奔而去，完全把尼克松忘在脑后。他三天后才回来，当他想起这位预言家，跑到国王的密室时，发现尼克松躺在地上，像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已被饿死了。

有人认为在尼克松的预言中，下面与小僭君时代有关的预测已经实现：

一个伟人将降临英格兰，
但一个国王的儿子
将从他那里夺得胜利。

乌鸦将痛饮许多贵族的鲜血，
北方将要造南方的反。

北方的公鸡被迫逃走，
因其傲慢它的羽毛被拔掉，
他将一直要咒骂他出生的那天。

尼克松的崇拜者们说，所有这些预言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清楚。第一则预言表示查尔斯·爱德华王子在卡洛登战役中被坎伯兰公爵击败；第二则预言表示德温特沃特公爵、巴尔默里诺公爵及洛瓦特公爵的死刑；第三则预言表示查尔斯·爱德华王子从英国海岸撤退。下面列出的预测则是有待实现的：

在 7、8 和 9 之间，
英格兰人会看到奇迹。

在 9 和 13 之间，
所有的悲伤将会出现。

可怕的战争将要开始，
耗尽了我们的钱和我们的人，
在镰刀和糖果之间，
所有的英国人要有勇气。

外国要侵略英国，他们的头盔上带白雪，在他们衣服下摆携带
着灾难、饥荒和谋杀。

南特维琪镇将被大水冲走。

还没有人试图对这前两则预言作出解释；然而毫无疑问有人会歪曲某一事件来迎合它。第三则，有关英国被一个头盔上有雪的民族入侵的预测，希普顿大妈认为它很清楚地预测即将和俄国进行的战争。至于最后一则，前面提到的镇上有相当多的人十分相信这个镇的命运将会和预言说的那样。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预言家没有提到哪年才发生这个可怕的灾难，所以他们认为它有可能两个世纪以后才发生。

很受欢迎的尼克松的传记作者在总结他们对尼克松的记述时写道：“有些人认为他的预言是人们的传说，然而根据所发生的事，已明白无误地表示他的大部分预言已证明或将证明是真的，为此无论何时我们不仅要发挥我们的最大潜力用武力击退敌人，而且还要防止我们放纵堕落，走上歧路，要不断向上帝祷告感谢他对我们的保护和赐给我们的安全。”对于这个说法，尽管因果颠倒，然而每个人都会高呼：“阿门！”

除这些预言家之外，在英国还有编年史家利利、英国医生普尔·罗宾、帕特里奇和弗朗西斯·穆尔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的马修·拉恩斯伯格。尽管他们自称是伟大的预言家，但和默林、希普顿及尼克松相比，他们便自愧不如。因为默林他们所预测的事比预测天气难度要高多了，而且预测也不仅仅局限于一年一次。在这些预言家之后，编年史家几乎不值一提，即使是1708年因其预言轰动整个英格兰的著名的帕特里奇也是如此，活着时他的死被伊萨克·比克斯塔夫描写得如此滑稽而令人满意。这种草率的结尾未免过于明显，他们和他们的做法都不值得人们纪念。

（叶品娟 译）

算命术

人们仍在摸索以预期
命运之神的精巧安排；
他们求助巫术以预见
将要发生的及永不发生的事。

——摘自《休迪布拉斯》^① 第三诗章第三部分

根据原定的计划，我们接下来考虑人们因急欲看破未来厚实
的黑幕而产生的愚蠢行为。上帝因其睿智之故，不止一次揭开了覆
盖着可怕秘密的黑面纱。同是为了睿智之故，他规定，除了那些
例子外，对未来的无知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人类。对人类来说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是幸运的。然而，由于人类不明白上帝的赐福，在
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进行不懈努力，希望抢在时间的前头，探索未
来将发生的事。人类把这些假想变为一项研究，分出数不清的学科
和体系，花费一生的精力做无谓的研究。没有什么学科比这更容易

① 《休迪布拉斯》为17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以嘲弄性仿英雄诗格写成
的一首嘲讽清教徒的讽刺诗。

欺骗芸芸大众。每种事物或多或少都有奥妙存在，要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反省才能掌握，坚信要是方法正确的话，我们会认识未来，未来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过分强调我们人类自身的重要性是人类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一想到星星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照耀着他们，通过移动和方位的变化预示了等待着他们的欢乐和悲伤，这给人类的自尊心带来多大的满足！人类与宇宙的比例尚不足无数蚕食夏日树叶的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昆虫与地球之比，但却乐于想象永恒的各种天体主要是为了预测我们的命运而创造的。如果我们知道虫子它也渴望了解未来的奥秘，设想流星划过天空并警告它一个山雀正在附近徘徊准备把它吞没；暴风雨和地震，帝国的变革，或伟大的君主的垮台，仅仅预示着它的开始、它的昌盛和它的衰败，那么我们会感觉到爬到我们脚边的虫子的自大是多么的可怜。人类没有丝毫表现出谦虚的样子，更别说那些叫做占星术、预言术、泥土占卜术、巫术、手相术以及形形色色的占卜会谦虚起来。

总之我们暂时不考虑异教徒的至理名言和宗教预言，而仅仅限于近代因预测未来而使自己扬名的人，我们会发现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这些骗子的黄金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作为炼丹术士时已提到过。这两个称号混在一起一点也不让人吃惊。有人会认为那些如此愚蠢的假装拥有能延长人类生命几个世纪之久的能力的人，同时也会假装预测未来。世人就像相信他们仅发现一个秘密一样，乐意相信他们已发现了所有的秘密。三个世纪以前欧洲最著名的占星术家也是炼丹术士。阿格里帕、帕拉切尔苏斯、迪博士和玫瑰十字会都把精力一方面放在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上，另一方面放在假装拥有点金石和长生不老药上。在他们那个时代，惊人的、可怖的、超自然的思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盛行。人们普遍认为魔鬼或星星不断干涉人类的事务，向他们请教都要举行恰当的仪式。

性情忧郁的人就向巫师请教；性情较开朗的人就向占星家请教。那时期政府和所有的君主都鼓励占星学。在英格兰从伊丽莎白时代直到威廉和玛丽时代，公正的占星术家享有很高声誉。那段时期是迪博士、兰姆、弗曼，还有利利、布克、盖得布里、埃文以及在每个大一点的城镇和乡村行骗的无数无名骗子的全盛时期，他们用天宫图算命帮人找回失物；预测人们的婚姻幸福不幸福；预测行程是否顺利；指明任何事务——从开补鞋店的到军队的演练开始的吉利时刻。用巴特勒的话来说就是从事下列活动的人：

在衣物悄然失落，
铜或锡壶渺然而去，
身系要事的人，
远近都来求助于他们，
那些提供晦隐命运之词，
传达月神贤明之见的人。

在利利的《他的生平和时代的传记》一书中，对众多本领不如己的骗子作了颇多的介绍。他做出一副极瞧不起他们的样子。不是因为他们是星占术士，而是因为他们为找回被窃的物品向顾客收取费用从而玷污了这门高尚的艺术。从巴特勒的《休迪布拉斯》和它奇特的曲调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无数像这样的骗子靠使人类轻易上当的巫术和妖术过日子。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假托弗朗西斯之名的编年史家享有多高的声誉！然而，在查尔斯一世时期，英联邦最博学的、最高贵的、最引人注目的大人物们在公开场合毫不犹豫地占星家们请教。巴特勒使他在西迪罗弗尔的名字下永生的利利，讲述他计划写一本名为《占星术的入门》的书，书中他将就占星术的合法性满足全国的读者。他说许多士兵支持他，独立派

的很多人和下议院众多可尊敬的先生，他可靠的朋友，会支持他反对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们，要是长老们能够做到的话，他们会使他的预言沉默。后来他把计划付诸实施，当他的书出版时，他与名叫布克的占星家一起到国会军队设在温泽的指挥部，他们在费尔法克斯将军住所的花园里受到欢迎和款待。随后他们被介绍给将军，将军非常友好地接见他们并提到他们的一些预言。他希望他们这门“艺术”是合法的，与上帝的话相一致。虽然他自己并不了解占星术，可是他不怀疑这两个占星家惧怕上帝，因此他们对他们评价颇高。利利使将军相信占星术与《圣经》所讲的一致，根据他所掌握的有关星星的知识，他信心十足地预测国会军队将会打垮所有的敌人。在奥立佛保护关系之下，这个骗子告诉我们他毫无顾忌地写作，他成了独立派，所有的士兵都是他的朋友。当他去英格兰时，他看到一个士兵手拿一本预言书站在一支队伍的前面，对着从身边经过的几连士兵大叫：“噢！听听利利说些什么：这个月内你们有希望获胜！勇士们，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再读这个月的预测！”

伦敦大火灾发生之后，由于利利说他事先曾预测火灾的发生，他被下议院指定的委员会请去调查大火发生的原因。在他 1651 年发表的《君主制或非君主制》一书里，他插入一页一面画着裹着被单在挖墓穴的人，另一面画着一座在着火的大城市的画。委员会有个自作聪明的议员想起了利利的书里的画，于是向下议院提起它，下议院决定传唤利利到场协助调查。利利依时出席，罗伯特·布鲁克爵士告知请他来的缘由，并请他说一说他所知道的情况。这给自恃清高的利利吹嘘他的本领提供了少有的机会，他发表长篇大论吹捧自己及他的伪科学。他说在查尔斯一世被处死之后他极想大概地知道从那以后国会和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研究星宫图，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他把他研究的结果变为纹章图案及难解的符号，并不作任何说明，这样除了睿智者外，一般人是看不懂它真

正意思的。利利说这是仿效许多贤明的哲人曾做过的先例。

“你预见大火发生的年份了吗？”一位议员问道。“没有，”利利回答，“这不是我想要的，对此事我没有做详细的研究。”经过进一步了解，下议院发现他们从这个占星家身上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非常有礼貌地把他打发走了。

有一个利利解释的预言并得意讲述的例子，足已说明他使成千上万人上当的话全是废话。“1588年，”他写道，“有一条用希腊字母印的预言，十分准确地解释自1641年到1660年这段时间发生在英国的长时间的动乱。”结尾这样写道：“继他之后将有一个可怕的死人出现，一个具有世上最高贵的王室血统的G和他在一起；G将登上王位，铲除异端，使英国走上正道。”下面是这条隐晦的谬论的解释：“修道院将被废除80至90年之久，将军的名字为蒙克，是个死人。王室G或C（它是希腊语中的第三个字母，在拉丁语中指C，字母表的第三个字母）是查尔斯二世，据说他的血统是世上最高贵的血统。”

占星家们在法国和德国要比在英国受欢迎多了。在很早的时候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人愤怒地谴责他们与男巫没什么两样。最迷信的男人——路易十一世，在宫中豢养了一大批占星家。最迷信的女人——凯瑟琳·德·德迪契，如果没有用占星图推算过，她决不会做任何重大事情。她特别照顾自己的同胞，在她统治法国时期，法国境内各种各样的意大利巫师、术士及算命先生泛滥成灾。但是毫无疑问，当时首要的占星家是著名的诺斯特拉达穆斯，凯瑟琳的丈夫亨利二世的医生。他1503年生于普罗旺斯的圣雷米镇，其父是个公证人。诺斯特拉达穆斯直到50岁才出名，当时他的《世纪连绵》一书，用隐晦难解的语言创作的诗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556年由于这本诗集广为流传，亨利二世决定把他收到自己的帐下，任命他为他的医生。从他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

《真实世纪》增印版一书里的自我介绍中，我们得知他常常和他的王室主人一起谈论未来的奥秘，除了他做医生的年金外，作为谈话的报酬，他还收到国王送的许多礼物。亨利死后诺斯特拉达穆斯回到他的故乡。1564年查尔斯九世到那里去拜访他，诺斯特拉达穆斯对法国和整个世界几百年后将发生的事情的惊人了解给亨利九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九世任命他做国家顾问兼他的私人医生。此外在别的事情上对他也很大度。“总而言之，”他的传记作者继续写道，“如果我把他所得的荣誉、所有最高贵的及最博学的人，从老远的地方请到他家与他交谈，好似他是圣人一般的事全写出来，我就太啰嗦了。事实上，许多不相识的人来法国只为求教于他。”

诺斯特拉达穆斯创作的预言由超过1000段的诗组成，每段四行完全和古《圣经》一样晦涩难懂。这些预言跨越时空幅度极大，人们差不多相信这些预言几个世纪之内会在某个地方得以实现。只要灵活一点，就像利利在对有关蒙克将军和可怕的死人所作的解释那样，就很容易把事件套进预言中。

在那时，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瓦龙地区极受欢迎。那里的老农妇极其刻苦地向他求教并对他充满信心。

凯瑟琳·德·梅迪契不是她那有名的家族中惟一供养占星家的成员。15世纪初，有一个住在佛罗伦萨名叫巴西尔的人，因有看透未来黑幕的本领而闻名整个意大利。据传说他对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市民的科斯莫·德·梅迪契说他将身居高位，因为他的星位与奥古斯都·凯撒和查理五世皇帝的星位一样。另一个占星家预测了亚历山大·德·梅迪契王子的死。他在各种情况下的描写是如此地细微和详尽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在实现自己的预言中起主要作用——这是维持他们这些家伙名声的一种普通的办法。他很肯定地预言王子将会死于他所熟悉的朋友之手，凶手是一个

身材单薄、小脸、皮肤黝黑、异常沉默寡言的人。后来这事真的应验了。亚历山大在卧室里被他的表兄洛伦佐杀死，凶手和上面的描述完全一样。《赫耳弥帕斯的再生》的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倾向于相信占星家没有参与谋杀，而是被亚历山大王子的朋友雇来警告王子处于危险之中。

从巨大的危险中，被捕者已逃出，
只是一会儿，非凡的命运便已改变。
宫殿里那些人全被捕获，
整个城市笼罩着吉祥的征兆。

“这是什么？”信徒们会叫道，“难道不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他的命运的改变及盟军对巴黎的占领吗？”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在其第3世纪98号预言中他说：

两位皇宫兄弟相互猛烈发难，
他们之间的斗争如此剧烈，
以至于相互却要各占要塞以战对方，
他们的统治期与一生只能充满纷争。

某些利利再生的信奉者认为此预言并不难解。用一句俗话来说，它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如果占星家在写此诗时不把唐·米格罗和唐佩德罗亮出，这难道不是比其他部分更清楚、更明了吗？

有一个更奇特的故事，讲的是15世纪住在罗马尼名叫安托克·提比特斯的占星家。那时，几乎所有意大利微不足道的君王都供养着这种人为他们服务。提比斯特曾在巴黎学过数学并学得很出色，他发布了很多预言，其中一些合情理的预言被送到马拉泰斯

塔——里米尼君王的家里。他声名远扬，书房里不是坐满了声名显赫的来访者，就是挤满了求他赐教的顾客。短时间内，他就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由于经不起名气带来的种种考验，他悲惨地度过余生，最后死于断头台上。下面的故事流传很广，并经常被后来的占星家得意地引用，作为对他们占星学真实性的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明。据传早在他死前很久，他发布了三条奇异的预测——一条是有关他自己的；另一条是关于他朋友的；第三条是关于他的支持者马拉泰斯塔的。他发布的第一条是有关他的朋友当时最伟大的将领之一的吉多·博格尼。吉多极其想知道他的命运如何，于是不断要求提比特斯告诉他，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提比特斯根据吉多的占星图以及掌纹来进行推断。随后，提比特斯一脸悲伤地告诉吉多，按所有占星术和手相术的规律来看，他将被他最好的朋友怀疑，接着就丧了命。吉多又问占星家他是否能预测自己的命运；提比特斯再一次用占星图进行推测，发现他将死于断头台上。马拉泰斯塔听到这些在当时显然不可能证实是真的预测后，希望他的占星家也预测他的命运，不管他命运如何不好，也不要隐瞒。提比特斯同意了，告诉他的支持者——当时意大利最有活力、最有权力的王子之一，他将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最后像乞丐一样死于博特尼亚一家普通医院里。结果三种情况全发生了。吉多·博格尼被他的岳父，考特·本蒂沃廖指控犯有把里米尼城交给教皇军队的叛国罪，后来当他以朋友身份被邀请去吃晚饭时，在饭桌上被暴君马拉泰斯塔下令暗杀了。因被朋友叛国罪牵连，占星家同时也被投进监狱。他企图逃脱，并成功地从地牢窗户逃到护城河，这时他被哨兵发现。这件事被报告给马拉泰斯塔，第二天早上他下令把占星家处死。马拉泰斯塔这个时候还没有记起那个预言，他并不担忧自己的命运；然而事情慢慢地发生了。尽管吉多·博格尼是无罪的，然而有些人却密谋把里米尼移交给教皇；他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城市落

在考特·德·瓦伦蒂诺斯的手中。混乱中，马拉泰斯塔仅仅来得及乔装逃出宫中。他被敌人四处追赶，所有以前的朋友都遗弃他，后来他自己的孩子也抛弃了他。最后在博特尼亚他患了一种慢性疾病，无人愿意收留他，他被抬到医院，最后死在那里。

在路易十六世诞生前的几个星期，由马歇尔·巴松皮埃尔和朝廷一些贵族从德国请来的占星家就已住在宫中，准备在未来法国君主降生时编制出他的占星图。当皇后分娩时，他被带进与之相邻的房间以便他能得知孩子降生的那一时刻。他观察的结果是三个字：diu,dure,feliciter，意思是新诞生的国王将活得久，在位时间长，很努力，很有成绩。你再也不能期待一个既要谋生同时还是一个朝臣的占星家能说出比这更吉利的预言了。随后为了纪念王子的诞生，铸造了一枚纪念章，有一面是刚出世的王子的占星图，王子被称为赶着马车的阿波罗，旁边还刻有铭文：“Ortus solis Gallici”——“法国初升的太阳”。

为占星术找到最好的措辞的占星家是伟大的占星家开普勒，他自己极不情愿从事这一行业。他有许多朋友找他算命，对那些他并不害怕因坦率而得罪的人，他总是正面拒绝其要求。在其他情况下他使自己适应了流行的谬见。在他送给格拉赫教授的一份《星历表》中他写道，这些只是毫无价值的推测，但他却被迫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否则他会被饿死。“你们这些过于聪明的哲学家们，”在他《第三次干预》一书中他大声疾呼，“你们过于责备从事占星术的女儿了！你们知道她必须利用她的本领养活她的母亲吗？如果人们不对观测天空预测未来抱有希望的话，缺乏收入的占星家们将养不活他们自己。”

招魂术仅次于占星术，是那些打听未来奥秘的人常用的巫术。记载中最早的例子是关于隐多珥女巫和塞缪尔的幽灵。几乎古代所有国家都相信有可能召唤死人的幽灵来揭开上帝对游魂公开的

所有可怕的秘密。古代文学的读者会马上想起许多暗指巫术的文章；可是招魂术从不在任何国家公开进行。所有统治者把它看做是十足的犯罪行为。而占星术却受到推崇，从事占星术的人得到支持和奖励。招魂者一般被判火刑或绞死。罗杰·培根、艾伯特斯·马格努斯、维格努斯、阿诺得·维尔纳夫以及许多其他人，很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公众指责干涉这些亵渎神明的事情。对于这类指责公众的偏见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对哪种罪的辩解都没有像对

招魂术这样费力和困难。可是从大量从事招魂术的人数来看，它是很受欢迎的，尽管有危险，招魂者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存在。

占泥术，或用线和圆及其他在泥土上面画数字的办法预测未来的占卜术，在亚洲国家仍广为流行，但在欧洲却几乎不为人所知。

预言术，从鸟的飞行或鸟的内脏得出预测，罗马人极为喜爱的预言术同样在欧洲广为传播。目前，对预言术最有研究的人是令人讨厌的印度暴徒。

占卜术，自称持有更远的名声。它从历史记载的最早时期开始就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它很可能与时代同步发展。犹太人、埃及人、迦勒底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占卜的方法相同；同样占卜术在近代的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在非洲和美洲四处流浪的



未受教育的部落也对占卜术极为熟悉。现今在文明的欧洲流行的占卜术,主要是用纸牌、茶杯和掌上的纹线进行占卜。吉卜赛人最擅长占卜。然而成千上万卑微的家庭中,妻子或丈夫求助于他们茶杯底下的地板来了解下个收成是否丰收,或歉收。年轻姑娘看着相同的地方想了解她们什么时候将结婚;她们选择的男人是黑还是白,是富还是穷,是好还是坏。现代人所喜欢的用牌进行的占卜,当然是现代的占卜术,因为纸牌不可能是400多年前的古物。欧洲乡村有一半少女十分相信的相手术已过时了,好像埃及人在氏族时代就已懂得用相手术。用茶杯占卜,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在吉卜赛部落,约瑟也用过。埃及人还用铁条进行占卜。在近代,有人假称用这种方法能找到宝藏。现在所有这些占卜在欧洲十分流行。占名术或通过分析一个人名字的字母,以及字母各种位置的变化来预测他的命运,是一种更现代的占卜方法,但没有几个人相信它。下面是戈勒在他的《占术大全》一书里列举的从前用过的各种各样的占卜,霍恩把它们引用在他的《年历书》1517页中。

立体占术:根据风火水土全面占卜。

占高术:根据空气占卜。

占火术:用火进行占卜。

占水术:用水进行占卜。

占泥术:用泥土进行占卜。

占神术:假装根据幽灵、《圣经》或上帝的话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占卜。

魔鬼占卜术:在魔鬼或恶魔的帮助下占卜。

神像占卜术:用神像或塑像进行占卜。

心灵占卜术:根据心理、情感或性格进行占卜。

肠卜术:根据人的肠子占卜。

- 占兽术：用动物进行占卜。
- 占鸟术：用禽鸟进行占卜。
- 占鱼术：用鱼进行占卜。
- 占草术：用草进行占卜。
- 占石术：用石头进行占卜。
- 占签术：用求到的签进行占卜。
- 占梦术：根据梦进行占卜。
- 相名术：根据名字进行占卜。
- 算术相术：根据数字进行占卜。
- 对数相术：用对数进行占卜。
- 斑卜术：根据胸部到腹部的斑点进行占卜。
- 腹卜术：根据腹部发出的声音或腹部上的斑点进行占卜。
- 脐卜术：根据肚脐进行占卜。
- 手相术：根据手上的纹路进行占卜。
- 脚相术：根据脚上的纹路进行占卜。
- 指甲相术：根据指甲进行占卜。
- 驴卜术：根据驴头进行占卜。
- 灰卜术：根据灰末进行占卜。
- 烟卜术：根据烟的形状进行占卜。
- 香卜术：根据燃烧的香进行占卜。
- 蜡卜术：根据熔化的蜡进行占卜。
- 相水术：根据盆中的水进行占卜。
- 镜卜术：用镜子进行占卜。
- 字卜术：根据纸上的或卡片上的字迹进行占卜。
- 剑卜术：根据刀或剑进行占卜。
- 水晶球卜术：用水晶球进行占卜。
- 指纹卜术：根据手上的指纹进行占卜。

430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筛卜术：用筛子进行占卜。

斧卜术：用斧头进行占卜。

铜卜术：用铜器皿或其他金属进行占卜。

占骨术：用骨、皮进行占卜。

占星术：根据星官图进行占卜。

扶乩：根据幽灵进行占卜。

骰子占卜：用骰子进行占卜。

酒渣占卜：用酒渣进行占卜。

无花果占卜：用无花果进行占卜。

乳酪占卜：用乳酪进行占卜。

大麦粉占卜：用大麦粉进行占卜。

谷物占卜：用谷物进行占卜。

公鸡占卜：用公鸡进行占卜。

绕圈占卜：使人在圆圈内行走或绕圈直到头晕跌倒，然后根据跌倒处进行占卜。

灯卜术：用灯或蜡烛进行占卜。

占梦术，或者释梦术，是最远古时代遗传下来的，无论世界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释梦术却始终存留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记载大量证明了广为流传的观念，即有释梦本领的人能从梦里测出未来将发生的事。释梦术的法则，如果在原始时代存在的话，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在今天有个简单的办法揭开所有的秘密。有个自作聪明的基督徒说，对梦可作相反的解释。因此，如果你梦到污物，你将得到某样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你梦到死亡，你会听到活人的消息；如果你梦到金银财宝，你会有失去它们的危险；如果你梦到你有许多朋友，你将会被许多敌人迫害。可是法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梦见小猪会带给你好运，而梦见大公牛将会给

你带来厄运；如果你梦见你掉了一颗牙齿，你可能会相信你会马上失去一个朋友；如果你梦到你的房子着火了，你将会收到从遥远的国度传来的消息；如果你梦见害虫，这将是你家有人生病的迹象；如果你梦见蛇，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一些朋友将成为你的死敌。然而，所有的梦中最为吉利的是梦见你在泥潭里打滚，清水是忧伤的预兆。如果你梦见自己赤身裸体站在大街上，不知到哪里去找件衣服以躲避众目睽睽的目光时，意味着你将有大麻烦，陷进悲伤和窘困之中。

在大不列颠、欧洲和美洲大陆的许多地方的乡村，可以找到老妇人，人们十分相信她们对梦的解释，就好像她们是圣人一样。在远离城镇的偏僻的地方，如果发现一家人每天早上总在吃早餐时讲述他们晚上做的梦，梦的解释决定着他们这一天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他们来说，梦见的既不是盛开的花也不是成熟的果，那是既不好也不坏的预兆；梦见田野或森林的每一棵树同样会影响着凡人的命运。梦见灰末，表示要出远门；梦见橡树，表示长寿和事业昌盛。如果少女梦见剥树上的皮，是失去闺友的象征；如果是已婚妇女梦见，是丧失亲人的象征；如果是男人梦见，则是好运到来的象征。梦见一棵无叶树，是悲伤痛苦的象征；梦见一株无枝叶的树干，是绝望和自杀的象征；在具有象征未来信息的花木果树中，下面的一些最重要的花木果树，按照字母的顺序从常见的到少见的排列：

文竹：采集并捆成一束，象征着眼泪；如果你在梦中看见它生长，则是交好运的象征。

芦荟：不开花代表长寿；开花代表有遗产。

洋葱：这种蔬菜象征着你很快会收到你最意料不到的人送给你的礼物。

432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龙牙草：这种草药表示你家里会有人生病。

银莲花：预示爱情。

熊耳朵：梦见它在床上表示好运，在花盆里表示结婚，而去采集它，预示寡居。

越橘：预示将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金雀花：预示增添家庭成员。

花椰菜：预示你所有的朋友都怠慢你，你将陷入穷困之中，发现没人可怜你。

酸梅：预示从乡下来的礼物。

水仙：任何梦见水仙的少女，都会被她的家长警告不得与情人一起走进森林或任何黑暗僻静的地方，如果她叫喊别人可能会听不见；如她不听劝告，留给她的只有遗憾：“她将永远不能戴上花环，/却佩上忧伤的黑纱，/全因惨苦的哥哥从树枝上摔下。”

无花果：青色表示尴尬，干果对穷人来说表示金钱，对富人来说表示高兴。

三色堇：表示心口疼痛。

百合花：预示高兴，睡莲预示来自海上的危险。

柠檬：预示分离。

石榴：预示单身的人有幸福的婚姻，对结婚有争执的人预示和好。

玫瑰：预示幸福的爱情，不掺杂质的幸福。

含酸液的植物：梦见这种植物预示你很快有机会发挥你的节俭才能以渡过某一大灾难。

太阳花：表明你的自尊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紫罗兰：对单身的人预示不幸，对结婚的人预示高兴。

黄色花：任何一种黄色的花都将预示嫉妒。

浆果紫杉：对男女都预示失去亲人。

可以看到释梦的法则是极不一致的。英格兰的乡村少女在梦到玫瑰的第二天早上会兴奋得双颊发红，而诺曼底的农民则因同样的原因失望和苦恼。瑞士人梦见栎树并不像英国人那样高兴，因为他认为栎树表示对他的警告，因某一小事他会有躲不掉的灾难。就这样无知和迷信的人折磨自己，陷入烦恼之中，在毫无结果的希望和对不幸的恐惧中度过一生。

预兆。在人类试图揭开未来奥秘而陷入了自寻烦恼的形形色色的巫术中，迹象和预兆占有显著的地位。在某个时期几乎没有一件事不被某些预言家们看成要么是吉兆要么是凶兆。而凶兆数量众多。我们更善于自己折磨自己，而不是发掘我们身边的生活，寻找乐趣。我们走上自找烦恼的歧路，生活对我们来说还不够苦涩，我们还在里面加毒药，或臆造可怕的事自己吓自己，如果我们不杜撰这些事的话，它们根本就不存在。阿迪生说：“我们不仅备尝生活的不幸，而且还要受到琐事的折磨。我知道一颗流星会让人夜不能寐，我曾看见一个正在恋爱的男人变得脸色苍白，毫无食欲。一个家庭害怕半夜仓号的叫声胜于害怕一伙破门而入的强盗。不仅如此，蟋蟀的叫声比狮子的吼叫更让人恐惧。对那些脑子里充满预兆和预言的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无关紧要的。一颗锈的铁钉或一枚弯曲的别针都会产生预兆。”

自从阿迪生写下上面的话已经过去了125年，125年里目睹了许多错误的预言。从那时起，许多假预言和谬误被时间的脚步踏得粉碎。然而，预兆却丝毫未损地保留下来，恐吓愚蠢之人，使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相信预兆的人并不局限于地位卑微和蒙昧的人。有人知道一位曾率领过一支声名显赫的军队的将军害怕烛光下的一张随风吹动的被单；有人看见那些靠正直和公平的手段在文学领域赢得崇高声誉的博学之士，因街上的一只狗在对着月亮狂吠，

而把他们的孩子紧紧聚拢在身边，害怕其中的一个会被抢走。能坦率地承认相信预兆根本不配称为通情达理的人的那些人，同时也承认，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任何预兆，然而当他们听到一种无害的名叫“死囚的看护者”的昆虫在墙上发出嘀嗒声，或看到长方形的空心煤冒出火花来时，也控制不住自己对死的惧怕。

除了以上提到的预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吓唬粗俗之人和愚蠢之人的不祥预兆。如果这些人身体突然一阵战栗，他们相信在战栗的那一刻，一个敌人正踏在将来是他们坟墓的那块地上。碰上一头驴，在梯子下走过，在米迦勒节忘记吃鹅肉，踩上甲虫或吃到一个壳里的双胞胎仁，同样是不吉利的。同样，无心打泼盐会使他悲伤，打翻一颗谷子都会使他一整天不高兴。如果一张桌子坐了 13 个人，其中一人一年之内必将死去，所有的人都会不幸福。在所有不祥的预兆中，这是最不祥的预兆。爱开玩笑的基奇纳博士过去常常说，他相信对坐下准备吃饭的 13 个人来说，真正不幸的情形是在餐桌上只有够 12 个人吃的饭菜。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不采纳这一明智的看问题的方法。在欧洲几乎每个国家流行着相同的迷信，有些人甚至把 13 看成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如果他们在钱包里发现有 13 枚钱币，他们把多余的那枚扔掉，好像它是脏东西一样。豁达的贝朗热在他优美的歌曲《13 人在吃晚餐》里对这种迷信持理想化的态度，就像他的一贯做法，在他的歌曲里混合着带有哲理的训诫。在吃饭时，他打翻盐，环顾四周，发现他是第 13 位客人。当他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幻想着疾病、苦痛和死亡时，他突然被幻想中的魔鬼吓了一跳，幻想中的魔鬼并不是一副可怖的模样，一身骷髅，带着可怕的镣；而是一位光明天使，她让人类明白害怕她的到来而折磨自己是愚蠢的，此时她是人类的朋友而不是人类的敌人，要把人类从自我束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如果人类能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死亡，好好地生活直到不可避



免的死亡来临，他们可以免受多少悲伤与苦恼的折磨啊！

在那些吉兆中，最吉的预兆之一是碰见花斑马。碰见两头花斑马更是幸运。这时你吐唾沫三次，许下任何合情理的愿望，三天之内你的愿望将得以实现。如果你无意中穿反了袜子，也是好运降临的预兆；如果你故意穿反袜子，则不会有好运。打两次喷嚏很幸运，但如果你打第三次的话，预兆就失去了魔力，好运将会在萌芽状态就被消灭。如果一只陌生的狗跟随你向你摇尾乞怜，希望跟随你时，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预兆；如果一只陌生的公猫来到你家，对你们全家表示友好，同样是吉兆；如果是一只母猫，相反是巨大不幸来临的预兆；如果是一群蜜蜂飞到你家花园，某一种极高的荣誉和

巨大的幸福在等着你。

除了这些对未来的透视外，你还可以通过密切注意自己所能感到的身体的每一个发痒部位以了解自己的某些命运。因此，如果眼睛或鼻子痒，表明你很快有烦恼事；如果脚痒，你将踏上陌生的土地；如果肘子痒，你将更换情侣；右手痒表示你不久会获得一笔钱；如果是左手痒，你将要支出这笔钱。

在欧洲仅有少数一些预兆受到普遍的推崇。如果全部一一列举出来，篇幅之长让人疲惫，荒唐之论让人厌恶。试图详述远东各国流行的与之相同的形形色色的巫术更是毫无益处。每位读者会记起保留在《项狄传》一书中详尽的诅咒方法——依照你想起或你能发明的任何方式诅咒一个人。东方的预兆经并不比欧洲的简单。在某个时刻，身体的每一个动作、脑海里的每一次波动都是一个预兆。自然界的每一个形态和物体，甚至云的形状及天气的变化、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声音，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或鸟类或昆虫类或是无生命的东西，都是一个预兆。任何极微小的东西都能唤起一个不值得珍惜的希望或加重生存痛苦的恐惧。

从很早的时代由相信预兆而产生的迷信，因其比其他巫术更有利于探知未来的奥秘，在某个时代与其他巫术分开了。下面的内容，逐字抄录于布里奇大妈所写的流行的《梦和预兆之书》一书，将展示当代英国人民的信仰。有关古代所记载的这些仪式，有兴趣的人将会在《日常大全》中找到大量的材料：

“1月1日”——如果一个少女上床睡觉时，喝一品脱放有由一个小母鸡所下的蛋的蛋黄、一只蜘蛛腿、一条捣烂了的黄鳝皮，再用护身符搅拌过的冷的矿泉水，她未来的命运就会在梦里显现出来。如果是在一年中的任何其他的日子进行，这种魔力就会失效。

“圣·瓦伦丁节”——让一位单身妇女在清晨走出家门，如果她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妇女，她那一年将不会结婚；如果她碰到的是个男人，她会在三个月内结婚。

“女人节”——这一天如果你尝试这个方法，肯定会成功。用夹有蓝丝线的红毛线串起31颗坚果，在上床睡觉时挂在脖子上，反复念下面的句子：“噢，我期望！噢，我期望梦见我真正的爱人！”半夜过后不久，你将在梦中看见你的爱人，同时还得知未来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重大的事件。

“圣·斯威辛节前夜”——选择你最想知道的三件事，用一只新笔蘸上红墨水写在一张上好的布纹纸上；你事先一定要把布纹纸的四个角裁去并烧掉。把纸折成一个真正的情人结，用你头上的三根头发缠住。把纸连续三夜放在你的枕头下，你想知道未来的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

“圣·马克节前夜”——当钟声敲响12下的时候，到离你最近的教堂的墓地，从教堂南面的一座墓地上采集三束草（越长越肥大的越好），上床睡觉时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热切地重复着这些诗句：“圣·马克之夜先知赐福于我，/让我的希望和恐惧得以平息；/无论我的命运是好是坏，/无论我的地位是尊是卑，/是孤独一个还是成新娘，/这是我的星辰带给我的命运。”如果那晚你没有做梦，你将独身，你的生活会是苦不堪言的；如果你梦到雷声和闪电，你的生活将会极为困窘和极度悲伤。

“圣烛节”——这天晚上（是圣母玛利亚的洁身日）让3个或5个或7个或9个少女聚集在一间正方形的卧室里。在卧室的四个角各挂上一束由芸香和迷迭香混在一起的香草。然后用面粉、橄榄油加白糖混在一块做蛋糕。每个少女出同样的力，平均分摊所需费用。蛋糕做好后要切成相同的几块，每个

43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少女在切蛋糕时，在她的那块蛋糕上标出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把蛋糕放在火炉前烤一小时，在此期间不能说一句话，少女们手臂和膝盖交叉而坐。蛋糕烤好了，再把每块蛋糕用一张纸包好，在每张纸上少女将写上所罗门诗歌中的有关爱情的诗句。如果她把用纸包好的蛋糕放在枕头下，她会做真实的梦。她会看见她未来的丈夫、她的每个孩子，除此之外还知道她的家庭是穷还是富，对她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打击。

“夏至”——摘三朵玫瑰，用硫磺烟熏，当天三点整把其中的一朵埋在一棵紫杉树下；把第二朵埋在一座新坟里；把第三朵放在你的枕头下连续三个晚上，在夏至结束时把第三朵花放在炭火中烧掉。在这期间，你的梦会告诉你将来的命运如何。据布里奇大妈所说，更为奇特和有意思的是，将要和你结婚的那个男人从此将不得安宁，直到来探望你为止。除此之外，你会永远出现在他的梦里。

“圣·约翰节前夜”——用上等的黑天鹅绒做一个新的针插（低廉的天鹅绒会达不到目的），在针插的一面用你能买到的最小的针（不能用其他针代替）平扎进去扎出你的名，另一面用一些很大的针扎一个十字，再扎一个圆圈围住十字。把针插放进晚上你脱下的袜子里，把袜子挂在床角边。你未来所有的命运将会梦里一一显现。

“一年里的第一轮新月”——当一年里第一轮新月出现的时候，取一品脱纯净矿泉水，在里面加进一只由白母鸡生的蛋的蛋清、一杯白酒、三个削去白皮的杏仁和一大汤匙白玫瑰香水。上床睡觉时不多不少只喝三口，用清晰的声音在三个不同的时间重复下面的诗句，声音不要太大以防被别人听见：“如果我梦见洁净的水，/在黎明来到之前；/是我将来穷苦的象征。/如果我梦见可口的啤酒，/我的心情将会是上下波动，

/好运厄运交织，/有时高兴有时悲伤。/但如果我梦见美酒，
/我的命运将是富足和幸福；/酒越烈我的心情越好。/我的命运梦，显现，显现！”

“2月29日”——这一天四年只有一次，对于那些急于想看一看他们未来命运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迫切想知道她们将来的丈夫的外表及肤色的少女们来说是极为吉利的，采用的方法是这样的：取27根最为细小的针三根三根地插进一根蜡烛里，把蜡烛的底端点燃，然后插在泥做的烛台上，制做烛台的泥土必须是从一个处女的坟里取出来的。在钟刚刚敲12点时把带蜡烛的烛台放在烟囱的左角，然后马上去睡觉。当蜡烛燃完后，取出针放进你的左鞋里。在9个晚上过去之前，你的命运将会显现出来。

我们现在仅是对探索未来奥秘的各种巫术，特别是近代流行的巫术做了个仓促的概述。这种蠢行在所有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本质上是相同的。关于民族特征和民族特点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登山者利用他最常见到的自然现象来预测未来；同样生活在平原的人则利用他周围事物的现象寻求了解未来奥秘，使他的迷信活动带有地方色彩。同样渴望知道上帝所掩盖的奥秘的精神鼓舞着他们所有的人。人类对探知未来的奥秘的好奇心几乎不可能全部得到根除。死亡和厄运不断地使那些精神衰弱、无宗教信仰、愚昧无知的人们感到恐惧，如果这样的东西还存在世上，巫术将会继续盛行；哲学家们大谈巫术的荒谬性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蠢行已大为减少。占卜者和预言家们失去了往日的声誉，秘密地躲藏起来，时不时在光天化日之下露一露脸。就目前来说情况有明显的改进。

（叶品娟 译）

磁性催眠术士

有人认为他们聪明绝顶，

有人认为他们愚妄十足。

——摘自贝蒂的《说唱人》

众所周知，想像力对疾病的治疗有着奇妙的影响。一个手势，一瞥目光，便可以使一位虚弱而轻信的患者发作；而在他人信誓旦旦的承诺中，伴着充分的信赖，服下一粒面包做成的药丸其治愈效果较之药典中所有的药物更为奏效。1625年，在布雷达的围城战中，许多士兵得了坏血病，危在旦夕。在尝试了所有其他治疗方法均告失败后，奥兰治王子就是利用善意的谎言、利用士兵们对医师医术的轻信，治愈了他们^①。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尤其在讲

① 参见凡德对围攻布雷达的记述。坏血病肆虐驻地，奥兰治王子赐给医师们三个小瓶子，瓶子里装着用甘菊、苦艾、樟脑等煎熬的药水。王子令医师们假称这是价值昂贵、极其稀有、药效极佳的药品，这些药品是经过千难万险从东方搞到的，一加仑水中只要滴入两三滴就可以治愈痼疾。士兵们非常信仰他们的统帅，他们高兴地服了药，很快恢复了健康。以后，他们每次都二三十人一群聚集在王子周围，颂扬他高超的技艺，表达对他的救命之恩的感激。

述巫术史时更是如此。现在，人们都知道，那些足以吓唬轻信、胆小的妇女的夸张的表演仪式，怪诞的动作姿势，以及男女巫师晦涩的隐语行话，都可以诱发癔病或者其他疾病的症状这一不争的事实。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它们却被看做是魔王的行为——不仅受害者和一般百姓这样认为，而且巫师们自己亦持如此看法。

在炼金术开始声名狼藉，炼金术士声嘶力竭苟延残喘之时，一种新的幻想又在这种想像力的基础上意外地出现了，并在众多的炼金术士中找到了热心的倡导者。他们中许多人摒弃早期的追求，而使自己成为催眠术士。开始这种幻念以矿物质的形式出现，进而它又以动物和磁性的形式出现，并以后者的名义流传至今，受其愚弄的人数不胜数。

矿物磁性催眠术士炫耀其作为现代江湖郎中们所景仰的前辈最早受到关注。虽然现在人们对帕拉切尔苏斯自恃为玫瑰十字会的鼻祖颇有非议，但是他应该被尊奉为首开先河的催眠术士倒是毋庸置疑的。本书叙述炼金术部分时曾经提及过他。像绝大多数著名人物一样，帕拉切尔苏斯也是位医师，自称他不仅会炼金、使人永生，而且能诊治百病。现在看来，他是第一个把神秘非凡的法力归功于磁的人。他深信磁是点金石——即使它不能使金属变成金，它仍然可以抚慰人类的疾苦、阻止生命衰退的进程。显然受深信不疑磁是点金石这一观念的激励，他周游波斯及阿拉伯半岛多年，寻找硬石山脉，因此他在东方寓言中享有盛名。当他在巴塞尔行医时，他把他的一种秘方叫做金丹——一种宝石或水晶。他宣称金丹是万应药，含有磁性，可以起到治疗癫痫、癔病、痉挛的效果。他很快就有了许多追随者，声誉也越来越大，远近闻名。就这样，播下了第一代从生根起就是谬误的种子，而且它们还广泛地兴盛开来。尽管现代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疗法术士拒绝接受这一观点，但是仍然必须承认这的确是磁学的起源，因为我们发现，从帕拉切尔

苏斯开始至梅斯梅尔出现为止,矿物磁性催眠术一直被系统地继承下来,并且它的幻妄还被赋予了新的特征。

帕拉切尔苏斯自夸他可以利用磁石将人体的疾病移植到地球上。他声称可行的方法有六种,其中一种相当怪。他说:“一个人如果患了病——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非地方性的,不妨试试下述治疗方法。取一块裹满吗咪^①、混有肥土的磁石。在这些土里播下与该病相一致或同质的种子,再将这些土过筛并与吗咪拌和,放入陶制容器中,并且记住每天用泡有清洗过病肢或病体的药用洗液为之浇水,从而将疾病从人体移植到泥土里的种子上。如此这般之后,将这些种子从陶制容器中移植到地里,等待它们开始发芽直至长成草本植物。随着这些植物的长大,人体疾病的症状将减轻;当它们充分成熟时,疾病便可望彻底消除。”

在与炼金术士的争论中揭露了对方许多欺诈行为的耶稣会教士基歇尔,就是一个对磁石功效坚信不疑的信徒。受一位饱经痼疾折磨的病人求助,基歇尔让患者吞下一块研成粉状的磁石,与此同时,将一副以铁做填充物的泥敷剂置于其疾患外部的隆起处。他认为采用这种方法,当磁石到达体内肿胀部位的对应位置时,便会吸附铁与肿块。他说这样就能安全快速地消除肿块。

① 吗咪(mummy: 过去有人把人体或动物身体的某部分捣碎,弄成粉末当做药物的一种制剂。——译注)有若干种,多用于磁性药物中。帕拉切尔苏斯列举了六种;前四种的差别仅仅在于四种不同的人为维持其生命所用的成分不同,这四种人是埃及人、阿拉伯人、比萨斯费特人和利比亚人。第五种有特异法力的吗咪是用被绞死的犯人为原料来制取的。帕拉切尔苏斯称,“这样做具有和缓的干燥作用,既去掉水分,又不破坏油分与其精神质;因受到天神的呵护,神灵的富集又使之继续得到强化。由此,完成可以称之为星宿的或天神的吗咪”。第六种吗咪,是用取自存活着的躯体散发出的微粒或在灵魂升天时进行处理得来的,但是我们尚未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或许由于所采用的获取方法之故亦不得而知。——摘自《帕拉切尔苏斯著作集》。

随着这种磁之道的传播，人们觉得，任何金属物对人体造成的创伤均可用磁石治愈。这种错觉日愈增大，以至于被认为其足以磁化刀剑、治疗刀枪伤！这便是 17 世纪中叶轰动一时的、著名的“枪伤药膏”的由来。以下便是帕拉切尔苏斯开具的处方——这个处方被用来治疗除穿透心脏、大脑或动脉以外的、因尖锐武器致伤的任何创伤。“取在绞死后未被掩埋的窃贼头颅上长满的苔藓、真吗咪、人血（仍温热）各一盎司；人的板油二盎司；亚麻仁油、松节油、亚美尼亚黏土各二打兰。在研钵内拌匀后，将此药膏置于一长方形的窄瓮中”。把这种药膏仔细地涂抹在浸过伤口血液的武器上，然后阴干。与此同时，及时用清洁水清洗伤口，覆盖上清洁柔软的纱布，每天打开一次以清除含脓的或其他的脏物。在《国外评论季刊》第 12 卷上发表关于动物磁性说论文的作者称，这种治疗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这种创伤的情况下，外科医生亦是采用与之完全相同的方法，只是未将武器抹油而已！”

枪伤药膏在欧洲大陆名噪一时，一些急性子甚至出面要求取得其发明权。本书前面提及过的玫瑰十字会派的巫医弗卢德，就是极热心于将此药膏引进到英格兰的人。他在不同的病例中进行尝试，获得极大的成功，这并不以为奇，因为在他向患者夸耀此药膏的灵验、振作他们的精神的同时，他从未疏忽过诸如清洗、包扎等古往今来充分证明其作用的、那些平常而又极其重要的治疗。弗卢德还进一步声称，倘若应用得当，磁便是所有疾病的良药；但是就像地球一样，人也有南、北极之分，只有当人体处于北部方位时才能产生磁性！正当弗卢德之说盛传时，其人与其所青睐的药物——他的药膏，均受到了抨击，毕竟这种药膏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毫无作用，削弱了人们对它的功效的信心。一位叫帕森·福斯特的人写了一本题为《清除枪伤药膏的海绵》的小册子。他在书中写道，采用或推荐这种药膏就像巫术一样有害；它是魔王撒旦发明的，在

世界的末日，魔王将不会放过每一个曾给予它极小鼓励的人。“事实上，”帕森·福斯特说，“魔王自己将它给了帕拉切尔苏斯；帕拉切尔苏斯将它给了帝王；帝王将它给了朝臣；朝臣将它给了巴普蒂斯塔·波尔塔；而巴普蒂斯塔·波尔塔又将它给了巫医弗卢德——一位尚在著名的伦敦城里居住和行医的医师，此人现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它。”受到发难的巫医弗卢德也不甘示弱，拿起笔回击了一文，题为《对帕森·福斯特的海绵挤压》，捍卫他的药膏的正确性。文中说到，业已洞察“清除说”的发难者对同仁所为的粗鲁姿态及行为；其虽极尽造谣中伤、煽风点火之能事，然而自有雄辩的事实予以驳斥与消除，最终，他的发难必当被枪伤药膏的现实功效扑灭及至彻底清除。

这次辩论不久，一个更显赫的武器药膏信徒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出现了，他是因参与黑色火药阴谋活动而被处决的埃弗拉德·迪格比爵士的儿子。这位朝臣一方面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集炼金术士们张狂放肆的想法于一身。他信奉点金石之说，意欲缠住笛卡儿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发长生不老药或者其他一些可使人类生命无限延长的方法上。根据维尔纳夫的阿诺德提出的假想，他给他的妻子，美丽的维尼夏·阿纳斯塔西娅·斯坦利一盘用毒蛇喂养的阉鸡，希望她食后能美貌永驻。这样一个人一旦接受枪伤药膏的思想，可以预料他会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枪伤药膏终究在他手中从一种药膏变成了一种叫做交感散的药粉。他自称得到了一位卡梅尔教团教士的真传，该教士是在波斯或亚美尼亚师承一位极有名望的东方炼金术士。詹姆斯国王、威尔士亲王、白金汉公爵，以及许多其他达官显贵们都相信它的功效。凯内尔姆爵士在蒙彼利埃给学者会讲述过下面这个著名的病例。一天，著名学者、《树木学》及多种著作的作者詹姆斯·豪厄尔先生，意外地遇到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正在决斗，情形危急，他

一个箭步冲到他们俩中间，力图分开他们。他一手抓住其中一个格斗者的剑柄，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握住了另一格斗者的刀刃。格斗者都迁怒于这位闯入的朋友，力图摆脱他的阻拦。于是，被豪厄尔先生握住剑刃的一方粗暴地抽出利剑，他的手几乎被砍断，割断了神经和肌肉，穿透到骨头。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方趁他松开了手，也抽出了他的剑，冲着对手的头击去，豪厄尔先生看见了，奋不顾身地举起受伤的手想赶紧挡住这一击，剑于是又落在他已负伤的手背上，重重地砍了一刀。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说：“格斗的双方就像中了邪似的，如果他们当时头脑正常的话，他们就会为给了他们自己生命的、亲密的朋友而流血了。”看见豪厄尔先生脸上溅满了伤手流出的血，他们两人连忙扔下各自的剑，抱着他，赶紧用吊袜带包扎他的伤手以期止住过量出血的血管，将他送回家，并派人去请外科医生。詹姆斯国王非常器重豪厄尔先生，他听说此事后便派来了自己的外科医生照顾他。下面，我们还得继续用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的原话来讲述这个故事。他说：“也是我命中注定要跟他打交道罢。三四天后我正在做准备工作时，他来到我的宅邸，请求我查看他的伤口。‘我的外科医生担心它会长成坏疽，’他说，‘果真如此的话，我的手就保不住了，肯定得截肢，而我知道这种创伤惟你能手到病除、妙手回春。’确实，看起来他显得异常痛苦，他说，伤口发炎火辣辣地难以忍受。我告诉他，我极乐意为他效劳。但是，也许他了解我的治疗方法既无需看视又无肌肤的接触后，便不会接受我的治疗了，因为他会认为这种方法无效，或者会认为它是迷信。他回答说：‘别人对我谈起过阁下非凡的医术，对于它的灵验我毫不怀疑；万语千言恕我概之为一句西班牙谚语：‘只要能够出奇

迹，魔鬼也该受赞扬。’^①

“既然如此，我便请他任意取来一件沾有血渍的物品，他即刻差人去取来他第一次包扎手用的吊袜带。然后，我去端来一盆水，就像要洗手似的，又取了一撮我用于研究的矾粉并立刻将其溶解了。一得到那条血染的吊袜带，我就将它放入盆中，在间歇的当儿，留意豪厄尔先生的举止，他正站在我房间的角落里和一位先生在谈话，全然不理睬我的所作所为。过了一会儿，他蓦地跳起来，看来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变化。我问他感到哪儿不适，‘我知道我并无不适，但我发现我不再感到痛了，倒觉得很舒服，就像一条湿冷的餐巾敷在我的手上，原先折磨我的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消失了。’我回答说：‘既然你对我的药感觉那么好，我劝你将膏药统统去掉，只要保持伤口清洁、心平气和，即可望康复。’这件事立刻被禀报给白金汉公爵处，很快国王也知道了——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关注着此事，迫切地想知道事情的始末。那天饭后，我从盆中捞出吊袜带，放在大火上烘烤。吊袜带刚刚烤干，豪厄尔先生的仆人就跑来说，他的主人又有了那种被烧灼的感觉，他的手热得如同被置于煤火上烧烤着一样。我告诉他，尽管现在如此，但他很快就会感到缓和的，因为我知道事出有因，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也许他还没有回到主人那儿，他主人的那种烧灼感就不复存在了。万一觉得没有好转，我希望他立刻再回来，否则他就别再来了，结果那仆人又回来了。他一回来，我便立即又把吊袜带泡入水中，他马上就发现他的主人完全不痛了。简单地说，后来也不再有痛感，五六天内便长疤并完全痊愈了。”

这就是凯内尔姆·迪格伯爵士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在那个

① 指好事不因其做者卑微而减色，喻只求达到目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译注

年代，信仰疗法术士的狂妄自负不一而足。人们也并非始终认为治疗必得用交感散或枪伤药膏。有人称，用手来磁化剑便足以消除因同一把剑致伤引起的疼痛（这便是动物磁性说的雏形）。他们宣称，如果他们用手指向上捋剑，伤员便立即感到痛楚缓解，而如果他们向下捋剑，他则会感到痛不欲生。

在这个时期，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磁性与磁力的观念。持这种观念的人相信，肉体可以产生一种共感，人们尽管远隔万里，仍然可以借助于这种方法，利用意念互相通信，迅速地交流各自的思想。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从两个人的手臂上切下一块肉，趁着温热和出血的时候将它们互相移植。移植后的肉体长成新的手臂，却仍与其母体保持密切共感，即原来的主人对它所受到的伤害极其敏感。当需要交换信息时，只要在这些移植的肉体上连续敲击出字母符号，便可以进行。即使双方远隔重洋，只要任一方用磁针扎刺手臂，他的朋友立刻就能接收到他正在发送的电报所传递的内容。无论他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什么字符，对方的手臂上都会产生同一字符的痛感。

与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同一时代并与之齐名的是瓦伦丁·格雷特拉克斯先生。格雷特拉克斯并没有具体提到磁性或其他理论主张，他只是利用其他人的轻信进行欺骗，比较而言，他的做法比起当时风行研究的矿物磁性说更接近于当代的动物磁性说。他的父亲是爱尔兰绅士，他本人在科克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财产。他早年曾陷于一种忧郁性精神错乱，后来头脑中产生一种冲动，不分黑夜白天、不论睡觉醒来，总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不断出现在他的脑里——上帝授权他治疗瘰癧。他对夫人谈起此事，他夫人直截了当地说他是痴人说梦。尽管是高级权威的授权，他自己的确也对此将信将疑，因而打算试试它是否灵验。几天后，他来到位于利斯莫尔教区的索尔特斯布里奇，找到一个叫做威廉·马厄的

人家。马厄的眼睛、面颊和咽喉都长有瘰癧，病魔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在得到患者的充分信任后，格雷特拉克斯便开始了他的尝试：他对病人行了按手礼，抚摩他，并热情地为他祈祷。他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几天后患处就有了很大的好转，再加以其他药物的辅助治疗，患者最终得以彻底康复。这一成功促使他更加深信自己负有神圣的使命。日月如梭，一天，他又得到上帝的诏示，让他去治疗疟疾。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不仅可以治疗瘰癧和疟疾，而且可以治疗癫痫、溃疡、疼痛和跛脚等疾病。整个科克郡都处于观看这位奇特医生的骚动中。在病人的疾病因疑虑和精神抑郁而加重的情况下，他的治疗无疑更为见效（当然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效益）。据他自己所说^①，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助的病人应接不暇，以至于他无暇顾及自己的事务，无暇享受家庭及朋友陪伴的乐趣。每一个星期他都得腾出三天时间，从早六时至晚六时，对所有前来求助的患者行按手礼祈神赐福。尽管如此，蜂拥而至的人群仍然络绎不绝，毗邻的城镇也容纳不下他们了。他因此背井离乡来到约尔，而求助的病人也接踵而来，他们不仅有从爱尔兰各地来的，而且有从英格兰赶来的，患者群聚以至于当地的地方行政长官惟恐他们会在当地传染疾病。这些可怜轻信的患者中，有那么几个居然一看见他就昏倒，但是只要他对着他们晃晃手，在他们上方祈祷祈祷，也就好了。他甚至还断言触摸他的手套就足以驱赶疼痛。有一次，他还从一位妇女身上驱逐了几个日夜纠缠着她的恶魔或者叫做邪恶的幽灵。格雷特拉克斯说：“这些恶魔中的任何一个发作起来，进入她的喉咙时，都可能会噎死她。”显而易见，妇女的抱怨不过是歇斯底里罢了。

利斯莫尔主教管区的教士，似乎比其教区居民更清楚地了解

^① 格雷特拉克斯自述，见《致尊敬的罗伯特·波尔的信》。

格雷特拉克斯之所为,所以坚决反对这个新的预言家和创造奇迹的人。他被引证到教长法庭,禁止他今后行按手礼祈神赐福,但是他对教会的限制根本不予理会。与现代催眠术士一样,他想象自己的权力是直接从上帝的地方得来的,依然故我地继续施展法术,使人们发作,又使他们照常恢复理性。终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乃至康韦勋爵也从伦敦给他捎信来,请他立即赶去救治一个严重的头痛患者。这位患者不是别人,正是康韦勋爵的夫人,她已患病多年,看遍了英格兰的名医,他们也无能为力。

格雷特拉克斯接受了邀请,给康韦夫人试用了他的法术,并为她祈祷。然而毕竟回天乏术,在救治过程中,他失败了。这位可怜的夫人的头痛症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即使有虔诚的信仰和丰富的想像力也无济于事。沃里克郡的格雷特拉克斯就下榻在康韦勋爵家中,呆了几个月,采用类似于爱尔兰人所用的手法为人们治病。后来又搬迁到伦敦,在林肯客棧区买下了一幢房子,这里很快就成为伦敦所有神经质和轻信的妇女日常聚集之处。在《圣·埃弗勒蒙作品集》第2卷中,有一篇题为《爱尔兰预言家》的文章,记述在这段时间里(1665年)格雷特拉克斯有趣的轶事。这篇文章为人们了解这位催眠术士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格氏的主张与后来出现在我们中间的,他的某些继承人的主张相比,究竟谁的更荒唐尚难定论。

圣·埃弗勒蒙在文章中描写道:“当 M. 德科曼热殿下荣膺大不列颠的基督教国王陛下使节时,伦敦来了个冒充为伟大奇迹创造者的爱尔兰预言家。一些贵族请求 M. 德科曼热邀请预言家到他的官邸来,使他们可以一饱眼福,目睹奇迹。出于既表达对朋友的谦恭有礼,又极大地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的原因,使节允诺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派人知照格雷特拉克斯他很乐意与之会晤。

“预言家到来的传闻散布得很快,消息传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巷, M. 德科曼热公馆里挤满了兴致勃勃的病人, 他们满怀迅速康复的信心。这个爱尔兰人让患者等了很久, 在人们殷切的翘望中终于来了, 他表情肃穆凝重, 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个骗子。人越来越多, 残疾人与其他病人互不相让挤在一起, 都想成为第一个被治愈的人, 现场一片混乱, 仆人们被迫动用威胁, 甚至武力手段来维持秩序, 以使人们各就各位。M. 德科曼热本来打算与预言家探讨《范·海尔蒙特和波狄纳斯》的内容, 但是终究未能如愿, 他深感遗憾。

“预言家断言, 所有疾患均源于邪恶之灵。病症乃恶魔附体。第一位被引见给他的是个中风和风湿病患者, 病得很重, 医师们一直未能治愈他。奇迹创造者叹道: ‘啊, 我在爱尔兰就见过许多这种幽灵了。它们是水鬼, 它们在我们可怜的躯体里引发冷战、刺激寒战体液泛滥。’ 说到这儿, 他朝这个病人喝斥道: ‘放弃了汝水中寓所来此折磨这可怜人儿的恶魔, 快迁离新居, 回到汝古老的住所去!’ 话音没落, 便令患者退下, 换上另一个取而代之。这位新来者称他深受忧郁症折磨。实际上他看起来就像个疑病症患者, 这种病人通常是因疑虑患病、想得过多而真成了病号。‘空中的幽灵,’ 爱尔兰人发话了, ‘吾命令汝回到空中——履行汝呼风唤雨的自然使命, 别再到这不幸的人儿身上兴风作浪!’ 第二个立即就被打发走了, 按爱尔兰人的授意腾空给了第三个患者, 此人仅仅是受一个小小的小妖精骚扰, 对他完全惟命是从。他自称, 他用客人们都看不见的一些标记认出了这个妖精, 并面带微笑转向众人说道: ‘这种妖精一般并无大害, 反倒是挺有意思的。’ 听了他的话, 人们可能就会设想, 神灵的一切, 譬如, 它们被指定的名字、地位、代号、职业以及所起的作用等等, 他全都了如指掌。他还吹嘘说他非常熟悉与人类打交道的恶魔们的阴谋诡计。你几乎想象不出短短的时间里他得到了多少荣誉;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纷纷从各地赶来拜访他, 全都相信上帝的权力就把握在他的手中。”

圣·埃弗勒蒙还详细描述了一对夫妇恳求格雷特拉克斯帮忙驱逐混入他们夫妻之间的纠纷魔的离奇故事。讲完这段故事，圣·埃弗勒蒙这样诠释了他根据大众的观念总结出的结论：“人们对他的信任如此之大，以至于瞎子看见了他们见不到的光芒；聋子想象他们听到了声音；瘸子会走路了；而瘫痪病人会使用四肢了。恢复健康的理念使病人暂时忘记了身上的病痛；至于想像力么，常人单纯由好奇心引发的想像力并不比病人的更活跃，而从旁观的角度出发，想像力给予这类人一种虚假的观念，就像它在另一类带有强烈的治愈欲望的人身上起到的虚假治疗作用是一样的。这便是爱尔兰人超乎理智的能力，这便是人体理智的感化。在伦敦，人们都众口一词地议论着他神通广大的奇迹，而这些奇迹又得到了大人物们的支持，致使受迷惑的民众几乎未经检验就轻信了它们，同时那些较有见识的人们却未能斗胆以他们自己的认识去抵制它们。舆论因着胆怯和奴化，对它的傲慢和它的显而易见的谬误缄口不语。看穿其骗术的人也明知对陷入偏见、盲目崇拜的人提出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见解无异于对牛谈琴，所以自然更是不愿出声。”

几乎就在伦敦人痴迷着瓦伦丁·格雷特拉克斯的同时，在意大利，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巴尼奥恩的意大利宗教狂热分子也在表演着同一套把戏，同样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施术时，他只要用手去触碰易受诱惑的妇女，或者有时候为了对她们的盲目相信施加更大的影响也用某种遗物去触碰她们，使她们发作，从而显示整个诱惑力的征候。

除此以外，欧洲各地有一些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对磁铁的研究上，他们相信磁铁会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有效。范·海尔蒙特就专门出版了一本关于磁性对人体骨骼影响的著作；西班牙人巴尔塔萨·格拉西安则以其提出的大胆见解而扬名。这个西班牙人说：“磁铁吸引铁；铁，无处不在、俯拾皆是。因而，一切事物均受磁

性影响。这不过是一种人们确定和谐或诱发分歧的一般原则的变更，亦是引发同情、厌恶以及其他情感的同一动因。”^①

巴普蒂斯塔·波尔塔是帕森·福斯特枪伤药膏的叛逆者，他和帕森·福斯特一样口诛笔伐作为枪伤药膏创始人之一的巫医弗卢德。波尔塔同样也执著地相信磁的功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病人的想像力施加影响。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本人为此被指控为魔法师，而被罗马法庭禁止从业。在以笃信磁性而闻名的其他人中，塞巴斯蒂昂·维尔蒂格与威廉·麦克斯韦格外引人注目。维尔蒂格是德国北部梅克伦堡罗斯托克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写了一篇题为《圣灵的新药》的论文，呈送到伦敦皇家学会。这篇著作于1673年印刷出版。作者在书中坚持认为，磁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天国与尘世之间，而且存在于所有的生物之间。他说，万物均在磁性影响之下：生存受磁性保护；死亡则是磁性的必然！

另一个宗教狂热分子麦克斯韦是帕拉切尔苏斯的忠实信徒，他自诩自己已经破译了大炼金术士帕拉切尔苏斯开列的奇方中的许多晦涩难解之迷。1679年，他的著作在法兰克福付梓出版。从他下面这段被他人引述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想像力对疾病的治疗过程以及治疗效果都有极大的影响。他说：“假如你渴望创造奇迹，便应当从存在的物质性入手——从量上提高物体的精神性——使之从麻木中振作精神。如果无动于衷、无所事事，如果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便绝不能实现任何美好的愿望和伟大的抱负。”事实上，这就是催眠术的整个奥秘，也是其幻想：提高精神性——从麻木中振作精神或者换言之之激发想像力——增强信念和信心，便可以任由你随心所欲行事。M. 迪波特在一本书中赞赏地引

① 巴龙·迪波特《动物磁性研究绪论》第315页。

述了这段话^①，正如动物磁性说现在提出的理论所确凿证明的那样，这段文字恰是正话反说。假如他们相信借助于麦克斯韦用隐晦笔触描述的手段就能创造出全部奇迹，那么试问，他们自称从他们指尖滴入病弱者体内的那种滋润万物的万能液体又变成什么了呢？

18 世纪初叶，欧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种惊人的疯狂行为上，动物磁性学说声称这一行为为其科学性提供了证据。圣梅达尔的疯狂教徒们大批地集合在他们所青睐的圣徒墓地——巴黎詹森派教徒墓，互相传授如何爆发痉挛的法术。他们相信圣帕科斯会治愈他们的各种疾病。形形色色的癯病女患者和低能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墓地，人数之众竟致使通往墓地的道路每天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轮流发作，使自己慢慢地兴奋起来，逐渐进入激动的高潮；还有一部分看上去仍然具有正常能力的人，则自发地使自己受难，而他们所蒙受的这些苦难在正常场合下足以使他们丧命。事件发生的场景是对文明的亵渎，是宗教的耻辱——猥亵、荒谬以及迷信的混合物。当一些人跪在巴黎的圣陵祈祷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在尖声喊叫，发出骇人听闻的器叫声。妇女们尤其投入。教堂的一边可以看见二十个狂热的詹森派教徒，全都在那儿痉挛抽搐；而另一边约二十多人，激动得近乎疯狂，沉湎于粗俗猥亵之中。他们一些人以鞭笞、践踏疯子为乐。据蒙特格雷的文章记载^②，更有甚者，竟有人因受这种虐待而欣喜若狂，只有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才能使她感到满足。一个如大力神海格力斯般的壮汉手持一根大铁棒在死命痛打她，而她仍然不断地催促他，要他使劲、加油。他打得越痛，她越高兴，嘴里还不停地大声喊叫着：“打得好，伙计，打得好！噢！真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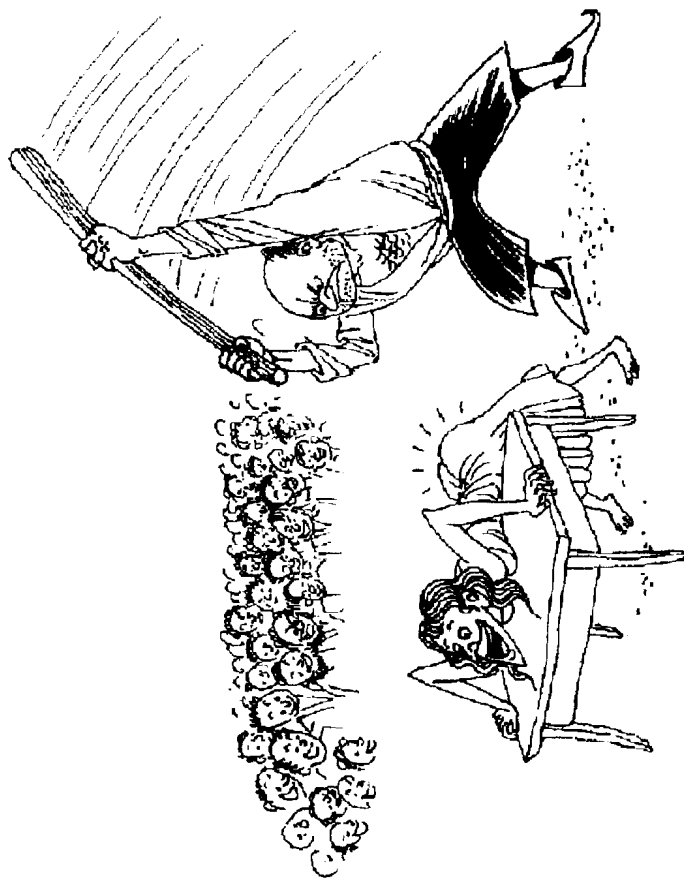
① 《动物磁性研究绪论》第 318 页。

② 见《医学辞典》。

快！你干得棒极了！有种，好兄弟，有种！打重点儿，再使点劲儿！”另一些狂热者则可能更偏好锤击。披露这一事件的卡尔·德吉隆本人就是拎着一把大铁锤抡了六十下还没过瘾，又拿起这把大铁锤用同样的力度往石墙上砸，仅仅抡了二十五下，就把石墙砸个大洞。还有一个叫森内特的女人，自己毫不畏惧地躺在通红的火钵上，因此她赢得了火龙的美誉；而其他的人则渴望更悲壮的殉教，竟然试图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M. 德勒泽在他的《动物磁性说评论史》中试图证明，这种着了魔似的疯狂行为是由催眠术引发的，而且是这些疯狂的宗教狂热分子下意识地互相感染的结果。此外，他还坚持认为狂热行为的产生也是磁性效力的结果，正是狂热人迷诱使印度教冥顽者平举手臂，直至其筋疲力尽，或者诱使其将手指贴紧掌心，指甲越长越长，直至穿透其手背。

六七十年代期间，磁性说几乎完全局限于德国。有见识、有学问的人们潜心于天然磁石特性的研究；黑尔神父，一个耶稣会会士、维也纳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就由于其研究磁性疗法而驰名。大约在 1771 年或 1772 年，他发明了一种式样独特的钢板，他把这种钢板套在赤裸的身上治疗几种疾病。1774 年，他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安东尼·梅斯梅尔。后者对黑尔神父的思路加以改进，创立了他自己的新理论，并由此而成为动物磁性说的奠基人。

在持不同见解的敌对势力中，时尚风行把梅斯梅尔作为无耻的冒险家大加鞭挞，而他的门徒则将其作为人类再生之父大肆吹捧。与玫瑰十字会赞誉他们的创始人所用的字眼几乎一样，他被称为是揭开使人类与其造物主联系更密切的神秘的揭密人，是使灵魂从人性没落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是使人们可与时间相抗衡的人，是空间障碍的征服者。审慎地探究他的主张，验证他的论据，不难查明哪个观点更正确。这些文章的作者把他看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在书卷里，从弗莱默尔派、阿格里帕派、鲍里斯派、伯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麦派、卡廖斯特罗派的描述中都能找到这种推论。

梅斯梅尔,1734年5月出生于斯瓦比亚的梅泽堡,在维也纳大学学医,于1766年获得学位,并选择行星对人体的影响作为其首篇论文的议题。由于论述问题的风格与古老的占星术医师的风格颇为相似,以致他在当时以及后来都遭到人们的嘲笑。就是在这段时间的早期,他头脑中隐隐约约萌生出他那伟大的学说的某些模糊观念。在他的论文中他坚持认为:“太阳、月亮、恒星均在其各自的运行轨道上相互影响;它们不仅引起并且决定我们地球上海水的潮起潮落,而且引起并决定大气层中的潮起潮落,并以同样的方式、以稀薄流动的液体为媒介影响所有的有机体,其遍及寰宇无所不在,而且将一切事物联系在一起,互相交往,互相协调。”他说,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神经系统上,并且形成两种状态,他称之为紧张状态与缓解状态,他认为,这就是在不同周期的循环可看到不同疾病的原因。当他在晚年邂逅黑尔神父时,后者的观测报告证明他自己的许多想法正确无疑。他请黑尔为他做了一些磁片,决心用这些磁片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以进一步证实这些观点。

他这么试了,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佩戴者们的信念使金属板产生奇迹。梅斯梅尔将他所做的一切报告了黑尔神父,后者却将其作为自己的神奇发明,发表了这些报告,并称梅斯梅尔是他雇用来打下手的医师。梅斯梅尔为此大为光火,他认为自己比黑尔神父显赫得多。他要求得回他自己的发明权,指控黑尔失信,羞辱他是卑鄙小人,急切地要将其其他的发现都收归于他自己的账下。黑尔不甘示弱,予以反击,双方吵得不亦乐乎,成为维也纳文人学士好几个月的谈资。最终黑尔取得了胜利。即使这样,梅斯梅尔仍然毫不气馁,继续散布他的观点,直至最后偶然发现他的动物磁性说理论。

他的病人中有一个叫做奥丝特琳的小姐,罹患抽搐症。她周期

性犯病,血朝头上冲,间或伴有谵妄和晕厥。在他的行星影响系统作用下这些症状很快减轻,他又想象他还可以预言其爆发的周期与缓和的周期。他自己对疾病的起因作出了自认为满意的解释后,油然生出一个念头——如果能够确实查明他长期以来所信奉的观点,即构成我们星球的物体与类似的天体之间存在均匀交互作用,他也许可以通过人为地模仿前面提及的涨潮落潮周期性循环来治疗某些疾病。他很快便使自己确信这种作用的确存在。早先他用黑尔神父的金属板做试验时,他认为它们的效验取决于它们的形状;而后来他却发现完全不用金属板,仅仅将他的手向下掠过病人的腿,即使两人相距较远,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如此便成就了梅斯梅尔的理论。他将他的发现写了一篇报道呈送到欧洲的各个学术团体,恳求他们进行调查研究。众多的学术团体中只有柏林科学院作出了答复,而且这个答复也决非是赞成他的理论体系或者是奉承他本人。尽管如此,他仍不灰心,继续不屈不挠地向每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主张的人宣传他的观点——磁体,或液体,遍及寰宇无所不在,每个人体内都包含有它,每个人都可以借助于意志的作用与他人无限地进行交换。他在致维也纳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观察到,磁与电流几乎如出一辙,它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媒介物传导。钢并非是适用于传导的惟一物体。我用过了纸、面包、羊毛、丝绸、石块、皮革、玻璃、木头、人、狗……总而言之,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物体,这些物体对病人所起的作用与天然磁石所起的作用毫无二致。我还用过与充电相同的方法给电瓶充电。”

梅斯梅尔在他的维也纳驻地很久都未能得到他所期望得到的认可。人们用蔑视或冷淡的态度对待他的主张,幸而法国少女奥丝特琳的病例使他尚不至于声名扫地。他决定改变活动范围,转移到斯瓦比亚和瑞士去。在瑞士,他遇到了加斯纳神父。像瓦伦丁·格

雷特拉克斯一样，加斯纳神父也是以驱逐妖魔为乐，他为病人治病的方法只不过是双手放在他们身上而已。在他的诱导下，柔弱的姑娘们发惊厥，疑病症患者们想象他们自己已经被治愈。他家每天都围有瘸子、瞎子和歇斯底里的癔病患者。梅斯梅尔立即承认了他的治疗功效，并宣称它们正是他自己新发现的、磁性神秘力量的显著成果。有几个病人即刻便受梅斯梅尔的支配，同样症状也得到了缓解。在伯尔尼和苏黎士的医院里，他便试着将他的手放在一些贫苦人身上，据他自己所说（但无他人证实），他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结膜炎患者和一个黑蒙病患者。他带着这些成功的记忆回到了维也纳，希望这些成果能堵住敌对者的谰言，至少能使他们尊重他新近取得的声誉，更专注地审查他的理论体系。

他第二次出现在首都维也纳并不比第一次顺利。他着手进行对双眼完全失明、并患有惊厥病的芭丽蒂丝小姐的诊治工作。他将芭丽蒂丝小姐引入他的动物磁性说的影响之下，经过几次对她施加影响后便宣称她已经被治愈了；无论如何，即便未治愈也是她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他的错。当时著名的眼科专家巴尔特先生前来访问她后，断言她的瞎眼一如既往；而她的家人也说她惊厥发作的次数仍然像以前一样多。但是梅斯梅尔仍然坚持她被治愈了的说法。像法国的炼金术士一样，他也不容事实与其理论相悖^①。他指控，有一个反对他的阴谋集团；而芭丽蒂丝小姐则是在她的家人的煽动下装瞎伤害他的名誉！

这次所谓的治疗使梅斯梅尔认识到维也纳并不是他的幸福天

① 一个热心的炼金术士（恕不点明其尊姓大名）曾经就某种学科创立了十分令人信服的理论，他为此感到非常得意。他的朋友对他说：“然而事实呢？老朋友，事实与你的理论并不吻合啊。”“不吻合吗？”炼金术士反问道，他耸了耸肩，说：“那就让它见鬼去吧！”

堂。巴黎，懒散、淫荡、喜狩猎、爱猎奇，那儿才是他这样的炼金术士一显身手的舞台，因而他就去了那里。1778年，他到了巴黎，开始羞涩地向主要的医师们宣传他自己以及他的理论。起初，反响并不大，赞同的人少，取笑的人多。然而，他是一个自信心极强、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人。他租了一套豪华的房屋，敞开大门迎接所有愿意尝试这种新奇的自然法力的来访者。享有盛名的 M. 德埃斯龙医师也接受了他的理论，改变了信念，投到他的旗帜下。从那时起，动物磁性说，某些人亦称之为梅斯梅尔氏催眠术就在巴黎流行。妇女们尤为热衷于此术，她们的饶舌把赞赏与声誉吹遍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梅斯梅尔风靡一时，他做出了如此庄严的承诺，以致人们不论高贵与低贱、富有与贫穷、轻信与不信，统统都急于拿自己证明这大师的法力。梅斯梅尔深知想像力的影响，因此决定加强磁性魔力的效果。整个巴黎没有哪座房屋布置得像尊贵的梅斯梅尔先生的房子那样迷人。华丽的彩色玻璃把朦朦胧胧的宗教灵光泼洒在他那几乎镶满镜子的宽敞大厅里。走廊的空气中充满了香橙花的芬芳，壁炉架上古香古色的瓶子里熏烧着各种最昂贵的香，从远处的房屋一阵阵飘来竖琴发出的悲叹旋律，间或从上面或下面传来的太太小姐们温柔悦耳的话语悄悄地碰破萦绕在这座房屋里的、所有来访者都强求的那份神秘的静谧。“如此令人欣喜的事物何以有之！”所有的巴黎的好事的妇女蜂拥到他的房子探究滑稽刺激时，都发出这样的惊叹：“妙极了！”盲目追求时髦的伪学者如是说：“太过瘾了！”说这话的是精疲力竭的纵欲者，他们或耽于声色，形销骨立，或渴望观看美女痉挛，期望从中获得某种新感受。

魔法是这样实施的：大厅的中央放置着一只椭圆形容器，其最长直径约四英尺、深约一英尺，容器里放着许多酒瓶。酒瓶里装满了磁化水，用软木塞盖紧瓶口，瓶颈朝外呈辐射状摆放。将水注入容器中，使瓶子恰好被水淹没，再随意地撒入一些铁屑以增强磁性

效果。再在它的上方盖上一个打有许多孔的铁盖。这就是施法术用的桶。从铁盖的各个孔中都向外伸出一根活动的长铁棒，患者把铁棒通到他们的病体部位。病人们受命环绕着桶坐下来，相互握紧手，迫使膝部尽可能近地靠在一起，以便能一个个地传递磁流体信息。

这时助理催眠术士走进来，他们一般都是身体强壮、英俊潇洒的青年小伙子，那奇妙的液体的清纯水流从他们的指尖倾注到病人的体内。他们拥抱着膝部相连的病人，柔和地按摩他们的脊骨与经脉；轻轻地按压女人的乳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使她们局促不安；用眼睛诱惑引导她们，使她们入迷！除了玻璃琴或钢琴发出的几个不规则音符，偶尔隐约传来歌剧演员音色悦耳、旋律优美的歌声外，整个过程极其庄重静穆。渐渐地，女人的面颊泛红，想像力被激发，而后，一个个陆续失去知觉，抽搐发作。她们有的低声啜泣，有的揪扯头发，有的笑得流泪，有的号啕大哭，有的尖声啸叫，还有的粗声大叫，不一而足，直到她们全然失去知觉为止。

就在出现谵妄的危象时，主角出场了，他像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中的角色普洛斯彼罗似的挥舞着他的魔杖，看来要创造新的奇迹了。他身着一袭淡紫色丝质长袍，上面绣满了金色的图案，手执一根白色的磁棒，神色端庄，俨然西方的哈里法，威严地步入大厅。在他那凝重的目光注视下，混乱的场面寂静下来，人们的狂热行为也有所收敛。他用手向上捋着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的眉毛，向下抚着他们的脊骨；用他那长长的白色魔杖勾画他们胸部、腹部的轮廓，于是他们恢复了神志。领教了他的法力后，他们平静下来，说：当他们在他们面前晃动他的魔杖或者他的手指时，他们感到骨子里透过一股冷气或热气。

M. 迪波特说：“简直没法想象梅斯梅尔在巴黎产生的轰动。在天主教会初期，非神学的争论尤为激烈。”他的对手否认他的发现：

有的人认为他是行骗的庸医，有的人把他称为白痴，还有的人如费亚德神父之辈更是把他看做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人！就在他的敌人攻击他的同时，他的朋友则对他极尽赞誉之词。关于这方面内容的小册子在巴黎泛滥成灾，辩护与非难莫衷一是。在宫廷里，王后表示她赞成这种学说，至此社会上的其他说道便随之销声匿迹。

根据 M. 德埃斯龙的建议，梅斯梅尔请求通过医学院的实验，对他的学说进行考查。他提议挑选 24 个病人，其中 12 个由他本人进行催眠术治疗，另外的 12 个则按照老传统认可的方法进行治疗。他还提出，为了避免争议，在实验过程中政府应指定几名非医务人员到场；调查的目的在于看催眠术对疾病治疗是否真正有效验，而并非在于如何产生这些效果。医学院拒绝进行如此限制的调查，因而这个提议流产了。

于是梅斯梅尔写信给玛莉亚·安托尼特，以期通过她的影响获得政府的保护。他希望能赐予他一套府邸与地产，以及一笔可观的年禄，以使它能够从容地继续进行他的实验，而免除受他的敌人困扰之虞。他暗示政府的职责是扶持从事科学的人们，并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声称，假如他不能得到更多的鼓励，就只好带着他那伟大的发明到其他更愿意善待他的地方去了。他说：“在陛下眼里，四五十万法郎用于正当之处并不足以为奇。您的庶民之康乐与幸福自当至关重要。我的发明应当被承认，并且应当得到您——我的君主毫不吝啬的奖赏。”政府最终为他提供了两万法郎的年薪，如果他在医学上有所发现的话，国王还将向医学界提名授予他圣·米迦勒十字爵士勋章。梅斯梅尔对授勋的提议并不领情，他担心皇室侍从医师们的报告对他不利，中断谈判时他谈到，他并不在乎金钱，而只是希望他的发明马上能得到政府的承认。一怒之下，他以饮用矿泉水有益其健康为借口，退隐到了比利时的海滨城市——斯帕。

他离开巴黎后，医学院为了摆脱与动物磁性说的关系，说是将其驱逐出医学院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拜访了 M. 德埃斯龙。M. 德埃斯龙非但没有罢手，反而宣称他又发现了一些新奥秘，恳求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结果于 1784 年 3 月 12 日约定由医学院的皇家委员会为主、以科学院的另一个委员会为辅，对这些新奥秘作调查和报告。第一个委员会——皇家委员会由巴黎的皇室侍从医师们组成，而第二个委员会——科学院委员会则囊括了他的敌手：本杰明·富兰克林、拉瓦锡、巴伊等天文学、历史学家。梅斯梅尔也被正式邀请参加这次活动，然而他却日复一日找出一个又一个托词缺席。M. 德埃斯龙毕竟完全相信这些奇迹，所以他要老实得多，经常到场参加试验，而梅斯梅尔是否做过试验却令人颇为疑惑。

巴伊这样叙述了他亲历目睹的这次调查过程。“事先安排妥的病人围着桶排成几排，他们通过下列各种方式接受催眠术：利用铁棒（铁棒将磁力由桶传递至他们身上）、利用缠绕着他们身体的绳索、利用拇指连通（拇指将相邻人的磁力传递给旁人）、利用钢琴声或愉悦的声音将磁力传播到空中等等。还有的病人是直接被催眠：病人始终注视着孔的方向，在他们的面前、头顶或后脑勺则由催眠术士们缓慢地移动手指和魔杖对他们施行催眠术。催眠术士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用手和手指的压力使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想象中的身体疾病以及腹部上来施行催眠。一次施术常常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几个小时。

“其间，病人们病情不同表现各异。他们有的镇静安然，毫无感受；有的咳嗽，吐口水，感觉轻微疼痛，局部或全身发烫、出汗；还有的由于惊厥而颤动，不堪其苦。从受催眠术士影响的人数、持续的时间及力度来看，惊厥发作的情况尤为突出。一个人刚开始发作惊厥，其他几个人便立即受影响。委员会成员们看到了好几起惊厥发

作的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他们均伴有剧咳，吐出的痰浑浊粘滞，不时可见痰中带有血丝。这些惊厥发作的特点为四肢、甚而全身不由自主地急促动作，咽喉挛缩——由肋软骨下部至上腹部跳动引起，目光朦胧游离，刺耳地尖叫，流泪，啜泣，大笑不止。发作前后呈倦怠或出神状，抑郁，有时昏昏欲睡。突然出现的、极小的声音也能引起战栗。人们注意到，钢琴演奏的曲调旋律变化对病人也有极大的影响。较快的变幻、轻快的旋律使他们发作得更厉害，为他们再次发作惊厥又重新注入新的活力。

“再也没有比这些惊厥发作的场面更令人惊愕的了。没见过这种场面的人绝对想象不出当时的情景。

“简直没有什么比在现场目睹人体痉挛更令人惊愕的了。以前未见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出这么个情景。目击者对一部分病人表现出沉静而感到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对其余病人的躁动不安——各种各样重复不断的动作，以及病人间所显示出来的共感而惊讶的程度。人们看到病人们或全神贯注于对方，或张开臂膀奔向对方，或微笑着互相抚慰，或表现出深深的依恋和慈爱之情。而这一切都是在催眠术士的施术之下进行的。不论病人们处于何种沉睡状态，催眠术士的一个声音，一瞥目光以及一个手势便可以将他们唤醒。在痉挛着的人群当中，人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女人，几乎很少男人。”^①

这些实验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实验还未开始前，惟恐失去名声和利益，梅斯梅尔已先行返回巴黎。一些崇拜他的病人曾经随他到过斯帕。当中有位名叫伯格斯的提议为他拉捐款。捐款总额为100股，每股100个路易，条件是将奥秘告诉认捐人，并允许他们随意施用。梅斯梅尔欣然同意。令他狂乐不已的是款项不仅数日

① 《委员会报告》，M. 巴伊 1784 年起草于巴黎。

便筹到，而且总数不下 15 万法郎。

带着这笔钱，他重回巴黎，又开始他的实验。与此同时，皇家委员会的人也在忙着他们的事。那些崇拜他且付了一笔可观学费的学生不仅在全国到处为他扬名，而且还在法国的重要城市成立了“和谐协会”，试图用催眠术医治所有的疾病。由于一些协会当中混进了淫荡之辈，这些人令人作呕地以偷窥痉挛时的女子为乐，因此，这些协会得到了玷污道德的恶名。当时，许多自诩的催眠术士都被视成声名狼藉的浪子，因为这些人企图趁机来满足其各种欲望。

终于，委员会成员们发表了由著名的但时运不济的巴伊起草的报告。由于其清晰的推理和严格的公正性，迄今仍未有任何一份报告可与之媲美。在详细地描述各种实验及其得出的结果后，报告的结论是：惟一能够证明动物磁性的是它在人体身上所产生的效应——其实，这种效应不用双手发功和其他催眠手段也能产生——即在病人事先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即使采用上述手法和各种仪式，也永远不会在人体身上产生任何效应，因此，能够解释该现象的不是动物磁性，而是人自身的想像力。

这份报告对梅斯梅尔在法国的声望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不久，带上崇拜者捐赠的 34 万法郎，梅斯梅尔回到故里，以 81 岁高龄卒于 1815 年。然而，他原先播下的种子因众人的热衷和笃信而得以茂盛成长且日益成熟。模仿者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与他们的先师比大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他们声称具有先师做梦也想不到的掌握这门新学科的能力。当中，卡廖斯托利用人们的困惑，试图提高其自命为玄学大师的声望，却没能找出可以与皮舍哥侯爵和巴尔巴林爵士比拟的新发现。

拥有万贯家财的皮舍哥曾经为梅斯梅尔的认捐成员之一。梅斯梅尔离开法国后，他也跟兄弟一道回到布申希。他给佃农施以催

眠术，治愈了家乡人的各种疾病。他生活非常简朴，却乐善好施。他不光为人治病，还为众多找他求医的病人提供膳食。在周围邻里乃至方圆二十英里的范围里，他被奉为几乎具有神一般能力的人。他的重大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言，完全出于偶然。有一天，在给他的园丁催眠并看着他进入睡眠状态后，他突发奇念，就像给自然进入睡眠状态的人提问一样，他想给园丁提个问题。他试着问了，园丁居然能够清晰而准确地做出回答。皮舍哥大为惊喜。经过连续试验，他发现在被催眠的状态下，睡者的灵魂被扩展并与大自然，尤其与自己更亲密地交融在一起。他觉得过多的施功已毫无必要。不用开口，不用暗示，他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病人。事实上，不用借助身体的任何部位来表示，他们可以通过心灵相互沟通。

获得该惊人发现的同时，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并增强了对这种现象的信任度。同瓦伦丁·格雷特拉克斯一样，他感到给来寻医的病人全部施以催眠术是个棘手的难题。他连放松休息一下的空隙都没有，而这对他的身体又是多么的需要。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记得曾听梅斯梅尔谈及他可以给几块木头施以催眠术的这件事，自己为什么不能给整棵树施术呢？于是，他说干就干。当时，在布申希他住的村庄的公共草坪上有一棵大榆树。每逢节日，村里的姑娘们总爱在树下翩翩起舞；老人们也喜欢在晴朗的夏夜坐在树下，呷上几口自酿的美酒。皮舍哥走近榆树施术。他先是双手按着树干，随后退却几步，接着将一股股流体从树枝引向树干，再从树干引向树根。然后，他让人绕着树排起椅子，将朝各个方向的绳索拴在树干上。病人落座后，将绳索缠住自己身体的患部，相互间勾紧大拇指以形成流体传递通道。

皮舍哥此时只有两样“嗜好”——灵魂被扩展的人和那棵神奇的榆树。他与病人之间相互痴迷的程度没有比用他自己的话更能表白清楚的了。1784年5月17日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朋友，倘若你不来，你就无缘见我那位不同寻常的人了。他几乎已康复。我仍愉快地使用受惠于梅斯梅尔的功夫，我每天都祝福他。我现在是个有用之材，可以治愈邻里贫苦患者身上的许多疾病。他们把榆树围个水泄不通，光是今天早上就不下百三四十人。榆树或许是最好不过的稀硫酸桶，不是简单的片片树叶，而是健康的传递物！大伙儿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榆树的疗效。你会高兴地目睹榆树所带来的人性中美好的一幕。我惟一的遗憾便是不能触摸所有到来的病人。可是被我催眠的人——我的智慧——消除了我的不安。他教诲我该做什么。他的意思是，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触摸每一个人。一瞥目光，一个手势，乃至一个祝愿就足矣。而传授我这些的却正是乡下最无知的一个农民！当他处于催眠最高临界状态时，他知道任何东西都比我深奥，他显得更深谋远虑，更有洞察力。”

在另一封描述他首次用榆树催眠情形的信中，他写道：“昨天傍晚，我将首位病人带到树旁，刚用绳索绕他一圈，便见他双目紧盯着树木，脸上露出我无法形容的表情，紧跟着大喊：‘我看到的那是什么？！’瞬时，他头部一垂，完全进入了催眠状态。临近一小时的时候，我引导他回了家，并将他催醒。几个男女走过来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他，说什么他也不信那是事实。虚弱得几乎抬不动腿的他，怎么有可能走下楼梯并朝榆树走去呢？今天，我又在他身上重复做了一次，结果获得同样成功。坦白地说，一想起我所做的每一件善事，脑海里便会涌起一种愉快的感觉。皮舍哥夫人，包括她随行的朋友还有我的仆人，事实上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愕然了，愕然中交织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羡慕之情。然而，他们体会不到我内心感受的一半。倘若没有那棵树，没有那棵给我带来而且将会带来更多歇息的树，我敢相信，我的体内会处于一种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状态。生命对我真是太奢侈了，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

还有一封信里，他极富诗意地谈论那位扩展了灵魂的园丁。他写道：“正是从这个 23 岁身高马大的很普通的人身上，这个因痰而体弱，或因悲而体衰，且已受到更多强自然力侵袭的乡巴佬身上——再重复一遍，正是从此人身上我获得了教益和知识。当他处于催眠状态时，已不再是一个口无完句的农民，而是一个我找不出恰当名称来形容的生命体。我不必开口，只在他面前思考，他马上明白我内心的想法并回应我。若是有人进屋，他可以看见来者并打招呼，说我想说的话，话并不完全是我所指令的，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他欲多讲些我担心精明的来客会听出的话时，我便打住他的思路 and 语流，然后转到另一不同的话题上！”

财产管理员克洛盖先生是被有关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的报道而吸引到布申希的众多人中的一员。他怀有一种对神奇的催眠术满足不了的欲望。凡是皮舍哥的言词他都坚信不移。他同样记下了目睹并感到信服的事，而这更清楚地表明催眠术的发展程度^①。他说，处于催眠状态的病人有种沉睡的表情。沉睡期间，虽然所有的生理功能都中止了，却有利于心理功能发生作用。病人双目紧闭，毫无听觉，只有催眠术士的声音才能将病人唤醒。“若有人在病人处于催眠高潮临界状态时碰他们一下，甚至碰一下他们的座椅，”克洛盖说道，“都会使病人疼痛难忍，全身抽搐。此时，病人会有一种非凡的超自然的能力。凭着该超凡自然力，当他们触摸到站在他们跟前的病人时，甚至仅仅用手抚一把衣服，他们就能感觉到病人的患处。”另一件更稀奇的事就是发现病人疾病的被催眠者，可以看见其他病人的五脏六腑并开出处方。但当催眠师觉得该把他们唤醒时，他们会忘却刚才的一切。催眠的高潮状态就此消失了。催眠术士不仅具有使被催眠者听见说话的能力，就算后者自始

^① 巴龙·迪波特《动物磁性研究绪论》第 73 页。

至终紧紧闭上双眼，他也能在距他们不远处用指向他们的手指头发号施令。

这就是由皮舍哥侯爵主持下动物磁性出现的效果。与他在榆树下给病人催眠治病的同时，里昂出现了以舍瓦里耶·巴尔巴林为代表的另一流派的催眠术士。舍瓦里耶·巴尔巴林认为，不用任何棍子、小木桶等器具，光凭意念就足以将病人催眠。他试过而且成功了。当时，他坐在病人床边祈祷着要将对方催眠，结果病人也进入了如同皮舍哥给病人催眠所得到的状态。有一个时期，在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尊巴尔巴林为师、自称巴尔巴林门徒的催眠术士。据传，他们有一些神妙的治疗方法。在瑞典和德国，这一狂热派人数猛增。为了区别于皮舍哥那些被称做实验主义者的追随者，他们自称唯灵论者。他们坚持认为，梅斯梅尔所谓的弥散在大自然的神奇流体使动物磁性产生的效果，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灵作用于另一人心灵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催眠术士与病人形成联系，通过意念，前者可以在任何距离将他的影响传给后者，甚至远在几百英里外也能影响到。当中有位催眠术士这样描述他的病人：“在此人身上，动物的本能已升华至人类世界所能接受的最高境界。这位通灵者纯粹成了不掺混任何杂念的动物。他具有精灵般的洞察力，他几乎是神，他的眼睛能洞穿大自然的所有秘密。当他全神贯注于世上任何物体——他的疾病，他的死亡，他的爱人，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他的敌人——在心灵深处，他能看见他们的行为，他能洞察行为的原因以及结果，他成了医生，他成了预言家，他成了神！”^①

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些神秘的现象在英国有些什么进展。1788年，梅诺德克博士，这位先是梅斯梅尔的门生而后追随德埃斯龙的人来到英国公开传授催眠术。他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有地位的

^① 见《外国评论和欧洲杂录》第5卷第113页。

人急切地从伦敦赶到布里斯托尔，要么接受他的治疗，要么拜他为师。乔治·温特博士在他的《动物磁性史》中有以下记述：“来者有一百二十七人，其中有一位公爵，一位公爵夫人，一位侯爵夫人，两位伯爵夫人，一位伯爵，一位男爵，三位男爵夫人，一位主教，五位贵族的先生太太，两位从男爵，七位议员，一位牧师，两位内科医生，七位外科医生，此外，还有九十二位体面的先生和太太。后来，他转到伦敦，立了足并同样成功地施展其催眠术。”

他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向女士们建议成立一个“卫生协会”。文中他大谈特谈催眠术的治疗作用，并自诩为将其传入英国的第一功臣。他总结道：“鉴于该治疗方法不局限于性别和文化程度，而一般来说，女性又是创造人类最值得同情的一方，是最迫切关心她们后代健康和养护的人，我想我有义务向你们女士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你们在助产室为我接生时的公平态度。我有义务尽最大所能多为公众行善，以作为对你们的报答。基于这个观点，我建议成立我的卫生协会，以便同巴黎的协会结合在一起。一俟有二十位女士报名，当日就可在我家中举行首次聚会。来者每人须交费 15 畿尼，作



为整个协会的支出的来源。”

汉纳·莫尔 1788 年 9 月在写给奥拉斯·沃尔波利的信中谈到梅诺德克博士“有魔力的哑剧”，还说梅诺德克紧步梅斯梅尔在巴黎的后尘，赚取了 10 万英镑。

几乎同时，一位叫霍洛威的人利用大众对催眠术怀有极大好奇的心理，也在伦敦传授催眠术。他向每人收取 5 畿尼，居然也赚了大把钱。画家卢舍伯格及其妻子也干起了这赚钱的行当。由于目睹了这种神奇的医疗手法，无数人着魔似的围满了卢舍伯格在哈默史密斯的家。有几次居然来了三千多人也没有机会被接纳进屋，况且还收 1 畿尼到 3 畿尼不等的门票。卢舍伯格先是仿照瓦伦丁·格雷特拉克斯的做法，通过触摸来治病，末了便宣称在履行神的使命。有关他奇闻的报道可见诸 1789 年的出版物，如《来自哈默史密斯台地卢舍伯格夫妇不用药物所施新疗法的详述》。书由“上帝羔羊的爱抚者”撰写，并题献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大人。

这位“上帝羔羊的爱抚者”是个多半疯狂了的女人，名叫玛丽·普拉特。她敬重卢舍伯格夫妇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她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为她的书选用一段话作为格言：“看哪，你们这些轻慢的人终会惊奇和消亡！尽管有个男人向你们宣布过，我也要做一件你们活着时难以置信的事。”为了给画家的疗法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她以为女人是让大家了解疗法的最佳人选，因为使徒已宣称男人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她称，从 1788 年的圣诞节到 1783 年 7 月间，卢舍伯格夫妇已治愈两千名病人，“已经让不适者接受了神圣的施术法，即源于上帝的神圣流体，神以宽宏之怀赐予他们，是为了使其法术得以传播并医治大众，不论大众是聋子、哑巴、瞎子还是跛子”。

将书题献给坎特伯雷大主教时，她恳求大主教编订新的祈祷文，不受干扰地在大小教堂使用。她甚至请求地方行政官和权威人

士接待卢舍伯格夫妇,与之协商建立一家带有毕士大水池的^①大医院。玛丽·普拉特喋喋不休的荒谬论调引起所有行政官员的愤慨。似乎是为了避她的嫌,卢舍伯格离开伦敦,仍与妻子一起继续施展那使玛丽·普拉特盲信、并令多少可怜的狂热者神魂颠倒、称他们自己对催眠术比玛丽·普拉特有更强烈感受的神奇的把戏。

从此时直到 1798 年,催眠术在英格兰未能引起轰动,或者说没能引人注目。那年,有人试图通过矿物磁性,而不是动物磁性,以重新唤起人们对催眠术的信念。本杰明·道格拉斯·伯金斯,一位在雷斯特开业的外科医师发明了著名的“金属牵引器”并申请了专利。他声称这些由两小块磁性强烈的金属组成的牵引器,类似于黑尔神父带来并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钢片。只要放在人体患处外部的表面轻轻滑动,就能治愈诸如痛风、风湿、瘫痪等凡是人体骨骼出现的病症。这些神奇的故事还得到广泛传播。不少出版的小册子都在为这种售价 5 畿尼的特效牵引器大肆宣传。伯金斯很快发了财。痛风患者在这种新器械跟前会忘掉疼痛;风湿病一靠近它便跑得无影无踪;通常由医生亲自操作治疗的牙病,也在伯金斯和他那神奇的钢片前消失了。伯金斯作为成员之一的慈善组织“公益会”为这件发明热心予以赞助。其目的是那些支付不起伯金斯 5 畿尼,甚至连 5 先令都支付不起的穷人们,也应受益于那项新发明。为此,他们募集了大笔钱,建起一家伯金斯医院,所有到来的病人可以免费治疗。仅仅几个月,牵引器得以广泛使用,并为发明家挣了 5000 英镑。

巴斯的一位杰出内科医生海格尔特博士通过回忆治病过程中意念产生的结果,突然想到一个测试牵引器真实作用的方法。他觉得伯金斯的治疗效果好得实在让他难以置信。于是,他当着众人的

① 毕士大为《圣经》所载的耶路撒冷一水池名,池水能治病。

面,不是指摘牵引器本身,而是平静地公开指出这因人们对这个治疗工具过去极度看重而产生的妄想。他建议法尔科纳医生做些木制的牵引器,涂上漆,看上去跟金属制的没有两样,然后观察是否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接着从巴斯医院选出五个病人。他们当中四人分别在踝部、膝盖、腕关节以及髌部患有严重的慢性风湿,第五人几个月来饱受痛风折磨之苦。实验当天,海格尔特医生和朋友们聚集在医院里,他们一本正经地拿出木制牵引器为病人治疗。有四个说疼痛减缓很快,有三人还说不仅缓解了疼痛,而且感到特别舒服,有一个觉得膝盖有温热感,说可以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尽管前一天他还动弹不得。那位痛风患者说疼痛迅速消失了,且连续九个小时都很轻松,直到上床睡觉时才又感觉有疼痛。次日,给他们使用真正的牵引器时,他们描述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更好地证明实验的可信度,几个星期后,在布里斯托尔医院他又为一位严重得连手都不能从膝部举起来的肩部风湿患者试了一回。木制的牵引器安在患处,为了给现场增添一种庄重气氛,一位医生从怀里掏出表记下精确的时间,另一位拿着笔坐在一旁不时记录着症状的变化。不到四分钟,患者感觉大为舒缓,居然能手举几英寸高而不觉得肩部有任何疼痛。

在他出版的名为《试论作为疾病起因及治疗的想像力,由假拟的牵引器所佐证》的书中,海格尔特博士记述了这件事。这无疑是对伯金斯博士的致命打击。然而,伯金斯的友人和赞助人不愿承认被蒙骗,便在羊、牛、马身上试验牵引器,声称动物得益于金属的,而不是木制的牵引器,可发现没人相信。结果,伯金斯医院不再为人所睬,伯金斯也只好带上万余英镑,离开英国,在美丽的宾夕法尼亚城平静地安度晚年。

这样的一段时间,催眠术在英格兰被嘲笑得难有立足之地。在法国,因发生革命人们无暇顾及,只是在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大城市

的“和谐协会”里还得以苟延一时,直至由于严峻的局势占据了人们的生活,协会才一一为教授们和学生们所抛弃。这个首先被两个欧洲国家摒弃的体系,只好来到德国那些爱空想的哲学家之处寻求落脚之地。在那里,催眠后引发的奇事,日甚一日。患者获得了预言的能力。他们的视角可以延伸到地球的任何表面;他们可以用脚趾头和手指头听和看;只要将书本置于腹部,他们能读他们原本不认识的文字;一旦被催眠流体弄得神志恍惚,即便是最愚昧无知的农民也能滔滔不绝地说出比柏拉图写得还要非凡的哲理,谈论起大脑的神秘来比世上知识最渊博的玄学家更雄辩,更真实,解答神学方面的难题来,就像一觉醒来下床后系上鞋扣那么简单。

本世纪头十二年间,欧洲的任何国家里很少听到动物磁性的事,甚至德国人也忘却了幻想,转而被拿破仑的大炮声以及王国的灭亡和建立带回每日的现实中。这一时期笼罩在这门学科上的层层乌云直到1813年M. 德勒泽发表他的《动物磁性说评价史》才得以驱散。该书重新推动了人们对几乎为世人所忘的动物磁性想象。有关其真伪的问题,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又连篇累牍地相互攻击。许多医学界名流也建议通过认认真真的调查研究,找出其真实性。

德勒泽在该论著中这样写道^①，“人体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出一种流体”，并“在我们周围形成一种气”，由于“其无固定的流向，周围的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却“可以被意念所引导”，被引导时其发出跟我们人体能量大小一致的气流。其运动“类似人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在不同的人身上其质也不同”。其既可高度地聚集起来，“又可存在于树木中”。“只要用手在同一方向重复指向树木数次，催眠术士的意念便可将树木充满气流。当催眠术士在他们面前摆

^① 见《外国评论》(1830年)第5卷第96页以下。

手臂，甚至不用触摸而是通过意念将体内的气流发向他们时，大多数入“都有种温热感或冰冷感”。有些人接受足够的流体后，会进入一种催眠状态。这时，“他们可以看见流体像光晕一样将催眠术士罩住，同时，催眠术士的嘴和鼻发出一道道光芒，头和手散发一种宜人的气味，可以传递食物和水的特殊味道”。

有人会想，如果哪个医生坚持希望被别人看成圣人，凭上述的引语就足矣。而这仅是德勒泽记述这些神奇故事的一小部分。他接着写道：“催眠术士发功时，进入催眠状态的人的官能得到极度的延伸。其几个外部器官，尤其是视觉和听觉会失灵，但都可以在体内产生视觉和听觉。凭着磁性流体，他们可以看见东西和听到声音。流体能快速地传递视觉和听觉的感应，丝毫不为与人脑相连的神经系统和器官所干扰。因此，即便眼、耳关闭起来，被催眠者也不仅能看，能听，而且比醒来时看到和听到的更真切，更清晰。在对所有事情上，尽管催眠术士没有表达出来，他都有与催眠术士一样的意愿。他可以透视自身体内。只要与他有磁性联系，他就可以看见其他人体内最隐蔽的器官组织。常见的就是他不光看见体内患病和不正常的部位，还可凭直觉为他们开处方。他一般都能准确地预见和预感，当然偶尔也出差错。他说起话来异常雄辩、敏捷。他也有虚荣心。如受到催眠术士得当的引导，他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动积极地做个较全面的人；引导不当，则会感到彷徨不安。”

M. 德勒泽认为，任何人欲想成为催眠术士并能发出些功夫，需符合以下条件，且遵循以下规则进行：

“暂时忘掉医学和玄学知识。

“排除一切影响和干扰你的东西。

“想象你有能力抓住疾病，并弃之一旁。

“开始练功后，停止推理思维六个星期。

“一心想着行善，坚定对催眠术的信念，坚信你完全能运用它。

简言之，消除疑念，向往成功，冥心净虑，凝神贯注。”

也就是说，“只要满怀信念，坚持不懈，摒弃过去经验，不听从论理”，你就会成为一位符合 M. 德勒泽心愿的催眠术士。

做好上述准备后，“支开患者身边对你有所妨碍的人，需要时仅留一个证人。让他们不要以任何方式想着你发功的过程以及从他们身上出现的反应，而是与你一心一意想着为患者行善，调控自我情绪，既不要太热情，也不能太冷漠，这样什么都不会妨碍你施术。要预防施术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干扰。尽量让患者坐态舒适自然。你与其相对而坐，座位可稍高些，以便对方膝部位位于你中间，你双腿置其身侧。事先要求他顺从、静心，不要困惑于在其身上产生的现象，消除恐惧心理，满怀希望。如催眠过程中出现短暂的疼痛，也不要为其所扰而失去信心。催眠术士自己入静后，与患者对掌相按以使双方内指相连，然后双目凝视患者！保持该姿态二到五分钟，或直到感觉你俩指头之间有同样的热度。而后收掌分移左右，同时转动双掌直至内掌朝外并举至头高；双手按其双肩约一分钟，然后从臂部轻移至指尖，移时尽量微触。你可如此五六次，抬手前稍离对方身体并不停转动手掌。接着置于其头顶片刻，距其一或二英寸垂掌经其脸部再下至心窝处。停留两分钟后置拇指于心窝，余指置于肋下。再接着沿身体移至膝部。如情绪不受干扰，还可移至脚尖。如仍坐着，可从头至尾重复几次。你偶尔可靠近患者，以便手能置其肩后，沿着背脊和股部一直移至膝和脚部。一轮完后，分手置其头部，接着在其手臂，从肩膀开始，在其身上，从腹部开始，继续施功”。

以上就是德勒泽介绍的催眠的过程，那些脆弱、爱幻想和神经质的女人，一经催眠便表现出全身痉挛的情景，随时足以令动物磁性的强硬反对者信服。瞧，这是位按指定姿势坐着，因双膝被另一男子双膝夹拢而面露难堪之女子，此时催眠术士在女子身上不同

部位施功，便足以使一位病弱的女子变得身体健康，特别是她事先对治疗效果表现出歇斯底里般信服的情况下效果更好。显然，那些意志坚强、身体健康的人也能够被催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些佐证有利于说明动物磁性吗？——它们能证明磁性流体的存在吗？其实，既不需要催眠术，也用不着坟墓中的鬼魂告诉那那无声、单调、长时间不动的姿态一定引发睡眠；或者说那兴奋、模仿及强烈的想像力作用于病体上时，会引起痉挛。

德勒泽的书在法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人们以成倍的精力重新投入对动物磁性的研究。次年，一份专门研究该学科，题为《动物磁性编年史》的杂志创刊了。不久又出版了《动物磁性百科全书》和其他诸多刊物。几乎在同时，“奇人”法里亚神父也开始施展其催眠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比多数男人有更坚强的意志力，有更多的催眠流体弥漫在他周围，在治疗方面他获得极大成功。他的实验让人相信人的想像力能对万物起作用，而假想中的流体却不能。其实验的结果为这门新学科提供了有力证据。他让患者坐在扶手椅上，闭上双眼，然后他命令似的大喊一声：“睡！”他不借用任何工具——没有桶，也没有导体，却可成功地使几百人入睡。他自夸用此法已给 5000 人催眠。通常他要给患者喊上三或四遍。若患者醒着，神父解决难题的办法就是将其从椅子上叫开，宣布其不能接受催眠。特别要指出的是，催眠术士们都不会承认这种流体对所有人都有效。如：强壮和健康者无效，将信将疑者无效，对其进行推论者无效，只有那些心诚意坚者，体弱和精神衰弱者才有效。恐怕出于某种原因，后者的某些人也会不为催眠的魔力所动。就连一些信徒也自称有几次不能被催眠。嘲笑者和怀疑者在场会削弱流体的能量，破坏其功效。德勒泽有一次对一位催眠术士进行指导时，

曾明确地指出：“永远别为好刨根问底者催眠！”^①

在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催眠尽管在延伸动物磁性历史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在一个每天都发生许多令最有学识、最公平、最热爱真理的人都感到惊异和困惑现象的时代，其存在的客观现实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足够的论述也表明，即使存在某种动物磁性的真实性，也会有许多谬误、误解和夸张之处。从其产生至今的历史看，很难说它一无是处。援引巴伊 1784 年的话说，“就算受到哲学的谴责，也不能全盘否定催眠对哲学的辅益作用：其补充记录了人类大脑思维出现错误的事实，也是对人类想像力的强度了不起的实验。对于人类大脑对事物产生影响方面广泛的探究——一种连最具体化的人类智力也永远不能完全了解的探究，其至少也为之投来一线不完美的弱光。它既进一步证实了人有不可战胜的意志力，也进一步证实了比之逊弱的事物。用富有灵感的《诗篇》作者的另一句话来表达，即‘我们生来敬畏而神奇’”。

（陈问红 李宁林 译）

① 《动物磁性说评价史》第 60 页。

政治、宗教对头发和胡须的影响

说到胡须及其主人，应该尊重而体面。

——摘自嘲讽清教徒的讽刺诗《休迪布拉斯》

圣保罗宣称“留长发是一个人的羞耻”，这已成为人们和传教士制定许多奇特的法律条文的依据。自有基督教以来一直到15世纪，发式及胡须修剪为英法两国的大事。

我们还发现更早的年代，人们不允许随心所欲地处理头发。亚历山大大帝认为士兵的胡须为敌人捕杀提供可乘之机，为使敌人无机可乘，他命令他自己统帅的军人刮干净胡须。北美印第安人对此与亚历山大大不相同，认为让士兵留发，被捕杀时敌人有东西可抓，具有豪侠气概。

在欧洲有一段时期，长发是权力的象征。我们从《格列高里游记》得知：克罗维的后人认为蓄长鬃发是皇家的特权，拥有与皇室一样的贵族在这方面也不示弱，他们不仅蓄长发，而且把胡子留得特别长。这种风尚一直延续至路易（文雅者）时代，但有些微小变化，路易的后代修·卡佩，留短头发以示区别。甚至连农奴都公然违反这些规定，留头发，蓄胡子。

征服者威廉侵略英格兰时，诺曼底人的头发很短。哈罗德在向黑斯廷斯进军途中，派密探去了解敌人的力量和人数，密探回来禀报时特别提到：“敌人看上去几乎都像传教士，因为他们把胡髭都刮得干干净净。”当时英格兰人时兴留长发和蓄胡髭，但刮掉下巴上的胡须。傲慢的征服者瓜分完萨克森的大片土地，当各种暴政出现时，英格兰人感觉到他们确实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支离破碎的民族。后来他们竞相蓄发，尽可能地与留着平头刮净下巴的征服者毫无相似之处。

牧师十分讨厌这种在法国、德国广泛流行的时尚，11世纪末，教皇颁布这样的命令：留长发者在生时要被驱逐出教会，死后也将得不到祈祷。当时整个欧洲的教会权威人士都十分拥护这道命令，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伍斯特的主教圣吴尔斯坦看到有人留长发特别生气，认为那是很不道德的、犯罪的、恶心的，他经常在兜里揣一把小刀，当留长发的人跪在他面前接受他的祝福时，他就悄悄把小刀拿出来，削掉那人的一撮头发并扔到他的脸上，并叫那人剃掉其余的头发，否则他就会下地狱。

留长发的式样有时会改变，但其时尚不会变，即使用杠杆敲都不动摇，有人宁愿挨诅咒也不愿舍弃他们的一头厚发。亨利一世时期，坎特伯雷城的大主教安塞姆觉得有必要重新颁布有关留长发者须被驱逐出教会，剥夺政治权力的法令；但宫廷里的人开始青睐髻发，对来自教堂的抨击置之不理。亨利一世及贵族留长髻发拖到背或肩上，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桩丑事。国王的一个牧师塞罗对国王亵渎神灵的行为非常伤心，在挤满人的宫廷布教时引用圣保罗著名的经文，他为那些亵渎神灵者描绘死后在另一世界里一幅惨不忍睹的痛苦景象，他们当中好几位听后痛哭起来，并拧扯自己的头发，似乎要把头发连根拔起来，有人看见亨利本人也哭了。看到这样，牧师趁热打铁，从兜里拿出一把剪刀，当着大家的面剪

掉国王的头发。几个主要的侍臣都同意剪发，很快留长发就不时髦了。忏悔时那最初的热情冷了下来后，侍臣们认为《圣经》中的妖妇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于是不到六个月他们便成了罪恶深重的罪犯。



安塞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是诺曼底的修道士，曾在鲁昂时特别申明他强烈反对留长发，此时仍强烈要求对此事进行变革。但国王很不满意安塞姆的这种执拗，他最后决定留长髻发，当然他们之间还有别的更严重的分歧，以至当大主教死时，国王很高兴心患已去，并让大主教这个职位空起来五年。当然还有别的激进分子反对留长发。英国的每个教坛都回响

着谴责违法者和留长发者的声音，但这些不起作用。斯托在写当时那些年代史编者时说：“这些人忘了自己的出身，用很长的头发把自己变成一副女人样。”而当他们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头发稀落时，“他在自己头上编织一些发卷或假辫子”。后来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这种时尚。宫廷里有一位骑士，他对他那一头美发十分自豪。一天晚上他梦见魔鬼跳到他身上，竭力用他自己的头发塞在他嘴里，他被吓醒来了，结果发现他嘴里有许多他自己的头发，他很痛苦，觉得这个梦是来自上天的警告。于是他着手改革，当天晚上就剪掉了他那头密发。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国外，当然这应归功于牧师，同时，骑士作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被认为是这种时尚的带头人，再加上教士的规劝，有很多人剪掉了头发。和圣伍尔斯坦一样体面的人们没想到花花公子的梦比一个圣人的恳求更有效。但斯托还告诉我们，“不到一年，大家都认为朝臣们积习重犯，并竞相与

女人比谁的头发长”。国王亨利似乎不受别人的梦的影响，但他也不愿再挨牧师剪他的头发。据说那不愉快的梦使他很烦恼。因为头发长触犯了教会或别的原因，他无法睡好，在幻觉中他常看到所有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不同等级的道士站在他的床边，威胁要拿棍棒痛打他；他被这种幻觉吓坏了，常常光身起床，手拿利剑攻击那些幽灵。他的医生格里姆伯德，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是传教士，从不认为这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反而叫他剪头发，与教会妥协，通过施舍祷告来改过自新。但他一直不把这个好建议当一回事，直到在海上的一次狂风暴雨中他差一点被淹死时，他才忏悔罪过，并尊重牧师的愿望剪短头发。

在法国，罗马教廷对长发的怒吼声与英国的一样没有尊敬的成分。路易七世比他的王兄乖顺些，他的头发短得像个修道士，宫廷里许多时髦人物对此大失所望。他的皇后埃利诺来自圭恩省，她根本就不喜欢国王那个样子，不仅是发式，还有那修道士般的禁欲主义。从此他们之间很冷漠，皇后后来还是对她那留短发、性情冷淡的丈夫不忠，两人离了婚，皇室也因此失去肥沃的圭恩省和波多省，因为那是皇后的陪嫁。皇后很快与诺曼底公爵亨利结婚，并把她的财产带过去了，亨利后来成了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从此，英国皇室在法国有个稳固的落脚点，它成为英法两国几个世纪来进行长期血战的原因。

十字军东征时，所有的时髦年轻人被抽调去巴勒斯坦，牧师觉得要说服仍留有长发的欧洲自治市的自由市民并不太难，尽管他们很古板。理查德不在英国期间，英国人不仅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刮脸。威廉·菲茨奥斯伯特，也叫“长胡子”，是当时的蛊惑家，他再次煽动萨克森人留长发，他这么做是想让萨克森人尽可能不像一般的公民及诺曼底人；他本人的胡子留到腰部那么长，他的名字因此而被后人记得最牢。



马修·霍普金斯先生

仰就越少；头越光就越虔诚。

但在用人的头发来干预政府的事例中，最有气魄和最成功的要属彼得大帝于1705年进行的改革。那个时候欧洲所有别的国家都谴责留胡须，有些人的呼吁比教皇和皇帝更有力量：文明社会要使留胡须这种现象绝迹。这使俄国人不仅更钟爱他们的头发，而且把它们视为与他们所痛恨的外国人的区别所在。彼得做出剪掉胡须的决定，如果他读过许多史书的话，在暴君似的攻击由来已久的习俗和偏见前，他也许会犹豫，但他没有犹豫，他不知道也不考虑改革的危险，只凭着他那不屈的意志，不仅向军队而且向各阶层公民发布他的命令：上至贵族下至农奴都得剪掉胡须。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要剪掉胡须，尽管这是他们不愿做的苦差使，后来政府迫使选择留胡须者交一百卢比的税。传教士和农奴可以蓄胡须，但须交较小数额的税金，即每次经过城门时交纳一个戈比。人们因此表现出严重不满，施特雷利茨那可怕的命运，人们不可能很快忘记，成千上万的人敢怒不敢言，没有勇气造反。一位作者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写到此事，说人们认为剪掉胡须比激怒一位能毫无顾忌地砍杀他们的人更明智，教皇和传教士也比以前的教皇和传教士聪明，他们不再以“永世下地狱”来威胁他们，当有人违反命令时，就罚他们交现金。许多年来，光是这一项就可收上可观的税金，收税人给被罚者一个铜币作为收据，这种铜币是专门为罚款留胡须者而特制的，一面印着一个有鼻子、嘴巴、髭须及厚密络腮胡的头像，顶上印着“现金已收”的字样，字样周围是一个花环，并印上俄国黑鹰的图案；铜币的反面印有年月日。留胡须者在进城时要出示这样的收据，那些拒绝交税金者将被投进监狱。

从此对于有关时尚的事，现代欧洲的统治者尽力地劝说而不是强迫人们去做。教会也不再为胡须头发之类的事去自寻烦恼，想蓄发者也不用担心被驱逐出教会或被剥夺政治权利。有人开了头，

留胡子就流行了。

关于这一点，政府不会听之任之的，教会还没有干涉（也许他们会），政府已很大程度地干预了此事。在 1830 年的革命之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不太喜欢蓄胡子，但在革命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店主突然蓄起了真的或假的胡须。1830 年 10 月，在荷兰战士暂时赢得对路维恩的胜利期间，路维恩爱国者做了一件永远成为笑柄的事：他们马上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荷兰军队中的聪明人就断言：他们收集比利时人剃掉的胡须，用来塞在医院病人用的床垫里。

像这样的滑稽事屡有发生，1838 年 8 月，德国报纸出版一条由巴伐利亚国王签发的命令，禁止平民以任何借口蓄胡子，命令警察或别的权威机构逮捕违法者并强迫他们剪掉胡须。后来报纸又写道：“很奇怪，人们的胡子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人人都尽快遵守皇家命令，没有一个人被捕。”

巴伐利亚国王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在他那个时代，他写什么诗不受限制，但他在这方面的特权既显示不出其诗意也不合理，因为他那皇家脑袋从不考虑写写他笔下的人剪胡须之类的事，只写他们怎么堕落。

（赵琦 译）

巫术狂热

公行的邪恶，愤怒的上帝，

可怜的人类受尽了折磨。

这场瘟疫铺天盖地，

人们自残堕落。

这一切，

难道不是愚昧无知的过错？

——摘自斯宾塞的《缪斯的眼泪》

法庭的听众：吊死她！打她！杀死她！

法官：怎么啦？不许如此粗暴！

索伊尔大妈：你们这帮刽子手，总来折磨我。我到底

犯了什么罪？

法官：班克斯，你是她的邻居。你是不是带头

来作弄老大妈？

班克斯：她不是人！她是地狱里的魔鬼母猫！她

是个巫婆！为证实这一点，我们把她的

房子烧了，她像恶魔一样冲向我们。

——摘自福特的《爱德蒙顿的女巫》

相信灵魂离开肉体后还可以重返回人世，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曾经使人类从中获得无比的欣喜。即使《圣经》中的《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今生行善来世有善报，我们仍然感到这种信念永远存在，尽管实际生活并非如此，但我们对那种善有善报的信念却更加坚定。在那“无知”的岁月里，这种崇高的信念成为迷信的基础，而迷信又是人类血泪和恐惧的源泉。在欧洲的150年里，人们却希望，不仅离开肉体的灵魂能重返地球作祟人间，而且人类能够召回邪魔帮助他们降祸于他们的同胞。当时，恐怖笼罩欧洲各国，人身和财产没有保障，人人自危，生怕成为魔鬼和其帮凶的牺牲品。人们一旦遇上灾祸，便把它归咎于巫婆。要是来了一场暴风雨把牛棚刮倒，那肯定是巫术作怪。家里牛瘟死，身体有任何病痛，亲人死去等这些都不是上帝的作为，而是邻居某巫婆在捣鬼。该丑婆的愚昧和潦倒或精神错乱导致那些无知的人们认定她就是巫婆。巫婆这两个字家喻户晓，人人挂在嘴边。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北部边远地区，巫婆变成最热门的话题。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庭审判的案件几乎都是巫术案，很少或没有其他犯罪。这个残酷、荒唐的谬论夺取成千上万可怜人的生命。在德国很多城市（在后面将有详细的表述），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的人平均每年有六百，也就是说，不计礼拜天（礼拜天，这股杀戮狂热也该休息一下），每天处死两人。

导致很多有良知的人们走上邪恶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对《圣经》中摩西法的误解。摩西法里说：“你们要根除巫婆。”这无疑使许多神智清醒的人误入歧途。这些人本来就很迷信，只需要稍微点拨就能引起狂热。在每个时代，人类都想方设法与超人对话，通过自己

的办法透视未来的奥秘。在摩西时代，有事实证明，确实有骗子，他们利用人类的轻信，假借神的力量，亵渎上帝的威严。因此，摩西才通过神的旨意，制定法律，惩罚这类罪犯。但是，中世纪迷信偏执狂者却错误认为《圣经》是通过宣布与假冒圣者的斗争确立神的力量。根据最权威研究，似乎这个被译成 Venefica 和 Witch 的原希伯来字意思是一个下毒的女占卜者，一个使用符咒的人，或一个算命者。在现代，“巫婆”这个词的含义又不一样，除了声称她能预言未来之外，她还能作法损害人类的身体、生命以及财产。这种法力只有在男巫或巫婆亲自用自己的血与魔鬼签订了一份特别的合约后才能获得。在合约上男巫或巫婆宣称自己放弃基督洗礼，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赎回的条款。

自然界有许多奇妙的现象科学和哲学尚无法解释，人们对自然规律知之甚少，因此毫不奇怪，当碰到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时候，人们只好用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现在一般年轻人所了解的现象在过去连最有头脑的老者也无法明白。现在，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在高山上，有时候为什么天空同时出现三到四个太阳；在高地上，一个人的身影为什么会有重影、变形，有时候变成一个硕大的雕塑。我们都知道，有些病使人产生幻觉。忧郁症患者可以看到幻影和幽灵。有这样的例子，别人说你是茶壶，而你却真的完全相信自己就是茶壶。科学已经揭开了这些神秘的面纱，驱散了这些曾给我们祖先带来恐惧的阴影。现在，不像巫婆狂热时代那样，如果有人幻觉自己是狼，他一定被送进医院而不是被绑到火刑柱上烧死。大地、空气和海是非生命的，而过去被认为是 有 灵 的，而且这些精灵还作祟于人类。

在进一步探究巫术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在僧侣传奇中邪恶人格化的荒诞。我们必须认识其原动力，同时也要明白让巫婆以灵魂为交换并赋予她们摧残同胞的力量的是怎么样的人

物。魔鬼的一般形象是，它很大，畸形，浑身是毛，有角，尾巴长，分趾蹄，长着龙的翅膀。在早期的戏剧中，魔鬼就是以这种神秘形象被僧侣们搬上舞台的。在现代的哑剧中，魔鬼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听从小丑的使唤。人们喜欢看到魔鬼在圣徒的棍棒下从事繁重的劳动，喜欢听到他被那些身强力壮的隐士拳打脚踢时的嚎叫声。圣邓斯坦以作弄魔鬼的法子闻名，他用火红的钳子夹住魔鬼的鼻子直到“岩石和远处的山谷回荡着魔鬼的嚎叫声”。有些圣徒在它的脸上吐口水，使它很恼怒；有些把它的尾巴一节节地砍下来，当然尾巴总是又长回来。这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它罪有应得。所以，民众看后特别开心，因为大家忘不了魔鬼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所施行的暴行和恶作剧。它就是用它那看不见的尾巴拦在路中，人们迈步走过时，它冷不防扬起尾巴让人摔倒。它过去常常喝醉酒，像骑士那样发誓，摆弄它手中的杯子，引起地震和暴风雨，摧毁大地上的果实，以及那些迷信者的粮仓和家园。在那些冬天的傍晚，它常常趁人们看不见时往他们的脸上吐口水取乐；它常常走进客栈里，挑选最好的东西来吃，然后，付给金子，可这些金子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石子。它有时装成公鸭，潜伏在草丛中等候路人经过，嘎嘎的公鸭叫声使那些疲惫的路人魂飞胆丧。彭斯下面的这些有关“魔鬼”的诗句最能表达这种场面：

一个阴冷的、北风呼啸的冬夜，
寒星闪烁，
我吓了一跳，
在湖边，
站着魔鬼，像一棵玫瑰树在摇晃。
忽然，芦苇丛中传来公鸭的叫声，
我顿时毛骨悚然。

在所有的传说中，魔鬼是一个丑陋的、小心眼的、喜爱恶作剧的妖怪，他想方设法作弄人类并从中得到乐趣。弥尔顿是第一个成功地给魔鬼做了一种滑稽的描绘的人。邪恶的本性就是盲目的骄傲自大，这在弥尔顿之前无人提到过。其他的描绘都仅是丑陋可笑，而弥尔顿把它描绘得很恐怖。僧侣们则把自己描绘成落魄的浪漫人士，他们尽可能把魔鬼描写得一无是处。他们认为撒旦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他是个粗俗的妖怪，人们容易避开他的侵害，还可以跟他玩些恶作剧取乐。有个现代作家说得好，这个话题也有它严肃的一面。像一个印度神像，体态已变形，样子荒诞，如果把它孤立地放在博物馆，白天看上去很滑稽可笑，但如果把它复位到阴森可怕的庙堂中，它会让我们想起它给人们带来的祸害，多少人做了它的牺牲品，这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它滑稽可笑，我们心中充满的是憎恨和恐惧。因此，如果把历史上的迷信梦幻认为是思维错乱，那么，也许我们有时会因为这些病人的错乱感到有趣，但当我们反省以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的这种感觉会马上消失，我们会吃惊，我们会感到羞辱：竟然有这类荒谬的事情发生！这种荒谬的观念竟然持续如此之久、影响如此广泛！这种对邪恶的谬论导致对巫术的确认，对巫术的迷信不是个死的信仰，而是作用于整个人类的信仰。这种对巫术的信仰能使智慧的人、温和的人杀人放火或干别的坏事，使许多有学问的人、漂亮善良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被送上火刑柱或断头台。

除了魔鬼这个主要角色，还有数不清的位置相对低的小妖魔，这些妖魔在这场巫术狂热中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在贝克尔、勒卢瓦耶、博丹、德里奥以及迪兰卡的书中有大量有关这些妖魔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描绘。这些作者当中，其中三位是做过审判巫婆的审判长，他们是根据嫌疑犯的招供以及指控这些嫌疑犯的

有关证据写出来的。带着悲痛，我们从离我们时代较近的朱尔斯·格力耐特的著作中摘录一段对巫术狂热的概括。如果哪位学生想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查阅以上谈到的有关著作，这些著作的每一页都会使你毛骨悚然，但这些著作本身的清纯不会被那些让人感到无比羞辱和厌恶的曝光所玷污。在这里，我们精选出来的只是足以说明巫术狂热的事例。读者如果想通过阅读魔鬼研究专家的著作了解更详细的东西，那他会浪费时间。他会发现当他揭开那不堪入目的淫秽面纱后，他一无所获。除非像斯特恩，他想收集有关“野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最新佐证材料。当然，他会找到很多有关材料，他因此相信野兽是通过比较而被定性的。

地球被认为充满了成千上万的男女邪魔，这些邪魔当中，如同人类一样，有些血缘可以追溯到亚当。亚当就是因为被装扮成漂亮女子的魔鬼引诱而堕落的。这些邪魔繁衍迅猛。他们的身体是由空气构成的，所以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那些最坚硬的东西。他们居无定所，天马行空，来往自如。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兴风作浪，摧毁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和人类的文明成果。虽然他们像其他的生物一样繁衍，但邪恶人、死婴、生产中死去的妇女以及决斗中死去的人，这些人的灵魂的加入使邪魔的数量日益迅速增多。人们认为整个空间的空气充满邪魔，很多不幸的人一吸气就会把成千上万的邪魔吸进嘴巴和鼻孔，这些邪魔或钻进肠胃或住进身体的其他部位，给人带来各种病痛，折磨人类，并给人带来噩梦。尼斯的圣·格列高利讲了一个修女的故事，这个修女在吃晚饭前忘记了感谢上帝和做祷告仪式——在胸前画十字形，所以，在她吃饭的时候把藏在莴苣里的邪魔吞下肚子。很多人说这些邪魔数量太多，数不胜数。但威鲁斯证实他们的数量不会超过 7405926 这个数，他们分成 72 个大队，每个大队有个王子或舵主。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外观，他们有男魔女魔之分。他们有时候丑陋无比，有

时候却美丽绝伦。

尽管魔鬼撒旦和他的队伍随时可以出现在人的面前，但通常认为他更喜欢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间出来活动。如果撒旦以人形出现时，他永远与人一模一样。他不很黑，也不很白；不太大，也不太小，他的四肢与其他部位不成比例。最明显的是，他的脚是变形的，而且，他不得不把他的尾巴藏在衣服里。不管他以什么形态出现他都无法隐藏这些生理缺陷。从威鲁斯的著作第四卷第九章里我们知道，他有时变成一棵树或一条河，有时变成一个律师。在费利浦·乐贝尔统治时代，他变成一个黑人骑着大马出现在一个修道士的面前，然后又变成修道士，接着，变成一头驴，最后变成一个马车轮。有许多例子讲述撒旦以及他的手下——邪魔们成功地把他们的尾巴藏起来，变成英俊的男子，娶漂亮的女子为妻，并生儿育女。这些子女很容易辨认，因为他们发出长长的尖叫，而且需要五个奶娘来喂奶，但他们却长得肥胖。

所有的这些邪魔都听命于任何一个把自己灵魂交给撒旦的人，这些人有权力在一定时间内使唤这些妖怪。男巫或巫婆可以派他们去执行艰难的任务，他们必须完成男巫巫婆派给的任务，除非这件事是好事，他们可以拒绝执行，同时，邪恶会降临男巫或巫婆自身。

只要撒旦高兴，他会隔段时间把这些妖怪和所有的巫婆召集在一起开大会，这个大会叫做巫婆午夜聚会，聚会有时是星期六，有时是星期五半夜开始。巫婆午夜聚会有时是一个区的聚会，但每年至少在布罗肯山或在别的比较高的山上开一次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巫婆午夜大聚会。魔鬼一般选择有十字路的地方作为聚会的地点，如果不合适，就选在湖的旁边。聚会后这些地方永远寸草不长，因为，妖怪和巫婆的脚很烫，把泥土里的营养成分都烧尽了。聚会的命令发出后，凡不能来参加聚会的男巫和巫婆将被妖怪用毒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或蝎当鞭子来抽打，作为对他们的疏忽或不按时的惩罚。

在法国和英格兰，人们认为巫婆统一骑在扫帚杆上；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巫婆是骑在羊形的魔鬼背上，它的背可以根据要携带的巫婆的数量加长或缩短。参加巫婆聚会的巫婆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门口或窗口出去。她们通常进入的方式是通过钥匙缝，出去是通过烟囱飞出去，带着扫把，她们飞得很高。为了使邻居无法发现她们的行踪，地位比较低的妖怪被派去装成她们的模样，躺在床上装病直到聚会结束。

当所有的男巫和巫婆到达聚会地点后，恐怖的巫婆午夜聚会就开始了。首先，撒旦以他喜欢的身形——公羊出现，有两张脸，一张在前面，一张在后面，坐上宝座。到会的所有巫婆轮流向他致敬，亲吻他的后脸。然后，撒旦指定聚会仪式的主持人。在仪式主持人的陪同下，撒旦检查所有的男巫和巫婆，看他们身上是否有秘密标记，这些标记与魔鬼身上的标记是一样的。标记打在身上并无疼痛感。那些没有打上标记的由仪式主持人打上标记，魔鬼同时给他们赐绰号。这项仪式结束后，大家疯狂地跳舞和唱歌，直到有想加入他们组织的新成员来。他们因此安静一会儿。新来的宣称放弃拯救众生，亲吻魔鬼，向《圣经》吐口水，发誓一切听从魔鬼。接着他们疯狂跳舞和唱他们的歌：我们很快乐！我们是巫婆！

经过一到两个小时的群魔乱舞后，他们累坏了，于是他们坐下来，畅叙他们自上次聚会以来所干的种种恶劣勾当。那些对人类不够恶毒的，撒旦就用角或蝎鞭来抽打他们，直到他们浑身是血，无法站也无法坐。这类仪式结束后，大家尽情观赏蟾蜍舞。成千上万的蟾蜍从地面爬出来，在魔鬼号子的伴奏下，用后脚站起来翩翩起舞。这些蟾蜍都能说话，它们要求巫婆赏给它们没有洗礼的婴儿肉吃，因为它们表演很卖力。巫婆们发誓顺从魔鬼，魔鬼叫她们遵守自己的诺言，并在地板上顿足，所有的蟾蜍一下子钻进地里都不见

了。会场一下子干干净净。大家准备宴会,所有的令人作呕的东西端上来,巫婆和妖怪们狼吞虎咽起来。虽然有时候用金碟子盛上精选的肉和用高脚杯斟上昂贵的葡萄酒款待巫婆,但如果从上次聚会以来,他们所干的坏事数量不特别多,他们是没有这种待遇的。用餐以后,他们又开始跳舞,但不是锻炼的那种跳舞,他们在亵渎基督的洗礼。为此,那些蟾蜍又被召回来并给它们洒污水。魔鬼画十字形,所有的巫婆呼喊:一切病痛从我们身上消失!

魔鬼想玩得更开心,他叫巫婆们把衣服全脱掉后在他面前跳舞。每个巫婆的脖子上绑有一只猫,另一只猫像尾巴一样从她的身体挂下来。当鸡报晓时,他们全部销声匿迹,巫婆午夜聚会就此结束。

这是盛行于欧洲很多世纪的巫术信仰的一个概貌,这种信仰至今仍未完全根除。虽然这种信仰在不同的国家有些方面不尽相同,但在法国、德国、大不列颠、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在法国的早期年鉴中充满着所谓巫术的故事,但直到查理曼大帝时代这种犯罪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朱尔斯·加里内说,“这个君主几次下命令把巫师、占星家和巫婆驱逐出他的国土。但随着这些罪犯日益增多,他觉得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因此,他下了几次诏书,这些诏书可以在《皇帝敕书》中找到。诏书规定禁止使用任何魔术、符咒、巫术以及媚药,凡召唤魔鬼来使男女患不孕症、骚扰人类环境、唤起暴风、摧毁大地果实、使奶牛的奶干涸或用病痛来折磨同类的人均问死罪。凡确认犯有以上罪行的人立即处死,这样人类才能消除他们的存在带来的灾祸。此外,凡与以上罪犯串通的人也处以死刑”。

从此后,提到告发巫术事件的记载连续不断,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的记载。因为给巫术定罪如此容易,而要根除又如此困难,

所以,那些强权如果想击败弱者,只要控告弱者犯巫术罪,准能把弱者搞垮。有许多例子,很多个人或团体,读者明白他们的行为纯粹是政治或宗教的,但却因被冠以巫术罪而被残酷地迫害。最著名的有,1234年斯特定格人的灭亡、1307年到1313年圣殿骑士团的灭亡、1429年的贞德的死刑以及1459年的阿拉斯市惨案。第一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下面的叙述是从科蒂姆博士的关于中世纪共和联盟历史中选录下来的,它将告诉你,当皇室或基督教的恶狼们想找借口与绵羊争吵时,用巫术来定罪是最方便的。

居住在威悉河和须德海之间的弗里斯兰人,素以爱好自由并为捍卫自由而斗争闻名。早在11世纪他们就建立大联邦以抵抗诺曼底人和萨克森人的入侵。大联邦分成7个地区,他们每年在靠近阿普斯托部姆的澳利奇的一棵大橡树下举行聚餐。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摆脱牧师以及包围在他们周围的野心勃勃的贵族的控制,此事成为贵族的一大丑闻。他们早期就已明确他们的代表政府的观念。人民代表机构征收必要税收,处理本社区的事务,以简单的、家长制的方式执行了几乎与我们现在的代表大会职能一样的职能。最后,不来梅总主教和奥尔登堡的伯爵以及附近的君主组成联军来对付这些称为斯特定格人的弗里斯兰人。通过多年的侵扰和瓦解,最后终于把他们控制住了。但斯特定格人对他们的古代法律很忠实,因此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民间活动和宗教自由,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在屈服之前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为了捍卫他们国家的古代风俗习惯,他们1204年举行起义,拒绝向教堂交税或封建地主的征税,那些牧师、地主逃之夭夭。他们赶走了压迫者。在28年里,勇敢的斯特定格人孤军奋战,与不来梅总主教和奥尔登堡的伯爵以及附近的君主组成的联军进行了持续的战斗,于1232年攻下了在代尔门霍斯特附近的坚固堡垒——斯拉特堡。这

座城堡是奥尔登堡贵族的一个据点,伯爵在这里派人到农庄里烧杀掳掠。这些穷人不可战胜的大无畏精神使镇压者招架不住。一般的战争无法对付这些穷人,所以,不来梅总主教要求教皇格列高里九世用精神战来对付他们。教皇诅咒他们是异教徒和巫婆,号召所有的忠实的基督教徒帮助消灭他们。1233年,由盗贼、宗教狂热者组成的一大队人马冲进斯特定格人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连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儿童都不放过。斯特定格人也组织大队人马抗击侵略者,在战斗中他们杀死侵略者的头子、奥尔登堡的柏克哈特伯爵以及许多小头目。

接着,教皇又被搬出来对德国的斯特定格人发动圣战。教皇在给所有的主教和主张武力的头目写信,叫他们根除这些住在德国的可恶的男巫和巫婆。教皇说:“斯特定格人被魔鬼引诱,放弃上帝和人的法律,诽谤基督教,侮辱圣礼,串通巫婆豢养妖魔鬼怪,杀人如麻,刺杀牧师,阴谋倡导崇拜魔鬼,他们所拥戴的魔鬼名叫阿斯默迪。魔鬼以各种形体在他们面前出现:有时是大雁,有时是鸭,有时是忧伤的白面黑眼青年人。只要它一拥抱谁,谁心中就充满对基督教或耶稣的仇恨。这魔鬼主持巫婆午夜聚会。在那里,巫婆们亲吻它,并围着它跳舞。然后,它把他们掩盖在黑暗之中,不分男女,大家共同干那些粗俗、恶心的放荡勾当。”

教皇的信果然有效,德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对他们宣战。在布拉班特公爵以及其他强权贵族如荷兰、克莱沃、马克、奥尔登堡、埃格蒙特、迪斯特的伯爵们大力支持下,拉策堡、吕贝克、奥斯纳布吕克、明斯特和明登的主教们都拿起武器来消灭斯特定格人。他们组成了4万人的军队,在布拉班特公爵的率领下进犯斯特定格人的国土。斯特定格人为了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动用凡能拿起武器的人,但总数只不过11000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他们拼命战斗,但结果失败了。在战斗中有8000人阵亡,整

个族人都被消灭。恼怒的侵略者遍布每个角落，把老人、妇孺全部杀光；赶走他们的牲口，烧光他们的树林和房舍，整个国家变成荒漠。

同样荒谬和有效的是1307年对圣殿骑士团的控告。他们的财富、权力、骄横使他们四面树敌，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和高级教士对他们很不满。尽管他们被多次控告，但无法把他们告倒。最后以巫术罪控告他们。这一招果然很灵，他们终于被消灭。他们被指控：他们把灵魂买给魔鬼并举行欢庆巫婆午夜聚会的各种恶心的神秘活动。控告声称，当他们接收新手的时候，他们强迫他放弃拯救众生，并诅咒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叫他参加他们各种亵渎圣礼的令人作呕的活动：强迫他亲吻头领的脸、肚脐、臀，在十字架上吐三次口水。所有的成员不能与女人有任何关系，但可以放纵自己做任何别的淫荡勾当。如果有人失误，违反规定，小孩生出来了，那么全体成员集中，大家把这个小孩当羽毛球来打，直到孩子断气。然后，他们用慢火烤死婴，流出来的油他们用来涂在魔鬼肖像的头发和胡须上。据说，当有骑士死后，他们就把他烧成粉末，然后用粉末泡酒，每个成员都喝。菲利浦四世为发泄心头之恨，极尽捏造、诬告之能事，下令立即逮捕在其国土的所有圣殿骑士团成员。像法国国王一样，教皇也狂热地继续着这场迫害，在欧洲的圣殿骑士团成员都被投入监狱，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上千人屈打成招，因此，对他们的指控更是荒谬。这种做法能激起公愤，增强击垮圣殿骑士团的信念。实际上，很多人从刑架上放下来后马上翻供。他们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顽固和抗拒，罪加一等。因此，他们被视为更为恶劣，然后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处以火刑。在巴黎的郊外，有59个不幸的人一起被慢火烧死，他们抗争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坚持他们是无辜的。尽管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他们承认自己有罪，但他们还是不屈服。在国内的省一级，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年时间里，没有哪一

个月不处死一个或更多的这些不幸的人。最后一次是 1313 年，烧死杰克斯·第默雷和他的同伙诺曼底司令。没有什么东西比发起这场大迫害的君主、推波助澜的教皇、容忍这种邪恶的时代更残暴、更让人感到羞辱。几个恶毒的人竟然能捏造这场无情的迫害，这对热爱人类的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成千上万的人对这种捏造竟然深信不疑更是让人不可理解。

贞德的死刑是历史上利用巫术罪来击败政治对手的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迫害更是成倍增多。他们借用巫术罪来发泄政治和宗教恩怨。我们最好直接集中精力来看英诺森教皇的诏书，它就像把一列长长的列车点燃，把整个基督教国家都炸开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发出这个影响深远的诏书的动机，我们有必要从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开始说起。

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欧洲各个角落都在烧死巫婆。大迫害的结果，使得犯罪或莫须有的罪名不断增加。那些被指控并将受到惩罚的人，如果他们碰巧是那些脾气不好的人，他们自己希望有能力向迫害他们的人报复。记载中，有人发现有些半疯的人口中念念有词，诅咒他们的敌人。法律和宗教确认那是犯罪，虽然是弱者有理，强者凭空捏造。尤其是那些心情紧张的人，他们幻想自己具有邪功，能让所有的东西说话，他们的邻居更是深信不疑，结果被判死罪。

随着对巫术的不断恐惧，天主教的牧师设法把巫术罪扣到其他宗教派别的身上。在这时候出现的宗教改革先锋队，使罗马教会感到难以应付。如果异教罪无法打击他们，那么，给他们定巫术和魔法罪保证能消灭他们。1459 年，在阿拉斯有一群忠诚的韦尔多派，他们过去常常在晚上在偏僻的地方以他们的方式崇拜上帝，成为巫术罪的牺牲品。谣言说，在阿拉斯市他们所住的荒凉地方，魔鬼以人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拿着一本大书，宣读它的法律和规

定。他们宣誓听从魔鬼的差遣。魔鬼给他们分发钱和食品以笼络他们。完毕后，他们就干各种各样淫荡的事情。因为这些谣传，阿拉斯市几个诚实的人连同几个又老又呆的妇女被抓进监狱。自然用上了拷刑，这个最能使被告坦白的工具。蒙斯特勒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道：被折磨后，他们全部招供，承认他们所犯的罪行，此外，他们还供出他们在夜间的活动中看到了许多君主、领主和地区长官、市长，其实这些名字都是检察官提供的。被告发的人因此被抓进监狱。折磨一番后，自然屈打成招。在痛苦的喊叫中他们承认自己在半夜与魔鬼见面并发誓效忠魔鬼。根据这些供词给犯人判刑。那些穷老太太常常是被绞死或烧死于市井。那些有钱的交了一大笔钱后捡回一条命。不久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审判很荒谬，很多法官利用审判公报私仇，有意向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报复。后来巴黎的议会宣布这种判刑是非法的，法官是恶意的。但这种认识来得太迟，对那些交了赎金的人来说没有用，也不能惩罚当时办案的主要负责人，因为这个宣布是在 32 年之后，在这以前死刑早就执行了。

同时，对巫术的控告很快传遍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说来奇怪，告发的第一例主要是针对异教徒，以后的告发都是巫术罪，连天主教自己也认为如此。不久，我们看到信义宗教会和加尔文教派的人成为烧死巫婆的最主要的刽子手，连罗马教会都比不上，可见他们对巫婆的成见很深。尽管对其他信仰有争议，但巫术罪的认定被宗教各个流派认为是确立圣典权威或上帝的存在。

但在巫术狂热的初期，迫害主要是由天主教的领袖带头。当时巫术被称为异教，被认为是敌基督。弗洛里蒙特在有关敌基督的著作里揭发了这些指控的秘密。他说：“所有的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敌基督到来的证据的人都认为魔术和巫术的增加是为了把我们这可悲的时代区分出来。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受到摧残？法庭上罪犯的座位上坐满黑压压的犯罪嫌疑人。审判他们的法官都不

够用。我们的地牢关满了这些罪犯。我们的法庭每天都有判死罪的人，听到那些招供使我们感到害怕。魔鬼被认为是能耐的，我们无法把他的奴隶烧尽，我们只发现从被烧的骨灰里又出现了相当的人数来充满他们的位置。”

弗洛里蒙特在这里说出了罗马教会的基本意见，但这意见没有让从事这些审判的人听进去。如果魔鬼能够请来这么多的巫婆来填满那些被处以死刑的巫婆，那么这个魔鬼就是迫害本身。事实就是这样。他们越烧越发觉有更多需要烧死，因此，生活在底层的贫穷妇女都有一个心愿，她们祷告自己最好不要活到老。如果又老、又穷、又痴呆，那肯定会死在火刑柱或断头台上。

1487年，瑞士遭受一场大暴雨的袭击，康斯坦茨周围四英里全部变成荒地。有两个可怜的老太太，人们一直骂她们是巫婆，这次被逮捕，因为她们被指控为这场大暴雨的操纵者。拷刑架摆出来，两个可怜的老太太被送到拷刑架上，回答拷打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在痛苦中，她们承认自己常常与魔鬼会面，她们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在她们俩的要求下，魔鬼发起了这场大暴雨。由于这场疯狂、亵渎神灵的指控，她们被处死刑。在康斯坦茨的刑事犯罪的纪录中有一简单而重要的短语：判刑、烧死。

这桩案子和其他上千件案子都如期地向教会的最高机关汇报。当时的教会领袖教皇碰巧对巫术很重视，他有意要根除这种所谓的犯罪，所以，他比以往任何人都卖力。约翰浸信会教徒慈波1485年被选为教皇，名为教皇英诺森八世。他对巫婆的数目感到触目惊心，因此，他发起了对巫婆的可怕宣战。在他有名的1488年教皇诏书里，他号召欧洲所有国家要拯救世界上的基督教，基督教正面临来自撒旦法术的颠覆的危险，恐怖之声已传到他的耳朵。同时，与恶魔交往的男女数目在增大。通过巫术，他们伤害人类和动物，他们破坏婚姻、使妇女无法生育、使牛无法繁殖。他们毁掉地上

的玉米、葡萄园的葡萄、树上的果实、田野上的药草。为了使这些残暴的罪行不再侵害世界，他叫每个国家的宗教审判官用教皇的力量武装起来，审判和惩罚罪犯。

到此，巫婆狂热，这个比较中肯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式开始了。立刻就有一批人从欧洲冒出来，他们靠发现和烧死巫婆生活。德国的施普伦格是这些人渣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在臭名昭著的著作里，他放弃通常正式的审判方式，制定了一套检查程序，通过这套检查程序，其他国家的宗教审判官就能很好地发现嫌疑人是否犯罪。审问总是在拷打中进行的，所以，审问本质上是荒唐、令人作呕的。审判官要问嫌疑人这些问题：他们是否半夜三更与魔鬼会面？是否参加在布罗肯山召开的巫婆午夜聚会？是否有他们熟悉的妖怪？是否能刮起旋风？是否能操纵闪电？是否与撒旦有过性关系？

因此，审判官们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仅在意大利的库枚纳斯一个省，就烧死 41 个可怜的妇女；在德国，施普伦格所烧死的人数无法确切证实，但很多人都认为一年超过 500 人。这些牺牲品的供词十分相像，这是说明这种犯罪存在的又一确凿的证据。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恶棍》这本书出来的，加上严刑拷打，自然都是审判官们所需要的答案。有些人由于心中充满恐惧，他们希望审判官能从拷刑架上释放他们，使他们不再受苦，所以他们的供词超过审判官所期望的。有人坦白他们和魔鬼生了小孩。但当过妈妈的，即使在她们最痛苦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有这种疯狂的想像力。没有能力生小孩的只好坦白认罪，因此她们被处死得更快，因为她们不值得活。

担心撒旦仇敌的狂热会冷下来，历届的教皇都任命新的调查团处理巫术案。一个是 1494 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任命的，另一个是 1521 年利奥十世任命的，第三个是 1522 年阿德利安六世任命的。这些调查团滥用他们可怕的权力搜寻、打击巫婆。仅在日内瓦，

1515 年和 1516 年两年就以新教巫婆罪烧死了 500 人。她们主要的罪名应该是异教,巫术只不过是个帽子。巴尔托路梅奥·德斯皮纳有一张更可怕的名单。他告诉我们,在廓牟地区,1524 年以巫婆罪处死的人达千人以上,在以后的几年里,平均每年处死一百人以上。有个审判官为自己的业绩感到自豪,因为他在 15 年中判刑和烧死的巫婆达 900 人之多。

在法国,约在 1520 年,烧死巫婆的大火在全国各地蔓延起来。达聂尔斯在他的《巫婆的对话》中说道,巫婆的人数太多,数不胜数。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如此的束缚,受害者的朋友和亲戚旁观,也没有什么异议。刽子手的妻子或姐妹对巫婆的命运也许表示同情,但受害者的妻子和丈夫不能同情受害者。同情很危险,因为,如果你和巫术没有联系,你为什么对巫婆所受之苦表示同情?为巫婆而流同情的眼泪很可能会得到与巫婆相同的下场。尽管人们很迷信,但在有些地方,公众的愤怒终于爆发。在皮德蒙特的一个农村小镇,当地审判官滥烧无辜,速度快,手段残忍,每家每户都失去亲人。人民终于起来反抗,得意忘形的审判官来不及逃走,被打得体无完肤。该辖区的主教后来审理此案时,只好把审判官留在监狱里。

有些指控太荒谬,可怜的巫婆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像通常一样,有些也逃脱不了死神。有些被指控参加巫婆半夜在裂开的橡树下举行的舞会,此事被可信任的人看见。这些妇女(其中两个妇女年轻、漂亮)的丈夫发誓肯定他们的妻子当时是和他们睡在一起,但也无济于事。主教相信丈夫们说的是实话,但主教又说他们是被魔鬼和他们自己的感觉蒙在鼓里。和他们在床上睡的是他们妻子的外壳,而实际上他们的妻子是在橡树下与魔鬼跳舞。老实的丈夫们被搞糊涂了,他们的妻子立刻就被烧死。

1561 年,威纽斯有五个可怜的妇女被起诉,指控她们变成猫

去参加巫婆午夜聚会。聚会由羊形的撒旦主持，她们在撒旦周围爬来爬去，在撒旦的背上跳舞以取悦他。她们被判有罪然后烧死。

1564年，三个男巫和一个巫婆在摆在萨尔维特会长和达万顿会长面前的拷刑架上坦白：他们在羊圈的围栏上涂上药膏来杀死羊群；他们参加了巫婆午夜聚会，在聚会上，他们看到了一只大黑山羊，山羊与他们说话，叫他们亲吻它。当山羊主持聚会仪式的时候，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这几个人全部在普瓦捷被处死。

1571年，著名的魔术师特洛依斯在巴黎的格利夫宫被烧死。在国王查理九世、蒙莫朗西元帅、德雷斯元帅、国王的医生马自尔先生面前，他坦白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在魔鬼的帮助下，他可以做出很多神奇的事情。他还详细地描绘了魔鬼的狂欢场面、他们所提供的牺牲品、与年轻美貌的巫婆的淫乱、使用魔膏让牛死掉等等。他说，在法国各地的巫术活动中有1200个同伙，接着他在国王面前一把他们的名字供出来，这些人后来都被逮捕并处死。

在两年以后的多勒，来昂斯人吉勒·加尼耶被指控为狼人，经常夜间以狼形在乡间活动吞噬小孩子。指控由法律博士、皇帝的顾问亨利·卡默斯宣读。指控说吉勒·加尼耶抓住了12岁的女孩，把她拖进葡萄园里用牙齿和如狼爪的手把她杀死，然后，用牙齿把血淋淋的尸体拖出叼进拉斯尔森林中，在那里，他一餐就吃了大部分，把剩余部分带回家给他的老婆；此外，还有一次，离万圣节还有8天，有人看见他咬住一个小孩，幸亏乡里人及时来救走这个小女孩，否则就被他吞掉了。但由于伤势过重，小孩几天后就死了。万圣节后15天，他又以狼形吞掉了一个13岁的孩子，吃的时候，他把小腿和大腿撕下来作第二天的早餐。他还被指控，甚至恢复人形的时候，他也有许多魔鬼的、非人性的嗜好；他还在林中勒住一名孩子想把他吃了，但被邻居看见、阻止，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经 50 个人作证,最后吉勒·加尼耶被绑在拷刑架上。他对所有的指控均供认不讳。他被带到法官们面前,卡默斯博士以多乐议会的名义宣读判决书:

“根据确凿的证据和嫌疑犯本人的供词,吉勒·加尼耶犯有不可饶恕的人狼变形和巫术罪。本法庭判处该罪犯即日由执斩官用木车押送刑场处死。他将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他的骨灰在风中散发。法庭最后宣布这场诉讼所花的费用。

“1573 年 1 月 18 日执行。”

1578 年,巴黎议会花了好几天时间审判一个名叫杰克斯·罗力特的人。他也犯有同样的罪:是狼人并以狼形吞噬了一个小孩。他在格利夫宫被活活烧死。

1579 年,由于狼人和巫婆的案件不断增加,米仑地区陷入一片恐慌,当地政府不得不召集会议,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类邪恶。会后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巫婆和与巫婆串通的人统统处死,所有的算命者和魔术师也不能例外。第二年,罗恩地区议会也为同样的问题通过了一条法令:咒语书就是进行巫术活动的证据,凡发现有人藏有咒语书,藏书的人将被活活烧死。在 1583 年,在法国的其他地方也为同样的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议。波尔多议会向牧师和牧师助理发出了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加倍努力彻底取缔巫术活动。图尔斯议会也同样地武断,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把这些与魔鬼串通一气的人从地球上清除出去,愤怒的上帝会惩罚他们。雷莫斯议会认为那些乐于阻止婚姻和生儿育女的人就是反对上帝对人类的要求:人类要不断地繁衍,他们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该议会认为通过携带护身符来避开巫术是有罪的,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同时提出了另一伏魔法,这种驱魔的方法能更有效地挫败魔鬼的帮凶并使他们曝光。

1588 年在离阿坡肯 10 公里的里澳沃恩一个山村里发生一起

巫术案，此案轰动一时。这山村里有位先生，坐在自己家的窗口边，他的一位朋友打猎回家刚好路过。这位先生问他打到什么猎物，他的朋友说，他今天在一平地上被一只凶残的狼所围攻，他开了枪但没伤着狼，因此他抽出猎刀，当它扑向他的颈脖的时候，他用刀把它的一只前爪割了下来。说着，他的朋友把手伸进袋子里拿那只狼的前爪，但拿出来一看，他大吃一惊：是一只女人的手，手指上还有戒指呢。这位先生一看就认出那是他太太的戒指。在后来的审判上，审判官说这“戒指”引起了这位先生对他太太的疑心。这位先生立即去找他的太太，发现她坐在厨房的火边，她的手臂藏在围裙下。他用力把围裙扯下来，发现她没有手，手臂上的刀口还在滴血。这位妇女被监禁起来，在几千人的围观下在里澳沃恩被烧死。

在执行死刑中，几乎没有什么宽容的。被确定是犯有巫术罪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释放的记录。1589年巴黎议会释放了14人，这是惟一的一个正常的例子。当时，这14个人因巫术罪被判死刑。她们不服判决，上告到巴黎议会。由于政治原因，巴黎议会被流放到图尔斯。议会任命了四位审判官：国王的外科医生彼埃尔·辟格雷、国王的医生雷洛依先生、里纳德先生和法来索先生去审查这些巫婆，看她们身上是否有魔鬼的标记。辟格雷在他的外科手术记录中谈论了当时的情况。他说这次审查是在两个法庭顾问面前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巫婆都被剥光衣服，医生们一一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身体，凡是看到有标记的，他们都要用针去刺，看是否有痛的感觉，如果没有痛的知觉，那么，这就是巫婆的标记。然而，她们对针刺都有感觉，甚至有人在针刺进她们身体的时候痛得大喊大叫起来。辟格雷继续说道，我们发现她们都是些愚蠢的穷人，有些甚至有神经病。她们大多数对生活很漠然，有一两个希望死以便得到解脱。我们的意见是，这些人更需要医疗而不是惩罚；因此我们向议会作了如实的汇报。案件当然需要更进一步审理。议会在征求所

有的议会成员意见后命令把这些可怜的人释放回家,所以,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在巫术狂热的 16 世纪,以上是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但这还不算是最疯狂的。让我们来看看相同时期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在进程中带来了许多错误,最大错误是巫术问题。信义宗教会和加尔文教派像教皇一样对巫术的危害深信不疑。他们的追随者对巫婆的迫害比罗马人更为狂热。赫金森博士在他关于巫术的著作中称,后来在英国的狂热不亚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这句话说得很中肯。尽管这股狂热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来得稍晚,但它的来势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凶猛、可怕。

英诺森八世法案颁布 50 年后,英国立法机关才感到当时的措施不得力,有必要对巫术活动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1541 年的法规第一次特别规定了巫术罪。在这以前早些时候,很多人被判死刑,巫术罪只是各种罪行中的一条罪状,但从未有过因为参加巫婆午夜聚会、刮起暴风雨、使牛不能生育或者其他荒诞的行为而被处死。1551 年通过了两个法规,第一个与虚假的预言有关,主要是由于 1534 年肯特的神妇伊丽莎白·巴顿的诈骗引起的;第二个是针对巫术、魔术活动。但是,这个法令没有把巫术本身当做刑事罪来处理,只把那些通过符咒、咒语或者与魔鬼合谋企图危害邻里生命的人处以死刑。1562 年的伊丽莎白法规才最终把巫术定为最主要的犯罪,无论它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有无危害。从此,英国的巫术迫害可以说是正式拉开帷幕,在 17 世纪的早期达到高潮,这也是欧洲巫术迫害最狂热的时期。

如果读者一头埋进马修·霍普金斯和他的助手们恶魔般的嚎叫的狂热历史中去,读者就无法得到要领,要准确地了解这股狂热的进程,读者先得了解 16 世纪巫婆被迫害的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发生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这个时候人们对巫术罪的细节



马修·霍普金斯先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已经比较清楚。朱威尔主教在伊丽莎白面前布道的时候，最后常常有一段热烈的祷告，祈求女王不受巫婆的危害。1598年，有一次，他最后的话是：“请女王陛下明察，在您的国土上，最近四年来，巫婆和魔术师大量增多。您的臣民甚至因之而丧命，他们的肤色退色，他们的肉体腐烂，他们变成哑巴，他们失去了各种知觉。愿上帝保佑他们不要再伤害您的臣民！”

渐渐地，这股狂热刮进了乡村。随着清教徒把它当做教条，这股狂热不断加温，接着是各种迫害接踵而来。英国教会声称，也确实如此，在基督各流派中受冲击比较小的流派也仍然打上这个迷信时代的烙印。在臭名昭著的残酷和荒谬的记载中，其中有一例就是在英国教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例子在以后剑桥大学每年的讲座中还在提起。

这就是闻名的华波依斯巫婆案，这些巫婆是在伊丽莎白法规通过32年后才被处死的。尽管在间隔的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审判记录，但不幸的是，证据太多，无法说清公众的偏见极端到何种程度。英国各地有很多妇女还未受审判就死于一般民众之手，死的数目无法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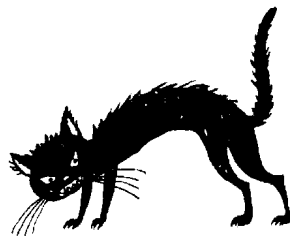
华波依斯巫婆案值得细细道来，这不仅是因为剑桥大学的学者对此案件的重视，而且是因为它是人类荒谬的证据，尽管人类在其他方面是理性的，但他们能把自己的同类送上断头台。

这场怪剧的主要演员是塞谬尔·克罗威尔爵士家和特罗格默屯先生家，两位先生都是亨廷顿县华波依斯的地主。特罗格默屯先生有几个女儿，其中大女儿琼恩小姐是个富于想象、多愁善感的姑娘，女孩的脑子里充满巫婆和鬼怪的故事。有一次她路过一名老太太的房屋，这位老太太名叫塞谬尔大妈，这位大妈又老、又穷、又丑。塞谬尔大妈头戴一顶黑帽，在门前织衣服。当琼恩小姐这傻姑娘路过的时候，老太太的目光离开她手中的活儿直盯着姑娘。琼恩

小姐立即幻觉她的四肢疼痛。从那日起，她不停地告诉她的妹妹以及她周围的人：塞谬尔大妈使她着了魔。别的孩子一旦看见那个丑陋的老太太就叫起来，吓得半死。

特罗格默屯夫妇与他们的女儿一样愚昧，把这些荒谬的故事当真。克罗威尔夫人，素来喜欢与特罗格默屯太太说长道短，对这件事特别积极，并决定要鉴定一下这个巫婆。有头脑的塞谬尔先生参与了这项计划。小孩受到鼓励，更是无限发挥他们的想像力，因为这似乎很有趣。他们不久就杜撰出一窝的邪妖，并给妖怪命名，说这些妖怪都是塞谬尔大妈派来折磨他们的。他们说特别有七个妖怪是这个恶毒的老太太从地狱唤上来使他们发病的。这些妖怪的名字是“第一敲”、“第二敲”、“第三敲”、“蓝蓝”、“抓住”、“哈那姆”和“猛揪”。

特罗格默屯老先生被这些无聊的想象困惑，所以他也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他勇敢地走进塞谬尔大妈和她丈夫的茅屋里把大妈拖到自己家。克罗威尔夫人，特罗格默屯太太以及他们的儿女都在那里等着，手里拿着针准备刺这个巫婆，看看刺后她的身体会不会出血。克罗威尔夫人似乎是这些人当中最残暴的一个。她把塞谬尔大妈的帽子扯下来，抓走一把银灰色的头发，叫特罗格默屯太太拿去烧，这样可以使他们以后不受这老巫婆的暗算。难怪，这位塞谬尔大妈情不自禁地诅咒他们。她一旦诅咒她们，她更是罪责难逃。他们认为她的头发最好扯，把她弄得半死后才放她回去。半年来，这两家人不断地折磨她，并称她让小鬼来作弄他们，使他们



病痛发作，使他们锅里的牛奶变酸，使他们的母牛和母羊不能生育。克罗威尔夫人在这些愚昧的活动中得病而死。他们记得很清楚，夫人是在被塞谬尔大妈诅咒后过了刚好一年零三个月才死去。在这段时间夫人还几次梦见过巫婆和一只黑猫，黑猫当然是人类最主要的敌人——撒旦。因为巫婆的作弄，塞谬尔·克罗威尔爵士失去了爱妻，他觉得自己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对付巫术活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以及梦中的黑猫就是很好的证据。所有的邻居都说是塞谬尔大妈搞巫术活动，而大妈的丑陋容貌恰好是巫婆的形象，这增加了民众对她的怀疑。到后来，对这位大妈更不利的是，连她自己也认为她自己就是巫婆。他们强迫地把她带进特罗格默屯先生的家里，当时，他的女儿琼恩的老毛病癫痫症正发作。塞谬尔先生和特罗格默屯先生要求老大妈给这位女孩驱邪。他们叫她重施魔法并要她口中念道：“我是个巫婆，是我害死了克罗威尔夫人，我命令你，魔鬼！赶快离开她！”她都照做了。此外，她还承认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像她一样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与她一道从事巫术活动。她的全家马上被逮捕，送进亨廷顿监狱。

不久，由芬那法官审理此案。特罗格默屯先生家的那些疯疯癫癫的女儿都出来作证。塞谬尔大妈一家三口被严刑拷打。在极为痛苦中，老大妈承认自己是巫婆，是她诅咒特罗格默屯先生家的女儿们，是她使克罗威尔夫人死去。她的丈夫和女儿比较坚强，他们拒不承认，直到最后，他们仍坚持自己没有罪。他们三人都被判吊死然后烧掉。他们的女儿年轻漂亮，引起很多人的同情。人们建议她向法庭声明自己有身孕，这样至少可以缓刑。但这个可怜的女儿很自豪地拒绝这种做法，因为她不是巫婆，也不是妓女。这个头脑简单的老大妈为了多活几个星期，声称自己正怀孕，整个法庭哄堂大笑，这个可怜的老大妈也跟着笑。她的行为成为她是个巫婆的又一个证据。1593年4月7日，她全家人被处决。

该公国领主塞谬尔·克罗威尔爵士从没收塞谬尔一家的房地产中分到百分之四十,他以 40 先令的年租金把它出租,租金捐献给每年一次的关于声讨巫术罪行的讲座或集会,这一讲座常由剑桥女皇学院神学硕士或学士主讲。我一直无法确认这个一年一度的讲座中断的确切日期,好像在 1718 年,当年,哈奇森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巫术方面的书。

为更好地按年代顺序了解不列颠诸岛的巫术狂热历史,我们首先看看 16 世纪詹姆斯六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以前在苏格兰发生的事件。我们当然知道苏格兰人是一个非常富于幻想的民族,他们受到巫术迷信的影响自然最深。那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最能激发愚昧的幻想。当地人觉得整个高地迷蒙的峡谷和低地的溪流都充满着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的所作所为,无论善恶,都被谱成诗歌,引发想像力,因为诗歌把他们的行为神化了。直到宗教改革派把《圣经》极端化,人们才运用法律武器惩罚巫术这样的犯罪。宗教改革派给苏格兰人带来的恶果犹如教皇英诺森八世对德国和法国犯下的罪行。至此,巫术不仅仅是个信仰问题,它被写进国家法典,号召臣民和基督教徒武装起来与巫术做斗争。1563 年玛丽女皇第九次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规定对巫师、巫婆以及与他们串通的人处以死刑。一下子,人们被魔鬼和他的代理人震惊。达官贵族也附和这种荒谬。结果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被指控从事巫术活动,贵夫人们也被牵连,这向全世界证明,即使她们不是巫婆,她们与巫术多少有些瓜葛。

通过魔鬼的帮助进行巫术活动的女人中,较著名的有普兰克斯霍尔姆的巴克烈福夫人、罗天恩伯爵夫人、亨特利伯爵夫人、尤菲米娅·马克尔辛、佛莉斯夫人;男性中,被指控犯有巫术的著名人物有路易斯·巴兰台尔爵士。他是苏格兰法官,因为好奇,与一个名叫理查德·格拉哈姆的巫士往来。他请这位巫士唤来魔鬼,但

这位法官“一见魔鬼就大惊失色，因此得病身亡”。通过这种无聊的报道，那些怀有妒忌之心的小人可以使他们所仇视的人声名狼藉。尽管从路易斯·巴兰台尔爵士一案的表面看，路易斯爵士似乎真的很愚蠢，他想尝试巫术，结果被控告，但是，尝试成功本身就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漏洞。

约翰·诺克斯的敌手杜撰了类似的谣言，而罗马天主教也愿意接受这类谣言，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堂而皇之的邪恶带来的羞耻。据说，约翰·诺克斯和他的秘书溜进圣·安德鲁教堂的院内，想通过巫术唤来“一些神灵”，但他们弄错了，换来的不是他们想咨询的神灵而是魔鬼。谣言还说，诺克斯的秘书被撒旦的大角、大鼓鼓的眼睛、长长的尾巴吓疯了，不久便死去。但诺克斯比较坚强，他没有被吓倒。

在高级法院的记录中，因巫术罪被判刑的第一个名字是杰尼特·鲍曼。她是在玛丽女王法案颁布九年后的1572年被判刑的。她的罪行没有具体的说明，紧接着她的名字只有两个词“犯罪和烧死”。然而，不能就此推断，在这九年的时间里没有类似的审判和死刑。在爱丁堡国家图书馆可靠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英国枢密院曾委任苏格兰各在职官员和牧师在他们的教区内就地审判和处死巫婆。很多人被判刑，但没有任何记录。但如果我们相信民众传说的被判刑人数的四分之一，其数量也大得惊人。1572年以后，高级法院巫术罪的判刑记录多了起来，但平均每年也不超过一人，这说明，这类案件的审判基本上由地方管理部门进行。地方管理部门无情地把巫婆绑在火刑上，就如同现在法官给一个偷猎者带上足枷锁。

随着詹姆斯六世步入成年，他对巫婆审判深感兴趣，特别关注1591年对吉莉·邓肯、费安博士以及他们的同伙的审判。这在那著名的《魔鬼学》一书中有所反映。因为以上这些巫婆曾想要他

的命，所以，凭着他的禀性，他应对这些案件进行细致的观察，案件的细节能增强他的迷信和偏见，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苏格兰人最典型的谬见，没有别的审判更能说明这种谬见。无论是受害人数之多，证据之荒诞，还是所牵连的人的真正罪行都很典型。

吉莉·邓肯，文字记载中的头号巫婆，是特拉嫩特地方法院法官的女佣。特拉嫩特是离爱丁堡 10 英里哈丁屯郡的一个小镇。虽然吉莉·邓肯不像通常的巫婆那样又老又丑，她既年轻又漂亮，然而根据她的可疑的行为，邻居们认为她是个巫婆。她自命有医术，她所治的病好得很快。像邻居们一样，她的主人也不信任她，她能治愈病，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她的主人拷问她，但她拒不承认与魔鬼有交易。当时普遍认为，只有把魔鬼在巫婆身上打的标记找出来，她才会坦白，有人这样提醒了正在拷打她的法官。经过检查，他们发现吉莉·邓肯咽喉上有标记。她又被拷打。在极为痛楚的折磨下，她终于屈服了。她承认自己就是巫婆，并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在魔鬼的帮助下治愈了很多病。这给巫术罪注入了新的内容，因为根据原来的巫术罪内容，魔鬼不是给人类解除病痛，而是喜欢给人类灾难和痛苦。但在吉莉·邓肯一案中，她没有因为治好病而日子更好过，相反，她继续被拷打，直到最后她供出所有的同伙的姓名。其中有一个是卡宁哈姆人，有名的巫士费安博士，一个严肃的老妇女阿格尼斯·莎姆森，还有一个是克利夫屯霍尔领主的女儿，以及其他近 40 人，其中有些是爱丁堡市里有声望人家的妻子。这些人全部被捕入狱。她的疯狂揭发使整个苏格兰陷入一片骚乱之中。

在此案发生前两年，詹姆斯国王突然离开他的王国到丹麦接他的新娘——丹麦公主。由于恶劣的天气，他们在阿普斯罗港被困住。在哥本哈根停留几个月后，他和新娘继续航行，在海上几乎翻了船，经过极为惊险的历程后于 1590 年 5 月 1 日安全到达雷兹。

当吉莉·邓肯和费安博士被捕之事在苏格兰传开后，那些不懂装懂的人恣意传扬：这些巫婆以及她们的同伙在魔鬼的帮助下掀起了暴风雨，这场暴风雨几乎要了国王和皇后的命。严刑拷打之后，吉莉·邓肯供认不讳，举国上下都惊恐地等待这场官司的结果。

吉莉·邓肯供出的巫婆阿格尼斯·莎姆森在用刑不到一小时就供出一切，她和吉莉·邓肯、费安博士、玛莉安·林卡普、尤菲米娅·马克尔辛等两百多个巫婆和巫士过去常常在北贝韦克教堂集会，他们都见到了魔鬼。他们曾经密谋杀害国王。魔鬼亲自鼓动他们杀害国王。魔鬼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国王干掉，因为国王是他最大的敌人，国王除掉后魔鬼的子孙们才能过安宁的日子。在聚会上，魔鬼总是喜欢听音乐，吉莉·邓肯经常给他演奏喇叭舞曲或犹太人的竖琴，其他所有巫婆随着舞曲跳起舞来。

国王詹姆斯很高兴，因为魔鬼竟然说国王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叫人把吉莉·邓肯带到王宫，然后叫她演奏她曾给魔鬼和巫婆演奏的苏格兰双人舞舞曲。

费安博士，或称之为卡宁哈姆人，是特拉嫩特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他也被拷打。他其实是个制造和贩卖毒品的人，伪称自己会魔术。虽然指控他的各种罪名不成立，但他有利用魔术的思想，尽管在实际行为中没有使用魔术，他所受的折磨也是咎由自取。在刑架上，他不为所动，拒不认罪，结果他们只好用鞭刑。当他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也失去了知觉，这无形中帮了他的忙。看到他舌抵上腭、半死不活，他们把他放下来。给他灌些兴奋剂后，他才慢慢地恢复知觉。趁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他们叫他在供词上画押，供词与吉莉·邓肯和阿格尼斯·莎姆森的供词一模一样。两天后他越狱逃走，但不久又被抓获归案。在法庭上，詹姆斯国王出席了审判。费安博士推翻了他画过押的供词，国王为他的顽固大为光火，令人再用刑。他们用钳子把他的指甲扯光，用长针扎得他痛不欲生，但他

仍不屈服。他们又用靴刑，用刑的情形，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报道说：“他的双脚因受到连续的捶打，形状变很小，骨头和肉都受到严重损伤，血和骨髓烂溢出来，双脚就此废了。”

在审判中，供词如此惊人相似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从中看来，他们都想通过咒语和巫术来害死国王。费安很清楚自己平时的职业花招，他假借妖怪来欺骗人们，人们大部分真的以为他见到了魔鬼。他们的供词可概括如下：

撒旦，新教的大敌。国王娶身为新教徒的公主为妻，撒旦对此十分惊慌。为使事情的发展对邪恶势力有利，他决定通过掀起暴风雨使国王和新娘丧命于航行途中。撒旦首先在水上铺上一层雾，企图让国王的船搁浅在海边的黑暗中。此计划失败后，费安，这个从风雅的学者沦为了魔鬼的秘书之人，授命去召集所有的巫婆来见她们的主子。巫婆们乘坐在筛子上披风斩浪而来。

在万圣节前夕，他们聚集了两百多人，包括吉莉·邓肯、阿格尼斯、尤菲米娅、巴巴拉·内皮尔以及几个巫士。他们乘坐漏勺和筛子，“在海洋中平稳航行”。航行一段时间后他们见到了魔鬼。魔鬼怀里抱着一只猫，这猫曾九度经过火的洗礼。魔鬼把猫递给一巫士，叫他把猫扔到海里并喊道：“来！”仪式庄重，一下子大海震动，海浪滔天。巫婆、巫士们在暴风雨中奋勇航行。他们在苏格兰的海岸上岸。他们手中拿着筛子，排队走进他们常聚会的地方——北贝韦克教堂。在那里，魔鬼要训话。吉莉·邓肯作为这群人的乐师，走在前面，弹唱她的犹太人竖琴。到达教堂后，他们就围着教堂绕圈，方向与太阳运行的方向相反。费安博士往门的钥匙缝吹口气，门开了，巫婆、巫士们走进去。因为里面漆黑一团，费安博士又向蜡烛吹口气，蜡烛点燃了。这时，大家看到魔鬼已站在讲坛上。他穿着黑袍，戴着黑帽，巫婆、巫士们敬呼“主子好！”魔鬼的身子如铁一般地僵硬，他的脸狰狞恐怖，鼻子鹰勾，眼睛闪着火花，手脚毛茸茸

的，有爪子，嗓子很粗。在正式训话前，他先点名，问那些巫婆、巫士是否忠于他，在谋害国王和新娘的行动中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

格雷·梅尔，一个神志不清的巫士，充当差役或看门人。他愚蠢地答道：“感谢上帝，国王和新娘毫发未损。”魔鬼一听大怒，从讲坛走下来赏了他几个耳光。回到讲坛上后他开始训话。他要求他们做忠实的仆人，尽量干坏事。尤非米娅和阿格尼斯两人较为大胆，她们问魔鬼是否带来了国王的肖像，她们要用针扎肖像，使国王生病、受苦。撒旦，这个撒谎大王这回说了一次真话，承认自己忘记带来。尤非米娅对魔鬼的粗心大意进行严厉的责备。阿格尼斯和其他几个巫婆也立刻责怪他，但魔鬼欣然接受她们的责骂。他们骂完后，魔鬼请她们吃丰盛的大餐。把刚埋的尸体挖起来，大家分着吃，这是他们的饮食方式。魔鬼在酒方面总是很慷慨，给他们上上等的葡萄酒，不久他们就醉意上头。吉莉·邓肯又演奏她的拿手舞曲，魔鬼拉起尤非米娅带头跳起舞来，他们跳到公鸡报晓才止。

凯兹聪明的女人阿格尼斯被带来，她的供词又多了些特别的内容。她说，在上次，她把男人的四肢绑在猫的脚步上后把它扔进海里，引起暴风雨的到来。她还坦白说，在谋害国王的行动中，她们在航行中没有遇见魔鬼，但魔鬼自始至终都一直跟着她们。她只看见远处魔鬼模糊的身影，在她们前面的海浪中滚动，样子很像个大干稻草堆。遇到一艘装满酒和其他好东西的外国船，她们上船去，喝完所有的葡萄酒后把它弄沉，为此，她们觉得很开心。

由于这些供词太离谱，连詹姆斯国王也无法相信。他不止一次宣称：这些巫婆如同她们的主子一样是撒谎专家。但她们所供认的有些事不见得很荒谬，因此，她们被认为是有罪的。阿格尼斯说，她是想通过给国王的毯子涂上剧毒来害死国王。吉莉·邓肯过去也常常威胁她的邻居，叫魔鬼来追赶他们。很多意志薄弱的人怕得魂魄出窍，此后就听从于巫婆。费安博士也毫不犹豫地参与谋杀，用

毒药来除去敌手，只要有谁出得起价钱他就干。尤菲米娅也不是纯朴的那类，无疑她是通过意念来使国王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意念可以操纵人的行为。博恩韦尔被很多巫婆指控她曾经向她们咨询国王的死期，而尤菲米娅就是她的死党。她们统统被定罪，绞死后烧掉。巴巴拉·内皮尔虽然犯有别的罪行，但因只出席北贝韦克教堂的巫婆聚会而被免罪。国王对此大为不满，威胁要审判陪审团，因为他们故意出差错。因此，他们又重审此案，恳求国王宽恕他们的失误。詹姆斯国王很满意。这样，巴巴拉与吉莉·邓肯、阿格尼斯、费安博士以及其他 25 人全被绞死。尤菲米娅更惨，她与胆大、讨厌的博恩韦尔关系密切，她参与毒死妨碍她的人就有两三个，因此，她被认为应该受极刑。她的处决不同寻常，她先被勒死，然后烧掉。这位邪恶的妇人注定“要被绑上刑柱、烧成灰，从地球上消失”。这次残酷的处决时间是 1591 年 6 月 25 日。

这些审判在苏格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领主和牧师从枢密院那里得到他们所在辖区的权力，他们可以对那些不入时的老妇女进行审判。那些还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也深受其害，因为揭发材料表明，魔鬼对主张新教的国王和皇后极为仇恨，因此，当时普遍认为罗马教会与恶势力联合起来对付整个苏格兰。保守地估算，从玛丽女皇法案通过至詹姆斯继位前后 39 年，苏格兰因巫术罪被处决的人数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但 1590 年至 1593 年被处决的人数就超过四百人。要了解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没有必要去一一分析所有的案件。伊莎贝尔案例很有其特点，从此案中我们可窥视这类案件的一般特点，尽管此案发生在詹姆斯王朝之后，但它很典型。这妇人把自己的邻居害苦，自己也觉得活得很累，最后她到法院投案自首，这件事很能说明这个时期巫术狂热的全部内容。她无疑是巫术狂热的极端分子之一。她说应该把她绑在铁刑架上，即使五马分肢也无法为她赎罪。她供出同伙的名单，包括近五十名

妇女和几个巫士。他们把未经过基督洗礼的婴尸从坟墓中挖出来，尸体的四肢是他们的美食。当他们要破坏敌手的庄稼时，他们就把蟾蜍绑在敌手的犁子上，到第二天晚上，撒旦就带着他的人马来犁地，把这块地弄坏，无法耕种。巫婆可以以任何形貌出现，但她们经常现猫形或兔形，更常见的是兔形。伊莎贝尔说，有一次她伪装成兔子，不料被一群猎狗追赶，差点送了命。当她跑到自家门口时，狗紧随她的脚跟，她能感觉到狗呼出的热气。她赶忙藏在柜子后面，抓紧时间念恢复人形的咒语：

兔子！兔子！
上帝保护你，
我只不过借用你的身形。
但现在我要恢复我的原形，
兔子！兔子！
上帝找你。

巫婆在伪装变形的时候，如果被狗咬了，即使她们恢复人形，伤疤也会留在她们的身上。但伊莎贝尔从未听说巫婆被狗咬死。魔鬼召集巫婆大会时，她们是骑着扫把杆或豆杆或玉米杆在空中行走，边走边说：“马儿呀，你快走！快！快！”

她们离开家时通常在她们的床上放一把扫把或一张三脚凳子，扫把和凳子都被施以符咒，成人形状，直到她们回来才除去。这样做是为了不让邻居知道她们外出。

她还说，魔鬼把一些妖精配给他喜欢的巫婆做她们的仆人。这些小妖精叫“吼狮”、“地狱贼”、“自便”、“嚎叫”、“拼命”等等，可从他们穿的仆役制服来辨认他们。这些制服通常有黄色、海青色、豆青色或草青色。撒旦从来不叫巫婆基督洗礼时起的教名，在他的面

前，她们也不许互换教名。谁违规都将使撒旦大为不快。但有些命名是很必要的，因此，撒旦重新给她们洗礼，起名为“熊雄”、“超堤”、“起风”、“劈风”、“玛骑无敌”、“吹甘蓝菜”等等。魔鬼不大在乎巫婆们如何称呼他，但如果有巫婆欠考虑而叫他“黑约翰”，他会马上冲过去狠狠地揍她，用羊毛梳子撕烂她的肉。对于别的称呼他无所谓。他曾经交代一个有名的巫士说，如果巫士需要他帮忙，用力击地面三次后喊道：“起来！臭名昭著的恶贼！”这样撒旦就会来协助他。

很多人因为这类供词而被处死。当时大家对巫术深恶痛绝，凡被指控犯有巫术活动罪的无人幸免于难。搜寻巫婆、针刺巫婆变成了一桩生意。有一批惟利是图的流浪汉被雇来在乡间巡查，他们手中握有长针，随时准备刺进犯罪嫌疑人。上了年纪的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他们身上有些地方完全失去知觉，这是常见的。但在当时这些失去知觉的部位就是手持长针的人搜寻的目标。那些被针扎但未见流血的不幸的人注定要死。即使不马上被扔进监狱，她也会受到邻居的摧残。据文字记载，有很多可怜的妇女因不堪受欺凌，她们宁愿去死。当时巫婆审判很频繁，乔治·麦肯西爵士作为政府高级官员，是巫术罪的坚信者。他在1678年出版的《刑法》一书中叙述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他说：“作为法官，我去审查在法庭上坦白了的几位妇女。其中一人非常愚蠢，她私下告诉我，她认罪不是因为犯罪。但是，这个可怜的人知道巫婆之名毁了她的名声，从此后没有人会给她肉吃或提供住宿，所有的男人会打她、放狗咬她，她会饿死。因此，她希望从这个世界消失。说着，她哭得很伤心，最后她跪下来请求上帝证实她所说的一切。”乔治先生尽管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的偏见，但他清楚地看到巫术罪的泛滥将有害于人类社会。他坚信在这些指控中，有四分之三是不公正的，是毫无根据的。他在《刑法》中说，被指控犯有巫术罪的人基本上都是贫穷、没

有文化的人，他们不了解巫术的性质，而认为自己对迷信的恐惧就是巫术。有个可怜的编织工承认自己是个巫士，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因为，我看到魔鬼像苍蝇一样在蜡烛周围跳舞”。有个单纯的妇女，因为别人叫她巫婆所以她认为自己就是巫婆。她还在法庭上问法官是否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是巫婆但她自己本人并不知道。乔治先生说，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罪犯都受到来自狱吏的折磨，这些狱吏认为他们折磨这些罪犯就是为上帝效劳。这个仁慈、开明的法官乔治先生说：“我知道，这种折磨就是他们坦白的根据，这种闹剧的演员是惟一的证人，这些可怜的罪犯无法证明自己是屈打成招，但法官却很需要这种做法，因为正是这种折磨才能使这些被告痛快地坦白，而且由于担心受折磨，他们也不敢翻供。”《敲开撒旦隐形世界的大门》的作者 R. G. 辛克莱也是个巫术罪的坚信者，他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更惨的例子：一个妇女不愿活受罪，她愿被处死。这位妇女知道当天一大早将会有三个人被勒死烧掉，她叫来教区的牧师，自己坦白她把灵魂卖给了撒旦。“因此，她被带到法庭审判，与以上三人一起被判死刑”。在法场，在三轮祷告中她一直保持沉默，她知道剩下的就是站起来走向火刑柱。她站起来，大声喊道：“在这里看到我的人都知道，我自己承认自己是巫婆，我要因此而被处死。在死之前我宽恕所有的人，尤其是这些牧师和法官的一切罪行。我自愿承担一切。我是自作自受。但现在我必须对上帝声明，我宣布我与天真无邪的小孩没有两样，我与巫术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被一个恶毒的女人诬陷为巫婆，因而被投入监狱。我的丈夫、我的朋友都离我而去。看到没什么希望，我决定通过招供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已经筋疲力尽，我愿选择死这条路。”作为巫术罪盲从者固执己见的例证，不妨提一下，叙述这段故事的牧师只把这些可怜的妇女孩子临死前的呼喊当成是其巫术罪的又一个证据。诚然，“有谁比不愿正视事实的人更盲目呢？”

该回到詹姆斯六世的话题上来。他有资格与教皇英诺森、斯普利格、波迪纳斯以及马修·霍普金斯分享这样的荣耀：他们既是巫术的主要克星又是巫术的倡导者。到16世纪末，许多学者，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伦诸岛，大家都竭力肃清公众的巫术观念。较著名的有德国的怀俄勒斯、意大利的彼埃特洛和英国的里奇纳尔德。他们的文章引起狂热的詹姆斯的注意。詹姆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是魔鬼的禀性。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对“他的大敌人”魔鬼的进攻。1597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著名的《魔鬼学》论文。在“导读”部分国王说道：“我们的时代、我国的国家充满着令人恐怖的魔鬼的奴仆——巫婆和使用魔鬼法的人。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不得不奋笔疾书完成这篇论文。我得声明，写这篇论文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学识和天才，而是要回答在很多人头脑中存在的两个疑问，即撒旦常用的攻击手段以及对这些攻击的严厉惩罚问题，主要是针对当今两个学者的观点。一个是英国人里奇纳尔德。他毫无羞耻地在公开刊物上否认巫术的存在，从而坚持了撒都锡教教徒的错误观点：无鬼神论。另一个是德国医生怀俄勒斯，他公开向这些从事巫术活动的人道歉，使他们免受惩罚，这实际上表明他本人就是从事巫术活动的一员。”在论文的其他部分，为了使文章更通俗、活泼，作者采用了对话形式。他说：“根据上帝法、民法、王法以及各基督教国家的地方法，巫婆应该处死吗？是的。不惩罚那些背叛上帝之人，让他们活着，这不仅不合法，而且从法律上讲是犯罪，犹如放虎归山。”国王说这种犯罪极为恶劣，连不谙法庭性质的小孩、品质不好的人都出来指证这种巫术罪，这可以说是巫术罪存在的证据。但为了使无辜的人免于背上这个难以摆脱的罪名，国王建议恢复使用那些检验手段。他说：“有两种好办法可以用：一种是寻找他们身上的标记，试看是否有知觉；另一种办法是把他们放到水上漂流，因为在谋杀案中，如凶手碰一下尸体，尸体马上就

会涌出血来,好像血在向上苍呼喊要找凶手报仇(上帝为了帮助审判那些凶手给这种罪行打上神秘的识别标记)。上帝规定,那些恶毒的巫师、巫婆在水中会浮在水面上,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的恩泽、震落了基督洗礼的圣水。此外,无论你怎么威胁和折磨他们,他们也不会流出什么眼泪,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执迷不悟,拒绝忏悔。虽然女人动不动就掉眼泪,但这是伪装的假眼泪。”

这些言论是由威加四海的国王说出来的,他并不强加人意,而是通过奉承来宣扬他的观点,因此,巫术的幻想更是变本加厉,直到整个地球都充满巫士和巫婆。国王虽然因为害怕比试剑法而名声扫地,但在与魔鬼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为他赢得了更大的荣誉。教会对国王表示热烈的支持,尤其是在国王和教会在诸如信条和特权上没有分歧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

詹姆斯 1603 年在英格兰坐上国王的宝座,因为反巫婆的英勇事迹,他得到一帮人的敬仰和追随。他自己也极为迷信,因此,他的登基标志着迫害狂热在英格兰的开始。这场迫害狂热不亚于苏格兰的迫害狂热,但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势头稍衰。巫术话题正是詹姆斯国王的第一国会抛出来的。国王对国会的办事效率很满意,巫术罪的法案就是在 1604 年通过的。上议院审批后,法案由 12 位主教组成的委员会来执行。法案规定:“行使邪恶魔术或咨询或与鬼怪订立盟约,或豢养着这样的鬼怪,第一次犯罪的人处以一年监禁,每个季度要带着枷锁站一天;重犯者处以死刑。”

第一种较轻的惩罚似乎很少执行。保存下来的每一个记录都提到:巫婆被绞死后烧掉,或没有勒死就被活活烧死。在詹姆斯统治时期、在詹姆斯国王的五位继承人之间的内战中、在长期议会的统治下、克伦威尔共和政府时期(1649~1660)以及查理二世的统治时期,巫术迫害狂热长盛不衰。如果说有稍微不那么恶劣的时候,那就是克伦威尔和“独立派”执政时期。札卡里·格雷博士曾经

是报纸《休迪布拉斯》的编辑。他告诉我们，在作注的时候，他细读了一份 3000 巫婆的名单，这 3000 人都是在长期议会执政时期被处死的。在 17 世纪前 80 年间，估计平均每年被处死的巫婆达 500 人，总数多达 40000 人。其中有些案例值得我们注意。当然，大多数的情况与我们谈到的大同小异，但其中有两三例能给我们了解当时的迷信提供新的线索。

每个人都听说过“兰开夏巫婆”，这个说法现在是用来形容该地区妇女的美貌，但对这个说法的源头却很少人听过。有个恶毒的小男孩名叫鲁滨森，是他主演了这一悲剧。许多年以后，他供认是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人收买他，叫他做伪证，因此，很多不幸的“巫婆”被烧死。这一巫婆案的审判约在 1634 年。鲁滨森的父亲是个伐木工，他的一家住在兰开夏的滨德尔森林。鲁滨森对狄更森大娘造谣，说她是一个巫婆。谣言传到地方政府，他们叫人带鲁滨森来进行严格审讯。他说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的态度如此诚恳，叙述如此流畅，听完后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他说，他在森林中的一片空地闲逛，拣那些黑莓来玩，这时候，他看到前面有两只灰色的猎狗，当时他认为是邻居的猎狗。因喜欢打猎，他想跑动一下。这时候刚好有一只野兔跑过，他叫两只狗追赶，但两只狗一动不动。他生气了，抓起树枝想打那两只狗，这时两只狗就动起来，一只是个妇女形状，一只是个小男孩形状。他一眼就认出来那妇女就是狄更森大娘。狄更森大娘给鲁滨森些钱，引诱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但他拒绝了。大娘又从她的口袋里拿出马勒，在那小男孩的头摇了摇，那男孩立刻变成了一匹马。狄更森大娘把鲁滨森搂在怀里，飞身上马，马风驰电掣地驰过森林、田野、沼泽地和河流，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大仓库。巫婆在门口下马，手牵着鲁滨森走进屋去。在屋里鲁滨森看到七个老妇女正在拉七条绳索，这些绳索是从屋顶吊下来的。在她们拉绳的时候，从绳索上掉下大块大块的肉、一块块

黄油、一块块面包、一盆盆牛奶、热布丁、黑布丁以及其他乡间的美味。在她们进行这项巫术活动的时候，她们面目狰狞，样子很可怕，鲁滨森被吓坏了。等到她们拉得的食物够了一顿丰盛大宴后，她们开始以她们的方式摆设晚宴，食品相对比较精致。根据吉莉·邓肯的供词，苏格兰的巫婆是在贝里克的一个破旧教堂里吃死尸肉。鲁滨森还说，晚宴准备好后，还有很多巫婆来参加，他接着指出了几个巫婆的名字。

由于鲁滨森的这个弥天大谎，很多人被逮捕。官员们领着鲁滨森一个教堂挨一个教堂地搜寻，让他辨认他在谷仓里见过的巫婆。最后，共有 20 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 8 人被判死刑，狄更森大娘也在内，她们都是因为这样的证据而被判刑。而鲁滨森的父亲通过威胁那些有钱人而大发横财，给了钱，他就不揭发他们。

在内战的长期冲突期间涌出的妖魔鬼怪中，马修·霍普金斯，这个巫婆的搜寻者声望很高。这个无赖 1644 年居住在埃塞克斯，只要有人提起巫婆，马修·霍普金斯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运用他在巫婆方面的知识协助法官办案。随着他的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他自封“巫婆搜寻将军”，在诺福克、埃塞克斯、亨廷顿、萨塞克斯几个县寻找巫婆。一年时间内，他把 60 个可怜人送上了火刑柱。他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游泳，詹姆斯国王在他的《魔鬼学》中大加推崇这种检测方法。把嫌疑人的手脚交叉绑在一起，右手的拇指和左脚趾绑在一起，同样，左手的拇指和右脚脚趾绑在一起。然后用床单或毯子把人包起来，背朝下，把她们放到池塘或河里。如果她们沉下去，她们的亲人和朋友将得到可怜的安慰并知道她们是无辜的，但人已溺死；如果她们是漂在水面上，通常就是这种情况，但她们也没有活的希望，因为她们被认为犯有巫术罪，理应被烧死。

另一种检测方法是叫她们重复上帝的祷告文和信条，因为没

有一个巫婆能准确无误地重复出来。如果她漏了一个词或发音不准确,那么她就被认为是有罪,而在惶恐中,她很可能要犯这种毛病。当时人们认为巫婆无法哭出超过三滴眼泪,而且眼泪只从左眼出来。很多人问心无愧,她们以坚强毅力忍受那惨无人道的折磨而不屈服,而残忍的折磨者却把这种行为当做她们犯罪的证据。在一些地区,人们通过称犯人重量来检测,如果嫌疑犯比教堂的《圣经》书重,她就获得自由。这种方法对于职业巫婆搜寻者来说太过于仁慈了。霍普金斯总是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针扎和游泳。

霍普金斯常常与他的两个助手一起在他所在地区内的各县巡视,俨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他们所到之处,住的是当地最好的旅馆,当然,费用都是由当地政府支付。他每个小镇收 20 先令,作为在当地的生活费以及来回的(马车)交通费。这 20 先令是必须收的,不管是否发现有巫婆。如果发现有巫婆,在执行死刑时他再加收每个巫婆 20 先令。近三年时间,他都在做这一桩肮脏的买卖,成功使他变得粗野、贪得无厌,结果所有的人,不论贵贱,都成了他的敌人。高尔先生的牧师写了本小册子指责他骄傲自大,指控他为民众的公敌。霍普金斯在写给霍顿官员的信中恼怒地说道:他将巡视霍顿,但他想知道,如果他如此给他们面子,他们是否愿意以通常的接待惯例来款待他。他最后还威胁说,“如果他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将不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而到别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他可以放开干——寻找、惩罚巫婆,当地会酬谢他。霍顿当局并没有因为霍普金斯的威胁而惊慌,他们对霍普金斯和他的信不当一回事。

高尔先生在小册子里叙述了霍普金斯所使用的一种检测方法,这种方法肯定使霍普金斯的收入大量增加。这种方法比游泳检测法更残暴。高尔先生说:“霍普金斯把嫌疑人置于屋子的中央,叫她两腿交叉坐在凳子或桌子上,或以其他难受的姿势坐着。如果她

拒绝以这种姿势坐着，他们就用粗绳把她绑起来。霍普金斯派人一天 24 小时看守她，不给吃喝。在这 24 小时内，她手下的妖怪会来吸她的血。妖怪可能以黄蜂、飞蛾、苍蝇或别的昆虫形状进来，因为他们在门口钻了个小洞让它进来。同时，要求看守全神贯注，只要屋子里出现昆虫就把它杀死，那么也就证明该妇女有罪，那苍蝇就是她手下的小妖精，她因此被判烧死。这样，霍普金斯就获得 20 先令。通过这种手段，他使一个老妇女供认有四个小妖怪侍候她，它们的名字分别是“埃利马扎”、“派瓦奇特”、“沛克”和“格力兹尔”，因为，其间有四个苍蝇在屋里出现。

使人颇感安慰的是这个大骗子终于自食其果，高尔先生的揭发以及霍普金斯本人的贪得无厌使他在各地官员中的威信大大降低，同时，民众也开始发觉连最有修养的无罪人也无法幸免于他的迫害，他们仇视他，认为他是个伪君子。在诺福克的一个村子里，他遭到一群人的围攻，他们指控他是巫士。人们“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来对付他。他们指责他通过巫术把魔鬼从一本备忘书里骗出来，在这本书里，撒旦录进了英格兰所有巫婆的名字。民众要用他自己的检测方法来检测他。他们迅速地把他剥光，把他的拇指和脚趾交叉绑在一起，然后放到一张毯子上扔下池塘去。有人说他在水上漂，他们把他从池塘中抬出来，然后，以此作为证据来审判、处决他。有的声称他已被淹死。不管哪一种说法，他是死定了。法庭的文字记载中没有任何有关判刑的记录，很显然，他是死在民众的手中。巴特勒在他的报纸《休迪布拉斯》中描写这个恶棍：

“魔鬼给国会派来了这个恶魔，他拥有特权，四处寻找巫婆。一年内在一个郡他把六十个巫婆送上绞刑架。这些人有些是因为在水中浮起来，有些是因为在几天几夜的静蹲中感到疼痛，有些是玩恶作剧：鸡鸭变体，家鹅变异，家畜突然暴死，天灾人祸。霍普金斯都把这些归咎于巫术。结果他自食其果，他自己是个巫士，死无葬

身之地。”

在苏格兰，寻找巫婆也变成了一桩买卖，那些寻访者统称为“普通扎针者”，像霍普金斯一样，他们按他们发现巫婆的人头数收取费用。在1646年审判詹妮特·辟斯屯案件中，达尔凯兹的法官叫特拉嫩



特的“普通扎针者”约翰·金凯特来针扎她。约翰·金凯特在她的身上发现了两个魔鬼标记。当他把针扎进这两个标记的时候，她没有感觉，而且把针拔出来后没有血流出来。他们叫她指出针扎的地方，她却指向离针扎的地方较远的部位。那些针足有三英寸长。

这些“普通扎针者”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成为公众讨厌的人，而法官也不再采用他们所提供的证据。1678年苏格兰枢密院终于愿意听取一位诚实妇女的投诉，这位妇女受到一位针扎者性侮辱，法院终于判定那些“普通扎针者”都是普通骗子。

但是，直到上百无辜的人们受害后上层社会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议会都在大肆支持巫术狂热。他们给“扎针者”以权力，同时给地方行政官员和牧师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接受“扎针者”所提供的证据。值得记载的是一位老绅士的悲惨命运。他于1646年成为霍普金斯的牺牲品。老绅士名叫刘易斯，七十多岁，是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在诺福克的法拉姆灵厄姆当了50年的教区院长，但却被怀疑是巫士。那时候，他是十足的保皇派，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得到同情的。甚至在他勤勤恳恳服务了多年的教区里，人们在他被指控后也翻脸不认人。老人落入霍普金斯的手中，他对

老人实行逼供，老人上了年纪，终于糊里糊涂地承认自己是个巫士。他说有两个小妖怪不断唆使他干坏事。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散步时，其中一个妖怪让他诅咒远处正在行驶的轮船往下沉，他答应了。果然，在他诅咒后轮船在他眼前下沉了。根据他的供词，法庭将他定罪。在审判中，他的神志清醒起来，他否认所有的罪名，机智严肃地质问霍普金斯。判死罪后，老人在去断头台途中一再恳求教堂为他送葬，但被拒绝了。

苏格兰一位可怜的妇女被处决，但能证明她有罪的证据没有那么确凿。约翰·贝恩，一名“普通扎针者”，他发誓说，当他经过这位妇女家时，听到她在跟魔鬼讲话。女人辩护道，那是她自言自语的傻游戏。好几个邻居也证实她所说并非谎言，但扎针者提供的证据却被法庭接受。约翰·贝恩称，那些不是巫婆的人绝不会自言自语。他还在该妇女的身上发现了魔鬼打下的标记。经过检测表明她确实有罪，因此她也被定罪烧死。

1652年到1682年，此类审判在逐年递减，被无罪释放的人也比以前增多。对巫术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已不是件危险的事了。在法庭上仍然存在因荒谬的证据而给人定罪的事实。但法官不得不引导陪审团作出裁决时，又显得仁慈而富有哲理。逐渐地，有限的文化阶层公开表明他们不相信现代巫术，尽管他们还不敢否认它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巫术信仰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激烈争吵，持怀疑态度的人被称为无鬼神论者。为了说服那些巫术信仰者，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约瑟夫·格兰威尔写下了著名的著作《无鬼神论者的胜利》和《相关集》。第一部是对巫术进行哲学性的探讨以及恶魔“变成凡人的面貌”的魔力论述。第二部阐述恶魔“变成凡人的面貌”的魔力在现实中的具体事例。

尽管有所进步，但进展相当缓慢。在1664年，尊敬的马修·黑尔爵士将埃米和罗丝两位妇女定罪，其证据荒谬无比。两个老妇女

由于天生丑陋，邻居们一看便觉得她俩是巫婆。她们到店里买鲱鱼，店里不卖给她们。她们俩对这种歧视非常愤慨，大骂鱼店。不久，店老板的女儿病倒了。人们传说那两个老妇人因为被拒绝而在老板女儿身上施了魔法。女孩得的是癫痫症。为了证实她们两人的犯罪事实，人们用披巾蒙住女孩的眼睛，让巫婆去摸女孩，女孩的病当场发作。根据这个事实，巫婆被关进监狱。后来，女孩又被一名毫不相干的人摸了一下，可能是女孩的想像力太丰富，以为还是巫婆，于是又重重摔倒在地，但这个对那两个被告有利的证据没有被法庭接受。

下面的法庭记载节录告诉我们法庭所接受的证据：“杰斯托福人塞缪尔朴实善良，他发誓道，10月10日星期三，那天，他9岁的女儿迪波拉突然觉得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个症状持续到10月17日。根据孩子的要求，他们把她带到她家东面的海岸看大海。女孩坐在那里看着大海，这时，埃米来到店里买鱼，但被拒绝了。然后她又来了两趟，结果还是被拒绝。于是她边离开边嘟哝着。恰好塞缪尔的女儿这时候出现了可怕的症状，她喊着肚子疼，像被针刺了似的，并发出小狗一样的尖叫声。这个症状一直持续到本月的13号。塞缪尔接着说，埃米是个久负盛名的头号巫婆，他的女儿在发病期间不断地喊，说这个巫婆是她发病的罪魁祸首，是埃米出来吓她的。塞缪尔自己也怀疑埃米是个女巫，因此他指控她害得他家孩子生病。埃米被监禁起来。两天后，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也得了癫痫症。他们只能用龙头来撬开她的嘴巴。因小女儿得的病同大女儿一样，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疗。两个小孩都悲伤地抱怨说，是埃米和另一个妇女把她们害惨了。她们还对那位妇女的习性和容貌进行描述。她们常常大声叫道：‘那儿站着埃米！’‘那儿站着罗丝！’她们的发病症状不相似，有时候她们右腿跛了，有时又是左腿；有时会钻心地疼，连碰都不行；有时其他方面均好，但她们却看

不见，有时听不见；有时候她们会在一两天内丧失语言能力，一次甚至持续长达八天；有时她们会晕倒，一旦能说话，就不停地咳嗽、吐痰和吐弯曲的别针，有一次吐出的竟是大铁钉和四十枚别针。塞缪尔亲眼目睹了这些铁钉和别针，并将在法庭上出示这些铁钉和别针。孩子们受尽了两个月的折磨。在这两个月里，塞缪尔经常让她俩朗诵《新约》上的篇章。他观察到当她们读到如主耶稣、基督之类的字时，根本发不出音，而且病又发作。当她们遇到撒旦或魔鬼这样的字眼时，她们会指着说：‘这会咬人，但我觉得念得顺。’看到孩子遭受到这般折磨，没有康复的希望，塞缪尔决定把孩子送到住在雅茅斯的姐姐玛格利特·阿诺尔德家去，希望新的环境和空气能对她们的康复带来帮助。

“玛格利特·阿诺尔德是第二证人。她发誓说大概在11月30日左右伊丽莎白和迪波拉跟她哥哥来到她家。她哥哥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说他觉得孩子中了魔咒。然而她并不十分相信这些，还说可能是孩子玩游戏，把别针放嘴里去了。因此，她把别在孩子衣服上的别针全拆下来，然后用线缝上。有一次她们在她面前拿出三十个别针，同时旧病复发。发作时她们呼叫埃米和罗丝的名字，说那两个巫婆像以前那样威胁她们。此外，她们还说看见像耗子的动物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有个女孩抓住一只并把它扔到火里，它的尖叫声如同耗子一般。又有一次，较小的女儿在户外，有个像蜜蜂的昆虫似乎要设法飞进她的嘴巴，她尖叫着跑进屋里，玛格利特·阿诺尔德还未赶到，小女孩就浑身发抖，旧病复发，吐出一个大头针。事后，玛格利特·阿诺尔德问小女孩大头针是哪里来的，小女孩说：‘是那蜜蜂带来并灌进我的嘴巴。’还有几次，小女孩的姐姐告诉玛格利特·阿诺尔德她看见苍蝇带来弯曲的别针，随后她浑身发抖，吐出那些别针。有一次，这位小姐姐说她看见一只耗子，然后，她钻到桌子底下去找它。接着看见小孩好像把什么东西

放到围巾里，只听到她说：‘我抓住了它。’然后她跑向火堆并扔它到火里。玛格利特·阿诺尔德看到像火药起火般的一闪，尽管她看见小孩手里没有东西。有一次，这位小姐姐又犯失语症，但其他方面仍然很正常。她在屋里跑上跑下不断地叫‘嘘！嘘！’好像她看到家禽一般，但玛格利特·阿诺尔德什么也没看见。最后，小孩抓住什么东西并把它扔进火里。后来，小孩可以说话了，玛格利特·阿诺尔德问她当时看到了什么，小孩说她看到一只鸭子。有一次，较小的女孩在发了癫痫症后说埃米一直和她在一起。埃米叫她自己溺水死，要么就割断她的咽喉。又有一次，两个女孩叫喊埃米和罗丝，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出马？为什么你们要妖精折磨我们？’”

著名的托马斯·布朗爵士是《粗俗的错误》一书的作者。作为证人他受到盘问。在法庭上，他们要他对这两个女孩和她们的父亲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可以肯定女孩都着了魔咒。他说近来在丹麦发现了巫婆，她们也用弯曲的别针、针和铁钉等穿进人体来折磨人们。他认为在这些案件中，恶魔通过自然方式——就是用自然灾害来捉弄人类，此外，魔鬼还通过非寻常的方式把人类常犯的毛病引发出来折磨他们。这些癫痫病症本应是自然的病症，但魔鬼和巫婆们却恶意地把它们夸大了。

当所有的证据证实完毕，马修·黑尔爵士对着陪审团发了言。他说为了避免任何差错，他不想重复前面提到的证据并告诉陪审团有两件事他们必须去调查清楚：第一是这些孩子是否真的着了魔，第二，那些巫婆们是否给她们施了魔法。他说，他毫不怀疑世上有巫婆，第一，因为《圣经》已经证实了；第二，因为人类的智慧，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各国都制定法律来抵制巫术，这表明他们相信有这样的犯罪。他希望他们能严格地审理这个案件，乞求上帝在这人命关天的案件中指引他们，因为，上帝不愿意错杀无辜和

放走罪犯。

陪审团因此休庭。大概半小时后他们判嫌疑人有罪，共 13 条罪状。第二天孩子们和她们的父亲来到马修·黑尔爵士的住所，她们全都很好，身体恢复正常。当被问到孩子们的身体何时开始复元时，塞缪尔说她们正是在给犯人定罪半小时后复元的。

他们企图用各种方法说服不幸的妇女坦白交代她们的罪行，但白费心机。最后，两个老妇女被施以绞刑。

1694 年到 1701 年间，首席法官霍尔特审理的巫术案共有 11 件。尽管所提供的证据与往常一样，但霍尔特成功地将每个案件诉诸于陪审团的常识，结果被告人都被释放，当时国人普遍意识到因为这种荒唐的指控，人们的血已经流尽了。边远地区不时会燃起迫害的火焰，但这些案件已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相反，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类案件已很少发生。

1711 年，首席法官鲍威尔审理了一桩巫术案。虽然证据是那样荒诞不经、相互矛盾，陪审团仍坚持将被告定罪。这个开明的法官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陪审团作出公正的结论。被告是简·文哈姆，人们喜欢称她为沃克恩巫婆。声称中了沃克恩巫婆魔咒的是两位年轻的妇女，分别叫桑恩和斯特丽特。一名叫亚瑟·乔叟先生的证人出庭作证道，他曾见过好几次桑恩病情发作，浑身发抖，每次为她做完祷告或沃克恩巫婆来看她时，她的病立刻就好。他说，他有好几次用针扎这个巫婆的手臂，但从未见有血流出来。他还看到她吐过别针而当时她衣服上没有别针，也无法从周围得到别针。他说他收藏了好几颗，还准备拿到法庭上作证，然而，法官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能猜得出来那是些弯曲的别针。

另一个证人弗朗西斯先生作证说，在桑恩的枕头里发现了奇怪的蛋糕，蛋糕长满了魔鬼的羽毛，他很想看到这些东西，他于是

走进那间有羽毛的房子，拿两块蛋糕进行对比，它们都呈皇冠大小的圆形，他发现羽毛很漂亮而奇怪地摆列着，它们的距离相等，形成圆的半径，而羽管全集中在圆中心。他数了一下羽毛的数目，发现每个蛋糕上正好都是三十根，后来他试着扯下两三根羽毛，但发现它们被一种粘贴物紧紧粘住，后变成细线，然后才断开。他扯了几根羽毛后，又用手指弄掉那些粘贴物，发现这些粘贴物里有些短短的毛发。这些灰色或黑色的毛发交织在一起，他肯定这绝对是猫的毛。他还说沃克恩巫婆向他承认是她给枕头施魔法，而她本人已经干了16年的巫婆勾当。

这时候法官打断了证人的话，说他很想看看那么有魔力的羽毛，证人告诉他这些蛋糕没有一个保存下来，法官似乎感到疑惑。法官又问为什么不保存一两块蛋糕，证人回答说为了缓解中邪女孩的痛苦，他把所有蛋糕都给烧了，这样做比别的办法更奏效。

一名叫托马斯的爱尔兰男子作证说，他好几次听到老鼠在他家乱窜时的尖叫声，当他出门去吓老鼠时，它们全往沃克恩巫婆家窜去。他发誓说有一只老鼠长了一张酷似沃克恩巫婆的脸。另外一名叫伯维尔的男子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据，他说常看到一只长着和沃克恩巫婆一样脸孔的老鼠，有一次他无意中到了沃克恩巫婆的家，发现那只老鼠跑了进来。这位证人还想长篇大论一番，但被法官打断了。法官说，他听够了。

被告辩护说，她是清白的女人。智慧的法官总结道，这个案子应留给陪审团作裁决，是否他们听到的那些证据足够给被告定死罪。经过一段长久的商议，他们认为证据确凿，女人确实有罪。法官接着问他们是否因为她和猫形的魔鬼谈话将她治罪。聪明的陪审团团长严肃地回答：“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给她定罪的。”学识渊博的法官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宣判这位妇女死刑。后来，法官经过不断努力，陪审团最后决定赦免这位妇女，可怜的老妇人重获自

由。

在1716年，一名妇女和她年仅9岁的女儿在亨廷顿被处以绞刑，原因是她们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并且用脱掉长袜和制作肥皂泡的办法掀起一场大风暴。这是英格兰最后一桩巫术案。从那时候到1736年，民众巫术狂热时起时落，老妇女们因涉嫌巫术被拖进池塘进行检验，她们的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也有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不断地支持无辜者的抗议，他们的态度和倾向悄然地抵制着这股邪恶势力。对巫术的惊惧没有那么泛滥，这种恐惧只存在于个别偏执狂和疑心极重的人。在1736年，詹姆斯一世有关巫术的刑事法规最终从法规宪典中删去，让这个文明发达的国度不再蒙羞。那些巫师、算命先生以及玩弄假巫术的人和他们的同伙受到与流氓或骗子同等罪名的处罚——关入监狱或是带上头枷。

在苏格兰，巫术狂热也呈现出相同的局面，最终在人类进步的光辉下逐渐消失。但是在英格兰，进展仍十分缓慢，直到1665年，巫术狂热依旧未减。1643年，英国国会要求枢密院组织常务委员会来审理，常务委员会成员由“开明的绅士或法官”担当，因为近年来巫婆很猖獗。1649年，通过一项完全与玛丽女皇法案相一致的法规，解释了一些让后人难以理解的观点。规定不仅对那些巫婆进行重罚，而且对所有与她们有关的人员（那些企图用各种方法探知未来的人，还有那些给邻居们的身体、大地及羔羊造成危害的人）予以重罚。在相继十年的时间内，公众对巫术的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段时期，4000人因巫术罪被判刑。这就是议会法案及法官严厉制裁的结果。地方法官们经常抱怨，第一天得烧死两个巫婆，第二天就得烧死十个。他们从没想过巫婆数目的增加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1659年，在格拉斯哥、艾尔和斯特灵，在一次巡回审判中，共有十七个不幸的人由于跟魔鬼打交道而被法庭判刑烧死。1661年12月7日一天，枢密院就任命至少14个调查团到各

省去审判巫术案。第二年，这类严酷的迫害稍微减弱。1662 年到 1668 年，虽然那些“开明的绅士和法官”再继续他们的审理、判刑，但英国高院只处理一桩巫术案，被告获得无罪释放。威尔士一位“普通扎针者”因为诬陷一名妇女从事巫术活动而被罚在爱丁堡街道上遭鞭打示众。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高级法院比以前更为仔细和严格地审理这类的证据。被德莱敦誉为苏格兰智者的开明爵士马肯西先生，努力地将规则纳入法庭审判并加以推广，巫婆的供词没有什么价值，扎针者以及好事者提供的证据值得怀疑和谨慎对待，这种做法与以往的做法不同，无疑挽救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尽管他对古代和现代巫术坚信不疑，但他对再以公正的名义实则施行惨无人道的暴行不能视而不见。在 1678 年出版的有关苏格兰刑法的著作中，他说：“这种犯罪如此恐怖，我认为，像其他犯罪一样，需要最准确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检验；在这里，我要指责那些残暴的法官，他们烧死了成千上万的这类罪犯，他们已经跟巫婆没多大区别。”同样，约翰·克拉克爵士坚决辞去法官之职，不再审理巫术案，他的托词是：“我自己不是好魔术师，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乔治·马肯西爵士的观点受到上议院的重视和采纳，因此，1680 年，他被委托向上议院报告有许多无辜者在狱中等待审判。乔治爵士说除了她们自己的供词再也没有别的犯罪证据，而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供词荒唐，自相矛盾，这些妇女立刻就被释放了。

在这以后的 16 年里，上议院从未审理过巫术案。记录档案也没有任何记载。

但在 1697 年，发生了一起极能反映詹姆斯国王黑暗统治的荒谬案件。约翰·肖的 11 岁女儿克利斯安娜得了癫痫症。她不怀好意恶狠狠地指控那个时常与她发生争执的女仆在她身上施行巫术。不料，人们都相信了她的故事。由于旁人的鼓励，她说出女仆

派来的魔鬼如何折磨、迫害她，最后捏造了一段与 21 人有关的荒诞故事。没有别的证据，只有这个小孩捏造的谣言，此外，就是屈打成招的供词。法院特别指定柏兰台尔郡主以及其他法官审理此案。那些人在佩斯利被活活地烧死了。这批人中的巫士约翰·力德先生也被判刑，他在监狱中上吊自尽，人们普遍认为那是恶魔把他勒死，以免最后的时刻他会显露许多巫术秘密。这个审判在苏格兰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位当代作家贝尔先生评价这件事时说：“那些有着良好品德和尊严的人都被诽谤者诋毁为巫师了。”他指出，应受谴责的主要是那些太过早下定论和不合理地轻信别人的地方官员，以及格拉斯哥内外的著名教授。

这个审判之后，在七年时间里，巫术狂热有所降温。但在彼屯文，由一群残暴的暴徒引发的风波又引起了人们对巫术狂热的关注。两名妇女被一名沿街行讨的乞丐控告，说这两名妇女对他施了巫术，使他中风，或假装中风，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博取怜悯。结果这两名妇女被投入监狱，屈打成招。其中一名叫杰尼特·康夫特的妇女企图越狱，但第二天就被一群士兵抓回彼屯文。在她走到接近城镇的时候，不幸遇上一群由渔夫和他们的妻子组成的愤怒的暴民。他们抓住她要将她进行游泳测试。他们将她赶到海边，用绳子绑住她的身体，绳子一端拴在旁边一条渔船的桅杆上。他们用这样的办法几次将她投下海，直到她半死不活。一个船员将绳子砍断，暴民们把她从海中拖到岸上，在她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一名身强力壮的暴徒取下他旁边小屋的门板放在她后背，又从海边收集了大块的石块堆起来，直到把这名可怜的妇女压死。地方官员不去干涉一下，士兵们也只是旁观，此外，两旁站着的是欢呼雀跃的围观者。人们强烈地抗议这种玩忽职守，但是法庭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这件事发生在 1704 年。

我们听说的下一个案件是 1708 年的审判，法官安斯特鲁特判

一名叫伊尔斯匹兹的女子犯有巫术罪。法庭对她的裁决是——在她的脸上烙上红铁印，然后驱逐出苏格兰。

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1718年，在凯斯内斯这个偏僻县，人们被巫术的呼声震撼。这个县几十年以来还保持着对巫术信仰的原始狂热，虽然在别的地方，这种谬见早已烟消云散。一名叫威廉·蒙特戈马利的愚蠢木匠对猫特别反感，不知怎么的，这些猫把他的后院作为叫春的场所。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这么多邻居当中，猫偏偏来折磨他呢？最后他得出了一个“聪明”的结论——折磨他的不是猫而是巫婆。他的观点得到了他的女仆的赞同。仆人还发誓说她曾听到这些猫经常聚在一起谈话，声音跟人一样。下一次当这些倒霉的虎斑猫再次集中在他后院时，勇敢的木匠察觉到了。他操起斧头、匕首、剑冲了进去。他伤了第一只猫的后背，第二只猫的屁股，还用斧头砍了第三只猫脚，但没捉到任何一只。几天以后，这个教区死了两名老妇女。据说，当她们的尸体摆出来时，人们在一具尸体背上发现新伤的伤疤，另一具尸体的屁股上也有同样的疤痕。木匠和女仆证实了这正是那两只猫的化身。接着，整个村庄都在盛传这件事。大家都在寻找确定的证据，最终他们找到了。人们发现南妮·奇尔伯特，一位年近七十多岁的可怜老妇人躺在床上，腿已断。由于她丑得实在是像女巫，因而人们断定她肯定也是被木匠砍伤的那些猫之一。当人们把此事告诉木匠时，木匠证实他清楚地记得他曾宽剑刺伤了猫，就是折断了她的腿。很快南妮就被从床上拽起并被投入监狱。南妮在受酷刑之前，很自然、有条不紊地解释了她如何摔伤了腿，但这个解释未能让法庭信服。那个职业逼供人让她说谎，结果她承认自己的确是女巫，在那天夜里被威廉·蒙特戈马利刺伤；新近死去的两个老妇女也是巫婆，除此之外，她还点了十几个别的巫婆的名字。这名可怜的妇人被拖离自己的家并受尽了残酷的折磨，第二天便死在监狱。幸亏，国王的爱

将邓达斯当时写信给当地法官，警告他们不要再深查此案，说：“事情太复杂了，并非是一般的法庭所能裁决的。”邓达斯本人十分谨慎地审查这个案件，发现了整个案子十分荒诞，然后决定不对此案进一步追查。

四年后我们发现，那个凯斯内斯的法官对另一件巫术案却投入极大的热情。尽管高级法庭曾经警告从今往后应将此类案件提交高院审判，但他却一味地将一名涉嫌对邻居的牛猪施妖术的老妇女定为死罪。这名可怜的老妇疯了，她围着那堆要烧死她的火边笑边拍手。老妇有个女儿双足双手都残疾。其中的一条罪证说，老妇曾经把女儿当小马骑去参加魔鬼主持的巫婆午夜聚会，因为魔鬼给她的女儿穿了鞋，所以她就跛了。

这是在苏格兰发生的最后一一起有关巫术的案件。1736年巫术刑事法规被废止了。同样在英格兰，对于从事巫术或魔术的人已改罚鞭笞、枷刑或关禁。

许多年过去了，但巫术迷信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仍然阴魂不散。在我们进一步探寻这种迷信公开取缔的历史之前，我们得先看一看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这种迷信给欧洲大陆带来的耸人听闻的大灾难。这种巫术迷信在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国家非常猖獗。在前面我们已提到过这些国家在16世纪受害者的人数。在17世纪早期，虽然没有见诸官方记载，但其人数之多（尤其在德国）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人类竟然到达如此疯狂和荒谬的程度。执著而学识渊博的霍斯特撰文说：“整个世纪简直成了一所供女巫和魔鬼在里面做各种丑态的疯人院。”人们相信撒旦已响应每个人的要求：搅起旋风、放下雷电、给地球的农作物带来灾害、破坏人类健康、使人瘫痪。这个侮辱陛下和造物主的迷信却得到许多虔诚的牧师的理解和支持。那些早晚都做祷告，承认只有一个上帝并感谢上帝赐给他们春花秋实的人，却相信脆弱的凡夫俗子能

与地狱的恶魔串通来推翻上帝的法律,阻止上帝对人类的保佑。历代的教皇,从英诺森八世开始就宣扬这种堕落的教义,这种大张旗鼓地宣扬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似乎被分成两大阵营:一是施巫术的人,另一部分是中了巫术的人。

在德国,由英诺森八世任命对巫术案进行公审的法官有:雅格·斯普林格,此人写了部有关巫术的臭名昭著的著作,这部著作名叫《铁锤砸碎巫婆》;大法官亨利·恩斯提特、特拉斯堡的主教、班贝格的主教、特雷维斯的主教、科隆的主教、帕德波恩的主教和维尔茨堡的主教,他们都是首席法官。保守估计他们在位期间处决的人起码有 3000 人以上。由于巫婆的人数还不断增加,新的法官不断被任命到德国、法国和瑞典工作。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一经审讯就可以定案。要寻找到这些黑暗法庭的记录已是不可能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不存在这种法庭,但一想到死于在这种黑暗法庭审判的人数,你就会不寒而栗。

在其他国家,审判的方法较为容易弄清。德国的雅格·斯普林格、法国的波迪纳斯和德里奥都留下关于滥用法律和宗教名义进行审判的详尽记载。17 世纪享有盛名和权威的波迪纳斯说:“这类犯罪的审判不同于别的犯罪的审判。无论是从神和人类的角度,按照一般犯罪的审理方式是曲解了人类和神的法律精神。除非能使原告的恶意昭示天下,被指控为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才能无罪释放,因为这类神秘的案件很难拿到确凿证据,如果按照一般法律规程进行审判的话,百万女巫中不会有一个被判有罪。”亨利·波杰特,一名女巫搜寻者,自诩为是“圣·克劳德地区的巫婆判官”。他策划出了指导如何判决巫术案的法规,法规包含了 70 条条款,与波迪纳斯法规一样严酷。他在规定中声称,只要是怀疑当事人有从事巫术的嫌疑,就应立即将当事人捕获并加以严刑拷问。如果罪犯口出怨言,眼盯地下并且不流眼泪的话,那就可以断定此人肯定

有罪。在审理所有的巫术案时，小孩提供不利于他们父母的证据也要接受。那些品格极坏的人，尽管在平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争端中对他们的誓言可以置之不理，但只要他们发誓他们是被别人施了巫术，那么他们的话是值得信赖的。知道教会和政府当局都愿意接受这种邪恶的教条，你不会对成千上万被烧死的冤魂感到奇怪；此外，科隆这些年来每年活活烧死 300 名巫婆，班贝格每年烧死 400 名巫婆，纽伦堡、日内瓦、巴黎、图卢兹、里昂，还有其他城市也每年分别烧死 200 人，对此，你也不会感到吃惊。

这里列举几个案例，由于它们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我们就按其时间先后来陈述。在 1595 年，一位住在康斯坦茨附近村庄的老妇女，由于没被邀请参加公众欢庆日里举行的体育运动会而愤愤不平。人们听到她自言自语咕哝了几句，然后往山边的田野走去，不一会就消失在山里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突然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降临，淋湿了正在狂欢的人们，也给农作物带来相当大的破坏。这个以前就被怀疑从事巫术活动的妇女立即被捕并投入了监狱。她被指控把酒灌到一个小洞里，再用木棍搅动它，从而搅起这场大暴雨。最后在严刑折磨下她招供了，第二天夜里便被活活地烧死。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两名图卢兹魔术师被指控在午夜里将耶稣受难十字架拖出来，在街上转，不时地朝它吐口水、踢脚，还不断地口中喃喃有词，装神弄法唤来魔鬼。第二天，果真下了一场冰雹，严重损坏了农作物。城镇里一个鞋匠的女儿说，她记得晚上曾听到巫师们的怨恨声。她的谎言使他们被捕。他们在同样的逼供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巫师说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随时呼来狂风暴雨，同时，还供出几个有同样魔法的人的姓名，他们被处以绞刑并被拉到市场中心烧死。那七个被他们供出的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

荷普和斯塔德林是德国两位有名的巫师，于 1599 年被判处死刑。他们供出了 20 或 30 个巫婆。巫婆们主要是使妇女们小产，引来天上的雷电，还让少女们生下可怕的蛤蟆。关于最后这个事实，好几位姑娘发誓确有此事。斯塔德林承认他曾经杀死了一名妇女子宫里的七个小孩。

波迪纳斯高度评价了法国一名叫奈德的巫婆搜寻者所作的贡献，此人指控许多巫婆，数量之多，连他自己也无法算出来。其中有些巫婆，只要说句话就能让人跌死；有些巫婆让妇女的怀胎九月变为怀胎三年；还有一些巫婆通过祈祷和其他各种仪式让她们敌人的脸颠倒错位，或让脸扭曲贴到背上去。虽然没有人来证实他们见到的如此可怕的境况，但巫婆们承认她们有此魔法。这就足够对她们施行火刑。

在阿姆斯特丹，一名发疯的女孩说她会令牛绝育，还会仅仅通过说几声魔语就能使猪和其他家畜中巫术。女孩被绞死烧掉了。在同一座城市里一名叫柏梅仁德的妇女也由于被人告发使用相同的魔法而被捕。一名证人走上前发誓说，有一天，她从窗户发现那妇女坐在火炉边与魔鬼交谈。她很肯定那绝对是魔鬼，因为她听到魔鬼回答那妇女的问题。一会儿，十二只黑猫从地上冒出来，围着女巫，用后腿跳起舞来。跳了半个小时，随着一声可怕的声响，它们全部消失了，留下难闻的味道。她也被绞死烧掉了。

在德国巴伐利亚的班贝格，从 1610 年到 1640 年，平均每年有 100 人左右被处死。一名妇女因为涉嫌施巫术而被捕。她曾过度地赞扬一个小孩的美丽，而不久小孩子就病死了。她承认魔鬼给予她力量来对那些她憎恶的人施巫术。假如她饱含热情地赞扬“多强壮的男人啊！”“多漂亮的姑娘啊！”或是“多可爱的小孩啊！”魔鬼立即会明白她的主旨，然后给那些人降下疾病。这个可怜虫最后的遭遇便不必说了。许多妇女由于被指责她们将奇怪的东西放入冒

犯她们的人的身体里，因此她们被法庭判为死罪。她们通常选用的东西有木块、铁钉、头发、蛋壳、玻璃碎片、亚麻碎布、羊毛布、小卵石，甚至有热煤渣和刀子。人们坚信这些东西留在身体里，只有当巫婆们伏罪或被处死以后，这些古怪的东西才能从肠子、嘴巴、鼻孔和耳朵里排放出来。现代医学人员经常做上述类似情况的试验，女孩们吞下针，针会从手臂、腿或身体的其他部位排放出来，但是当时落后的科学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人们只有深信有魔鬼从中作祟的说法。因此女仆只要吞下一根针就会要一名老太婆的命。而且，如果被处死的巫婆只有一人，这个地区的人们便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地方法官绝不会只追究一名罪犯的，拷问的结果通常是起码有十人受牵连。

所有保存下来的有关审理巫术的案件都使后人感到吃惊。而1627~1629年发生在维尔茨堡的巫术案最为耸人听闻。霍伯曾在他的著作《魔术记》中保存了一份名单。他在书的最后注释上说，名单上并非所有的数目，其他那些被烧死的数不胜数。这个记录不记省份只记载了城市而已，但已有157人在短短两年中被活活分批烧死，他们被分为29批，每批大概有5到6人。名单包括有3名演员，4名客栈老板，3名维尔茨堡省的议员，14名牧师，市长夫人，一名药剂师的妻子和女儿，两名天主教唱诗班的男童歌手，革贝尔（市里最漂亮的女孩）以及议员斯托尔欣伯格的妻子，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他们这帮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年轻或年长，都遭遇了同样可悲的命运。火刑的第7个记录是一名12岁左右的流浪男孩；其余有4名古怪男女，他们在市场里睡，还有32名是无业男女游民，他们被指控犯有施巫术罪。在名单上出现的小孩子的数目让人无法想象。第13和第14批火刑有4个人：一个9岁左右的小女孩，比她更小的妹子，她妈妈和她那24岁的漂亮的婶婶。第17批火刑里遇害的是两名12岁的男孩和一名15岁的女孩。第18

批被烧死的是贵族罗顿家族一名 9 岁的继承人,另两名分别是 10 岁和 12 岁的男孩。在其他的记载中出现有波纳奇,还有省内最富有的公民斯坦纳杰。能使这个城市不幸,实际上使整个欧洲保持对这种迷信长久不衰的热情,是由于有许多患了忧郁症和其他疾病的人主动地承认他们自己会巫术。前面名单上提到的一些人实际上是自己作践自己。许多人,正如以上提到的药剂师的妻子和女儿是通过伪称有巫术来卖毒药或者企图通过咒语唤来魔鬼。但贯穿这个恐怖时代的是罪犯和法官一样迷信。那些品行败坏的人,在平常时代是些盗贼和杀人犯,他们对妖术有强烈向往,有时是为了获得控制他们同类的力量,有时是为了获得撒旦的保护,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免遭罪责。在第一批火刑处决的是一名妓女,人们听到她重复驱邪词,目的是想唤来人类最大的敌人山羊形撒旦。这个人类愚昧的标本被霍斯特记录在他的著作里。这些愚昧的话是慢慢地重复,并伴随各种仪式和手的挥动。最后两个字说得很快,并有尖叫的味道,听说撒旦听了很受用,他喜欢被称为帝王,如果他还没有马上现身,那么必须进一步说下一段魔咒。除了最后两个字,其余部分都是倒过来念。

因为有时候魔鬼喜欢留较长时间,巫婆想叫魔鬼走时,她只需重复一种魔咒,也是倒过来读。魔鬼离开后留下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

这些令人难解的黑话不久就让整个德国那些无聊、愚蠢的男孩知道,他们在戏中重复了那些魔咒,为此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三人,年龄从 10 岁到 15 岁,因为这种愚蠢的行为被活活烧死在维尔茨堡。自然,市里的男孩子更想念魔咒的威力,有个男孩自称,如果他能唤来魔鬼使他每天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和蛋糕吃,有小马骑,他情愿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这个有奢望的男孩不是为他的愚昧而被鞭打,而是被绞死、烧掉。林哈姆这个小区所烧死的

巫婆数目，与维尔茨堡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也。一个叫庞普·安娜的著名女巫，她看着人就能使他们病倒。1663 年案发，她和三个同伙一起被烧死。在这个至多一千来人的地区里，每年平均有 5 人被处以死刑。1660 年至 1664 年，被判死刑的就有 30 人。若全德国死刑犯的数目都是这样恐怖的比率的话，每家几乎都不能逃脱失去一个家庭成员的厄运。

1627 年，一首名为《女巫公报》的民谣在德国广为流传。1627 年在斯马尔坎德印刷的版本，扉页上详述了“发生在弗朗科尼亚、班贝格和维尔茨堡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那些出于贪婪或野心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坏人，以及他们最后如何得到回报。民谣配以音乐，用多罗西的曲调来唱”。女巫们在火刑柱上所受的折磨在民谣中有着极为详尽的叙述。诗人风趣地描绘巫婆的脸因痛苦而变形、难看，或是由于犯重罪被活活烧死时发出的刺破云霄的尖叫声。一首打油诗把迫使女巫坦白的办法、经过当做一个绝妙的笑话来描绘。由于她顽固地否认她和邪恶有勾结，官员们提议刽子手披上熊皮，戴上牛角，安上尾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身装束下潜入女巫的地牢。那个女人，由于在她小牢房的黑暗处和在她自己迷信恐惧的驱使下，辨不出这是个冒充者。她认为她当真站在地狱王子——魔鬼的跟前。当她被告知只要保持勇气他就把她从敌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时候，她双膝落地，跪在假的魔鬼面前，发誓从今以后，献出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来效忠于他。巫术狂想是如此的漫无边际以至于产生这样令人生厌而又符合群众口味的诗篇，在欧洲可能仅有德国。诗是这样写的：

他们派一个刽子手的助手到牢里试探她，
助手从头到脚披着皮，
似乎他是个魔鬼。

他，当女巫看到他时，
认为他是她的精灵。
她迅速对他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把我留在法官手里？
把我从他们手里救出来，
因为你曾许诺过，
我会是你的惟一。
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
噢，您，我最亲爱的魔鬼（爱人）！

这位不寻常的诗人说，当女巫向刽子手恳求时，因死到临头，她丝毫想不到她自己使自己成了个笑柄。这首诗尽管俗丽，但它反映出在这首诗创作时民众的共同心声。

所有读过历史的人都熟悉著名的玛丽莎尔·单克审判，她是1617年在巴黎被处死的。尽管巫术是她的一条罪状，但她的真正罪名是，她控制了玛丽皇太后的精神，以此她间接操纵了昏君路易八世。她的马车夫提供证据，女巫曾午夜在一个教堂里用公鸡祭祀，其他人发誓曾见她暗地潜入一个著名的女巫——伊莎贝拉的房子。当女巫被问及她用什么特别方式来控制皇太后的头脑时，她直言不讳地答道，对皇太后，她只不过是运用坚强的意志来控制脆弱的意志而已。玛丽莎尔·单克死得很坚强。

两年之后，在比利牛斯山山脚下的拉堡发生了法国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事件。据说在拉堡和它的邻村出现大量女巫，波尔多议会为女巫的数量所震惊，委派议员，有名的皮埃尔·德朗克和议会长埃斯潘尼尔调查此事。他俩有处罚犯罪分子的充分权力。1691年5月他们来到拉堡。皮埃尔·德朗克写了一本书来展示这场与邪恶力量作斗争的经过。书中充满猥亵和荒谬，但有关审判和死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的数据及对不幸的罪犯进行逼供却很可能是事实。

皮埃尔·德朗克说在拉堡发现有这么多女巫的原因在于这个地区山多而且荒芜。女巫的嗜好是吸烟，通过这个特征他发现许多女巫。推论的依据可能来自詹姆斯王的观点，詹姆斯王说烟草是“魔鬼的野草”。当调查团刚到时，被带来审判的人数一天大约 60 人，被判无罪释放的不到人数的 5%。所有女巫承认她们曾去参加过巫婆午夜聚会。狂欢时，魔鬼高坐在巨大的镀金宝座上，有时他是山羊形象，有时是绅士打扮：全身黑服，穿着皮靴，带着马刺、长剑；大多数时候是无形状特征，像一枯树桩，在黑暗中若有若无。女巫通常骑着金属叉、草叉或扫帚柄向巫婆午夜聚会的地点进发。在那里，女巫与魔鬼混在一起，沉溺于声色的享乐之中。有一次，他们竟大胆地在波尔多市中心庆祝这个节日。那个调皮魔鬼的宝座放在加利埃那广场中央，所有空间被一大群的男巫和女巫占满。他们成群结队地从远方或附近来，有些甚至从遥远的苏格兰来。

在 200 个可怜的女巫被吊死或烧死以后，被审问的犯罪分子似乎没有减少。许多以后被抓来的女巫在拷刑架上被问及当撒旦发现调查团如此严厉后，他说了些什么。一般的回答是，撒旦似乎不很在意。一些声称，为了死去的朋友，她们大胆地责问魔鬼道：“你滚吧，不诚实的魔鬼！你的许诺是她们绝不会死！看，你是如何守诺的！她们已被烧死，现在成了一堆灰烬！”在这种情况下，撒旦一点也不会恼怒，他命令停止聚会的狂欢活动，然后造了一堆假火。撒旦鼓励她们从火上走过，并保证刽子手点的火也不过如此，火刑是不会给死者带来痛苦的。然后她们会问撒旦，既然她们的朋友不再受难，那她们在哪儿？对这个问题，撒旦，这个“撒谎大王”千篇一律地答道，她们的朋友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快乐地生活，能看到和听到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她们想与她们的朋友对话，只需叫名字，他就能听到她们朋友回答的声音。撒旦如此惟妙惟肖地摹仿了

死去的女巫的声音，以至于她们全部信以为真。在解决所有争端后，又有人提议继续荒淫的狂欢，该活动持续到鸡啼时分。

皮埃尔·德朗克对不幸的偏执狂者的审判也非常热心，这些人犯了用巫术使人变成狼的罪。几个被捕来的犯人在没有被折磨的情况下就招供说他们是人狼。晚上，他们冲到家禽和牲畜中间，杀死并咽下它们。一个住在比塞科恩的年轻人充分意识到等待他的不幸命运，向官员埃斯潘尼尔自首。他承认他是一个号称“森林之王”的强有力的魔鬼的仆人。借助魔鬼的力量，他转变成了与“森林之王”相同的狼的样子，只不过后者比他更大、更凶残、更强壮。在半夜里他们蹑手蹑脚行走在牧场上，掐死那些看守的牧羊犬，宰杀了许多羊，他们无法吃完。在这些活动中，这个年轻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当他用他的狼牙把温热的羊肉撕裂时，他就快乐至极地嚎叫。这个年轻人骇人听闻的供词并非只是一例，其他一些人也主动承认他们是人狼。很多人在酷刑逼供下承认犯有同样罪行。这些罪犯被认为是穷凶极恶，先绞死再烧死都不足以解恨。他们通常被判以活活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撒向风里。严肃且博学的神学博士公开支持这种变形的可能性。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尼布甲尼撒^①的历史。博士们推想，假使尼布甲尼撒曾变成牛，现代人怎么不可以在上帝的允许和魔鬼的力量下变成狼？博士们还争辩道，尽管没有别的证据说明，但如果这些被告供认不讳，他们的供认本身就足够证明变形是存在的。德里奥提及一个被指控用巫术使人变成狼的绅士。这位绅士在被施以不下 20 次酷刑之后，仍不肯招供。于是他被打了一剂麻药，在麻药的作用下，他坦白他是一匹人狼。德里奥用这个例子来显示审判官们是公正的，嫌疑人如果不招供，判官们绝不烧死任何人。一次酷刑如果不奏效，审判官们没

^① 古巴比伦。

有失去耐心，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拷问这位绅士，竟达 20 次之多！居然有以宗教名义而犯下的如此残暴的行径！我们会惊呼：“多么残暴，简直是兽行，这不是一个在虔诚外壳下的错误狂热吗？”

不幸的卢邓助理牧师乌尔班内·格朗迪尔的罪名是对乌尔苏拉会女修道院的许多纯洁的女孩使用巫术。对他的审判，犹如对玛丽莎尔·单克的审判，那是一个被敌手强加的罪名，这罪名比任何其他指控更能致人于死地。这著名的事件使法国几个月处于骚乱状态。其实，指控的性质人们都清楚，但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是无辜的。这控告不是当时盛行的对巫术的恐惧引发的，而是那些说要他们的敌手的命的阴谋家操纵的。这样的控告在 1634 年不会引起异议。被告不能像波迪纳斯所表露的“使原告恶意昭示于天下”。然而在反驳那些认为自己被施了法术的疯女人的证词中，被告那易懂、诚实、坦白的承认被视为无用。那些女人强硬的言辞，越荒唐，越自相矛盾，就越能成为乌尔班内·格朗迪尔犯罪的有力证据：魔鬼已经附在这些女人身上了。乌尔班内·格朗迪尔被残暴地活活烧死。

1639 年，里尔城出现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巫术普遍感到恐惧。一位名叫安托瓦内·特布里尼翁的太太在城里建了一所学校（或者说是一所救济院）。这位太太对神虔诚但有点神志不清。有一天，当她走进教室，在幻觉中，她好像看到一大帮黑色的小精灵在孩子们的头顶上盘旋。她对此大为吃惊，于是慌忙把所见到的东西告诉了孩子们，并提醒他们要当心魔鬼，因为小妖精正在他们的头上盘旋呢。从那以后，这位太太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件事，而女孩子们无论与她们的老师谈话还是在她们中间，惟一的话题总离不开魔鬼与魔力。就在这时，一个女孩子离校出走了。当人们把她带回来并询问情况时，她说她并不是逃走，而是被魔鬼带走

的，她并且还说，她从七岁起就是一个女巫了。听她这么一说，其他一些女孩发起癫痫症，浑身发抖，等她们清醒过来后，她们都承认，她们也是女巫。后来，她们的种种幻觉相互影响，以至她们中有 50 个人承认自己是女巫；她们参加过魔鬼聚会，能骑着扫帚柄在空中飞行，饱食儿童肉，还能够毫无声息地爬过钥匙孔。

这消息一传开，里尔城大为震惊。牧师们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他们中有很多人真诚地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骗局，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是骗局，他们坚持认为孩子们的供认是真实的，有必要把那些自称巫女的女孩作为典型统统烧掉。可怜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深感忧虑，泪眼汪汪地哀求负责调查的布遣会修士放过孩子们，因为孩子们是为人所妖惑但不是想蛊惑别人。这种看法在城里得到人们的支持。安托瓦内·特布里尼翁由于给孩子们灌输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而被指控为施弄妖术并受到议会的审问。案情对安托瓦内·特布里尼翁太太不利，所以她可不愿意再留下来接受第二次审问。于是她化装躲过追捕，逃出了里尔城。若是她还多待几个小时，她早就被教会判为妖女和异教徒而被烧死了。无论特布里尼翁逃到哪去，她都应该意识到随意扭曲未成年人的思想的危险性；同时也希望人们不再把管理学生的责任托付给她。

布伦斯维克公爵和芒斯选帝侯对涉嫌者受到的严刑拷问感到极大震惊。他们一致认为，一位公正的法官把逼供得来的自相矛盾的供词作为处决一位嫌疑犯的充足理由是不成立的。布伦斯维克公爵后来邀请两位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徒到他家，目的是想让他们看看那些有施弄巫术嫌疑的人所受到的迫害的残酷性和荒谬性。而那两位教徒对巫术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一位被指控为施弄妖术的妇女被关在城里的地牢中。公爵给拷问官作了指示之后，同那两位耶稣会教徒一起去听被告的招供。经过一连串诱导性的

审问，那位可怜的妇女再也受不了过度的折磨，只好承认。她说她经常到布罗肯山去参加魔鬼的集会；在那里，她见到两个可恶的耶稣会教徒，甚至在女巫中他们也同样是臭名昭著。她还说，她见到那两个教徒显出山羊、狼或其他动物的身形来；还说很多女巫为他们生孩子，一次生五六个或七个，头像癞蛤蟆，脚像蜘蛛。当问到那两个耶稣会教徒是否离她很远时，她说，他们刚好在她隔壁房间。公爵立即把那两位惊讶不已的朋友拉走。公爵对他们说，那其实是一个阴谋。那两位教徒由此深信，成千上万的人所受的迫害都是不公正的。他们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们真不敢想象，要是是一个敌人而不是朋友利用罪犯之口说出这样的供词，那么他们的命运将是怎样，对此他们不寒而栗。这两位教徒有一位是弗雷德里克，《警惕罪犯》的作者。他的《警惕罪犯》在 1631 年发表。这部作品主要揭露了骇人听闻的女巫审讯，在德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芒斯的主教和选帝侯斯科伯朗恩撤消了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酷刑。这个先例得到布伦斯维克公爵和其他当权者的效仿。随后，被怀疑的男巫女巫数量迅速下降，巫术狂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了。1654 年，针对在埃尔布罗的安娜女巫一案，勃兰登堡选帝侯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使用酷刑，并指责对女巫进行游泳检测是残酷的、骗人的、不公正的。

这是漫漫长夜后的黎明，法庭每年不再处决数以百计的巫婆了。在维尔茨堡这样大的焚烧场，在 40 年前就曾烧死过 60 人，而现在只烧死了一人。从 1660 年到 1670 年，德国各地的选帝侯频频把死刑减为终身监禁或烧灼面颊的处罚。

一种更令人信服的理念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学者们摆脱了渐渐失去吸引力的迷信的束缚；权力机构，无论公民权力机关或者教会都开始摒弃他们长期以来所支持的错误观点。1670 年，诺曼底国会对一批妇女处以死刑，罪状还是因为她们骑着扫帚柄去

参加魔鬼聚会。路易十四坚持把死刑减为终生放逐，而国会却不同意国王的观点，因此国会向他呈上一份特别的请求（全文如下）。读者可能希望看到整篇公文。这篇公文是国会立法会在他们与国王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为维持他们的意见而做的最后努力。他们广征博引，层层论证，真可谓极尽考究之能事。然而，路易十四却不为所动。这使人们在想起他时，总对他大加赞赏。

鲁昂国会向国王提出的请求（1670）

陛下，您授予我们管理诺曼底的权力，这激励我们努力惩治罪犯，尤其是那些企图以妖术来破坏宗教，颠覆国家的犯罪行为。然而，对于几个最近提交我们裁决的这类案件，我们谦恭地表示，我们与您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您在给本地区大法官的信中，命令他赦免几个施弄妖术的罪犯；我们也不同意您命令他推迟其他几个案子的执行。可是您对这些做法将产生的后果秘而不谈。您给国务大臣的信中也表明了您要将这些罪犯的死罪减为终生放逐的意向；同时您还声明，您将由最高检察官和巴黎最有学识的国会议员决定是先采纳鲁昂国会制定的法律作为裁决施弄妖术的罪犯的依据，还是依照巴黎国会或其他国会的法律条文，各个国会在裁决上是存在分歧的。

虽然按先王的法令，国会是无权过问国王的信件的。不过，我们和国民一样，承蒙您的恩典。我们一贯奉行您的法令。为了顺应您的旨意，我们先搁置了这类案件所有的诉讼。我们希望陛下能重新考虑妖术犯罪的严重性以及他们免于惩罚将带来的后果，而再度恩准我们继续审

判，从而对罪犯绳之以法。我们从国务大臣的信中得到陛下的旨意——把对这些女巫所判的死罪改为终生放逐，并且她们的财产丝毫不动地得到重新安置，她们的名誉也加以保全。您的国会认为，要是这些罪犯是罪大恶极的那一类，那么他们有责任让陛下了解全体民众对罪犯的一致看法。这实际上更是一个涉及到上帝的荣誉和如何解除您的臣民的苦难的问题。您的臣民由于受到这些罪犯的威胁而担惊受怕，怨声四起，他们每天从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和出人意料的财产损失中感受到这些罪犯的潜在威胁。

陛下很清楚，没有别的罪犯像巫术那样公然违背上帝旨意的。它摧毁的刚好是宗教的基础并引起对上帝的仇恨。陛下，《圣经》宣布对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处以极刑；教会和神父们为遏制这种罪犯而一致同意根据教规处以死刑。得到先王们的虔诚爱护的法国教会，对施行巫术的犯罪也表示极度的愤慨，但它所行使的最高权力是对罪犯处以终身监禁，它觉得这样不够严厉，因此，法国教会把这类案件交政府机构处置。

各公国都普遍认为施弄巫术的罪犯应该处以死刑，这种做法自古以来就有之。作为罗马法典的《十二铜表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所有的法学家对此也表示赞同，各个帝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和西奥多修斯，由于受到《圣经·福音》的启发，在他们的宪法中不仅恢复了这种刑罚，同时还规定，凡是施弄妖术的罪犯都无权恳求得到宽恕，他们是不值得王子宽恕的。陛下，查理八世也是受到同样的感召而通过了严格而适度的法令，这使法官依法按罪行的轻重对男巫、女巫进行处罚，不然，他们自己将

受到罚款、监禁或者革职的惩罚。另外，法令还规定，对知罪而拒绝揭发者应视为同谋而受到同样的处罚，反之，将得到奖赏。

陛下，就此而言，您的各个国会在执行神圣的法律过程中都是能根据它们的规定依照罪行轻重处以相应的惩罚的。诺曼底国会也一样，目前尚未发现它在执法时与别的法庭有何差别。在所有涉及巫术的书中都可以发现许多法令都规定对男巫、女巫处以火刑或者车裂刑。下面便是一些例子。希尔佩里克在位期间，巴黎国会制定的所有法令都遵循了古代的法典。这些在圣·格列高利的《法兰西史》中有所记载；在安贝尔的《法学实例》中也有提到。1459年，蒙斯特勒莱引用这些法令处罚阿图瓦的女巫。同样，巴黎国会在1573年10月13日通过法令将住在索米尔的玛丽·勒蒙绳之以法。1596年10月21日通过法令处罚了博蒙，而他在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只不过想借助魔术来解脱着了魔的人们，同时，也是作为治病之用。1606年7月4日通过法令处罚了费朗西克·迪博斯。1582年7月20日通过法令处罚了库洛米耶的阿贝尔·德拉吕。1593年10月2日通过法令处决了卢梭和他的女儿。1608年通过法令处决了佩雷和一位也叫做卢梭的男巫，因他们施弄了妖术并在巫婆午夜聚会上变成公羊向魔鬼礼拜，对此他们也供认不讳。1615年2月4日通过法令处决了勒克莱尔，原因是他参加了魔鬼的巫婆午夜聚会，他对奥尔良国会的判决不服而提出申诉。据他自己和他两个已经死在狱中的同谋供认，他拒绝接受洗礼，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转而膜拜魔鬼，并且跳起巫师舞，进行亵渎上帝的祭礼。1616年5月6日通过法令判决了犯有

类似罪行的莱热。如果特洛瓦·埃谢勒供出他的同伙，查理九世就答应宽恕他，可他又重新施弄巫术。莫那克提到1595年巴黎国会通过的法令。亨利四世授权，波尔多国会议员西约德兰克对罪犯作出裁决。1619年4月20日通过法令处决埃蒂安·奥迪贝。1620年6月26日内拉克议院通过法令处决了几个女巫。像格雷戈里·托洛萨尼所载，1577年图卢兹国会通过法令处决了四名被指控施弄巫术的人，这些人都带有魔鬼的标记。除此以外，陛下也许还记得普罗旺斯国会通过的各种法令，尤其是1611年戈弗雷蒂一案。1441年，玛萨尔·德雷被指控为施弄巫术而被烧死，当时布里达尼公爵也在场。随后，第戎国会和雷恩国会也通过了类似的法令。陛下，所有这些例子证明在您的国家里，凡是施弄巫术的罪犯，各个国会都一贯处以死刑。

陛下，这便是诺曼底国会最近通过法令，对几个犯有施弄巫术的罪犯处以死刑的原因。如果诺曼底国会和其他国会曾经对这类罪犯判轻于死刑的处罚，那是因为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那一种。这也是陛下您和先王授予各级法庭司法的权力——量罪定刑。

到现在，根据法律和教规，许多刑罚已获得认可，我们敬请陛下再三考虑这类罪犯的恶行引起的恶劣后果：想想您的臣民由于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患上不名的疾病而死去；您的臣民的财产蒙受损失；被指控者的冷漠无情也一再证实他们的罪行，想想尸体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突然从一个地方被搬到另一个地方；想想他们所进行的亵渎上帝的祭祀和夜间的种种集会，等等。这些事实，古今作家作品都能够证实，而许多目击者也可以作证，他们一

部分是罪犯的同谋，另一部分则是对审判虽然不感兴趣，但出于对真理的热爱而出来作证的人；更重要的是，被指控者自己也供认了这些事实。许多不同的案例都存在很大的共性，即犯有这类罪行的罪犯都是最愚昧无知的人，他们都谈到相同的情况（像很多最著名的作家写的那样），几乎出自一人之口。陛下，您的各个国会的所有审判记录都会让您心悦诚服的。

这些事实与教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这似乎有些特别，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有些人想从所谓的安西尔议会法规和从圣·奥古斯丁的《关于精神和灵魂》的论文中引出一段作为反对这些事实的根据，但这是没有道理的。陛下很容易看得出这两者都不是什么权威的。就所谓的教规而言，它是与历届教会的教规相抵触的，而巴洛尼尔斯主教和所有博学的评论家也一致认为，在各种旧版本中没有见过这样的教规，而实际上，发现的这所谓的教规则是用另一种语言编写的版本，并且它与同一议会的第二十三条教规相矛盾。第二十三条教规规定，对施弄巫术的罪犯根据先前的宪法加以处罚。假定这条所谓的教规真的是由安西尔议会所颁布，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是在公元二世纪颁布的，而当时教会主要关心的是消除多神教。为此，一帮女巫受到了处决。她们说，她们能与狄安娜（月亮与狩猎女神）和希罗底（犹太国王的第二个妻子）一起在广袤的天空中飞行。这条教规强令传教士宣布这种说法是虚假的，并叫人们不要相信神力。然而，实际上基督本人在《福音》中证实魔力对人是能产生作用的。陛下，至于所谓的圣·奥古斯丁的文章实际上不是他写的，鲍伊迪斯证实，真正写这篇文章

的人(无论他是谁),是在奥古斯丁死后 80 年才死的。另外一个事实会更加令人信服:同一位神父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尤其是在《天堂》中),都确认巫术是存在的;在第一卷第二十五句中,他说巫术是协调人与魔鬼关系的桥梁,因此巫术是每一位真正的基督教徒都应深恶痛绝的。

陛下,通过考虑这些情况,您的国会官员希望您能公正权衡仁慈接受他们擅自做出的谦恭的进谏。良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们要让您知道,他们为判决巫婆所通过的相关法令是经过全体法官一起慎重而成熟地考虑和商讨过的。这个法令无不与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和您的臣民的整体利益相一致。只要这些罪犯在行凶作恶,您的臣民就不会得到安心。所以,我们恳请陛下能容许我们执行我们已通过的宣判。

路易国王,我们前面已提过,对这个恳求毫不理睬。那些妇女因此得饶了一命;那些仅涉及巫术的指控,即不牵连其他犯罪的指控,在全国都不再继续受审。1680 年通过一项惩罚法令,该法令不是针对女巫,而是针对那些用妖术夺取王位的人、算命先生、女占卜和下毒者。

于是,几乎在同时,德国、法国、英格兰、苏格兰都有了曙光,到了 8 世纪中叶,形势变得更为清晰、明朗。那时巫术已被认定是废除的信仰,信仰巫术的人是极为荒唐、庸俗的。然而疯狂又像以往爆发了两次。一次是在 1669 年的瑞典,另一次是在相隔较久的 1749 年的德国。两次都值得特别提一下。第一次是记载上最为特殊的一例,它的残暴与奇特是人类历史记载中绝无仅有的。

有人报告瑞典国王,达列卡里省的摩拉小乡村正深受巫婆的困扰。于是国王指派一个由牧师和教民组成的委员会到传闻中的

地方查看。这些委任官员们有着惩治罪犯的充分权力。1669年8月12日，官员们来到受巫术控制的乡村，看见那些轻信村民正处于极大的喜悦之中。第二天，全村人聚集到一个教堂里接受布道，即“那些受魔鬼哄骗的人的悲惨事例在此公布”，然后真诚地祈祷上帝将不幸的事从他们身上移开。

随后，聚会人员来到教区长的家里，门前的街道全站满了人。官员们宣读国王的委任状：每一个知道任何有关巫术的人要站出来讲真话。人们有一种流泪的冲动，男人、女人、小孩开始哭泣或啜泣起来，并保证将他们所听所知一一道来。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人们才被解放回家。第二天，人们又被召集在一起，几个村民在大家面前做了公开揭发。结果有70个人受到了监禁，包括15个小孩。在邻村埃尔费达尔也有人被捕了。在受了刑后，他们都认罪。这些人说他们常去一个位于交叉路口附近的砾石采掘场，在那里他们头上罩着背心，跳“绕啊，绕啊，绕啊”的舞。然后他们来到交叉路口，叫三次魔鬼的名字。第一次用低沉的声音，第二次声音略高，第三次非常大声，说道：“来吧！魔鬼，把我们带到布洛枯拉去！”这种召唤魔鬼的魔术从来都没有失灵过。魔鬼一般以一个矮小的老头的模样出现，穿着灰色大衣、红蓝相间的长筒袜，还有很长的袜带。魔鬼带着一顶用红色亚麻布带子围绕着的顶很高的帽子，他那红色的长须落到腰间。

魔鬼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魔鬼告诉他们做好去布洛枯拉的准备：首先得有“圣坛上的刮屑和教堂时钟的锉刀”。然后，魔鬼给他们一个装有药膏的牛角。这些人用这些药膏给自己施涂油礼。准备工作结束后，魔鬼带来些马、驴、山羊、猴子，用它们做坐骑，并给他们一副鞍、一把锉刀、一颗钉子。在魔鬼发出命令后，这些人就飞走了。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他们的飞行。他们飞过教堂、高墙、岩石、

高山直至布洛枯拉所在的绿草地。这些人用这种方式带来尽可能多的小孩。他们解释道：“如果他们不给魔鬼带上小孩，魔鬼肯定会惩罚他们，鞭打他们，由此他们无法从魔鬼那里得到安宁。”

许多父母证实了一部分情况。他们陈述道，他们的小孩曾反复告诉他们，在夜里被带到布洛枯拉去，在那里魔鬼把孩子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早上起来还能看见伤痕，但不久即消退。一个受审讯的小女孩非常肯定地发誓说，女巫曾在夜里带着她在空中飞行。当飞得很高时，她叫了耶稣的圣名，这使她立即掉下地。她的腿受了伤，“然而魔鬼救起了她，治好了她的腿，带她到布罗肯山”。她附上一句（她妈妈证实了她的话），到那天为止，“她的腿还一直都很疼”。这一点很关键，于是，法官终于得到判案的充分证据。

他们被带去的那个叫布洛枯拉的地方是一个“在一望无际的柔软草坪上的有着入门的一间大屋子，屋里有一张非常长的桌子，女巫坐在那儿。其他房间有漂亮、精巧的床铺，供他们休息”。

在做完了一系列约束自己的、使自己全心全意为魔鬼服务的仪式之后，他们享用了一顿盛宴，盛宴里有用甘蓝和烧肉做的汤、燕麦片、黄油面包、牛奶和奶酪。魔鬼做主持，在他们用餐时，魔鬼时而弹竖琴，时而拉小提琴。宴后他们有时赤身裸体，有时穿着衣服，环绕着跳舞，边跳还边咒骂。一些女人还反复添上些非常恐怖、下流的细节。

有一次魔鬼装死，他想查看他的人是否在他的死而悲痛。结果，他的人立即放声大哭，每个人都为魔鬼抛下泪水。魔鬼对此很开心，便跳回到他们中间，展开双臂拥抱那些悲痛欲绝的人。

这些主要细节是由孩子们提供的，而女巫们的供词也与之相吻合。在此之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荒谬的事情。在法庭上，许多被告的话明显自相矛盾，但官员们却疏忽了这种细节。在审讯中，该地区的牧师说，在一个特别的晚上，他患上了非常恼人的头

疼。他对此无法解释，只能猜想他被施了巫术。这个牧师当时认为有 20 个女巫在他头顶上跳舞。他的话引起了听众中那些虔诚信仰宗教的妇女们的震惊。她们表示她们对魔鬼加害一个如此仁慈的人感到极为愤慨。一个即将死去的可怜女巫招供道，她非常了解牧师头痛的原因。那就是：魔鬼曾给她一把大锤，叫她把一颗大钉子钉进仁慈的牧师的脑壳。女巫在牧师脑壳上钉了好一阵子，但脑壳太硬，她钉不进去。听到这，听众惊呆了。那位虔诚的牧师感激上帝给了他这么坚硬的脑壳，从此，他以硬脑壳而闻名。不管女巫的意图是否说笑话，她都被看做是个罪犯，而不仅仅是心地狠毒、残暴。在这一系列恐怖离奇的招供中，70 人被判死刑。在摩拉村的一次火刑中 23 个人被烧死。成千上万的人欢欣地看着他们受刑。第二天，为给摩洛奇祭祀，15 个儿童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其余的 32 人在邻镇发鲁纳被处死。除此之外，还有 56 个孩子犯了轻微的巫术罪，他们被判以不同程度的处罚，如严厉批评，监禁和为期一年的每周一次公开鞭刑。

此案很久以后，还被广泛地当做巫术盛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人们想建立或支持某种理论时，他们都会扭曲事实真相来为他们辩护。在愚蠢父母和迷信邻居的怂恿下，几个顽童的撒谎把戏足以使全国处于一片火灾之中。如果官员们不是像送到法庭上的人们那样深陷于无知之中，而是当中有一些有坚定勇气和清醒意识的人，那么事情的结果将会是多么截然不同啊！那些被处以火刑的小孩被送往医院，那些造谣的儿童会被狠狠鞭打一顿，人们取笑那些轻信的父母，那 70 个人将不会丧命。至今在瑞典仍有人相信有巫术存在，幸运的是，在那个国家的年鉴中没有再出现我们刚才谈到的情况。

几乎在同时，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深受有关魔鬼的传说的困扰。老百姓心惊肉跳，嫌疑犯一天天地被捕。罪犯人数太多，监狱都容

纳不下了。一个叫古威的女孩，她是石匠的女儿，患了疑虑症，这病常发作。她设想有一个叫格洛鞭的爱尔兰女人对她施魔法。她称魔鬼和格洛鞭女士在折磨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有时他们的关节僵硬，以至于动弹不得；据他们的邻居说，有时他们的骨头被软化得像肌肉一样。那个被怀疑的女巫被抓来了。由于她不能丝毫不差地重复祈祷，所以她被判刑处死。

但公众的激情并没有冷却下来，一个受害者还不够，人们张大嘴巴等待新的秘闻被公开。突然，在另外一家，两个歇斯底里的女孩变成每天都发作，巫术呼声传遍整个新英格兰。歇斯底里的普通症状是喉咙感到窒息，但被病人说成是魔鬼用球塞住了她们的喉管，使她们呼吸不得，她们周身感到刺痛，其中一人吐出了一些针。这两个女孩是加尔文教教堂牧师帕威斯先生的女儿和侄女。她们的病情引起很大的关注，导致所有在殖民地上体质弱的妇女开始想象自己是否也患了同样的病。她们忧思得越多，就越确信确有其事。这种精神病像瘟疫一样，传播得很厉害。一个接一个的妇女昏倒，声称她们看见女巫派来的妖魔鬼怪。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四五个女孩，她们一齐犯着这种毛病，她们想像力丰富，互相影响，一天昏倒五六次。一些人说，魔鬼出现在他们面前，手拿契约，答应只要他们签约，把他们的灵魂给他，那他们就会立刻解除所有的病痛。另一些人声称他们仅看到女巫，女巫向他们许了相同的诺言，并威胁他们将永不能从疼痛中解脱出来，除非他们同意成为魔鬼的人。当他们拒绝时，女巫就用长长的别针和针来戳他们。这些人年龄有别，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人品格很优秀。在殖民者恢复理智前，至少有 19 人被处死。在这段历史中最为令人痛惜和胆战的是，在受害者当中有一个年仅 5 岁的小孩。一些妇女发誓说，她们曾看见这小孩常与魔鬼在一起。当这些妇女拒绝与魔鬼签约时，这个小孩常用他的小牙齿咬她们。在我们得知这个神经错乱的团体竟以相同

的罪名审判一条狗并给它判死刑时，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慨。

一个叫科锐的人，坚决不理睬法庭对他的指控。按惯例他会被压死。主管处决的新英格兰法官说，当这个不幸的人在遭受极大痛苦而吐出舌头时，他抓住一根棍棒，把舌头塞回嘴里。假如会有以人形现身的魔鬼的话，这个魔鬼就是这个法官。法官不知道自己的罪恶行径，他认为他很虔诚，在为上帝效劳，他

希望把人间变成地狱以彰显天堂。

大家仍然坚信巫术的存在。但当人们看着自己最亲爱的朋友由于巫术罪名而被从身边抓走时，他们开始怀疑：这类审判是不是由魔鬼的代理人执行？有可能魔鬼要证人作伪证？有可能证人本身就是巫婆？担心失去妻儿姐妹的人都坚信这种说法。这种反感如当初的巫术狂热一样来得突然。一下子，殖民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法官停止这类指控，甚至停办那些已经认了罪的案子，已认罪的人一收回他们所说的话就获释了，但大多数的人几乎记不起由于痛苦而被迫公开说出的话。八个已被审讯、判刑的人也被释放；渐渐地姑娘们也不再犯头晕的毛病，不再提起魔鬼对她们的迫害了。对首例犯人进行判刑、处决的法官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悔恨和耻辱，因而把那一天作为周年纪念日，每到那天他就庄严地忏悔和斋戒。他对巫术依然坚信不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弄通这个问题。但幸运的是，整个地区的意识倾向有了好转。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各地的陪审员公开在教堂里表示他们的悔意，一些受罪受磨难的人被看做是受害者而不是撒旦的帮凶。

据说新英格兰的印第安部落对殖民者的迷信感到非常疑惑，认为这些殖民者是一群比附近的法国殖民者更卑下或是罪孽深重的人。这些印第安人说法国殖民者中就没有巫婆、巫士。

当我们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时，我们发现，1680年以后，人们对这个问题变得明智多了。二十年来民众可以自由相信有巫术，政府通常没对它治之以刑。路易十四颁布的法令狠狠打击了迷信活动，使迷信活动永不死灰复燃。瑞士新教徒州的最后一次死刑是在1652年的日内瓦。德国的君主虽然不能亲自出庭，但他们一律把被控为施妖术而未涉及其他罪过的巫婆判为监禁。1701年，黑尔大学学问精深的教授托马修斯发表了就职论文《巫术罪》，这又一次打击了日益衰落的巫术狂热。但巫术迷信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根除的。在有知识的阶层中展开的辩论也没有深入到穷乡僻镇去，然而这种辩论还是收获颇丰，它们使这种信念不再起作用，也防止了更多人受害，而这种信念正是借受害者的身躯生长壮大起来的。

然而，这种巫术狂热又一次盛行起来，像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一样，聚集了剩下的所有力气做最后挣扎，也表明它曾一度很凶猛。德国在这种可怕的巫术狂热萌芽时培育了它，又在它消亡之时照顾了它。维尔茨堡，一个以巫术罪杀掉了许多人的地方，注定要成为最后一次杀戮的现场。而它的坏名声一点也没有丧失，因为最后一次屠杀与第一次一样残忍，这次杀戮与杀害摩拉和新英格兰的女巫相比，除了受害者数量不同外，其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使其他欧洲国家震惊和反感的是，这种事竟然会在1749年发生！

维尔茨堡的一个女修道院里的许多年轻修女臆想她们着魔了，像所有患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样，她们觉得喉咙有窒息的感觉，并且不断地昏厥过去。还有一个人，吞了很多针，又在长满全身各处的疮块上挖出来。妖术的呼声再起。一个叫做玛丽亚·列娜塔的年轻妇女被捕，罪名为勾结魔鬼对五个修女施魔法。审讯中有人起誓说经常看到她变成猪的样子爬过修道院的城墙，说她过去经常躲在地窖里喝最好的葡萄酒，喝醉后突然现出原形。其他修女声称她常像猫一样在屋顶上爬来爬去，也经常溜进她们的房间，发出

恐怖的嚎叫来吓唬她们。还有人说看见她变成野兔，在草地吸干了修道院奶牛的奶；还有人说她过去常常到伦敦朱锐来尼剧院演戏，并当晚骑着扫帚柄回到维尔茨堡，折磨修女们，让她们遭四肢疼痛之苦。基于这些证据，她被判刑并在维尔茨堡集市上被活活烧死。

恐怖的杀戮和巫术迷信到此结束了。自那天以后，轻信的男人们不再迷信巫术，只有在僻远的山村和地区还残存着巫术的影响。这些地方尚未开化，野蛮敌意容不得文明落脚，粗鲁的渔民和庸俗的劳工依然把他们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到魔鬼和巫术上，无知的人们还把僵直症这种怪病看做是撒旦的惩罚；由于不懂科学，不了解忧郁症的性质，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幻觉的真实性。读者或许难以相信时至今天英格兰中心的人们对妖术的迷信程度。许多老妇人由于邻居的无情侮辱——翘起小拇指、向她喝倒彩而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老了，她们看起来就是丑陋的，恶毒的，或许还神经不正常，就这样，从自己的外表上，她们看到了流传下来的以前的巫婆的形象。即使在大城市的周围还残留着这个曾非常普遍的信巫痕迹，但是假如没有人受害，法规的任务就是防止像17世纪一样骇人的场面再次发生，数以千计的证人像那臭名昭著的马琴·霍普金斯断言的一样做荒谬的发誓、假证。

在1760年的《一年大事记》中，记载有信巫的一例，表现了迷信活动是如何苟延残喘的。在莱切斯特郡的一个叫格林的小山村，两个老太婆发生了争执。她们互相指责对方搞巫术活动。争吵后来变得非常激烈，随之导致了一场挑战：双方都同意接受“游泳检测”的考验。她们脱去长袍，找人来把她们的大拇指和大脚趾交叉绑在一起，再用根大绳拦腰捆住后吊入水中，一个即时沉下去了，而另一个在水面上挣扎了一会儿。人们认为漂在水面是她有罪的准确无误的标志。把她拉上来后，人们要她立刻供出她搞巫术的

同谋，她因此说出在巴顿附近的村子里，有几个“像她一样的巫婆”。让她高兴的是，她的信口雌黄被他人相信了。一个从事占星术的学生在那时出现，在他的带领下，人们前往巴顿搜寻可疑的人。他们到来后稍作调查，把一个老妇人确定为最大嫌疑对象。他们往她的住处走去。那个可怜的老东西在他们到达前锁住大门，从楼上一个窗子里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告诉她她被指控从事巫术，他们专门来拿她去检测，同时他们又规劝她服从考验，因为假如她无辜的话，人们都会知道。由于她坚决拒绝出来，他们把门打开，强行把她带到一个满是水的深石坑边，把她的手脚绑在一起后，将她扔入水中。淹了几分钟后，用扎在她腰间的绳子把她拖起来，如此反复两三次，还不能确定她是否真是巫婆，最后只得把她放走了。更确切地说，把她扔在坑边，让她苏醒后自己走回家去。

第二天，他们在另一个妇女身上进行了同样的试验，然后是第三个。幸运的是，这两个受害者并未在暴行中丧命。一周之中有许多骚乱的头目遭到逮捕并受到季审法院法官们的审判。其中两位被罚站示众并受拘禁一个月；另有二十多人因为这场骚乱而被处以小额罚款并受到一年监视以维护社会安宁。

在阿诺特收集的《苏格兰的罪犯审判》摘录中，他说：“甚至到1785年，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一派仍沿袭这样的传统：在布道坛上宣读一年中民族及个人所犯罪行的供状。在读到民族所犯的罪行时，特别提到这一条，‘国会取消制裁巫师巫婆的法律规定，这是和上帝既定法律相违背的’。”

在苏格兰，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家的门坎上还钉着马蹄铁，这是阻止巫术侵扰的有力防范。假如有哪位聪明绝顶的哲人想要取掉这些马蹄铁，其结果更可能是因他多事而被人揍得骨折，而不会是受到别人的感谢的。任何一个经十字街、哈顿花园到“滴血之心庭院”的人，在听了仍在流传之中并为人们所相信的关于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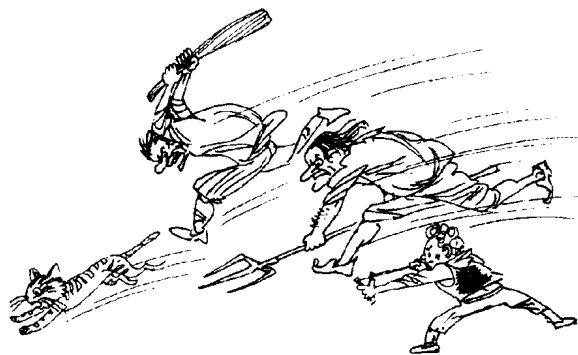
的一所房子的故事后都会惊异地自问：“这样的事会发生在 19 世纪吗？”人们对哈顿夫人巫术的相信程度不亚于他们对《圣经·福音》的信奉。哈顿夫人是有名的克里斯朵夫爵士的妻子，而克里斯朵夫爵士曾因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优美舞姿而名噪一时。一个魔鬼曾与哈顿夫人签订合约，合约期满后，他在一间屋子里捉住了她，并将她活生生地扔进托菲特神坑里。至今，人们还能见到这间屋子。他当时用来打她的水泵也仍突兀在那里；魔鬼用他的铁爪从她的胸中撕出了她的心，而人们发现她的心地方就被称为“滴血之心庭院”，以此证明该故事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是，用来驱赶其他巫师巫婆的那块马蹄铁是否仍在这个闹鬼的房子的门坎上。一个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说：“大约二十年前，不止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到这里来反复请求进去查看马蹄铁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可怜的女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穿得破破烂烂的，她来到门前重重地敲了两下门，敲门声之大不亚于男仆所为。然后她沿着走廊直地走向马蹄铁。住在屋里的人感到很惊讶。当那个女人往马蹄铁上吐唾沫并遗憾地说，由于马蹄铁在门坎上令她不能施法术时，这些人就更感到震惊。她一次又一次地踢马蹄铁，然后很镇静地转过身，没对任何人吭一声就离开了屋子。这位可怜的女人或许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更可能的是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女巫。她住在萨弗伦山，她那些无知的邻居们使她形成这样的性格，而他们对她又怕又厌恶。”

近在 1830 年，在黑斯廷斯这个居民区，许多人还相信有巫术存在。这样的事不下一例。在该镇制绳工场里住着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她由于外貌极讨人厌恶，所以那些认识她的无知的人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女巫。她的背驼得厉害，但她的眼睛还很有神气，并且透着一种恶毒。她穿着红色的披风，拄着丁字形的拐杖。从外表上看，她是一个十足的女巫。因为人们崇尚神力和超常的力量，因而

她实际上诱导着人们相信这种迷信。她未采取任何办法以消除人们对她的不良印象，她反而显得高兴。像她这样一个老又困苦的人居然能有如此能耐，比她强壮的人敬畏她，胆小的女孩们见到她都吓得缩头缩脑，甚至她们会绕道走，她为此感到高兴。对那些冒犯她的人她会像从前的那些女巫一样诅咒他们。与她相隔两户的那一家住着一个女人。她的儿子是瘸子，这位母亲一直坚信是这个老女人使了巫术所致。所有的邻居们都相信这个故事。而且人们相信这位老妇女还会以猫的样子出没。许多无辜的猫遭到一帮帮男人和男孩的猎捕，几乎送命，因为这些人认为猫会以某某大妈的真面目突然显现在他们的前面。

在同一个镇里住着一个渔夫，他成为人们不断迫害的对象。因为有人说他把自己卖给了魔鬼。最近有人还说他能爬过钥匙孔，并说他已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女巫，目的是借此增强自己的法力，以便超过他的同行们。人们还相信他可以坐在针尖上而不感到疼痛。其他渔夫们一有机会就命他做这样的试验。在他常去的酒馆里，他们常把长长的针放在椅子的坐垫里并确保他每次坐下都躲不开受针刺。这些试验的结果往往使他们更加相信他的魔力。人们坚信他从未退缩过。这就是几年前在黑斯廷斯镇上的一种很流行的观念，就是现在也还很可能如此。

在英格兰北部，这种迷信发展到了几乎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兰开夏郡有许多巫医，他们是一帮把自己称能医治由于着魔引起的种种疾病的江湖医生。从1838年6月23日《赫特福德改革者报》的一例报道中，我们可以评判这些江湖医生的所作所为。报道中提到的这位巫医的别名是“魔法师”，比他的本名还要出名。他在林肯郡和诺丁汉郡一带广泛“行医”。据《赫特福德改革者报》的作家说，受骗人（该人的名字未提及）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饱受脓肿之苦，其间他看了不止一个医生，他们开的药方都无济于事。



他村里和邻村的朋友都劝他请这位巫医治病，因为他们相信他的病是受某种邪气缠身所致。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派他的妻子到林肯郡的纽圣·斯韦辛家去找这位“魔法师”。这位无知的江湖骗子告诉她，她丈夫的病是因邪魔所致。而这都是由于她家隔壁的邻居们用了某种符咒的缘故。从她对此事发生的过程陈述来看，好像邻居所做的跟费安医生和吉莉用来折磨詹姆斯国王的手段是一样的。他指出：在一个巫士的教唆下，邻居们用一些蜡铸成她丈夫的模样，而且尽可能做到惟妙惟肖，然后在模型的四周插上一些针，反复倒念祷文，并向魔鬼祈祷，希望他能把针刺进模型所代表的真人身上，正如他们将针刺入模型那样。为了消除这种暴行所带来的后果，这位巫医开了一种药并开了一张符咒，要求把符咒放在病人患病部位的旁边。病人每天要反复念诵《圣歌》里的第 109 章和第 119 章，否则，病就无法治愈。他收了一畿尼(金币)作为诊病费。

人只要有坚定的信念，病就能得以痊愈。在用了药方三周以后，这个病人果然感觉好了许多。后来有人打开了这位江湖术士给他的著名的符咒，发现那里面是一张写满了秘密字迹和星相符号的羊皮纸。

隔壁的邻居们非常惊恐，以为这位巫医在康复之中的病人的要求下会采用某些手段来惩罚他们，对付他们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巫术。为了免受其苦，他们付钱给住在诺丁汉郡的另一个“魔法师”。此人给他们一个相似的符咒，可使他们免受来自他们的对头的怨恨之举。

这位作家说了下面这番话作为对此事的总结：“这位医生对病情作了诊断之后不久即写信说，他原以为病人是被撒旦所惑，但后来却发现这是上帝的安排，那么病人的病情将会或多或少维持原状，直到他离开人世。”

大约在 1830 年，一个江湖骗子也在腾布里奇·威尔斯附近进行类似的行当。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行骗，每一次“行医”他都索取很高的费用。这个家伙自称在他家七兄弟中排行第七（迷信认为排行第七最聪明），因而他被赋予治疗疾病的神奇力量，尤其是对因巫术扰弄所引起的疾病更是手到病除。远近向他求医的不仅有穷苦人家，也有出入乘车的贵妇人。他经常被请到六七十里外的地方行医。人们不仅给他支付往返盘缠，而且还要给他丰厚的报酬。他年高 80，令人敬畏的容颜更有利于他行骗而不露马脚。人们称这个江湖骗子叫做奥凯或者奥克利。

在当时，法国的迷信比英国的还要盛行。根据加里内特先生记载的关于魔法巫术的历史，从 1805 年到 1818 年间就有二十多例。就在 1818 年这一年里，有三个法庭审理这种巫术，我们仅举其中一例。在波尔多附近的蒂路斯村里住着一位名叫尤利安·德斯布尔德的石匠，这个石匠有 53 岁。1818 年 1 月，这老汉突然病了，他觉得有点蹊跷，便怀疑自己是被魔鬼扰弄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女婿布里迪尔。后来他们决定向实际上是一个白痴的布杜安求助，因为人们一向把这个白痴当做是魔术师或者是行善的巫师。这个白痴很肯定地对他们说，德斯布尔德是受到魔法的扰弄，

而这个施弄魔法的便是一个叫做勒纳尔的老人。这个白痴后来还自告奋勇陪他们到那位老人家中去。在1月23日晚上，他们三个偷偷地来到勒纳尔的家里。他们谴责勒纳尔借助魔法，使得德斯布尔德老汉饱受疾病之苦。德斯布尔德毕恭毕敬地站在勒纳尔面前，哀求他让自己恢复健康，并答应，他们不追究他所干过的坏事。勒纳尔措词强烈地矢口否认他是什么神汉。德斯布尔德还继续催促他把咒语除掉。白痴布杜安，这个“行善的巫师”这下也开始干涉了。他对同来的两个人说，除非这位老汉自己认错，不然德斯布尔德的病情就绝不会有丝毫减轻。为了迫使那位老人认错，他们点燃了几根硫磺棒（他们正是为了此目的而带来的），然后放到老人的鼻子下。过了一会儿，老人倒下了。他明显是因为窒息而不省人事。三个人顿时慌了手脚，认为自己把那位老人给害死了。于是他们把老人抬出去，抛进附近的一个池塘里。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让人们认为那位老人是自己不小心掉进去的。可是，池塘并不很深，阴凉的水让老人苏醒过来了。他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德斯布尔德和布里迪尔这时还在崖上守着，这下他们更害怕了。他们担心老人恢复神志后会去告发他们，于是蹚进池塘里，抓起这位受害的老人的头发狠狠地打了他一遍，然后把他按进水里直到他咽气。

几天后，他们三个被指控谋杀而被捕。德斯布尔德和布里迪尔只被判严重过失杀人罪而受到烧背的刑罚并被送到大木船服终身劳役。而“行善的巫师”布杜安却由于被认为是神经失常而宣判无罪。

加里内特先生还进一步说，在他写这关于魔法与巫术的历史时（也就是1818年），遍及整个法国，有一班人专门从事驱赶魔鬼或者捉拿男巫女巫的职业。他又说，许多乡村传教士一旦听到某个傻瓜受到魔法的扰弄，便举行仪式为他驱除邪魔，这使教区的居民

对魔鬼的存在更是深信不疑。加里内特建议，消除祸害的办法便是把这些驱魔的法师，不管他是神职的还是世俗的，赶到大船上去服劳役，那么巫婆的数量会明显减少。

无论是在法国、大不列颠还是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迷信残留的种种迹象。人们的一些谬见可谓根深蒂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难以将它们消除。这就如一棵邪恶之树，经过圣人、先哲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它铲除，太阳可以朗照在曾被树阴笼罩、恶魔藏身的地方。即便如此挖掘者还可能会发现地下还残留着绵延缠结的根系。另外有的国王，如詹姆斯一世，可能会让它春风吹又生，或者变本加厉，就像教皇英诺森八世一样，他可以使腐烂的树根恢复生机变得绿阴葱葱。值得欣慰的是这场噩梦已经过去。尽管人类还有许多不明智的地方，但永远没有那么狂热了。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场巫术狂热的支持者和受害者比较一下，如果受害者是以千计，那么，支持者当以百万来计。

(韦汉译)

十字军东征

一听到大将军的声音，
便都立刻从命，纷纷起来，不计其数。
好像暗兰的儿子在埃及蒙难时，
挥动神杖，击遍全地，招来了
一阵蝗虫的乌云，乘东风而来，
像夜色一般覆盖法老国境的天空，
使尼罗河流域的全地暗黑无光，
那不可计数的恶天使也这样。

一时间，从朦胧中可以看见
千万旌旗在空中竖起，飘扬着
东方鲜艳夺目的色彩，同时出现了
一片长矛的森林，金盔簇簇，
甲盾排排，深不可测的密阵。

——《失乐园》（朱维之译）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愚行，或为追名逐利，或因无法抗拒的

激情、盲从，它凭借阴谋、计划或幻想煽动激情狂热，一旦失败，便陷入政治、宗教或二者所激发的疯狂状态之中。十字军东征就是在此种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引发的集体狂热，其程度之高史无前例。历史庄严地告诉我们，十字军不过是一群无知野蛮之徒，他们的动机完全是偏执的，他们东征的是一条由血泪铺成的路，而传奇故事则夸大了他们的虔诚、英雄主义，以亮丽而富有激情的色彩描绘了他们高尚的美德，不朽的荣誉，以及对基督教的无私奉献。在下面的几页里，我们将从历史和传奇故事两方面仔细研究，力求发现促使这群乌合之众拿起武器、保卫基督的真正精神，理解当时人们的情感、动机和想法，把史实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但不轻视现代诗歌和传奇故事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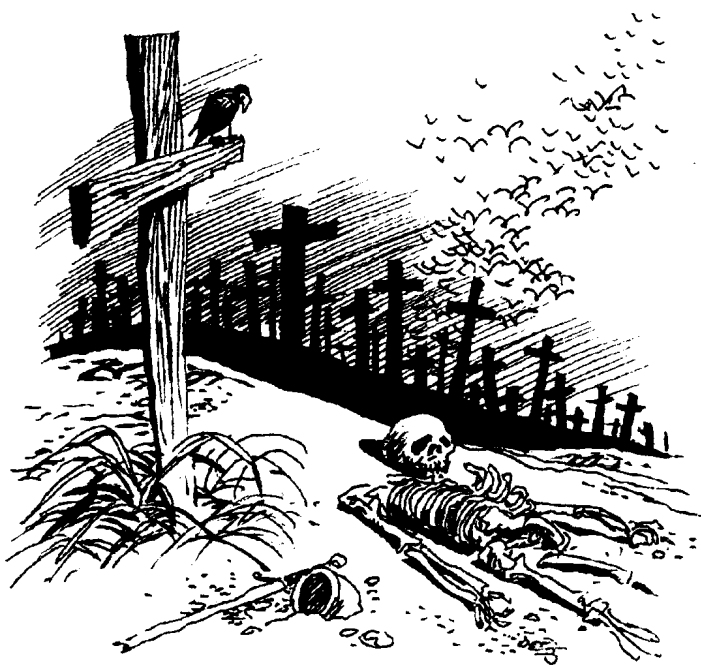
为了彻底弄清隐修士彼得为圣战布道时的大众心态，有必要回顾此前许多年发生的事，熟悉 8、9、10 世纪朝圣者的情况，了解他们亲历的危险和奇迹。去圣地的朝圣者最初好像是皈依的犹太人和富有想像力的虔诚基督徒，他们出于本能的好奇心，渴望目睹在他们眼中最有趣的景色。于是，虔诚和不虔诚的朝圣者们一起拥向耶路撒冷，其中一类人是为了在上帝生活和受难过的圣地一饱眼福，另一类是因为朝圣足以抹去无论多么残暴的罪恶，这很快成了当时普遍接受的观念。还有众多悠闲、人数不稳定的朝圣者，去巴勒斯坦就好像现代人去意大利和瑞士，因为那是一种时尚，游览归来细述途中险事会满足其虚荣心。但是绝大多数人是虔诚的，人数逐年递增，直至最后被称之为“上帝的大军”。他们满怀豪情与途中各种艰难险阻斗争，在《福音》书描述过的每个地方流连忘返，沉浸在神圣的喜悦之中，对他们来说，喝口约旦河清澈的水、在约翰给救世主耶稣洗礼的河里受洗是莫大的幸福。他们怀着欣喜敬畏之情在位于庄严的橄榄山的寺庙周围漫步，也去讨厌的卡弗利，上帝曾在那为罪恶的人们流血。每一件物品对这些朝圣者都很珍贵，

578 · 人类愚昧疯狂趣史 ·

他们热切地寻找纪念品，用大肚酒瓶装满约旦河的水，用背篓装满耶稣受难的那座山上的泥土，带回欧洲以高昂的价格卖给教堂和寺院。更多是假冒的纪念品，如，真正十字架上的木头，圣母玛利亚的眼泪和她裙上的卷边，使徒的指甲和头发，甚至保罗曾帮助搭建的帐篷，都被巴勒斯坦的奸商拿来展售，它们被“极其小心谨慎、不惜代价”地带回欧洲。一点一滴带回的真正十字架的残留物，加起来比百棵橡树还要多，玛利亚的眼泪如果聚集起来会是满满一水池。

整整两个世纪过去了，朝圣者们在巴勒斯坦畅通无阻，开明的哈罗姆雷德基德以及他后来的继承者，对潮水般涌向叙利亚的财富给予鼓励，以礼相待远道而来的朝圣者。腓特麦部落的哈里发尽管在其他方面表现了足够的忍让，但与阿拔斯的前任比较起来，对金钱更加斤斤计较，不择手段地赚钱，强行索取每个进入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一个金币作为税收。穷苦的朝圣者一路乞讨着越过欧洲，好不容易到达所有希望之地——耶路撒冷，已经疲惫不堪、身无分文，交纳金币对他们无异于一场苦难。这马上引起了强烈抗议，但金币还是被强行索要，无力支付的朝圣者们被迫留在圣城门外，等待富裕的虔诚者前来帮他们交税以便进去。诺曼底的罗伯特，征服者威廉的父亲，和许多其他达官显贵一样前来朝圣，到达圣城门前，发现数十名朝圣者正焦急地等着他，请求帮他们付税，他有求必应，从来没有拒绝过。

对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如此暴敛所得是一笔巨大财富，因为当时正值朝圣高潮，盛况空前。10世纪末、11世纪初，一种怪异的想法占据着众人的心，大家普遍认为世纪末日即将来临，《启示录》中提到的一千年快要完了，耶稣基督将要降临耶路撒冷审判人类。所有基督教国家动荡不安，恐惧攫住了占总人口95%的脆弱、轻信和愧疚者，他们认为艰难的朝圣会减轻罪过，于是抛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弃家园、亲人和手里的活拥向耶路撒冷，等待上帝显灵。星星的陨落、摇撼大地的地震、摧毁森林的飓风，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所有这些，特别是流星的陨落，被看做审判将至的前兆。每当流星坠落到地面，都会引起一场惊恐，然后又有大批的朝圣者肩扛手提，踏上漫漫征程，一路祈祷着能减轻他们的罪过。男女老幼成群地朝圣城跋涉，希冀上帝的儿子能破云而出，披金带彩荣降人间。这种幻想使队伍日益壮大，同时也增加了朝圣者的艰难。在西欧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有通道上乞讨者多得难以计数，沿途的僧侣和大慈善家只能靠积蓄节俭度日，尽量让朝圣者自个儿离去，能不接济就不接济，否则自己家里就会断炊挨饿。成千上万的人乐得靠路边成熟的浆果填肚，而在朝圣大潮到来之前，他们或许还可以分享僧侣们的面包和肉。

但路上遭遇到的一切还不是最大的困难。到达耶路撒冷时他们发现圣地被一群冷酷的异族占领着，塞尔柱克族残暴的土耳其人已经取代了巴格达的哈里发，他们极其反感、蔑视朝圣者。11世纪的土耳其人比10世纪的萨拉森人更加残忍、鲁莽，眼看国内到处是朝圣者，并且有增无减，没有一点想要离开的迹象，他们担心总有一天自己会被这些朝圣者挤出这块土地，于是在路上设置各种障碍。当朝圣者艰苦跋涉、翘首期盼指日可待的上帝的最终审判时，却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种种迫害：遭抢劫、挨鞭笞，因无力缴纳金币被迫在圣城门外一等数月。

最终审判引起的恐惧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逐渐平缓，少数朝圣者未等终判那天来到，就斗胆返回欧洲。遭遇的侮辱使他们义愤填膺，每到一处便向同情者叙述基督徒的非人遭遇。奇怪的是，此番控诉更增添了朝圣者的疯狂，朝圣越是艰险，越是有希望赎除深重的罪孽，困难险阻只能使德行升华。于是，从城乡各处拥来新的朝圣者，朝拜圣墓以赢得上帝的恩宠。整个11世纪一直持

续着此风。

满载火药的列车现已准备就绪，只缺点燃导火索的手。此人终于出场了，像所有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人一样，隐修士彼得的出现不早不晚，恰好成了时势英雄。他是亚眠的僧侣，在此之前服过役，虽然生活失意、地位低下，但是有一双睿智的双眼，在别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时，他已洞察到其中的奥秘。他勇敢、热情、执拗、不癫狂，但也不是完全清醒，活脱脱是那个时代的原型。真正的热情总是一往无前、令人心悦诚服的，这两种品质高度体现在这位杰出的教士身上。受时代疯狂的感染，他也去了圣城，呆在那直到虔诚者备受残酷迫害使他热血沸腾，一回到欧洲便以激昂慷慨之辞震撼了世界。

在此暂不细述他布道获得杰出成功的细节，先了解欧洲人当时的心态对我们将不无裨益，能更好地理解他成功的原因。首先，教士是当时影响社会的最显著力量，得到社会最广泛的关注，宗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当时能够驯服老百姓或者忠实者的惟一意识形态。教士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以宗教为由奴役着大众的思想，并且以此为手段抵御着除他们自己外所有其他方面的压迫。在教会的高位上，集中所有当时真正的虔诚，所有的学识，所有时代的智慧，很自然地还有大部分权利，而智慧正是他们对权利贪得无厌的永恒诱因。国王和显贵对平民来说是凌辱的代名词，国王为贵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为限制贵族而统治，而贵族只是为了加强国王的力量而存在，换句话说，他们用铁蹄践踏民主疲惫的脖子。民主除了教士之外别无依靠，教士虽然必须向大众灌输他们自己也免除不了的迷信，但还是教导他们所有的人在天堂平等这样一些愉快的信条。因此，封建主义告诉他们在今世没有任何权利，而宗教告诉他们来世享有每项权利，对此他们暂时感到满足安慰，因为政治主张在当时尚未取得根基。当教士由于其他原因

号召东征时，人们热烈响应，他们的所思所想全是有关巴勒斯坦，两个世纪以来朝圣者的故事使他们思绪万千，当他们的朋友、向导、导师倡导的战争与自己的偏见、思维方式是那样地吻合时，热情很快升腾为一种狂热。

当宗教鼓舞着大众时，另一因素在对贵族发生作用。这是一群凶残、无法无天的人，恶贯满盈，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美德，尚能使其罪过相形见绌的只有一种品性——勇气，只有宗教才能使他们恐惧，他们所感到的惟一宗教是恐惧的宗教，恐惧连同他们那正在沸腾的骚乱本性，促使他们赶赴圣地。平时，他们眼中毫无王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此树敌太多，其情形如同过街老鼠，大多数都有不少罪要赎。虽然他们反抗教士的世俗权利，但是一想到世俗的可怕的惩罚，不由得害怕。战争使他们有所事事并带来乐趣，因此，一旦得到许诺加入所喜欢的队伍参战就能减轻罪过时，像绝大多数宗教信仰更纯洁的人一样，立刻热情地蜂拥进屠杀的行列。他们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战争的狂热促使他们参战。而欧洲王公们对参战热情的鼓励自有另一番道理，他们老谋深算，看到了东征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这么多狡诈、嗜血成性的闹事之徒离开欧洲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要知道安定他们远非皇室有限的武力所能解决，因此他们也赞成东征。每一阶层都有其参战或支持战争的动机：国王和教士出于权谋，贵族出于爱骚乱的本性和对疆土的热爱，人民大众在惟一的导师——教士娴熟的指引下，出自对宗教的热爱和凝聚了两个世纪的激情。

早在巴勒斯坦，隐修士彼得就已想出用武力解救穆斯林奴役下的东方基督教，从异教徒残酷的手中解救耶稣基督圣墓的办法，他日思夜想，全身心沉浸其中。有一次夜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虔诚地认为，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上帝本人，答应为他神圣的事业给予帮助和保护，如果他在此之前还有点动摇的话，那么这次足以

使他坚定信心。

彼得完成了所有朝圣的苦行和职责后，要求拜见西蒙，耶路撒冷希腊教堂的大主教。尽管在彼得眼里他是异教徒，但他毕竟还是基督教徒，对耶稣的追随者所受到的迫害和他一样感到愤愤不平，刹那间，彼得觉得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优秀的主教，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主教写了一封信给教皇以及基督教国家最有影响的君主，细数忠诚者们的苦难，号召他们拿起武器保卫基督。彼得雷厉风行，说做就做，深情地告别了大主教，匆忙赶回意大利。乌尔班二世身居教皇之位，在那时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的前任格列高里遗赠给他一大堆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的纷争，又由于竭力反对法国菲利浦一世与人通奸，法王也与他反目为仇。如此危机四伏，梵蒂冈再也不是安全居所，他在阿普利亚避难，受著名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庇护。彼得似乎也跟着到了他那儿，尽管他们见面的地点任何古代编年史者和现代历史学家都没有具体提到。乌尔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热泪盈眶地读了西蒙的信，认真倾听了隐修士滔滔不绝的讲述，以示他对基督教堂遭受的苦难是多么同情。热情往往是感染人的，教皇似乎即刻被隐修士洋溢的热情所感染，授权他前往国外向所有基督教君主和臣民为圣战布道。彼得所到之处，响应者不计其数，法国、德国、意大利闻风而动，准备去解放锡安。一位早期研究东征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欧洲狂热的目击者^①，描述了隐修士当时的外貌，他说，他布道时，通常穿着平膝的羊毛束腰外套，外罩长达脚跟的深色袍子，胳膊和脚光着；不吃肉和面包，只吃鱼和酒；隐修士说过、做过的一切都显得有点神圣，人们高度景仰他，拔他驴身上的毛作为纪念。“他来自何方我不清楚，”这位编年史者说，“但我看见他穿过一个又一个乡村、

^① 即吉尔伯特·德·诺金特。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城镇，在每个地方布道，人们簇拥着他，送他礼物，盛赞他的圣洁。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就这样，他孜孜不倦、全心全意、坚持不懈地布道着，把他的疯狂传给听众，直到整个欧洲沸腾起来。

隐修士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教皇和他一样受到东征未来的领袖和带头人的拥戴。1095年秋天他首先在普拉森舍召集了一个教士会议，会上，教皇为东征这个宏伟的计划进行辩解，会晤了东方皇帝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使者，详陈了土耳其人在欧洲图谋扩张的进程。教士们当然一致支持东征。会议结束后，教士分头回去向各自的教民们布道。

然而意大利不可能独自担此重任，教皇便越过阿尔卑斯山去煽动高卢的权贵和富有骑士精神的民众。他进入敌国，置身于敌手法国菲利浦国王的股掌之中，使得此行不同凡响。有人认为这正是他的老谋深算，另外一些人则断言完全是其激情所致，和隐修士彼得一样盲目的热情，后者好像是正确的。社会没有估计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每个人都在冲动行事，教皇深入法国腹地，和响应他的芸芸大众一样冲动。终于，法国在奥弗涅的克勒芒召集会议迎接他，商讨教会的状况，改革不正当的做法，最重要的是为战争做准备。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地面覆盖着雪，会议关门开了整整七天。与此同时，城里挤满了从法国各地赶来的人，他们渴望亲耳聆听教皇的布道，周围数英里的城市、乡村也都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甚至田野里都挤满了人，找不到住处，就在树底下、路边支起帐篷，以至于帐篷随处可见，成了当时一大景致。

经过七天的审议，决定开除菲利浦国王的教籍，因为他和安茹伯爵夫人贝特得·蒙福尔通奸，不服从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威。教会在行使职权时不徇私情，这一大胆的举措使人们对如此严厉的教会肃然起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怀着更加虔诚的心情准备聆

听教皇的布道，他是那么耿直无私、意志坚强。随着教皇布道的临近，克勒芒教堂前的大广场的人群一刻比一刻拥挤。终于教皇身穿法衣在红衣主教们的陪同下从教堂里出来了，站在专门搭建的、铺着红地毯的高台上。围着他的那群优秀的主教当中，站着隐修士彼得。他穿着简朴的教服，虽然地位卑微，但在人们眼里更加重要。他是否作了演讲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但一致认为他在场，好像他应该说了话。此刻教皇的致辞是最重要的，当他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他开始控诉圣地的兄弟姐妹们遭受的痛苦，巴勒斯坦的平原因异教徒而荒弃，他们手拿利剑、火把烧杀虏掠，蹂躏妇女，亵渎真正的上帝，践踏圣物。滔滔不绝的教皇（乌尔班是当时最有口才的人）继续说道：“听我布道的人们，你们接受了真正的信仰，你们被上帝赋予了权利、力量和伟大的灵魂，你们的祖先一直支持着基督，你们的国王一直阻挡着异教徒的发展，我号召你们去扫除天底下的不平，解救你们的姊妹于水深火热之中。基督圣墓已被异教徒占领，圣地已被邪恶玷污，啊，勇敢的骑士，忠诚的人们，你们是战无不胜的祖先的后裔，我相信你们不会给祖先丢脸，不会受妻儿的柔情阻挡，而是会牢记上帝的告诫：‘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人将被我唾弃，为了我的缘故，抛弃家园、父母、姊妹、妻儿或者土地的人将得到厚报，他的生命将会永恒。’”

教皇的激情感染了听众，在讲话结束前几次被他们的热情打断，他继续说着东征对拿起武器保卫基督的人，在精神和世俗方面将要获得的利益。巴勒斯坦遍地是蜜和乳，在上帝的眼里尤其珍贵，因为那是上帝多次拯救人类的地方。他许诺，他们在那会拥有土地，而且过去对上帝和他人的冒犯将得到彻底原谅。“那么，去吧，”他接着说，“去免除你们的罪孽；今世完了之后，你们会在来世得到永恒的荣誉。”此刻，听众的热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呼喊声打断了教皇，他们好像异口同声地喊：“神意如此！神意如此！”会场一安

静,教皇趁热打铁继续道:“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在你们身上体现了上帝在《福音》书里说的话:‘当三两人以我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时,我会降临其中并祝福他们。’如果上帝还没进入你们的灵魂,你们不可能说出同样的话,那是上帝借助你们的口舌在说话,因为是他把要说的话放在你们的心里。那么,把你们对战争的呼吁喊出来吧,因为这呼声来自上帝,让我们上帝的大军扑向敌人时,呼喊着一个同样的声音吧:‘神意如此!神意如此!’为神的事业献身的人是在从事庄严的事业,让他们在胸前和额上带着十字架,一直到出征;让即将出征的人肩上佩带徽章,以便记住上帝的格言:‘那些不拿起十字架跟随我的人将被我唾弃。’”

集会的消息很快传到欧洲最偏僻的地方,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比最快的骑手还要快,连最闭塞的省份都知道了,这无疑

是超自然的事实。人人都在谈论东征,个个心里都在做准备,如果热情仅仅是内在希望的外化,那么事实正好与预言相符,对当时来说足以构成奇迹,每个人都把它看做奇迹。

克勒芒集会后接连有好几个月,法国、德国呈现出同样一片奇特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报名,有虔诚的、疯狂的、贫穷的、放荡的、年轻的和年老的,甚至妇孺跛者。村里的牧师忙着让此情景持续高涨,答应参战者得到永恒的回报,严厉谴责那些犹豫不决、拒绝参战的庸人。每个参加东征的债务人都从债权人那里得到一张罗马教皇的赦令而被



免除债务；各种触犯法律的人，不管程度轻重，都因同样的条件获得自由平等；征战者的财产受到教堂的保护，大家相信圣保罗和圣彼得从他们高高在上的居所屈尊下来，亲自看管朝圣者的动产。天空中出现的种种不祥之兆使大众的热情更加高涨，异常光辉夺目的极光出现了，数百万十字军凝视着它，虔诚地匍匐在地，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对东征的关心，是他的大军战胜异教徒的象征。到处流传着各种奇迹：一个僧侣看到两个巨人般的斗士骑着马，挥舞着带火的剑在天空鏖战，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是土耳其人，当然，基督战胜了异教；据说无数星星从天空坠落，每颗代表着异教徒的敌人；人们深信不疑夏尔马涅皇帝会从坟墓里出来领导上帝的军队战胜敌人。大众疯狂的特别之处是妇女的热情，到处可见她们鼓励自己的情人或丈夫为圣战抛弃一切，许多妇女在胸口和手臂烙上十字架，涂上红颜料，作为她们热情的永恒纪念，另一些人则更狂热，用同样的方法在幼儿柔嫩的四肢、婴儿的胸脯上烙印十字架。

吉尔伯特·德·诺金特讲述了一个僧侣的故事，他在额头上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染上一些刺激性的染料，说是睡觉时天使所为。这个僧侣与其说是蠢人不如说是个恶棍，因为他倚仗自己的疯狂，企图借此比别的朝圣者过得舒服一些。他每到一处都有十字军送他食物和钱，因此，还没到达耶路撒冷，他已肥胖得经受不住旅途的疲劳。如果一开始就承认那是他自己所为，大家不会把他看得比别人更加神圣。不管怎么样，关于天使的故事却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

拥有各种财产的人都拥到市场换取硬币，土地、房屋只得到四分之一的价钱，而战争需要的武器、装备以同样的幅度上涨。本来预计因年景不好非常昂贵的谷物，突然变得丰足起来。市场供应价格低得出奇，七只羊只售五个狄那尔。贵族把不动产以低廉的价格

抵押给犹太人和不去东征的人，或者将免除契约托付给自己领地内的城镇，所得的那点钱，在前几年的话，他会轻蔑地拒绝。农民们千方百计卖掉犁耙、农具，购买奔赴耶路撒冷的战剑，妇女们为同样的目的处理掉金银首饰。那年（1096年）的春夏，路上全是十字军，有的骑马，有的乘着牛车，还有的乘船和筏子顺河而下，带着妻子儿女和对耶路撒冷的渴望，从城乡匆忙赶赴指定的集结点。很少人知道耶路撒冷到底在哪，有些人以为在五万英里以外，另一些人以为只花一个月就能到达，一看见城镇和城堡孩子们就喊：“那是耶路撒冷吗？是不是那座城市？”^①也可看到东行骑士和贵族队伍，路上以行骗消遣取乐，以减轻旅途的疲劳。

吉尔伯特·德·诺金特所写的不是谣传，而是亲眼所见。人们的热情极富感染力，无论谁听到教皇的命令，他马上会去说服邻居、朋友和他一起赶赴“上帝之路”，他们这样称呼即将开始的征程。伯爵们内心充满踏上征程的欲望，所有的下层骑士也由同样的热情驱使，甚至穷人的热情也是那样火热，没有人冷静地考虑自己的能力够否，是否应该放弃农场、葡萄园和田地，每个人都开始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财产，好像被某种恐惧囚禁，要不失时机赶快赎回自由。不打算东征的人打趣嘲笑那些以倾家荡产的价格变卖家产的人，预言说，征程会险象丛生，回来时更惨。但是才过了一天，第二天他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发狂。那些笑别人笑得最凶的人，将所有的财产只换了几个先令，就和几小时前被他们取笑过的人一起出发了，取笑别人的人经常反过来被别人取笑。当人们知道某个人犹豫时，热情的邻居会送给他一根针或纺纱杆，作为礼物蔑视他们。对这一切人们无法抗拒，因此，害怕嘲笑也是上帝队伍得到壮大的原因之一。

① 吉尔伯特·德·诺金特所记述的情况。——译注

东征产生的另一个效果是宗教服从，它用宗教服从来激励人们，倡导“上帝休战”^①这一特定措施。11世纪初，法国的牧师同情人们遭受的苦难，但无力消除它们，因此，一方面限制封建领主的掠夺和侮辱，另一方面传播著名的“上帝的和平”，竭力促使广泛的睦邻友好，所有遵从者发誓不为任何侮辱采取报复行为，不侵占、享用他人的财产，不使用致命的武器，作为回报，他们的所有罪恶将得到免除。然而，不管“和平”的意愿多么善良，它导致的不过是假誓而已，暴力和以往一样难以控制。1041年，为缓和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封建主的愤怒情绪，教会再一次庄严地宣布“上帝休战”，每周星期三晚上到星期五早上严格禁止任何借口的暴力行为，或为任何伤害寻求报复。用这些方法来开化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没人答应在此期间——不合理地长达五天——能做到和平，如果做到了，则在剩下的两天变本加厉地弥补。后来休战缩短为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一的早上，但是暴力和流血事件并没有减少。克勒芒会议上，乌尔班又庄重地宣布休战。这一次，大家的宗教意识特别强，每个人都急忙遵守，面对东征这样庄严崇高的事业，所有琐屑的情感都消失殆尽，封建主停止了压迫，强盗停止了抢劫，人们停止了抱怨，所有人心里涌动着同一个同样的信念，似乎没有空间装载其他。

那些投靠在主人旗帜下的奴隶纷纷在其城堡周围安营扎寨，另一些暂时没找到主子、以自己的名义东征的人在城乡的空旷处搭建草棚小屋，准备投靠某些有名望的远征领袖，法国的平原上因此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帐篷，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由于黥武者一到耶路撒冷就能被赦免所有罪过，成千上万的人便恣意放肆起来，简直无法无天。肩上缀着红色十字架的妓女和充满肉欲的朝圣者鬼混，男女双方毫无道德廉耻可言。好吃的人放纵胃口，一时间狂

① 上帝休战：中世纪教会在特定时期颁布的和平教令。

饮暴食，酗酒成风。为上帝服务的热情将清除所有缺点错误，他们将和清苦的隐士一样一定会得到拯救，这样的推理吸引着那些无知的人，于是，狂欢的喧哗怪叫和祈祷者喃喃的声音同时从帐篷里传出。

现在该说说远征的领袖们了。绝大部分人投靠隐修士彼得，他作为发起人，被看做是战争最合适的领袖；另外一些人投奔勇敢的冒险家，史书上称之为戈提埃·圣·阿沃伊或瓦尔特，出身名门，精通兵法；从德国来的第三部分人云集在一名叫戈特沙尔克的僧侣麾下，除了他极具疯狂的特点外别的我们一无所知。所有部队加起来据说有 30 万之众，男女老少，其中包括欧洲最邪恶之徒，他们没有纪律原则，也没有真正的勇气，像害虫一样涌向东方国家，留下一路恐惧和死亡。由穷光蛋瓦尔特率领的首批众多东征者是 1096 年早春出发的，克勒芒会议开过后仅仅数月。这群组织松懈的人一个个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和毫无名分的头领一样，个个穷得叮当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路上的偶然机会上。他们像潮水咆哮着一路冲过德国，进入匈牙利，在那儿起初还受到当地人某种程度的善意接待，虽说没有热情地加入东征的队伍，但乐意帮助那些参加东征的人，不幸的是此番好意并没持续多久。这群人不满足于只获得食物等必需品，相反贪得无厌，袭击、抢劫村舍，压根儿没想到会遭到反抗报复性的杀戮。东征军到达塞姆林之前，愤怒的匈牙利人聚集起来，人数不少，袭击了东征军的后头部队，十字军死伤大部，他们把缴下的武器和十字架作为战利品挂在城墙上。瓦尔特好像无心也无条件夺回损失，他的部队像蝗虫一样走一路抢一路，破坏性极大，可一遇到强手马上不堪一击。愤怒的匈牙利人不断袭击其殿后部队，直到他们基本离开那个国家为止。进入保加利亚情况也如此，城市和乡村拒绝让他们通过，村子不提供任何东西，市民和村民团结起来，杀死士兵数百人，部队与其说是前进不如说是

撤退,但是要驻扎是不可能的,瓦尔特只得继续前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由于饥饿以及与敌人交战,部队只剩下出发时的三分之一。

紧跟其后的是满怀豪情的隐修士率领的大部队,带着大量的辎重,女人和孩子足以单独构成一支队伍,若要找一支比穷光蛋瓦尔特更糟糕的乌合之众,那就是隐修士彼得率领的这支了。由于供给良好,进入匈牙利后他们还不至于落到非抢不可的境地,如果他们走的不是路经塞姆林的那条道,而是别的,也许会平静地穿过匈牙利而不会出现混战流血的惨状。他们一到塞姆林,看到城门上挂着的“战利品”——先头部队的战剑、红色十字架等,顿时怒火中烧,压抑的残忍即刻爆发。他们把城市包围起来,叫嚷嚷地攻城,一片混乱,最后,不是靠勇敢而是靠人多势众攻进了城,城里一片恐惧、慌乱。十字军一经得手更加残忍、放肆,因为能免罪,所有罪恶的欲望都得到彻底放纵和发泄,不幸的塞姆林人成千成干地死于十字军的报复、淫欲和贪婪。一个疯子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但是要扑灭它需要许多明智的人,隐修士彼得把大众的怒火扇燃,此刻,烈火熊熊,却无力冷却、扑灭它。他的部队继续毫无节制地为非作歹,只是后来害怕遭到还击才罢手。匈牙利国王得到塞姆林遭洗劫的消息,带了足够的部队准备严惩来犯者。隐修士马上拆了帐篷,向摩拉瓦河撤去。这是一条宽阔、湍急的大河,在贝尔格莱德以东几英里处与多瑙河汇合。在那里,义愤填膺的贝尔格莱德人正严阵以待,利用河流这一天堑,迎头痛击了他们。昏头昏脑的十字军背水一战,葬身大江天堑者不计其数,还有许多死于匈牙利人的刀下。古代编年史没提隐修士在此地伤亡的数字,只说数字庞大。

在尼萨,保加利亚公爵为防止被袭击,加强了防御。彼得吸取了教训,认为最好不触犯众怒,因此在墙脚下静静地过了三夜。公爵也觉得没必要激怒这群凶猛、贪婪的人,让城里人供应他们一些

东西，彼得第二天平静地离开了。但是跟在大部队后面的德国流民与一保加利亚人发生争执，第二天放火烧了他的磨房和屋舍。尼萨市民本来压根儿不信任十字军，已做了最坏的准备，这下可好，马上出击报仇，击溃侵略者，市民们乘胜追击，俘虏了所有掉队的妇女和小孩，缴获大部分行李。彼得返回尼萨，要求公爵对此做出解释，公爵如实地讲述了他们的暴行，这样可耻的行为就是隐修士也无力阻止，于是双方开始谈判。谈判眼看就要成功，匈牙利人准备释放妇女和孩子，恰在这时，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十字军擅自做主，竭力想攻破城墙、占领城市，彼得利用自己的权威劝说无效，结果事情被弄得一团糟。短暂的拼杀后，十字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溃不成军，伤亡数字巨大，若要统计的话，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万计。

据说隐修士逃进了离尼萨几英里处的森林，左右旁顾无人。经历这场灾难性的变故后，是否“巨大的痛苦把他的心撕裂成千万张碎片”？是否火热的激情仍然凌驾于灾难之上，仍然幻想着事业的最后胜利？我们若能知道这些，一定有点意思。隐修士后来又率领着一支十万人的队伍，但是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躲在森林里，随时都可能被追杀他的保加利亚人发现，落得个事业尚未成功就客死他乡。这时，他手下几个最勇敢的骑士和500名打散的士兵在一块高地集合，终于碰巧发现了他，他们很高兴又重逢了。大家商量后决定召集余部，东山再起。他们在山上点燃篝火，派人四处秘密寻找打散的士兵，每隔一段时间吹号，让他们知道朋友就在附近。夜幕降临时，隐修士发现自己成了一支七千人队伍的首领，过了几天，又增加了两万人。他带着这支劫后余生的部队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阵亡将士的尸骨在保加利亚的森林里霉烂。

隐修士一到君士坦丁堡，就受到亚力克西斯皇帝的热情接待，

穷光蛋瓦尔特也在那等着他。原以为亲身经历的惨痛遭遇会使他们行为谨慎一些，不幸的是，他们喜爱动乱、掠夺的本性一点也没改。尽管周围都是朋友，供应充足，但他们仍然抑制不住要抢劫、掠夺。完全出自恶作剧，他们纵火烧毁了城里几幢公共建筑，把教堂屋顶上的铅敲下来，然后拿到城市附近做废铜烂铁卖了。无论隐修士怎么劝阻也没用，他现在平定众人情绪的能力和一名普通士兵相差无几。亚力克西斯皇帝对十字军的厌恶由此而生，并体现在以后的行动中，以至于后来不得不与更勇敢正派的十字军部队打交道时，心中仍不免有厌恶感，他似乎已经设想到，就是土耳其人打来，也比这群从欧洲蜂拥而至的渣滓好对付些。很快他找到借口把他们打发到小亚细亚去。彼得和瓦尔特一起越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如此庞大的部队，光靠自己没有支援是不行的，于是，彼得离开他们，借口与亚力克西斯皇帝商量，返回君士坦丁堡。身处敌国团结是最可贵的，可十字军忘记了这点，内部勾心斗角、分崩离析。瓦尔特领导的部队中，伦巴第人和诺曼人发生了激烈争执，法国人和德国人被彼得带走，与瓦尔特分裂了，推举莱英·哈特为头领，并一马当先，占领了埃索罗戈冈要塞。埃索罗戈冈人部队精良，高度警惕，与埃索罗戈冈要塞分开的一部分十字军驻扎在不远处想趁机伏击敌人，不料遭到突然袭击，四散而逃，但被团团围住。激战持续了八天，基督教徒饱受缺水之苦，在援军到来之前，很难说他们能坚持多久。背信弃义的头领粗暴地要他们放弃基督教信义，拱手让出要塞，除了两三名军官服从他外，其余的人拒绝成为穆罕默德人，被残忍地杀害了，和隐修士彼得一起越过欧洲的绝大部分十字军，其余部就这样悲惨地灭亡了。

瓦尔特和他的人马也遭此厄运。得知埃索罗戈冈的紧急情况，部下要求立即出兵攻打土耳其人，想以实力称王的瓦尔特，冷静地看到此举的种种危险，在一个敌人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不能轻举妄

动，一旦战败，他将走投无路，因此他表示按兵不动，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这一谨慎计划没有得到赞同，部队吵嚷着对他表示不满，准备抛下他擅自开拔，无奈，勇敢的瓦尔特只得带领部队前去送死。在尼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尼卡途中，与苏丹的部队遭遇，接着是一场血战，25000 人中有 22000 人遭杀戮，其中戈提埃死于七处重伤，其余的 3000 人退驻在西韦塔特。

隐修士彼得对部下的恶劣行径深感厌恶，可想到他们是在自己的感召下远离欧洲的，因此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又伤心又同情，以往的热情重又燃烧起来。他匍匐在亚力克西斯皇帝面前，噙着泪恳求设法解救西韦塔特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皇帝同意了，派部队及时赶去救出了他们。当时，土耳其人已经包围了那个地方，剩下的那点十字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终于，经过谈判，这 3000 人被安全地引到君士坦丁堡。他们以前的暴行让亚力克西斯受够了，不想要他们留驻首都，因此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发给每人一点钱做路费，送他们回故乡。

这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时，从德国的山林里又拥来新的朝圣者前往圣地，他们由一位癫狂的教士带领，名叫戈特沙尔克，像戈提埃和隐修士彼得一样取道匈牙利，历史上关于他的行为以及这支队伍命运的详细资料少得可怜。这支仅一万人的队伍一路杀人、抢劫，可怜的匈牙利人被这么多人的掠夺弄得苦不堪言，几乎被逼入绝境，人们怨声载道，到了不消灭十字军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卡洛曼国王大胆采取行动决心摆脱他们。这下戈特沙尔克不得不为他的，以及先头队伍犯下的暴行付出代价，战斗中他们鬼使神差地被某种东西引诱着放下了武器，野蛮的匈牙利人见他们如此不堪一击，扑向他们，杀死无数的十字军，到底有多少人箭下生还不得而知，只知道无一人到达耶路撒冷。

还有很多人在无名氏的领导下从德国、法国出发，比先头部队

更加残忍、更加疯狂，其疯狂超过了隐修士最疯狂、怪诞的追随者。虽然肩上佩带十字军标志，却对前往圣地消灭土耳其人这种愚蠢的做法骂骂咧咧。这些队伍，从 1000 到 5000 不等，遍布匈牙利各个角落，专司杀人越货的勾当，其所作所为加深了沿途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宿怨，使犹太人成了基督教的死敌。他们疯狂地报复这个不幸的民族，对希伯来人见一个杀一个，杀之前施行可怕的肢解。单在德国就有 1000 犹太人被杀，虽然牧师竭尽全力保护他们。慑于他们的残酷行径，大批犹太人为免遭毒手纷纷自杀。根据阿尔伯特·阿昆西斯提供的资料，这些人荒淫无度，所做的坏事只有与他们的迷信比起来才相形见绌。无论他们去哪搜索犹太人，队伍前总要赶着一只鹅和羊，认为这样吉利，能赋予他们神力找到异教徒的藏身之处。

使命又一次降临到匈牙利人身上，他们需要把欧洲从这群混蛋中解救出来。当犹太人杀得差不多时，这伙人集合起来，沿着那条沾满 30 万人鲜血的老路前往圣地，其命运也不会好到哪去。他们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无人弄清，死亡人数多得连当时的作者都无法计算，只说田野里尸骨成堆，多瑙河河水有好几英里被鲜血染红。最大的残杀发生在多瑙河岸边的梅泽堡，十字军在那几乎全军覆没。匈牙利人阻止他们过河，但十字军强行通过了，然后发疯般地盲目攻城，成功地在墙上打开一缺口。就在这胜利的刹那，难以名状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他们纷纷扔下武器四处逃命，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匈牙利人手提刀剑在后追杀，毫不怜悯地砍杀，死者之多据说多瑙河被无法掩埋的尸体堵塞了。

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疯狂行为。打那以后，出现了骑士制度，一些头脑冷静，深思熟虑，勇敢顽强者站出来，领导这场欧洲征服亚洲的宏伟战争。传奇故事对这些人大加赞美，而把他们的前任犯下的罪恶和残酷留给历史去谴责。在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

布利昂的哥得夫利伯爵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四位有皇室血统的封建主也在其中，各自领着一支队伍赶赴圣地，他们是韦尔芒德芝的休伯爵，法国国王的兄弟；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威廉鲁弗斯的哥哥；弗兰德的罗伯特伯爵以及塔伦通的博厄蒙德王子，著名的罗伯特·吉斯卡尔的长子。这些人都染上了时代疯病，但没有一人是完全出于宗教动机的，他们既不像戈提埃·圣·阿沃伊那样野蛮，又不像隐修士那样疯狂，也不像僧侣戈特沙尔克那样残忍，上述品性他们全都具备，不过是以一种更柔和的形式相互依存着，即勇中有智，宗教热情里掺杂着世俗观念，凶猛中不乏骑士精神。众人的意志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他们知道该把它引向何方，用它堵住有悖于他们的意愿和兴趣，因此任凭它把自己带向前方，只希望最后到达一个安全的高地。他们周围聚集着许多小封建主，有法国和意大利的贵族精英，少数来自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他们精明地预见，人数众多的部队如果走同一条路要得到足够的给养很困难，于是决定分头行动，布利昂的哥得夫利继续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条路，图卢兹公爵则走伦巴第和达尔马提亚，其他人带领着队伍经由阿普利亚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大家在那汇合。对他们的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安娜·卡梅尼娜公主说，他们就像海滩上的沙子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沙尔特的菲尔谢的估计更符合事实，没有过分地夸张，他说，所有的队伍加起来，在泰尼亚的尼斯汇合时一共有10万骑兵、60万步兵，不包括教士、妇女和孩子。吉本认为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是他认为实际数字只比这稍微少一点。安娜公主后来估计布利昂的哥得夫利人数为8万步兵和骑兵，倘若其他封建主带领的部队人数也很多的话，总人数将近50万，这个数字还是有点夸张，因为布利昂的哥得夫利承认他的部队出发时人数是最多的，而且损失比其他队伍要小。

韦尔芒德芝伯爵是第一个到达希腊国土的，他一到杜拉佐就

受到了皇帝使者礼仪备至的欢迎，给他们以充足的供应。可是，突然不知何故，皇帝亚力克西斯下令逮捕伯爵，把他囚禁在君士坦丁堡。对皇帝这种背信弃义的鲁莽之举，作者们说法不一，但他们一致谴责他是和平与正义的破坏分子，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吉尔伯特·德·诺金特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他说亚力克西斯担心十字军觊觎他的王位，不得不铤而走险，用武力强迫伯爵向他俯首听命、宣誓称臣，否则不给他自由。伯爵是法国皇帝的兄弟，是优秀王子的代表，皇帝以为只要降服了他，其他十字军头领也会跟着这么做。结果令他非常失望，正如每一个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人一样，是绝不会有什好下场的，只有像他这样心胸狭隘的人才出此下策。此刻，他软弱无力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想到西方气势汹汹、野心勃勃的将士们正潮水般向这开来，不由得胆战心惊，决心千方百计用一些卑鄙伎俩，小心谨慎地对付这股他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如果驻扎在他的领地的十字军头领对他构成威胁的话，其实他是完全可以使之转移的，办法很简单，投身这场欧洲东征运动，做东征的领袖，把他们的精力转向其最终目标——对圣地的征服。但皇帝没有这么做，没有成为东征军的首领，相反地，他曾经给予大量援助的十字军蔑视仇恨他、任意支使他。确实，戈提埃和隐修士的队伍所犯下的野蛮暴行使他一想起就恶心，但是像他这样心胸狭窄的人，把一切归罪到十字军身上，是在为自己的优柔寡断和贪图安逸找借口和理由。

哥得夫利带领的队伍秩序井然地穿过了匈牙利，他一到达梅泽堡就发现这个国家漫山遍野都是同胞们血肉模糊的尸首，他要求匈牙利国王对此作出解释。国王仔细诉说了他们所犯下的暴行，特别是杀害了无数的犹太人，其意非常清楚，匈牙利人完全是为了自卫；聪明的哥得夫利表示对他的解释感到满意，和平地通过了这块地方。一到非利波波利就听到韦尔芒德芝伯爵被囚禁的消息，他

立刻派信使到希腊，要求释放伯爵，并且威胁道，如果拒绝，将把整个国家洗劫一空，夷为废墟。在非利波波利等了一天之后，他带领队伍赶到安德里安，与赶回的信使相遇，得知皇帝拒不释放伯爵。哥得夫利，这位十字军中最勇猛顽强的首领，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马上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此，亚力克西斯又犯了一个大错，可怕的消息一传到他那，立刻同意释放伯爵。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就变得懦弱了，他让对手知道，靠恐吓而不是正义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哥得夫利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安营扎寨了几个星期，使亚力克西斯大为光火，他千方百计要他像韦尔芒德芝那样对他俯首称臣，他时而假装向十字军宣战，派部队攻打他们；时而拒绝供应他们食物，下令对他们关闭市场；时而握手言欢，送一些贵重的礼物给哥得夫利。哥得夫利，这位率直的十字军首领终于烦透了他这套变化无常、虚情假意的鬼把戏，任凭士兵洗劫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乡村，农舍火光冲天，燃烧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亚力克西斯恐惧到了极点，正如哥得夫利所预言的，他们会让他后悔的。皇帝担心下一个受攻击的目标是君士坦丁堡，派信使来说，要求和哥得夫利会晤，同时把儿子留在军中做人质，为他的信用做担保。哥得夫利同意见他，不管是为结束这场无意义的纷争也好，还是因为其他未加解释的理由，他都同意向亚力克西斯称臣，之后他被授予各种荣誉，根据当时特殊的习俗，他被作为皇帝的儿子，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授予荣誉的仪式。哥得夫利和他的兄弟博杜安·德·布利昂在仪式上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遭到部下的嘲弄侮辱，他们不想受制于这个毫无信誉的君王，其中一位蛮横的头领，巴黎的罗伯特伯爵公然坐到皇帝的御座上。对这样的侮辱亚力克西斯只是嗤之以鼻，听之任之，但是却使他再也不信任这支队伍。尽管皇帝背信弃义，但我们不由得要同情他，十字军的傲慢无礼以及种种担惊受怕使他长久地生活在痛苦之中。他的害怕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十字军

可能加害于他，任何不测都可能使这群野心勃勃的家伙征服他的帝国。他的女儿安娜·卡梅尼娜对他此时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位德国学者根据公主提供的资料，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写到：

为了避免对十字军的种种冒犯，亚力克西斯不得不顺从他们的种种奇思怪想，甚至不惜拿身体做代价。有一次患严重的痛风，仍坚持为他们效力，最终他死于此病。他没有一次拒绝十字军的求见，以极大的耐心听他们枯燥的长篇大论，他们的滔滔不绝或者说热情使他疲惫不堪，但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示，忍受着那些令人不快的空洞语言。当手下官员为维护帝国尊严顶回这些无礼攻击时，皇帝马上严厉斥责他们，哪怕是最小的争执都会使他害怕得发抖，因为它们很可能酿成弥天大祸。公爵有时带着大批人甚至整个队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面前，把皇室寓所挤得满满的，这有损他的尊严，但他还是保持镇静，无论什么时候都耐心倾听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从天亮到黄昏他一直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经常连吃肉、喝酒的时间都没有，许多夜晚得不到正常休息，只得在御座上手撑着头不舒服地休息一会儿，就是这样的休息也不时受到不请自到的骑士的打扰，他们用长篇大论继续烦扰他。宫廷里不分白天黑夜侍候他的所有人员都累得站不住了，趴在长凳上、地板上，可亚力克西斯仍然强打精神假装耐心地听这些令人厌烦的拉丁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表示不满。在这种忧虑、恐惧的情况下，亚力克西斯怎么能够使自己保持皇帝的尊严呢？

然而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由于他不忠诚，十字军根本不信任

他。后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方和基督教的死敌不是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而是亚力克西斯和希腊人。亚力克西斯软硬兼施用尽了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十字军头领一个个就范，向他宣誓俯首称臣，因为他们只能在俯首称臣之后才能获准向东去小亚细亚。只有图卢兹伯爵吉尔·雷蒙例外，他倔强地拒绝称臣。在此对其细节不一一细说，因为这本书与其说是十字军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欧洲疯狂心理的描述。

君士坦丁堡并没有给十字军带来好的影响，他们一方面与当地入争执不休，另一方面受豪华腐朽的宫廷生活影响，意志消沉，最初的热情逐渐冷却，要不是头领图卢兹伯爵奋力把他们带往博斯普鲁斯，队伍眼看就要分崩离析。一进入亚洲，士气便高涨起来，危险和困难激发了他们的斗志。采取的首次行动是包围尼斯，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才攻克它。

布利昂的哥得夫利和韦尔芒德芝伯爵攻城时，从君士坦丁堡陆续赶来的其他队伍也加入进来。在攻城的著名将领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之外，还有勇敢慷慨的坦克雷德，他的名字和荣誉已被载入《耶路撒冷的解放》而永垂青史；勇猛的皮伊·鲍德温教士，后来成了耶路撒冷的国王。而隐修士彼得，现在完全是默默无闻的士兵，失去了先前的力量 and 影响。索姆的苏丹基利·阿斯劳恩和土耳其塞尔柱克的首领赶来保卫城市，他们的事迹笼罩着一层虚假的传奇色彩，以索利曼的名字保卫城市，塔索的读者对此很熟悉。经过几个回合的艰苦奋战，土耳其失败，对基督教军的英雄气概惊叹不已。土耳其首领以为面对的又是隐修士彼得手下那群纪律松懈、无法控制的群氓，没想到站在队伍前面的是当时最富经验的指挥，士兵们勇猛疯狂，但服从指挥。交战双方使用了最残忍野蛮的手段，死伤数以千计，十字军把从城上掉下来的穆斯林斩首，然后用篮子装着作为战利品运到君士坦丁堡。士兵们取得暂时胜利后，

攻打尼斯的热情倍增，土耳其人拼命抵抗，向十字军射毒箭，当不幸者被射死在城墙下时，他们用铁钩把尸体拽上去，肢解后扔回到攻城队伍中。十字军供应充足，双方毫不松懈地较量了 36 天。有关十字军将领超人般的英雄气概，流传着许多故事，他们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射的箭百发百中。吉尔伯特·诺特金说过哥得夫利这样一件轶事，在这值得转述一下。哥得夫利智勇双全，并且对部下特别有信心，这种信任深深感染着士兵，但也诱使他们急于求成，多次使部队处于毁灭的边缘。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土耳其巨人，拿一把巨大的弓箭驻守在尼斯城垛上，使十字军乱成一团，他从未失过手，十字军不断瞄准他的胸膛，尽管他站在最显眼的地方，但射向他的箭都落在他的脚下，好像刀枪不入似的。消息很快传开，说他不是别人，正是阿奇·菲恩得，世俗者根本不能置他于死地。布利昂的哥得夫利不相信穆斯林的超人，如果可能的话，决定结束使他最勇猛的士兵丧失斗志的阴霾。他带着一把巨大的十字弓箭，站在队伍前，试着向这个可怕的巨人箭手射去，箭“嗖”的一声射入他的心脏，给他以致命的一击，穆斯林巨人在被围攻者的叹息声和围攻者的欢呼声中倒地而毙，“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欢呼声久久不绝于耳。

终于，十字军认为已经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准备夺取城市，使他们震惊的是城墙上空飘着皇帝亚历克西斯的旗帜，原来名叫法蒂西斯或塔廷的皇帝的使者，在十字军将要攻进城时，带着希腊部队想办法抢先进城，说服土耳其人向他们而不是向十字军投降。当士兵们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阻止，没有继续攻打城市和希腊军队。

部队继续前进，由于种种原因，分裂成两支。其真正原因，偶尔有史学家提到，说是为了便于在路上得到足够的给养，另一些史学家一致肯定这种说法。这两支部队，一支由博厄蒙德、坦克雷德和

诺曼底公爵率领；另一支由哥得夫利和其他将领来率领，在第一支部队的右翼不远处行进。索姆苏丹自从尼斯失手后，一直在暗地里悄悄做准备，在很短时间内把向他称臣的所有部落力量联合起来，想一下子置十字军于死地。他的人马据保守一点的估计在 20 万，主要由骑兵组成，在多里劳曼山谷与第一支十字军交战。1097 年 7 月 1 日的清晨，土耳其骑兵突然从山上冲下来，博厄蒙德自己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把伤病员运到后边安全地带，就仓促迎战，十字军主要是步兵，因此全线崩溃，数百人死于土耳其的铁蹄和毒箭之下。后来丧失战斗力，无法抵挡时，他们退到辎重旁，接踵而来的是可怕的大屠杀，妇女、小孩甚至伤病员都无一幸免。正在这最后关头，布利昂的哥得夫利和图卢兹伯爵带着人马赶来，战斗才有了转机，奋战了一回合后土耳其人丢弃帐篷逃跑了。十字军损失了大约 4000 人和几位有名的将领，其中有巴黎的罗伯特伯爵和坦克雷德的兄弟威廉。土耳其人的损失没这么大，从敌人的损失中他们学会了另外一种作战方法。土耳其人远没有被打败，凭着队伍的强大把十字军周围地区洗劫一空，而十字军对此一无所知，发现敌人帐篷里有的是吃喝，接连几天，敞开肚皮毫无节制地大肆吃喝，很快他们为这种草率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十字军向安条克行军，经过弗里吉亚被洗劫的乡村时，断了粮草，当时烈日炎炎，火辣辣的太阳足以把脚下的土地烤干，这一着是苏丹手下的人事先谋划安排的。从行军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水喝，士兵每天死 500 人，马走着走着倒毙在路上，身上背的行李要么放在狗、羊、猪身上，要么干脆抛弃。后来此类事情照样发生，他们仍旧恣意浪费，不考虑后果，也好，处于这种情况没有了由财物引起的纷争。此外，平时被遗忘的宗教每到严峻关头便出现，鼓舞着他们，因为死后会得到永恒的满足和幸福。

最后终于到达安条克，发现那水草丰富，他们又有吃有喝了，

于是搭起帐篷，不吸取上次忍饥挨饿的教训，又开始奢侈浪费起来。

10月18日他们驻扎在壁垒森严的安条克城前，关于围攻这座城市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城市坐落在高地，奥龙特斯河流经此地，地势险要，土耳其军粮草丰足，足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十字军也很幸运，倒霉的是他们自己不明智，不知道节俭度日，据雷蒙·阿歧尔说，东西多得很，宰杀的牲口大部分都丢了，挑剔得只吃其中某个特别的部分，如此疯狂奢靡，不到十天，就开始挨饿了。战斗人员一共有30万，想一举把城攻下，但失败了，接着坐下来挨饿，同时想把敌人饿垮在城里。随着物质的匮乏，热情冷却了下来，将领们开始对远征厌烦了，鲍德温在攻城前就离开大部队，去伊德萨，靠计谋跻身于那个公国的最高权利层。其他将领也心灰意冷，查特的斯蒂芬和韦尔蒙杜瓦兹的休因忍受不了难耐的饥饿——那是他们自己的愚蠢、奢侈所致——也开始动摇，甚至连隐修士彼得也萎靡消沉起来。他们饿得实在受不了时，竟落到了吃人肉的地步。博厄蒙德和弗兰德的罗伯特出发去寻找食物，有时能弄到些许，但由于不加节制，两天后又得忍饥挨饿。法蒂西斯，希腊军首领、亚力克西斯的代表，借口寻找食物带着部队离开了，十字军其他队伍纷纷效仿。

留下来的人身陷重重苦难，他们特别注意神的预兆，希望靠它来减轻所受之苦。这些预兆以及狂热者看到的奇异景象弄得他们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因为它们预示着凶和吉。有一次，猛烈的飓风把大树和十字军首领的帐篷刮倒了，另一次，地震摇撼着营房，这些被看做对十字军事业大不利的预兆。但是后来出现的彗星又使他们从失望中振作起来，他们想像力丰富，认为这是燃烧着的十字架，将带领他们夺取胜利。他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不健康的食物和附近沼泽地散发的腐败空气使士兵染上了

瘟疫，病死的比中敌箭身亡者还要多，每天死 1000 人，最后埋葬众多死者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事。雪上加霜的是，营中充斥着大量土耳其的耳目，每天把营中的一切行动和遭受的苦难都报告给敌人，于是，大家互相猜疑起自己的同伴。博厄蒙德绝望了，抓到两名间谍，在安条克城垛看得见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活活把他们烤死。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土耳其人对军中的一切仍然了如指掌。

此时传来了欧洲援兵即将到来的消息，而且运来了充足的给养，他们大为振奋。救援物资卸在圣·西梅翁和安条克的港口，离城六英里处。饥饿的十字军闹哄哄地排着队伍，准备把给养安全地运回营房，后面博厄蒙德和图卢兹伯爵带着家丁组成的精锐小分队压阵。安条克的要塞事先得此消息，高度警戒着，并派了两个师的弓箭手埋伏在山间，准备中途拦截给养队。博厄蒙德的队伍满载给养在崎岖不平的岩石小道与土耳其部队遭遇，激战后死伤大部，他本人只来得及仓促逃回营地。布利昂的哥得夫利、诺曼底公爵和其他将领已听到战败的传言，正准备去营救，这下部队迅速行动起来，被激情和饥饿驱使着，行军的速度惊人，满载而归的土耳其人还没到达安条克就被十字军拦腰截住，一场恶战开始了。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个个顽强作战，好像那天的命运全靠他一人似的，十字军逐渐转败为胜，数百名土耳其人死在奥龙特斯河，还留下两千多具尸体在战场上；所有物资被重新夺回，安全地运往营地；士兵们有的高唱着“阿利路亚”！有的高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给养维持了几天，如果节俭一点的话，会维持得更久一点，但是将领们已经失去权威，无法控制分配，因此饥饿又迅速向他们袭来。布卢瓦的斯蒂芬伯爵，对前景不抱希望，带着 4000 家丁离开了驻地，在亚力山德塔驻扎下来。这对留守的人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脾气暴躁、野心勃勃的博厄蒙德预见到，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将导致整个东征的失败。士兵们也在抱怨着总也拿不下来的围攻，

而且苏丹正积聚力量要消灭他们。安条克本来还可以坚持数月，顶住十字军的围攻，但是堡垒内部出了问题，再勇敢顽强也于事无补。

安条克由巴格西汗土耳其王子掌管统治，他手下有一个叫菲卢兹的亚美尼亚士兵负责守卫靠山那面通道的塔。博厄蒙德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土耳其士兵，受洗时给他起了自己的名字，他被派做间谍每天和守塔的上尉联系。他对上尉许以丰厚的报酬，如果上尉把塔拱手相让。这主意到底是博厄蒙德还是亚美尼亚人出的不太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很快达成一致，确定在某个夜晚实施这个计划。博厄蒙德把计划告诉给哥得夫利和图卢兹伯爵，约定攻城成功后，他作为此次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应享受安条克王子的尊严，其他首领犹豫了，野心和嫉妒阻止他们给予协助，但经过仔细考虑，终于同意，挑选了 700 名最勇敢的士兵参加此次冒险。由于担心泄密，行动的真正目的向其他人严格保密，一切准备妥当后，向众人宣布，这 700 人将伏击正向此地接近的土耳其分队。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菲卢兹独自一人守着瞭望塔，得知十字军正向他这边开来。那晚，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风的怒吼把一切声音都盖住了，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隔壁守塔的人听不到也看不到他们，全副武装的士兵拿着火把每半个小时来城墙巡逻一次。靠近墙的时候，博厄蒙德派一名翻译去和菲卢兹联系，菲卢兹催促他们快点，告诉他们巡逻兵刚刚从那经过，得抓住有利的间歇尽快攻城。将领们立即赶到城墙下，菲卢兹放下一根绳子，博厄蒙德把它拴在梯子的一端，由菲卢兹拉上去扶着，士兵们有点害怕，犹豫着，最后博厄蒙德在菲卢兹的鼓励下，在梯子上爬了几步，后面跟着哥得夫利、弗兰德的罗伯特伯爵和几名骑士。由于后面紧跟的人太多，梯子承受不了那么重的分量，“咔嚓”一声断了，十几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个人从高处重重地摔在地上，一个摞一个，当时大家以为一切都完了。幸亏山峡里刮来的风声音特别大，加上下雨使奥龙特斯河暴涨，这样，风的吼叫声、汹涌澎湃的河水声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士兵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梯子很快修好了，这回每次上两人，都安全地爬上了城墙，陆续上去了60个人。这时，巡逻兵的火把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墙角，骑士们屏住呼吸静静地等着他，到了跟前，一把将他抓住，还没等他发出惊叫声就结果了他的性命，然后迅速从塔里的楼梯下去，打开城门，让部队进来。图卢兹的雷蒙知道整个计划，一直和主要部队留守在后面，听到打开城门的号角声，立即带领士兵们冲进城去，这样里应外合，城终于被攻破了。

当晚，城里的一幕幕恐怖的景象简直罄竹难书，士兵们这么长时间饱受苦难的折磨，变得疯狂了，愤怒地杀红了眼，盲目地乱杀乱砍，不管是男人、女人或是孩子，见人就杀，无一幸免，直到街上血流成河。同时，黑暗也增加了自身的伤亡，黎明时发现剑插在战友的胸口上，他们被错当成敌人误杀了。土耳其将军早已逃走，先钻进堡垒，那里不安全，又跑到山上，被十字军追上杀死，白发苍苍的头作为战利品被带回安条克。天亮时屠杀停止，抢劫开始了，十字军发现到处是黄金、珠宝、丝绸和天鹅绒，更为重要的给养却所剩无几，特别是谷物，少得可怜，使他们感到悲哀的是，被围困者在给养上没比他们好多少。

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新的地盘站稳脚跟，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给养，就受到土耳其的围攻。波斯苏丹召集了多得数不清的部队，交给摩苏尔的总督克伯加指挥，命令他把这些害虫般的基督徒从这赶走。王子和基利·阿斯兰成功地汇合，把安条克城团团围住。失望、沮丧笼罩着十字军，有些人躲过了围城者的看守，逃到了驻扎在亚力山德塔、布卢瓦的斯蒂芬伯爵那，把他们所受的苦难夸张地向他描述一番，认为根本没有希望再继续这场战斗。于是斯蒂芬

收起帐篷，向君士坦丁堡撤退，路上与亚力克西斯相遇，他带着相当大的部队，正急急忙忙地想去占有十字军在亚洲攻克的地方。一听到这可悲的消息，他立刻掉转马头和布卢瓦的伯爵一起回君士坦丁堡，撤下十字军独自在风雨中飘摇。

消息传到安条克，士兵们更加沮丧。所有暂时用不上的战马都被宰杀吃了，老鼠的售价高得惊人，甚至害虫都变得凤毛麟角。随着饥饿的加重，城里瘟疫流行，短短的时间里，攻城的 30 万军队只剩下 6000 人，遭此厄运，部队几乎丧失战斗力。苦难把将领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博厄蒙德、哥得夫利和坦克雷德发誓只要还活着，就决不放弃他们的事业，但他们无法再让士兵们振作起来。他们身心已经疲惫不堪，威胁也好、许诺也罢都不灵验，有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怎么也不出来，博厄蒙德为了赶他们去站岗，点火烧了整个营房，许多人宁可被火焰吞没烧死也不出来，其他人极其冷漠地看着，无动于衷。博厄蒙德自己参加东征的动机是世俗的，不理解十字军人的真正性格，也不明白那种把他们从欧洲引诱来的宗教狂热。倒是一位牧师知道该怎样做，他想了一个办法成功地使他们信心倍增，结果 6000 名瘦弱病残、饥饿可怜的狂热分子奇迹般地打败了六倍于他们的波斯军团，腰圆肚肥的敌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这位牧师是普罗旺斯人，名叫彼得·巴泰勒米。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诚实者也好，热情者也好，或两者兼而有之，只要是主要策划者或者说别人手里操纵的工具他总是会受到怀疑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他想办法巩固了城防，他是十字军大获全胜的关键。当苦难使十字军的力量几乎消失殆尽，个个心灰意冷时，彼得去求见雷蒙伯爵，说有要事相商，求见很快得到许可。他说，几个星期前，十字军攻打安条克时，他一个人在帐篷里休息，地震把他惊醒了，营中一片惊慌，惊恐中他只能高喊：“上帝呀，帮帮我吧！”转身时，发现两个人站在他面前，被荣光笼罩着，他一下就认出他们

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其中一位是长者，棕红色的头发中闪烁着灰发，黑眼睛，飘着长长的银须；旁边的一位年轻英俊，身材高大，神态更加庄重。长者说，他是上帝的神圣使徒圣·安德鲁，希望他去找雷蒙伯爵、皮伊牧师、阿尔塔普斯特的雷蒙，问他们为什么不劝告人们，戴上他的十字架。然后，使徒带着只穿着衬衣的他穿过夜空来到安条克城中心，进入圣彼得教堂，当时是一个萨拉森的回教清真寺。他们从南面拾阶而上走向圣坛，让他停在靠台阶的柱子旁，那里挂着两盏灯，光芒四射，比中午的太阳还亮。年轻的那位，当时他不知道是谁，站在远一点的地方，靠近圣坛的台阶。然后使徒从地底下拿出一根神杖，递到他手里，告诉他这就是那根拯救人类的神杖。他噙着欣喜的泪水，握着神杖，请求使徒允许他把它带走交给雷蒙伯爵。使徒拒绝了，又把神杖埋在地下，命令他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城市后，和十二个挑选出来的人到此地掘出神杖。使徒把他送回帐篷后，两人在他眼前消失了。他忘记报告这件事情，他说，担心将领们不相信这么奇妙的梦。几天后，他正要出去寻找食物，又看见了这神圣的景象，这一次年轻人眼里露着责备的神情，他请使徒另外挑选一个更适合这次使命的人，但是使徒拒绝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节外生枝。但他还是拖延着，迟迟没有照办，这样的顽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第三次，当他和主人威廉在圣·西梅翁的帐篷时，使徒和他的同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次，圣·安德鲁命他去告诉图卢兹伯爵不要到约旦河里沐浴，而要乘一条小船过去，得穿着亚麻衬衫、马裤，用河里的圣水弄皱，然后把衣服单独和神杖放在一起。他的主人威廉尽管看不见圣人，但清楚地听见了他们下达神谕的声音，然而他还是没有照办。当他在马米斯特港口正准备乘船去塞浦路斯时，圣人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威胁他如果再不行动，将永远死去。于是，他决心把所有看到的都说出来。

图卢兹伯爵听了非常惊讶，立即派人去把皮伊主教和阿尔塔普斯特的雷蒙请来，很可能把这个故事添油加醋地叙述了一番，主教当时表示不相信，拒绝参与此事；而图卢兹伯爵认为这可以大大激发士兵，不相信可以装作相信，终于他向主教阐明了它的好处，说能重新让士兵的情绪高涨起来，主教不情愿地同意寻找神赐予的武器。仪式定在第三天，同时，彼得交由雷蒙伯爵的随营牧师关照，以免给好奇者刨根究底的机会，让他不知所措。

仪式开始了，挑选的十三名虔诚者中有图卢兹伯爵和他的随营牧师，从太阳升起时开始挖，孜孜不倦地挖到日落，也没有挖到神杖，要不是彼得自己跳进沟里，祈祷上帝赐予神杖，赋予他们力量和胜利，他们可能挖到今天也挖不到。正所谓旁观者清，旁观者正是彼得，不知怎么的，他和神杖同时跑到了沟里，突然，他和雷蒙以及随营牧师都看见了土里的杖尖，雷蒙把它拔出来，热泪盈眶地、兴奋地吻着它。教堂前聚集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切，神杖马上被用一块事先准备的紫色布包着，展示给众人看，教堂里回荡着他们兴奋的喊叫声。

当天晚上，彼得又做了一个梦，从那天起，他成了“梦王”，是军中无人不晓的人物。第二天，他说，使徒安德鲁和“面容神圣”的年轻人又出现在他面前，指示图卢兹伯爵拿着神杖走在队伍前，作为对他虔诚的奖赏；此外，发现神杖的那天应作为整个基督教国家神圣的节日，同时安德鲁要他看他慈祥的同伴脚上、手上的洞，他这才相信他确实站在耶稣基督前。

彼得靠梦境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做梦的人越来越多，除他之外其他的僧侣也梦见了圣人，圣人许诺说只要勇敢地坚持到最后，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战斗中献身的人将获得永恒的荣誉。有两名士兵因受不了战争的饥饿劳苦开了小差，现在突然回来了，找到博厄蒙德说他们也看到了两位神灵，他们非常生气，命令他们回来，其

中一个说，他认识自己几个月前战死的兄弟，他头上环绕着一圈荣耀的光环；另一个严肃一点，宣称说话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返回部队，会得到上帝赐予的永恒幸福，否则，将永远受到烈火煎熬的痛苦。大家都相信他们，士兵们重又信心百倍，斗志昂扬，颓废沮丧让位给了憧憬希望，每一支队伍又强大起来，饥饿的痛苦暂时被忘却，从欧洲一路激励着他们的热情重又燃烧起来，他们大声叫喊着要求杀向敌人，这正中头领们的下怀，战斗是惟一获救的机会。尽管博厄蒙德、哥得夫利和图卢兹伯爵怀疑这个神杖的故事，但是很聪明地不对此表示任何怀疑，任凭它去开启胜利之门。

战斗开始前，隐修士彼得被送往克伯加的营地，他建议，他们之间的宗教纷争由双方选出最勇敢的士兵来解决。克伯加满脸鄙夷，说他不能接受一群强盗、乞丐般的可怜虫提出的建议。听了这样侮辱人的话，彼得只好回到安条克。攻打敌人的准备工作立即开始，土耳其人对基督军营房中的进展仍然了如指掌，他们从手中的安条克城堡俯视着全城，可以清楚地看见眼皮底下进行的一切。1098年6月28日的早上，最高的塔上飘着一面黑旗，通知守城的部队基督军就要打过来。

穆斯林将领们知道十字军的悲惨状况，饥饿疾病使他们兵力大减，有马骑的士兵还不到两百，步兵病得瘦弱不堪，但是他们有所不知，迷信使十字军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勇气。他们对神杖的故事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以为轻而易举地会取得胜利，因此懒得为这场厮杀做准备。据说，城堡上飘着黑旗警告敌人入侵时，克伯加正在下棋，他以东方人特有的镇静，坚持要下完棋才对付那些不堪一击的敌人，后来派出去的两千人战败的消息才使他从无所谓中惊醒过来。

十字军取得初步胜利后，乘胜向山上进军，用计把土耳其人引到一个无法施展骑术的地方，他们精神抖擞，英勇顽强，由诺曼底

公爵、弗兰德的罗伯特和韦尔芒德芝的休率领。敌人豪华富丽的帐篷就在前面。布利昂的哥得夫利和皮伊的阿德马尔主教立即跟在这些将领后面，主教全副武装，高举着神杖让全体士兵都能看见，博厄蒙德和图卢兹伯爵殿后。

克伯加终于认识到十字军是不能藐视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弥补过错，因此准备亲自迎战基督军。他派索姆的苏丹索里曼从后翼偷袭十字军，为了掩盖他们的行动，放火烧长在地面的枯草，索里曼和他的骑兵绕了一大圈，在浓烟的掩护下，成功地到达后翼的位置。前方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土耳其人的箭像雨点般地射过去，训练有素的骑兵队像践踏残枝落叶一样践踏十字军，但是胜负暂时难见分晓，基督军占据有利地形，很快占了上风。这时索里曼带着他凶悍的队伍从后面杀来，哥得夫利、坦克雷德飞快奔去支援博厄蒙德，他们的勇猛顽强使土耳其将领们胆战心惊。主教几乎独自一人和普鲁旺斯人在一起，抵抗克伯加亲自率领指挥的队伍，神杖的出现使最普通的士兵也成了英雄。然而敌人的兵力好像仍然源源不断似的，基督军四面受敌，终于抵挡不住，土耳其取得了胜利。

正在这时基督军中有人高喊，圣人在为他们战斗。原来战场上烧枯草的烟已经扩散、升到空中，弥漫在远处山边奇形怪状的白云间。一些想像力丰富的狂热分子，透过疆场上的尘土迷迷蒙蒙地看到它们，高喊同伴看那群神兵天将。听到喊声，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远处的烟，只见圣人身穿白衣，正骑着白马从山上冲下来营救他们，霎时，古老的战歌回荡在战场上，“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是上帝的意志！”每个人都毫不怀疑上帝派队伍来援助他们了，因此以从未有过的精力战斗着。波斯和土耳其士兵害怕得四散而逃，克伯加想让他们重整旗鼓，但无济于事，恐惧比热情更容易传染，他们像被猎狗追赶的鹿一样逃下山去。波斯和土耳其将领眼看再费劲也白搭，就和其他人一起逃跑了，丢下近7万具尸体在战场上，巴勒

斯坦到处是他们的残兵败将。

土耳其豪华的帐篷落在了十字军手中，储备丰富，谷满粮仓，牛羊成群，金银珠宝、华丽的天鹅绒应有尽有，这些都分给了士兵。坦克雷德在山上乘胜追击逃兵，所得和留在帐篷里的人一样多，敌人逃跑的路上尽是宝贝、值钱的东西，阿拉伯良种马多得每个骑士都有一匹。基督军这次战斗损失了近一万人。

他们返回安条克真是一件高兴的事，城堡立即投降了，许多土耳其士兵改信基督教，其余的人获准回家。皮伊主教举行了庄重的感恩仪式，所有的士兵都参加了，每个士兵都来看了神杖。

热情持续了好几天，部队吵吵嚷嚷地要求去耶路撒冷，那是他们全部希望之所在，是他们最神圣的目标。但是将领们谁也不着急去，有的是为远征着想而谨慎行事的，如，哥得夫利、坦克雷德；有的野心勃勃，为自身利益着想，如图卢兹伯爵、博厄蒙德，将领中又出现了严重分歧。留守安条克的图卢兹的雷蒙一看到波斯方面没有什么威胁，就劝说城堡的人向他称臣。其他将领们一回来发现城头上飘着他的旗帜，这大大地冒犯了博厄蒙德，他曾经颁布过命令，谁最先夺取城市谁将得到安条克作为奖赏，哥得夫利和坦克雷德都支持他。大吵了一通之后，雷蒙的旗帜被从城头上撤下来，换上了博厄蒙德的旗帜，从那时起他便成了安条克的王子，然而雷蒙坚持要占据一个城门及与之相邻的塔，这些地方他已守卫了好几个月，这使得博厄蒙德大为恼火，士兵们也愤愤不平。尽管伯爵的野心和博厄蒙德、鲍德温（已经在伊德萨驻扎下来，俨然是个小封建王国）的一样可以理解，后来仍免不了名誉扫地。

彼得·巴泰勒米的命运在这值得叙述一下。神杖故事以后，各种荣誉、关怀纷至沓来，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觉得有必要把梦继续做下去。可悲的是，他和许多别的撒谎者一样记忆力不好，做的梦前后矛盾的地方太多，无法自圆其说。某天晚上，圣约翰出

现在他面前告诉他的故事，一周以后，圣保罗告诉他的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的期望与做使徒的哥哥的也完全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轻信，坚信有神杖这么回事，彼得的梦漏洞百出，实在荒唐，他们无法再相信彼得奇迹般的梦幻。博厄蒙德为触怒图卢兹伯爵，要求可怜的彼得用探火的神裁判法证实神杖的故事，这种裁决在当时很普遍，彼得无法拒绝，况且伯爵和随营牧师也都鼓励他。于是，一天清晨被指定为举行仪式的日子，根据习俗，前一天晚上在祈祷和斋戒中度过，第二天早晨彼得手握神杖出现了，勇敢地走向烈火。所有的士兵聚集在周围不耐烦地等待着结果，许多人相信神杖是真的，彼得是个圣人。雷蒙·阿歧尔念过祈祷后，彼得一步一步走进烈火中，快走完了，他疼得昏了过去，烈火烧伤了他的眼睛，痛苦中他不明智地掉转身，又重新试了一次，但是他没有能够像所说的那样从火里走出来。他被烧成重伤，再也没有恢复，残喘了几日，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大部分士兵受着伤痛、疾病和疲惫的折磨，哥得夫利被默认为整个队伍的首领，决定先休整一段时间，再去耶路撒冷。他建议说，现在是7月，应该在安条克度过炎热的8月和9月，等10月份休整好了之后再走，到那时，从欧洲赶来的人还能使队伍得到补充，尽管军中的狂热分子不断发牢骚抱怨迟迟不走，建议还是被接受了。与此同时，韦尔芒德伯爵奉命前往君士坦丁堡见亚力克西斯，责备他不该如此卑鄙地放弃事业，催促他派遣许诺过的援军，可是皇帝无动于衷。伯爵忠实地完成使命后，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强烈的热情结果烟消云散，开始对东征感到厌恶，决心再也不介入其中，于是返回了法国。

尽管将领们决心在安条克逗留两个月，却无法安静地呆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巴勒斯坦的土耳其人供这群鲁莽的家伙发泄，他们很有可能会自相残杀。哥得夫利向伊萨德进军，去帮助鲍德温兄

弟从他的公国驱逐萨拉森人，其他将领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彼此心怀敌意，终于他们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雷蒙、坦克雷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带着部队出发了，攻打虽小但防守坚固的马拉城。他们和平时一样鲁莽行事，食物连一周也维持不了，结果陷入饥饿当中，直到博厄蒙德来增援才攻克此城。编年史者雷蒙·阿歧尔（神杖故事中的牧师）叙述了一个与此次攻城相关的传说，他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塔索发现他的诗里有一段写得很优美，它足以展示时代精神以及十字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何有如此惊人的勇气。“一天，”雷蒙说，“安塞尔姆·德里贝芝看到保罗的儿子，年轻的恩格尔莱姆进入他的帐篷，他已在战斗中牺牲，‘怎么回事？’安塞尔姆问，‘我亲眼见你在战场上牺牲，怎么又活了？’恩格尔莱姆回答说：‘你一定知道为基督而战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可环绕你头上的光环是什么？’恩格尔莱姆指着天空某个地方，顺着他手指的地方安塞尔姆看到一个钻石水晶宫殿：‘使你惊奇的美是从那儿来的，我就住在那儿，一个更美的地方给你准备好了，你会很快来这住的。再见！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说着，恩格尔莱姆回到天堂去了，安塞尔姆被梦境惊呆了。第二天早上他把牧师请来，接受了圣事，尽管很健康，但他诀别了所有的朋友，告诉他们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几小时后，敌人又开始反击，安塞尔姆提剑出去和敌人作战，被土耳其人扔过来的石头击中前额，就这样，他到天堂去了，去那个为他准备的美丽的地方。”

在攻占城堡的问题上，安条克王子和图卢兹伯爵又发生了新的争执，其他将领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平息下来。部队在前进当中又有些延误，特别是在阿卡司前，士兵们被激怒了，要求更换新的头领。哥得夫利看到这些，点火烧了自己的帐篷，迈着大步前进，图卢兹伯爵手下数百人也跟在后面。图卢兹伯爵见事情有了转机，急忙也跟着，整个部队向圣城进军，那艰难困苦中期待已

久的圣城。在埃马斯他遇见了伯利恒的基督教代表团，请求他们马上帮助反抗异教徒。伯利恒这个名字让他们听起来特别悦耳，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地，许多人想到他们正接近这个神圣的地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艾克司的阿尔伯特告诉我们，他们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半夜刚过，不等天亮就启程出发了，身着铠甲在黑暗中走了四小时。这时，太阳冉冉升起，灿烂的朝霞中能隐隐约约看见耶路撒冷的塔和屋尖，顿时所有的柔情都被唤起，此刻，他们再也不是残忍的狂热之徒，而是谦恭顺从的朝圣者，他们跪在草地上，噙着泪水，大声喊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些人亲吻着圣地，另一些人伸展四肢趴在地上让身体尽可能地与圣地接触，其他人则大声地祈祷着。从欧洲一路跟在队伍后面的妇女、孩子和他们一起历尽了艰难险阻，看到士兵长久压抑的热情终于迸发所产生的激动之举，更加激动喧哗^①，笑着，哭着，祈祷着，直到最后那些性情冷静的人也跟着激动起来。

最初的喜悦平静下来后，部队继续前进，刚一到达就立即把城市团团围住，开始攻城。牺牲了一些最勇敢的骑士后，他们放弃了现有的攻城模式，做一些长期攻城的准备工作，制造射石机、可移动的梯子、攻城槌，还有一个用木头做的称做播种机的机器，上面盖着伪装，里面藏着钻墙的人。将领们之间的分歧曾使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现在为了恢复士兵的勇气和纪律，他们互相伸出友谊之手，坦克雷德和图卢兹伯爵在士兵面前拥抱，

① 吉尔伯特·德·诺金特讲述了这些少年十字军令人诧异的盲从事例。他说，在攻打安条克时，十字军和萨拉森童子军们，在他们自己推选出的队长领导下，每天晚上从城里和营帐里蜂拥而出，以棍棒、石头代替刀剑、弓箭，秩序井然，严阵以待，一边浴血奋战，一边呐喊助威，结果有些孩子失去了双眼，有些一瘸一瘸的，成了终身残废。

牧师用洪亮有力的演说鼓舞人心，向将士们宣传团结和意志的威力。绕城举行庄严的示威游行，所有的士兵都参加，在《福音》书记载的每个特别神圣的地方都布置了祈祷。

城堡上的萨拉森人不以为然地看着这些，为了激怒这些他们瞧不起的基督徒，做了些丑陋的十字架钉在城墙上，朝上面吐唾沫，扔石头和脏东西。十字架是十字军信仰的象征，对这一神圣之物的侮辱使基督徒们愤怒到了极点，凶猛取代了勇敢，疯狂取代了热情。所有的机器都已准备妥当，从攻城槌的骑士到最卑微的士兵也都准备就绪，进攻开始了，士兵们以一当十，士气高昂。萨拉森人的箭和火球扑头盖脸地掉下来，但是巨大的攻城槌仍然敲打着城墙，同时最好的射手在移动塔里忙碌着，射死不少敌人。哥得夫利、坦克雷德、雷蒙、诺曼底的罗伯特站在各自的塔里，数小时不知疲倦地指挥战斗。虽然常常被击退，但随时准备反攻，土耳其人再也不敢小看这支队伍了，竭尽全力一直抵抗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战斗。那天夜里十字军只小睡了一会，牧师不失时机地为取得保卫基督的最后胜利庄严祷告。黎明一到，士兵们就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妇女孩子也来助战，小孩跑前跑后，给口渴的战士送水，顾不得身旁纷纷落下的敌箭。大家相信圣人在帮助他们，因此大受鼓舞，克服困难打败了三倍于己的敌人，要不是他们的信仰，早就害怕败北了。图卢兹的雷蒙终于依靠梯子攻进了城，与此同时，坦克雷德和罗伯特也成功地打开了一扇城门，土耳其人自食恶果四散而逃，布利昂的哥得夫利见人都差不多冲进了城，放下移动塔冲向前去，后面跟着所有的部下。过了一会，十字军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十字军又高喊着四面出击，很快占领了城市。巷战延续了几小时，基督徒们想起刚才的耻辱，无论男女老少，羸夫壮汉通通杀掉，将领们知道无法阻止这场大屠杀，也就没有下命令阻止。大批萨拉森人逃到索里曼的清真寺，还没来得及及防御，基督军就赶来

了,据说仅仅在那座建筑就有一万人被杀。

隐修士彼得长久被人遗忘,此刻他的所有热情和苦难都得到了回报。战斗一结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欢迎十字军,他们立刻认出了彼得,就是他,几年前曾慷慨激昂地向世人诉说他们的苦难侮辱,答应为他们去发动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他们抓住他衣袍的边,感激涕零,发誓在祷告中永远记住他,许多人抱着他痛哭,把耶路撒冷的解放完全归功于他的勇气和毅力。彼得后来在圣城做传教士,但是他最后的结局如何不得而知。有人说他回到法国建立了一个寺院,这种说法令人难以信服。

令欧洲的芸芸之众弃国去家的宏伟目标终于实现了,耶城穆斯林的清真寺改成虔诚基督徒的教堂,卡弗利山和耶稣的圣物再也不会被异教徒亵渎了,大众的狂热完成了它的使命,从那时起自然地开始冷却。耶路撒冷被攻占的消息从欧洲带来了更多的朝拜者,其中有斯蒂芬伯爵和韦尔芒德芝的休,但是热情再没达到从前的高度。

第一次东征就这样结束了。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东征,有必要把这两次东征之间发生的事叙说一下:简单描述拉丁国王们统治下的耶路撒冷,他们和尚未消失的萨拉森人所进行的长期的、徒劳的战争,以及这场东征带来的悲惨结果,其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为历史所罕见。

十字军觉得有必要选出一位大家公认的领袖,布利昂的哥得夫利不如博厄蒙德或图卢兹的雷蒙那么有野心,平静地同意掌管十字军的大权,这是其他将领们求之不得的。他一穿上皇袍,萨拉森人就来进攻首都,他英勇果断地决定利用现有优势,在敌人还没来得及包围城市前主动出击,在阿斯卡龙迎头痛击大败敌人,然而他没享受多久皇帝的尊严,九个月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其弟伊萨德的鲍德温继承了王位,改善了耶路撒冷的状况并扩张了

领土，但并没有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而传给后来的王位继承人。在以后的五十年里它不断受到敌人凶猛的进攻，时败时胜，每况愈下，内部四分五裂，而萨拉森人越来越坚强团结，足以把他们赶出去。这段历史特别吸引历史专业的学生。这期间发生的战斗很惨烈，留在叙利亚的少数骑士浴血奋战，其勇敢顽强在战争编年史上几乎举世无双。不过基督军不由自主地佩服萨拉森人的勇气，羡慕他们优雅的举止和先进的文明，比之当时粗鲁、半野蛮的欧洲人，他们要优越得多。信仰的不同并不能阻止他们与黑眼睛的东方女子结合，开风气之先的是国王鲍德温本人，他娶了一位回教姑娘。对那些决心留在巴勒斯坦的骑士来说这种结合在当时不仅频繁而且广泛，然而这些东方女子在成为基督教人的妻子之前必须接受洗礼，自然地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不会像征服耶路撒冷的狂热之徒那样仇恨萨拉森人。那些人认为放过一个异教徒的罪过会受到上帝的严惩。因此我们发现，最严酷的战争发生在后来的耶路撒冷统治者期间。从欧洲拥来新的狂热分子，他们受狂热驱使，希望得到荣誉，撕毁了首批占领者和萨拉森人签定的停战协议，其后果是牺牲成千上万的同胞。这些同胞虽然也狂热，但更加谨慎，过安定、平静的日子是他们的主要愿望。

这种不满的局面延续到 1145 年底，伊德萨——基督王国的重镇落入萨拉森人之手，他们由津希指挥统治，一个强悍、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死后，儿子努尔丁继承王位，丝毫不亚于他父亲。伊德萨伯爵试图夺回城堡但失败了，努尔丁带着一大队人马前来增援，打败了伯爵，冲进城市，把城内的工事夷为平地，扫除了耶路撒冷的最后屏障，现在通向首都的道路已打通，可以长驱直入，努尔丁只等合适的机会。基督徒极为恐慌，分崩离析、不堪一击的十字军根本无法抵抗，牧师又难过又惊慌地写信给教皇和欧洲的君主，敦促他们组织新的十字军来解救耶路撒冷。迄今为止，巴勒斯坦的大

多数牧师是法国人，理所当然首先想到向自己的国家求救，常常紧急地请求路易七世给予援助，因此法国又开始谈论组建军队保卫耶稣诞生地的事。欧洲的国王们对第一次东征并不感兴趣，这次却行动起来，有一个和隐修士彼得一样滔滔不绝的人出现了，和彼得一样布道激发人们的兴趣。

然而我们发现第二次东征的热情不能和第一次相比，事实上，在彼得时期疯狂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慢慢地呈下降趋势，第三次比第二次差点，第四次又比第三次差，如此递减，直到大众的热情完全平息，耶路撒冷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主人手里，而没有在基督教国家引起骚动。人们对此作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就是：欧洲厌倦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厌恶被抛入亚洲的苦难深渊。基佐先生在他关于欧洲文明的动人演说中成功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提出了令人更满意的观点，他在第八次演讲中说：“常有人提到欧洲厌倦了不断侵略亚洲的战争，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极为错误的，人类不可能对他没有做到的事感到厌倦，祖先做的事他们会乐此不疲。疲劳是个人的行为，不是一种可遗传的感觉，13世纪的人不会为12世纪的东征感到疲倦。他们是受另一个原因的影响，当时的思想、情感、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再也感受不到同样的欲望、同样的需要，再也不会相信同样的事情，不相信先辈的那一套。”

这实际上是社会变化带来的结果，随着我们对东征历史的深入研究，通过比较东征不同时期的大众心态，比较布利昂的哥得夫利、路易七世和理查得一世领导东征时的大众心态，变化的真谛越来越明显。东征本身极大地解放了民族思想，加速了欧洲的文明进程。在哥得夫利时期，贵族力量十分强大，不可一世，危及到国王和百姓的利益。他们离开欧洲，和那些深陷无知迷信不能自拔的人一起东征后，国王和百姓在那段不短的时间里加强了自身的力量，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以对付贵族的专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变得自由、文明了。正是这段时间的法国——东征疯狂的中心，这一社会群体开始积聚力量，君主开始掌管实权，再也不是有名无实的傀儡，社会开始稳定，生活逐步好转。因此，发动第二次东征时，人们不像第一次东征那样踊跃，愿意抛弃家园。从圣地回来的朝圣者也比以前心胸更开阔，思想更解放，更加见多识广，接触的人比他们文明，或多或少地丢掉了一些偏见、愚顽。当时骑士制度的实行也起到了文明的影响，经过东征的考验更成熟、更有活力，贵族性格变得柔和，他们的素质得到提高。歌颂爱情和战争的法国南北行吟的诗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有助于扫除迷信的阴霾。要知道，第一次东征时迷信曾使有头脑的人执迷不悟，现在，人们精神上不再听凭教士的摆布，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轻信。

在英国，人们对东征从未有过像欧洲大陆那样的关切，不是人们不狂热，而是自顾不暇，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国家刚刚被侵略，他们还没有从做亡国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无法对远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表示同情。我们发现英国人没参加第一次东征，参加第二次东征的也很少，那些参加者主要是诺曼的骑士和他们的家臣，而不是撒克逊非贵族出身的平民和地主。鉴于自身遭受的苦难，人们认为慈善援助应该从国内开始，这也正是许多明智人士从那时起产生的想法。

德国则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当热情在其他国家早已衰退时，粗鲁野蛮的德国民众继续汇集在十字旗下，数量没有明显减少。那时野蛮如同一块沼泽地，他们比周边有生气的国家陷得更深，因此，得花更长的时间摆脱它。实际上，第二次东征的人员主要来自德国，只有在那个国家东征才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命运。

教皇尤金被叙利亚基督徒的一再请求打动，派圣·伯纳尔得去为圣战布道，下面就是欧洲当时的心态。圣·伯纳尔得不负众

望,他口若悬河,听众的情绪任凭他调遣,他们被感动得时悲时喜,时而义愤填膺。他过着清苦、严格律己的生活,关于他没有任何诽谤,他放弃了教堂取得高位教职的机会,满足于克莱尔沃男修道院院长的清苦生活,以便有余暇用他强有力的演说针砭时弊。在这方面他严肃认真,不屈不挠,任何人,无论多么高贵都逃脱不了他的谴责,无论多么贫贱都能得到他的同情。他是隐修士彼得一样的时代英雄,不同的是,他诉诸理智而彼得诉诸激情,彼得号召的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圣·伯纳尔得召集的是一支军队。两者都有同样的热情、毅力,但前者是一时冲动,后者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目的在于扩大教会的影响,他在其中起着支柱的作用,为教会增光不少。

第一个被他说服的是他的主人路易七世。此人迷信专制,对他发动的那场臭名昭著的维特里掠夺^① 悔恨不已,发誓参加前往圣地的远征。圣·伯纳尔得来布道时处于这种心情的他,毫不费力地被说服投身此项事业。他的行为对贵族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其中很多人被父辈在圣战中作出的牺牲弄得倾家荡产,急于靠远征异国他乡来东山再起.,短短的时间内人数达到 20 万。在韦兹莱一个众人能看得见的高台上,路易国王接受了圣·伯纳尔得授予的十字架,几名贵族、三个主教和皇后阿基坦的埃莉诺也出席了仪式,加入了十字军的队伍。圣·伯纳尔得把他红色的祭司法衣剪成一个个十字,缝在人们肩上,然后高声朗读了教皇对民众的赞颂,赦

① 对维特里的劫掠是路易七世洗刷不掉的耻辱。他的前任一直与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抗衡,路易的政策依旧,伯奇的基督牧师会未征得他的许可选举了一名大主教,路易宣布选举无效,并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惩罚态度倔强的牧师。为维护教皇的统治,塞伯特伯爵张伯尼起兵反抗,据守在维特里城。路易立即派兵严惩反抗者,重兵包围了维特里城,伯爵被迫投降,城里 13000 居民中有一半是妇女儿童,纷纷去教堂躲避。路易攻破城门、平息了一切抵抗之后,竟残忍地下令烧毁圣殿,上千人丧身火海。

免所有东征者的罪过，并指示朝圣者不能携带太多的行李，贵族不能带狗、猎鹰、兔子，免得像第一次东征那样被引入歧途。

大家推举圣·伯纳尔得做东征的首领，但他明智地拒绝了这样一个与他禀性相悖的职位。在圣·丹尼斯举行盛大庄严的仪式之后，路易被尊为远征的首领。之后，伯纳尔得继续在法国宣传他的事业，走到哪，就鼓动到哪。大家把他视若神明，认为他被神的预言所激发，有创造奇迹的才能。许多妇女被他的口才打动，被他的预言激励，抛弃丈夫、孩子，女扮男装急忙赶赴战场。伯纳尔得亲自写信给教皇详细报告了他的成功，信中说，在一些城镇里没留下一个能打仗的男人，能参加东征的都参加了，城乡各处都是嚎啕大哭的妇女，她们为离别的丈夫哭泣。尽管群众的热情显而易见，但是真正拿起武器的人还是不太多，不能和第一次东征的芸芸之众相提并论，这次只征集到 20 万人，充其量不过这个数字，并没有把法国这个国家的人口减少到伯纳尔得说的那种程度，因此，他关于当时法国的描述是颇带诗意而缺乏事实的。

叙热，路易的大臣，竭力劝他放弃耗时这么久的征程，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家如此需要他的时候，但国王的良心被维特里的残酷所动，急于用宗教做惟一的补偿，在当时也只有宗教能补偿。而且他也很想向世人表明：当自己的特权受到威胁时，他能勇敢地面对教堂的世俗权利；一旦教会与他的利益见解一致时，也会主动服从它的精神信念。结果，叙热的劝说无效，路易在圣·丹尼斯接受了朝圣者的全副人马，为朝圣者做全面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圣·伯纳尔得在德国的布道同样取得了成功，他神圣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都有景仰他的听众，成千上万的人尽管连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云集在他周围一睹圣颜为快。很多骑士报名参加十字军，每一个人从他手里得到事业的象征——十字架，但是仍然没有像戈特沙尔克时代那样被弄得神魂颠倒，我们没发现

他们以二三百万之众蜂拥而起,像瘟疫一样遍布全国。不过热情仍然高涨,圣·伯纳尔得编造许多奇异的故事,说什么魔鬼能在他面前消失,不管多么严重的病,他都能手到病除^①,人们信以为真,纷纷从远近各地赶来,康拉德终于被臣民们的热情感动,宣布参战。

在皇帝的命令下,准备工作做得很迅速,不到三个月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支庞大的队伍前,其中有至少 150 万身强力壮的男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妇女,她们跟着丈夫或爱人奔赴战场,其中一支骑兵队的穿着、神态和男人一样,头领穿着金色的马刺和靴子,有“金脚女士”之称。康拉德先于法国国王出发,经匈牙利、保加利亚于 1147 年 6 月到达君士坦丁堡,沿途没有冒犯当地居民。

希腊皇帝曼努埃尔·康尼努斯不仅继承了亚力克西斯的皇位,也继承了他的诡计多端,他惊恐地看着新开来的军队,担心首都可能被他们一口吞掉,危及自身的安宁,但是他太软弱,不得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国土。他一点也不信任他们,怎么也摆不出一副欢迎的架势,他怀疑是否真的能从战争中捞到好处,因此感觉不到也装不出友好的样子。从一开始,希腊皇帝就冒犯了他们。他的臣民为自己先进的文明感到骄傲自豪,把德国人叫做野蛮人,就算他们是半野蛮人,但至少是正直、坦率的,德国人反唇相讥,骂希腊人是两面派、可耻的叛徒,于是他们之间纷争又起。康拉德好不容易使部队一路严守纪律,可是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再也控制不了士兵的愤懑。由于受到种种冒犯(当时为数不多的史学家对此只是暗示

① 关于圣·伯纳尔得在为期 34 天的使命里所经历的一切奇迹,菲利普,里吉大教堂的副主教做了详细的记录,平均每天十件,圣·伯纳尔得的使徒们牢骚满腹地说,那么多人围着大师,他们自己连一半的奇迹都没看到,至于对奇迹的信任,他们毫不怀疑别人所看到的,似乎在攀比谁对大师的奇迹更相信、更虔诚。

而没有明说),愤怒的德国人冲进皇帝设计精巧、舒适宜人的花园,把皇帝驯养的珍奇动物全都杀死或者放走,把专为动物设计的、符合它们习性的树林、洞穴、小丛林、溪涧等通通夷为平地,使自己与“野蛮”这个称谓名副其实。据说,曼努埃尔从宫殿的窗户看到了这一切,但没有力量和勇气去阻止,他对这帮所谓的客人简直深恶痛绝,决心像先皇亚力克西斯那样,一有机会就马上摆脱他们。他派人送信给康拉德,客气地请求会晤,但是康拉德不相信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会有安全,希腊皇帝认为再求德国人又有损于他的尊严,也不安全。经过几天虚情假意的谈判,曼努埃尔终于答应给十字军派几个向导,带领他们越过小亚细亚。于是,康拉德带领部队通过海勒斯庞,前面的向导由他管,后面的向导由好战的弗雷辛恩的主教管着。

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狡诈的希腊皇帝密令向导把德皇的部队引入重重危难之中,引入卡帕多西亚的荒野,而不是小亚细亚能找到水和给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给养,反而遭到塞尔柱克土耳其苏丹庞大军队的突然袭击。向导一看到土耳其军队马上拔腿就跑,这清楚地表明是他们捣的鬼,基督军措手不及,只得仓促应战,在荒野中被打得晕头转向,笨重的铠甲使他们的行动不便,根本不是土耳其骑兵的对手。土耳其骑兵神出鬼没,时前时后,乱箭雨点般地射过去,把德国人诱入沼泽和空旷地。德国人那抵抗了很长时间,损失惨重。敌人的战术弄得他们一筹莫展,完全迷失了方向,结果不是向前走而是向后退,加上给养的缺乏,他们成了敌人的笼中鸟,网中鱼。德军最勇敢的将领之一波恩哈德和他的整个队伍被敌人包围,乱箭射死,无一生还。德皇也险些遭此厄运,他两次身负重伤,敌人在后穷追不舍,德军毫无抵抗能力。当康拉德最后到达尼斯时,部队由原来威武雄壮的十万步兵、七万骑兵,减少至五六万人,而且不是伤残就是疲惫不堪。

路易七世完全不知道希腊皇帝的阴谋，尽管别人早已警告过他，他还是带领部队穿过沃姆泽和拉蒂斯博朝君士坦丁堡方向前进。在拉蒂斯博他见到了曼努埃尔派来的使者，送来一封阿谀奉承的信，对他大唱溢美之词，据记载，当他听兰格雷斯主教念信时，脸都红了。使者的目的是想得到法国国王的同意，友好和平地通过希腊领土，并把在小亚细亚征服的土地拱手送给希腊皇帝，头一个请求立即接受了，至于第二个无理的请求则不予理睬。路易继续前进，通过匈牙利，在君士坦丁堡外围搭起了帐篷。

他一到，曼努埃尔就派人友好地邀请他带一小队随从进城，路易欣然接受，皇帝亲自在皇宫的门廊迎接他，皇帝用尽浑身招数，以花言巧语、诱人的许诺，想要他把未来征服的地方拱手交出，路易严辞拒绝，回到驻地，这才相信皇帝是不可信赖的。然而，谈判还是进行了几天，惹得法军极为不满，这时传来了曼努埃尔和土耳其苏丹签约的消息，不满顿时转为愤怒，将领们要求攻打君士坦丁堡，发誓踏平这座背信弃义的城市，路易不同意，拆了帐篷向亚洲进军。

这时他才首次得知德皇的惨败，他正凄惨地蜷缩在尼斯城内。两位君主把部队汇集起来，沿着海岸一起朝以弗所开拔，但是康拉德嫉妒人数众多的法军，暂时不愿意做它的附庸，于是突然撤回他的余部，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曼努埃尔满脸堆笑，对他殷勤备至，对德军的损失深表同情安慰，大骂向导愚蠢，如此背信弃义，看他那情真意切的样子，康拉德相信了他的忠诚。

路易朝耶路撒冷的方向前进，在梅安达河岸与敌人遭遇，土耳其人阻止他们过河，但法国人收买了一个农夫，指给他们一处浅滩，不费事地涉水过去，然后，发起猛烈进攻，把敌人打跑了；天知道他们是真败还是假败，但看起来更像是假败，也许是他们诱敌深入、一网打尽的计谋。

果然，敌人的阴谋得逞了。十字军取得胜利的第三天，来到一处陡峭的山坡，山顶上土耳其人隐藏得很巧妙，看不出一点迹象。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费力地在陡峭的山路上爬着，突然一块巨石“轰隆隆”飞快滚下峭壁，砸死了几个人，同时土耳其人从躲藏的方向步兵放箭，箭如雨下，一下就死了几百人。骑士穿着铁铠甲，箭伤不到他们，但是土耳其人瞄准他们的马射箭，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掉下悬崖，栽入山下湍急的河流中。指挥后翼的路易看到士兵伤的伤，逃的逃，知道前面正在激战，但不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他身先士卒冲向前去，以为他的出现会鼓励吓破胆的士兵；然而他所做的都是徒劳，巨石继续向他们砸来，连人带马不是被砸死就是被砸伤，那些成功地冲上山顶的人与土耳其人展开肉搏战，被倒着头扔回山下的队伍。路易绝望地奋战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免落敌手，借着夜幕的掩护带着残部终于逃至阿塔鲁。驻扎下来后将沮丧、涣散的部队重整旗鼓，与队长们商量下一步计划。由于疾病和饥饿，部队损失严重，他决定向安条克前进，因为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公国，由塔轮通的博厄蒙德的继承人统治，现在统治权归属雷蒙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叔叔。后者与法国皇后的关系暧昧，竭力劝阻路易去实现十字军的宏伟目标，保卫耶路撒冷王国，而是留下来与他合作，巩固发展安条克公国的力量。的黎波里王子也有类似计划。路易断然拒绝他们的提议，稍事休整后，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康拉德已在他前头，带着曼努埃尔·康尼努斯给予帮助的许诺，这许诺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也不打算实现。

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王子们召集十字军的首领开了一个大会，商谈战争未来的进程。最后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大马士革，把萨拉森人赶出那个要塞，而不是向伊德萨进军，这样，保卫基督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果敢的计划，若果断地执行的话，战争很有可能取得胜利。团结是伟大事业成功的灵魂，但是十字军

领袖们从未吸取教训。尽管他们都同意这个计划，但执行时各自心怀鬼胎，安条克王子和的黎波里王子都觊觎耶路撒冷的王位，康拉德嫉妒法国国王。对这一切法国国王深感厌恶，但既然已经庄严宣誓，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巴勒斯坦，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刻，等待时机取得胜利。你或许会把他的宗教叫做愚顽，但那是发自内心的。

攻打大马士革按计划执行，由于将士们骁勇善战，一开始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后又猛攻了几个星期，敌人的防御工事几乎被摧毁，守城者负隅顽抗，力量日渐削弱，眼看不久就要完蛋了，正在此时，将领之间疯狂的嫉妒引起严重内讧，很快攻城前功尽弃，最后彻底失败。至此整个东征败局已定。一本现代烹调书说得好，烹调一只兔子时，“先逮住一只兔子，然后把它杀了”。这是无可辩驳的聪明做法。在这点上基督教将领们表现得很不精明，城市还没完全得手，就激烈争夺大马士革的统治权，安条克王子和的黎波里王子以及 20 个候选人都在明争暗斗，且特为此开会讨论究竟谁掌握大马士革，就这样攻城的宝贵时机在讨论中一天天过去了，给了敌人喘息之机。经过激烈的研讨，终于决定曾两次去过圣城的弗兰德的罗伯特伯爵得此殊荣，可其他人拒绝承认，不予合作，除非重新做出更合理的安排。猜疑笼罩着营地，阴谋、背叛等恶毒流言四起，心怀不满的落选者为自己划算，也不考虑成功与否，把队伍撤到城的另一边，其他队伍很快响应。结果防守最薄弱的那面城无人看守，敌人不失时机，把一道攻打得快要垮的城墙修复了，并且得到充足的给养，加强了城墙的防守，等十字军猛醒过来为时已晚。附近的穆沙王子、强大的扎菲·埃丁带着一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前来解围，攻城被匆忙放弃。愚蠢的十字军返回耶路撒冷，不仅没有削弱敌人，反倒使自己元气大伤。

当初东征的热情至此已完全冷却，甚至最卑微的士兵也厌战起来，康拉德出发时怀着火样的热情，对东征充满希望，这次挫折

使他彻底心灰意冷，带着可怜的余部返回了欧洲。路易感到蒙受了羞辱，彷徨逗留了一阵，迫于压力，被大臣叙热力劝回国。这样第二次东征宣告结束，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除了让将士们蒙羞、参与者失败之外，毫无所得。以后耶路撒冷的情形比以前更糟。

曾预言东征会取得辉煌成就的圣·伯纳尔得名誉大受影响，像许多别的预言者一样，他在国内名誉扫地，更糟的是，这一切他无法挽回，然而仍有热情的倡导者支持他，阻止这股不信任的潮流，要不是他们的话，圣·伯纳尔得可就臭名昭著了。弗雷辛恩主教宣布预言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东征军自己的罪恶触犯了上帝。但是最真实的原因是由诺弗鲁瓦·得克莱瓦斯发现的，他执拗地认为十字军不可谓不幸运，他说，伯纳尔得预言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不可能是别的，因为天堂挤满了那么多光荣献身的烈士。诺弗鲁瓦的辩解很狡猾，无疑地说服了一些狂热分子；但是平民百姓（就是那时也不鲜见）保留了他们的意见，或者“被说服违背自己的意志”，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吗？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第三次东征的成因，找出它的必然因素。集体疯狂自第一次东征后逐渐冷却，现在已销声匿迹，或基本销声匿迹，欧洲各国冷眼旁观王公贵族的战事，但是骑士制度得到战争的滋养，正处在繁荣鼎盛期，源源不断地派兵前往圣地，而非教会的凡俗将领们拒绝派遣身强力壮的士兵。除宗教外，诗歌也对第三次东征起了鼓动作用，但是对那些忙忙碌碌的百万大众来说，不免有点曲高和寡，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费神。而骑士们则不然，他们和家丁饶有兴味地听着游吟诗人吟唱英雄与美人的爱情故事，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赶赴圣地英勇奋战以获得夫人们的青睐。第三次东征在东征史上颇具浪漫色彩，男人们与其说是为耶稣基

督的圣物、为保卫东方基督王国而战，不如说在理想的、惟一的战场上为荣誉而战，那是获得荣誉的惟一方式，他们并非狂热者，而是战士；不是为烈士的桂冠而战，而是为爱情而战。

没必要细叙萨拉丁怎样获得东方的统治权，如何经过一连串回合的较量，把穆斯林的旗帜再次插到耶路撒冷的战场上。当时，基督教骑士和民众，包括圣约翰的队伍、霍斯皮特人（Hospitaller）和塔普勒人（Templar），都陷入罪恶的深渊，嫉妒和内讪吞噬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无法抵挡英明强悍的萨拉丁率领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失败的消息使欧洲骑士悲痛不已，因为等级最高的骑士与他们在感情和血统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巴列失守、基督教徒惨遭杀戮的消息首先传到欧洲，紧接着又传来一座座城池失陷的消息：耶路撒冷、安条克、的黎波里以及其他城市。牧师们无比伤心，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三世）悲痛万分，日渐憔悴，直到去世也没见他开过笑脸。他的继承人格列高里八世也非常伤心，但他挺过来了，指示所有基督教国家的牧师，发动人们拿起武器保卫圣墓。威廉，提尔的主教，效法隐修士彼得，离开巴勒斯坦去欧洲向君王们布道，叙述他亲眼目睹的苦难，劝说他们派兵营救。德国皇帝，著名的弗雷德里卡·巴巴罗萨，很快集合了一支部队越过叙利亚，不等其他十字军来到，就打败了萨拉森人，占领了阿克尼厄姆，其行动之迅速前所未有。不幸的是，由于他冒冒失失地在西纳斯河里沐浴，事业未竟人先走^①。苏比的伯爵取代了他的位置，指挥远征，尽管他得以在安条克落脚坚持到欧洲援军的到来，但结果证明他不是一位称职的首领，等待他的是一连串的失败。

① 比较两位伟人的欲望促使许多作家这样写道，腓特烈淹死在西纳斯河里，在这条河里，亚历山大曾冒冒失失地沐浴过，但是从这位皇帝的行进路线来看，我倒认为是塞勒夫是卡卡纳斯一条名气较小的河，但河道更长。——吉本

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和法国腓力二世率领骑士军，竭尽所能帮助支持东征事业，后来国内的战争和内讧使他们暂时无暇顾及。两位君王 1188 年 1 月在诺曼底的日索尔汇合，各自率领着一支优秀的队伍，骑士和战士都经过良好训练。提尔的威廉也来了，铿锵有力地讲述保卫基督的事业，所有的人发誓挺进耶路撒冷。同时决定，教会征收萨拉丁什一税，那些不能或不愿参加东征的人，把所有财产——土地或者私人财物——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每块领地的主人，不管是凡俗的还是教会的，负责在他管辖的区内征收什一税；任何拒交的人都将成为其主人的奴仆，完全归主人所有。同时那些参加东征的人受到最大程度的纵容，谁也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挡他们，如债务、抢劫和谋杀。会议一结束，法王就在巴黎召开会议，郑重地传达了上述决议。亨利二世在鲁昂的诺曼领地，以及在北安普敦郡的盖丁顿给英格兰传达了教会的决定。一位古代编年史家说：“他召集会议支持扬帆驶向圣地的航程，却不知害苦了为此缴纳什一税的整个国家。”

英国不是惟一遭受什一税之苦的国家，法国人民对此也大为不满，从那时起，对东征的冷漠转化为嫌恶，甚至有些牧师连一个子都不愿交，而从前他们热切希望别人把一半或全部财产献给他们最热衷的事业。米约说有几个牧师高声嚷嚷着反对征税，当兰斯的其他牧师被要求交税时，他们派代表团到国王那里，请求允许他们用祈祷为战争服务，因为他们太穷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出力。腓力二世心里很清楚不能同意他们的请求，为了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派了教区的三个贵族把教堂夷为废墟。牧师得知这一恶劣行径，向国王请愿，“我将用祈祷帮助你们，”君王屈尊地说，“恳求那些绅士放过教堂。”他按许诺行事，但是那些贵族觉得这个玩笑挺有趣，继续对教堂为非作歹。牧师又一次请求国王帮助，“你们到底还想要我做什么？”国王回答他们的抗议道，“在我需要时，你们用祈祷帮助

我，在你们需要时，我不也用祈祷帮助了你们吗？”牧师这下全明白了，认为理智的办法是不做任何争辩把什一税缴了。

这件轶事说明东征不得人心。连牧师都不愿意继续效劳，怪不得百姓对此更加厌恶，但是欧洲的骑士仍然渴望东征，什一税很快征收妥当，英国、法国、勃艮第、意大利、弗兰德以及德国的军队很快集结完毕。然而领导东征的两位国王因吉耶纳的理查得公爵，更多人称他为狮心理查，侵占了图卢兹伯爵的领土而发生争吵，去耶路撒冷的旅程被耽搁。法国和英国之间剑拔弩张，一时半会停不下来，于是许多决意去东征的贵族不管他们，继续向巴勒斯坦开拔，让两位君王慢慢地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

亨利二世之死最后消除了对手的敌意以及儿女们的忘恩负义。他儿子理查立即和腓力·奥古斯特斯联合起来，两位年轻、勇敢、鲁莽的君主全力以赴投入东征。他们在诺曼底的诺南库尔遇到许多杰出的追随者，在众人面前像亲兄弟一样拥抱发誓，要像真正的朋友和联盟者相处，直到40天后从圣地归来。为使部队纪律严明、消除恶习，免蹈前几次东征的覆辙，他们起草了一份管理部队的纪律条文：鉴于赌博成风是流血斗殴事件的罪魁祸首，纪律中有一条禁止部队中任何低于骑士以下的士兵玩赌钱的游戏；骑士和牧师可以玩，但不允许超过10先令一天，否则处以100先令的罚款；君主的贴身侍卫也照此规则执行，若有违反，将受到裸身鞭笞三天的惩罚；任何打架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的人将被砍掉一只手；杀死同伴的人，将和被杀者绑在一起活埋；不允许年轻妇女跟随部队，上了五十岁的洗衣妇和其他处于这一年龄的女性除外。这一条使许多正派的和不正派的女人伤心，他们没有勇气女扮男装。但还有许多心地高尚、重感情的小姐、夫人背箭拿矛不顾国王理查得的禁令，跟着丈夫或情人奔赴前线同甘共苦。

这些禁令得到贯彻执行，两位君主一起行军到莱昂分手，约定

在墨西哥汇合。腓力二世继续前进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热那亚，从那乘船安全地到达约定地点，理查得朝马赛方向前进，也乘船到达墨西哥。他鲁莽的性格使他经常和人争吵不休，手下的骑士、追随者也和他一样凶狠、愚蠢，盲目地模仿他。在墨西哥，西西里人对生活必需品漫天要价，理查得抗议无效，最后只得诉诸武力，抢劫西西里人，因为无法和他们进行交易，结果流血冲突接连不断，远近的农民纷纷赶来援助，战斗升级了。在一次冲突中，理查得的贴身侍卫勒布伦不幸丧命，贴身侍卫的死使理查得很恼怒，听人报告说，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冲锋在前，因此他也和最勇猛的骑士冲上前去，加入这场混战，大败西西里人，然后，趁热打铁，暴风雨般地猛攻城垛，把西西里的旗帜拔下换上自己的旗帜。这次冲突大大地触怒了法国国王，从那以后，他对理查很是嫉妒，担心他重建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会自取灭亡。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恢复了英国人和西西里人的和平，之后不久，怀着对联盟的疑虑，乘船去阿卡。

理查在一种他自己也无法言说的倦怠中逗留了几个星期，看样子他和西西里人已经没有了争执，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把离开王国来此东征的目的全抛在脑后，这种危险的松懈情绪感染了士兵。后来，士兵的迷信之举唤起了他的责任感。接连几个晚上他们看见彗星出现，认为这是上帝在威胁他们，要惩罚他们的延误，流星也在警告他们。此外，士兵中有个叫做若阿基姆的疯子，手拿利剑，披散着长发，在营中穿来走去，整夜吼叫，并预言若不马上出发，将会发生瘟疫、饥饿和各种灾难。理查认为忽视这些暗示是不谨慎的，他谦卑地对自己的玩忽职守作了自我批评后，带领部队扬帆启航去阿卡。

狂风暴雨驱散了他的舰队，但他和主力部队安全地到达罗德西亚，在那得知三艘船在满是岩石的塞浦路斯海岸搁浅，岛屿的主

人伊萨克·康尼努斯任由百姓抢劫船只并拒绝给他的未婚妻，贝伦加里亚公主和他的妹妹提供避难场所，她们乘坐的那艘船被驱赶到利米索港。火冒三丈的国王发誓要复仇，当下集结所有的船只驶回利米索，伊萨克拒不道歉，也不解释，理查不是个能被随便糊弄的人，他带着部队登上岸，彻底打败敌人，让整个国家对他俯首贴耳。

当他到达阿卡时，欧洲所有的骑士都已到达。耶路撒冷的国王、吕济尼昂的盖伊，早就把塔普勒、霍斯皮特以及圣约翰等人手下勇敢的骑士集合起来，攻打了阿卡城，但遭到苏丹萨拉丁的顽强抵抗。萨拉丁的军队纪律严明，人多势众，坚不可摧，十字军的攻城几乎持续了两年，在野外展开了各种战斗，其努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吕济尼昂开始绝望，担心没有欧洲方面的援助不能取得胜利，看到腓力二世和骑士们到来，他喜出望外，现在只等狮心理查的到来，然后给城堡以最后致命的一击。看到英国的船队驶近叙利亚海岸时，基督军营房爆发出欢呼声，当理查得带领部队登上岸时，欢呼声震天动地，直冲云霄，一直传到南边的群山，那里驻扎着萨拉丁的队伍。

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再也不把对方看做野蛮人，这也许是此次东征的独特之处吧。双方都把勇敢顽强和宽宏大量看得至高无上，偶尔休战时，他们友好地相处，穆斯林战士对基督骑士热情备至，无比遗憾地认为这么优秀的战士竟然不是穆罕默德信徒；基督骑士们想的也恰好一样，把萨拉森人的高贵吹上了天，叹息这样勇敢大度的人遭到《福音》书里耶稣的不信任。但是战斗一开始，这些想法全没了，毫不留情地相互残杀，对他们来说，怜悯就是犯罪。

墨西拿事件引起的妒忌仍然吞噬着腓力二世的心，两位君王拒绝合作，不愿联合攻城而想单独行动。法国国王单独攻城失败后，理查重蹈覆辙。腓力二世企图以每月三个金币的价钱收买理查

的士兵，引诱他们放弃英国战旗为法国战斗，理查竭力以更高的价钱，每月四个金币给愿意参加英国之狮的法国骑士，时间浪费在这种无益的攀比竞争中，极大地损害了士兵的纪律和战斗力。然而也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们只要出现在战场上，即使什么也不做，也足以遏止城堡获得任何给养，城内的人正饱受饥饿之苦。萨拉丁认为冒险去解救是不谨慎的，宁愿等着敌人的内讧削弱战斗力，到那时胜利就易如反掌了。如果他早知道阿卡的绝境，一定会改变计划，但由于和城堡失去联系，等他得知城里的情况已经晚矣。短暂休战之后，城堡本来打算投降，但是因为条件太苛刻萨拉丁不同意而拒绝。主要条件是：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占有的十字架真品的珍贵木头应归还；赔偿 20 万金币；释放阿卡的所有基督教囚犯和萨拉丁手里的 200 名骑士、1000 名士兵。东方君主收藏的十字架木头并不多，但是急于保留它，因为他知道拥有它们比恢复勇气更有价值，因此他不愿归还，拒绝屈服任何条件。理查下了一道残忍的命令，正如他先前所威胁的，把抓到的所有萨拉森俘虏全部处死。

城堡的占领只会引起基督教领导之间的新的、不愉快的内讧，奥地利的大公爵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旗帜插在阿卡城堡上，理查一看见就亲手把它扯下来，踏在脚下；腓力二世尽管不同情大公爵，但是被理查的傲慢激怒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比以往更大了。同时在吕济尼昂的盖伊和蒙特费拉托的康拉德之间，为耶路撒冷的皇位又发生了愚蠢的争吵，下级骑士纷纷仿效，妒忌、怀疑和敌意笼罩着基督军的营房。在这一片混乱中，法国国王突然宣布他将回国，理查义愤了，他喊道：“如果他为某种原因半途而废的话，羞耻将永远伴随着他和法国。”但是腓力二世还是要走，在东方呆的日子太长，健康受到了损害；其次，野心是促使他离开的首要因素，他宁愿默默无闻也不愿听理查发号施令。留下一小队勃艮第人后，他带着剩下的部队返回法国。狮心理查痛苦地认识到失去了事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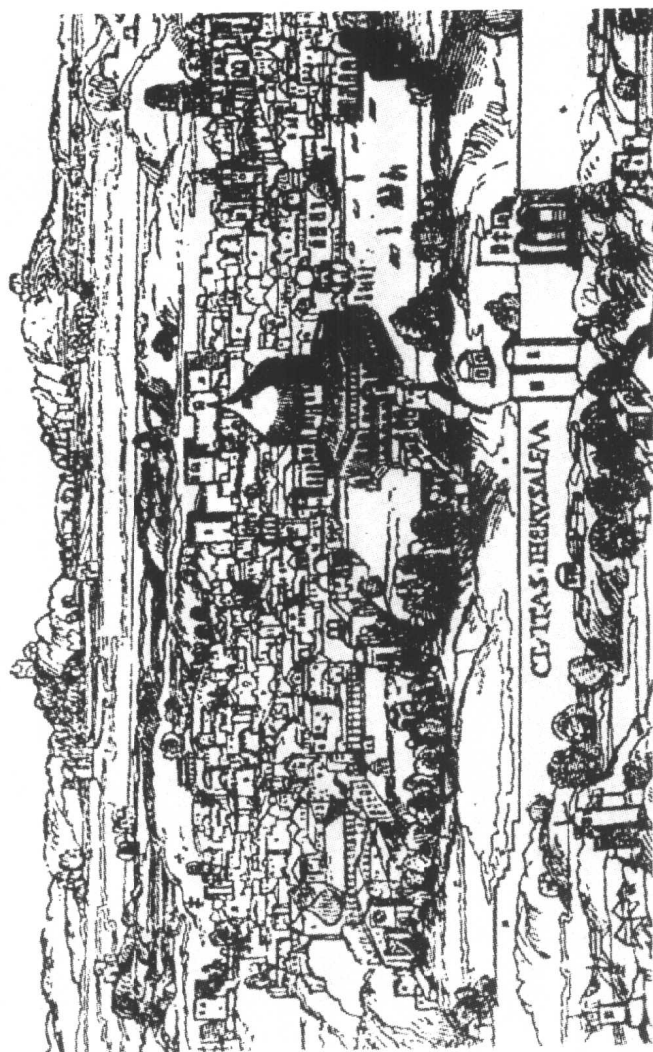
功的有力臂膀，但没有意识到在众多强大的敌人面前他失去得更多。

他们离开之后，理查加强了阿卡的防守，恢复了基督教做礼拜的仪式，留下基督驻军保护教堂，然后沿着海岸向阿斯卡龙行进。萨拉丁很警惕，派轻骑去攻打十字军的后翼，但是低估了对手的弱点，因为理查竭力把战斗铺展开来，使他们难以得手。他们在阿祖特附近遭遇，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萨拉丁被击溃逃跑，这样，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在十字军面前畅通无阻。

然而纷争又起，理查的部队无法乘胜追击，他的观点遭到其他将领的反对，英勇和威信遭到所有人的嫉妒，部队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甚至连事先计划要去的阿斯卡龙都没有去，而是继续去雅法。他们懒散地留在那直到萨拉丁得到喘息之机，向他们反扑过来。

彼此之间的敌意和毫无结果的谈判不知消耗了他们多少时间，少说也有好几个月。理查的计划是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但是困难重重，甚至连他的英勇无畏也无济于事，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他那叫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本来大家愿意与他精诚合作，结果却众叛亲离。终于，大家达成一致，出发去圣城。但是进展得非常缓慢痛苦，天气炎热干燥，几乎弄不到水，萨拉丁早已把沿途的水井和贮水池填塞，在这种缺粮断水的情况下，部队无精打采，举步维艰，士兵们埋怨着，将领们思量着后退。专为进和退在伯利恒开了个会，选择了后者，撤退马上开始。据说，理查被领到一座小山上，遥望着耶路撒冷的塔尖，想到离它那么近却不能解救它，不禁百感交集，把脸埋在盾后，大声哽咽着。

部队被分成两支，小的那支退回雅法，大的那支由理查和勃艮第伯爵率领，回到阿卡。英国国王还没有做好回欧洲的准备，信使跑来说雅法被敌人包围，如不马上解救将要被占领，勃艮第伯爵领



耶路撒冷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导的法军厌倦了战争，拒绝去援助雅法的兄弟。他们的迟疑使理查感到面红耳赤，带领英国人及时赶到那，萨拉森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吓得四散而逃。萨拉丁对他钦仰备至，当胜利后理查要求平时，他痛快地答应了，签定了停战三年八个月的协议，在此期间，基督徒可以自由地朝拜耶路撒冷而不要交任何税，十字军被准许留在提尔和雅法城。萨拉丁以王室的慷慨大度，邀请许多基督徒去耶路撒冷参观，几个基督将领接受了邀请，在大家都认为神圣的地方大饱眼福。不少人还应邀在苏丹的皇宫小住几天，回来时对高贵的异教徒赞不绝口。理查和萨拉丁从未谋面，但是都钦佩对方的英勇和高贵，他们简单爽快地签定了条约，假若这种相互钦佩不存在的话，可能会签订非常苛繁的条约。许多被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深深迷住的人，脑海里至今都留下了两位君王的深刻印象。^①

英王不想再耽搁，决定早点动身，因为国内传来紧急消息，需要他马上回去挫败阴谋篡夺王位的人。他长期囿身于奥地利境内的情况以及最后是怎样脱身的，大家都很熟悉，在此就不细说了。第三次东征就此结束，虽然伤亡没前两次大，但是毫无收效。

公众的热情之火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教皇和主教们再努力也难以使它复燃，最后，摇曳着回光返照般地闪烁了几下，便永远地熄灭了。

第四次东征也与大众的参与分不开，但几乎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休战和约期满后过了一年，萨拉丁去世，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他兄弟赛义夫·埃丁，又名萨法丁占领了叙利亚，但是萨

① 理查在巴勒斯坦家喻户晓，是恐怖的代名词，此后数十年，叙利亚的妇女常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孩子，只要说理查王来了，每个不听话的小孩都屏声静气、规规矩矩，甚至大人也感受到理查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恐惧。一个世纪后，每当路上奔跑的马受了惊，主人总是高喊：“咋啦？莫非你认为理查在灌木丛里？”

拉丁的儿子使他不得安宁。消息传到欧洲，教皇塞莱斯坦三世认为发动第四次东征的好时机来了，但是所有欧洲国家对此表现冷漠，人们没有热情。国王们忙于更重要的事情，欧洲惟一积极响应的是德国的皇帝亨利，在他的支持下，萨克逊和巴伐利亚伯爵集合了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部队，到达了巴勒斯坦，历尽了千辛万苦却没有受到当地基督教人的欢迎。萨拉丁较为开明的统治使他们享受到一定的安宁和宗教自由，德国人的到来反而让他们感到危险将至，把他们当做好管闲事的侵略者，不主张他们与萨拉丁开战。东征的结果比上次更糟，德国人不仅使萨拉森人更仇视犹太地区的基督徒，而且失去了重镇雅法，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兵力，第四次东征不了了之。

第五次东征重要一点，结果是发动者意想不到的，不仅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而且在东方大帝的皇座上建立了一个法国王朝。每一个继位的教皇，不管在其他许多方面与前任有多大分歧，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不择手段保住教皇的宝座。东征最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只要他们能说服欧洲的国王和贵族去叙利亚流血牺牲，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就稳固了。如此目的，东征是否成功全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不顾时机是否合适，人力、资金是否充足。教皇伊诺桑三世以能使难驾御的英法君主俯首贴耳为傲。他们曾因深深地得罪教廷而被驱逐出教会，眼下他们都很忙，各自忙着国内的重要改革，腓力·奥古斯塔斯减免臣民的捐税，约翰却强行索要，教皇使者前来劝他们东征，但是没有成功。然而，正如第一、二次东征，布道者滔滔不绝、煽动性的演说打动了贵族的心。贵族们又使另一些人动了心。纽伊的富尔克主教，一位野心勃勃、事业心极强的高级教士，出现在罗马教廷，哪里有听众他就鼓动到哪里，结果出乎意料，只发现少数几个皈依者对东征无动于衷。尚佩恩的西奥博尔伯爵召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比武大会，邀请了远近所有的贵

族，到会的有两千骑士及其随从，许多人前来观看。比赛进行到高潮，富尔克赶来，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口若悬河地当众布道，热情洋溢地号召大家参加新的东征。年轻、热情、好激动的西奥博尔伯爵伸手接过了十字架，顿时群情沸腾，布卢瓦的查尔斯伯爵紧跟其后，在场 2000 名骑士只有 155 人拒绝前往，热情像往昔一样高涨得快要爆发了，弗兰德伯爵、巴尔伯爵、勃艮第公爵以及蒙特费拉托的马奎斯把他们所有的家丁都带来，大大充实了队伍。没多久，一支精良的部队已整装待命准备开赴巴勒斯坦。

他们十分了解陆路去的危险，因此竭力想和意大利城邦签定合同，乘他们的船去目的地。维也纳上了年纪的总督丹多洛，答应向他们提供共和国的平底船，但是十字军到那座城市后，发现连一半的船费都付不起。于是，想尽一切办法筹钱，战士们把金盘熔了，女士们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还在基督徒中展开募捐活动，但是一下子很难让此事深入人心，况且持谨慎态度者大大超过了欧洲上帝的忠实信徒。最后丹多洛提出靠共和国的资助把他们送往巴勒斯坦，条件是先帮共和国占领扎拉，这是不久前匈牙利国王从威尼斯手中夺去的，十字军答应了。这使教皇不快，他威胁说那些不乘船去耶路撒冷的人将被逐出教会，但是教廷的严辞谴责落空了，东征军后来根本没到达巴勒斯坦。攻打扎拉城的战斗很快打响，守城的将士奋力坚守了很长时间，为谨慎起见投降了。现在，十字军可以自由地用剑去和萨拉森人拼杀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将领们的野心被其他未预见的情况左右着。

曼努埃尔·康尼努斯一死，希腊帝国四分五裂，他的儿子亚力克西斯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不久就被叔叔安德罗尼柯谋害，夺取了王位。安德罗尼柯的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家族的另一成员伊萨克·安杰勒斯发动政变，反对篡权者，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将他俘获并处死。可是伊萨克登上王位后也被赶下来，他的兄弟亚力克

西斯逼他下台，挖出他的双眼，关在地牢里使他失去统治国家的能力。亚力克西斯三世的王位同样也不稳固。不幸的伊萨克有个儿子，名字也叫亚力克西斯，从君士坦丁堡逃来，听说十字军已经攻克扎拉，便向他们提出诱人的许诺：如果帮他赶叔叔下台，并辅助他重建父亲的王国，他将把整个希腊教堂置于罗马教堂的统治之下，此外，整个希腊帝国的军队将帮助他们征服巴勒斯坦，并且发给战士们 20 万马克的银币。许诺被接受，有些将领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即：如果教皇不同意，他们有权放弃计划。但这点不必担心，希腊人的分裂对罗马教廷来说，比彻底废除萨拉森人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更有诱惑力。

十字军很快朝帝国城市方向运动，指挥者智勇双全，篡权者闻风丧胆，帝座摇摇欲坠，胡乱抵抗了一阵之后，弃城而逃，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年老眼瞎的伊萨克被臣民从地牢里扶出来，还没等十字军报告篡权者已经逃跑，就把他拥上王位，儿子亚力克西斯四世后来协助他统治国家。

但是和约的条件激怒了希腊人民，他们的主教拒绝置身于罗马教廷的统治。亚力克西斯起初尽力说服臣民服从，请求十字军留在君士坦丁堡直至根基不稳的王位得到巩固，因此很快失信于臣民，为挽回损失，又得罪了十字军，终于，十字军和臣民同时向他开战，他在宫殿被卫兵抓获，投进监牢。与此同时，十字军已做好攻城准备。希腊人立即着手选举新的君主，四处寻找一位勇敢坚毅、精力充沛的领袖，最后确定亚力克西斯·迪卡斯当选。他虽然品性极坏，但他具备他们需要的品质，他登上皇帝宝座，帝号为穆尔兹菲力斯。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脱最年轻的前任，年纪轻轻的亚力克西斯很快被处死在牢房里，因为又老又瞎、肝肠欲断的伊萨克对他再也构不成威胁。

攻克君士坦丁堡的准备早在 1204 年的春天就已开始，此外，

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就如何瓜分战利品缔结了条约。现在希腊人对法国人宣战，法国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丝毫没想到过失败，这种自信使他们一举成功，而一向懦弱虚伪的希腊人命中注定要失败。史学家们感到惊异，以英勇著称的穆尔兹菲力斯力量雄厚，却没能好好抵挡十字军的进攻，本可以调集大部队来抵抗十字军的，却只有少数人参战；如果拿掠夺财富来刺激他们，为之树立一个战斗的目标，晓之以民族生死存亡的意识，那么情况肯定会不一样。激战后停了一天，第二天的攻城更加凶猛，十字军用攻城器械狠命撞墙，抵抗者一律格杀，没受多少损失就攻进了城，穆尔兹菲力斯逃跑，君士坦丁堡任凭胜利者掠夺。他们发现财富多得惊人，光钱就足够每个骑士分 20 块金币，每个随从分 10 块，弓箭手 5 块，珠宝、天鹅绒、丝绸以及各种华丽的衣服，稀有名贵的酒和水果，各种贵重的商品等等，全都落入了他们之手，由威尼斯商人买去，后来掠夺的东西在士兵中分了。战斗中有 2000 人死于他们的剑下，要不是抢劫分散了胜利者的注意力，被杀戮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

许多血腥的战役使历史蒙羞，我们发现士兵对有关上帝的艺术品极其马虎、草率，并极端野蛮、残忍地破坏上帝的杰作——人，但同时怀着仰慕之心在美丽的艺术品前留连忘返。他们杀戮妇女儿童，却会保护一幅画；对老弱病残毫无怜惜之心，却会尽力让一件雕塑杰作免遭毁损。而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他们眼里既没有上帝的艺术品，也没有活生生的人，他们把凶残发泄在人身上，把贪婪满足在对艺术品的掠夺和破坏中，许多美丽的铜像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却被敲碎成废铜烂铁卖掉，雕刻精美的大理石虽然

一时派不上的用场,也被破坏得惨不忍睹。^①

残杀结束,分赃开始,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各选出六人,再由他们开会选出一皇帝,选举前要宣誓于候选人中选出最杰出的。选举在弗兰德的鲍德温伯爵和蒙特费拉托的伯尼法斯之间权衡,最后选定前者,他当即穿上紫色的帝袍,成为新王朝的创建者。但他并没有享受多久帝权,或者说没有为以后的继承人打下牢固的基础,便被很快消灭了,前后还不到 60 年。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被突然彻底灭亡了,和帝号为穆尔兹菲力斯的统治一样被迅速地灭亡,这就是第五次东征的“辉煌”成就。

教皇英诺森三世尽管以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些进展,还是遗憾没有解放圣城,一遇到合适的场合就宣传发动新的东征,直到 1213 年,他的倡导仍然没产生显著效果,只不过是让欧洲人心里记着还有这么回事。每年春夏两季,朝圣者们继续去耶路撒冷,援助那里的兄弟,但是人数远远不够东征,这些周期性往来的人流根本不包括武装反对萨拉森的士兵,全是虔诚的香客,只带着少数必需品和钱包去实现自己的誓言。1213 年早春,法国和德国集结了

① 下面是遭劫难的艺术品的清单,由希腊当代作家纳斯特整理:1. 君士坦丁广场体积庞大的朱诺,其头颅大得连四匹马都不能把它从矗立的宫殿前拉走; 2. 献苹果给维纳斯的巴黎雕塑;3. 一座巨大的铜制金字塔,顶部为女身,能随风转动;4. 伯勒洛丰(希腊射死喷火怪物喀迈拉的英雄)的巨型铜雕,被砸成废铜烂铁扔进了熔炉,在马的左后腿的指甲下发现了一个用羊毛布包裹的海豹;5. 大力神海格立斯雕像,由里斯梭所作,其体积之大,大拇指足有人的腰围那么粗;6. 驴和坐骑者,艾克狄木之战结束后,奥古斯塔斯下令铸造,以纪念他用驴驱车的方法发现安东尼的位置;7. 哺育罗马孪生子的狼;8. 与狼比武的斗剑士;9. 河马雕塑;10. 斯芬克斯;11. 与蛇搏斗的鹰;12. 海伦的一座美丽雕塑;13. 一群人和一个貌似公牛的怪物与毒蛇殊死搏斗的雕塑,还有很多其他的艺术品,举不胜举。

一支更出色的十字军，无数的男女儿童，据资料记载，数量达30000人，在两位僧人的劝说下，登上了去耶路撒冷的船。无疑他们主要由大城市里被遗弃的游手好闲的孩子组成，从小胆大妄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贪婪的僧人好像是要把他们诱拐至贩奴船上，从中牟取暴利，借口说送他们去叙利亚，其实是卖到非洲海岸做奴隶。这些可怜的孩子有很多在马赛上船，但是，除了两三条船外，其余的在意大利海岸遇难，船上的人无一幸免。剩下的安全到达了非洲，被卖为奴隶，送往内陆国家。另外一批到达热那亚，但是在这里策划者的阴谋没有得逞，本来希望他们接着去马赛，但热那亚人连说带哄劝孩子们回了家。

福勒在《圣战》这本奇怪的历史书中说，东征是罪恶的本能使然，他补充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听起来倒是有点意思，但它是由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在极其严肃认真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说：“那些罪恶滔天者杀人杀腻了，便想要虔诚儿童的血来治疗消

化不良的胃。”就像爱吃喝的人，厌倦了羊肉后，便换换花样，吃小羊羔肉。



其他作者写道，卑鄙僧人的布道效果显著，孩子们受骗上当，在全国各地奔走呼号：“啊，我主耶稣！赋予我们您的十字架吧！”任何阻拦——父亲的担忧、母亲的慈爱都阻挡不了他们去耶路撒冷的决心。

关于这次东征的进展详情史料奇缺，并且自相矛盾，当代的作家们都认为没有必

要提那两个僧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罪恶的命运。据说两个分赃牟利的马赛商人,由于犯别的罪被处死,总算伸张了正义,但是他们是否坦白了与东征相关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

教皇英诺森三世好像不清楚我们刚才提到的少年东征失败的真正原因,他听说有些童子军得到十字架,要去圣地,他呼喊道:“这些孩子醒了,而我们仍然昏睡!”显然他还在幻想,以为欧洲人一心想要征服巴勒斯坦,这些孩子的情热是对他本人慵懒的责备。他很快忙碌起来,写了封公开信给基督教国家的牧师,敦促他们发动新的东征。和以往一样,几个无所事事的贵族冒险家和他的仆人报名参加了东征,招兵买马的同时在拉特朗召开了会议,教皇宣布他本人将率领部队保卫圣杖,他很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他满腔热情,但是计划死于襁褓之中,死亡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继任尽管拒绝亲自前往,但也支持鼓励东征,因此法国、英国和德国继续做着东征的准备。上述国家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参加,匈牙利的国王安得列是惟一有闲情逸致离开本国参战的君主,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公爵们带着人数可观的德国人投奔他,向斯巴拉特鲁进军,乘船去塞浦路斯,再从那到阿卡。

匈牙利国王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到达圣地时他已是一支精锐部队的首领,萨拉森人很是惊讶,连续几周没采取任何抵抗行动。他们打败第一批前来阻挡的敌人后,继续向塔博尔山开拔,想占领萨拉森人刚刚建立的要塞。果然一路顺风地到达塔博尔山,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得要塞,但是突然一阵莫名其妙的胆怯攫住了他,一箭不发地返回了阿卡,不久他彻底放弃东征事业回国。

欧洲派来的援兵姗姗来迟,但现在远征的首领奥地利公爵,仍然有足够力量使萨拉森人头痛一阵。在首领会议上,他决定把东征的所有力量指向埃及——萨拉森人的力量中心,与巴勒斯坦有密切关系,如果占领了埃及,就会把苏丹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吸引过

来。尼罗河边的达米埃塔是埃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进攻的第一站。攻城开始了，将士们士气高昂，英勇顽强，很快占领了一座伸向河中心的塔，它是夺取城市的关键。

他们大摆庆功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白白浪费了夺取进一步胜利的大好时机。这时，传来英明的苏丹萨法丁去世的消息，他的两个儿子卡梅尔和科耐丁瓜分了帝国，叙利亚和费尔斯廷落入科耐丁之手，埃及归属卡梅尔。后者曾经在埃及任过中尉一职，不受部下的欢迎，因此士兵决定起义，给十字军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放手让他们征服埃及。但是十字军和以往一样内讧不断，纪律松懈，又一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对此视而不见，其实，他们就是看见了机会也抓不住。在他们饮酒作乐、相互争斗时，起义被镇压，卡梅尔牢牢地巩固了埃及的王位，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联合兄弟科耐丁把十字军从达米埃塔赶出去。三个月来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供给被困者食物上，或者吸引十字军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战斗，可是这两件事他们都没成功。达米埃塔严重断炊，连各种害虫之类的东西都被视为奢侈品高价出售，一条死狗比平常的一头活牛还要珍贵。由于吃不健康的食物，城内疾病流行，要找到能守城的战士相当困难，城堡再也守不住了。

科耐丁和卡梅尔都想保住这个要塞，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和十字军的首领们谈判，答应出让整个巴勒斯坦，惟一条件是十字军从埃及撤军，难以置信的是，十字军愚蠢地拒绝了这桩有利的交易，主要是由于卡迪纳尔·佩拉斯的劝阻。他是一个愚昧顽固的疯子，竭力劝阻奥地利公爵和英、法首领，说异教徒从不信守诺言，他们的许诺是骗人的，这次也不例外。谈判旋即结束。十字军作了最后一次攻城，守城者不抱任何希望，有气无力地抵抗了一阵之后，十字军夺取了要塞。进城后发现，在瘟疫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敌人的70000人只剩下3000人。

十字军在达米埃塔休整了数月。那里的气候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或者说模糊了东征的事业,他们被这次战斗弄得精疲力竭,比以往更放荡了,更耽于闹事和内讧。宾尼的约翰由于夫人的缘故是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君主,他对首领们的怯懦、傲慢和内讧厌恶透顶,干脆离开他们回到了阿卡,许多士兵也纷纷仿效,返回欧洲。现在剩下卡迪纳尔·佩拉斯想咋样就咋样,只要乐意,即使断送整个事业也在所不惜。他成功地平息了约翰的怒气,联合他们一起去攻打开罗。离开罗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时才发现部队力量不够,急急忙忙返回,可是自从他走后,尼罗河一直涨水,水闸都被打开,无法回到达米埃塔。情急之下他请求接受先前草率拒绝的和谈条件,令人高兴的是,卡梅尔和科耐丁兄弟俩宽宏大量,居然答应了。达米埃塔很快被放弃,卡迪纳尔回到欧洲。约翰退到阿卡,王国的丧失使他痛心疾首,虚情假意的朋友做的蠢事使他痛苦不已,他们不但没有帮他,反而帮了倒忙。第六次东征就这样结束了。

第七次东征比较成功。科耐丁是位较为和善开明的君主,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在他统治期间享受到某种程度的和平和宗教自由。但是宾尼的约翰不愿意就此失去王国,念念不忘东征,欧洲的教皇也愿意劝说各国进行东征以此扩大势力。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经常发誓要率军保卫巴勒斯坦,但由于更重要的事务拖累着一直没有成行,现在欧洲的君主中只有他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帮助。为进一步激发他的热情,大家建议他和约翰的女儿、耶路撒冷王国的继承人、年轻的维奥朗特公主结婚,弗雷德里卡欣然表示同意。公主马上从阿卡被护送到罗马,婚礼异常豪华隆重。她父亲约翰把所有权力都让给女婿,耶路撒冷又有了一位国王,新国王身体力行,有希望巩固他的国土。新东征的准备工作立即开始了,六个月内就集结了一支纪律良好的部队,人数达六万,马修·帕里斯告诉我们,英国也集合了一支同样数量的部队,大多数写东征的作家都同意他

的说法。而宾尼的约翰当初在英国为重新夺回耶路撒冷王国，请求亨利三世和贵族的帮助时，没得到这么大的支持，不得已才想出与腓特烈联姻的办法。格拉夫顿在年鉴里说：“他又一次伤感地离开了。”看来，只有当欧洲政界一位更有影响的人物出来号召时，英国的贵族才会像当时跟随狮心理查一样，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

腓特烈的部队在布伦迪休扎营，但是由于军中发生瘟疫，出发延迟了好几个月。皇后维奥朗特不幸死于难产。宾尼的约翰多次被腓特烈的冷落和侮辱激怒，后悔放弃了王位，现在女儿的死使他们之间惟一的纽带化为乌有，于是他振作起来，想重新获得放弃的王位。教皇格列高里九世是个傲慢、不善解人意、喜欢报复的人，德国皇帝经常不服从他，无视他的权威，因此想促成约翰的复辟。腓特烈鄙视他们，部队一经恢复，便乘船出发去了阿卡，然而在海上还没航行几天他就病倒了，只得返回离他们最近的港口奥特朗托。格列高里那时已经决定支持约翰，于是开除了腓特烈的教籍，理由是他从神圣的事业中临阵脱逃。腓特烈起初极度蔑视这种处罚，以为逐出教会对他不会产生影响，身体一恢复，便带兵去征服异教徒的领地。然而这把事情弄得更糟。乔治派信使赴巴勒斯坦，禁止教徒和已被废除教职的皇帝有任何接触，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样，双方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全抖了出来，这样做很有可能产生亲痛仇快的毁灭性后果。腓特烈仍然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为东征忙碌着，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国王，他现在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为基督教王国，或者说为其代表——格列高里教皇而战，听到宾尼的约翰要离开欧洲，他马上出发，安全地到达了阿卡。在那他体验了被废除教职的苦楚，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拒绝给他任何帮助，虽说还没到厌恶的程度，但一点也不信任他。塔普勒、霍斯皮特尔和其他骑士也遭到类似的冷遇，但他们不会盲目屈从远在欧洲的教皇，特别是与自身利益相关时，因此当腓特烈准备只身前往耶路撒

冷时，他们依然紧密地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像一个人似的。

据说，在离开欧洲之前，德皇和卡梅尔苏丹就恢复圣地一事举行过会谈，卡梅尔对兄弟科耐丁的野心早有妒忌，愿意与十字军合作，条件是让出埃及一些更重要的城池。但是还不等十字军到达巴勒斯坦，科耐丁就死了，卡梅尔长舒一口气，了无担心和忧虑，认为不必再与十字军争夺远在东边角落的那块贫瘠的土地，那里早已被基督教徒和萨拉森人的鲜血染红。他提议休战三年，惟一的条件是允许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有做礼拜的自由。但是这个愉快的结局并没使巴勒斯坦顽固的基督徒满意，他们不想与别人分享好不容易奋斗来的宗教自由，愤怒地抱怨异教徒享有的宗教特权，他们这种从天而降的好运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认为只要皇帝还受基督教会的管辖，就无权参与制定这种协议。腓特烈对新的臣民感到厌恶，但由于塔普勒和霍斯皮特尔仍然对他忠心耿耿，还是决定去耶路撒冷登基做王。没料到，所有的教堂都对他关闭，甚至找不到一个牧师主持加冕仪式。想到罗马教廷对他多有不公，早已被他鄙视，畏惧之感荡然无存，没人给他加冕，他很英明地自己给自己加冕，于是自己伸手从神坛上取下王冠，理直气壮、得意洋洋地戴到头上。没有观众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也没有教廷牧师抑扬顿挫的溢美之词，但是有出鞘的一千把利剑向他证明，士兵们会誓死捍卫新的国王。

可以想见，腓特烈不会为这顶摇摇欲坠的王冠，长久地呆在巴勒斯坦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迟早要返回家乡。上位还不到六个月，他就对臣民失去耐心，正好，国内更重要的事把他召了回去。宾尼的约翰与格列高里教皇勾结起来公开与他对抗，事实上他们已经带领部队进入他的领地，这个消息促使他立即回去。出发前，他没有忘记采取行动，让那些蔑视他权威的人难过地感觉到他就是他们的主人，然后，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诅咒，乘船离开了。这样第七

次东征宣告结束，尽管遇到了重重艰难险阻，但对圣地作的贡献明显大于以往的东征，这主要归功于腓特烈的勇敢无畏和卡梅尔苏丹的宽宏大量。

皇帝离开后不久，又有人要求当耶路撒冷的国王，她就是塞浦路斯的皇后爱丽丝（玛丽的妹妹，由于婚姻的缘故，她已把权力传给宾尼的约翰）。然而庞大的军队仍然对腓特烈忠心耿耿，慑于他们军事上的威力，爱丽丝不得不放弃。

东征的和平结束使欧洲人百感交集，喜忧参半，法国和英国的骑士坐不住了，休战远没有结束时，就开始为第八次东征征兵。巴勒斯坦方面也不是处处令人满意，附近许多较小的伊斯兰国家没有加盟休战协定，不断妨碍边界城镇的和平，原本就骚乱的塔普勒和阿勒颇的苏丹展开了残酷的战争，到最后那里的人几乎全都死光了。他们竞相残杀之惨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贵族骑士想借武力阻止塔普勒军队的完全毁灭，那是一支杰出的队伍，曾留下那么多高尚的、激励人的往事。卡梅尔了解到他们正在做的准备，心想他已经够宽宏大量了，休战结束的当天即采取了行动，进军耶路撒冷，击溃基督教为数不多的部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消息还没传到欧洲，十字军的庞大部队就开过来了，由纳瓦拉国王、勃艮第公爵布雷塔尼和其他将领率领，到达时才发现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但是苏丹已死，他的对手夺取了王国把王权推向极至。敌人的内部纷争本来应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像以前所有的东征一样，每个封建主各自为政，只关心局部利益，不以全局利益为重，一个将领取得暂时胜利之后，得不到力量巩固发展；另一个将领的部队战败时，得不到支援，无法解救自己，结果圣战又是一事无成。战事挨到加沙战役时，纳瓦拉国王损兵折将，不幸惨败，为了免遭全军覆没，被迫和卡拉的总督缔结一项违心的、屈辱的条约。

正在这危机关头，援兵从英国赶来，由康沃尔的理查伯爵指

挥，他和狮心理查同名，也继承了他的勇猛。部队兵强马壮，士气高昂，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而且对他们的首领也信心百倍，看起来像是常打胜仗的样子，他们的到来改变了战争的格局。埃及的新苏丹正在和大马士革的苏丹开战，无法抵御两支劲旅，因此他派使者拜见英国伯爵，主动提出交换俘虏，完全出让圣地。不仅仅为战事而来的理查马上接受了这优厚的条件，不放一箭就解放了巴勒斯坦。埃及苏丹于是调集全部力量对付穆斯林敌人，康沃尔伯爵回到欧洲，取得了最大利益的第八次东征就此结束。以后，基督教再也没有借口派兵到东方去，所有的迹象表明圣战好像彻底结束，基督教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伊德萨、阿卡、雅法，事实上已占领整个犹太地区。如果内部团结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毫不困难地对付邻邦的妒忌和挑衅。然而一场无法预见的灾难摧毁了他们的
美好前程，最后一次激起了十字军的热情和愤怒。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像热带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亚洲，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的北方内陆地区，蔑视经历无数历史朝代划定的国界，一个又一个王国被打倒推翻，连克拉什米帝国也未能幸免，被无数骁勇善战的骑兵征服了。克拉什米这支凶悍、野蛮的民族因此被赶离家园，为寻找一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他们向南迁移，一路烧杀至南亚，然后，恶狠狠地扑向埃及，垂涎尼罗河肥沃的河谷。埃及国王深知无法阻挡这群凶狠贪婪的人，于是设法改变他们前进的方向，送信给他们的首领巴尔昆，邀请他们来巴勒斯坦歇歇，这群野蛮人当即接受。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对此一点也不知晓，还来不及看清，他们已冲进城市，来得既突然又猛烈，犹如阿拉伯地区的干燥、尘沙飞扬的热带风暴，满城皆是一幕幕烧杀掳掠、血肉横飞的惨景，神坛上妇女、儿童、牧师被任意宰割，甚至连沉睡千年的古尸也不放过，扫荡每一处基督教遗址，其暴行之恐怖令人发指，在战争史上找不到先例。约有 7000 居民慌忙离城逃命，眼看

就要逃走了，突然看见城头飘扬着十字军旗，可怜的逃命者以为别的地方来了援兵，便往回走，野蛮人的骗术得逞了，他们全部惨遭杀害，无一幸存，耶路撒冷的街头血流成河。

圣殿骑士、教会军团护理和条顿骑士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宿怨仇恨，携起手来决心驱逐这伙凶残的亡命之徒。他们在雅法联盟，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剩下来的所有骑士，并千方百计取得艾米萨和大马士革的帮助，打击他们的共同敌人。穆斯林的盟军有 4000 人，雅法的首领、来自宾尼的瓦特决心率领这支部队去攻打克拉什米，一方英勇顽强，另一方决一死战，激战持续了两天，各有胜负。后来艾米萨苏丹逃回到他的堡垒，宾尼的瓦特落入敌手，勇敢的骑士们被围困在雅法城内一个交叉路口。克拉什米首领宣称他将留在阵地上直到十字军投降，瓦特有气无力地号召士兵们不要投降，要他们坚持到最后，但没有奏效，惨烈的屠杀使庞大的骑士阵容只剩下 16 个教会军团护理人、34 个圣殿骑士和 3 个条顿骑士，他们和剩下的士兵凄惨地逃到阿卡。克拉什米成了耶路撒冷的主人。

如果在基督徒和这班凶残者之间选择的话，叙利亚苏丹宁愿和前者做邻居，甚至埃及苏丹也开始懊悔不该帮助如此野蛮的敌人，于是联合艾米萨和大马士革人想把他们从这块土地驱逐出去，此外，农民大批地拥来报仇



雪恨。克拉什米共有 20000 人，四面受敌，人数逐渐减少，不能做长久抵抗；勇士们则毫不留情，一鼓作气，几个回合后克拉什米就被苏丹们击溃，首领巴尔昆被杀。尔后，经过五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克拉什米终于被消灭殆尽，巴勒斯坦又回到穆斯林手中。

此前不久，路易九世患病巴黎，高热迷糊中梦见十字军和穆斯林在耶路撒冷前混战，十字军大败穆斯林。满脑子迷信的路易格外珍视这个梦，庄严宣誓，等病好之后，他将去圣地朝拜。巴勒斯坦沦陷的消息以及耶路撒冷和雅法的大屠杀传到欧洲后，圣·路易想起了他的梦，深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准备接受十字架，带领队伍去解放圣墓。从那一刻起，他脱下皇室专用的紫色貂皮斗篷，穿上素色毛哔叽衣服，俨然是个朝圣者，全神贯注于计划的实现，尽管王国少不了他，但他还是做着每项出发的准备。教皇英诺森四世对他的热情表示欢迎，并提供一切帮助，号召欧洲所有的牧师和俗人积极响应，并写信给英国的亨利三世，要他在王国里好好发动。威廉·朗索得，著名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带领众多勇敢的骑士和士兵接受了十字架。但是不管在英国还是法国，人们并没有多大热情，东征部队人数可观，但是百姓并不给予同情，兵税使他们的激情大大降低，甚至骑士拒绝接受十字架也不被看做一件羞耻的事。吕特伯夫，那时(1250 年)正走红的法国游吟诗人，写了一首十字军人劝别人参加东征的诗，诗中十字军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劝说后者拿起武器，为神圣的事业抛弃一切，拒绝参加东征的人则辩解得十分有力。很明显游吟诗人倾向于拒绝东征的人，他竭力安慰那位东征的朋友道：

你是对的，圣战无比美妙，
我应该迅速向那奔赴，
用汨汨鲜血将圣地占有，

但至今连一英尺的土地也未夺回。
而家乡田园荒芜、满目凄凉，
娇妻、稚子整日望眼欲穿，伤心悲痛，
精美的大厦呀，我的家，也黯然神伤，
只有我的狗守卫着断壁残垣的它。
但是，亲爱的战友，我知道得很清楚，
有位智慧的古人目睹此情此景，
命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留守家乡，
我一定听命于他，留守家乡。

这是当时大家的普遍感受，怪不得募集军队、做出发前的必要准备花了路易九世整整三年时间。一切准备停当后，他扬帆启程去塞浦路斯，陪伴他左右的有皇后、两个弟弟——安茹伯爵和德·阿图瓦伯爵以及一大群法国贵族骑士。第三个弟弟德·普瓦捷留在国内募集另一支十字军，几个月后他们在塞浦路斯汇合，一共有五万人，不包括英国威廉·朗索得领导的十字军。不幸的是，瘟疫又一次出现，数千人死亡，不能再在塞浦路斯逗留到春天，于是路易带领全军乘船去埃及，巨大的风暴驱散了他的船队，到达达米埃塔时只剩几千人。虽然人数剧减，他们仍然充满信心，英勇顽强，决心不等部队全部到达就强行登陆，抵抗苏丹梅利赫沙向岸边开来的部队，他们要强大得多。路易表现得异常狂热，从船上跳下，向岸上冲去。被他的热情和勇敢所鼓励，士兵们高喊着第一次东征的战斗口号紧跟在后：“神意如此！神意如此！”土耳其人害怕了，一队骑兵企图冲垮十字军，但是骑士们把大大的盾牌固定在沙滩上，上面放根长矛，矛尖向上，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土耳其人没有勇气挺胸越过它们，转身逃之夭夭。在这恐惧的当头，苏丹被杀的讹闻在萨拉森人中传开来，队伍立即乱作一团，至此，败局已定，达米埃

塔被十字军占领。当天晚上,勇敢的十字军把指挥中心设在城里,不久,被风暴驱散的士兵陆续赶到。路易希望继续征服巴勒斯坦和埃及,看样子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过分自信使希望顿成泡影,他们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认为已经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放松了,于是沉溺于安宁和享受,路易命令部队向开罗进军时,他们再也不是从前那支勇猛顽强的部队,纵欲过度导致军中疾病流行,无人适应的炎热的天气雪上加霜,使疾病加剧。当行进到马苏拉时被萨尼辛运河堵住,运河两岸守卫着萨拉森人。路易下令修一座桥,桥的制作在可移动的高塔里进行,但是很快被萨拉森人施放大量的希腊火,即当时的大炮摧毁了,路易不得不想另外的办法。一个农民在重贿之下,指出一处可涉水通过的要塞,德·阿图瓦伯爵带着 1400 人去了,路易和大部队留下来对付萨拉森人。伯爵安全着陆并打败了前来阻击登陆的小分队。欣喜之下,勇敢的伯爵忘记自己人数少的弱点,乘胜追击落荒而逃的敌人,到了马苏拉才发现已和主力部队分开,彼此不能呼应。这一点被穆斯林看到,顿时勇气倍增,和要塞驻军及附近武装力量一道,反扑过来。现在双方力量旗鼓相当,战斗进行得难解难分。十字军们斗志高昂,决一死战,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完全把他们包围起来,使一切指望成为泡影,胜利也罢,逃跑也罢,都不可能,德·阿图瓦伯爵是最早战死疆场的将士之一。路易赶来救援,冲在前面的卫兵几乎被剁成了碎片,1400 人只剩下 300 人。厮杀越来越疯狂,法国国王和他的部队勇猛非凡,萨拉森人也不甘示弱,在埃米尔·赛斯通的指挥下,顽强得好像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非得把这群新的欧洲侵略者一举消灭光似的。夜幕降临,十字军控制了马苏拉战场,自诩为胜利者,但是心里明白萨拉森人并没有撤走,只是暂时撤退;将领们悲哀地认为这要命的一仗使涣散的十字军劫数已定,所有征服的希望都成幻影。

于是十字军请求停战议和，苏丹坚持要他们立即从达米埃塔撤军，路易作为人质留在他们那里，直到实现所有条件。十字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谈判失败。十字军决定撤退，但灵活的萨拉森人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撤退寸步难行，掉队的士兵被敌人成批成批地截击，成千上万的士兵淹死在尼罗河，有幸死里逃生的人死于疾病饥饿。路易在疾病、疲劳、沮丧等的折磨下，虚弱得连马都骑不稳，混战中与侍从失去联系，在陌生的埃及沙漠茫然不知所措，又病又累，四顾无人，只有一名叫拉夫雷·得塞尔金的骑士侍候他，把他领到一个小村庄的破茅棚里，在那一连躺了好几天，等着死亡的降临。弥留之际被萨拉森人发现当了俘虏，鉴于他显贵的国王地位和不幸遭遇，萨拉森人同情他，对他以礼相待，悉心照料。他很快康复。下一步将是赎金的问题。

除赎金之外，萨拉森人要求十字军放弃阿卡、的黎波里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城市，路易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傲慢和勇气使苏丹不得不佩服，他宣称，他们是他们所见到的最傲慢的异教徒。经过再三讨价还价，苏丹不得已同意放弃这些条件，终于签定了一项条约：归还达米埃塔，停战十年，缴纳路易及所有俘虏的1000枚金币赎金。于是，路易和部队撤退至雅法，花了两年时间把雅法和切萨雷以及巴勒斯坦其他占领地建得坚不可摧，然后，以圣人的荣誉，而不是以士兵的荣誉回到祖国。

马修·帕里斯告诉我们，路易1250年在埃及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决心参加圣战，国王下令严格看守各要塞防止人们从那跑出去”。法国国王撤退被俘的消息传来后，他们的热情才冷却下来，东征的事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

而法国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国王被俘的消息使全国上下一片恐慌。锡托的一个狂热僧侣突然出现在村里，向人们宣告圣女率领着一支由圣人、烈士组成的队伍出现在他面前，命令他带领一支由

牧民、农民组成的队伍去保卫上帝，他就是为此而来布道的。他滔滔不绝的动人演说很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不论他到哪都寸步不离，草原、谷地荒弃了，牧民最后达到 5 万人，米约说有 10 万人。代替国王理政的布劳克皇后起初对牧民十字军加以鼓励，但他们很快找一些邪恶的借口为非作歹，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大家不得不群起而攻之。所有主持正义的人在王室的帮助下，团结起来终于把他们驱散了，死了 3000 人，许多作者说死亡数字更大。

十年停战于 1264 年结束，圣·路易又想发动第二次远征解放巴勒斯坦，其强烈动机有二：一是宗教狂热，二是为了恢复他的战士名誉。左右大臣知道他心里为后者感到痛苦，在他面前对此噤若寒蝉。教皇对路易的想法当然表示赞赏，于是欧洲的骑士又一次激动起来。1268 年，爱德华，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宣布他将参加东征，教皇（克莱蒙特四世）给主教和牧师写了一封信要他们用演讲和税收给予协助，在英格兰他们同意捐出十分之一的财产；在米伽勒，按照国会的命令，所有俗人捐出谷子和动产的二十分之一。

尽管路易周围几个头脑清晰的议员都极力反对他东征，理由是将给他个人和繁荣的王国带来灭顶之灾，路易还是做着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好战的贵族十分乐意去。1270 年的春天，国王带着六万人扬帆起程了，恶劣的天气迫使他们驶向撒丁，在那对计划做了调整，没有按原计划去阿卡，而是转向非洲海岸的突尼斯。突尼斯国王曾经对十字军有过友好的表示，并愿意皈依基督教，路易好像也希望他改变信仰，以便得到他的帮助共同反对埃及苏丹。“如果我成为这个穆斯林的教父，那该多好！我会得到很高的荣誉。”带着这样的想法，路易登上非洲靠近伽太基的海岸，没料到如意算盘落空了。突尼斯国王根本不想放弃他的宗教，也不想以任何形式帮助十字军，相反，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反对十字军突如其来的登

陆。法国军队旗开得胜，给穆斯林不小的打击，并挫败前来增援的部队。但是士兵们得了传染病，平均每天死 100 人，只得草草收兵，失去本可以取得的胜利。与此同时，敌人像可怕的疾病一样威胁着他们。圣·路易本人是首批病倒的人之一，操劳过度损害了他的健康，离开法国时，他就已经连盔甲的重量都承受不了，很快士兵们伤心地发现他们爱戴的君主将不久于人世。弥留数日之后，路易在伽太基去世，享年 56 岁。他的逝世令士兵和臣民悲恸不已。历史记下了他的英名，他是宗教题材作品里的模范国王，在他们眼里国王的缺点变成了美德，这点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了证实；更多不带偏见的史学家在谴责他的疯狂时，也承认他有许多高尚、杰出的品质，一点也不落后于时代，并且在许多方面是超前的。

路易的弟弟安茹的查尔斯由于西西里的一场政变，成为那个国家的国王。得到国王去世的消息之前，他已率领大队援军乘船从墨西拿赶来，在伽太基附近登陆。他踩着由锣鼓、喇叭吹奏的军乐节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很快发现自己的欢喜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国王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当着士兵的面他留下了伤心的眼泪，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哪位战士都会伤心落泪的。不久他与突尼斯国王缔结和平协议，法国和西西里军队返回了各自家乡。

此次东征在英国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连王储亲自出马都没征集到多少人，总共才 5000。爱德华王子率领他们乘船从多佛去布尔多，希望能在那见到法国国王。然而，圣·路易几星期前就已离开那，于是又去撒丁、突尼斯，想追上他，还没到非洲，就听说圣·路易去世，法国和突尼斯已经讲和。悲痛失望之下，他决心无论如何也不放弃东征。回到西西里过完冬天，他扩充了队伍，于春天出发去巴勒斯坦，安全地到达阿卡。和以往一样，那里的两支十字大军互相嫉妒、仇恨，恶毒攻击对方乃至整个世界，要控制、平息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爱德华的到来有助于他们停止毫无意义的

对抗,团结起来夺取解放耶路撒冷的最后胜利。很快有 6000 勇士加入英国王子的队伍。苏丹比拔斯,又叫本托达^①,通过一场血腥的政变攫取到王位,现在正与周边国家开战,因此无法集中精力对付他们。爱德华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大胆进攻拿撒勒,打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那座城市。他的胜利仅此而已,炎热的天气使士兵一个个病倒,他自己——远征的领袖与灵魂,是第一批病倒的。病了一段时间后,正在慢慢地康复,这时,来了一个信使说有要事通报,并呈上几封信,正当王子看得认真时,信使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刺向他的胸膛,幸好刺得不深,爱德华一边大声呼救,一边忍痛奋力与刺客搏斗,用那把匕首结束了他的性命。卫兵赶来时,发现王子倒在血泊中,匕首上了毒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清洁伤口,圣殿骑士首领送来一种解毒药,使他脱离了危险。关于给伤口消毒这件事,卡姆登在他写的历史书里讲述了一个更生动、美丽,流传更广的故事:埃莱奥诺拉公主非常爱自己勇敢的丈夫,冒着生命危险用嘴把毒汁从伤口吸出来。用老富勒的话来说:“如此美丽的故事不是真的,那将多么遗憾;女人的芳唇甜舌抹上炽热的爱情是极好的药物。”如果没有将其派上用场,是多么可惜。

爱德华怀疑刺客是埃及苏丹派来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但仅仅是怀疑而已,刺客当场毙命,发现事实真相的主要线索永远断了。爱德华身体一恢复,就准备采取报复行动,苏丹自顾不暇,暂时无力抵抗,向十字军求和,这暴露了敌人的弱点,使得爱德华这种性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更急于开战。不巧的是,他自己也有更重要的利益要维护,他的父亲、国王亨利驾崩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需要他马上回国。因此,他答应了苏丹的求和条件:基

① 读者将会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美丽传奇《法宝》里看到这件轶事,经诗人和浪漫传奇作者的认可,他把这件事移植到国王理查一世的身上。

督徒保留在圣地占领的地方，宣布停战十年。之后，他乘船回英国。最后一次东征就这样结束了。

圣地后来的命运需在这交代几句。基督徒忘记了过去遭受的苦难，轻视了虎视眈眈的邻居，在马盖特附近抢劫了埃及一些商人，率先破坏了停战协议。埃及苏丹立即出兵报复性地占领了马盖特，两国之间又一次爆发战争，欧洲未派一兵一卒，马盖特士兵孤军英勇抵抗，但阻止不了它的沦陷。紧接着的是黎波里，其他城市也都一个接一个地沦陷了。直到最后，阿卡成为巴勒斯坦惟一留在基督教手中的城市。

圣殿骑士首领仅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但对他忠心耿耿，他接受了塞浦路斯国王的一点点援助，准备誓死捍卫剩下的这块惟一的地方。欧洲对他的求救充耳不闻，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几乎全军覆没。塞浦路斯国王眼见抵抗失败，逃之夭夭。首领身负一百处重伤，和骑士们壮烈地战死在一块，只有七个圣殿骑士和七个教会军团护理从这场可怕的屠杀中逃了出来。胜利的穆斯林人点火烧毁了这座城市，基督教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永远结束了。

消息传来，欧洲的牧师又吃惊又难过，他们竭力唤起各国对圣地解放事业的热情，但是集体疯狂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激情的火焰已经燃烧过时，再努力也不可能让它像过去那样熊熊燃烧。偶尔有个别骑士宣称要拿起武器，时不时也有国王冷冷地给予赞同，但是往往刚一提起马上就没了后文，提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所有这些战争到底有什么伟大意义呢？欧洲为此消耗了无数财富，牺牲了 200 万儿女，一小撮勾心斗角的骑士占领巴勒斯坦 100 年。就算基督教仍然在那统治到今天，如果利益所得仅限于此的话，那么为它付出的代价依然太昂贵。虽然东征疯狂、愚蠢，产生的后果并非全是有害的。封建主通过接触优于自己的亚洲文明，也

变得比以前文明一点，让人们获得了某些权利；国王与贵族化干戈为玉帛，有时间通过一些给社会带来安定的法令；痛苦的经验使人们稍稍摆脱了一点愚昧，摆脱了罗马教士长期以来灌输给他们的迷信，为社会改良的种子铺好了温床。这样，万能的上帝于罪恶的黑暗中送来光明，指引西方国家凭着这股征服东方的疯狂走向文明与幸福。东征是一个吸引人的课题，但囿于篇幅不能对所有方面进行详细讨论。哲学专业学生的看法自有独到之处，就锻炼能力而言，研究欧洲当时的疯狂——它的利与弊、因和果，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领域。

（王振湘 译）

